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三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戊戌變法檔案史料

佚名輯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

## 編例

一、本編史料選自奏摺，分作十二類，編排方法，凡一摺述說一事的，如科舉改制、籌設學堂等，各以類從。其中有綜述各事議論新政未能明確分類的，就依時期先後爲序，如綜合（上）綜合（下）。

二、凡一事前後有二三件奏摺的，如條陳奏事和交由關係衙門議覆摺，爲使問題聯系，接連排比（有議覆之件而無原條陳者係原缺），一般按時期爲序。

三、選輯史料，每件皆以括號注明來源，以便查考，如注（軍）字，爲原摺存于軍機處月摺包的；（軍錄）爲軍機處錄副奏摺；（宮）爲原存故宮中各殿的。

四、軍機處所存的奏摺，字句之間原有用紙貼蓋的，原因不詳。今按未貼蓋原狀發表，以存真相。并在文後注明。

五、錄副奏摺文字間有遺漏訛誤的，用其他關係文件校訂或依其上下文義，斟酌情況，用「」加注於遺誤字下，以資識別。其無可查考或難于會意的，一仍其舊。

六、凡標題皆以具奏人銜名與文件名稱組成，下注原具奏日期。

七、爲保持史料內容的完整，便于參考研究，凡文中遇有「匪」「逆」等字樣，一般不作刪削。

八、每一摺件，皆略加標點，并酌分段落，以便閱讀。

九、總覽奏摺內容，除贊成、反對二者外，尚有貌似贊成而實際反對和部份贊成部份反對的分門編類。費斟酌，限於水平，難免錯誤，統希讀者指教，以便修正。

# 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總目

編例	一
一 綜合(上)	一
二 綜合(下)	一六
三 薦舉新政人才	一六〇
四 添裁機構及官制吏治	一七三
五 文武科舉改制	二〇七
六 籌設文武學堂及遊學章程	二四三
七 練新軍及辦團練	二六八
八 農工商務	三六五
九 銀行幣制	四二七
十 開礦築路	四三三
十一 設報館譯書局	四四
十二 其他	四六

# 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總目

## 一 綜合（上）

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摺	一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摺	三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等摺	五
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片	六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摺	七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摺	八
軍機大臣世鐸等摺	九
總理衙門章京鄭孝胥摺	一一
江蘇松江府知府濮子澹摺	一三
候選道高蔚光摺	一四
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摺	一四

## 二 綜合（下）

出使德國大臣呂海寰摺	一六
湖南巡撫陳寶箴摺	二四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摺	二六
出使美國日國祕國大臣伍廷芳摺	二七
戶部候補主事陶福履片	二八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張元濟摺	二九
戶部主事龔述俞呈	三〇
刑部候補筆帖式奎彰摺	三一
直隸豐潤縣增生趙桂森呈	三二
江蘇江寧縣文生徐堃錫呈	三三
正紅旗滿洲文生員榮綬呈	三四
戶部候補主事聶興圻摺	三五
戶部主事齊令辰摺	三六
浙江紹興府山陰縣舉人何壽章呈	三七
候選布政司經歷關敏道呈	三八
貴州大定府畢節縣拔貢周培堃呈	三九
廣東布政使岑春煊摺	四〇
兵部學習主事范軾摺	四一
宗人府候補筆帖式溥芬摺	四二
戶部堂主事馮年摺	四三
刑部候補主事周金軍摺	四四

刑部候補主事李學芬摺	一二〇
候選主事楊瑜良呈	一二三
江西候選直隸州州判顧沛章呈	一二五
改歸知縣庶吉士繆潤紱摺	一二八
翰林院編修寶熙摺	一三五
翰林院編修黃紹第摺	一三九
戶部候補主事閔荷生摺	一四三
翰林院庶吉士陳驥摺	一四五
宗人府主事文渠摺	一三五
吏部候補主事章錦恩摺	一三七
貴州餘慶縣舉人余坤培呈	一三九
山西太谷縣監生溫廷復呈	一四一
揀選知縣廖潤鴻摺	一四二
兵部委署主事敦崇摺	一四四
試用府經歷張宗慶摺	一四六
山東截取補用同知黃篤瓚條陳	一五〇
改歸知縣庶吉士繆潤紱呈	一五三

### 三 薦舉新政人才

軍機大臣奏片	一六〇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片	一六〇
湖南巡撫陳寶箴摺	一六〇
詹事府少詹事王錫蕃摺	一六三
署禮部右侍郎徐致靖摺	一六四
翰林院編修夏壽田摺	一六五
吏部主事關榕祚摺	一六七
江蘇松江府知府濮子澹片	一六七
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黃曾源摺	一六八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摺	一七〇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片	一七〇

四 添裁機構及官制吏治

內閣學士關普通武摺	一七一
戶部主事王鳳文呈	一七三
大學士李鴻章等摺	一七四
大學士李鴻章等片	一七五
協辦大學士孫家鼐摺	一七六
內閣候補侍讀中書恆讓摺	一七六



去餘方中允黃恩永摺.....一九七

去餘方中允黃恩永片.....一九六

刑部郎中沈瑞琳摺.....一九六

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摺.....一九一

內閣候補中書王景沂摺.....一九三

兵部候補郎中李鍾豫摺.....一九四

鑄白旗蒙古生員魏勳呈.....一九六

工部主事何肇勳摺.....一九八

工部主事何肇勳片.....一九〇

順天府大興縣生員高世荃呈.....一九一

廣西舉人李文韶呈.....一九二

國子監學督監丞高向淑摺.....一九三

都理名國事務衙門章京張元濟摺.....一九三

候選郎中陳時政摺.....一九六

翰林院修撰駱成驥摺.....一九七

貴州舉人胡東昌呈.....一九九

四川敘州府富順縣舉人盧慶家摺.....二〇〇

總理衙門章京鄭孝胥摺.....二〇三

翰林院檢討江春霖摺.....二〇四

翰林院侍講學士濟激摺……………二〇六

### 五 文武科舉改制

總理各國事務奕訢等摺……………二〇七

總理各國事務奕訢等片……………二二二

浙江巡撫廖壽豐摺……………二二三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摺……………二二五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片……………二二六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片……………二二六

湖廣總督張之洞摺……………二二七

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摺……………二二三

禮部尚書懷塔布等摺……………二二四

禮部尚書懷塔布等片……………二二七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摺……………二二八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片……………二三一

湖南巡撫陳寶箴片……………二三一

湖北巡撫譚繼洵摺……………二三一

戶部候補主事程利川摺……………二三四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摺……………二三四

四川瀘州舉人陳天錫等呈……………二二七

協辦大學士孫家鼐摺……………二二六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片……………二四〇

掌貴州道監察御史李擢英摺……………二四一

### 六 籌設文武學堂及遊學章程

湖南巡撫陳寶箴摺……………二四三

江南道監察御史李盛鐸片……………二四四

總理各國事務奕訢等片……………二四四

直隸總督王文韶摺……………二四五

湖南巡撫陳寶箴片……………二四七

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片……………二四八

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片……………二四九

大理寺少卿盛宣懷摺……………二五〇

大理寺少卿盛宣懷片……………二五三

掌陝西道監察御史黃均隆摺……………二五二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片……………二五四

御史徐士佳片……………二五四

江南道監察御史李盛鐸摺……………二五四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片	二五七
陝西學政葉爾愷片	二五八
貴州巡撫王毓藻摺	二五九
貴州巡撫王毓藻片	二六〇
陝西巡撫魏光燾等摺	二六〇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摺	二六六
廣西巡撫黃槐森片	二六六
太僕寺少卿出使大臣裕庚摺	二六八
太僕寺少卿出使大臣裕庚片	二七〇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摺	二七一
管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片	二七三
江蘇學政瞿鴻禨摺	二七四
管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摺	二七五
山西巡撫胡聘之摺	二七六
山西巡撫胡聘之摺	二七六
吏科掌印給事中國秀等摺	二八〇
直隸總督榮祿摺	二八二
翰林院侍講譚毓鼎摺	二八四
管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摺	二八五

管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片.....二八六

教習知縣舉人李文韶呈.....二八六

管理八旗官學大臣徐桐等片.....二八七

礦路總局王文韶等摺.....二八七

福建福安縣舉人張如翰呈.....二八九

湖南巡撫陳寶箴摺.....二九〇

山西巡撫胡聘之摺.....二九一

刑部候補郎中章京霍翔呈.....二九二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摺.....二九四

翰林院編修夏壽田片.....二九五

護理江西巡撫翁曾桂摺.....二九六

護理江西巡撫翁曾桂片.....二九七

管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摺.....二九八

管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摺.....二九九

兩江總督劉坤一摺.....三〇〇

兩江總督劉坤一片.....三〇一

兩江總督劉坤一片.....三〇三

漕運總督松椿摺.....三〇四

翰林院編修汪鳳梁摺.....三〇五

管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摺	三〇天
內閣侍讀楊銳等呈	三〇天
管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摺	三〇天
管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摺	三〇天
管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摺	三〇天
管理八旗官學大臣徐桐等摺	三〇〇
都察院滿都奉長慶呈	三〇一
鑲白旗蒙古生員誠勤摺	三〇二
委散秩大臣錫光片	三〇三
山東巡撫張汝楨摺	三〇三
雲貴總督崧蕃摺	三〇五
陝西巡撫魏光燾片	三〇六
護理江西巡撫布政使翁曾桂摺	三〇六
護理江西巡撫布政使翁曾桂附片	三〇七
陝西巡撫魏光燾摺	三〇八
盛京將軍依克唐阿等摺	三〇九
安徽巡撫鄧華熙摺	三一〇
管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摺	三一六

### 七 練新軍及辦團練

總理各國事務奕訢等	三六
江南道監察御史曾宗彥摺	三九
署直隸總督榮祿等摺	四二
軍機大臣世鐸等摺	四三
浙江巡撫廖壽豐摺	四六
山東巡撫張汝梅摺	四九
吉林將軍延茂摺	五二
直隸總督榮祿摺	五四
刑部主事曾光岷摺	五八
翰林院檢討桂站摺	五九
江寧將軍豐紳等摺	六一
安徽試用直隸州州同郭申綬摺	六七
翰林院庶吉士周渤呈	六九
兵部主事黃維翰摺	七一
禮部主事史悠瑞摺	七三
貴州舉人胡東昌片	七四
戶部員外郎恩裕摺	七五

雲貴總督崧蕃等摺	三六七
湖北試用知縣盧紹楨摺	三六八
兵部候補主事楊芾片	三七一
山東巡撫張汝梅摺	三七一
貴州巡撫王毓藻摺	三七二
貴州巡撫王毓藻片	三七四
兩江總督劉坤一摺	三七五
兩江總督劉坤一片	三七九
陝西巡撫魏光燾摺	三八〇
安徽巡撫鄧華熙摺	三八二

## 八 農工商務

湖南巡撫陳寶箴片	三八五
寧江道監察御史曾宗彥摺	三八五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摺	三八七
詹事府少詹事王錫蕃片	三八九
督理農工商總局大臣端方等摺	三九〇
督理農工商大臣端方等摺	三九一
督理農工商大臣端方等摺	三九二



山西巡撫胡聘之摺……………三九三

直隸總督榮祿摺……………三九四

督理農工商總局大臣端方等摺……………三九六

刑部候補主事蕭文昭呈……………三九七

戶部四川司郎中謝啓華呈……………四〇〇

戶部四川司郎中謝啓華片……………四〇一

督理農工商總局大臣端方等摺……………四〇二

督理農工商總局大臣端方等摺……………四〇三

督理農工商總局大臣端方等摺……………四〇四

翰林院檢討閻志廉呈……………四〇六

工部郎中潘盛年摺……………四一〇

分發浙江試用知縣馮乘鉞摺……………四一三

安徽巡撫鄧華熙摺……………四一五

翰林院編修徐琪摺……………四一八

戶部候補主事楊祖蘭摺……………四二〇

翰林院侍讀學士李殿林摺……………四二三

湖廣總督張之洞摺……………四二三

九 銀行幣制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劉慶汾呈	四二七
戶部主事王鳳文呈	四二八
河南試用知縣黃景棠呈	四二九

## 十 開礦築路

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黃思永摺	四三三
江南道監察御史曾宗彥片	四三三
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王文韶等摺	四三三
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王文韶等片	四三三
江西巡撫德壽摺	四三三
委散秩大臣銘勛摺	四三七
江南道監察御史張承櫻摺	四三六
兵部候補主事梁旭培摺	四三九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摺	四四一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摺	四四二

## 十一 設報館譯書局

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片	四四六
直隸總督王文韶摺	四四七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摺……………四四八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給軍機處片行……………四四〇

直隸總督榮祿給軍機處咨呈……………四四〇

直隸總督榮祿給軍機處咨呈……………四四〇

江南道監察御史曾宗彥摺……………四五一

督辦官報事工部主事康有為摺……………四五一

督辦官報事工部主事康有為片……………四五三

協辦大學士孫家鼐摺……………四五三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片……………四五四

協辦大學士孫家鼐摺……………四五五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片……………四五六

梁啟超呈……………四五六

翰林院侍講學士瑞洵摺……………四五六

候選訓導沈兆禕呈……………四五七

工部郎中福潤片……………四五六

戶部員外郎恩裕片……………四五六

六二一 其他

葦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崇伊摺……………四六一

改歸知縣庶吉士繆潤紱摺	四六一
改歸知縣庶吉士繆潤紱摺	四六一
刑部尚書崇禮等摺	四六四
兵部掌印給事中高燮曾等摺	四六五
掌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崇伊摺	四六六
福建道監察御史黃桂鋈摺	四六七
福建道監察御史黃桂鋈片	四六八
福建道監察御史黃桂鋈片	四六八
國子監司業貽穀摺	四六九
戶科給事中胡俊章摺	四七〇
工科給事中張仲忻摺	四七〇
工科給事中張仲忻片	四七一
京畿道監察御史胡孚宸摺	四七一
京畿道監察御史胡孚宸片	四七二
掌陝西道監察御史黃均隆摺	四七三
掌陝西道監察御史黃均隆片	四七三
工科給事中張仲忻摺	四七四
工科給事中張仲忻片	四七四
福建道監察御史黃桂鋈摺	四七五

理藩院右侍郎會章摺……………四七六

理藩院右侍郎會章片……………四七七

掌雲南道監察御史王培佑摺……………四七七

掌江西道監察御史王鵬運摺……………四七九

江南道監察御史徐道焜片……………四七九

掌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崇伊摺……………四八〇

掌雲南道監察御史王培佑摺……………四八一

署禮部右侍郎準良摺……………四八二

湖南巡撫陳寶箴摺……………四八三

高夔恩摺……………四八三

改歸知縣庶吉士繆潤紱呈……………四八五

兩江總督劉坤一摺……………四八五

兩江總督劉坤一片……………四八九

山東道監察御史張荀鶴摺……………四八九

山東道監察御史張荀鶴片……………四九〇

翰林院掌院學士崑岡等摺……………四九一

江西道監察御史熙麟摺……………四九三

江西道監察御史熙麟片……………四九四

江西道監察御史熙麟摺……………四九五

江西道監察御史照麟片.....	四七
光祿寺少卿張仲炳摺.....	四七
翰林院侍講學士貽穀摺.....	四六
湖南巡撫俞廉三摺.....	四二
翰林院侍講學士惲毓鼎摺.....	四三
山東道監察御史張荀鶴摺.....	四六

# 戊戌變法檔案史料

## 一 綜合(上)

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楊深秀跪奏，爲請定國是，明賞罰，以正趨向而振國祚，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近者，外國交通，內外臣工，講求時變，多言變法，以圖自保。然舊人多有惡爲用夷變夏者，于是守舊開新之名起焉。其守舊者，謂新法概宜屏絕，其開新者，謂舊習概宜掃除。小則見諸論說，大則形之奏牘，互相水火，有如仇讐。臣以爲理無兩可，事無中立，非定國是，無以示臣民之趨向，非明賞罰，無以爲政事之推行。踴躍歧途者不能至，首鼠兩端者不能行。午鉞未定，標向不立，議論不一，游移不斷，未有能成功者也。非徒無成而已，兩黨交爭，其甚必至增內訌而召外侮，撓政事而敗國家而已。

夫當今大地既通，萬國環逼，新法日出，其不能復用元明一統之舊法甚明。伏聞皇下聖明天衷，講求變法，此祖宗艱難締造之天下，望以不墜者也。乃累奉詔書，頒行新政，而大臣僅若罔聞，或闕而不宣，或宜而不行，或行而不舉，則以國是未定，賞罰未明故也。乃者詔書頻下，廢武科，裁冗兵，開學堂，舉行經濟特科及經濟常科，皇上于變法之方，既已講之明，審之決，而後行之矣。而猶未著定國是，申明賞罰，別黑白而定一尊，決嫌疑而去猶豫，致使新政不舉。台灣既割，膠變旋生，今又半年矣。是非強敵割之，而守舊者倒戈內攻而割之也，亦非守舊者割之，而國是未定，賞罰未明割之也。夫以皇上之明，豈猶有所謂猶豫哉？

或以守舊者皆老成憂國而姑存之。臣愚竊以爲憂國者，不當以攘夷之空言爭，而當以措施之實事見。秦西練兵，皆數百萬，鐵艦皆百數十艘，歲入皆數萬萬，農工商兵人皆知學，婦女盡推人盡知書，鐵路如網，作廠如林，而我兵皆不練，鐵艦無一，歲入僅七千萬，而國債纍纍，製造無有，器皆朽窳，士愚才乏，比較相形，貧富愚智強弱甚遠矣。今彼守舊者，當斯艱鉅，真能制挺以撻秦楚乎？故守舊之人，見外國人則極畏甚，憚新改則深閉固拒，此其愚蔽若此，而以之當國任政，有不速召敵侮者哉？夫守舊之人，實非不知今之宜變法也，或年老不能讀書，或氣衰不能任事，不能讀書，則難考新政，不能任事，則畏聞興作。慮新法之行於舊官必多更革，於舊人必多褫斥，於其富貴之圖，大有不便，則惟有出全力以阻撓之，造謠言以搖惑之。開新者通達中外，其人本寡，其勢甚孤，守舊者承襲舊習，其人極多，其勢甚大，以極多之黨，人咸自爲私計，合成大衆，造作謬言，阻撓百端，飛詆百出，務攻開新之人，務撓維新之政。皇上日開之於上，而守舊者日塞之於下，雖有詔書，而新政不行，職是故也。故開新者，皇上所大利，而守舊者所大不利也。守舊者，於皇上有大害，而守舊者之大利也。乃上託法祖之名，下據攘夷之論，揚塞開新之口，陰便身家之圖。皇上外觀時變，內察人情，豈可以天下大器，四海民命，而徇守舊者富貴之圖哉？夫使時局不危，則此輩營營，原可置之勿論，而無如膠事之後，禍變日急，推求其本，皆由議論不一，國是未定，賞罰未著，故令守舊者昌，而新政不行。

夫古今爲政，未有東西未定，游移兩可者。若皇上仍主由舊，則將總署使臣航政鐵路電線郵政製造招商之局，同文方言之館盡撤之，而禁言外國之故，永錮開新之人，可也。若以夏葛冬裘，時變旣易，量時審勢，必宜開新，而徘徊中立，令臣民徭徭莫適，天下趨向無定，必至一事不立，坐待削弱。膠旅之事，是其前車。臣愚謂皇上仍主守舊則已，若審觀時變，必當變法，非明降諭旨，著定國是，宣布維新之意，痛斥守舊之弊，無以定趨向，而革舊俗也。

且賞罰者，人主之大柄，所以操縱奔走天下者也。皇上有賞罰之大柄而不用，徒付之吏議。夫吏議之律，是



亦守舊而已。皇上無操縱天下之權，故日欲行維新之政，而未見毫釐之效也。故從古行新法之時，未嘗不大用賞罰也。今開新者力任艱鉅，未見賞擢，守舊者廢格詔書，未見罷斥。開新者事勞而勢逆，守舊者事逸而勢順，是驅天下人守舊而已。昔趙武靈王之罷公叔成，秦孝公之罷甘龍，日本之君睦仁變法之罷幕府藩侯，俄彼得變法之誅近衛大臣，此皆變法已然之效也。皇上欲推行新政，速見實效，請查核內外大臣奉行甲午以來新政之諭旨，若學堂、若武備、若商務、農工，何者舉行，何者廢格，嘉獎其舉行者，罷斥其廢格者，明降諭旨，雷厲風行。如此而新政不行，疆土不保者，未之有也。臣實感於時變，目擊艱危，不能自己，愚竊之見，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宋伯魯跪奏，為變法先後有序，乞速奮乾斷，以救艱危，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近者強鄰逼脅，疊地接踵，皆由向來閉關守衛，不知變法之故也。臣雖愚竊，願嘗求今日救危之方，變法先後之序，下手之條理矣。夫天下之言變法亦久矣，自同治年來，總署同文館製造局、方言館、招商局、水師堂、武備堂、船政廠、海軍出使大臣，以及電線鐵路，皆所謂變法者矣。而其效不覩，侵削且日甚者，何哉？蓋國是未變，議論未變，人才未變。三者不變而能變法者，無之。試觀數十年來，內外百司執事之賤論如何，人才如何，而知今日削地失權之必然也。甲午割台之後，皇上亦嘗屢下明詔，採集輿論，欲變法自強矣。而百執事未嘗講求，守舊錮蔽，故鮮有奉宣德意者，其本由國是未定故也。

伏讀本月二十三日諭，明定國是，變法自強，臣民捧讀感泣，想望中興。然欲推行新政，非詔書三令五申所能得也。臣愚謂下手之先，仍請皇上與諸臣早作夜思，講明國是，正定方針而已。所謂變國是者，在正明中國之在大地為數十國中之一國，非復漢唐宋明大一統之時，其為治當用諸國並立流通比較之法，不能用分毫一統閉關臥治之舊。樞譯大臣、近支王公、公卿督撫，皆當日夜講求，至明至盡，令曉然於天道之變，古今之殊，無

泥古自矜，無拘墟自惑。或令游歷外國，博地球之大觀，使知變或可存，不變則削，全變乃存，小變仍削，深通其故，靡辭無疑，而後推行新政，可無滯礙，奉宣德意，勇猛敷施也。

其與百司講明國是之方，則請皇上大誓羣臣，特下明詔，著創鉅痛深之言，發窮變通久之道，申明採集萬國良法之意，宜白萬法變新，與民更始之方。痛斥守舊拘墟之愚惑，嚴定違旨不更新改變之重罰。布告天下，咸令維新。然趙武靈王胡服而公子成不從，秦孝公變法而甘龍杜摯以諫，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伏乞皇上召見大臣，隨時宣諭變法之意，戒守舊之惑。其有迂謬愚瞽，不奉詔書，被斥其一二以警天下。即使其才可用，亦必暫加被斥，徐與開復，以正國是而發衆聽。然後天下咸曉然於皇上之天錫勇智，毅然變法之意，當無不洗心回面，改視易聽，而奉宣新法矣。

臣考泰西論政，有三權鼎立之義。三權者，有議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夫國之政體，猶人之身體也。議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若手足，司法者譬若耳目，各守其官，而後體立事成。然心思雖靈，不能兼持行，手足雖強，不能思義理。今萬幾至繁，天下至重，軍機爲政府，跪對不過須臾，是僅爲出納喉舌之人，而無論思經邦之實。六部總署爲行政守例之官，而一切條陳亦得與議，是以手足代謀思之任，五官乖宜，舉動失措。臣愚以爲驟變新法，皆無舊例可循，非有論思專官，不能改定新制。若待羣臣枝節而請，又待六部按例而議，則以舊例議新法，惟有駁之而已。近者經濟科目，實爲轉移天下之樞紐，而經禮官議行，卽等於具文，無補海內人事，仍從事帖括，不肯講求經濟，此辦舊例議新法已然之效也。

今日岌岌救危，非有雷霆萬鈞之勇，不能振敝起衰；非設專一論思之官，不能改制立法。昔漢人以三公位尊年耄，乃立六百石之中書尚書，宋人以舊制紊亂，乃立三司條例使。聖祖仁皇帝以內閣官尊政敝，乃選翰林才敏之士，及西人蘇士南懷仁、湯若望入直南書房。日本變法之始，特立參議局於宮中，選一國通才爲參與。今欲改行新政，宜上法聖祖仁皇帝之意，下採漢宋日本之法，斷自聖衷，特開立法院於內廷，選天下通才入院辦

事。皇上每日親臨，王大臣派爲參議，相與商榷，一意維新。草定章程，酌定憲法，如周人之懸象魏，如後世之修會典。規模既定而條理出，綱領既舉而節目張。然後措正施行，百度具舉，先後之序，確有把握。是在皇上知之極明，存之極誠，行之極勇而已。

伏願皇上上念宗廟，下念蒼生，乾斷決行，天下幸甚。

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等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山東道監察御史臣楊深秀跪奏，爲禮臣守舊迂謬，阻撓新政，貽笑鄰使，請伸乾威，立賜降斥，以儆效尤而重邦交，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伏讀四月二十三日上諭，仰見皇上赫然發奮圖新自強，而尤垂意於學校、外交兩事，此誠儲才之急務，保邦之遠猷也。

臣惟禮部爲學校總匯之區，總署乃外交鈐鍵之地，必得人以爲理，始措置之得宜。竊見禮部尙書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許應駘，品行平常，見識庸謬，妄自尊大，剛愎凌人。禮部爲文學之官，關係極爲重大，國家學校貢舉之制，多由核議。皇上既深惟窮變通久之義，爲鼓舞人才起見，特開經濟特科，歲舉兩途，以廣登進。而許應駘庸妄狂悖，腹誹朝旨，在禮部堂上倡言經濟科之無益，務欲裁減其額，使得之極難，就之者寡。然後其心始快。此外見有詔書關乎開新下禮部議者，其多方阻撓，亦大率類是。接見門生後輩，輒痛詆西學，遇有通達時務之士，則疾之如仇。皇上日患經濟之才少，而思所以養之；許應駘日患經濟之才多，而思所以遏之。臣不解其何心也。

總理衙門爲交涉要區，當此強鄰環伺之時，一話一言，動易招釁，非深通洋務洞悉敵情，豈能勝任。許應駘於中國學問尙未能十分講求，何論西學，而猶鄙夷一切，妄自尊大，聞其書在總署，因一無關係重之事，忽向德使海靜爭論，德使瞋目一視，以手拍案，尙未發言，而許應駘已失色，即趨出署。德使乃大笑，加以訕諷。此等之事

不一而足，其於傷邦交而損國體，所關非細故也。

臣以爲許應駸既深惡洋務，使之承乏總署，於交涉事件一毫無所贊益，而言語舉動，隨在可以貽誤。中國之見輕見侮，未必不由此輩致之。宜令卽行退出總理衙門，實爲慎重邦交之道。禮部總持天下學術，皇上方諄諄戒諭，令天下講求時務，以救空疏迂膠之弊，而許應駸以空疏迂膠之人廁乎其間，日以窒塞風氣，禁抑人才爲事，致聖意不能宜達，天下無所適從，宜解去部職，以爲守舊誤國者戒。

伏請皇上天威特振，可否將禮部尙書許應駸，以三四品京堂降調，退出總理衙門行走，庶幾內可以去新政之壅蔽，外可以免鄰封之笑柄，所關似非淺鮮。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合詞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按此，正摺、錄摺各一，併存於軍機處，但正摺文句，多有用紙貼畫的，如「貽笑鄰使」、「當此強鄰環伺之時」、「聞其嘗在總署，因一無關輕重之事，忽向德使海靜爭論，德使瞋目一視，以手拍案，尙未發言而許應駸已失色，卽趨出署，德使乃大笑，加以訕語，此等之事，不一而足。」「中國之見輕見侮，未必不由此輩致之」等句皆貼畫，而錄摺指悉照貼畫本鈔寫。今依正摺未貼畫原狀發表，以存真相。 編者

### 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片(軍)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四日

再政體貴正，故文之言正也。開誠布公與天下相見，然後可以勵人心，開風氣，激忠義，除壅閉。一國之大猶一家也，臣民猶子弟也，所謂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也。豈有一家之中，情誼至親，而乃舉凡措施，務爲秘密者乎？乃者國家大政，關涉洋務，上諭絲綸，多有不明降宣示，俾臣民共見者，臣實感焉。豈以爲國恥不足示人乎？考法人爲德國所敗，圖畫其敗軍，斷頭臂折，流血成河，烟火蔽天之狀於公園，縱其民使觀之，於是法民大動憤恥，日思報復，以償款十五萬之多，半年而悉輸之矣。今我膠旅之割，失地失權諸事，乃至有列名仕籍，奉職京僚，而噤然

不知，或貽然不信者。蔽隱如此，何以激士氣而勵忠憤乎？夫以言感人，所感已淺，言猶不出，夫誰肯懷，甚非正政禮與民相見之義。臣愚伏乞皇上，嗣後於用人行政，一切洋務交涉之事，皆明頒諭旨，以昭示天下，以義動人心，而後政體可正，人心可激，國恥可雪也。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謹奏。

###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四日

臣奕劻等跪奏，為遵旨妥議具奏，仰祈聖鑒事。臣衙門於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具奏，代遞工部主事康有為條陳一摺，軍機大臣面奉諭旨：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妥議具奏。欽此。

查該主事原呈內稱：日本維新之始，凡有三事：一曰大誓羣臣以革舊維新，二曰開制度局於宮中，將一切政事重新商定，三曰設待詔所許天下人上書，以時見之，願皇上採而用之。大誓百司庶僚於太廟，或御乾清門下詔申誓宣布天下，以維新更始，然後用南書房會典館之例置制度局，選天下通才為修撰，派王大臣為總裁，每日討論，將舊制新政斟酌施行。又午門設待詔所，派御史為監收，許天下人上書，皆與傳達，或與召見，稱旨者擢用，其條陳發制度局議行等語。臣等謹案我朝列祖列宗御門聽政，本即大誓羣僚之意，但如康有為所陳各節，事關剋制，應由特旨舉行，非臣下所敢擅請。他如置大學士於內閣，設軍機處於內廷，領以王大臣，出納政令，國初設立登聞院，嗣歸併通政司，又士民上書言事，俱准赴都察院呈遞，酌核代奏。仰維成憲昭垂，法制大備，似不必另開制度局，設待詔所，跡涉紛更，未必即有實際。

原呈又稱：舉行新政，皆立專局以任其事，一法律局，二稅計局，三學校局，四農商局，五工務局，六礦政局，七鐵路局，八郵政局，九造幣局，十游歷局，十一社會局，十二武備局。議定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等語。臣等查我朝庶政分隸六部，佐以九卿，嗣因交涉日繁，復特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辦外交及通商事件。如法律隸刑部，稅計農商礦政造幣事隸戶部，學校事隸禮部，工務事隸工部，武備事隸兵部，鐵路郵政游歷社會等項，亦均由臣

衙門隨時籌辦。果使各勤職業，實事求是，既無廢弛，悉心參酌，除學校武備，業經專設學堂，由各省督撫議外，其鐵路礦務兩項，爲新政關係最要之端，現在商動多窒礙，請特派大臣總理其事，無論何省鐵路，原呈又稱：各直省藩臬道府，皆爲冗員，州縣守新政局，照主考學政及洋差體例，不拘官階，隨帶京政，以釐金與之，其有道府缺出，皆令管理等語。臣等不得謂盡屬冗員。若竟改官爲差，加以京銜，准其奏亦未必有實效，應請毋庸置議。

總之，爲政之道不在多言，墨守成軌，固無以協有應須變通之處，自應隨時體察情形，奏請酌辦，以所有臣等遵旨妥議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摺(軍錄)光緒二

臣奕劻等跪奏，爲奏聞請旨，仰祈聖鑒事。光緒國事務衙門議覆工部主事康有爲條陳一摺，軍機衷採納，實事求是之至意。臣等自應悉心另議，以副惟查主事康有爲條陳所稱：請皇上大誓百司，二局於京師，一曰法律，二曰稅計，三曰學校，四曰農

游歷，十一曰社會，十二曰武備。又外省每道設一新政局，每縣設一民政局。將藩臬道府州縣盡變爲差，會同地方紳士公議新政，卽以釐金與之各節，均係變易內政，非僅條陳外交可比。事關重要，相應請旨，特派王大臣會同臣衙門議奏，以期妥慎之處，出自聖裁。理合恭摺陳明，伏乞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奉硃批：著軍機大臣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切實籌議具奏，毋得空言搪塞。欽此。

### 軍機大臣世鐸等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

臣世鐸等跪奏，爲遵旨會議具奏事。竊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主事康有爲條陳，請特派王大臣會議一摺，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奉硃批：著軍機大臣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切實籌議具奏，毋得空言搪塞。欽此。臣等查該主事所陳，以外釐危迫，宜及時發憤，革舊圖新，於中外局勢，各國環伺情形，瞭如指掌。因考俄大彼得、日本明治新政，爲變法自強之策，危言聳論，切中事情。臣等竊見我皇上旰食宵衣，力圖振作，至誠所被，金石爲開，敢不悉心籌議，以期仰副聖主維新之治。自中東一役，泰西各國狡焉思逞，藉端要挾，環釐橫生，政藝則彼巧而我拙，兵力則彼強而我弱，財用則彼富而我貧。既不能閉關自守，又適值萬國競長之時，誠亘古未有之變局。居今日而猶拘牽成軌，墨守舊章，徐圖補救，譬猶航斷港絕，而薪至於海，必無濟矣。世變既大，則治世之法亦因之而變，固不易之理也。至於聽政納言，設官分職，我朝定鼎以來，集百王之成法，革前代之秕政，列聖相承，時有損益，固已百度修明，粲然大備。徒以積習相沿，法久則弊生，甚至弊存而法亡，是在變其末流之弊，而不必盡變其初立之法。臣等公同參酌，固不敢任意紛更，亦不敢執守成見，謹就該主事所陳，逐款切實籌議，有應行變通者，有已經舉辦者，有尙須推廣者，有應請緩辦者，有不便施行者，爲我皇上縷晰陳之。

據原呈內稱：日本維新之始，凡有三事：一曰大誓羣臣，以革舊維新；二曰開制度局於宮中，將一切政事重

新商定，三曰設待詔所，許天下人上書，皆與傳達。恭譯本年四月二十三日諭旨：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中外大小諸臣，各宜發憤爲雄，以成通經濟變之才。等因。是卽下詔申警，宣布天下維新更始之意，應請隨時飭諭中外大小臣工，力圖振作，於泰西各國富強要策，實力講求。此大誓羣臣之變通辦法也。皇上延見廷臣，於部院卿貳中，如有灼知其才識，深信其忠誠者，宜予隨時召對，參酌大政，其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值日之日，應輪派講讀編檢八人，中贊二人，科道四人，隨同到班，聽候隨時召見，考以政治，藉可覘其人之學識氣度，以備任使。此制度局之變通辦法也。我朝言路宏開，各部院司員條陳事件，准由各堂官代奏，士民上書言事，准赴都察院呈遞，邇言必察，詢及芻蕘，法至善也。應請飭令各衙門堂官，遇有屬吏具疏呈請，應卽隨時代奏，毋得拘牽忌諱，稍有阻格。其言事見諸施行，確有實效者，請旨獎勵，量才錄用。此待詔所之變通辦法也。

其所稱舉行新政，立十二局以任其事，大都皆日本之新政而中國可以酌行者。曰學校，曰郵政，曰武備，疊經奉旨飭令切實舉辦。曰法律，本年閏三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伍廷芳奏教案疊起，應變通成法，請飭該出使大臣，博考各國律例及日本現在改訂新例，酌擬條款，咨送該衙門會同刑部商辦。曰稅計，本年五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伍廷芳奏請仿行印花稅，又議覆御史陳其璋奏請飭總稅務司詳察華人之在關辦公者，派充副稅務司。曰農商，二十一年十二月奉旨設立商務局，本年五月奉旨令劉坤一查各國農學章程，頒行。曰造幣，應歸督率官銀行大臣盛宣懷照原擬章程辦理。曰游歷，向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南北洋大臣均派學生出洋肄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亦曾考選各部司員出洋游歷，本年四月奉旨，令宗人府保奏王公以下及閒散宗室出洋游歷，以上各節，已經舉辦者也。曰鐵路，曰礦務，爲新政最要關鍵，現在各省辦法未能畫一，甚或牽涉洋商，動多窒礙，擬請在京專設一礦務鐵路總局，局卽附於總理衙門，仿同文館之例，特派該衙門堂官二人，總理其事，無論何省開礦築路，俱歸其統轄，以一事權。曰工務，前經戶部議覆給事中褚成博奏請將製造各局，招商承辦，行令各省斟酌辦理，迄今尙無成議。本年五月奉旨，士民製造新器新藝等，准給獎專利，應令地方官



切實勸諭。此則應行推廣者也。曰社會，現在學堂初設，風氣未開，民間見聞固陋，勢難驟然奮興。將來各省學校如林，漸摩既熟，然後勸諭民人立會講求，因勢利導，自然事半功倍。此則應請緩辦者也。此十二局者，亦並非向來所無，大抵分隸於各部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或散見於各項局所。果使各勤職業，辦理自可裕如，正不必更立名目，轉滋紛擾。至多設一局，即多一繁費，猶其小焉者也。宋創制置三司條例，而天下驛騷，明設二十四衙門而大權旁落，其前鑒也。但在行其事之實，而不在襲其局之名，斟酌至當，執兩用中，是賴聖主之權衡矣。

原呈又稱：藩臬道府皆爲冗員，州縣守令選舉既輕，習氣極壞，與民無關。莫若變官爲差，每道設一新政局，照主考學政及洋差例，不拘官階，隨帶京銜，准其專摺奏事。每縣設一民政局，會同地方紳士公議新政，以釐金與之。其有道府缺出，皆令管理等語。臣查藩臬例得專摺奏事，責重任繁。道府表率屬吏，牧令職任親民，不得謂盡屬冗員，與民無關。若竟改官爲差，安見官則必不得人，差則必得其人。其與以釐金一節，既令作抵經費，即不免任意開銷，且各州縣不必皆有釐金，其有釐金地方亦多寡不等，豈能一概籠統，漫無限制。窒礙既多，更非政體，此則不便施行者也。

惟是近年以來，吏治日敝，地方有司專以承奉長官爲事，而於閭閻疾苦，民生利弊，視同秦越，誠有如該主事所謂習氣極壞者。應請明降諭旨，令各直省認真考察屬員賢否，核實舉劾。如有舞弊營私及曠廢職事之員，或經人參奏，或別經發覺，定惟該督撫是問。整飭吏治，即所以固結民心，爲治之本，不外是矣。所有臣等會議緣由，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總理衙門章京鄭孝胥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總理衙門章京候補道臣鄭孝胥跪奏，爲敬陳變法大要，仰祈聖鑒事。竊臣自蒙恩召入都以來，默觀京師大局，深感我皇上振厲奮發，以身率下之至意。而環顧諸臣，其老成者既苦於素無學術，其新進者又苦於未經

歷練。故於奏對之次，頗懷有君無臣之憂。今上下之意，皆專主於變法，變法是矣，而用意則有不同。何則？法之爲用，其先後緩急，當視其所遇之時。時安則局緩，不妨從事於立本，如開民智、立制度、培人才、興藝術之類，皆所謂立本是也。時危則局急，必求致力於當務，如講武備、除積習、結民心、息外患之類，皆所謂當務是也。今天下爲危爲安，時局爲急爲緩，此不待智者而知之矣。而中外風氣，號爲講求時務者，皆務搜求新異之說，以爲迎合上意之具。夫風氣既開，固欲各獻所知，以備朝廷之採擇。然好奇者多無當於求實，求實者又無當於好奇，臣下以好奇爲務，其弊猶小，君上以好奇爲務，其弊甚大。臣願我皇上於廣開言路之下，必持一安危緩急之定見，如權衡之量物，必以求實爲先，勿爲好奇所動。

近數月來，詔書所發，條緒至繁，有實效者尙難遽見，而愚臣之意，究以練兵造械爲至急之圖。夫練兵造械，言者必已甚衆，終以舉國講兵學，習陸操，仿行美利堅之義團會，及速議添廠，趕造槍礮數端，最爲有力。此在好奇者論之，必忽爲老生常談，而自求實者觀之，則扶危救急之策，斷無逾於此者矣。臣恐未變法之日，既溺於苟安，既變法之日，又失於紛擾，有負我皇上勵精圖治之苦心。萬一外侮復乘，無可抵禦，反爲守舊者之所藉口，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目下交涉之務，已爲極敝，我苟能戰則彼或猶有憚，我苟不能戰而欲以學問教化之事折其凌侮之心，此必不可恃者也。臣謹以求實好奇二端，備皇上別擇先後緩急之鑒，干瀆宸嚴，不勝焦憂迫切之至，伏乞聖鑒。謹奏。

### 江蘇松江府知府濮子潼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

三品銜道員用江蘇松江府知府臣濮子潼跪奏，爲應詔陳言，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由軍機章京、兵部郎中蒙恩簡放江蘇松江府知府，於六月十六日詣闕謝恩，仰蒙召見，訓誨周詳，諭以調和民教，臣敢不恪遵天語，聯絡開導，豫弭釁端。月餘以來，恭讀邸鈔，迭頒諭旨，百度維新，並許天下臣民上書言事，藩臬道府具摺奏陳，鑿

所欲言，獨除忌諱。仰見皇上宵旰憂勤，孜孜求治之心，爲之鼓舞歡欣。而不能自已。臣行當赴任，瞻戀闕廷，敢効一得之愚，上瀆萬幾之聽。

臣惟舉行新政，辦理必有次第，款項必須預籌。方今鐵路礦務學堂報館，以及農工商之局，練兵辦團之舉，皆將徧布寰區，萬緒千端，至爲繁賾。臣工不皆綜覈之長才，地方亦有情形之各異，同時並舉，勢難周妥，是必略分先後，庶幾日起有功。

考泰西各國之強，大率在百年以內；日本崛起，銳意維新，日夕不怠，其效最速。然及今亦三十年矣，可見創始之事，非可一蹴而幾。臣所謂辦理必有次第者，此也。諸凡新政需費不貲，勸之民間則力有不及，取諸國帑則徧給爲難，空拳徒張，觀成何日。是必綜計所需，得其約數，備有的款，而後事有可成。泰西舉事，非借力商民，卽貸於他國。日本三十年前，貧弱甚於中國，維新之始，開亦舉債西人，可見謀畫之方，當以儲備爲急。臣所謂款項必須預籌者，此也。

邇來談新政者，皆謂遠效西人，不若近法日本，蓋同文之國，性情差近，風氣略同，譯書局所請先譯東文，卽此意也。聞伊藤博文現因游歷來都，擬請皇上優以禮貌，飭總理王大臣密問彼國維新諸政，次第如何而分款項從何而集，條舉件繫，朗若列眉。然後參以中國情形，擬定辦法，上取進止，明詔中外，遵照奉行。期之以旬踐生聚教訓之年，兼採夫西人致治保邦之政，國之富強自可拭目而俟也。

說者謂日人我之仇讎，不當使之借箸。不知日人與我唇齒相依，我制於西，則彼亦不能自保。故甲午一役，聞彼實有悔心，彼將聯我以抗西國，我卽效彼圖自強，不妨消釋前嫌，共保同種。夫海疆之警，首禍在英，其後德法諸邦，恣意蠶食，又孰非我仇讎？何乃任用歐人，不言前事。古聖人以萬物爲師，彌見其大，我皇上振興庶務，方且博採芻蕘，當不以步武鄰國爲疑也。

臣管見所及，披瀝直陳，謹繕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候選道高蔚光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三品銜候選道前湖北黃州府知府臣高蔚光跪奏，爲請旨宣示以杜黨禍而一民志，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惟皇上軫念時艱，奮發乾斷，采擇臣工奏議，參用西法，鐵路礦務學堂農工商局次第舉行，此誠救時之急務，自強之要圖也。乃議者狃於習見，指變法爲紛更，是古非今，轉相疵議，致有守舊之目，與講求時務者儼分門戶。誠恐愚民無知，罔識皇上爲國爲民苦心，以新政爲紛擾，驚疑駭詫，動多掣肘。臣愚以爲今之守舊者，不過因循耳。不知天道十年而一變，無百年不敝之法。今吏治疲窳，民生日困，財源枯竭，戎政廢弛，而強鄰環伺，偪處堪虞，若不改絃更張，何以自立。泰西各國上下一心，君民同志，振商務以濟利源，盡地宜以資國用。其治兵也，步伐整齊，號令嚴肅，凡所設施，暗與古合。正宜擇善而從，因時變通，聖人學於萬物，西法有可采者，無妨藉資則效，正不必故爲鄙夷，羣相詬病也。

從來門戶之見，流弊滋多，黨同伐異，攻訐求勝，甚至激成水火，互相傾軋，圖快私憤，置國是於不顧。宋明黨禍，可爲殷鑒。伏願皇上明降諭旨，宣示中外，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意在整頓，爲救時起見，不得已而變法，以圖自強之計。當此時勢艱危，勿再因循自便，藉口守舊，亟應破除積習，力圖振作，消融意見，務期裨益時務，盈庭無聚訟之擾，斯和衷共濟，上下同心，民志自可不惑，將見日起有功矣。

抑臣更有請者，條教日繁，則弊竇日滋，泰西政令，事事從簡從實，不以語言文字爭長。擬請皇上飭戒中外臣工，自今以往，刪除繁文冗節，一切務從簡要，處核實辦理，以收實事求是之效。臣蒞蕪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楊深秀跪奏，爲時局艱危，拚瓦合以救瓦裂，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近來時事孔棘，勁敵環伺，臣嘗感皇上變法自強之計，雖如救火追亡，猶恐緩不逮事，而士大夫守舊夢夢者，尙疑爲故甚其辭，以聳聽聞。前者敵人顯繪瓜分之圖，明倡破竹之說，而此輩反詆謂康有爲所僞造，竟似臣等甘徇友黨，共蔽聖聰者。今不幸而此變萌芽果現，謂之何哉。

臣聞德法諸國皆言中華守舊者阻力過大，積成痠痺，商之不理，嚇之不動，只宜武斷從事，謀定而發，卽爲所欲爲耳。用是共會於俄都之森彼得堡，悍然宰割天下，碎裂中原，俄則分我燕晉秦隴，法則分我閩廣滇黔，德則分我山東河南，英人雖本無此志，亦不得不藉手於吳越荆益，以求抵制。各國重復繪圖，明畫分界，兼開英艦七艘已至大沽，可以保權利，可以敵合縱，卽可以恫喝吾華。其餘諸國，亦轉瞬卽來耳。嗚乎！此語前年已洩各報，登之屢屢，通國皆知。而卒被守舊者聚謀掣曳，致皇上新政不能徑布，良謀不得速行，雖食誤國者之肉，又何補於危亡哉！夫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死中求生之際，豈暇更顧此輩之顏面乎。

臣聞刑部主事洪汝沖所上封事中，有遷都借才兩說，而其最要最要者，莫過聯結與國之一條。蓋亦深恐新政不及布置，猝爲強敵所乘，蹈波蘭之覆轍耳。猶憶前冬膠澳事急，臣嘗建聯結英美之計，今夏奏請王公游歷，臣又曾有日本宜結之論。今該主事所見與臣闇合，而其語之痛切尤過於臣，是誠按切時勢之言也。

昨又聞英國牧師李提摩太新從上海來京，爲吾華徧籌勝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聯合英美，日本別無圖存之策。臣素知該牧師歐洲名士，著書甚多，實能深明大略，洞見本原。況值日本伊藤博文游歷在都，其人曾爲東瀛名相，必深願聯結吾華，共求自保者也。未爲借才之舉，先爲借箸之籌，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誠天下蒼生之福矣。時值艱危，謹恭摺密陳，伏乞皇上聖鑒施行。謹奏。

## 二 綜合(下)

### 出使德國大臣呂海寰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

出使大臣二品銜內閣侍讀學士臣呂海寰跪奏，為密陳管見，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猥以庸劣，奉使伯林。正值德人以教案為名，藉端索地，到洋以後，日與爭辯，終屬無補時艱，自顧軀材，殊深惶悚。近則俄法各國，又復抵隙而起，要挾多端。外侮交乘，普天共憤。現雖各國所訂租約，已就範圍，願當茲痛深創鉅之時，正是思患豫防之日，以臣樁昧，何敢妄獻芻言，祇以激於愚忱，難安緘默，謹就管見所及，舉內政外交兩大端，為我皇上密陳之。

內政維何，一在練兵。然兵之所宜急練者，莫先于西北，而東南繼之，北則黑龍江吉林奉天直隸山東諸省，人多強悍勇毅，具慷慨豪俠之氣，足以敵愾，足以禦侮。宜用古時抽練民兵之法，凡男丁至二十歲，除官吏士人外，如其家有三丁，相其軀幹雄偉，精力強壯者，抽其一丁，編入營伍，當兵二年，學習行軍布陣，及一切槍械等技，逐日習練，風雨勿輟，兩年後仍令散歸鄉里，再另選如前法。或每一州縣抽練四百人，更番替換，周流不息，則十年中，每一州縣可得精兵二千人。以東三省而論，府廳州縣約計四十餘屬，以每屬練四百人計之，十年可得精兵八九萬人。直隸山東兩省約計州縣二百二三十屬，練兵之法亦如之。十年之後，所練精兵六倍於東三省。每分年計之，僅養兵四百人。其力尙易，十年計之，則得兵二千人。其數不少。倘一旦有事，號召一聲，雄兵立集。且兵多土著，無事則助守望，有事則資捍禦。如敵人寇擾其鄉里，人人有身家性命之虞，無不各出死力，以與賊爭鋒。不似自他省召募而來者，於己身毫不關痛癢，而或無鬥心也。況召募之兵，往往猝遇敵氛，卽有逃亡之慮。民兵則有戶籍可稽，豈肯棄桑梓而弗顧哉。西則陝甘兩省，民風最為剛勁，雍涼關隴之地，號稱雄強，其練兵之方，亦如黑龍江吉林奉天直隸諸省，抽練民兵之法，一律奉行，則合陝甘兩省計之，約州縣一百七十八屬，以十年為

期亦可得精兵三四十萬人。如將來鐵路告成，四通八達，設或海氛有警，徵調雄師，一奉詔出，立時響應。蓋西北據天下上游，有此重兵，以固根本，則得建瓴之勢，自足以控御八方。黑龍江吉林奉天直隸山東數省之兵，藉以作京畿之拱衛，而以陝甘之兵爲犄角，則緩急亦有可恃，并藉以遙倚聲援，較之前年中日失和，而必徵調湘淮諸軍，道遠行遲，緩不濟急者異矣。而其尤要者，莫如蒙古地方，使各藩部自練精兵，以固邊圉，蒙古人多猛勇，當我朝入關之始，佐定天下厥功偉焉。現在昇平日久，英氣消磨，無以振作之勢，將日趨于廢弱。況其地處處與強俄接壤，由新疆以至黑龍江吉林邊境，皆可長驅直達，若令蒙古及時訓練，以備不虞，許諸藩王各置重兵，自相聯絡，或另簡統兵大員爲之坐鎮，使漠北數萬里之版圖，有此勁旅以爲屏蔽，則北陲既固，藉以衛神京磐石之基，俄人雖虎視眈眈，或未遽起戎心，妄思侵越，故臣所以請練蒙古兵者，尤爲近今急務也。且蒙古地多寥闊，最易藏奸，往往有不逞之徒，聚而思亂，往年朝陽教匪，幾釀禍端，黑龍江吉林奉天地方，亦時馬賊成羣，馳騁道路，陝甘回匪，前年蹂躪數十州縣，關中震動。如今西北各省，俱係民兵，以爲弭患防奸之計，不但可以禦外侮，亦可以靖內變也。至東南數省，則以長江爲最要關鍵，沿江六七省險要之地，雖均安設重兵，惟有事則操演弗遑，無事則優遊習處，殊非訓練戎軍之法。擬請飭下沿江各督撫嚴檄各防營，逐日精操，毋許間輟，并汰其老弱，另募精壯，以補其額，務使節節設防，層層嚴守，俾長江天塹，絕人窺伺之萌，則所以關繫南北大局者，尤急宜豫籌之策。至于粵東各海口，爲泰西入華必由之門戶，尤宜精練水陸防營，以資扼守，粵人性與洋習，溯自海禁開後，粵人與西洋交涉最早，已不啻狎而玩之。道光二十一年，粵人尋覓，在粵東省城縱兵登岸，民兵困之于三元里，幾受大創，卒成和議，論者惜之。現在西洋知粵人强悍，尙有戒心，宜著該省將軍督撫，於沿海一帶，招募漁民蟹戶，編入水軍。其在腹地各州縣，抽練民兵，亦如西北各省辦法，十年後亦可得精兵數十萬人。而福建與粵省相表裏，亦宜同時並辦，聯粵防爲一氣，以作東南海疆半壁保障，尤不可稍分畛域者也。若江皖兩省，如淮徐穎亳之民，素多桀驁，收之以編入行間，亦可成勁旅。而浙江之溫台處山民，類皆剽悍，明戚繼光曾用之以勝倭人，亦宜

令此三府各屬，抽練精兵，以備南洋之互爲援應，則閩粵江浙各防，均可以厚其力矣。至廣西雲貴，處處與英法交涉，沿邊各要隘，尤宜認真防堵，以杜侵佔。其練兵要策，亦如以上各省抽練之方，逐漸增多，二十年後合天下人人知兵，數百萬雄師，可以一應而至，不致敵人有警，臨時召募烏合成軍，蓋欲以曩時不教之民驅之赴敵，其有不敗者鮮矣。竊觀今日時勢，自英租香港，倭踞台灣，東南第一重門已失其險，近則膠州旅順大連灣威海衛等處，均被外人所佔，不啻入我堂。奧而南北洋各海口，非有數十號鐵甲船，百餘號快船雷艇，不足以資防禦。無論水師將才難得其選，即購此許多船隻，非數千百萬金不可。刻下庫款支絀，何從籌此鉅款，是海防已有防不勝防之虞。卽長江七千里之遙，洋舶往來駛行熱習，或因教案稍有轆轤，彼卽以兵輪闖入爲先聲恐喝之謀，是江防亦可恃而不可恃，故莫若令各省豫練民兵，專防腹地。倘一方有事，則各處民兵四起，可以互相策應，使敵人無隙可乘，似較勝於倉猝募兵，分割於沿海沿江，每有顧此失彼之慮也。昔德人爲法君拿坡命所敗，幾至不國，法與德人約，祇准德練四萬兵，多則興師問罪，而德人用更番簡練之法，先練四萬，及二年成藝，更換生軍，周而復始，不及二十年，卒以此復仇。至今遂稱強國，雄視歐洲，現在仍以此法練軍，其民無不以當兵爲榮，皆惴惴乎如臨大敵，蓋猶恐法人之報復。且逼處強俄，常防蠶食，故時時以練兵爲急務，每日各營，分起早操，絕無間斷，每見德兵列隊嚴肅整齊，人人精壯，其陸軍爲各國之所不能抗，非別有用兵之祕策也，亦不通用輪流之法，精練民兵耳。故臣願請各省用練民兵之法者，其爲是歟。然練兵之要，尤宜定劃一章程，凡水陸兩軍所練器械陣圖習熟方能生巧，德國兵法所練槍砲，僅本國所製，不許參他國軍械，誠恐花樣紛歧，素所未習，臨時倉猝用之，必生疏誤事。此言信然。現在若欲練兵，莫如專學一國之兵制，水師宜學英，陸軍宜學德，專心致志，不參別法。如將來調之他省，步伐整齊，仍歸一律，無須重加訓練，曠日廢時，則欲講求兵法者，固非歸之劃一不可，此兵之所宜急練者此也。

一在籌餉。蓋養兵而不理財，則餉需從何所出，現當國帑支絀，一有舉動，疆吏與嗟，司農仰屋爲今之急尤



在理財。我朝深仁厚澤，疊有蠲賦之典，從無加賦之條，寬大之恩，超越前古。中日一役，元氣大傷，自應急策富強，以圖振作。現在奉行昭信股票，凡食毛踐土者，當無不激發天良，爭輸恐後。然此特一時權宜之計，能暫而不能常。所可惜者，以中國物產最富之精華，現尙藏貨於地，而大利未興耳。中國地大物博，五金之礦所在多有，亘古封禁，留待今日。近年來漠河金礦已然有成效，獲利頗豐，開平礦產煤甚多，煤質尤爲合用，開采已近二十年，利源不絕。他若雲貴川廣兩湖江西直東山陝諸省，未經開采者，尤多佳礦。從前官紳亦常籌及此事，惜經理不得其人，往往招集商股，陽以開礦爲名，陰以斂財爲計，半途而廢，商人受欺，後雖有實心任事者，欲集股招徠，皆引前車覆轍之鑒，裹足不前，寶藏因之不興，大局因之日壞，殊爲可惜。比者，德人既租膠澳，山東礦務已允其與華商共立公司集股同辦，將來雲貴川廣等省，英法各國勢必將生覬覦，此時再不自開，恐我國自有利權，盡爲外人所奪。以此資敵，其害何可勝言。臣愚以爲目前若欲理財，先在廣興礦務，然開礦之法，非精於此者不能獲利。美國熟嫻金銀礦學，英德則開煤鐵致富，而比國於各礦學尤深研究，凡勘驗苗脈，皆有專書。宜開礦務學堂，延請英德比美之精通此術者教之，并令多譯其書，廣爲傳授，使聰穎子弟，專心肄業，悉力考求，將來必有傑出之材，以爲異日國家之用。并請特降諭旨，專設礦務大臣，延請熟悉礦務之西人，使爲會辦，如海關設總稅務司之例，多聘礦師廣爲採采。蓋辦此事者，既有華官爲之總領，則太阿不至倒持，復有洋員爲之經營，則資本不至虛擲。此後礦利興旺，需用工人開挖，實繁有徒，凡近開礦地方，窮民賴此贍養，不可勝計。且游民既有生涯，不至聚而爲亂，又可沾礦利以戢匪心，礦務之有裨國計如此，不可不急籌開采之方也。願礦務既興，尤宜廣開鐵路與之相輔而行，斯足以利轉運。凡有礦產所在，當於議築蘆漢幹路以外，多開支路，以通地脈，使五金煤礦所出之貨通行暢利，達於各方，并於沿海通商口岸，設立礦務公司，廣其貿易。現在各國需用五金及煤斤等貨，日甚一日，英國自云百年以後，煤礦已有不繼之勢，西人每論中國礦產，甲于五大洲，無不嘖嘖稱羨，將來有鐵路以通其利，則洋商之爭相販運者，必將罄金而至，雲集于礦貨薈萃之區，是礦務盛卽商務興，從前中國流出外洋

之利，未始不可收回於將來也。自臣去年奉命使德，聞嘗與德人論及膠澳，或謂東省鐵路未興，而德人爲之蓋造，姑無論築路之費，出自德人工匠之益，享在華人。將來開廠製造，凡西洋種種貨物，均惟華工是賴，華民靈巧，不數年間均能自造，則洋貨必至滯銷，又有鐵路以爲轉運，旁通曲達，中國商務必日興，西國商務即日衰矣。所見不爲不遠。我國家果能內外一心，實是「事」求是，卜之天意，或者假手于西洋各國，而大有造於中華，未可知也。臣初抵德時，見其規模闊綽，家給人足，嗣聞其相何漢羅言，柏林都城五十八年前，尙屬荒曠之區，所產土宜不敷民食，惟賴製造鐵路礦務稅項之利，實力講求，日臻繁盛。可見弱而強之，貧而富之，要惟能自振作，無不可轉移也。前議酌加洋稅，按值百抽十辦理，諸國因多要挾，未能成議。現在諸國各索租地，英法俄德均已償其所欲，似應趁此機會，重申前說，蓋彼既於租地得遂其願，我於加稅可責其報。按公法凡於兩國利益，彼此須互相抵易，庶昭平允，如英法俄德能從其議，美似不至違拗，可否由總理衙門向各國一議之，此時似有機可乘也。近來外洋鎊價日昂，較二十年前數竟倍蓰，而其運華貨物，一仍從前鎊價，以中國現在銀價覈之，每一船洋貨進口，不啻兩船資本，如不論其所值，而仍按往歲章程，每貨或重百鎊，應稅若干，則從前重百鎊之貨，或值金二三百鎊，以現在鎊價核之，所值已不啻兩倍之數。而我洋關之稅，若依舊見貨捐貨，則曩時值百抽五者，至現在已不啻值百抽二分五厘，所稅竟減其半。今若欲與各國議及加稅，而彼或仍舊堅持，則莫如以鎊價覈貨價，令各海關必查驗其置貨憑單，實在若干鎊資本，如果本貨相符，權其所值，而抽其五，是隱寓加稅無形之中，各國或不致強遠其議。且外洋于烟酒之稅，格外加重，因烟酒非日用必需之物，西人以爲妄費，而重稅之，乃與我原定稅則，以爲烟酒等項，與一切氈毯藥料香水洋燭諸貨，係西人自用之物，進口時悉免其稅，當時未知其弊，謂事甚纖細。現在各國諸色烟酒，及以上各種物件，每年進口所值何止億萬，按西洋通例，惟駐京使臣之物免稅，其餘均照章抽納。若能按照西例辦法，以一年核計，當成鉅款。倘一時驟難變更，現擬一通融辦理之法，與各國約此後凡洋商至中國貿易者，每人準帶烟酒若干斤爲自用之物，不徵關稅。如溢數多帶者，悉照各國稅則應納

重稅，漏捐者罰，或將貨物充公，通年計之，爲數亦屬不少。因近來華人嗜好外洋烟酒，并洋人所用各物，通商口岸各處暢銷，原不第洋人自用已也。否則祇准自用，不准售與華人，以此抵制，彼亦當復無說。因此皆於國課皆有裨益，當日以爲纖悉者，今則實爲大宗，似未便任其邀免。況整頓稅則，爲各國自主利權，亦宜趁此與各國商之。如能挽回，則所收此項稅釐爲數甚鉅，此餉之所宜急籌者此也。

外交維何一在睦鄰。觀歐西各邦之大勢，平時互相猜疑，遇事又彼此聯合，則結好睦鄰其最要也。中東一役，俄法出而調停，索回遼東失地，現在三國均以此責報，託租地以肆要求，彼時受其利，今則受其害矣。處今日而講邦交，誠非易易，宜以約縱之法，假權術以與爲牢籠。惟近來各國之尙可倚爲援者，以情勢觀之，莫如推誠以結英，棄怨以聯德，借兩國之聲勢，協力以防俄。蓋俄勢日強，比年經營西卑利亞鐵道，將漸達于東三省，現又租旅順大連灣，勢可以徑駛入華，其所積慮處心，昭昭然已。俄之蓄謀如此，固我國之所最患，亦各國之所最忌，而英尤甚焉。英之商務最多，其在中國者尤多，俄苟得志于東方，於英必大有妨礙，其不能不實力保護，遏俄之勢，使不得逞其欲者，蓋所以謀保我，實所以自謀耳。度其情勢，理固然歟。前年倭人肇釐長江一帶，英人以兵輪駐守，倭人不敢南窺，蓋英之所以防維商務者至也。現聞許英租地威海衛，借此以屯泊兵輪，使俄不敢向東陞，以互相牽制，此亦以毒攻毒之法，固不得不稍行權變耳。如能開誠布公，以結英人之心，爲俄人多樹之敵，俄之害我之利也。近來各國中如英人者，甚願中國此時力圖振作，尙可轉弱爲強，於彼國深有益。雖現在諸國在海口各索租地，但求通商，尙無他意。惟在我持之以鎮靜，萬勿因此動搖，示外人以張皇之勢，天下幸甚。若德在歐洲，推爲信義之國，本無侵擾中國之心，狃於望報太奢，遂悍然不顧名義，所存藉端啓釁，至今國人猶有非之者。現在德租膠澳，業已如願以償，日後當不至再滋他事。緣俄與德之北境相逼，德之防俄亦時恐其有鯨吞之志，而法又世仇之國，未嘗一日相忘，黃雀在前，挾彈者又伺其後，德其能肆然無忌耶。現因我之武備尙待修明，故不肯輕啓釁端，姑爲含忍，而德遂僥倖以遂其求。德王因愧生感，密告臣，以遇事可以相助，足見修好出於誠。

心。此次遣其弟漢里西來華，聘問通好，正可及時之助。使德知我國棄怨修德，盡滌猜嫌，彼必和好。到洋以來，已經數月，竊見歐西各國最重邦交，有因之消弭弭爭者，則特遣專使，以睦鄰修好。使臣之駐於各邦者，向少頭等名目，與其國君之事，猝難就範。若親藩則代君而行，與各國之君，聯絡者，其結盟通好，當易於輯睦邦交。抑臣更以現在時勢而論，自各國紛紛索地，東方之局，東居然夜郎自大，蔑視羣雄，故歐西各邦無不東方者，被倭所攘奪，不可枚舉，倭之商務盛，則時務者，恐國小不足與強大抗衡，時與中國有其相助之力，亦可少杜其相陵之心也。是在我

一在安教。臣觀西人之於中國，其所以啓之未得其宜，有以致之也。然欲弭患於未萌，莫者，莫不保險。而各國駐京使館，及教堂教房，尙賠償。事前既無所稽查，事後則任其訛案，近年以後，無論教堂教房，或洋式或華式，及一切器價，彼即欲格外冒開，有所不得，故臣以爲宜設繁盛鎮市處所，各段派設巡捕，以相彈壓，凡有

無關啟釁之事，是亦消弭爭端之一法。如中國亦於通都大邑及人烟輻集之地，照外洋設立巡捕之法，分段各派兵勇，日夜梭巡於教堂所設地方，或巡察更加周密，則既可以防奸民之竊發，并可以弭盜賊之潛蹤。蓋有巡捕以時爲之防，使不能聚黨成羣以滋事端者，實爲保護教堂之善法。抑或飭地方官，凡於教堂之所，按時稽察豫防釁隙，但明言稽查，不特彼非所愿，且與條約不符，彼必聳動公使爲之撓阻。宜令地方官先與教士婉商，言其教堂義學本係教人爲善，中國知此美意，特飭地方官到堂，共相勸勉，此事必爲彼所樂聞。然後或每月一次，每季一次，至其所設義學等處，發給各學生獎賞，陽爲鼓舞，陰寓稽查，久而習之，官民見慣，可以釋羣疑而息謠言。是在地方官不宜嫉視異教，與司鐸者往來有素，情意相投，有事共商，持平理論，無稍偏袒之處，則自足以折服其心。將來如遇事情面所關，當不致故爲齟齬，教案亦庶幾易辦也。并宜于各處所添設教堂，隨時立案，蓋教堂雖有按時詳報之例，近來已成具文。地方官漫不經心，不能認真察查，遺漏尙多。且有非洋式教堂，僅向民間賃數間之屋爲開講之地，或設一義學，卽名爲教堂，此等處所最易鬧事。一旦被毀被搶，卽妄報房間，開列陳設，或言購藏書籍若干種，往往數百金之房產，賠以數千金，或數萬金不等。其領事之狡猾者，以有事爲得計，任意圖賴，從中分肥。所在多有，是在有地方之責者，嚴諭約保，或責成紳耆，每月一報，遇有鬧堂講讀，無論華人洋人之爲司鐸者，當卽報明地方官立案，以便隨時稽查。如有隱飾，從重懲治。倘教堂出有事故，地方官未能詳報立案者，卽治以贖預之罪。如是則教堂不致漫無稽覈，地方官可以周知而保護之，亦安教之一端也。然後再飭地方官勸令紳士，廣設育嬰堂，收養幼孩，以釋疑竇。因近來教堂之被焚被搶，半由訛傳失孩而起。天津豐大業之案，肇端於此。宜令地方官籌款設堂，無論城鄉處處安置，如有男女嬰孩，無力撫養者，不准送至教堂，均收入本地育嬰堂內，加意培養，毋使外人有所藉口。更置埋嬰義塚，凡民間男女幼孩夭傷〔殤〕者，均在義塚掩埋，編立號碼，不時稽查派人看守，一以防暴露之慘，兼以絕盜屍殺害之弊。前年江陰縣奸民桓啓佑，蔣旭初，因盜屍殺害事，教堂被毀幾成巨案，此不可不防也。且現在中國地方教堂林立，華民之入教者甚多，而民教往往不和者，

由於地方官分別太嚴，凡一入彼教，遂目爲異端，不令應試或廩保，學官有意歧視，臨場攻訐，以致積不相能，起而鬩牆，遂起爭端。若仿照回教之類，一律准其考試，除身家不清，及有干例禁，不准冒考外，其餘無論何教，均准投考。但於卷面填明某教，藉以便稽查。地方官不得有所區別，秉公錄取。彼教中亦有自好之士，俾漸融於孔孟之化，庶有以收束其身心，亦所以引墨歸儒之意也。近來英人李佳白著有民教相安義，頗中要害，倘各教士均能如李佳白之秉公立論，安有鬧教之事。且西洋各國君主，非必以彼教爲然，但入教之人多，每開議院半爲教中人所持，未嘗不隱爲痛恨，但因人多勢重，不得不羈縻之而已。近者德主因欲添設水師，款無所出，藉膠州之案，致書於教王，謂此舉係爲保護教士而起，教王即致書於各教主，廣爲傳播，議院一開，教民遂首先附和，以從其議，頃刻而成鉅款，各國大抵如此者多。中國正宜一視同仁，漸爲感化，隨其俗而轉移之，始則以爲新奇者，繼則以爲尋常矣。年深代遠，亦如佛老之有僧道，天下不過多一種游民而已。相安既久，悉泯猜嫌，彼教中有智識者，且將避之不暇，安能趨之若鶩哉。此調停民教之策，以期民教相安，亦即聯絡邦交之一助，此安教之方之不可不圖也。

以上各條實爲時局所關，宜急籌補救之策，因不揣所言之涉於愚妄，冒瀆宸聰，不勝戰慄屏營之至。管見所及，是否有當，謹繕密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奉硃批著軍機大臣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切實妥速議奏。欽此。

### 湖南巡撫陳寶箴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頭品頂戴湖南巡撫臣陳寶箴跪奏，爲時艱愈迫，謹擬興事練兵籌款事宜，披瀝密陳，專摺仰祈聖鑒事。臣維兵可不用，不可無備，語云：國雖安忘戰必危，兵事不能有勝而無敗，故用之不可不慎，及其既戰勝而不戢，敗

而不振，皆危道也。以今日大勢言之，一敗之後，無一隊戰艦，無數大枝勁旅，而晏然於羣雄角立之時，地球無此一國，有之未有能苟存者。中日戰事以後，海軍既燬，陸師亦撤，遺殆盡。向來中國士卒，惟以膽力制勝，榜人耕夫，皆能殺敵致果，故倉猝可以陳師。今則船械迥殊，非素練不堪爲用，而自有二百兆賠款以來，百端皆廢，鑿前此養兵之無用，而不能更儲有用之兵，束手坐困，爲外人之所蔑視，未有甚於此時者。膠灣之事，覆轍相尋，割地賠款，安有已時。尤恐將無籌款之地，且使內地不逞之徒，輟耕隴上者，亦將睥睨太息而無忌也。事勢至此，能不寒心。此微臣所以痛憤填膺而不能已於言者也。竊惟天下非常之變，必有度外之舉，以擬其後。今日之賠款練兵，非僅制節謹度，綜覈操切之方所能濟也。臣以憂憤所積，日夜念此，懷不能忘，謹以興事練兵籌款之說，不揣冒昧，爲我皇上密切陳之。

泰西富強之基，原於商務，目前所可仿行者，莫如鐵路礦務兩事。然此兩事，皆非鉅款不成，非得人不辦，華商資本有限，所集商股，類多出自洋人，且有洋商假華人承辦爲名，而坐收其利者。與其暗以大利與人，不如明與共辦，而利權得操之自我。竊謂宜以現款先造鐵路數段，一面議以抵借各國商款，次第興造川陝滇晉枝幹之路，卽蘆漢粵漢蘇鎮等路工款，公司尙無成局，均一律官借官支，除僱用洋工師外，慎選廉能可信之員，分設辦理。所有餘利，每年以五成抵還借款，而以五成取贖國用。又與洋商合開各省礦產，成本餘利，均以我六彼四爲則，亦分年抵還本利。彼既與我合股，自能精選礦師，講求辦法，無虛糜之財，無棄地之貨。數年之後，鐵路漸成，礦產日開，流通外國，則利源日廣。初用官本合辦以爲之導，俟有成效可觀，再集華股作爲公司，與民共之，此興事之說也。

路礦兩事既辦，一面卽於外國借購大小戰船雷艇，共二三十艘，成一艦隊。各國在華商務，惟英得十分之七，兵船來華保護商務者，亦惟英最多，莫如卽於英國借購兵船砲械將卒，俱仍其舊。如前此陸師之用戈登，水師之用郎威理，並使教練華人，缺出卽補，十餘年後，卽可悉用華人。約計船砲等價五十萬兩，約以二十年爲期，

分年歸還，每年合二百五十萬兩，歲需養船之費亦約二百五十萬兩，另籌給發。本年英人曾許借款爲俄所格，今借購船砲以與艦隊，仍用英人，在英可減來華保商之船，而中國既振，英之商利可以長保。英以商爲國，其命脈全在通商，況吾華地大物博，英之財貨通行各省，華若有事，英人豈能仍保十有其七之利權，通財協力我以保民，英以保商，無俟密約聯盟，邦交自固。由是更與日本相結，三國合縱，勢將無敵，計莫便於此者，此練兵之說也。

船價與英船之費，每年共需五百萬兩，目前即欲取之鐵路礦務兩端，勢難驟得。又兼有抵借之英俄銀行借款，及昭信股票之款，雖目前藉以騰挪，終竟必須歸結，似宜內外兼籌，乃能有濟。外籌之策，曰加洋稅，聞上年加稅之議，英外部沙士勃雷，令港滬商會議，英商等稟覆謂能拓商務，自能議加，是此事儘可籌辦。西人論商務，惟慮貨物之不流通，而不甚計稅之加減，五大洲稅則，無如中國之輕者。歐洲諸國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國均不侵佔，前兵部侍郎郭嵩燾使英時，英外部告以中國旅順口爲海濱形勝重地，亟須經營，勿爲他人據此要害。如力有不及，則令各國設埠通商，可免侵佔之患。由今日觀之，是通商之益，轉更足自固藩籬。近日兩江總督臣劉坤一，擬請以吳淞口爲商埠，蓋亦以此。宜請特降諭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各省將軍督撫等會議，各省可以設埠地方，無論何國，悉准通商。惟須查照外國商埠通例，詳定節目，尤不准劃作租界，以保事權，而杜嫌疑。至於各海口稅則，應與酌議加增，但取各國稅則之輕者爲準，惟行之必期覈實。議以子口半稅，加入正稅，是爲值百取七五，再加二五，統爲值百取十，亦即較各國爲輕。查子口半稅，以入口貨稅，每年六百餘萬兩計，半稅應額徵三百餘萬。乃近十年中，關冊歲徵祇有五十萬，其弊在洋商報稅偷漏，用單重複。如於入口時，統徵此款，即歲增三百餘萬。通商稅則，本於粵關，稅則又承乾嘉道咸之舊，今昔貨價貴賤懸殊，有今日值價一百，而冊中僅值七八十，五六十，甚至有一二十者。今議訂稅則，盡將舊則貨名貨價刪除，統作爲值百之貨，取十，照日本改定海關稅章，貨價照時值估算，此款又可增數百萬兩。進口之貨，舊則概填某貨某價，收銀幾元，今英鎊之貴較



前增倍，而海關收銀如舊，是值百不過取二五耳。今若照各國通行之例，每價值十鎊，徵稅一鎊，以該國肆市之購單，海關之報冊爲憑，此款又約可增二三百萬，合計已增千萬。光緒二十二年海冊，共徵銀二千一百三十八萬有奇，內洋藥釐金四百餘萬，實有一千七百餘萬。今將值百取五，改爲取十，即驟增一倍。又況舊則名爲取五，實不及二三，今議名增二五，而鎊價貨價子口稅，一概覈實，不啻實增七八。湖南鹽法道黃遵憲，久悉外洋及中國海關情形，臣與之再四籌商，據稱詳細覈計，加稅之法行，每歲必增二千餘萬兩。此實中國元氣所關，富強之本，當以全力注之。但非能爲彼展拓商務，恐無成耳。臣聞此事，英會允商，惟我此時情勢，未敢決其可行，若許以多給口岸，彼利其商務之暢通，必應首允。英允而各國可徐圖矣。在我徧開口岸，不惟無損有益，且我所必保之地，皆各國共保之地，而地方有磐石之安，但不可獨令一國專之耳。此籌款之說也。

內籌之策，曰均民捐，勸捐最多流弊，名雖爲勸，實不免於抑勒，常有紳富坐擁厚貲，或以勢抗，或以賄免，而不捐一錢者。又有中人之家，僅能溫飽，而強其力之所不及，因而破產傾家者。咸豐同治年間，前兩江總督大學士臣曾國藩，前湖南巡撫升任四川總督臣駱秉章，會奏行隨糧捐款，每地丁一兩，約捐銀數錢，漕稱之名曰助餉，捐費於完納正供時輸納，給以捐票，票內註明俟軍務事竣，即行停止。較之別項勸捐，無抑勒之苦，無不均之患，無格外之需索擾累，士民至今稱爲最便。今四川歲仍奏行，名曰津貼，蓋即本此。若由戶部查取江南江西四川等省，曾駱奏行成案，通飭一律仿行，仍稍爲變通，改銀爲錢，每地丁一兩，捐錢六百文，尤免胥吏折扣平色，朦混鄉民等弊，即名之曰兵船捐費，票內聲明，俟籌有他款，即行停止。既有咸同間成案可循，又正其名曰捐費，非若稅畝加徵之永爲定額可比，不背永不加賦之祖訓，合各省計之，約歲可得銀五百萬兩。以湖南北田糧覈計，歲收租穀百石之家，捐費多者，不過千餘文，所取於民無多，而有濟於公實鉅。其有賦額過重之區，准由督撫酌覈變通，奏明辦理。當此時局艱危，較咸同間尤不可測，非資民力，何以保國保民。此舉視舖稅尤無流弊，今舖稅業已停辦，士民既蒙聖慈體恤之仁，又知此款實爲保民而設，食毛踐土之倫，自無不甘心樂捐者。此又籌款之

一說也。

以上所陳鐵路礦務洋稅三端，如能切實辦理，則隨糧捐費可停，而富強之基以立，水師既振，並練陸師，又於此時，力行新政，培養人材，講求交涉，則國不空虛，而強鄰不敢侮矣。臣於光緒二十一年，以直隸布政使辦理湘軍糧台，比聞馬關賠款之約，不禁拊膺痛恨，以爲自此之後，水陸戰備將不可設，羣雄環伺，何以復支。嗣見戶部奏稱，現在中外相交，兵事利鈍已可概見，謀國者祇當以籌還賠款爲急務等語，以爲戶部任賠款之責，深苦其難，其以賠款爲急，固宜若謀國者，鑒於兵禍，遂欲去兵，而亦祇以賠款爲急，不惟款不勝賠，且將何以爲國。猶幸膠灣之役，各國相乘，雖極強橫，尚各有所牽掣，否則，已有不忍言者矣。

臣滯蒙恩遇，無能報稱，觀此安危之機，間不容髮，仰維我皇上宵旰憂勤，不禁四顧茫茫，椎心痛憤，用敢不避出位之嫌，滙摺懇個，伏懇聖明，俯賜神斷，將臣此摺，密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督辦軍務王大臣等，詳加覈議，妥籌辦理，以維大局，而挽危機，不勝懇切悚惶之至。爲此恭摺密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奉硃批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安速籌議具奏。片併發。欽此。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臣奕劻等跪奏爲遵旨妥議具奏，恭摺仰祈聖鑒事。准軍機處鈔交湖南巡撫陳寶箴奏，時艱愈迫，謹擬興事練兵籌款事宜，披瀝密陳等因。一摺。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奉硃批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安速籌議具奏。片併發。欽此。臣等查陳寶箴所陳興事練兵籌款三端，洵經國之遠謀，自強之至計，語多切要，足備採擇。惟其間有業經次第舉行者，有尙須逐漸商辦者，謹就臣等愚慮所及，爲我皇上縷晰陳之。

如原奏所稱秦西富強之計，原於商務，目前所可仿行者，莫如鐵路礦務。然此兩事，皆非鉅款不成，非得人不辦，與其暗以大利與人，不如明與共辦，宜以現款先造鐵路數段，一面議以抵借各國商款，次第興造川陝漢

晉校幹之路，即蘆漢粵漢蘇鎮等路工款，均一律官支官借。所有餘利，以五成還借款，五成贍國用。又與洋商合開各省礦產，成本餘利均以我六彼四爲則。數年之後，鐵路漸成，礦產日闢，有成效可觀，再集華股與民共之。此與事之說等語。

臣等查東西富強之基，誠以鐵路礦務爲要。中國津榆鐵路已造至奉天錦州地界，現正撥款接續興造。此外蘆漢鐵路商借比款，粵漢鐵路商借美款，寧滬鐵路商借英款，山西鐵路商借俄款，均已先後定議。尅日開辦數年之後，當可陸續告成。礦務一項，現惟漢河金礦開平煤礦辦理已有成效。山西河南礦務，甫與義商議辦。貴州礦務，甫派道員陳遠明前往試辦。將來能否收效，尙無把握。陳寶箴請以現款先造鐵路數段，即以抵借各國商款，興造川陝滇晉之路。又與洋商合開各省礦產，成本餘利均以我六彼四爲則，固爲擴充礦路起見。惟現造各路均係借款，本款未償，何從另行抵借。川陝路長款鉅，一時更無從籌措。至各省礦產，原應即時開採，但每開一省，其成本總在數百萬之譜。若與洋商合辦，各省並舉，非有數千萬金不足集事。當此庫儲支絀，實未敢輕易發端。且恐此議一定，各洋商此攘彼奪，亦未易收束。本月〔年〕六月十五日欽奉諭旨，專設礦務鐵路總局，特派臣文韶臣蔭桓專理其事，自應通籌全局，核實興辦。所有籌辦情形，容臣文韶臣蔭桓另摺具奏。凡茲要政，非人莫舉，尤應先事儲才，以備臨事調用。本年五月間，臣等議覆御史曾宗彥條陳摺內，已請飭下南北洋大臣於現設學堂中添設礦務一門，並於議辦山西河南礦務章程，亦就地設立礦務學堂，俾資練習。擬再請旨飭下承辦鐵路大臣，各於鐵路扼要之區，增設學堂，招集生徒，切實教導，其經費即由鐵路項下開支，無須另籌。

原奏又稱路礦既辦，即於外國借購大小戰船雷艇二三十艘，成一艦隊。各國在華商務，英得十分之七，護商兵船英亦最多，莫如即與英國借購，並使教練華人，缺出即補，十餘年後，即可委用華人。酌計船廠等價五十萬兩，分二十年歸還，每年合二百五十萬兩，歲需養船之費亦二百五十萬兩，另籌給發艦隊仍用英人，在英可減來華保商之船，中國既振，英之商利可以長保，我以保民，英亦保商，無俟聯盟，邦交自固，更與日本相結，三國

合縱，勢將無敵，此練兵之說等語。

臣等查英之立國，地祇三島，而遠取屬地，廣拓商務，實以水師爲命脈。水師之強，甲於環球各國。中國整頓水師，自宜取資於英，惟英之戰艦，統於海部，從無他國可向借購之例。卽各國船廠，每造一船，繪畫船圖，鏤刻船式，機輪速率，逐項考求，非歷年餘，不能下水。間有造成出售之船，率皆舊式，無濟實用。故雖有數十萬鉅款，欲同時並購二三十艘戰艦，無論何國，不能立辦。況五千萬之款，分二十年償還，本息並計，每年已約需五百萬兩，加以養船經費，歲需七八百萬之譜。日今財力安能籌此當年的款。水師制勝之道，固在船政之精利，尤在將領之得人，任非其人，適以資敵。前歲向英廠訂購之快船二艘，德廠訂購之穹甲船三艘，魚雷艇四艘，現已俱報工竣。陸續回華，分派管駕，已苦乏人，同時購置多艦，則需才之衆，求才之難，更可想見。若如陳寶箴所請，將卒俱用英人，又恐一旦海上有事，彼守局外之例，紛紛告退，更從何處募補。臣等權衡緩急，擬請飭下南北洋大臣，先將水師學堂，增設學額，練船實力籌辦。數年之後，人材輩出，彼時帑項稍裕，再行添購戰船，庶運用不至乏才，而舟師可收實效。

原奏又稱：款宜內外兼籌，外籌之策，日加洋稅，西人商務，惟慮貨物之不流通，而不甚計稅之加減。歐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國均不侵佔，宜請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各省將軍督撫會議，各省可以設埠之地，無論何國，悉准通商。惟須詳定節目，不准劃作租界，以保事權。海口稅則，應議加增，以子口半稅加入正稅，是爲值百取七五，再加二五，統爲值百取十。子口半稅，以入口稅每年六百餘萬計，應徵三百餘萬，近十年祇徵五十萬，弊在洋商報稅偷漏，用單重複，如於入口時統徵，此款卽歲增三百餘萬。通商稅則，今昔貨價貴賤懸殊，宜將舊則貨名貨價刪除，統作爲值百取十，照時值估算，此款又可增數百萬。而英鎊之貴，較前倍增，而海關收銀如舊，若照各國通行之例，每值十鎊，徵稅一鎊，又可增二三百萬，合計已增千萬。今將值百取五改爲取十，較舊數驟增一倍，又況鎊價貨價子口稅，一概覈實，名增二五，不啻實增七八，此實中國元氣所關，當以全力注之內籌之策。

曰均民捐，捐最多流弊，名雖爲勸，實不免於抑勒。咸豐同治年間，前兩江總督曾國藩、湖南巡撫駱秉章會奏行隨糧勸捐，每地丁一兩，捐銀數錢，漕稱之名曰助餉捐，較之別項勸捐，無抑勒之苦，無不均之患。今若通飭一律仿行，仍稍爲變通，每地丁一兩，捐錢六百元，即名之曰兵船捐，非若稅畝加徵之永爲定額可比，不背永不加賦之祖訓。合各省計之，歲可得銀五百萬兩，此款實爲保民而設，食毛踐土之倫，自無不甘心樂捐，此籌款之說等語。

臣等查加稅之議，實爲今日籌款要著，臣等已迭將前後商辦情形，隨時陳奏，陳寶箴所陳辦法，均屬切中肯綮，誠宜注以全力。其所指子口稅，洋商販運洋貨到口，或即在本口銷售，或另由華商運入內地，逢關納稅，遇卡抽釐，未必盡領子口稅單。又津海關子口稅銀，向歸子口徵收，由常關另行具報，不歸稅司經理。同治年間，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任內，因常關缺額，迭由子口稅項下奏明撥補，接任道員陳欽，以短徵無多，情願設法賠繳，無庸撥補。又東海關，因出口貨物稀少，恐礙洋稅，亦向不加徵子口稅項，均經奏准有案。是子口半稅，不敷入口稅數，當非洋商偷漏，及用單重複之弊。今議歸併正稅，改爲值百抽十，自可歲增巨款。但子單盛行，釐金必絀，并籌當體察通商稅則，今昔物價懸殊，亦屬確論。臣等已飭總稅務司將各口貨價查明彙報，據總稅務司覆稱：各口稅司已將報齊，容迅造清冊呈閱等語。俟呈送到臣等，可以詳細核辦。但中國稅則，向與條約並行，非同各國之可以意爲增減，欲將舊則盡廢，亦須先向各國政府商允，方能定議。通商之初，計值定稅，其時以關平銀三兩，抵算一鎊，近年鎊價倍增，稅數仍舊，中國受虧，此爲最鉅。是以臣鴻章、臣蔭桓先後奉命與英國外部商議加稅，均先主按鎊收稅之說，該外部但允加稅，不允加鎊，蓋亦熟權輕重，合彼就此，今即再申前議，恐未必辦到。

至廣開口岸，臣等亦早籌及，是以本年三月間，迭經奏請，將湖南之岳州府、福建之三都澳、直隸之秦皇島，開作口岸，奉旨允准。業經咨行各該省遵照。並於議覆中，允黃思永條陳摺內聲明：各該省如有形勢扼要，商賈輻輳之區，不妨廣設口岸，以均利益，而免覬覦。請飭各省將軍督撫，察看地方情形，咨會臣衙門核辦，亦經通行

遵照，應再由臣等咨催各該省將軍督撫查照前奏，迅速勘報。

陳寶箴謂西人商務，惟冀貨之流通，不計稅之加減，但使展拓商埠，即可允我加稅之議，恐未必盡然。西人立論，每謂中國釐金有累商務，若將釐金裁撤，則值百抽五之稅，改爲值百抽十，或值抽十五，均尙可商。惟各省百貨釐金，每年報部約一千六百萬兩，外銷之款，尙不在內，指擬各款，此爲大宗。本年續借英德商款，亦以鹽貨各釐作抵，實未敢輕議裁撤，加稅棘手，實由於此。臣等惟當俟開議時，援引各國稅章，逐細磋商，力與爭辦，得尺得寸，未敢預期。

至陳寶箴所稱，民捐一節，從前曾國藩、駱秉章原定辦法，臣衙門無案可稽。惟自迭遭兵燹以後，民間元氣未復，農民終歲勤動，僅資糊口，八口之家，經營數畝之地，年豐而饑，冬煖而寒，設遇水旱偏災，則困苦情形，尤惟農民最甚。現在每一兩僅易制錢一千餘文，如征六百文，是已加至十分之六，窮民即使樂輸，實亦無從籌措。州縣上顧考成，追呼敲撲，勢所不免。伏查藥牙舖稅，均已奉旨停辦，行商坐賈，資本稍厚，猶得仰邀浩蕩之仁，獨於茅簷蓬屋，收此十分加六之捐，似非仰體皇上痍瘡在抱之意。陳寶箴原奏亦謂鐵路礦務洋稅三端，如能切實辦理，則隨糧捐費可停，臣等惟當將以上三端次第籌辦，所請隨糧捐輸，應毋庸議。

又陳寶箴片奏內稱，通商口岸，能使各國互相牽制，有裨地方。中國之人，知此義者無多，若奉旨通飭各省一體舉行，又於開辦之處，特降諭旨宣示，咸使周知，則人皆曉然於朝廷慈惠公溥，爲民興利，自當蒸然嚮化。至於合辦礦務，必集各國商股，公擇華洋商董辦理，聲明係商民自圖之利，不必由各國政府干預各節。查開設口岸，先期曉諭，自是解釋愚民疑沮之心，惟准開之時，業經臣衙門奏奉諭旨准行，自應由該督撫恭錄曉諭，俾衆咸知，似無庸另請宣示。至合辦礦務，聲明係商民自圖利益，不必各國政府與聞，自是正辦。臣等議辦晉豫礦務，即係逕與義商羅沙第訂立合同，力阻英義使臣從中干預。惟各國使臣，責在護商，亦因此事時有照會詰難，往往一語不合，即已報其政府，臣等亦無從禁阻。惟于合同內註明，事由商辦，設有虧折，不與中國國家干涉，以冀

稍杜流弊，臣等目擊時艱，心維國計，固不敢畏難苟安，亦不敢空言塞責。惟于一切應辦事件，仰乘宸談，實力鞫頓，以期無負我皇上孜孜求治之至意。

所有臣等遵議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奉硃批：另有旨。欽此。

### 出使美國日國祕國大臣伍廷芳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五日

二品銜四品卿銜出使美國日國祕國大臣伍廷芳跪奏，爲時局日危，圖治宜亟，謹臚陳政要，仰祈宸斷，速見施行事。竊臣前上封事，仰荷聖明，不加譴訶，俯賜採擇，撫躬惶悚，感激涕零。今時事方艱，強鄰逼處，膠事甫定，旅順大連灣威海廣州灣之事，循生迭起，如環無端，邊患愈危，疆土日削。臣前疏言外援不足恃，密約不足憑，不幸其言竟中。迺者列國密謀，報章騰播，因利乘便，同以瓜分爲言，是直以波蘭待我也。其所以遲疑却顧不卽決裂者，以中國地大物博，驟難併吞，又恐宰割不平，互相爭奪，適啓天下之兵，誤歐洲太平之局耳。其心豈嘗須臾忘我哉。及今亟變，尙可有爲，失此不圖，後悔無及。夫我欲圖存，惟在自強，自強之要，先在內治，內治既定，外侮無自而啓。謹就見聞所及，切實可行者，列陳其要，惟察納焉。

一大計宜速決也。帝王不相沿襲，制度惟貴因時。泰西各國百年來，日益強盛，風氣隸新，我與爲鄰，豈復能拘守成法。光緒初年，侍郎郭嵩燾奉使歐洲，著書立說，極言利弊，異議者譁然掎擊，遂寢不行。又如鐵路一事，二十年前已有議行之者，迂儒泥古，以爲失民業而啓戎心，其人非不忠也。其言非不切也。然揆之事機，則大謬，彼誠不知外事，故妄肆阻撓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凡有應興應革諸務，當與在廷臣工通知時事者，熟計利害，內決聖斷，毅然行之。漢武帝遠略以弱匈奴，唐憲宗獨斷而平淮蔡，豈在拘文牽義，多言寡實哉。封疆之事，無定形，懷柔之經，無常格，事窮則變，惟斷乃成耳。

一用人宜破格也。咸同間髮捻之亂，其勢岌岌，不可終日。然卒能次第剷除，削平大難，固師武臣力之功，亦由立賢無方，激勸使然也。今承平既久，督撫大吏，循序而升，部院庶寮，計資待擢，其庸者，伴食無能，坐致顯要，其賢者，困頓於簿書，期會之間，抑鬱於米鹽凌雜之事。尋至暮年，名位稍達，雖欲振作，而精力已銷亡矣。聖主誠能恢張宏圖，長駕遠馭，拊髀而思將帥，側席以求人材，則頗牧自得於禁中，衛霍且拔於奴隸。天下之士，有不雲起龍騰，望風景附者哉。

一人心宜固結也。邇者美與日戰，烽舉燧燔，羣下一心，同仇敵愾，百萬之子，願効前驅。計臣因兵興餉絀，擬借國債二萬萬，以益軍儲，國人奮迅爭先，不一月而數逾七倍。臣觀於此，慨然太息，謂美之興未可量也。夫同是身家，同是性命，徇上之急，不顧己私，豈真美洲之民，得天獨厚哉。上下之氣通，而民無隱情，朝野之誼連，而士皆用命也。然則順民心，培元氣，尤爲今日之急務。當討論泰西各國便民之政，試做行之一切，苟且之計，苛斂之條，特旨裁罷，則人心悅矣。朝廷宜寬大之詔，父老扶杖，樂觀廊廟下罪己之書，悍卒投戈感泣，伊古已然，豈特今哉。

一吏治宜整飭也。中國之弱，在尙虛文而不求實事。若屬吏之於上官，客坐稟謁，守候無時，供億往來，盛飾廚傳，或曠時而廢職，或徇私而背公。又文牘太繁，徒啓胥吏以舞文之弊，成案過冗，適爲仕途開巧宦之門。此皆無益官箴，坐妨新治，應請旨飭下各疆臣，罷無謂之虛文，除供應之陋習，務求循吏，謹牧養民，並明詔部臣，循行之文牘，酌爲刪汰，兩歧之成案，悉歸畫一。毋拘泥成見，毋牽制文法，使邊臣疆吏，能不得展，是亦整飭吏治之一道也。

一財用宜善理也。有土有財，古之至訓，中國幅員之廣，生齒之繁，甲於各國。而財力殫絀，用度虛匱，致當辦之事不能辦，應裁之費不能裁者，何哉。經制未定，而理財不得其道也。西國綜覈度支，最爲精密，有專門之書，研究講求，其制國用而計歲儲，皆闡合於古法，故賦重而民不怨，稅繁而政不苛。又因材器使，善用所長，其人能官則增秩厚祿，終身不離是署。聞日本於明治之初，遣使四出，考求政法，歸而做行，國用以足。西人於月計歲會之



書任人傳觀，會不自秘，然派員周歷，收效稍遲矣。不如近取日本，參用中法，彼爲同洲之國，文字既近，習俗亦同。擬請旨飭下戶部派司員之才略幹練，明習時事者，前往日國專考其理財之法，詳究得失，擇善而從，則事不繁而效自速。如有未盡事宜，隨時飭知各國使臣，留心考訂，以備參酌。庶幾於國計贏絀，庫儲虛實，與鹽漕賦稅諸大政，皆按籍可稽，計三十年之通養億萬民之命，綽然有餘矣。

一將材宜廣儲也。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必勝之將。美國額兵二萬五千耳。有事招募民壯，率以赴敵，所向克捷，威稱勁旅，無他，將領得人故也。秦西兵制，大小將官，自偏裨以上，無不由學堂期滿諸生，泝次充補。平日於天文輿地測繪，鎗鈴皆素諳習，其所部兵，時從討論，久與俱化，是練一將材，且得千百將材矣。事一功百，莫善於此。方今武科改制，武備設堂，講求經武，固已不遺餘力。臣愚以爲定去取於片時，不如嚴課程於平日，學生期滿，及私學附考及格者，似宜給照，比照生員舉人進士，授以武職。其兵丁中果有藝出衆者，仍隨時拔擢。尤宜多選王公子弟，年少精強者，入堂肄業。期滿之後，與民間學生一體授職，俾資歷練，以成大器。又凡文員能立戰績者，宜賞兼武銜，以爲優異。庶幾揆文武，益昭聖朝經遠之圖，不出十年，將材輩出矣。

一海軍宜慎選也。江浙閩粵，凡近海各省，宜各就其地招其人，以爲水師。性習風濤，則簸盪無慮，身親舟楫，則利弊周知。美水師之勝小呂宋也，其將刁義捷，書歸報，謂得粵人之力爲多，可見訓練如法，則兵氣自揚，部勒有方，則軍聲克振。正不必懲於劉公島之役，謂我師一蹶，不可復用也。至薪糧厚，然後人盡其力，都肆勤，然後士奮其勇，號令一，然後將著其威。明訂章程，編爲甲令，庶幾樓船橫海，建威銷萌耳。

一農務宜講求也。古者農稷各有其官，唐宋以還，勸農催科，猶有專使，自時厥後，農畝之事，上不與聞，田益汗萊，民食不足。一有水旱，歲比不登，則人心皇皇矣。夫歐美言富，以出地上者爲利最巨，而工商不與焉。今風氣漸開，湘漢江浙各設農務會矣。相應請旨，敕下各行省，分飭有司，考求西法，搜采各國有裨農務之書，擇要譯錄，廣爲傳播。倣犁鋤之新製，以盡地利，驗糞田之化學，以究物情。知水可遠致，則瘠地可化爲膏腴，知山可播耕，則

百田可變爲沃壤。並於學堂學會，加意獎勵，多方誘掖，其學有成就者，分別鼓勵，使其轉相傳授，分詣郡縣，就地墾荒，給以執照，優以利益。昔鄭國鑿渠而秦成帝業，趙充國屯田而漢平西羌。經理得宜，收效自倍。夫天下之大利在農，而洪範之首政在食，苟能措意於此，誠百世之利，萬民之福也。

一刑獄宜矜恤也。英國百年之前，酷刑苛慘，殆無人理。意謂懲奸宜用重典，乃文網愈密，訟獄愈繁，後掃除更張，民風翕然丕變。觀此可悟道德齊禮之旨，並可探勝殘去殺之原。中國以軍興改用就地正法章程，事平之後，沿而勿革，每歲就戮者，不可勝計。而犯者更多於前，獄成三木，律析二端，欲民無冤不可得也。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蓋痛酷吏之風言治獄之難也。應請旨飭下刑部，參取西法之良，以爲錄囚之助。如問供不尙刑求，圖屍務期清潔，法良意美，最宜做行。其罰多刑少，監禁多而死罪少，亦所以慎決獄而重民命，參而取之，比而同之，庶幾可復唐虞欽恤之隆，或有當於古先哲王刑期無刑之至意也。

一礦務宜振興也。今之言礦務者，徧宇內矣。然或言之而不能行，或知之而不敢辦，阻撓者衆，而侵漁者多也。相應請旨專派礦務大臣，擇地分駐，親董厥事，其官秩不必崇，而章奏許專達。官秩不崇，則煬竈者少，章奏專達，則掣肘者稀。糾華商聯絡公司，任洋商分認股票，衆擎則易舉，獨任則難支，勢固然也。查歐洲諸國，有招他國開礦，而坐收其利者，有許異籍入股，而分沾其利者，貨惡其棄於地，力可以取諸人，此特生財之常，無與爭地之事。誠能嚴爲限制，明立章程，可免喧賓之嫌，而收集腋之效。若過於顧慮，坐失事機，已既不能獨辦，又怵他人之爭趨，始則深藏固閉，而惟恐其來，繼則豪奪強求，而反徇其欲，是則無策之甚者也。諒地方大吏，身受重恩，忠於謀國，必不出此。

一商務宜維持也。泰西藉商務以立國，卽因商務以強國。中國之商聽其盈絀，而官不問。任其成敗，而上不知。甚且借重本抑末之言，以爲培克聚斂之術。於是商皆困乏，百貨踴貴，民生益敝，而國亦隨之。邇來總理衙門，議請各省會設立商務局，公舉股實紳商，派充局董，欽奉上諭，著各督撫督率員紳，認真講求，妥速籌辦。臣愚以

爲疆臣事冗政繁，民隱商艱，無由上達，事有隔膜，則氣不流通。相應請旨飭各省督撫，體察地方情形，於各口鎮繁盛之處，奏請簡派商務大臣，專訪究各國通商事宜，參互考訂，以圖振興內地商務。所有員紳歸其避選，商業歸其保護，章程有不便者，酌予更易，丁吏有索擾者，立爲提究。大者上聞，小者專決，官民一體，痾癢相關，弊端悉除，利市自倍。一旦上有緩急，民有不毀家紓難傾囊輸將者，必非人情也。

一工藝宜策勵也。西國有給照專利局，有能獨出新意，創一器製一物者，一書一書，有便於人合於用者，卽給以執照，許其專利，或十年，或數十年，所以重才藝，勸有功也。西人富者，輒數千百萬，未始不原於此。中國倣行最易，爲功相應，請旨飭下戶工二部，妥議章程，擇地設局，派員經理其事，有創製器械精良利用者，給以執照，酌定年限，准其專利，以爲鼓舞。庶幾百工藝事，新益求新，物理以考究而愈精，思慮以淬厲而愈銳，精誠所注，有開必先，小而器物之微，大而船廠之利，爭自濯磨，互相砥礪，日新月異，必有可觀，富強之基實始於此。

一道路宜平治也。古者列樹表道人樂周行，昔雍正朝田文鏡治河南，李衛治直隸，皆課吏種樹，道路坦平，樹多，則地氣升而天無旱災，生氣納而民鮮疾疫。至今日而成規，杳焉無存矣。一遇災浸，赤土千里，車轍所至，風沙驚飛，甚至輦穀之下，道塗蕪穢，時雨偶過，如在泥塗。臣聞承平時，京師九門晨關，既啓，煤駝入城，夜載灰出，必如其數。今此制盡廢，灰土高積，幾於隴阜，衢高屋下，如入坎中，每逢溝開穢氣觸鼻，易致疾癘，都城者梯航所來，集中外所爭趨，目前景氣如此，其何以示四方之極。夫道蕪不行，單子所歎，棄灰於途，商君有誅。相應請旨飭步軍統領、街道御史及地方官，畫址分段，按照天津上海租界，如法興修，由近及遠，下之行省，一律推廣。此雖瑣務，觀瞻所屬，疾苦所關，似當留意，不可以近而忽之也。

一報館宜推廣也。古者國有大謀，詢及士庶，春秋時陳迫於吳楚，猶朝國人而問焉。蓋輿論所在，公論自出也。西法議院與報館相爲表裏，政有不便，報館引其端，議院卽爲伸其緒，故上畏清議而下無隱情。相應請旨通飭督撫於所屬郡縣，次第擴充，廣開報館，風聲所播，民智自開。公理在人心，公議在天下，則強鄰環伺，可以豫伐。

其謀敵兵要求，可以藉卻〔卻〕其請。昔者展喜受命犒齊而齊師還，魯連義不帝秦而秦師退。安得謂清議無與人家國哉。查上海及各處所刊時務等報章，縱論時事，頗爲剴切，兼載各國議論，事迹亦尚詳明。同文館所譯洋報，雖間有傳聞之辭，仍不謬是非之正。伏望皇上於萬幾餘閒，俯賜披覽，或飭總理衙門按日進呈，亦可體察羣情，開張聖聽。臣尤不勝區區至願。

以上十四條，謹就惓款之愚忱，略陳更新之至計。雖事皆內治，無與外交，然列邦之報館，各邸之使臣，詞我動靜，輒爲歸報。今聞我皇上發憤爲雄，勵精圖治，百廢具舉，耳目一新，必有震懾威稜，謂中國有聖人而戒生邊釁者，自強之道，原不假外求也。

臣海濱下士，知識庸愚，嘗憤彼族之憑陵，思探異域之情狀，爰適英倫，誦習法律，漸通文字語言，知彼馴至富強，具有本末。旋捧檄北洋，襄辦洋務，閱歷既久，聞見較多。及蒙拔擢，奉使美洲，一載以來，詢其風俗，考其政教，博訪周諮，益瞭然於得失之故。此皆耳目所親接，非僅皮毛之臆言，用特不避忌諱，一一臚陳，上備芻蕘之采，是否可行，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戶部候補主事陶福履片(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再：時事艱危，強鄰四逼，非練兵不能保國，非籌餉無以練兵，非破格用人，更無以得明時務。襄新政之經濟才。縱觀五洲各國，莫不增兵添餉，耀武爭強。要挾日見無厭，和局終難久恃。若欲從容布置，竊恐勢有不能。惟有急求洞達時務，立志維新之士，才兼文武，公忠愛國之臣，足以上贊聖謨，下持清議者，不次超擢，使之共商新政，次第施用，以立富強根本。一面先行注意兵餉爲急，則治標之計。所患民力困窮，餉源竭蹶，稅釐日減，洋款待償，加賦恐失人心，國債亦無實濟。目前救急之法，只有裁撤釐金，併歸關稅，與各國商議加重進口稅則，方足以濟急需。上年李鴻章游歷歐西，迄無成議。臣愚以爲李鴻章雖老於洋務，善締外交，究竟歐亞分疆情誼終非水乳。

惟總稅務司赫德，才猷卓著，中外咸欽。於歐美諸邦氣求聲應。且商務惟英最大，稅則一事，諸國惟英是從。赫德係英爵臣，倘肯竭力斡旋，英廷或能照允。在赫德久列客卿，祿厚官尊，受恩深重，當此國計艱難之日，諒無不忠誠激發，願效馳驅。此外尚有養民富國安內和外四端，亦須舉辦，謹擬爲八條，敬呈御覽。明知咫尺，見無補高深，仰惟聖主孜孜求治之心，雖在小臣，義不敢安緘默。謹附片具陳，伏乞代奏皇上聖鑒。

## 養民之策二

### 重農務

中國以農立國，地大物博，土產二十六萬種之多，農務何以不振？其弊有三：士大夫不講農學，不知農利之大，不恤農民之苦，積有錢財，經商逐末，不蓄田園，弊一；農夫無人教導，類多愚惰，糞溉耕耨代田換種之法，一無所知，鹵莽爲之，不能獲利，稍有知識者，又多貧苦，無本經營，弊二；游惰既多，流爲盜竊，勤苦耕牧，反遭擾害，冤憤無告，馴至廢業，弊三。今欲興利必先除弊，當飭地方官嚴拏匪徒，又會紳立會講學，出報徧教鄉愚，勸紳富出貸資本，春借秋還，嚴禁拖騙，貧富相通，盜竊不擾，農智漸開，農利未有不興者矣。

### 改釐章

中國幅員極廣，人民甚衆，貨財亦多，商務何以不振？其弊實在釐金。計貨抽釐，商情所願，無如釐卡太密，委員司巡不照釐章，肆行勒索，任意留難，正釐之外，需索至數十倍之多。遇卡盤查，耽擱運費，加增行情，錯失虧本，喪費破家，隕命其冤，苦有非楮墨所能述者。大商勉強支持，小販多致歇業，商務既衰，釐稅亦絀。惟有速裁釐卡，併歸各關稅釐，並征如子口稅例，給以關單，通行內地。國家進款，絲毫不損，而商民免無窮苦累，商務必興，稅釐必旺。且近許洋人內河行船，釐章不改，恐奸商悉挂洋旗，各卡將成虛設，徒糜鉅帑，養冗員，以擾害商民，侵蝕國帑而已。

## 富國之策二

### 變錢法

用金、用銀、用銅，皆有流弊。惟三品並用，子母相權，斯爲不易之法。宜仿英國金鎊分兩，鑄金錢；合以金錢時價，一金錢值十銀錢，爲銀錢分兩，鑄銀錢；又合銀錢時價，一銀錢值千銅錢，爲銅錢分兩，鑄銅錢。盡廢現行金銀及銅錢不用，亦不許三品價值有漲落。其鑄三品錢，皆用西國極精機器。金銀錢色耗，足抵鑄費，仍有贏餘。銅錢質精製工，不妨輕小，亦無重耗。如此，則國收厚利，奸僞不生，商民均便，又不受外洋鎊價之虧，洋圓成色之耗，一舉而三善備焉。

### 開礦產

中國礦產，富甲全球，西人垂涎久矣。若不速行自開，外人愈行窺伺。且現在欲求富國，舍此更無良法。惟民智未開，酷信風水，自棄佳礦，阻人開挖，弊一；開礦之處，聚人必多，官圖省事，陰行阻撓，弊二；資本不足，難購機器，承用土法，勞費曠時，弊三；鐵路未成，運道不便，水脚既貴，售貨甚難，弊四。欲興礦業，必先去此四弊。然後再籌辦法。

### 安內之策二

#### 求人才

國家官人之法，五科目，保舉、捐納、蔭生、吏員，此五途未嘗無才也。若夫深明時務經濟之才，研精器數製造之才，練習水陸之將才，熟諳交涉之使才，善理財賦之吏才，貫通中西之譯才，雖有亦甚董矣。蓋上未嘗以是求而下未嘗以是學也。今欲求此六才，不可徒於五途中求之，當設一上書處。凡臣民有言事者，有進書者，皆受之。進呈言有可採，藝有可取，交軍機處或總理衙門察看錄用，則人自濯磨而才不可勝用矣。

#### 安間員

今之吏治營制，士習民俗，莫不敗壞，弊實由於官多。朝廷灼知其故，毅然裁汰，深得制治之源。惟此輩絕少

殷富大半稱貸入官，亦間有微才足錄，猝被沙汰，不無可憫。查在京各部院書吏皆有經承，外省自督撫至州縣及關局，有書吏經承，又有幕友均須才具明敏，始能勝任。或將所汰末職微員，擇有才守者，分充幕友經承，年勞資深，仍予銓補，使目前有所自效，藉免飢寒。蓋幕友即唐之幕職，書吏即漢之曹掾，本係士夫所爲階，以入仕較之游士好胥詭託名姓者，必多自愛，於公事亦有裨益。其科目出身之員，或由管學大臣派充各省府州縣學堂教習，或由礦路農工商總局大臣派辦各省分局事務。如此，則澄敝之中，仍寓體恤之意，益將感激馳驅，力圖報稱矣。

## 和外之策二

### 重使職

茂才異等使絕國之才，固多天授，然亦由閱歷而成。西國公使及外務大臣，皆爲專官，平日專講外交政策，周知各國國勢民情，故辦理交涉，動中窾竅。要遂能顯固邦交，隱崇國體。宜令中外大臣訪舉僚屬，言語敏捷，學識深沉，留心時務，通達治體者，保送總理衙門察看，以次派充參贊隨員，資歷練而成使才，並限各大臣每年至少須舉一人，否則議處。庶平日皆知留意人才，或再令京官中書以上連名公保，由總理衙門察奪酌用，則更下無遺才而上收得人之效。至使臣參隨，均須給以厚俸，俾得應酬結納，偵探外情，電達回國，預爲籌備，此尤邦交之要務也。

### 開通國

頃聞中允黃思永奏請凡我國可通商之處不必俟西人請開口岸，先行照會各國，准其一律通商。此誠老於醫者以通爲塞之妙術也。然內地口岸是否照西例不設領事，及領事權利如何，均未提及，此不可不預防也。查西例全國通商，雖內地亦准各國人往來居住，惟悉聽本國管轄。日本現與西人立約，即用此例。又西例通商口岸，雖准各國設領事，但有護商之權，不能管理民事，且只設在海口，不能設於內地。我國若欲開通全國，必須

照行此例，方無流弊。竊計西人必藉口中西刑律禮節不同，不肯遵照。然則欲開通國，必先改刑律禮節，參用西律西禮，使中西可以通行。若不能改，則西人必將徧設領事，是與之分國而治矣。烏乎可。雖然，刑禮政教之小者也，改其小者以存其大者，不亦可乎。

###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張元濟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刑部主事臣張元濟跪奏，為時局艱難，變法自強，亟宜痛除本病，統籌全局，以救危亡，而成盛業，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於本年四月二十八日蒙恩召見，仰見皇上憂國傷時，達於辭色。近又疊頒明詔，除舊更新，不惑於浮言，不撓於舊黨，竊以為聖明在上，提綱挈領，必能振已廢之人心，扶將衰之國運矣。乃數月以來，中外因循，一仍舊習，欺罔蒙蔽，毫無朝氣。劉坤一、譚鍾麟之覆奏遲延，懷塔布等之阻塞言路，其最著者也。

臣嘗讀五月二十八日上諭：至每待臣下以誠，而竟不以誠相應二語。未嘗不痛哭流涕，以為有君如此，臣雖粉身碎骨，亦何足以為報。諸臣乃置若罔聞，其心抑何忍耶。臣嘗悉心體察，知其中有受病最深之處，非洞見癥結，抉發掃除，雖日言變法，終涉皮毛而不能得其實際也。凡行事有一定之次序，非豫為布置，握要以圖，雖日詔諸臣力改積習，終有所扞格而不能行也。此其故，廷臣豈不知之，而不肯為我皇上言之者，其實則有漠視朝廷之心，以為舊法終不能廢，新政終不能行，任我皇上一人憂勞於上，久將必倦，倦則舊法復，新政廢，而彼乃快償其願也。彼亦豈不知外患內憂相逼而至，而年已老耄，轉瞬凋零，但求敷衍數年，生不復見，即不幸猶存，而若輩頑顏，何所不可。惟我皇上春秋正富，來日方長，設有意外，何堪設想。微臣日夕憂懼，罔知所措，謹就管見所及，冒死上陳，敬備聖明採擇，以為救亡拯急之助。

再近來臣工條奏凡有交議，廷臣多不能仰體聖意，切實議行，或詭稱已辦，或極稱不便，無非欲暗行駁斥，



即有一二議准，亦復支吾影射，貌合神離，迺失原奏本意。蓋諸臣賢愚不一，新舊殊途，各懷一兩不相下之心，而又不能獨行其是，故成此不痛不癢之公事。此近來變法之實在情形也。

臣所條奏，係爲變法正本清源起見，如蒙皇上採納，可否仰求宸衷獨斷，勿交廷臣核議，以免阻格之處，出自聖裁。除將微臣管見逐款開呈外，謹繕摺密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謹將微臣管見總綱五條，細目四十條，逐款開列，恭呈御覽。

一曰設議政局以總變法之事。泰西各國行政與議政判爲兩事，意至良法至美也。中國則不然，以行政之人操議政之權。今日我議之，明日即我行之，豈能不豫留地步以爲自便之計？故政爲彼之所慣行者必不廢，廢則無以抑新進之輩矣。政爲彼之所未行者必不興，興則顯形其前事之非矣。我皇上欲去一舊法，則多方阻撓，欲舉一新政，則故意延宕，未始不由於此。且變法之事亦非可易爲也，必將徹究其終始，融貫其往來，斟酌其後先，權衡其緩急，而後能施之無弊，行之有功。不見夫良醫之治疾，大匠之築室乎？審脈察情而後定藥焉，繪圖布算而後施工焉，故病無不治而室無不成。今我皇上日日變法，而相與審脈察情者誰乎？繪圖布算者誰乎？夫一事之行，其起點甚微，及其究竟交相引攝者，正不知幾千萬緒，稍一不慎，敗覆隨之矣。我皇上自四月二十三日明定國是以來，百廢具舉，事固無不當行者，而行之有效與否，亦恐未必確有把握。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必於事之未來，預爲之計算，必於所行之事，統籌其全局。然欲以此責之樞部諸臣，而諸臣年躋耄耋，精力衰頹，且各有官守，兼差無算，往來奔走，簿書勞形，豈復能耽精研思，從容討論？且其中多有不願奉行新政之人，面從心違，於事何濟？我皇上真欲變法，不先設一議政局，以握其綱領，不可也。請言設局之事。

一此局宜仿懋勤殿南書房之例，設內廷。

一以年富力強通達時務奮發有爲者充局員。統請特旨簡派。

一局專至繁約以二十人爲額，如不足請旨添派。

一在局諸員，每日輪流以數人一班，隨軍機大臣之後，聽候召見。

一請皇上於萬幾之暇，隨時臨幸局中，考核各員所辦之事。

一遇有要事，諭知在局各員全數齊集，屆日請皇上駕幸局中，聽諸臣詳細核議。

一臣工條陳時事，及各衙門請旨之件，概行交局核議，准駁各隨所見，議上請旨施行。至士民條陳，以後必

多，亦可先交該局閱看。

一凡今日所應改應增之事，責令各員先期擬定辦法及詳細章程，隨時進呈御覽，恭候欽定。

一現在已行新政，如學堂、報館、輪船、鐵路、郵政、電報、礦務、工廠、銀行、商會，均不過大略章程，並未垂爲國憲，

故辦法多不盡一。宜令在局各員詳考西國制度，參酌現在情形，擬具則例，呈請欽定頒行。

一曰融滿漢之見。國初定制，滿漢殊途，設官分職，有專用旗員者，有旗漢勿論者，有旗漢並列者。當日因時

制宜，意至深遠，沿至今日，流弊轉盛。事關旗制，漢則曰不便措詞，事屬漢股，旗則曰可勿過問。此今日之常談也。

亦有貌爲和衷者，實則依回遷就，敷衍了事，而形格勢禁，終有此疆彼界之嫌。此弊之見於上者也。其見於下者，

駐防省分，旗漢互爭，該管官各有袒護，於是積不相能，乖氣致戾，夫非閭閻之隱患乎。不獨此也，害更有獨中於

滿人者。滿人入仕較漢爲早，且有未及歲已充兵者，故就學期短，而文學之事遂遜於漢人一也。塞外苦寒荒瘠

之區，官司守戍，多滿人任之，而漢人不與二也。滿人擅自離旗有禁，出外經商又有禁，故生計較漢人爲絀三也。

此其故，實由於滿漢之分，夫萬物之公理，可分者未必不可合。何以知滿漢之可合也？咸同之際，粵捻各匪蹂躪

海內，其時我皇太后垂簾聽政，知人善任，削平大難，蔚成中興之治。當時論功行賞，實惟漢人爲多。聖人在上，天

下一家，中國一人，固無有滿漢之見矣。則皇上於此，稟承慈訓，合滿漢而一之，抑又何難。方今海外各國，莫不聯

盟合羣以攻我，而我於滿漢之間，轉不能融洽一氣，化盡町畦，抑何不善自爲謀也。我朝定鼎二百餘年矣，祖宗

德澤，滄浹海宇，皇上愛國勤民，天下共見。凡內地各省，食毛踐土之輩，咸戴皇仁之不暇，豈忍自外生成，卽旗民

雜居內地，亦久與漢人情形相習，果一旦特頒明詔，合而同之，當必能仰體聖懷，胥忘形迹。然使僅發一詔旨，切責滿漢諸臣，不宜各分畛域，而不變通成法，以實力行之，則此弊亦終不能除。臣知此爲我國家受病最深之處，而又痛在廷諸臣，祇知忌諱，罔顧大局，莫肯一言痛憤，既久不能復隱，謹昧死直陳，並擬定辦法如左，伏候宸斷。

一內地之滿蒙各旗，統宜編入民籍，歸地方官管轄，惟宗室爲天潢貴胄，不宜與凡民並列，請悉仍舊制。

一上節云云，一時如不能辦到，則莫若令旗漢互通婚姻，並弛出外商賈之禁，任旗民自謀衣食，有願留居他處者，准呈明所在地方官編入民籍。

一各衙門堂官，有滿漢並列者，統宜裁減，祇留一人，滿而賢能，去漢留滿，漢而賢能，去滿留漢。

一旗民生計艱難，就令編入民籍，現在所有錢糧，亦宜悉仍其舊，勿稍裁減，惟缺出不補。

一京師及駐防省分，宜速設勸工學堂，專教旗民之失業者。

一內外蒙古及新疆青海等處，一切制度，現時均勿更動，俟內地辦有端緒，再議舉行。

一曰通上下之情，請言一身肢體運動，全恃血脈之流通貫注，一有望滯，未有不病者也。再言一家主人，足不出戶，僅責僮僕理治外事，未有不因緣爲奸者也。國何獨不然，泰西各國君，常巡行於外，得以周知各事，故臣不敢欺其君，又常與民相見，故民親其上，今我獨反其道而行之，皇上勵精圖治，力行新法，其日日相與討論者，不過三五老臣而已，至於小臣，不能常見也。除在京各衙門司員外，外官及士民言事，仍須由本管督撫都察院代奏，其有不奏皇上，烏從而知之也。乘輿無事不出，出則除道警蹕，驅逐行人，不使下民得瞻雲日，且亦不許自陳其疾苦也。舊制之蕩然無存者多矣，而諸臣於此，獨兢兢奉行，而不少失者，豈真有尊崇帝制之心哉。不過欲束縛我皇上之手足，蔽塞我皇上之聰明，以自便其罔上營私之計耳。今歲廣東大疫死者十萬人，東南各省每石米幾值銀十元，此亦可謂非常之變矣。皇上其知之乎？臣竊料各省督撫未必爲我皇上告也。臣誠痛我皇上之束縛「縛」弊塞，而不能驟脫此牢籠，然以我皇上之英武，又何難盡破此錮習。伏讀本月十四日上諭，內外

諸臣不准藉口體制攸關，多方阻格，此誠變法扼要之論。十六日又諭各衙門堂官，凡司員條陳事件，原封呈進，毋庸拆看。此亦近來變法最爲有力之處。皇上果能推廣此意，以求上下之情，臣可決於一年之內，全國之事，朝廷瞭如指掌矣。謹舉其辦法如左：

一京師各衙門，暨新設之各學堂，辦理新政各局所，請皇上隨時臨幸，親加考察。將來風氣大開，規模畢備，並請巡幸各省，遊歷外洋。

一改早朝爲午朝，今諸臣乘燭入直，倉皇視事，神氣不清，豈能振作？且起居失宜，亦非保護聖明之道。說者曰：夜半視朝，爲本朝家法，用意至善，豈可輕改？不知法久則敝，生在皇上每日召見大臣，皆係辦昨日之事，而非辦本日之事，是欲速而反遲，欲勤而反怠也。則何如改爲午朝，猶可辦本日午前之事乎？

一朝時既改，並請准遞重要事件，隨時請旨進見。

一臣工入覲，莫不有拜跪之文，少壯者猶可，耆年高秩，屈膝數時，豈復能從容論道，裨益聖聽？且臣子忠愛之忱，斷不在此區區末節。除大典禮外，尋常覲見，應請立而不跪，親重老臣，則錫之坐位，以示優禮。

一請許士民言事，均得逕達御前。

一各省州縣官，每年每省酌調若干人來京召見，既可察其才能，亦藉以知民間疾苦。

一請飭下總理衙門，將中國所有新報各備一分，統以原本逐日進呈御覽，不准擇要選錄，以杜壅蔽之漸。

一曰定用人之格，今之策時事者，動曰人才缺乏，臣則以爲人才自在，不善用之，故有才如無才耳。今之官吏上焉者，不過循分供職，餘皆殃民蠹國之徒耳。我皇上痛加裁撤，誠大快事，然新政待人而理，既裁之後，尤當籌善用之法，謹擬定辦法如左：

一現在宜多裁舊衙門，增設新政衙門，有軍機處，何必有內閣，有大學堂，何必有國子監，皆重沓無謂。翰林院人員最衆，所辦事件，與國計民生毫無關係，大常寺專司祀典，亦可併入禮部，或恐此項人員廢棄可惜，則裁

其才可用者，入新政衙門當差；

一舊存暨新設各衙門，所有官制，應請飭下議政局，重加釐定，請旨施行。

一以數人共一事，意見不同，必至無一人辦事而後止。故各衙門祇設堂官一人，爲之副者一人，受堂官節制，屬員亦均由堂官辟薦，請旨擢用，或謂如此必攬權舞弊，不知任用與覺察權，皆在我皇上，且有百官以爲皇上之耳目，又孰能攬權舞弊哉。各省督撫，皆以一人辦全省之事，何不疑之，而猶疑於爲堂官者乎。

一以一人兼數事，精力有限，必至無一事能辦而後止，故人必專司一事，不得兼他項差使。

一命官之始，量材授職，既習其事，即宜與此事相終始，可以遞陞，不可遷調。今日兵刑，明日錢穀，於事固無裨也；

一官方之壞，大都由於賞多罰少，現既裁官，所有前者保獎章程，統宜停止，另行核定。各官之不能奉行新政，妄肆阻撓者，尤應治以違旨之罪。

一增祿俸，量其職之大小，事之繁簡，分別酌定，務必逾於其所需之數。

一停捐納，捐納之弊，不待煩言。今果大加整頓，清釐出入款目，何在不可得此二百萬金。且既經裁官，裁差，捐數亦必大絀。西人多謂中國鬻官爵，皇上欲圖自強，必不使外人輕侮而後可，則特頒明詔，永遠停捐，最爲要著矣。

一廢科舉，今之裁官爲其人冗糜帑也。若科舉不停，三年之後，文武又增數百人矣。何必多此一番裁撤哉。或謂科舉廢，則賢才無由表見，不知已奉旨設立學堂，明明有進身之路，此本疊牀架屋之事也。故裁冗員，不能廢常科。

一京外大小各官，均令陳明，願行新政與否，不必曲從。其不願者，以原品致仕，三品以上，廕一子入大學堂肄業，俾得及時自效。其夙著勤勞者，並賞食全俸。

一除致仕者外，願行新政之人，仍必不少，京官各堂官，外官三品以上，特旨錄用。此外京官由本署堂官，外官由本省督撫切實甄別，足額爲止。餘令回籍聽候咨調。

一外省各官，除藩臬以上，可勿拘外，餘均宜用本省人爲之，熟諳風土，可免胥吏之欺朦，敬恭桑梓，更有親朋之責備，勝於用外省人多矣。然不改抑官權，削降體制，亦難有效。

一今之牧令，職分太卑，重重束縛，徒有親民之責，毫無行政之權。宜升其階秩，並照京員言事之例，條陳事件，由督撫原封呈遞，再裁去道府等官，以省壓制，職事較繁者，並添設佐貳，以爲之輔。

一調署州縣最爲惡習，豈真爲地擇人哉，亦不過調劑屬員耳。署事之人，亦知不能久於其任，但求敷衍一年，飽其囊橐而去足矣。吏治如此，安有起色。宜別定章程，凡州縣各官賢者，但能晉秩不許離任，不肖者，即予黜革，不得降調。

一曰善理財之策。中國自乙未償款以後，計臣日日言理財，凡商務銀行鐵路礦務等事，莫不一一舉行，迄今三年，仰屋興嗟，依然故我。由於未能徹底清釐也。以中國幅員之廣，民物之衆，決無患貧之理。然徒事搜括，徒事裁減，亦決非致富之方。總之以今之人理今之財，自私自利之不遑，豈能於公家有所裨益。茲事體大，非深知其底蘊，不敢臆度。謹略擬辦法如左，然必須先行以上四條，方能措手，否亦徒託空言矣。

一請簡派數員，將戶部及各省之出入款項數目，徹底清查，然後通盤籌算，詳議辦法。

一請飭下戶部，速將歲出歲入款目，自前十年爲始，切實稽覈，詳細開列，撰爲表譜，頒示民間。

一整圓法。中國所用銀銅，而以銅錢最盛行，然當十錢，雖京數十里，即不用。銀則粵閩皖鄂有鑄錢行用，北洋亦鑄之，京師即不通行。聞今年春間，廣東解交戶部銀圓三十萬，迄今尚未議定頒用之法。比其阻滯之故，由於收發官款，多以銀兩爲準，何以喜用銀兩，爲其有平餘，有成色，司其事者，可以從中漁利也。於是奸商操其奇贏，而國家之權盡失矣。今宜盡廢銀塊不用，設鑄幣局於京師，專鑄金銀錢，參用西制，酌定分兩成色，並兌換行

用之法，頒之全國，定期施行。庶幾國法整齊，而銀行可設，錢票可行，商務大興矣。此事爲國家命脈所繫，不可目爲瑣屑而忽之也。

一重商權。今日爲商戰世界，中國向有貴農賤商之說，故無商學，無商學故無不敗。今知重商矣。又好爲官督商辦之說，不知官也者，昔日日以賤商爲事者也。故富人無肯出鉅資以辦商務者。今京師既設工農商總局，宜責其掃除官氣，實力保護，不得稍有抑制，無論商民有事，許逕稟總局，總局辦理不善，許援士民言事之例，直達御前。商律亦關緊要，宜速行議定，俾資遵守，如此而商務不旺者，未之有也。

### 戶部主事甯述俞呈(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具呈戶部主事甯述俞，爲理財裕國以圖自強，懇請代奏，仰祈聖鑒事。竊維今日治天下之大端，不外富強。然餉不足則兵安能練，是不富斷難以強。禮曰：財用足，故百志成。若稍有窘乏，非惟兵不能練，卽近日一切實事求是之政，均恐難以舉行。是理財實爲第一要事也。願現在庫款支絀，孰不知以理財爲務，特恐有益於國必損乎民，是猶人飢而自食其肉，禍可立待。司員以爲今日理財之策，當與貪官爭利，不當與下民爭利；當與外洋爭利，不當與中國爭利。是以不揣冒昧，請將理財之端，爲我皇上縷晰陳之：

一實核地丁耗羨，盡行歸公也。司員查耗羨歸公，原屬舊例。但近日耗羨之外，復加耗羨。各州縣地丁銀每兩加至一兩六七錢不等，每石糧加至一石六七斗不等。或係折錢徵收，倍增其價；或係巧立名目，多方暴斂；並有將銀糧加至一倍之多者。此等積弊，司員有得之傳聞者，亦有身受其害者。確係實在情形，其報部之耗羨，甚微，餘項則州縣與上司互相分肥，百姓不堪其苦。而國用究無所益。司員擬請將格外浮收，更減數成，立爲定制，除支養廉而外，盡行解部，一以裕國用，一以蘇民困。則每年地丁糧銀可多增十分之三四，誠爲鉅款。且此係百姓已出之耗羨，不同爲民加賦。然必須經此耗羨議定之後，若州縣官再格外取民分毫，當議以重罪，並請將耗

羨章程刊布天下，俾民咸知此次係提州縣官私吞之耗羨，並非爲民別加耗羨，且比民現在所納之耗羨更減數成，則民當無不悅。

一嚴查釐稅中飽實收實解也。司員閱馮桂芬抗議，謂田賦之數，民之所出者二三，國之所入者一；關稅之數，民之所出者十國之所入者一。以前人之所言，繼以司員之所聞所見，確係實情。司員查關稅之弊，由於納稅印票係用本官之印，當造冊解庫時，即將原印票燬銷，另造印票，任意填寫數目，以多報少。釐金之弊，雖係用藩司印票，可以核對，然落地之貨，從不給印票，此可以私吞者一。且串通商人，應納釐金多者，令其少納，以入己囊，便偷放商人過卡，不給印票，此可以私吞者二。卽或給商人印票矣，而收釐之員填寫數目，改多爲少，此可以私吞者三。兼之收釐收稅之書役向商人索飯錢，索酒錢，官如虎而役如鬼，甚且將百姓日用之物亦令完納釐稅。商與民均不堪其苦，而國用毫無所增，真可痛恨也。司員擬請以後釐稅均由戶部頒發連三印票，卽照鹽引之例，每年詳細核對，戶部各司，分管各省。此雖覺其煩勞，然部內人員甚多，足以辦理。且於國計大有裨益，何必憚勞。此外，更嚴飭各督撫隨時稽察，力杜偷漏，且將百貨應納釐稅及民間日用之物，不必完納，並申明詳細章程，刊布天下，庶商民免橫征之苦，貪吏無私吞之由，國帑有日增之益，則每年釐稅所入，可多增一倍。

一嚴查倉糧以裕兵食也。司員查各省有徵本色糧者，係爲兵發給口糧，但各州縣折錢徵收，如每斗糧值錢三百，徵糧之時，勒令民納錢六百，及至買糧填倉，如每斗值錢三百，只發官價二百有零，勒令商人買價廉而朽壞之糧，以爲兵食。爲兵丁者，餉銀旣爲武官剋扣，口糧又爲文官朘削，無怪乎兵之不能強也。但爲兵放糧，武官例應驗糧，何以並不舉評，不知兵多虛額，馬無實數，文武各有弊端，是以互相隱匿。且有州縣官將倉內之好糧糶出，將倉外之朽糧糶入，私行販賣，從中漁利。雖然天下種種積弊，司員當幼年讀書時，早已知之，何以歷來督撫並不能知，總由通同作弊，欺君殃民，習以爲常。司員擬請除越訴之例，凡關乎正項糧銀之案，准士民徑赴御史衙門上控，庶貪官知所忌憚，一切錢糧均不敢舞弊，不僅倉儲之能裕也。



一禁各官剝民自奉以惠黎元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今日國窮可慮，而民窮更可慮。蓋民窮則爲盜，爲匪，而國何能以獨富？民窮則議賑，議蠲，而國又何能以獨富？然民何以窮？州縣官剝民使之窮也。司員查州縣到任，凡一切日用之貨物，無一不取之於商民，名爲納行戶，且不獨州縣官取民也，凡過往差使一切酒席支應，又無一不取之於民，且不獨過往差使已也，凡州縣官之幕友，日用物貨又取之民，且不獨州縣官之幕友已也，凡州縣官之家丁所食所用，又取之民，如是可以鑿足乎？未已也。更有不肖僕隸將所取商人貨物轉賣於民，換成財錢以入私囊。吁乎！一縣之脂膏有幾，一州縣官如此，數州縣官又如此，則知此地之商民富者必窮，窮者必益窮矣。且天下之州縣官皆如此，則知天下之商民皆窮矣。夫商民販賣貨物，既已完納釐稅，何可又經此朘削？況州縣官各有俸廉足以養身，何得勵民如是？然州縣官亦自有說也。大抵近日之州縣官，不皆洞悉政治，明白例案，不得不延幕友爲之襄理，所得俸廉，卽作幕友脩金，兼之上司之節禮壽敬，處處有費，其剝民以自奉也宜矣。司員擬請令督撫以後酌補州縣，宜甄別通達政治之員，庶可不用幕友襄理。況州縣之六房與六部之理同，政事原有人分辦，何須幕友爲？是可爲州縣官省財者一。又凡上司節禮壽敬一概裁盡，使大員博廉潔之名，若有犯者，卽以通賄賂論，是可爲州縣官省財者二。如是，則州縣官之俸廉足以自養，然後由部嚴定律例，使州縣官再不得取民分毫。況現在振興商務，先當爲商民除害，若是，則民之元氣復，國之元氣自復。

一力崇儉樸以節財源也。司員查近日中國之貨物多取給於外洋，然洋人之貨物有關實用者固多，其華麗之無益者亦復不少。今 禁民之妄用，勢必不能，然有不待禁而自然不用之法。司員查我朝會典，凡民間服色皆有定制，當道光年間，會著內外各衙門將民間應用服色及昏喪儀制悉照會典所載，刊刻簡明，徧行示諭。司員擬請仿照舊例，申明定制，則民間日尙儉樸，彼外洋華麗無益之貨物自不能售，可爲中國杜一漏卮。

一廣造機器以攬利權也。司員查外洋貨物均係用機器造成，是以價廉而貨美。今中國雖立農工商局，然使無機器以造成貨物，則空談物理有何益乎？卽如湖北雖有機器局，然一處之機器能造貨物幾何，安能攬盡

洋人之利權乎？司員以爲不必造貨物，先宜造機器。機器多，則貨物自多。司員擬請由外洋將農工應用之機器各購一具，費款無多，運至京城，使聰明之士考究其理，使智巧之匠做造其器。每機器各造十餘具，每省各頒一具，使督撫仿照此式樣復造各機器數十具，即動用耗羨之款。造成以後，減價售之農工，並將用機器之法繪成圖說，徧給於民。如是，則到處有機器，即到處有貨物矣。此辦事先後之序也。總之，中國之事，只宜官爲之倡，不宜官爲之辦。若使官立一機器局，則利歸中飽。然使官不爲之倡，彼小民不知機器爲何物，且安能使天下之民盡出外洋購機器乎？故司員謂機器之事，造端於官，收效於民，將不數年而貨物充滿於天下，庶可收回利權。

一通商之事，官與民宜聯爲一氣也。司員查近日通商入口之貨極多，出口之貨甚少，是以中國銀錢盡流於外洋。所以然者，因外洋通商，多係國王給之資本，兼有公司爲之保護，是以洋商勢力甚大。中國之商，無此勢力，斷難獲此厚利。司員擬請將昭信票所入之項發給商人，即照當稅之例，每年收回息銀，是中國每年可增一入項，而且暗中藏一鉅款，未始非謀國之大計。司員再請將出使各國大臣改爲通商大臣，只盡其實，非改其名，詳察外國市情貨式，隨時電告中國之商，以爲製造販運之衡。如是，則官與民聯爲一氣，庶幾商務日有起色，獲利無窮。

一重加洋貨釐稅，屈外洋之貨，以伸中國之貨也。司員竊恐中國將來造成貨物，不如外洋之貨物價廉而易售，則中國商務必難暢旺。然於洋貨入口，驟加釐稅，今日之時勢，似覺難行。司員擬請於入口以後，當在中國販運之時，凡遇洋貨，重加釐稅。如是，則洋貨之價必昂，中國之貨物自易銷售矣。且司員查英國從前收稅，即如此辦法。一變通之下，庶幾外洋利權皆我之利權矣。

以上前四條，係奪貪官之利，後四條，係奪外洋之利。然後歸其利於國，歸其利於民，庶幾上下交足，自不難致富以圖強也。抑司員更有請者，夫理財原爲練兵，練兵原爲制敵。皇上日日以此爲念，則自知留有餘之財，以濟不足之用，斯誠薄海臣民所旦夕望治者也。

司員草莽新進，不明體要，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爲此謹呈，懇請代奏。

### 刑部候補筆帖式奎彰摺（電）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刑部候補筆帖式奴才奎彰跪奏，爲敬陳管見所及，關乎人才吏治軍政者，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奴才伏讀本月十六日上諭：部院司員等條陳事件，呈請堂官代遞，卽由各該堂官將原封呈進，毋庸開看等因。欽此。仰見皇上明目達聰，邇言必察，至意奴才滿洲世僕，受恩最深，恭逢言路大開，奚容緘默，然而空言究無補也。中國積弱之由，由於欺飾，欲去欺飾，道在嚴明，必也朝廷以雷厲風行，馭臣下而後疲玩除；臣下以披肝瀝膽報朝廷而後蒙蔽去。上下一心，君臣同德，而謂天下不富強，未之有也。今就管見所及，敬謹陳之。

一京員遊歷宜定新章也。現在總理衙門咨取遊日本京員，若仍照前辦理，恐無成效，似宜略爲變通之。京員自五品以下，讀書稽古留心時務者，如情願出洋遊歷，考求西學，准其呈請本堂官咨送總署，卽由總署王大臣考試，取其文理明通不難造就之士，予以執照遣往，限五年或三年爲期滿。倘期滿後學業精進，確有專長，經彼國考列高等，又經總署王大臣考驗者，應卽帶領引見，候旨錄用。其有舍業以嬉無所進益者，准由出使大臣咨回原衙門。如此多方以培植人才，而人才日興，足備緩急矣。抑奴才更有請者，近閱湖廣總督張之洞勸學篇，其遊學篇內云：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五年；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三年。又云：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等語。奴才幼習帖括，困頓科場，迄今無所成名，深滋愧恥。現今京師大學堂開學在邇，雖已報名投到，而居近桑梓，一切瑣務足以累心，思維再四，情願前赴東洋遊歷，入彼學堂苦心孤詣，刻勵三年。凡西政西藝，殫心竭力切實講求，苟能得其一二以歸，上可副皇上因才器使之求，下可盡千慮一得之報。惟查日本學堂新章，教習不索脩金，而每人一年衣食筆墨之費需三百元，三年核計需九百元，折中國銀六百四十餘兩，再加收拾行裝，極省亦需一百兩。在奴才一介寒微，未易措辦，並請由官支領以利迅速前往也。

一澄敝官方以資內治也。查東西各國官皆由仕學院出。蓋不學不可以爲官，且不學不可以爲兵農工商，所謂無人不學也。中國自捐例大開，仕途益雜。凡京外官之由捐納進者，不敢謂無好官，然而亦僅矣。其久沈下僚，尙不至壞大事。其年遷歲擢，內而御史，外而道府，有貪養不飽，難慰夙願者矣。有偷安隱忍，自同寒蟬者矣。尙望其爭自濯磨以幹濟時局乎？擬請飭下京外各大吏，於所屬各員出自捐納者，破除情面，嚴加甄別。凡識見鄙陋，不知政體之員，卽行裁去，仍准榮以章服，不沒其從前報效之忱，已爲皇上莫大之恩。夫鷲鳥累百，不如一鸚。退無用之人，卽爲進有用之人地步。將來賢才孔多，庶事咸治，時事有不日振者乎？

一裁汰弁兵以禦外侮也。查東西各國兵制，爲弁者知測繪，嫻韜略；爲兵者識文字，無嗜好。故武備日益進，餉不虛糜，而兵皆有用。中國弁兵，大率日不識丁，沾染習氣，縱有知兵將領，安望其訓練日精乎？擬請飭下京外各統兵大員，於部下弁兵，選精強，寬籌餉精，務在激發天良，認真辦理。除勤加訓練外，於操演暇日，分派文案處委員之通書史曉方略者，傳集一隊弁兵，爲宣講古今忠臣良將事迹，以興起其尊君親上之心，並將明臣戚繼光練兵實紀中練將二十六條刊刷若干部，頒發各營，以備各將領朝夕觀摩之助，庶忠義之氣，上下交孚，營務定有起色矣。

至於御史之尸位者多，宜甄別；庫官之侵吞者鉅，宜查辦；八旗兵之餉精太薄，宜增添；畿輔之盜賊太衆，宜嚴查保甲四者，亦未可緩圖也。

所有奴才管見所及，胥關人才吏治軍政諸大端，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直隸豐潤縣增生趙桂森呈(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具呈直隸順天府遵化州豐潤縣增生趙桂森謹呈，爲遵旨陳言，呈請據詞代奏事。竊以新法宜亟行，後虞宜力戒，懇請酌量變通，獨籌勝算，庶時艱可濟，而國體亦尊也。增生恭讀六月十五日上諭：士民有上書言事者，

着赴都察院呈遞，毋得拘牽忌諱，稍有阻格等因。欽此。仰見聖懷謙挹，廣益集思，凡有裨政治民生之事，既審斷神速，期庶務之必興，復廷議允平，求事理之俱當，孜孜圖治之情，固已有加無已。茲復明降諭旨，召士民上書言事，博採旁搜，即在膠庠下士，薄海愚民，亦無不共深感戴。願皇上如天之智，既遐言之欲察，復法網之俱寬也。

但增生伏思家事與國事異，中國之事與外國之事異，家事則一人所能周，故其勤惰易知，其弊端易察。若國事則中外大小臣工，殆難數計，其大員中文臣之矢慎矢勤，武臣之有謀有勇者固多，而曠職營私巧避而不敢任事，畏怯而不敢臨敵者，亦必不少。所以上下之分隔而民瘼罔知，文武之途淆而貪風日熾也。此國事異於家事者也。若中國之異於外國者，考泰西各國今雖新政日行，新法日出，共誇富強，而究其實際，土地之廣狹，最大者不敵中國七八省之多，政事之弛張，最善者不過行之數十年之久。日新月異，變革無常，不解禮義，不識綱常，故爭奪之禍相仍，君臣之權淆亂，觀於泰西各國文字，俱無孝字，間有以順從代者，其他可知矣。

若中國自入關定鼎後，列聖相承，勵精圖治，鑒唐藩鎮之失，文武不使兼轄，鑒宋文弱之失，防練未嘗稍弛，鑒漢之黨禍，厲禁言官之攻訐，鑒明之閹禍，預防宦寺之專權，法美意良，政清刑簡，尤復克勤遠略，慑服夷人，關數千年未闢之封圻，通廿四朝未通之道路。如今所稱英吉利、俄羅斯、法蘭西、美利堅諸強國，或此紅毛稱之，或以外夷視之，歷康雍乾嘉四朝，亦皆畏服，醫僕樂受羈縻。迨道光中年，時局稍艱，抵咸豐初年，時局大變，乃不數年而削平大難，海宇晏安，其時文武將帥，如曾國藩、左宗棠、塔齊布、多隆阿、鮑超等，文善將將，武善將兵，人才之興所以極盛者，實因朝廷不拘資格，不次擢用，故人樂盡忠，兵知報效也。

卽以政治人情數端與外相較量，中國崇信義尚文明，重君權以正名分，黜教書以講綱常，加以皇上之睿知燭照如神，民心之歸附固結莫解，所恃以綿億萬年之基者在此。卽恃以與十數國之強者亦在此。彼外國則無論英、俄、法、美，俱狡詐貪鄙，惟利是視而已。然彼之富強勝中國者，非中國富強之圖未能盡善，實中國抵禦之策稍有未精也。現雖學校礦政商務兵器佈置鑄造多做西法，但聞西國行政制器不計久長，一政既立，新政復

行。一器初成，新器又出。或三五年而一變，或十數年而一變，矜奇鬪勝，舉國若狂。設中國倣之效之，凡事盡美盡善，似亦無可置議。無如中西相隔萬里之遙，時勢未能盡曉，言語多有不通。將船政砲廠鐵路電線，與夫製造之機器操練之兵法，我雖心摹力追，無不曲肖，恐我所謂行新法者，彼視爲步後塵矣。且彼之機器兵法，亦必日新一日，精益求精，使我有日不暇給之勢焉。故當此舍舊圖新之時，應請旨飭下王大臣、九卿科道、外省督撫，有議覆之責，督率之權者，於各廠各局各營，專用西法之中，革其貪心，持以果力，令人人知新法之宜，於推廣新法之不可拘泥，庶於治國寓萬全之策，禦敵有勝算之操。使彼諸外國，不能眈眈環視，伺隙乘瑕，則國威由此振，人心由此固，亦富強由此生矣。

生愚以爲不行新法，終難致積弊之除，專用西法，仍難扼自強之要。計惟凡朝廷政事，無論大小難易，宜講求時務，亦宜力戒後塵，或仍西法之名，而用奇以出其上，或用西法之實，而治事顯更其名，方覺堂堂中國不受外夷搖惑，足爲天下儀型也。爲此敬懇代奏，恭呈御覽。增生草茅下士，罔識忌諱，冒昧陳言，不勝戰慄隕越之至。增生桂森謹呈。復恭陳六事於左：

一大學堂學生收錄宜稍寬也。竊讀欽派管學大臣孫家鼐議覆學堂章程疏中，入學肄業者，惟稱翰林編檢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後裔等項人員，至京外舉貢生監，僅議撥入五城小學堂之內，必謂事屬創始，立法宜嚴，設或濫保濫收，必至良莠不齊，真才反致不顯。況定數以五百人爲限，當此明詔初頒，風氣初開之際，倘寬定其途，入學者多，必有擁擠難容之勢，賢愚混雜之時。殊不知人才不因門第而始高，學問不因爵秩而始富，自古奇偉通明之彥，半由閭閻半出寒微。若僅如該大臣所定四項人員，或世守簪纓，不任讀之苦誦，或生長富貴，不受督責之加。編檢則各有專差，必難分身兼顧，武職則多居遠省，亦難常川住學。凡此數弊，非假學堂爲捷徑，卽視學堂如畏途，故學生一項，可否將以上四項人員減作三百之數，將京外舉貢生監定爲二百之數。於開學之初，嚴加甄別，拔取五百人，再予限一月，擇其品性之端方，察其功課之勤惰，不拘情面，不論尊卑，果才具出衆者留

之庸劣不堪者斥之。然後取中學堂之佳者，挨次以升之。立法如此，庶能兼收並取，貴賤同升，實學因此而始成，真才因此而始出。將見學貫中西者接踵而起，足濟時勢之艱，足備朝廷之用，不惟於開先之風氣無稍窒礙，並能副皇上求才之至意也。

一各防練將弁考察宜亟行也。考古用兵之法，如諸葛八陣，太公六韜，齊田單之火牛攻燕，虞允之石銃克敵，率皆出奇制勝，獨運心機，使敵人驟不及防，故能扼敵之命。現今海防之輪船，創修之鐵路，雖於習練水師，解運餉糈，多有裨益。而陸路之如何堵禦，如何截剿，臨敵之如何設伏，如何用間，因諸營將士半多疲老衰弱，從不一講求，卽有閱操之時，亦不過習爲故事，拘守成規。凡排演陣式，試放鎗砲諸事，至多越一二時，遂散伍歸營，各謀私圖。一旦有事，非爲將者奇策毫無，卽爲兵者奔潰從事。況復練軍之步伐，防營之虛實，一爲敵人預料，定難爭勝。此所以古法不可爲成規，西法不足爲定式也。卽如蘆台防營，官化練軍，其規制之平庸，旋轉之遲鈍，毫無勇悍森嚴之氣，望其成勁旅也難矣。然一營如此，他營可知也。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也。應請飭下各營防練諸將，自提鎮以下都守以上，令其議論兵法，各抒心得。或陣式如何變幻，令人端倪莫測，或馬步如何佈置，使之緩急須宜。或山水之間何以樹虛張之勢，或險要之地何以伏援應之師。或將何以能用命，或兵何以能齊心，務須一空窠臼，獨出機宜。再令各督撫彙詳代奏，恭呈御覽。因其議論之當否，察其將略之有無，果腹有甲兵者，可優加升擢。果胸無韜略者，可予退休。並諭以束身宜潔廉，勿侵冒空名之餉，馭兵宜威信，勿稍生玩視之心。庶幾兵貴精不貴多，用古而不致泥古，將能文亦能武，知己而兼可知人。由是而庫款可紓，國本可固，將才可得，天討可伸矣。

一各省土匪宜嚴禁也。按土匪會匪皆爲害地方，有關大局者也。自前明徐鴻儒白蓮教，乃會匪之濫觴，及我朝人關後，講求武備，寬猛並用，匪徒斂迹。不料久而生變，至嘉慶年間，川楚會匪首倡逆謀，黨羽數萬，蔓延數省，幾有燎原之勢。幸兵興八九年，卽能撲滅。俟後則聞香會、青蓮紅蓮會、金錢銅錢會、小刀會、哥老會、天地會、黑

紅籤會，名目既多，良民在在受害。迨道光三十年洪楊亂作，專以耶蘇教會爲名，初起永桂，繼踞金陵，加以河南山東土着捻匪，互相勾結，用兵至十五六年之久，糜餉至千萬餘兩之多，會匪之禍烈矣。土匪之害亦深矣。然其始不過三五人焚香結拜，推衍邪說，富紳不能禁，小民不敢言。使爲州縣者，於該管地方一聞此風，始以勸諭，繼以查拏，稍有抗拒，卽分別首從，科以重刑。蓋當人少勢孤，未有不畏法者。乃今日之州縣多因循將事，朦混從公，以奉承上司爲好官，以苛待良民爲循吏。及至會匪土匪聚衆結黨，有不軌之謀，非隱匿不報，卽置若罔聞矣。宜處處土匪鴟張，時時會匪蠢動也。若使各直省督撫嚴檄各所轄州縣，一有土會匪蹤，務須破除積習，認真辦理。設有稟報不速，搜緝不嚴者，一經滋事，卽按照通匪例，治本管州縣以重罪。如今年廣西會匪肆擾一事，卽可定前車之鑒焉。故曰天下者州縣之所積也，果能消患於無形，弭禍於初起，則欲富國強兵，其端自禁匪徒，而整吏治始。

一各營洋教習宜盡撤也。嘗觀天下事無論大小難易，皆可學習而成，以造其極。良以耳目能及，思慮能周也。獨用兵則不然，考之往古，如李愬入蔡州，武襄奪昆崙，其用計巧而成功速者，俱是一時機變，初無成法可宗。卽以前僧忠親王大沽戰事論，始則禦海寇於陸，擊之而勝，繼而仍用前謀，遂至敗挫。其所據之地一也，所禦之寇一也，卽禦寇之將士亦未嘗更替也。乃前無勝算而竟勝，後乘勝氣而轉敗者，蓋行兵之法，可聞而用，不可拘而守也。可變而通，不可尤而效也。如洋教習者，既於演放鎗砲之法，統將弁而教以洋操，則變中國營制，害猶小，步外國後塵，害實大也。且聞洋教習俱不准統帥管轄，聽其任意更張。設一旦有事，必至自去自來，刺探我軍虛實機密，將如何防守，截剿策應之計，一一洩之於敵，而我轉爲敵所乘。縱使有事時先行撤退，而我之鎗如何放，砲如何用，已俱在敵人心目中矣。非與無鎗砲等乎。故莫如將皇朝經世文續編中所載何邦彥兵計三十二條，令各營將弁，以今日時勢，考往古兵法，熟看細思，互相比例，則無事之講求，既有把握，必臨時之運用，適協機宜。況歷觀爭戰之績，由設伏用間，援兵疑兵而勝者，既能衛己，亦可制人。至兩軍對壘，不過空放鎗砲而已。所以欲



出奇制勝，非有真將才，能知險要地，能固衆兵心焉，則不可。此洋教習之宜盡撤也。若夫光武中興，溇沱冰合，永樂靖難，北風驟來，則天意也，不可以常情律之。

一海防水陸戰守宜熟籌也。考海防全圖，界聯七省，長及萬里。自海禁大開，南北門戶盡行毀撤，泰西各國遂相率偕來，恃其砲利船堅，縱橫洋面，凡開口岸，興商務，駛兵輪，演水師，名爲保護商人，實則窺我動靜，是中國海洋爲彼練兵區，與利藪也。一旦有事，兵輪行程最速，朝而直東，夕而閩粵，所謂天津、大沽、奉天、瑯春、山東、煙台、江南、崇明、浙江、鎮海、福建、閩口、廣東、虎門，宜駐重兵者，因海中之島嶼，海岸之州縣，港口紛歧，事務繁重，彼則突往候來，有爲所欲爲之勢，我則兵單餉絀，有防不及防之憂。設非勝算獨籌，縱有水師陸勇，斷難海中接仗，岸上交兵也。昔二等恪靖侯左宗棠於光緒十一年請設海防全政大臣，用意立法洵屬美備。但所論設十大軍之說，今日時勢，實難驟辦。故現雖福建廠造船，苟統帶駕駛稍不得人，必借軍事。觀於中日一役，從前買造之船砲，非盡無用，乃竟不能取勝，不益見海中爭戰，勝算之難操乎。則值今時勢，欲謀行軍籌防之要，在宜陸不宜水焉。蓋彼所恃者船砲耳，計彼越數萬里而來，兵多不過一兩萬人，無如所用之船最能衝鋒，所用之砲最能命中，以不精水戰之師，禦慣習水戰之寇，有不受其制乎。若禦之於陸，則中國陸軍甲於中外，設擇要以守，既可省兵，亦易籌餉。如彼上岸擄掠，則橫截以剿，如彼歸船休息，則設伏以待，以逸待勞，以主待客，砲不能及，船無所用，技窮力竭，必將不戰而和矣。昔年吳淞口總兵尤勃一事，其明效也。所謂宜陸不宜水者，此其一。且歷來爭戰，以兵多而勝，此時爭戰，以兵精爲良。自鎗砲盛行，苟合軍五千團，割一處，彼以炸砲轟擊，必隱受其害。況我所買之鎗砲，非受公司之欺，卽受洋匠之害，一旦用以禦敵，既不能衛己，亦不能制人，其弊不在鎗砲也。在將不用命，兵不齊心，戰守調遣之不得宜耳。若分兵分哨，分營以禦之，沿岸察看形勢，逐段分割，互相聯絡，再設伏兵，以彌缺陷，設疑兵以惑心思。擊左則右者橫以衝之，勝前則伏者出而禦之。無論何省何地，果如比佈置，副以民團，敵雖詭詐，必不能上海岸一步。昔年廣東三元里義民圍殺洋兵，其明效也。所請宜陸不宜水者，又其一。比海防之宜熟籌

者也。至因地制宜，隨機應變，尤在將帥之得人耳。

一駐汛千把外委宜俱裁也。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專司，閒員當撤，冗兵宜裁者，所以正名分重庫款也。乃近來各省裁兵，有刪改營練變營爲旗者，有裁水師十之四，裁陸軍十之六者。此所裁之兵，悍者易爲盜賊，爲害地方，黠者轉投新軍，仍糜鉅餉。一旦用兵，調遣防割，兵不足用，必至募勇，而所募者，非無業游民，即在逃猾盜，胆氣不壯，則有奔潰虞，心地不純，則無忠義志，以烏合之軍當虎狼之敵，未有不債軍事，誤大局者。此所謂裁有用之兵，一切閒冗之兵，未嘗議及一裁也。夫閒員者，駐汛千把外委也。冗兵者，千把外委所轄之兵也。僅卽直隸而論，有實缺之千把外委多至四五百人，其所轄之兵，以每人十兵計，又多至四五百人。彼各州縣駐城都守似不宜撤，獨至各汛之地，或隔三十里駐一把總，或隔四十里駐一千總。在當日設立時，原屬緝捕盜賊，安靖地方之意，軍興仍可調取赴營，以備緩急。乃相沿既久，而此十兵者不用，營勇皆就本地招游手閒民以充之，久復減十名，作七八名，按四季領餉，互相侵漁，並妄生事端，濫受詞訟。將前所謂緝盜者，轉變盜矣。前所謂安民者，竟擾民矣。至操演之事，數年從不舉行，技藝不熟，步伐不知，竟有不識砲爲何名，鎗應何用之勢。此真以有用餉養無用兵也。當此庫款支絀，莫如酌量變通，將此項弁兵盡行裁去，諭令各練軍統帶，按年按季照前有汛兵之地，就近撥隊出防，而此出防兵，本有正餉，無庸另給。則無事時按季抽換，不至擾害商民，有事時擇要分割，不至遺誤大局。卽將裁兵所遺之餉，通盤籌算，撥提歸庫，留濟要需。且除沿邊省外，凡屬腹地之地，俱宜一律裁清。而此項兵丁各有身家，卽速行裁汰，亦不至有意外之事。若果如此，不惟防務不廢，兵勇可強，而每年能省數百萬金，財用亦因之足也。

以上六條，增生目擊時勢，於礦務已有成效，兵餉亟宜預儲外，謹就見聞所及，冒昧以陳。愚拙之言，是否有當，伏乞代表謹呈。

江蘇江寧縣文生徐堃錫呈(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江蘇江寧縣文生徐堃錫呈為奉詔上書，請行當務之急，以固國本而回大局，祈代奏聞事。竊國家自法人肇釁後，已傷元氣，上年日人犯順，不得已又成和局，割地之大，貼款之多，伊古來未嘗有也。西洋窺我虛實，乘勢要求，名雖開埠，實則佔據，臥榻之旁，已為強鄰，野睡將來，不堪設想。各省水旱連年，災區情形慘苦，即有收成地方，亦搶劫無虛日，哥老會匪半天下，洪擾良民，害非淺鮮，不時蠢動，其所以不至決裂者，一則機無可乘，二則畏我官軍炮火之利，然蓄異已深，禍機終歸必發。我國家值此時局艱難，事機危殆，又復兵單餉絀，無可足恃。一旦有事，坐待而已。今皇上勵精求治，有俯采芻蕘之意，是以忘其分際，條列五事，為我皇上言之：

一曰理民則以富國。當今之世，論者皆曰國以貧而弱，於是礦務鐵路諸商務，紛紛舉辦，未始非生財之速效，而究非富國之遠謀。書曰民為邦本，食為民天。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國貧而民富，固未之有；民貧而國富，亦未之有也。近年各省奇災疊見，徵特錢糧蠲免，尤必多方賑濟。國少正供之入，又須巨款之出，民得一年之熟，莫補數歲之荒，國與民交受其困矣。或曰天災也，非人所能為力也。抑知山鄉無塘壩，則常年無收，水鄉無河隄，亦常年無收。遇旱而災者，總不外塘淺不能儲水，壩埂失修與未修三大弊。遇澇而災者，總不外隄身不高不堅，與河道淤塞三大弊。陸元鼎宰江寧時，捐款修築石壩三道，該山民賴之，迄今無旱災。章合財帶老湘合字營時，挑河築隄數十處，該圩民賴之，迄今無水災。是旱澇雖屬天時，補救亦由人事。乞請詔下各督撫，每年於七八兩月，遴委精通農務人員，查勘屬地，收成豐歉，地利得失，兼問民間疾苦。山產宜何如整頓，圩鄉宜何如修理，不難一目了然。每年於二三十個月，酌撥綠營練勇，會同董事督同農夫興工挑築，以匡民力之不逮。數年後，自少偏災。災少斯民富，民富則錢穀可以流通，而商務亦日有起色，而國亦於是乎不貧矣。此理民財以富國之說也。

一曰辦民團以強兵。當今之世，固有議辦團爲非計者，謂我朝二百餘年用兵無擾累民間之事，且民團易滋事端而難收實效，足以保鄉里，難以備徵調。如此云云，蓋亦思二百餘年無割地賠款之事，今日之時局爲何如耶。一寇猖狂，萬民塗炭，其擾累爲何如耶。管子軌里連鄉而制服諸侯，陰飭甥作州兵而故君反國，不戰而威古人之功效爲何如耶。洪逆據金陵，六合縣民兵得力，以斗大孤城撐持數載，會國藩後多應募之軍，而始基實肇於鄉團，今人之功效又何如耶。其滋事者，乃有紳辦無官辦之故，其難徵者，乃無營制無訓練無獎無糧之故。不思其辦之不善，遂置而不辦，是因噎而廢食也。況綠營無用，盡法不能限於額也。募勇得力，盡招不能絀於餉也。再不認真舉辦民團，恐軍威難遽振矣。乞請詔下各督撫，每縣遴委精明強幹文武各一員，督同紳董查算通境戶丁，應立幾團，立團之法，即按湘軍營制，刀矛鑼鼓，民間無家不有，土造火器，凡小康之家皆有一兩具不等，足可敷用。旗幟零費，即令富者自行捐辦。每年二十兩月，教以陣法武藝，三月上半月十一月上半月，官軍運各樣炸砲彈子移紮四鄉，就團丁合操一月，專力講求彈炸各門砲火步位遠近，藥力大小，施放準頭。操後仍由官軍運回。此種砲位乃無敵將軍，民間宜學而不宜有也。如此舉辦三年後，民即健卒，會匪無從覬覦，外洋亦有所顧忌。但團總團長宜賞以虛銜，以資鼓勵，有事給以糧餉，可備戰征。則今日之團丁，即將來之勁旅，斯國家緩急有所恃而不恐，而軍威爲之一振矣。此辦民團以強兵之說也。

一曰通民情以消隱患。外間官場之壞，不可勝言，其大弊在不通民情。文官則憑一紙曰剴切示諭，遂以爲吾職盡矣；非水旱命盜大案，不出城一步。武官懸一牌曰盤查盜匪，遂以爲吾職盡矣；非搶劫傷命大案，不出營一步。偶理民情，不過憑奸吏蠶役之舞弄，反使良暴之不分，甚至藉暴以害良，人盡不樂爲良，而願爲暴。良者日以少，暴者日以多，會匪由是以滋，而其故實由於民情之不通。其所以通之之法，州縣逐年親閱通境四次，到處傳同紳耆詢以地方利病，利民者興之，病民者除之。凡一應文武雜職，乃終年無事之冗員，須按照所轄地面，逐月分班各親查四次，見有衣冠異樣，習氣不正之人，立加申斥，令改前非。凡市面形跡可疑之人，多係外方流民，

必問明來歷，有土著人具保方准逗遛，否則勒令回籍，斯善類可以安生，匪徒無從混跡。再道府每年親閱所轄各二次，以風俗之美惡轉報督撫，督撫另派清正人員通查一次，即以風俗之美惡爲該地方官之功過。如此則官民親而情不蔽，凡民間一舉一動，皆在地方官耳目之中，一切奸宄不軌之謀，自潛消而默化，此通民情以消隱患之說也。

一曰重聖教以回風氣。西洋互市之初，我中國聖人之教，洋人未嘗不敬羨而尊重之，我中國自恃以誇耀於洋人者，亦以聖人之教爲諸洋所未有耳。自天主耶穌兩教流入中國，其教堂由省會而郡縣而鄉鎮，無地無之。早年入教者萬中之一，近年入教者千中之一。早年入教者非愚民卽奸民，近年入教者奸民半良民亦半。蓋無論何等人一入教，地方官即不敢過問，且可與之分庭抗禮，奸民藉入教以作威福，良民藉入教以保身家。尤堪痛恨者，士夫中亦漸有信之者，而間有入之者，有心人太息深之。然此特泥其迹而言之也，而不知中國之大，四萬萬人之多，已盡入洋人教中而茫然不自解也。皇上所以講求洋務者，不過爲出使不知洋務不足以固邦交，封疆不識洋務不足以辦交涉，乃舉國不會用意之所在，宦途中遂以洋務爲榮施，士林中遂以洋務爲捷徑。少年子弟就滬學習者有之，本省學堂中學習者有之，名曰中西並進，其實有西而無中，聖賢之微言大義，萬無一解。稍知外洋語言文字，遂趾高氣揚，謂天下道在是矣。孔孟視爲腐儒也，四書五經視爲贅旒也，修齊平治視爲迂談也，不獨三綱五常全行抹煞，卽洋人之小信，恐亦烏有。若而人者，縱能精西學，熟洋務，一旦而膺重寄，平素未聞忠君愛國之道，未有不爲宰監郭開一流人物，多方造就，徒以資敵國耳。舍本就末，害必至此。爲今之計，無論京師外省，已開未開官辦紳辦各堂，必立先師孔子之位，朝夕敬禮，無論何項專門之學，於朔望日期，同聽中師講四書經義各一章，以端其趨向，講忠臣孝子各一條，以激其天良。總之以聖教爲根本，以西學爲枝葉，培養日久，斯在堂爲禮門，兼全之士，除官見折衝禦侮之才，聖道之絕續，氣運之轉移，爭此一問。此重聖教以回風氣之說也。

一曰行遞舉以拔真才。際此時事艱難，天下少宏濟之人，國家有乏才之患。夫才要未嘗乏也。有才而不得通籍，一生潦倒者有之；通籍而不得拜官，終身廢置者有之；拜官而不得大用，下僚埋沒者有之。鄉會乃隔塞英雄之路，資格實銷沈俊傑之途。今皇上變通科制，籌辦學堂，仰見求賢育才之至意，誠振作有爲之氣象也。然生竊有所論焉：八股無關經濟，八股中未必無經濟之才，策論有經濟，策論中未必盡經濟之才。何也？現在各種書籍，五車縮成一笈，搜檢萬分，窒礙斷不能行，各士子紛紛夾帶，無論八股策論，無非一紙題來，百方抄湊，縱由己出，亦難憑紙上之空談爲國家之實用。蓋文章取士，自唐宋元明沿襲至今，闕防漸嚴而漸密，弊竇愈出而愈奇，是以科第中真士少而僞士多也。且思一府州縣考耗費若干，一歲院考耗費若干，鄉會兩試耗費又若干，巨款虛糜，真才有幾。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取士必得莫善於此矣。今試師其意而行遞舉之一法，凡在任之州縣，必須留心人物，如能確有所見，果係品學兼優士子，如丙年大比，州縣卽於甲年舉之府道，經府道再加訪察清白，所舉屬實，府道卽於乙年舉之督撫，由督撫於丙年鄉試日期分爲兩場，每場盡一日之長，頭場作四書經義二論，以觀其根底何如，次場作史事時務二論，以觀其博古何如。通今何如，四論之中又專以時務爲重。夫通今有餘而博古不足，豁達尙可以有爲，博古有餘而通今不足，拘墟實難以應變，此識時務者所以爲俊傑也。如是，以定去取，取定者謂之優生，督撫卽於丙年舉之天子，天子卽於丁年會試日期，命部臣亦如督撫之法考取，取定者謂之優士，天子分班詔對三次，再命各抒所見，上書言事三次，斯其學術之純駁，抱負之淺深，瞭如指掌矣。然後量才授職，不拘成格，卽以得才之多寡大小，重州縣之獎賞，道府次之。如有徇情受賄，濫舉弊端，請嚴定處分以示儆戒。如此則朝廷得賢良之士，上下盡遴選之心，此行遞舉以拔真才之說也。

以上五者，實國家之根本，大局之安危，爲今日切要當行之務，狂夫之言，聖人取焉。伏維聖鑒，獨伸乾斷，俯納議行，則天下幸甚，民生幸甚。用敢冒瀆，祈代奏聞，謹呈。

正紅旗滿洲文生員榮綬呈(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正紅旗滿洲五甲喇文通佐領下文生員榮綬謹呈，爲懇乞代奏條陳時務事。竊榮綬伏讀六月十五日上諭：朝廷振興庶務，不厭講求，所賴大小臣工各抒謫論，以備採擇。着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各於值日之日，由該堂官輪派講讀編檢八員中贊二員、科道四員，隨同到班聽候召見，俾收敷奏以言之益。其部院司員有條陳事件者，著由各堂官代奏。士民有上書言事者，着赴都察院呈遞，毋得拘牽忌諱，稍有阻隔，用副遇言必察之至意。欽此。仰見我皇上發奮爲雄，勵精圖治，求言若渴，馭下以誠，天語煌煌，盛德洋洋，恭讀之下，感激不已。自維愚陋，無知無識，本不敢有所瀆陳，第念生逢盛世，有際堯天舜日之懽愉，亦既有所欲言，自應瀝陳無隱，爰謹擬十條呈請代奏。

一曰武科章程宜變通也。竊維今日用兵與古不同，自戰陣防守以及軍營練習，莫不倚槍砲爲利器。而國家科試所取，欲爲精習弓矢刀石之材，習非所急，取非所用，誠不如改試槍砲爲要，化鈍爲利，轉弱爲強。原定章程立意極爲精當，所議亦極周詳。維是改革之始，貴在簡而易行，審而無患，利其器械，尤宜精其學術，去我所短，仍宜留我所長，早定趨向，需以歲月，而後無重而難舉之虞，偏而不全之弊，速而不達之憂矣。謹按原定章程，慮生童無所學問也，則議設武備學堂，延請教習，教學者以重化格致，與地諸學，馬步槍砲工程諸事。夫設學堂少，則不敷分布，多則經費難籌。教習延諸軍營，則全材恐少，請諸異地，費尤不貲。欲但選武生之材，武聰明者，入學肄業，令散處之武童，未入選之武生，在家自行操練，則學內成就無幾，且恐文武並肄，業不專精。學外之生童，學問既難望其成，槍砲尤難防其患。欲令地方官查明生童人數，將器械存學，不准私自攜回，以防其患，恐又有名無實，欲編學外之生童於團丁，令團長管束操練，則鄉里之地，藥雲彈雨，易致傷人，一旦奉行日久，又成虛文，爲禍更大，其難者一。慮器械之不能盡一也，則議官爲代購，令學者繳價。夫如是無輪爲國家增一絕大漏卮，而檢

砲藥彈價鉅，稍貧者多致向隅，人衆事煩，官且不勝其擾。欲不令學者繳價，當時又無處籌此鉅款，其難者二。且也有學堂而考試無策論未全也。學而不考，既恐學者不盡力，則將來循序以升，仍屬有勇無謀之士。雖士卒不能遽語精進，而營哨各官要不可用不讀書史，不諳地輿，不能應試策論之人。且也有火器而無雜技未全也。攻高搶險，矢石雨下則尙牌，敵至十步之內，刀劍不能及，火器不及施，我進逼賊，賊進逼我，勝負所在則尙矛，曲道相伏，險阨相薄，則尙刀，一切出奇設伏，雜技反有勝火器之時。西人火器雖精，而交鋒角力，肉薄決勝，或且遜我數籌，長以衡短，短以衡長，三者缺一不可。若精火器之人並精雜技，則胆氣愈雄，神氣愈定，卽火器亦愈精矣。且也有陸軍學而無水軍學未全也。扼之於近岸，不如扼之遠洋，則水軍尙焉。近年兵事，水戰時多，而水軍長材尤非倉卒可造。就以榮綬之愚，竊欲擬一事備而易舉，功倍而無患之法，以爲武備學堂不必另設也。宜略倣西人文法學堂之意，而附之於縣學之中，分設一院，名曰陸軍武學院。慎選教習二人，或卽用縣學之教習，厚其津貼，勵以升途，使教學者以重化格致與地用兵製器諸學。民之願應武試者，先由州縣查試，以年不過二十歲而文理通順者，送入院肄業。其年長而文理不通順者，咨送入營，再由營官查其年力輕壯性資謹敏者，酌留學習槍砲雜技，並挖濠築壘營中諸藝。沿江沿海省分，設水軍武學院，其學術較難，考取學生須較嚴，必其人年不過十八歲而才武聰明文理通順者，始准入學。專學天文地輿重化格致測量製造以及中外兵法外國文字學。其年稍長質稍鈍者，咨送水軍營，復由營官慎選可造之材，使學槍砲雜技，並駕馭結繩，用帆船上。諸藝院學，春秋由州縣官認真考校，優異者獎之，難造就者革之。或酌送入營，營中春秋校閱亦然。務使所學皆精，不准濫竽充數。而後學院軍營乃有起色。然教養武人，在勝其桀驁刻薄之習，故須使讀御批忠孝經聖諭廣訓，以作其忠勇篤厚之氣，而所學乃爲不虛。三年學成，亦分送水陸營學習諸技藝，屆武科考試之期，專由各營送考，其不在營者不錄。武試仍請設三場，頭場試馬步槍砲，以施放輕靈，中靶有準爲中式。二場試刀矛牌，以身法步法躡健，而神氣沉定者爲中式。三場試策論，以能知地輿兵法測量者爲中式。不能應試策論者亦聽。試畢核其三場皆中



式爲經濟科，僅能中式頭二場爲常科，中常科秀才給以頂戴，仍歸卒伍。中經濟科秀才給以頂戴，升爲營中教習，教有成效，卽升以營哨各官。如是則學堂雖徧設而經費不難籌，文科雖改試而無槍砲隱患。院教習不兼教槍砲雜技，則其材較多，延請自易。學者既無學遠跋涉之勞，又無文武兼營之苦，由營送人卽可以兵法部勒之。槍砲亦發自各營，既無器械之不齊，又可免技藝生疎，臨場傷人之患。榮途所在，豪傑爭趨，而各營皆鼓勵矣。且士卒雖不能皆通學術，而教習以上各官，要皆由讀書格物而來，可無患行軍之魯莽。況營哨各官所將之兵，卽自己所教之兵，亦可資指臂之益。其舊日已中之生員舉人，均准投營一體鄉會試。惟中經濟科舉人進士者，按本階升以官，中常科舉人進士者，祇厚其餉，不升以官，不使我學術者將兵也。學以磨勵而愈精，技以練習而愈熟，將官無魯莽之患，士卒有師承之益。從此精益求精，將見將官多呂葛之才，士卒復淮湘之勇，馴而致之，有勇知方不難也。一見之愚，未知當否，伏祈旨飭部核議。

一曰文試宜防弊也。查向來科場文試，皆設有保結搜檢各官，原欲塞倖路，而拔真才。乃奉行日久，徒屬具文，應小試者，槍替常十居五六，而保結官固在也。應鄉會試者，槍替雖少，惟帶書太多，盈箱累篋，甚至製四輪於書箱，亦牽曳入場，而搜檢官固在也。倖路既多，真才益少，平日不肯究心學問，一旦臨場，專恃挾槍替以代作，帶書籍以錄舊，爲僥倖之資，恐非國家慎選真才之意。應請旨嚴杜此弊，使歷年積習豁然一空，則倖路塞真才出矣。

一曰繙譯試宜妥議變通也。竊維國家開特科設學堂，文科改試策論，我皇上宵旰憂勤，屢頒明詔，般般以敦實學育英才爲急，破除成格，力懲前此詩文疎陋之風。惟是疎陋之風，繙譯較詩文爲尤甚。近年此科又僅憑楷法取中，而學者避難就易，究心於筆墨之輕重，字體之大小，一切根柢學問，非所尙，問以經史義理，則茫然。恐一旦艱鉅驟膺，無以經時而濟變，且此後考試皆難，而此科獨易百倍。若不妥議變通，亦恐不足一趨向勵人才而服人心。伏祈旨敕部妥議，或添經史時務策論於繙譯試中，以敦實學，或歸繙譯一項學問，於繙譯官譯漢等。

官以重名器，或令滿洲人應文試者皆兼繙譯一項學問以專責成。榮授亦明知此科相沿已久，不容輕議，第念時局日艱，需才日亟，總以敦實學，一趨向拔真才爲上，輕議之罪，不敢願也。

一曰大學堂章程宜加益也。以榮授愚揣，竊謂宜加益者有三：其一曰聖賢誠正之學，二曰兵學，三曰學生津貼。夫古人之學不分文武，故人多知兵，往往有朝出處士之廬，夕入將軍之署，甫謝戈矛之器，旋奮帷幄之籌。或以飛翰擗藻之臣，出膺蕩寇靖邊之任，或以拓土開疆之士，入服參機敷化之官。事非久歷，誠恐致債敗之憂，而遂能才稱事舉，有若行所無事者，豈非學識素宏而挾持有具乎？我之大弊在文武分途，士不知兵，既難以三軍託命，其號知兵者，皆出身卒伍，目不識丁，又無帥材。一旦命將四出，軍中無主，勢散謀淆，遂用債事。今學者既習算化格致輿地諸學，則其習兵學較之武夫容易百倍。擬添兵學爲功課一門，體古參今，神明變化，將來必有能勝將帥之任，而運籌決勝且精於武夫百倍者。夫今者育才固急矣，然榮授嘗上觀往古，而以爲敦品較育才尤急也。夫忠臣報國，懷不克己，則智術生於德慧，才勇發自天良，大節凜冰雪，不外血誠畢志，幹乾坤，斷無他技。修文備武之事，出以共位，致身之勤敏亦足經綸。安內攘外之猷，藉其仁風實業之威望，亦足樹立勳業所著，有非長才飽學之士所能及者。若夫有才無品，其弊實不勝言。肉食者雖具有經綸，而不講流品，卽以經綸售其譎。布衣者雖具學術而甘附濁流，卽以學術文其奸。輕官爵而重貨財，貪成故技，飽私囊而虛公府，款慣自籌。或以綠引爲能，干祿憂貧，遂至忘廉鮮恥。或以安樂爲得，空署廢事，遂至積弊生奸。若事遇苦勞，則計工遷就，若時遭艱險，則謀善兩歧，未始非以不端之品爲厲階也。擬令大學堂學生，平日以誠意爲先，力崇實學，持躬爲本，基始正心，每日省身思過，舉視聽言動，果何者合於君子小人，分明功過，悉登於冊。每月呈由管學大臣校閱，管學大臣及教習默爲稽察，果有品行完善，心地純潔者，從優旌獎以勵其餘。若有品行卑汙，心地猾詐者，亟行黜革以懲其餘。人知以希聖希賢自任，而後學問乃爲不虛。且夫學堂學問既難，則學者心志宜專，若以憂衣食之心，迫而爲躁進干祿之心，其學問必有不到之處，或致中道而廢。但使少紓其衣食之憂，似於人才已有裨益。伏祈旨

敕下管學大臣核議，並祈明降諭旨，各衙門考核人才，舉薦人才，須並核其品學，萬不可使有學無品者濫竽充數。正本清源而後風化人才吏治益善矣。

一曰部院司員宜認真考核也。今日之司員即他日之長官，若以不學無術資緣奔走者濫廁其間，在今日雖無大傷，一旦循序而升要津，忝任恐吏事因之而壞，風氣亦因之而漓。今日以此進身，他日即以此第人，展轉相因，吏事終於不治，則何如慎終於始也。伏祈旨敕下各部院堂官核議，酌爲考課之法，以憑陟黜。庶幾人才以警勸而出，吏事以整敕而治矣。

一曰保甲團練亟宜興辦也。從來強患於已形，不如引患於未萌，弱患於未萌，不如形制勢禁而使之不敢萌，默化潛移而使之無自萌也。則保甲之法尙焉。保甲之善，使民平日互相聯屬，有奸惡則互相糾舉，容留者坐罪，奸惡一生，稽察立至，蚩蚩之氓，誰復敢以不成之奸惡自干刑戮。行之既久，人人以奸惡相戒，以善良相勸，而風俗厚矣。至於使民家自守，人自爲戰，民皆爲兵，而無籌餉之費，兵皆爲民，又無失業之虞，則又有團練一法。團練之善，縣爲四團，團四五十人，公舉紳耆爲團長，練則爲兵，散則務農，一有不虞，資羣力以守禦。既無轉調之勞，不諳水土之患，又使賊無駐足之地，掠野之資，法至善也。伏祈旨敕下各疆吏督率地方官實力興辦，似於地方不無裨益。

一曰捐納宜停止也。查捐納一項，雖以庫款奇絀之故，不得已而開之，而專利實少，受弊實多，納財倖官，名器太輕，其弊一。待途一開，趨向不一，其弊二。今日捐之於官，他日仍取之於官，如賈三倍，顯傷風俗，隱傷帑項，其弊三。濫竽充數，吏事不治，其弊四。冗員既多，用度虛糜，其弊五。官途擁擠，真才無以鼓勵，其弊六。雖然庫款奇絀，豈無故哉。誠以礦學不精，地利未闢，游手游食者衆，而農務未力，藝學未興，商務未廣，而漏卮未塞，加以衙署之冗員，軍營之糜餉，倉庫關吏之倒飽營私，而帑項遂大減。今皇上既剔弊除冗，節用百務，以次振興，二三年後，帑項何患不足。伏祈旨敕部核議停止，似於吏治不無裨益。

一曰請汰冗員以復吏祿也。古人有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其言不爲無見。我國家吏祿本自不薄，後以部庫奇絀之故，僅裁及二三成，薄海臣工見我皇上宵旰憂勤，力行節儉，稍有天良者，孰不樂意。然聖恩寬大，冗員總不能免，夫養百冗員不如厚十能吏，且見其利不見其弊。應請旨敕部及各疆吏核議，可併者併之，可減者減之，可裁者即裁之，省糜費以復吏祿。庶幾事以無倚待而加治，人以足事畜而加廉，財以不蝕蠹而加裕，不學無術資緣奔走之人無以售其技，固其位而官途以不擁擠而加通矣。

一請寬免誤字處分以廣言路也。古者人君舉動，有始發言而諫，立至者，忠直之臣不能待也。今以一誤字而予以處分，固欲戒其疎率之心，特臣工畏議，將有言緩不及事之虞。伏祈天恩特降，准將此處分亦予蠲除，並乞明降諭旨，使臣工直據胸臆，不罪狂戇之言，卽向之以狂戇之言被罪者，立予開復。則天下臣子恍然知聖意之所在，而披肝瀝膽，無有遇事不言與言不盡意及言緩不及事之虞矣。

一曰官。一曰民。一曰教。一曰就事功也。今夫文取真正，士獎賢良，則浮僞澆漓之風化矣。廣開言路，勤求民隱，則緘默壅蔽之患除矣。實儲倉則可救歉，禁種烟則可省田，置書樓則士之成才者衆，減報價則民之達務者多。變法之事，守法之心，則事以審詳而無過，舉以薦繼科，因才核品，則士以網羅而無遺，賢費從撙節，則可備意外之虞。俗禁奢華，則可裕天下之力，聖明在上，集羣策以計事，合衆力以圖功，百務振興，無遺算矣。獨慮富強，非一二日可基上理，尤非一二日可致，必內地無生事之人，外邦無開釁之端，涵養休息數年之久，而後財力裕而事功成。然我國家撫馭遠人，同仁一視，秉公持正，無幾微疆界之心，卽彼外人去國遠來，原以牟利，既獲如歸之樂，自必畏威懷德，貼然誠服。而惟此蚩蚩之氓，不識大體，往往以薄物細故，輕釐釐端，使中外失歡，而百務掣肘，似甚可慮。伏祈旨敕下各疆吏，於遠人多方體貼，多方保衛，平時延見，虛衷採訪，告以安分守己，又須開導士民，泯其猜嫌之見，使之推誠示公，相安無事，中外之邦交既洽，則我綢繆措置無礙無間矣。愚陋之見，是否有當，伏乞代奏。

謹呈。

戶部候補主事聶興圻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戶部候補主事臣聶興圻跪奏，為謹遵諭旨，敬陳管見，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方今敵患日亟，朝廷變法自強，舉行新政，此乃中國圖存之命脈，外洋向背之大機，既不可操切，亦不可後時，請將因時宜辦諸事，縷析為我皇上敬陳之。

一在明教本以消內患。近來各省民教不和，屢起重案，外洋借端要挾，租據險要，幾於遍及內地。若不將中國教本於天，與西教無甚大異之處，明示天下，則民教仇視無有止息，即國家之憂未有已時。擬請皇上飭下禮部、翰林院儒臣，講明天學，將聖賢設教原本於天，如孔子書中商周誥誡其民，凡稱上天，稱天命之處，錄出，著為簡明淺說，進呈御覽，恭候欽定，頒給各省督撫臣、交州縣各教官，偕同在學品行端方生員，親到民間，講明我教自來如何敬天，如何事天祈禱，如何畏天愛人，並如何禁絕不在祀典之淫祀，與西教並不相妨，俾民間一週知，我行我教，同是戴天，即入西教，不過如此，不入西教，猶是奉天，何必兩相仇視。如此訓導，三年之內，地方無鬧教重案，即是著有成效，學官加級留任，生員給獎。如出重案，則教官同州縣官一並參處，行之日久，必兩相融洽，民教相安，而內患可弭。所謂因時宜辦者，此其一。

一在分班抽換以實兵額。近來各省綠營，兵額不實，朝廷諭令疆臣大加裁汰，訓練精兵，期於有用。而各省雖按成數裁汰，未必非是敷衍。方今中國全無藩籬險要，強敵已在門關，舍練兵不可為國，兵不多亦不可為國，然兵多而餉無所出，何惟有抽換一法，可使兵精，可使額足。擬請飭下各督撫臣，將近來按洋法練有成效之防練各軍，按三成，自本年一起，由防練各營抽一成，歸入綠營。綠營兵亦分三成，於本年散遣一成，交各該地官，責令城鄉保甲，按兵糧三分之一給之，四時歸入團練操演，次年三年抽換亦如之。三年以後，則隔兩年一抽換。

前此抽換退入團練之兵，如係老弱不堪，地方官於團練兵籍內除其名。如此行之，綠營空額之弊可除。三年之後，有百餘萬精兵，八年則有勝兵二百餘萬，合團練兵計之，不下數百萬，與諸強國相敵矣。所謂因時宜辦者，此其一。

一在練京旗兵以均勞逸。京師旗兵，神機、健銳各營，大加蒐討，必可復舊。惟城居之人，不習勞苦，臨陣易為敵人所算。擬請飭下各都統、統領等，按各旗營分為四班，每年派一班出紮津沽及奉天、伯都訥各緊要處，藉壯東三省聲勢。春時而往，及期而回，不過數年，旗兵仍是精兵，合京旗防綠練營計之，形勢自倍。雖失險隘，猶可自固。所謂因時宜辦者，此其一。

一在旌廉潔以增應有之入款。方今時事之壞，患在敵強，究患在官貪。關稅釐金，每年收數明明歸中飽者，不下數百萬。部臣屢次奏請飭各省，責令經徵人員，將征收之數涓滴歸公，而其報部者，仍不加增。此何以故？蓋稽征有常額，彼即據常額為侵吞之符。三年有比較，彼即恃比較為藏身之固。官吏之奸，無過於此。部臣無法可繩，疆臣無術可制，朝廷患之，鄰敵笑之，而畢竟無道以處之乎？臣愚以為欲去其貪，宜旌乎廉。旌廉之法，在賞之以明有之財，復擢之以不次之位。擬請飭下各督撫將軍都統監督，飭局員征收稅釐有能於常額之外多繳出萬兩者，明以千兩賞之，令其在收數內開除。部臣不必駁問，能多收繳出十萬兩至二十萬兩者，亦按一成開除。遞加不論實缺候補，征收一年期滿，如係道府，請旨立予超陞。候補佐貳等官，則准其即補實缺。只論繳出比從前征數之多寡，不論到省年次之久暫。如此旌之，庶幾人人愛惜名節，征收之數和盤托出矣。所謂因時宜辦者，此其一。

一在體恤樞臣。樞府為天下根本，根本正則天下自無不正。向來京員祿入不足，贍給身家，況在樞府之勤勞，苟不足給，無怪其有暗中之收受。有收受，即有請託。請託行，外之督撫懷瞻徇之私，內之各部臣，即有難言之隱。以情面為人才，憑八行為進退，用舍不公，國事即因之而廢。方今新政初行，此病不除，進境難必。擬

請飭下部議。凡在軍機處人員，照督撫司道廉俸議給，在帑藏不過費數萬金，而天下之根本正矣。所謂因時宜辦者，此其一。

一在設農爵以優待大臣也。朝廷舉行新政，以守成之難，而適當開創之際，維新守舊兩黨，自必各以爲是，參用之，則有礙維新之大局。革黜之，亦宜諒守舊之素心。臣以爲莫若仿古昔大臣復辟明農之意，明着爲典，設農爵三等，令大員之守舊不化者，加以農爵，令其退休田間，講明農學，爲諸農倡。庶民智開而大臣亦得保全。所謂因時宜辦者，此其一。

一在定牧令考成以盡人材之用。方今一切新政舉行，地方官實職其要。自來議者，均以牧令久於其任，爲化民成俗之由。不知此法行之於土廣人稀之時，固與唐虞成周有合。若今時則人民增至四千萬，其中豈乏俊傑？若如舊法考成，一官蒞至十餘年，則人材必多抱屈。其不安命者，勢必用其才能以爲營求作偽之計。擬請飭下部議，改一切久任爲兩考，兩考俱優，卽予陞遷。其平常者，開缺回籍。貪酷者，仍隨時革黜。如此以待牧令，則居官者必皆振奮精神，人才不慮無位置矣。所謂因時宜辦者，此其一。

一在設客卿以奔走外臣也。自來列國相持，楚材晉用，原不爲嫌，但視用之者專與不專耳。方今中國雖有維新任事之人，以視歐美東洋，尙瞠乎其後。擬請飭下總理衙門，議設文武客卿等級，以待外洋之有志欲強我中國者。並知會歐美各國，其有賢能願客仕我中國者，卽以客卿之位尊顯之。如此，則彼爲我盡其才能，斯新政更易成矣。所謂因時宜辦者，此其一。

一在設聯省以壯國勢。近年各處新聞報，載有西人狂吠，畫瓜分中國圖，加以論說，跡其向總理衙門要求各事，多暗相合。此事不可忽略。彼蓋見我國雖地大物博，而胥撫皆存此疆彼界之心，勢同渙散，故敢爲此狂謬。然中國人心固結，爲彼所畏。若設立聯省，狂吠自息。擬請飭令近畿、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東三省爲一聯，江南、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江蘇爲一聯，四川、陝西、甘肅、新疆、雲南、貴州爲一聯，湖南、湖北、兩廣爲一聯。一切辦法，俱仿泰

西官紳兵民都爲一氣，朝廷仍復指揮如意，將平時已具吞敵之勢，而敵人自不敢逞矣。此上兵伐謀之計也。所謂因時宜辦者，此其一。

一在彙拔人材以任時事。近時以來，事勢危急，各大臣保薦人材，雖未必破除情面，然亦頗有激發天良，薦保多協衆望者。臣聞方以類聚，德必有鄰，擬請皇上飭令近來新進諸臣，各就所知舉其一二，許以召見，量材錄用，必能於維新之治有裨。所謂因時宜辦者，此其一。

夫可畏者勢也，難得者時也。際茲兩年，俄之鮮卑鐵路未成，英俄尙未交關，我不及時舉辦以上十事，力圖完固，再閱兩年，局勢更迫，將如之何？臣於二十一年曾具條陳，經部臣代奏，有廣長安爲陪京之管見。當時樞臣若能力贊廟謨，及早籌備，遠今必有規模，堪備巡幸。近之可步俄日雄圖，遠之不失爲漢唐全盛氣象。不意樞臣不任其難，坐令中國險要全失，在在受制於人。若又遷延，倘各強國一旦兵爭，則我國必爲魚肉。彼時欲以商務土地操縱外洋，何可得哉？書之曷勝焦急。臣愚昧之見，所有條陳，是否可備採擇，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戶部主事齊令辰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戶部主事臣齊令辰跪奏，爲應詔瀝陳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恭讀五月以來上諭，至令小臣士民皆得上書言事，仰見皇上殷憂時局，孜孜求治，察及邇言。臣猶謂大臣言官當已竭智盡忠，有犯無隱，綱舉目張，不遺巨細。小臣所知幾何，詎以管中所窺，瀆勞聖聽。迺者詳閱邸鈔，見有當言而未言者，亦有已言而未合者。適又恭逢恩諭，特許部院司員得以封章入告，感激涕零，不能自己。再慎默而不言，益負不忠之罪。伏思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可言而不可行，非臣子所敢言也。謹擇其可行者八條，繕之如左。大致欲正人心，厚生計，屏虛文，求實效。總歸於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一俗學迷謬已久，今更罔所依歸，亟宜另編四書五經，特飭文名重望之大臣，先酌簡本，呈候欽定，頒行天下，用以新其觀聽，保教即以保國也。編書與刪書大有逕庭。我皇上初准大學堂擬奏章程，原有編纂經書，撮其精華，定爲功課一節。此誠當務之至急，不如是，則士民皆不讀經，將不知忠孝矣。管學大臣孫家鼐謂經書字字皆實，皆當全讀，此尊經而不知時，聖道將因之以荒。周孔復出，且不謂然。梁啟超擬奏編書章程有云：可否將經學一門提出，伏乞聖裁。是明知該大臣之言不合，而不敢顯辯也。至徐致祥請選歷代講義，此尤不知緩急之言。以臣聞見，各州縣城鄉學塾，俱已廢業，因其本不知西學爲何物，亦不知聖學爲何事，徒以經書爲盜竊名利之具。又妄以八股爲聖言，聞廢八股，一閱而散，大有青衿佻達之憂。此關於中國人心風俗者甚鉅，非另編經書不可。繁則不讀，簡則易從也。此似駭人聽聞，實於聖道有合。臣請爲皇上晰言之。恭讀欽定周官義疏案語曰：堯舜之世，未有尙書，春秋易有畫而無文，禮初興而未備，其所以教胥子者，惟樂，樂即詩也。說其辭義，謂之誦，播以管絃，謂之歌。唐虞人才冠乎古今，教士之法，乃似太簡非簡也。水火工虞兵農天算，皆有實學，非第誦說已也。臣謹按後世學者，呻其佔畢，本大悖於古法，而人才遂亦遠遜於古。西國學堂，皆有宣揚彼教之歌，大昕警衆，同聲朗誦，而其所學天地、身物、聲光、化電諸門，皆考實事著於簡冊，隨時增損，吐故納新，學者撮其精義，以備檢查，從無背誦之說。此實我古人師教良法，而人才遂亦突過於古。周孔之教小子，所誦者亦惟詩。孟子云：讀其書，讀其軸，繹其義也。後人言讀帖讀書，與誦不同，易以決疑，禮以經世，春秋以別善惡。其在顏曾之徒，皆身體而力行之。即在游夏，亦不能以誦詩之法誦羣經也。且孔子周人，故刪周詩，虞夏之歌，猶不錄取。若在今日，則列聖詩集，欽定國朝詩別裁，皆詩經也。刪書斷自唐虞，不錄義農，因其荒古，可法者尠。若在今日，則欽定二十四史，御批通鑑輯覽，國史，皆書經也。春秋博考列國，知彼知己，乃能自存。若在今日，則欽定四庫全書所收職方外紀，以及泰西、秦東各國史志，皆春秋也。禮記者，漢儒雜纂，本非孔子舊籍，其中雜冗混淆，雖以曾子、子游，不能折衷。一是矧周禮之可行於今者，十中無一二焉。何也？禮時爲大，周公祇就當時所行儀文度數，從而品節之。孔子訂禮，惟可從周。

而其爲邦之謨，顯已制兼四代，原不以周代方策，遂定爲繼周百世者之玉律金科也。若在今日，則大清會典，皇朝三通，卽三禮也。惟有周易一經，立象設卦，盈虛消長，默驗天心，孔子明言，不爲典要，惟變所適。今值存亡危急之秋，竊位戀祿之臣，苟且偷安，坐視萬事之墮，而不思所以變之，是不但不能體會聖旨，並未體會孔子之言，讀易之謂何矣。況在後世通儒編經書者，尤難悉數。第就人所共見者言之，程朱不編經書，何以有四書，有補傳。曾國藩不編經書，何以有經史百家雜鈔。我高宗純皇帝特編御覽經史一書，悉屬斷章節取，則經書擇要而纂，有何不可。孔子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私家撰述，不得通行。職是之故，卽在程朱鉅儒，不兼盛世表章，其書亦不得行。然則三重者，聖天子之事也。惟當時勢艱危，皇上萬幾獨理，乙覽已勞，何暇編纂。應飭文名重望之大臣，如張之洞者爲之。特見此事尊重，不在編譯書局之列。張之洞勸學篇，意重守約，勿飾門面。但十三經白文，已逾六十五萬字，卽張之洞所謂約者，仍有三十萬字。試問翰苑諸臣，默誦此三十萬字者，能有幾人。而乃以此資之通國士庶，非虛門面而何。夫以張之洞之博通，必已早見及此，祇以衆口鑠金，不欲冒不韙之名耳。今何時乎。聖教將微，豈門面所能保。實將不存，名於何有。現在億兆士民，徬徨觀望，罔所歸依，臣竊懼之。請皇上明諭天下，以張之洞守約篇，語當世之中人以上者，另撮五經四書之精華，恭依御覽經史之意，編訂成書，至多不過一二萬字，爲海內城鎮鄉僻共誦之。本科場命題，不出乎此，設或罷廢科場，養蒙教士，亦本乎此，非刪之謂也。自漢至今，經本經說一仍其舊，任聰穎士子自研求之，其儒臣新纂進呈御覽，恭候欽定之簡本，則必人人默誦之。卽代唐虞樂章，用以宣揚我教。天子考文相時，創制如日中天，光昭萬世。如此，則人心賴以定，風俗賴以純，趨嚮既端，費心有限，一切新學，方得專精曠覽，中華大局幸甚。

一痛除迂儒痼疾，不准墨守程朱，允宜表章顏李，並斥五行俗說也。我中華通行達道，萬世無弊，終將普徧地球者，惟周孔垂教之言，集羣聖之大成，合政教而爲一，不似外國政自政教自教也。其餘大儒立言，率係因時救弊，難以通行萬世。溯自兩晉至五季，綱紀壞亂已極，朱子應運而生，苦心救時，而不免矯枉過正。卽如論語首

重學字，尚無性善之說。朱子乃以明善復初爲學，六藝實學因之荒矣。孟子首重仁義，朱子乃以富國強兵爲利，末流因以富強爲諱。自宋至今，益患貧弱，受欺凌於外國者，幾二千年。則自周末文弊，我孔子已嘗殷憂之矣。至洪範所言五行，皆係天然自生之物。今經西人研求萬物，已有六七十行，本非五數所能盡。乃自西漢陋儒，曲學阿世，術士惑民，益張其欲。董子奏請罷黜百家，獨宗孔子，厥功甚偉。今時憲書中太乙九宮建除宜忌，無非五行家言，尚書何嘗有此。將來學堂大興，飭化羣材，精求化學，自能明其所以然之故，今尚不能以口舌爭。然而海內受此大害已不淺矣。朱子中庸章句，首重周子之學。於是讀書之儒，迷於五行，此事所關尤重。恭請聖旨，明斥其謬，實於人心有益，人心不智，不能有爲。臣謹按顏李之學，於今時最宜。請旨表章其學，藉挽空謬，迂儒癩習。惟其書亦繁，顏元、李塨兩年譜，能括其學術之要。如蒙俞允，可將兩家年譜付編譯書局再刪訂之。

一欲正大臣之心，就所知以覺之，不必自用其能，祇在能用人也。唐虞夏商大經大法，周公既損益之，孔子又刪訂之。古人不讓其僭，時之不同，雖堯舜成憲，不可沿襲。堯舜而生周代，卽周孔也。且舜之治法，不盡同於堯也。堯不能去四凶，舉元愷，而舜能去之。舉之，非舜之力，餘於堯，總由時之至與未至耳。今雖賢士大夫，俱不能無所誤。一誤於庸濫時文，再誤於冗雜例案，自少至老，精力全銷於此。迭奉溫諭，復被嚴旨，祇覺懵然，如瞽無相，豈無天良，實不能也。亦有因羞生忿，遁而之他，託名守舊，無舊可守，託名好古，實古聖之罪人。懲之則不可勝懲，罷之而來者無異。惟是京外大員，未有不讀聖賢書者。我皇上因其所知而警覺之，聖道於人不遠，祇在實力奉行，又在相時而動。一洗名利私心，立可盡率而收實效。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本不可自用其能，又何庸諱其不能，但能用人，其爲能也大矣。再有顯違詔旨，卽是陰悖聖經，予以重懲，非不幸也，宜也。

一京曹與秀才應令辦書吏之事，秀才歲考，應聽自便，以重實學而收實效也。兩漢掾史，皆用儒士，故其吏治稱最。我朝所以不用秀才充書辦者，特矯明末之弊。今之秀才，祇患疲茶，若慮其如前代之生事，可決其必不能矣。軍機處內閣總理衙門所有書寫，皆用官，不用吏。六部統攝行省，責任甚重，則書記等事，皆應用官。何況今

性大弊，首在書辦。若輩不畏天命，引類呼朋，私相授受，惟以舞文牟利，作奸犯科爲心法。其勢熒赫，遠過屬官。元謂此爲吏胥世界，言之痛心。皇上毅然變法，三令五申，乃竟遲至多日，辦理不勇，皆由大員奉旨，卽問屬官。官又問書辦，書辦曰：不合例，大小各官皆皇然矣。此等弊藪，原非一朝一夕之故。宋王安石謂祖宗成法不足拘，臣竊謂祖宗若治斯世，亦必改絃而更張之矣。康熙、雍正、乾隆年間，凡有西使來京，列聖與行握手禮，從不令其拜跪。我聖祖仁皇帝敕建中華書院於義國拿波里城，至誠前知，豈文法所能阻。不謂今之大臣，不以變理陰陽爲分內之事，乃以奉公守法爲自便之圖。殊不知奉公守法，乃小臣與府吏胥徒之職，奈何心膂之臣，亦僅以案牘從事。因此部院堂屬皆被書辦玩弄而萬事隳矣。書辦亟宜裁革，司官應代其職行之。此際尤屬時宜。官裁則缺少，例刪則事簡。且由科甲出身之員，讀聖賢書，咸知忠孝，不能變理陰陽，卻能奉公守法，付以新例，人事兩宜，非第惜其投閒而向隅也。至於海內秀才，多至百萬，正當使之歷練實事，以開風氣。三年歲考之舊法，於造士毫無干涉，徒爲蠹吏生涯。行賄則免其歲考，無賄則立革多名。甚至有志新學，已入官設學堂及總署同文館，朝夕勤勞，實力爲學，乃因無力行賄，遂被學政黜革。平心而論，今之學政教職，非爲栽培人才，只是賊夫人子而已。五月十八日，盛宣懷奏設公學，並請學堂諸生歲科免試，已蒙批准，允宜推廣行之。請皇上明降諭旨，各省秀才，願應歲試與否，悉聽自便。不如是，則學堂之實效未收，而秀才已革大半，夫豈國家造士本意。免歲考，則一切農工商學皆得專一心志，任自爲謀，子貢之在聖門，一商賈也。農工本在九經之內，豈可以是爲恥。州縣六房書吏，俱令秀才充之，不惟遠邁漢代吏治，卽我朝廷舉行諸新政，亦惟讀書明理之人，方堪任其事也。

一武試科場不能不能，優貢拔貢更應速罷也。我中華古法，造士必在學校，文武不分兩途。大學堂二次改革，剔出兵學，實屬不可知禮無勇，造士何用。顏李謂三達德，今去勇字，儒生能不自愧。至於科場棘闈，有似防賊，古人外國，皆無此法。今之文場所，以不遵罷者，祇爲舉貢太多，遽爾擯棄，似堪憫惜。然其所學之事，皆已無所用之，雖改策論，又有何用。無論何學，皆以身練，但尙空言，誰任實事。祇憐目前之學究，而不爲其子孫久遠之計，空

隔相傳，何所底止？豈非害之。是文場已應罷矣，然尙可敷衍也。至於武場，雖欲不罷，其又焉能？臣閱邸鈔，見條陳武試者，累牘累篇，只如嘍嘍，徒煩聖聽。此並無須多言。槍砲練於武備學堂，萬非學臣所能考，且民間非願考武。以臣所見，武舉武生，苟無恆產，除卻營營於娼賭之門，別無一能，亦無一事，一旦罷試，乃是培養何也？諺云：與誰有難，勸誰考武。言壞子弟之事，莫有甚於考武者。請皇上詔罷武科，民情甚順。所不悅者，貪官蠹吏而已。倘慮武士勇夫無所位置，恐其釀生事端，亦請詔示天下，凡有力能扛鼎，才器過人，龍拏虎跳之健兒，驅壁飛空之奇技，均准自投營伍，卽由統帥面試。如果真實，立予錄用，不得抑勒，致屈人才。如此，則奇才異能，進身有階，乃爲折衝禦侮之實計也。優貢拔貢兩場，只重詩賦楷法，今又何須考之。況此二途，直成弊藪，賄賂公行，視不知恥。學政以此肥其身家，臣竊謂此一事，學政之廉潔者，應有條陳。乃至今寂寂無聞，非便私圖，卽袒蠹役。且現時發題作文，仍敢有用八股者，亦有用詩賦者，顯違諭旨。臣實恨之。若再考武，必有私試弓矢者，不能不更煩明詔也。

一易州、遵化州駐防，應業蠶桑，爲旗人籌生計，以保陵寢樹株也。旗人與國家休戚相關，生齒日繁，庫儲日絀，若仍恃錢糧養之，不能家給人足。且養之而不勞之，愛之適以害之也。竊維民生重計，首重農桑，而在旗人養蠶爲易。臣館易州六年，故知西陵駐防情事。近年風氣，迥非昔比。旗綠各營，多有乞匄，遂有專以竊樹爲事者。恭奉明諭，勿拘忌諱，臣卽不忍不爲我皇上實言之。十年以前，僅竊海樹。今則海樹漸稀，波及儀樹、行樹，且聞東陵駐防，有公然開設木廠，以售所竊之樹者。易州駐防則尙不敢，實由貧餓，情殊可矜。縱欲辟以止辟，其勢不能禁絕。臣見營房基布六十餘所，幼丁至老，不能得缺。官弁兵役，難議裁減。惟有蠶桑一端，大可爲其生理。地本宜桑，不種自生，例不准其芟薙。前者格於部議，竟不得行良法。臣實不解，私心憂之。恭思陵寢吉壤，最喜者樹木也。與其不准養蠶致傷松楸，何如廣栽桑柘，並能衛松楸乎？內務府有富基者，任滿防員外郎二十餘年，京察多次，皆列一等。其人熟悉本地情形，品亦公正，所作克食，實能殊潔，克盡厥職。皇上如不以臣言爲謬，請飭兩陵守護大臣，擇其營員中如富基者數人，畀畫嶺原，分任各營，廣培桑樹，考求蠶學。果能實力奉行，不過五六年，旗人皆

有生計，游蕩偷惰，積習自除，而樹木從此濃茂，蔥蔥佳氣，於萬斯年。臣嘗竊爲駐防籌畫，計無有逾於此者。且非此無以保樹木也。山場極廣，桑秧甚多，京旗貧乏之家，儘可撥往養蠶，其事甚雅，其利無窮，並無虞其游惰滋事。而在世祿富厚，皆宜援命婦蠶桑之禮，用以表率閒散差役，勤則不墮，儉則養廉，根本至重，所關非淺。

一飭州縣各村毀一淫祠作爲農桑公所，並飭將五月以來上諭以及有關農學蠶學之奏疏刊印成冊，徧發各村，非此無由開風氣也。環球衆國，報館林立，人人知天下事。我中國鄉村俗士，專以腐陋講章粗淺時文爲學問，不但未見農桑各報，竟至一生不閱邸鈔，不識字之農夫更無論矣。我皇上毅然獨斷，開創新學，力圖自強，農而桑實爲首務。乃今數月之久，鄉村士庶一事無聞，一字不見，豈非地方官之罪？仰乞嚴旨，命將舉行新政上諭，有關農桑奏疏，由督撫通飭所屬刊印成冊，徧布鄉僻，不必如從前告示，雖貼墻壁，風雨損失，人不記之。且告示不同謄黃，祇由書辦繕寫，紙大字多，具文浮冗，書辦不肯多寫，州縣漠不關心。不過城鎮通衢，略貼數張，虛應故事，不曾徧及。甚或衙役勒索鄉愚，不肯遽然貼示，言之心痛，是必刊印成冊，多多益善。有士子之村，則交士子無士子之村，則交董事耆民與鄉約地保，敬謹收好，周流閱視，不准失落。非此不能家喻而戶曉也。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今欲舉辦農桑，不設公所，則人心散漫無紀。惟民間患貧，難建學堂，而淫祠則所在多有。前既恭奉諭旨，命將不在祀典之廟宇歸入學堂，則淫祠宜廢。今姑勿庸一概拆毀，但於各村之中擇一淫祠，去其土偶，仍其屋宇，作爲農桑公所。懸額警心，以聚衆志。如有妄言禍福者，治以左道亂衆之罪。州縣果曾讀書，當不惑於邪說，不畏難苟安。臣查中田三畝不養一人，西田一畝能養三人，但得風氣大開，有一傑出之人講西法而獲美利，則農家爭相倣效，無俟勸誡。此時，則必須賢宰官董率之也。

一婦女纏足，今有悔禍之萌，可乘勢勸勉以禁之，以修女教而裕遠謨也。纏足一事，逆天理，悖聖教，此古今之奇變，至前明而益烈。夫人而知其非，中國之弱端在於此，況又顯悖聖朝制度。所以漸弛其禁者，祇以閨閣廢事，非刑法所能齊也。而今則其時矣。物窮必變，否極思泰，人心皆戚戚焉。欲變之機已露，朕兆有立會者，有自放

其女之足者。再請頒賜諭旨。一爲勸誡。則民之歸仁。當如水之就下。因勢而利導也。各省風俗不同。惟在督撫飭屬善辦。不必用罰而可用賞。其有能率教者。祇於婚嫁之時。紳耆聞之於官。或賜花紅。或送鼓吹。不率教者。鄉黨不齒。是又在地方官之善於薰戒耳。泰西女學盛興。美國稱最。女教修則蒙養正。我中華富強之基。可以不繼足爲之嚆矢也。

再敬陳者。臣繕摺將訖。聞廣西軍務失利。今稱勁旅者。惟董福祥。袁世凱。聶士成三軍。然現在情形。不克調動。臣嘗聞故協辦大學士李鴻藻言。李秉衡惜不諳洋務。而其人清鯁嚴明。忠貞果毅。最利戰事。已著功績。似可起用。能勝大任。小臣本無保人之責。惟當言路大開。破除忌諱。又值時勢艱難。軍務孔棘之秋。故敢冒昧直陳。無任悚懼屏營之至。伏乞皇上宸聽。謹再奏。

### 浙江紹興府山陰縣舉人何壽章呈(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具呈浙江紹興府山陰縣舉人何壽章。爲應詔陳言。請代奏事。竊舉人恭讀六月十五日上諭。大小臣工各抒議論。以備採擇。並准士民上書言事。毋得拘牽忌諱。因欽此。仰見我皇上孜孜求治。鉅細無遺。凡在食毛踐土。宜如何感激奮發。以圖報效於萬一。舉人不揣固陋。默窺時政。有宜補救者三。曰販米。曰稅務。曰交涉案件。有宜推廣者二。曰郵政。曰礦務。俯念時局之艱難。仰維聖明之英斷。敬就管見所及。謹議五條如左。

一販米宜嚴定章程也。近來米價昂貴。乃至石值銀六七兩。誠數十年來所未有。貧民覓食維艱。聚衆搶劫。挾官平糶。東南各省層見疊出。人情洶懼。無所爲計。比年各省多獲豐收。而米價之昂。至於如此。設有水旱偏災。將更不堪設想。隱患之深。莫此爲甚。聞俄國悉比利及日本國年來需米實多。每石至值價銀十八九元。以是奸商貪利。冒禁假借影射。競運出洋。若不及早設法。通籌全局。嚴行禁止。將來一遇凶荒。飢民蠢起。恐致補救不及。暨儒無識。實抱杞憂。伏讀五月十二日邸鈔。江西巡撫德壽奏請商販米石。除持有官照采辦外。仍照常抽捐。以

社私販深者，河海漁利者，運出洋子以限制免其生心，竊以產米之區，固宜安定販運章程，而各海口又當嚴防私運。查米等口向有例禁，各國通商條約，凡米穀等糧，不拘內外土產，不分由何處進口者，皆不准復運出外。惟准其運往中華通商別口，又外國所產糧食，裝載進口，未經起卸，仍欲運赴他處，亦無禁阻。條約所載，本甚明晰，乃聞近來通商各口販運米石，竟有中途售與外國者，沿海各小口又多奸商偷運出洋，至於假冒外國所產，藉託運往別口，種種弊竇，無所不至，查洋商運載米石，向應由關監督發印照，進口時互相稽核，查對數目。同治七年，美商由台灣運米至天津，並無監督印照，曾經申明舊禁，是米糧果有私運出洋，應惟各關監督是問。擬請飭下南北洋大臣轉飭各關監督，實力整頓，嚴密詳查，凡有通商各口販運米石，核實數，填發印照，即行電知所往之口，彼此關照，嚴查偷漏，如有失察私縱情弊，一經發覺，立予嚴懲，其沿海零星小口，應由該管地方官會同該地紳董，切實出示嚴禁，如有偷運米糧出洋者，准民人扣留稟送，將米充公，並將該商從嚴懲辦。此等目前之要務，應請明降諭旨，飭下沿海沿江各督撫合力通籌，妥議章程，務期內地足以操縱，外口永無偷漏，以保民食而裕民生。至於中國農民拘守成法，以致地力未盡，地產不豐，查泰西各國有耕田汽機，打麥汽機，電氣新法，鑿井新法，肥田和土化學成物，足以代糞，凡茲諸法，皆著成效，似可仿行。今既奉旨設立農工商總局，擬請飭下各該大臣擇地購械，僱工試辦，以為民創，他日行之有效，再行勸導民間一律推廣，重農足食，王政所先，強國之基，當今之要務也。

一稅則宜添課學生也。自道光二十二年與泰西各國立約通商，海禁初開，外洋貨價，華人未諳，於是船隻之進出，貨物之積儲，皆委洋員經理。京都特設稅務司，各口海關則設正副稅務司，其下又有幫辦，自頭等以至四等，皆由洋員充。又有幫手，各項人員不下數百，皆以西人承充。五十年來，未有更定。前者日本海關亦用外人，今則泰西各國官員，夫賦稅亦屬內政，國體所關，豈宜專用外人。當初不諳洋務，藉以舉辦，蓋不得已，日久不易，非所宜。請於總理衙門添設稅則館，派稅務司一二員為之教習，選學生之已通洋文算法者若干人，課以



約章稅則，學成即以派充扞手幫辦，以次遞升稅務司，此後洋員缺出，概以華員充補，庶關稅之權不致旁落，自設立電報局以來，局中不用洋人，是亦設立學堂之效。稅則之事，易於電報，宜無不可行也。

一 交涉案件宜酌定專律也。萬國公法便覽第三章第四節：異邦人既入某國，必當遵其法律。又云：泰西諸國於異邦編族除數種人原注如公使隨使人等，兵船入境，官軍過境。法所不加外，無論寄居境內，或乘坐本國船隻駛行海外，皆視爲我國之人，務令遵我法度，違者罪之，不得藉口誤犯而遂議寬也。是彼國商民寓居我國，應歸我國地方管轄，本屬泰西互市通例，乃其第七節則曰：近來東土諸國，有以泰西編族之人，免歸地方管轄者，蓋由其律法風俗與泰西多有殊異，故疑其地方官審斷未必公允，因而爲本國人民請免地方管轄，其名曰轄外之權，言於所轄之地之外而有行法之權也。是交涉案件，所以立約由各國審訊，依其法律治罪者，實以所行律例，與彼出入懸殊故爾。查道光二十二年在江寧所定之約，尙未及此，咸豐八年，在上海議定通商章程，遂有是約。其時日本東京之約，亦同於我。坐是華洋交涉，一切詞訟，同罪異科，卽如外國人與吾民鬪毆，殺吾民，各以其國律例治之。英律懲獄三年，法律網禁百日，罰佛狼一百，美律徒刑八十日，俄律徒刑一年，若以吾民殺外國人，則論其罪且資贖金，其餘戶婚財產禁令各異，一旦涉訟，案律定擬，大都彼輕我重，以是動相齟齬。黃遵憲撰日本國志於鄰交志場論此事利弊，極爲詳悉。查日本自改律法，已更舊約，今既奉旨刪改六部則例，擬請旨飭下出使大臣，譯探各國通行之律，咨送總理衙門，酌中擬議，各國律例譯本惟法國律例爲全書，此外如英律全書等皆非足本，不足以資採擇。奏定後，咨會各國公使，頒發通商口岸，專辦交涉案件，則各國轄外之權不革自革，他日換約，再援各國互市之例，以正地方管轄之權，自當易易也。

一 郵局宜一律添設也。光緒二十二年，創設郵政，行文瑞士聯萬國郵政公會，於是沿海沿江各口岸皆設郵局，咸知夫郵政之有利無弊矣。顧民局不撤，是民一郵政，官一郵政也。驛站不裁，是口岸一郵政，內地一郵政也。司馬一舉，可乃紛歧內地，既無官局，民局郵資任其自定，彼此交接信函，時有滯失，民間囂然稱不便，官民兩

局不能通聯一氣，宜其然也。國家設立驛站，歲費數百萬，僅乃為官員遞寄文牘，然而一議裁撤，慮滋寇盜，明季之禍，動以為戒。竊以謂驛站不必裁，而民局則必撤，改驛站為郵局，則中邊通為一氣。改民局為官局，則官民聯為一氣。難者謂中國鐵路未徧，輪船未暢，郵政勢難通行。不知泰西各國創行郵政，皆在輪船鐵路未行以前，其始亦就驛站改設。故謂郵政與輪船鐵路相輔而行，則可謂郵政非輪船鐵路不行則不可。況民間私設信局，尚能通行各省，豈以官方為之而轉不逮。中國二十二行省，置驛千百所，鋪司塘兵養夫數萬，誠能掃除積弊，實力整飭，以改郵政，官民交便，一轉移耳。查泰西各國皆有郵部專官，擬請特簡大員總理其事。一面飭下各直省將軍督撫詳查現在驛站情形，何處應增，何處應減，民間信局諭令一律裁撤，各站驛夫大抵虛額，即以民局夫役補充，民局辦事人員酌量派充官局司事，以資熟手，刊刷印花，發交各紙局一律通售，大城廣市宜多設分局，或於通衢廣設郵筒，按時由局派人收取，務期章程畫一，脈絡貫通，始則無耗費之虞，終且獲贏餘之利。各國郵政獲利之厚，諸臣奏議已有陳明，茲不贅及。泰西各國無不以此為當務之急者，誠以上下交利而無所不利者也。

一礦務宜專設學堂也。礦學與地學化學相表裏，西人分地質為十二疊層，煤鐵皆在第七疊層，因地心火力改變，有斜側彎環之別，故開井工程必須詳察地位脈絡，方無貽誤。其他五金各礦，形色相似，辨認尤難，西人考察礦石，略分八事：一形式，二質紋，三剖面，四硬率，五重率，六光彩，七顏色，八明暗，而試驗礦質則必用藥水化，分常用者者硫強，硝強，鹽強等類，又用藥料點化，常用者為鈉養，磷養，炭養等類，此二事者又非通曉化學不可，是以開礦一事，自辨山色，辨石紋，辨草木，辨礦脈，辨礦苗，鑽礦穴，取礦子，以至化礦石，驗成色，其事精奧，辨及毫芒，非有專門學堂，羅列各種礦質藥品，有名師詳晰指授，逐一考驗，不足以資開採。中國礦藏甲於五洲，現在一律推廣，將來開採各礦，須才孔多，必須預儲礦師，查各省所設學堂，如廣東西藝學堂，北洋大學，雖皆附有礦學，然既非專習，學生無多，執業亦未必能精。今既奉旨專設礦務鐵路總局，特派大臣專理其事，擬請旨飭下總理大臣，即於京師創設礦務學堂，泰西各國礦學，以比利時國為最，其野世城所設學堂，規模宏廠，各國多遣學生

就學，應由出使大臣於該學堂中訪請頭等礦師來華教授，選取聰穎子弟專門肄習，將來擇尤遣往比利時國附學，慎派監督帶同出洋，督率學生認真學習，學成領憑回華，以備任用。庶幾礦務漸推漸廣，礦師愈出愈多，不致全仗西人，毫無把握。舉人草茅下士，罔識忌諱，所陳五條，不敢爲迂遠之談，不敢蹈虛浮之習，冀效一得，敬獻芻蕘，是否可採，伏乞代奏，謹呈。

### 候選布政司經歷關敏道呈（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具呈四品銜候選布政司經歷關敏道爲應詔陳言事。竊職伏讀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欽奉上諭：朝廷振興庶務，不厭講求，所賴大小臣工各抒讜論，以備採擇。士民有上書言事者，著都察院呈遞，毋得拘牽忌諱，稍有阻格等因。欽此。欽遵。仰見聖主博採羣言，實事求是，務使臣民以誠相應，咸知恭頌聖德。竊維爲政之道，日久懈生，欲圖善治，必變而更化，乃可理也。近來局勢大更，講求時務者，咸主變法自強。當茲諸政維新，如開特科，裁冗兵，改科試制度，立大小學堂，天下臣民無不想望風氣大開，富強立致。惟是國計維艱，節無用爲有用，與夫挽回風氣，不可不選擇而更張之。謹就窺見所及，條舉四端，附列於左：

一鄉會試宜暫停也。伏讀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五日欽奉上諭：自下科爲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至士子爲學，自當以四子六經爲根柢等因。欽此。仰見聖主因時通變，以勵實學，洵爲當今之急務。惟是科試以四書文取士，由來已久，自舉人以至幼童，莫不揣摩風氣，從事八股。一旦改用策論，必須從新研究，以期精詳切實。雖其中原不乏通經致用之才，無如近來習尚虛浮，類多謬陋空談。此等士子，工於詞調，一經進場，徒襲陳言，鋪張敷衍，仍不免濫竽充數，致失朝廷策勵實學之至意。況翰林編檢分部主事及各省即用知縣，殊形擁擠，徒使進士出身各員久滯宦途，而國家每屆試期，需費不下數百萬。職意似可將常例鄉會試暫行停止，或有三科，或三四科，使已取之進士得以疏通，未取之士子得於停止期內，力除虛浮，研究實

學。新設大小學堂，亦可造就成才。迫期滿開場試藝，大有可觀。既可免拘噓之習，又可節省鉅款。如停止期內，實有通經致用之才，由特科認真考試，據實保奏，庶真才不致久滯，而虛浮之學可免倖進矣。

一漕務急宜變通也。漕米解京，原備官兵俸餉。每年南漕北來，河運海運，備形艱累。水脚花費以及委員之薪水需款甚鉅。甚至河道擱淺，海運不測，則賠累尤不堪言。在國家通盤核計，每石費用已較民價爲貴。夫南漕由通到京，國家費用如此之鉅，節節剝運，又如此之難，而京通兩倉籌變之甚，又有不堪入目者。其中百弊叢生，直難計意。內外臣工非不盡知，而年復一年未能計及者，惟知謹遵成憲，未能率議更張。聞京官領出俸米，並不自食，往往賤價售於市肆，是其不以得米爲重明矣。公家取來，艱而且貴，官俸棄之，易而且賤。是以有用之銀錢付之無何有之鄉，實爲惜之。因思兵丁以食爲重，未便輕議更張，自應循舊發給倉米。其官之俸米等項，似可改爲折色。職意不如通盤計算，每年應發餉糈若干，以各省之漕米統計成數，除幾成應發餉糈，仍照常運解本色外，其餘一律改爲折色解交各藩庫，分批委員解部兌收。其應改本色米者，或河運或海運，均由督撫派委大員於各省適中之地或出境之處，彙收解送京倉兌收。其糧道等缺，可以酌議裁汰。如此量爲變更，積弊可除，鉅款可省，是亦目前應議之要務也。

一營制急宜更定也。各省綠營兵丁，積弱無能，幾成虛設。雖會奉旨裁汰冗兵，而未裁之兵仍不足恃。況流弊固結，不易挽回。似不若將綠營兵丁盡行裁去，另募新兵。如所裁兵丁有技藝精熟者，留作新募之兵。重定營制，勤操演，明賞罰，毋怠忽，勿失信，務使弁勇知威知懼，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庶可以成有用之軍矣。至如選勇之要有四：一曰練膽，二曰守法，三曰耐辛苦，四曰精技藝。考技之要亦有四：一曰飛步，二曰力大，三曰眼明手快，四曰精於藤牌。此乃於營制成規之外，因時制宜也。近來戰事，總以軍火爲利器。殊不知軍火僅能制敵之遠者，其近者仍須短兵相接。故軍火不可深恃，而短兵之技不可不精熟也。其眼明手快者，不特便於施放鎗炮，且可避敵之軍火。藤牌伏地疾行，可以制敵之足下，均於營務有益者。至於奇才異能之人，營中務當隨時收錄。如係

一技之長優待而驅策之通經致用之才，卽當薦送於上，以備任使，斷斷不可揮之使去。古語有云：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古今有爲之人，往往包藏含蓄，才不外露，當事者慎毋忽焉。其各營馬隊固不可無，然亦不可多，募五營中有一營足矣。營兵短額，營官有必不得已之苦衷，非可以虛報繩之也。至於籌餉之法，莫妙於屯田。寓兵於農，古人稱之。江南財賦之重，蓋因荒地少也。北五省及四川等處，荒地實多，故屯田之法尤不可不認真講求也。

一刑罰務宜從寬也。孔子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由此觀之，治獄之道，不事嚴刑深刻而重德禮寬減也。方今天下治獄之弊，指不勝屈。其故皆由上之務從嚴刻，獄吏遂承意旨，條例煩苛，既嚴且刻，而犯者益衆，毫不知畏。所以然者，不知恥也。民不知恥者，由於官之好貨太多也。漢臣路溫舒有言：獄吏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獄吏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又言：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易之。上奏長卻，則鍛鍊而周內之。凡此數語，實爲古今治獄之大弊，推其致弊之由，實畏上之挑剔苛駁也。當茲時局，固以自強爲主，而自強之道，尤以得民心爲第一要務。竊思以爲與其嚴刑深刻，文致其罪，不若寬其刑法，令民知恥。然欲令民知恥，必先屏去上官之好貨，欲去上官之好貨，必須寬給廉俸以養之。廉俸不足，增以辦公之需，設或有犯，卽當示以可恥之道，不在嚴罰以示懲也。併應請旨飭下刑部，節刪深文刻致之例，遇有題咨案件到部，准部臣憑供改定其罪，務從寬典，不必深文駁斥，令外周內其詞也。吏治之法，全在四維，四維既張，國必振興，則不強而自強矣。此亦當今之要務，未可以常語忽之也。

以上四款，均爲目前應議之要務，似不可不籌議而更張之。他如酌提發商生息之官款，歸入昭信股票，商情必然樂從。將來鐵路告成，緊急文報，可以火車遞送，則驛馬僅送尋常公文，大可酌量減裁，省費甚鉅。此二端於國計亦有益者。際茲言路宏開，謹擬數則，應詔下陳，謹呈。

貴州大定府畢節縣拔貢周培棻呈(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到

具呈貴州大定府畢節縣拔貢周培棻爲遵詔陳言呈懇代表奏事。伏讀六月十五日上諭：士民有上書言事者，著赴都察院呈遞，毋得拘牽忌諱，稍有阻格，用副遺言，必察之至意。欽此。仰見皇上宵旰憂勤，力圖自強之策，思振天下於積弱而返之隆盛。既誘之使言，而猶委靡自安，是不忠也；妄言熒聽，無關大體，是不智也；不忠不智，不可一日視然爲人。獻曝雖愚，不敢自秘。竊自膠州一變，強敵四起，裂據我要害，干預我政事，劫執我利權，箝制我變計。俄國鐵路已入東三省矣，復假比商之名以侵我蘆漢鐵路。設英國亦求所應得之利，則奈何？英、俄爭利而出於戰，無論何國勝負，均將以我爲魚肉。加以府庫空虛，民窮財竭，廣西土匪積久未平，守無可據之險，戰無可勝之軍，內無可恃之腹心，外無可倚之干城。國事艱虞，岌岌殆哉！皇上以大有爲之君，值此萬難措手之時，比者法冗官興，學堂開，特科闢，言路一切，鐵路、郵政、游歷、製造、農政、礦務、工藝、商務、武備、海軍諸政，次第舉行，期在必改。詔書每下，溥海有識之士，皆感激零泣，私相勸奮。然變法以來，口舌紛紜，愈議愈遠，幾至與始奉之上諭齟齬。當皇上之身，而變法不能遂，中國四萬萬人民，尚可望室家之樂，埋骨之所哉？今日之事，智者願出其謀，勇者願效其死，富者願輸其財，賢者願盡其忠。然而形隔勢禁，諸不便私圖者，率多方以阻之。皇上雖日議變法，誠懼畫虎之譏，將不免爲秦西笑柄。且夫治天下，亦挈其綱而已。國無論中外古今，用得其人，則興；用不得其人，則亡。今諸臣如此其衆，固不敢謂實心任事者之無人，然皇上所具知灼見，果能奉行新政者，誰哉？利未見，害已滋。沼吳裂晉之禍，恐愈速而愈慘也。拔貢謹按之當今急務，條具八事，用備芻蕘之採：

一甄別疆臣也。京職大員，日蒙召見，其孰賢否，早在聖明洞鑒中。直省督撫，或數年未經陛見，縱不憑權藉勢，各自私利，然狃於因循粉飾之習，其能任變法之事否，其精神尙足用否，皇上豈能周知？若姑徐徐焉以觀其後效，恐或藉新政以擾民，其禍又不堪言矣。往者教匪之變，粵逆之變，使該省有一公忠大員，何至釀成鉅患，殷

鑒不遠，可爲寒心！就今時勢，皇上得一督撫，則一省能行新政；得二十督撫，則直省皆能行新政。事之至迫，無過於斯。

一徵用寓洋華人也。俄國變法，聘請歐洲名士；日本變法，參用客卿。今皇上勵精圖治，用西人，則懼非我族者之心必異；若待大學堂徐造人才，則恐緩不應急。夫華人流寓各洲者甚衆，士商軍匠，有洋人自遜弗如者矣。若以變法故，徵而用之，能開礦者辦廠，能製器者造鎗砲，能工匠者修鐵路，能洋操者入營當教習，能天算格致者入學堂當教習，能識大體通文字語言者出使，能集大股整飭商務者辦商務。一切新政，皆所素習，事半功倍，其效甚速。且其中豪傑之士，安知不有伊藤博文、畢士麻者哉？請發明詔，飭各國出使大臣亟將有名之士商軍匠咨送回國，立予擢用。彼素不染官場習氣，又深知中國之勢之危，倘結以重恩，有不感激圖報者乎？

一任各省商自開鐵路也。鐵路之利，華商非不知之，特以資本與官合辦，官既不習商事，而又任意頤指，不與商謀，各圖溫飽。商雖至愚，誰肯聚資以奉不肖之官長乎？今俄、英、法、德、鬼、賊其心，不盡據我腹地，鐵路不止。與其舉最大之利歸之外洋，不若令各地方紳商自行合股開辦，官爲之保護。至商人若何建造，官吏不得以滋擾。建成一省鐵路，皇上即可減一省之憂。商固願爲之，奈之何曰商不踴躍也。

一併釐稅歸商局也。釐稅之弊，委員有中飽，書巡有抑勒，奸商有偷漏。雖屢詔清剔，然食其弊者多，誰肯真心爲大局計。願直省設釐局稅卡之處，皆當設商會之處。皇上振興商務，既設商總局開商會矣。若各口岸均開商會，各等商自推商總入會中議事，將釐稅兩項交商會辦理，商人以得爲國用爲榮，斷不肯效諸官所爲。三弊俱去，歲入可增八百萬兩。其商會薪水耗費，給以釐局薪水耗費之半，則官之當入私囊者，胥歸諸公。各項陋規，不撤自去。既可鼓舞商人而增帑節費，於今亦不爲無補。

一各省併營合操也。中國之將，視兵若奴，兵視將若木偶。近雖奉廷寄，令概仿洋操。顧綠營分汛分防，零星三五兵分則力弱，將多則令不行。其真能洋操與否，該管提鎮猶遠莫能知，又安望其可恃乎？請飭水陸各軍，每

省就適中之區，聚爲一處，逐日練習，散者整，則少者自多。一提督得人，一省兵皆精卒也。其一切城守分汛等事，各地方自有團練爲之。推內江外患專用制軍，則每歲養軍之千餘萬餉，可不虛擲。再仿西法，用醫士察看氣體，必形盛者，方准入營，除老弱名將數人外，將年不得過五十，兵年不得過四十。夫人角力鬪智，俱用精神，今積資格以踰提鎮，年皆大耋，勇氣重重，耐勞既久，中情先餒，怯敵畏死，何怪其然。則整飭軍制，必先自選將始。

一罷科舉取才學堂也。伏讀科舉新章，士子須盡讀經史諸書，內習國朝掌故，外通各國語言文字聲光電化等學，方准入選。又大學堂章程，必中西兩學畢精，兼能有專門之學者，方爲學成。乃學成而議者又懼名器之濫，不輕授一官至科舉，則省有定額，雖未必博識中西，亦將照額取足。是科舉仍有倖進，而學堂仍屬虛設矣。請飭舊存科舉，專取才於學堂。其取之法，由小學堂學成給憑，卽爲秀才，升之中學堂，由中學堂學成給憑，卽爲舉人，升之大學堂，由大學堂學成給憑，爲進士，卽使用之。如此，則天下聰俊之士悉歸學堂，而人才自不可勝用矣。

一停捐納以招大學堂報効也。捐納一途，非謂有財者卽長吏治。惟餉項不足，官旣可以利市，自不能更別其賢愚，所謂勢使之然也。然統計一歲所入，不及二百萬兩。現在大學堂開辦伊始，造端宏大，亟招報効，所立章程，似未足欣勵富民。卽如府道捐價，在海防籌餉章程，祇捐銀一萬餘兩，今報効大學堂銀二十萬兩，得郎中外轉，仍道府也。同一職而低昂其價，不加榮焉，誰肯爲此。應請旨停止捐納，以便抑彼伸此，庶源源而來，自能集腋成裘。

一八旗宜令自爲生計也。八旗入關之初，人習騎射，勇於戰鬥，以故世給口糧，用備衝鋒。不織而衣，不耕而食者，二百餘年於茲矣。坐食成懶，精氣銷索，口糧微末，不敷用度。今國事孔艱，度支拮据，危迫至此，尙何滿漢之分乎？請飭各旗內外大臣悉心擘畫，勉勵子弟，無論兵農工商，各占一業，定制伊始，量給三年口糧，以作資本，陸續裁革，期之五年，與漢人一體隨地入籍，則久遠之計無逾於此者矣。

以上三條，倘蒙採納，雖獲罪不悔。夫事至迫矣，皇上日講維新而成效未著，豈非狃於積鑿者誤皇上耶？時



平時乎，一誤何堪再誤。中國雖乏人才，誰非沐聖祖列宗累世之澤者，其能確然言變法之利，即能任變法之政者也。皇上不以此時用之，將何所待乎？天下事，天下人，身家性命繫焉，大臣不言，則小臣言。今日固治亂之關，興亡之樞紐也。願皇上取法俄大彼得，日本明治，變其全，無變其半，變其終，無變其初。勤之十年，明效大著，然後更改約章，重加入口釐稅，逐斥不正教民，斯危可以安，亡可以存，四萬萬子民不至爲白人奴隸矣。拔貢草茅下士，萬里奔馳，以至於此，深懼變法不成，覆巢之下，別無完卵，大廈之傾，同歸隕壓。越分待罪，瀝誠上言，不勝戰慄悚之至。伏祈代奏皇上聖鑒。

### 廣東布政使岑春煊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新授廣東布政使臣岑春煊跪奏，爲民生日困，外侮日亟，謹就管見酌擬補救之法，恭摺臚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七月十五日蒙恩簡授廣東布政使，聖慈高厚，感激涕零，復蒙於召對時，諭以到任後隨時專摺奏陳，臣世受國恩，具有天良，何敢不實力實心，以求仰副皇上宵旰憂勞之意。臣到任後，於一切用人行政之責，謹當隨時稟商督臣，實力奉行。惟是時局阽危，補牢爲急，強鄰環伺，遇事要求，瓜分中國之言，日見西報，利益均霑之說，異口同聲。即如去歲德索膠澳，俄即索旅大矣。近復風聞法據瓊州，英人倡言將據大江以南矣。諸如鐵路稅則，我自主之權，彼亦必強爲干預，西人一紙照會，要索某地，要挾某事，總署即無可如何，可恥可危，莫此之甚。中外大臣鑒於中日之失，類皆以保全和局爲心，且有以英俄邦交與我甚固爲皇上言者。其實外人與我之邦交，非甚固也，爲彼之商務起見也。其日作瓜分之說，而不遽見瓜分者，非愛我也，爲保彼之商務起見也。且彼即不瓜分，而今日此國索一地，明日彼國索一地，中國版圖雖廣，其能終歷諸國之要索乎？外侮如此，而大局猶不甚足慮者，則以民心尙固，祖宗深仁厚澤二百餘年，入民者深，斯結之者固。民爲邦本，邦本固則富強甚易，而外侮不足憂。然臣竊見比年以來，民生亦困極矣。自各國通商，海關洋稅歲入二千餘萬，以值百抽五計之，貨之值且四

萬萬矣。始則中國絲茶兩大宗尙可抵制，今日絲茶商業廢敝，其餘土貨，未聞華民能出一新法改製以敵洋貨，而洋商則隱窺華民嗜好，日出新奇以誘啓之，以是土貨滯銷，洋貨日見充斥。近來朝廷振興新政，庫帑空虛，不得不借力於洋款，欲籌還洋債，不得不取償於吾民。況各省水旱偏災，往往而有，民生凋敝，其苦更不堪言。夫大局之尙可爲，由於民心尙固，民困如此，則愛戴國家之忱，恐不如饑寒交迫之怨。咨萬一民心因苦而搖，大局更不堪設想。臣受恩深重，目擊民困情形，謹就管見所及，於民生最切急者一二事，酌擬補救之法，爲我皇上陳之。

一宜查禁米糧出口也。近來如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等省米糧昂貴異常，小民無論貧富，皆有岌岌不可終日之慮。推原其故，蓋由於洋商私串奸商偷運米糧出口，更有不肖官吏串通洋商偷運者，民間積儲日少，以致米價日昂。卽如江南並無較重水旱偏災，劉坤一何以奏請平糶，皆米糧出口日多，米價太昂之故也。夫食爲民天，民不可一日無食，中國生齒日繁，所產米糧已有不能盡養之勢，如廣東瀕海一帶，半恃洋米爲生活，一旦不惟無洋米進口，反運內地米糧出口，中國人民必將立受其害。始則米價昂貴，小民尙不難以重價購米，繼且雖出重價，米糧亦有不足。彼洋商窺我不足，而後以洋米售我，重價漏卮之大，固不待言。設有水旱偏災，饑民無從得食，外人必有以平糶行其要結民心之術，卽不然，閉關絕市，使洋米不入內地，民食不足，必將生心，小則劫掠村莊，大則豎旗蠢動，是中國治亂之柄，儼操於外人掌握之中。故米糧出口一端，近則米價太昂，民生困苦，遠則天下受制，關係存亡，若不亟行查禁，貽害誠非淺鮮。近聞英、俄各國包買中國米麥雜糧，預定至二三十年，外國並無須中國米糧接濟，而采買至二三十年之久，此其命意何爲。各通商口岸地方官，亦曾出示嚴禁奸商運米出口，然實未能認真查禁，不過照例出示曉諭而已。伏查通商條約，禁米出口，載有明文，應請嚴飭沿海沿江各直省督撫，申明約章，毋許洋商私運，轉飭各海關認真嚴查，其有運往內地，仍須由海關出入者，分別發給聯單，密爲稽覈，如官吏查禁不實，應請飭部嚴予重處，庶奸商無從私運。平米價所以安民心，禁出口所以平米價，此

紆民困者一也。

一銀圓銅錢，宜廣爲鼓鑄也。伏查環球強國，皆以用金爲主，用銀爲輔，中國則以用銀爲主，用銅爲輔，中國錢法之窮，至今日而已極。非用銀之爲害也，用銀而不求變通之爲害也。夫小民日用，皆用銅錢，雖有銀，非以之易錢不通用，是併銀銅而爲一用，名爲用銀，實則爲民所用者，僅銅錢一品而已。近來銅產日絀，制錢日稀，市面不能流通，以至銀愈賤，錢愈貴，小民愈困苦無所爲計。錢少之故，一由民間用銅器者多，往往銷毀制錢，改造他器，一由洋商購錢出口，盡行銷毀，用化學提出制錢內之金銀各質，鑄爲銅，復售於我，推原其弊，皆由制錢太重，故奸民洋商購之銷毀牟利。歲鑄之錢有限，歲銷之錢無窮，銅錢安得不稀，民生安得不困。於此而欲更鑄輕錢，使私銷者無從獲利，然制錢太輕，恐私鑄者屢雜其間，必至無從辨別。重錢可以杜私鑄，而私銷之弊難除，輕錢可以杜私銷，而私鑄之弊復起。今欲維持錢法，擬請飭下戶部詳定章程，於產銅地方就近設局，定購機器，鼓鑄銅錢，錢質極輕，文極細，使私鑄者不能仿造，私銷者絕無利益，庶兩弊俱除。鑄一錢即永遠收一錢之用。就近設局，且可節銅斤解運之費。然現在銅產日絀，雖更鑄錢，恐仍不足，則宜廣鑄銀圓以變通之。既可以濟錢法之窮，兼足以杜漏卮之溢。現時市面通行墨西哥鷹洋，彼以鉛銅參鑄之銀圓，易我中國足色之銀塊以去者，歲不知若干萬。又國家還借洋債，以及商人交易，彼之鎊價任意低昂，以盤剝中國現銀。若不亟行鼓鑄銀圓，與彼之本士先令相抵敵，則中國現銀恐將立竭。夫欲平彼之鎊價，自以籌鑄金錢爲先。目前即不能廣鑄金錢，苟能取天下現銀盡鑄銀元，亦可保先銀之不溢。且以重御輕，以貴御賤，中外古今錢法，莫不皆然。即不能如西國之主用金錢，亦宜廣用銀錢，以御銅錢之輕賤。目今如直隸、吉林、廣東、湖北等省，均已鼓鑄銀圓，何以不能通行，則以成色輕重不能畫一之故。且銀圓並無定價，貴賤皆由錢肆把持，小民雖有銀圓，仍必易錢，專恃銅錢爲用，成色輕重價值不能一律，必至於不能通行。前湖北銀圓，經湖廣督臣張之洞定價，每銀一圓易制錢一千，商民知有定價，皆樂通行。後因奸民私串洋商，以低銀鼓鑄，屢用，市肆價值遂顯有參差，商民始皆不便，可見銀圓定價，本可

通行亦非定價不足以御銅錢之輕賤也。平成色輕重之法，請皇上明降諭旨，頒一定式，俾各局承辦之員，鑄其名於銀圓之上，倘成色輕重稍有不符，許商民指告。銀銅互用之法，銀圓一當制錢若干，自五分至一角以至數角，當制錢若干，由國家頒一定價，毋得稍有漲落，以昭畫一。督各省商民通行之法，錢糧關稅廉俸兵餉一切出入款項，皆用銀圓，銅錢及銀塊均不得用。現時戶部及外省藩庫入款，皆不收銀圓，蓋銀圓既有定式，一切成色平餘不能如向時任意侵漁，此官吏之不肖，無怪商民之不肯通行也。收銀鼓鑄之法，責成各錢肆，毋許存積現銀，但准收銀到局交易銀圓。方今民間用銀，成色平頭，省與省異，縣與縣異，甚至一鄉與一鄉異，種種不便商民，若能廣鑄銀圓，成色輕重價值天下一律，商民必樂通行。子母兼權，銀銅互用，此紓民困者一也。

一 昭信股票收數，宜令紳民冊報也。恭讀本月二十二日諭旨，停止昭信股票，仰見皇上軫念民依之至意，欽佩莫名。臣維昭信股票，皇上本以不肖官吏藉端苛派而停，竊恐股票既停，小民仍不免於擾累。向來如恭值慶典，錫免錢漕，或遇水旱偏災，特旨蠲緩徵收等事，騰黃已到，地方官故不張貼，而追呼更甚。是平時此等情形，皆臣目覩。此次股票收數，自以奉到諭旨之日為斷。倘有不肖官吏，仍如徵收錢漕故智，於既奉停止股票諭旨後，騰黃不張貼，苛派抑勒，百倍於未停股票之時，是皇上已特沛殊恩，而邊省僻縣小民，仍不免罹官之餘毒也。夫股票雖有成數可稽，商民集銀若干，即領出股票若干，然各州縣辦理股票，有數人十數人共領一股者，其中分合出入之數，弊竇必多，又或有交銀而未領股票者，種種情弊在所難稽。若不認真綜覈，是商民雖已竭脂膏而國家所得之數，反不如官吏中飽之數，應請飭各直省督撫，轉飭各州縣紳民，該州縣派出股票若干，該紳民共交實銀若干，交銀尚未領票者若干，於奉到諭旨之日，一律分別造具清冊，由紳民逕行呈報。該省督撫由該督撫覆核咨送戶部存案。庶商民已交之實數，州縣不得任意朦報。更請嚴飭督撫，於奉到諭旨後，無論城鄉市鎮，立即張貼騰黃，毋許延擱。再此次股票集銀約一千餘萬，為數亦尚無多。擬請俟國帑稍紓，從速分還，以昭大信。況時國家銀行，稍有端緒，一俟銀行既立，商務日興，官民誠意相孚，復鑒於此股票清還之速，即再息借民款，

亦必踴躍輸將，較之舟楫必爲待手。伏查泰西強國，皆有國債，其辦理妥善，皆由交銀行經理，不歸地方官吏。且本利清償，要速行之有素，故集鉅款無難。然非先杜官吏之中飽，則無由見信於商民，非貴紳民以册報，則無由查官吏之中飽。此紓民困者又一也。

一、宜令商人自購戰艦也。伏查泰西各國海軍，鐵甲魚雷等船多至數十，固由該國家經費充裕，足以養之，亦由西國有事則以戰艦保商務，無事則以商務養戰艦，故商務愈擴而兵亦愈強。今華商在東西各國者甚多，不能如外人在吾華之商務爲盛，皆無保護之故也。現時國帑支絀，南北洋防海戰艦已屬寥寥，萬不能再費鉅款，多置戰艦以備保護商務之用，商人不得保護，諸多畏忌，而欲與西商比權量力，勢必不能。今擬一變通之法，請飭下南北洋大臣轉飭各商，許其集貲自置戰艦以資保護，至戰艦或用中國船廠製造，或由外國船廠定購，以及聘請管駕一切，均許商人有自主之權，官不過問，惟必聽南北洋節制。萬一海疆有警，以便調用，仍給與租銀，經商計之有四利焉：商人特有保護，不難遠涉重洋，商務必日漸擴充，利一；不費國家重帑，可增無數戰艦，利二；前此中國戰艦，派往外洋游歷，皆因用人不當，迄無成功，該商船長涉重洋，於各國沙線風濤，皆經久歷，臨事運用，不啻駕輕就熟，利三；從前海疆有警，戰艦不敷，常與西國租用，萬一協以謀我，租無可租，今租用商船，權自我操，和國國家有此四利，商人亦必樂從，誠今日整頓海防之要策。如蒙俞允，應請飭總理衙門、南北洋大臣會議詳細辦法，至該商人集集鉅款自置戰艦，應如何獎勵激勸，亦請由該王大臣等妥議具奏，候旨施行，擴商務，即以固海防，此禦外侮者一也。

以上四條，則知一得之愚，無關大計，伏見皇上勵精圖治，無日不以富強爲念，惟是民生困，則隱患方深，外侮乘間而防爲急，臣尤伏願皇上節無益之費，以儉樸爲天下先，宏遠馭之規，以持久爲羣臣率，則中興盛業計，自可斯矣。倘蒙采納，立予施行，民生幸甚，臣爲紓民困禦外侮起見，是否有當，伏祈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兵部學習主事范軾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兵部學習主事臣范軾跪奏，爲應詔陳言，敬據管見，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伏讀屢次諭旨，許部院司員條陳事件，又奉本月十六日上諭：嗣後各衙門司員等條陳事件，請堂官代遞，卽由各堂官將原封呈進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明目達聰，通言必察之至意。際此廣開言路，曷敢緘默媿安。竊維變法自強，首戒人才之壅蔽，勵精圖治，尤期學術之振興。粉飾不足以有爲，當本實事求是之意，躁進不可以持久，務存有基勿壞之心。方今時事多艱，民生窮蹙，內則伏莽竊發，外則強敵憑陵，水旱災祲，相乘日迫，皇上宵衣旰食，綜理萬幾，所值者祖宗未值之艱難，所經者列聖未經之事變。乾綱在握，雷厲風行，次第改張，洪纖畢舉，維新氣象，正在今時。惟是法立則弊生，剔弊乃所以變法，人存則政舉，爲政必首以知人。故精益求精，不厭旁搜而博采，審之又審，總宜明辦而慎思。一得之愚，涓埃何補，祇以初學末職，企觀新猷，有未敢忘於夙夜者，竊舉十事，敬爲我皇上陳之：

一、保薦期於覈實，宜平日訪求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矧宇內之大，豈無奇才異能，懷寶待價者。惟以僻處鄉隅，藏修空谷，未遑與俗吏周旋，而地方官執掌塵勞，亦遂無從過問。府廳州縣，本未操選舉之權，原不足計。獨自司道以上，秩益崇，分益尊，其出也輿馬炫赫，其居也堂宇閎深，所與酬酢往來，類皆親友僚屬，人材軒輊，漠不關心。及奉詔書，倉皇四顧，乃雜取親友僚屬材具，點儗者十數輩，以應其才否固不敢必，究之片言保薦，果皆深信而不疑，問心而無愧乎。夫以人事君，大臣通義，是以進賢有賞，蔽賢有誅，苟進非其賢，不如不進，知賢不進，不如無知。宜責令京外三品以上大員，不得養尊處優，深閉固拒。凡地方紳士屬僚，平日留心延訪，殷勤接見，查問某人長於何事，某人遠於何學，隨時簿記，以備採擇，自無失人之弊。昔臣如胡林翼、曾國藩等，惟用此法，羅致羣才，卒以削平巨寇，至今稱之其明效也。伏請諭飭，嗣後內而關部卿尹，外而督撫司道，歲終舉劾，必以得人與否爲斷。除尋常甄別三載大計，照例舉行外，應將各員事實開具清冊，送部詳覈。俟各省彙齊，併入特科，奏請簡派。

公正  
可出

〔照〕

惟辦

招集

徹下

人爲

法抽

哨官

禦殺

合籌

是有

官多

學攻

謀吏

民甚

籍入

途，卽起無用之廢材，進以學問，於事爲至公，於理爲大順，於國家化民成俗，激濁揚清之治，爲尤要焉。至歲計短收款項若干，應由部臣暨各省督撫另籌良法，以裕財源。

一學堂既設，宜責成教官也。教官一項，自昔號爲冷官，沿至今日，遂同贅疣，稍有志趣者，必不屑就，而地方官視爲閒職，亦不以官齒之。竊維風俗所整，在人才，人才所興，在學校，學校不立，人才必不昌，師道不尊，學校必不舉，孔廟之建，今數百年，俎豆馨香，歲時無替，宮牆美富，罔弗尊之重之，聖教之入人心，由來已久，伏讀五月二十二日上諭，著各該督撫督飭地方官開設中學小學，民間祠廟一律改爲學堂等因。惟思孔廟旁側官地及教官公署空隙良多，似宜就近增置學宮，經費較爲減省，其各學教諭訓導，卽派充提調監督等官，一以稽查學生工課，一以綜理學款收支，官不必添，事可無曠，責成既重，必擇廉能教官用之，老嫗貪庸者，立行休致，任滿計察，年終甄別，胥視此爲差。至各省捐建之社學義學，概由紳富自捐，另延教習提調，無庸限定教官，以免越俎，學綜中西而一貫，廟存孔孟以常新，生童沐浴詠歌，共被盛代作人之化，所謂儒以道得民者，不益重乎？

一昭信股票宜攤派大員也。伏讀屢次諭旨，不准苛派小民，昨奉二十二日諭，各省民間現辦之股票，卽行停止等因。皇上深恤民艱，至周至密，如天之仁，孰不感激。第願捐之誠，在小民，而派捐之責，在官吏，官吏信用家丁差役，任其藉端訛索，格外苛征，以致山東、四川之案，上達宸廬，此外尙不知凡幾。若湖北漢口前辦房捐，威逼人命至死，無從呼控，可爲寒心。至候補候選等官，資斧缺乏，薪水細微，雖欲報捐，亦難強派，計惟久典兵柄，歷任封圻之督撫提鎮將軍都統及司道府縣關督鹽政等，任事既久，祿入倍豐，諺所謂窮官勝富民也。卽本員身故，而子弟席豐履厚，任意揮霍，流爲貧乏者有之，或且爲富不仁，與民爭利者有之，倘念受恩深重，傾其官囊，以奉國家，必所不爲，迺且巧飾彌縫，剝草野之脂膏，以供報稱，貪夫殉財，此之謂矣。宜飭京外文武大員，無問已任在任，秉公臚舉，每省或數人或數十人，綜計該員家產若干，據實列報，不准抗違隱匿，藉端朦混，違者一經發覺，全產抄沒入官，如先行自呈，許邀寬典，核實多寡，派認股票若干分，俟庫款充裕，照數清還，以符昭信之例，倘有急



公好義，除認領股票外，慨助鉅款，要需者應請特旨撥用，以勵庶僚。查西制國家，上下緩急相通，所有貨財，略分親屬，餘充地方義舉公費，毫不自私，此均貧富之道也。中國患貧矣，又患不均，盍即倣而行之。

一失業游民宜招墾荒地也。古者士農工商各執其業，周禮太宰聞民轉移執事，而宅不麻者罰里布，田不耕者罰屋粟，是皆教民自養，使無曠土之明證也。今則東南數省土沃民稠，人浮於地，一遭水旱，不免流亡。若西北諸省，乃古中原，去京師千里而近，彌望寥闊，村落蕭條，小民不善耕耘，良疇廢爲瘠壤，輒奪夫地之不宜，豈篤論耶？倘以荆揚吳蜀之民，除有產業不願他遷者，毋庸抽動外，其有貧困無依，流爲乞丐盜賊者，悉予招回，按籍人數戶口，量予川貨，安送北省一帶安插，如奉天吉林新疆甘陝山西內外蒙古等處，視其廣狹，人給荒地數十百畝，貸以牛牲種籽，俾之耕種樹藝，計地認租，升科納稅，編爲客戶，歲久即與土著無分，准其完糧入籍。室家子女，寬然有餘，民慶再生，邊陲亦實。將來鐵路四達，枝節流通，移粟移民，以較其之益，南洋澳洲俄之遷西伯利亞，其緩急難易爲何如矣？皇上諭開農工商各局，以大員總理之，應請飭令該員咨商各督撫，查明失業人數，妥爲佈置，俾得早圖生聚。一則弭寇盜之警，壯守望之威，一則清水利之源，儲倉庾之積，民生可富，國勢可充，可強，似新於政大有維繫。

一制錢短絀，京師宜設銀元局也。中國礦產未開，銀日少而錢亦隨之，半由奸商莠民銷毀無算，半由販出外洋。近年各省市面銀一兩易制錢不足千二百文，京師如之，市僧居奇，其中小民日以窘迫。如湖北廣東等處，前創設銀元局，所鑄龍錢，非不精好，無如人情不便，多方挑剔，動輒阻撓，反不若鷹洋本洋之流行暢然無窒。查龍錢之式，每一枚值庫平銀七錢二分，小者以次遞減，半開四開不等，無銅則音澀，銅多則質雜，必須少撻美銅，揀化勻淨，使成色遠勝他洋，自無不行之理。請旨飭下總理衙門及戶部妥議興辦，所有原設寶源寶泉局，一律改修機廠，開局動工，廣鑄京師龍錢，略取湖北廣東之法，散布民間，以便日用。其市面銀錢莊店，限領若干枚，一面繳銀入局，再行鑄造，平碼統遵部式，以歸畫一，通飭五城街道及外省地方官，曉示軍民，准以大小銀元代制。

錢收付，百官廉俸，兵勇糧餉，州縣徵解，關卡稅釐，悉照數扣算，上下轉輸，與制錢相輔而行。於以挽回利權，平一市價，填塞漏卮，維持商旅，利在官而亦在民，計無有便於此者。惟創辦之始，必選幹練明化學製造之員，究詰利弊，詳定章程，酌選機匠司事人役，務節糜費，再派一二廉正大臣以董其成，國法不難振矣。

一華洋雜處，各埠宜建交涉學也。海禁既開，門戶大啓，長江腹地，西人貿易爲多，安室家，長子女，市廛櫛比，樓閣相望，租界之內，巡察極嚴，小民偶有不虞，輒遭洋捕毒手，輕則毆扑，重則槍斃，官吏隱忍諱匿，無由持較短長。怨忿積深，教案因之而起，迨焚毀洋房，損壞什物，彼得藉端恫喝，上貽君父之憂，豈盡無以處之，由未諳交涉學故耳。宜請再頒明諭，除現開設學堂應習各學不計外，所有各省通商埠頭，無論城鄉市鎮，飭該管官一律籌建交涉學堂，多購公法約章中西律例等書，延聘教習，商民子弟報名入學，略給紙筆之費，俾得專心肄業，三四年後學成，准由地方官試驗，或充本堂教習，或調入省會學堂，兼習各學，門徑既通，成材較易，果有精諳西法，通貫外交者，咨送總理衙門，派充交涉及會審租界差務委員，量加擢用，斟酌華洋律例，以劑其平，傳授中國商民，以擴其識，是非曲直，不難一見了然，彼縱要挾多端，豈得越乎公法之外哉？西制能明一國公法公律者爲國法師，能諳交涉公法者爲交涉公法師，上自國王，下及商民，咸信用之，兩造爭訟，各延律師，代剖曲直，無偏袒者。日本崛起稱雄，亦以交涉既諳，不受欺侮，非但一二洋務人員略知大概而已，此交涉之學，中國今日刻不容緩者也。

一經濟策論宜合不宜分也。從前以八股試帖取士，流弊至爲已深，誠如諭旨云者，一經改用新章，專試策論，海內人士，乃恍然今是而昨非，莫不爭自濯磨，以求通達時務。督臣張之洞等奏請鄉會試首場試以中國政治，二場試以五洲各國政治及西學專門，蓋得其要也。竊思經濟特科之目，以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物考工六門爲宗，已奉諭飭舉行矣，及以改試策論章程證之，雖未分出六門之外，雖或不止六門，而其實已括六門之中，是則策論之與經濟固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皇上破格用人，務除積習，既不一其途以取士，卽何妨多其目以備

才，惟是聖政初新，天下觀聽所繫，或恐未加體察，以至茫無適從。且爭名之心，人所共有，干祿之徑，士所同趨，專則有功，博則寡要。若不予以限制，示以貫通，勢必以一人之身而應科舉不已，又入學堂，入學堂不已，又謀保薦，乃忽思爲策論之舉人貢士焉，乃忽思爲經濟之舉人貢士焉，乃忽思爲學堂之舉人貢士焉，心如游騎無歸，學必躐等而進，是使朝廷宏獎英才之意，徒爲若輩濫竽薦剡之階。其經濟歲舉一項，前經御史宋伯魯奏請歸併，奉旨俞允，可謂免紛歧之患矣。至學堂果能卒業，亦何患經濟之不通，經濟果已有成，亦何患策論之或謬。此兩項均宜併入鄉會正科考試，以定去取，應請飭下總理衙門，會同管學大臣妥議良法，爲激勸學生之具，庶於論旨所謂搶才大典，究以鄉會試爲綱者有合焉。

一武科營伍，宜分不宜合也。武科以選將帥，營伍以練兵勇，此材具之不同也。武科多係士人，營伍不拘流品，此出身之不同也。武科雖改鎗礮而重在韜略，營伍雖識文字而仍取膂力，此習用之不同也。近日各督撫學臣所議，有謂非營兵不許應試者，有謂武生武童不盡入學堂者，有謂學堂必先儘營兵者，有謂武生武舉一概營用者，各持一說，意見紛歧。要知皇上諭旨，意在選取將才，培成將略，非僅備披甲執兵之用而已。一入武備學堂，則所習者除鎗礮外，如測量算法，製器繪圖，行軍布陣，安營建壘，以及山川險要，海陸形勢，攻守之宜，奇正之用，不名一物，其妙無窮，俗儒淺膏，鮮弗望洋而歎，屬入兵卒，如薰蕕之異器，淄澠之各味，強擴悍椎埋與敏悟同科，勢不能矣。惟鎗礮一項，營伍專長，然準線表尺，測算之端也，螺絲機鎖，製造之事也，就令精熟，以爲一技，則有餘，以爲全材則不足。夫武科之亟改者，非但欲武人習文事，乃正欲文人習武事也。弓矢刀石，武技止此矣，改試鎗礮，則武人得其半，文人亦得其半，進而策論，則全乎文事，而非武人所得與焉。必如西國之制，人皆知兵，人皆識字，則現時有所不及，而學堂既立，又何不可儲將帥之才，應請飭各督撫通檄州縣，趕將武備學堂一律造齊，認真延訂教習，廣置中外兵書，分門訓課，不限舉貢生童世家平民，籍貫清白，姿性明敏，文理通順者，投考入學，先兵法算法，再習體操，後練馬步鎗礮，試時以兵算爲首場，體操槍砲爲次場，非兵算全通，不得取中，僅能槍砲

者，如俗生副貢之例，回學再習，限年卒業，期以有成，文武兼通，方准取入中額。嚴其選，寬其途，果得全才，優加擢用，必有韜略之士出乎其間。至營兵自有行伍出身，試法既殊，操習亦異，無庸混入學堂，以淆觀聽而襲名器。春秋傳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我朝開國之初，文武並重，沿及今日，人多棄武就文，騎射一端，視同餽朔，皇上整軍經武，耳目一新，從此文人不敢輕武功，而武科可以得文士矣。

以上十條，有諸臣所已議而見諸施行者，有諸臣所未及而總總慮者。惟是法無一定，要斟酌以求盡美盡善之歸，人不一端，貴選擇以行，可大可久之政。化而裁之，變而通之，是在皇上宸衷獨斷，中外臣工實力奉行耳。孟子有言：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又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往哲遺訓，至深遠也。幸際聖朝廣開言路，微臣管見所及，是否有當，謹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宗人府候補筆帖式溥芬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宗人府候補筆帖式，奴才宗室溥芬跪奏，為冒昧瀆陳，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奴才本一介庸愚，備員微末，於軍國大事，豈敢越俎陳言。緣伏讀六月十五日、七月十六日迭次上諭，仰見我皇上明目達聰，務兼採之至意，想凡天下臣民，誰不當瀝膽披肝，各抒所見。況奴才滿洲宗僕，受恩深重，睹此時艱蒿目，圖報無由，今謹就管見臚列十條，敬為我皇上縷細陳之。

一、學堂之宜變通也。竊思泰西之大學堂，與中國之國子監，均三代國學之遺意也。今既建立大學堂，其國子監恐漸同虛設。緣俊秀生監，拔之於各學堂者多，國子監將日見無事也。與其無事，何若酌裁，可否請將國子監官吏概行裁撤，官吏既裁，則帑項可省，即將大學堂歸於國子監，併所省之款充作學堂經費。再八旗官學，兩翼宗學，亦請通改新章，現既五城勸辦小學堂，但恐一時不易，可否將八旗官學，即改小學堂。其附近民人，亦准入學肄習，若本學公費不敷，再行勸捐，似較勸捐創建者，為少易矣。

一銀圓之宜廣鑄也。自錢法始於太皞，後世因之，互有更易，然開源節流，爲千古不易之法。考泰西錢法，如英之每磅每西林以及噴泥等錢，法之擊破命法郎，特蘇等錢，無非金銀銅三種，推原其利，蓋以均有定價也。目今制錢支絀，奸商居奇，銀價任意低昂，甚有以銀一兩易當十錢至十緡者，且各處錢店多出錢帖，隨便歇業，以漁利民間，其有害於國計民生，實非淺鮮。可否請飭天下廣鑄銀圓，官爲定價，再於五城地面併天下各省會設立官銀錢局，仿照泰西鈔票法，製造銀圓銀錢等票，以相撫而行。但必令天下之舖店將銀錢票一律收回，此後除官局之票不准行使，以免混雜諸弊，庶奸商無所把持矣。

一場弊之宜力防也。現既統改策論，原期拔取真才，奈錮習已深，鎗替之弊恐仍不免。若不設法杜絕，將無以激發志士而勵實學。可否仿照泰西賽會遊人照像之法，於第三場放入時，點名照像，目今既改新章，則第三場人數亦不能過多，既爲試畢一場，發榜一次，則不妨於進三場時，寬其時刻，以便逐人照像，鄉試之覆試，會試之覆試，殿試，俱以照像爲憑，若不符，則從嚴治罪，庶鎗替之弊可不禁自除。不然舉天下之士子，濟濟踰踰，雖實力稽察，亦恐有防不勝防之歎矣。

一保獎之宜嚴定也。竊維冗官之由，亦在濫保，且近來各項保案，本其分內之事，而多有謂爲異常勞績者。設使工人爲人製器，製造不精，則罰其工價，製造精，亦其分所當然，何得云此宜格外獎賞乎？在官亦然，卽如河工製造等局，會典國史等館，京外練兵綠步各營，其在事各員，所辦之事，均係分所當爲，況朝廷已給予薪水公費等項，豈得以堵築合口工程告竣，全書告成，練有成效，破獲盜案等事，卽以異常勞績請保乎？是以多有以庶人一保而至六七品之實官者，豈可謂非冗員之一斑乎？可否請飭京外臣工，此後除軍功製新器撰新書捐建學堂創造鎗砲捐輸鉅款等事外，概不准請保實官。卽有他項保案，均以虛銜紀錄加級爲率。如此行之，人人無輕易之心，必能互相砥礪矣。

一宗室之宜教練也。八旗宗室，生齒日繁，雖本性皆善，但率皆游手。一經匪徒引誘，隨漸成無賴，是以近年

多有宗室滋事之案。若不切實究辦。恐無以折服人心。若治罪過嚴。又乖朝廷親親之仁。可否仿照咸豐年間團練宗室之法而推廣之。請將八旗所有之閑散宗室。一概編入隊伍。欽派宗室王大臣統理。創建一營。其餘官員亦俱用現任宗室人員。然練兵必先籌餉。當此帑項支絀。豈能另籌的款。可否即令宗室王大臣。文官自三品以上。武官自二品以上。併員勒貝子公等會同捐餉。想各大臣等世受國恩。當此時事多艱。定無不樂從也。此外尚有殷富之閑散宗室。不耐服勞者。亦准其捐餉免役。總期富者籌款。貧者出力。以相維持。俾無事可以戢宗室滋事之端。有事亦足恃爲腹心之助矣。

一名教之宜維持也。三代之民。無所論教。蓋當時只一聖教也。自佛老之教起。民被其惑。不過以因果輪迴常生不死之說。以搖亂民心。小民有所希冀。即受其愚誑。唐時韓愈原道一篇。所論最爲痛切。況人生果能無愧我心。可質上帝。亦何須爲僧道耶。即以天下而論。上爲法度以行政。民力稼穡以供食。商賈以通有無。百工以供使用。是天下無素餐無事之人矣。而僧道獨能坐受天下之供奉。且民田均應納稅。而僧道之田別名香火地。較民之納稅迥異。卽有無知民人。勾串僧道。雖係民田。而冒爲香火地。以冀納稅從減。今若照唐開元時沙汰僧尼。又恐失朝廷化育之仁。可否仿東西洋人稅戶稅之法。令天下僧道尼之香火地與平民一律納稅。併各處僧道尼等廟。以廟之大小定稅之多寡。按月輸納。日久之。小民無所僥倖。必不舍身爲僧道矣。庶稅款既可少充。更大有益於名教也。

一吏治之宜參酌也。吏胥舞文弄法。其弊京外皆然。在精明官員。或與伊等朋比。在忠厚者。受其挾制。莫可如何。可否請將各處吏胥一律酌裁。改用候補學習等官充之。其利有三。吏胥舞弊一經發覺。雖予斥革。而若輩猶能改名以把持其間。俗名曰身後辦事。若歸官辦。則此弊自除。其利一。各處賄託營私之事。多因若輩往來串通。蓋其身價甚輕。苟能得利。無所不爲。若均係職官。豈能作此無恥之事。其利二。吏胥保陞佐貳。漸至州縣官。以刀筆吏而膺民社。無怪其憤事殃民。若酌裁。可淨其根株。其利三。或謂各處事務有非吏不能辦者。獨不思八旗

事務，豈非候補學習等官辦理乎？

一待衛之宜整頓也。三旗侍衛，向備隨扈差使，事關慎重，原不容稍有不齊。恭讀本年正月十二日上諭：委散秩大臣錫光條奏內務府銀庫，於應放侍衛盤費津貼，任意短欠，奉旨令各該堂官隨時稽察，認真整頓，以杜弊端，欽此等因。仰見皇上渥沛之恩，無微不至。而竊聞近來侍衛備差，猶未能一律整齊，推原其故，蓋以三旗之續辦事章京等，於領放各款，有不實不憑，以致國家之實惠不能均霑，而諸侍衛有向隅之歎矣。九月巡幸大差在邇，若不加整頓，恐不足以壯觀瞻，可否請旨飭下該王大臣確查，務須傳集各備差侍衛面詢，併調取內務府銀庫所放數目，核稽三旗所領若干，所放若干，萬不可任該辦事章京等一稟搪塞，破除情面，以期實領實放，則侵吞之弊可除，而備差侍衛亦必踴躍從事矣。

一名器之宜慎重也。國家旌功之典，予以世職，厚澤深恩，固有加無已。然時至今日，其箕裘克紹者亦自有，人而子承父職，心存可恃，不能自強者，實未免素餐而尸位。可否請將一切世職遞相降襲，併於承襲時認真考試，不必論支系遠近，嫡子庶子，俱以才具優絀為去取。再八旗之世職佐領，近來多有目不識丁者，可否或酌裁，或改為公中揀選，則爵祿既可免虛糜，亦可使人才之奮勉矣。

一冗兵之宜酌裁也。竊聞將在才而不在勇，兵貴精而不貴多，屢奉諭旨，裁汰冗兵，聖訓煌煌，天下咸仰。然破除錮習，首戒因循，若不從速妥籌，恐貽叢脞之弊。蓋國家勤求武備，不厭精詳，原期兵得實用，餉不虛糜。伏查練兵，目今已有神機營、武勝新隊、八旗兩翼數處，開武勝新隊，有拔之於內外火器營，健銳營者。竊以一人而隸兩營，實恐有兼顧不及之虞，可否請將內外火器營、健銳營酌裁，併請嚴定章程，所有各項練兵之官員兵丁等，概不可以一人而兼二役。蓋彼處有是人，此處亦有是人，一人支領兩處薪水，於餉項即不免虛糜矣。一旦有事，調此處則彼處乏員，調彼處則此處空額，此更難期實用也。必須嚴行稽察，以杜奔競諸弊，倘新立之營，必須調舊營之熟手以資教練者，則不必另予薪水以節糜費，庶於整軍之中，仍有節費之益矣。

奴才庸陋冥頑，罔識忌諱，明知管窺蠹測，無補高深，當此廣開言路之時，臆見所及，不敢安於緘默，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戶部堂主事恆年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戶部堂主事奴才恆年跪奏，為敬陳管見，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奴才恭讀六月十五日上諭：大小臣工，各抒議論，以備採擇，並士民上書言事者，毋得拘牽忌諱等因，欽此。詔書寬大，臣民鼓舞，上書者引領而來，仰見皇上明目達聰，求治孔殷，未有若今日者也。奴才賦性椎魯，才疏學淺，非敢藉進言為進身之階，僅就管見所及者，為皇上縷析陳之。

一、泰西各國皆有議院，庶人皆得以議政，彼則政柄操之自下也。我國家不必盡取而倣之，亦不防〔妨〕變而通之。奴才愚以為變而通之者，應自六部始。即以戶部而論，政務最為殷繁，錢糧之出入，關隘之權征，及至鹽引茶引等事，指不勝屈，而各司辦公之員，上而掌印主稿，次則幫印幫稿，不過數員，餘則均不得與議政也。夫此數員而外，豈無才識卓越之輩，無如官卑分隔，又拘於成格，其人之賢否，堂官焉能知之，資淺者固無論已，甚至有終身淹沒沈淪，郎署者。奴才會聞原任大學士閻敬銘官戶部尚書時，屏卻浮華，崇尚樸實，每於接見僚屬時，即能觀人之器識，無論滿漢司員，不分畛域，賢者舉之，闕者黜之，故所拔擢者，多出於寒素，而資緣奔競之徒，終身不齒。既令司員上書，以採其議論，其至公無私，已可想見。請旨飭下各部堂官，嚴諭領袖司員，勿令把持阻撓。如每遇緊要事件，務先參考衆說，然後定稿，定稿後與衆司員閱看畢，再偕衆司員回堂，庶幾賢者得以展其長，不肖者亦難匿其短。考核之令既嚴，舉劾之道亦得，不必另設議院也。似與西國之議院大同小異矣。

一、近日軍律，均改洋操，其器械精良，步伍整齊，行陣精巧，可想而知。奴才猶以為皮相也。蓋兵家之所重者，訓練，今之所亟宜訓練者，首在京畿各營，何則，即如甘軍湘軍，皆身經戰陣，辛苦備嘗，惟八旗兵丁，緣承平日久，



未經戰陣多習於安逸，而憚於辛勞。竊聞秦西行軍之例，每名軍士用軍槍一桿，手槍一桿，腰佩短刺一柄，子藥行李乾餼及父母妻子小相皆攜帶之，一身負載之重，約在六十觔之外，即以六十餘觔之重，加於旗兵之身，未行十里，喘促作矣。遑問戰陣，此宜訓練者一也。戚繼光練兵實紀云，一練伍法，二膽氣，三耳目，四手足，五營陣，六練將，是六練中缺一不可。奴才愚以爲膽氣居先，餘皆次之。膽氣壯，則耳目手足皆爲之用，膽氣怯，則耳目手足盡爲虛無。蘇軾曰：人固有搏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蝎而卻走，聞鐘鼓而戰慄者，皆膽氣使之然也。此宜訓練者二也。又曰：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或至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假使遇公戰，能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則百戰百勝。遇私鬪而開其自悔之念，自不敢因小忿而逞凶。夫敢私鬪而怯公戰者，旗兵往往蹈此。請旨飭下管理各營大臣，如有兵丁械鬪之事，一經查出，輕者鞭責後予以斥革，重者卽按軍法從事。庶幾翻然勃然之心用之當矣。此宜訓練者三也。又讀志剛初使秦西記中，所觀法國教場，其中原隰陂池山林邱壑皆備，其行陣卽因勢而變，然後遇敵隨地可戰，庶能臨事不受促迫。且每卒背負鍋，帳，飲食之具，手持槍械，一切飲食居處，皆做行營。蓋戰陣之事，主於變，不主於常。故五行六花九宮皆因敵情地勢而變，而後陣法有用。我軍若能倣之，自能與西國決勝負矣。此宜訓練者四也。

一銀圓之用，原爲濟大錢制錢之不足。何以吉、奉等省行之甚便，京師未見暢行，而市面皆云不便，非不便也，皆緣奸商蠱惑而然。竊聞銀圓之製，原係九銀一銅，而市面之奸商，咸按六銀四銅合價，既按六銀四銅合價，則虧折多矣。若是則銀價愈賤，錢價愈貴，將何以流通。奴才愚以爲銀圓既濟銅錢之不足，莫若當鈔行使，奸商又云卽按鈔行使，與之交易，仍照四六成合價。今秋季俸銀既搭放二成，則市面銀圓必夥，必使行之無滯，方足以濟實用。請旨飭下順天府再與戶部會議，安定章程，頒發各舖戶，令其遵行，儘張告示，仍是具文，或不准錢舖開錢帖，或設官局專收銀圓，則奸商自不至蠱惑矣。

一積弊之最深者，莫甚旗務。每有兵丁缺出，先不挑選，爲說事過錢地步。傳事人先抑勒挑缺之本人，許銀若干，方得此缺。銀數議定，然後商之於甲喇總。甲喇總者，卽總驍騎校也。總驍騎校既商之於參領，參領再達之於都統副都統，以共分肥，然後挑缺。總之傳事人爲驍騎校之牙爪，參領爲都統等之羽翼，迨挑缺時，不論中箭之多寡，但論賄賂之豐歉，甚至道路以目。此等積弊，以鑲白鑲藍正藍三旗爲尤甚。夫食餉者皆係寒家，焉能供若輩之中飽。而若輩擾害旗人，較州縣官剝削閭閻爲尤惡。更足異者，官員之俸銀，各旗自戶部銀庫領下，經若輩回平後，皆不足數。如文職六品，每季應領俸銀六十兩，祇足五十餘兩。兵丁之錢糧亦如之。奴才未解其故，詢之本旗，皆云庫虧。夫戶部銀庫每放俸餉等銀兩，皆係管庫大臣監平，司員掌平，焉能有虧。非若輩侵吞而何。一驍騎校，居然鐘鳴鼎食之家，一傳事人，竟得席豐履厚之勝。且能交接顯貴，騁橫異常。夫參領等均係旗人，竟與傳事人通同舞弊，竊八旗之脂膏，罪惡豈能容於天壤。皇上以八旗爲根本，自應以整頓八旗爲要。奴才爲滿洲世僕，深痛痼習，不避嫌疑，披瀝上陳，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刑部候補主事周金渾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刑部奉天司候補主事兼驍騎都尉臣周金渾跪奏，爲遵旨臚陳，敬抒管見，恭摺仰祈聖鑒事。竊伏讀七月十六日上諭：此後各衙門司員等條呈事件，呈請堂官代遞，卽由該堂官將原封呈進，毋庸拆看等因。欽此。欽惟我皇上詢事考言，搜羅甚密，凡中外臣工，莫不感激抒忱，上達聖聽。維念臣楚湘下士，世受國恩，義憤久激，日夜深思，惟有禦侮疆場，死生匪計，翦除敵國，以報高厚於萬一。但新政未臻大備，祇得忍隱遲日，茲當整軍經武，庶務繁興，我皇上宵旰勤勞，勵精圖治，不啻三令五申。乃膠固之臣，尙覺游移苟且，老成既失之迂，新進恐失之譎，竊慮優游歲月，仍無補於時局。臣耿介性成，不避嫌疑，敬爲我皇上陳之。

蓋以人臣之賢否，天下之安危繫之。仕吏之忠奸，政教之隆替將之。將帥之勇懦，戰陣之勝負隨之。憶髮回

作亂，臣伯父寬世，同胡林翼、楊岳斌、彭玉麟、左宗棠、周達武、鮑超、劉松山共佐中興，矢志殺賊，猝然而天下又安。非有異於人也，不過忠勇勤王義不顧家，奮不顧身而已。其任事也，審之精詳，臨之謹慎，行之果毅，驟然投之而不驚，悠然將之而不惑，一心一德，共濟時艱，故曰爲政在人。雖今與昔異，所謂相時而動，見機而作，顧未可狃於積習，乃方今臣僚，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希圖戀棧逸安，而有三弊：曰欺凌，曰利祿，曰惜命，反藉口於變法之非計。以李鴻章之貪婪狡詐，劉坤一之畏葸庸邁，此中東之役失利於此者，旋失利於彼，而華夏之聲威自是而壞於僉人之手，其痛恨又何如者？如葉志超等罪不勝誅，尙監在獄，仰見我皇上深仁厚澤，優待臣工，天下共知，惟張之洞遠慮深謀，洵屬忠愛，譚繼洵、陳寶箴、鄧華熙、許振祿、李秉衡力圖振作，足資倚畀，舉一世之忠奸賢否，我皇上智周燭照，無庸臣下認認瀆陳也。惟冀宮國弭兵之政，興辦宜速，勿令因循委靡，有妨國計民生，此貪吏之宜嚴加送逐者一也。

當今自強之策，莫若設礮廠於各省。蓋平時之儲存既裕，其臨事之應用乃舒。且軍營團練學堂考試，一律操演礮，待用孔多，并各省產煤鐵，自興製造，則利便多矣。如東南有事，近省可資接濟，西北有事，取之西北，更無計渡海之難，並令所造礮，每年以四成解京，以顧根本之地，其江南製造，冗費過多，人不到局，動支薪水，所謂掛名差，乾薪俸，應令督臣劉坤一，概行裁撤，以節虛糜。抑嘗默揣礮廠，雖由督撫主持，不妨簡派滿漢各一員，監督辦理，以專責成，令按月將正雜各項，及新造礮若干，咨部查覈，礮政由是盛，侵蝕由是熄，此礮廠之急應與辦者二也。

蘆漢鐵路既經開辦，而支路尤非緩圖。應如何經營措施，熟審地勢，由何處以達幹道之處，令督撫妥籌速辦。蓋因各省裁兵，或謂兵力單薄，內而土匪教匪，保無窺伺之私，苟一旦有事，有支路而兵與械二者轉運靈捷，以此快槍利砲，持以應變，無變不制，兵雖少而勝多，不謂師克在和不在衆，與兵貴神速之意，此支路之不容緩圖者三也。

長江水師，自楊岳斌、彭玉麟去後，日就凌夷，殊不足以資保衛。請嚴飭提督臣黃少春，弁兵如何訓練，務令熟習水性，戰艦如何修理，總宜品質堅剛，及各省水師，一律改用洋槍洋砲，誠以長江之險，南洋關鍵，如勁旅堪恃，內可以詰奸宄，外可以禦西夷，悠悠天塹數千里，聖固湘淮，安瀾水慶，但欲得人而理，仍須簡派巡閱大臣，以資節制，而官弁知所畏懼，此水師之宜力加訓練者四也。

辦團練不如辦族練之爲功也。人心之刻薄，非似昔時之純厚，蓋以一縣中合一姓以練一軍，或數軍，大族百名，中族五十，小族三十，以該族祠宇爲練局，合小學堂爲一，是練勇禁以練規，以該姓在籍大員辦理，仿團練之制，頒以條例，予以專權，將所練勇丁及各戶名口，造冊存縣，令該縣按年秋季巡閱，如果操練有方，三年申請督撫委員查閱，擇優保獎，以示鼓勵。況近來人多爲匪，有族練則易於查察，未爲匪者恪守正道，既爲匪者令其改過自新，且教匪流毒中華，隱患未萌，有族練可以約束目前，並可消患將來，如此則草野之人心，翕然安堵，此辦族練較團練之爲功者五也。

捐納一途，屢經奏停，未協妥議，然捐納中豈無人才，不過智愚不一，有混正途故也。不若變法以行之，既立時務學堂，無不論先捐後起，實缺候補，內而郎中主事，外而道府州縣等官，均令入學肄習，造詣有成，咨送總理衙門考試，准以原官歸正途補用，否則仍回原學堂以資造就，此捐之不必停，而有造於人才者六也。

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刑部候補主事李學芬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刑部候補主事臣李學芬跪奏，爲敬抒管見，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恭讀六月十五日上諭大小臣工，各抒讜論，以備採擇，部院司員，有條陳事務者，著由各堂官代奏，毋得拘牽忌諱，稍有阻格，用副還言必察之意等因。欽此。跪誦之下，欽感莫名，茲將管見所及，謹擬四條，爲我皇上敬陳之。

一團練宜速興辦也。比年以來，德踞膠澳，俄踞旅大，英踞威海，日本踞臺灣，法踞廣州灣，中國沿海險要，無不與敵共之。無事則已，一旦有事，則諸國羣起而謀我，重賂漢奸以爲間諜，一舉一動，彼皆得以洞察而預備之，或封禁海口，或聲東擊西，使我首尾不能相顧。將來鐵路造成，血脈貫注，消息靈通，禍變所極，未堪設想。爲今之計，非家自爲守，人自爲戰，不足以制勝。故團練不可不急講也。團練之法，宜令各省督撫於在籍大紳士中，擇其公正素著，膽識兼優者，保薦一二人，派充團練大臣，以總其成。此外各府州縣一律舉辦，約就境內東西南北分設四鄉局，皆以本鄉正派紳士主之。局中一切費用，由該紳等就地籌辦。選鄉中丁壯材武可用者，挑作練丁，分期演習，每年調府合操一二次，校其等第，訓練有成者，給予優獎。所用槍砲，資成各該省督撫籌定的款，廣爲購置，一面自造撥槍以補不足，其槍彈砲碼，由各省購機設局，自行製造，大小式樣，務令一律，毋使歧出。造成後由省發給州縣，分派各鄉局，以爲團練之用。每期發碼若干，約敷操練之數，用罄後再行請領，必令將前發各碼銅帽如數繳局，以爲易新。庶有考查，不至有滋事之虞。方今六國環伺，眈眈虎視，第彼此猜忌，心志未能齊一，俄國雖強，然慮五國之讓其後，不能專利以自封。德法世仇，現雖暫合，終於必離。英以保全商務爲重，必不肯撓亂大局。自塞利源，美素安靜，不動遠略。日本國小而貧，年來專意經武，所費不貲，得我賠款，而所獲不償所失，亦未敢躬爲戎首。儻能速辦團練，易散爲整，使天下郡縣婦人孺子，人人有致死敵愾之心，則威風所樹，先聲奪人，彼將不戰而自卻。民志固於內，則敵患弭於外，故以兵衛民，不如以民衛民之爲愈也。況今各國恆患煤少，機器輪舟鐵路等項，需煤日多，勢將不支。中國煤利甲於五洲，久爲各國所覬覦，萬一有事，宜首先停辦煤礦，禁止出口及私售與人。彼既無煤採買，雖有兵輪亦無所用之矣。此臨時救變之策，萬不可忽。

一製造宜嚴考核也。中國設立船政，垂二十餘載，其餘製造機器各局，久者十餘年，近亦五六稔，而多金浪擲，曾不能自造一船，自製一砲。凡所需用，動皆仰給於人。者何哉？推原其故，皆由局中所用各員，大率資緣奔競而來，不計人材之賢否，而但問情面之重輕，上而督辦提調，下而監工員紳，率皆習無所知之輩，其賢者不過按

日赴局點卯畫諾而已，甚有坐食乾脩，終身未一到局者，故每局多者百十人，少亦數十人，而實不得一人之用，每月多耗薪水數千金，虛費既多，則公款日絀，不得不節省材料，裁汰工匠以濟之。材料省則製造不堅，且有窳敗充數者矣。工匠裁則成物日少，且有潦草塞責者矣。又各局機器師，多以洋人充當，中國習氣，貴耳賤目，但係洋人，不問其功夫如何，概行重聘，不知彼中好手，其國早羅致錄用，安得更有棄材，其來華謀食者，皆一知半解之輩，彼既挾持無具，安能教習他人。且外洋彼此之見最重，一藝之成，雖甚親暱，亦且祕而不宣，豈肯將己之長技輕授外人，轉致以己之矛刺己之盾。況槍砲者利器也，不能自造，而仰給於人，一旦事急，則彼得持其短長，數十年來從未有一洋人能為我中國盡心教習者，所以辦理各局，迄無成效，職此之由。為今之計，宜選擇華人深明機器算法學藝有成者，使充機器工師，與總辦同心合力，盡心教習，數年之後，華工自能精通，藝可速成，然後逐漸裁去洋人，如日本當日辦法，此前事之師也。又華人工資較廉，每人省費尤鉅，其餘監工各員，亦須認真考核，必其人由工藝出身及曾在他處充當監工者，方與派充此職，則其中利弊了然，用之自能得力。至於冗員，宜概開除以節糜費，每局約用總辦一員，機器師一員，以總其成，此外帳房司事三四名，專管收支銀錢，監工三四名，專查工程勤惰，管倉四五名，專理收發材料及造成物件，如此分職辦理，各有專司，自收事半功倍之效。

一 捕務宜加整頓也。民生疲敝，捕務廢弛，至今為已極矣。時會艱難，百物昂貴，小民終歲勤勞，欲養一身而不足，安能贖一家哉。近聞廣東省城盜賊橫行，白晝持刀搶劫銀物之案，無日無之，雖省城防營兵勇林立，但於賊至則佯為不知，賊去則放槍送行以塞責，或被盜者控告緊急，大憲嚴飭，於是妄拿一二無知小民，誣良為盜，非刑拷打，逼之使認，而真賊正盜反得逍遙案外，即如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香山石岐佛山渡被盜搶劫，失去贓銀二十餘萬兩之多，槍斃團勇二名，維時有巡船五六號泊在海傍，船上並無一兵出聲護救，任賊飽而颺去，皆由該管帶官員等平日缺額吞糧，所以臨事無兵拒敵，現所獲之犯，良民居多，地方官恐干吏議，百計彌縫，而上司亦為之掩飾，所以盜賊充斥，商民受害也。一省如此，他省可知，可否飭令六部堂官各於該部司員中，勿論

實缺候補，每年遴選品行端方實心任事者數員名，年終開送軍機處聽候錄用；次年正月，每省密派二員，務令收裝易服，不動聲色，分歷各該州縣，訪問民間疾苦。如查有縱盜殃民，缺額吞餉等弊，許該員年終回京銷差時，據實密奏，請皇上傳旨嚴飭該省督撫提鎮，並將文武當事各官立予黜革，另行更換銓補，以示懲警。至出使各員，酌給旅費，不扣資俸，慎密前往，如訪奏五案得實，由部議敘；十案以上，給以優獎。倘該員暗通聲氣，以致訪察不實，及遺漏重情，別經發覺，照私罪議處。如此一整頓間，則朝廷耳目周知，庶吏治肅而民困蘇矣。

一、擦槍宜善改造也。中國火器，以擦槍劈山砲為最利，而東莞線槍尤為傑出，其命中及遠，均與洋槍不相上下。惟裝藥開放較為遲鈍，不及洋槍靈便。各行省議送團練，府廳州縣不下千數百區，需用洋槍必多。若概購自外洋，需費太鉅。當此庫儲支絀之時，亦實未易籌措。而大噫槍之類，又復無裨實用。變通之法，不如就舊有線槍，改作後膛式樣，使其機括靈通，裝藥較便，開放較易，命中及遠，可與洋槍相埒。而又隨地可以製造，所需成本有限，不難廣為儲備，頒發各府州縣，以為團練之用。計費省而得力多，真行軍之利器也。所有遵奉諭旨條陳事務緣由，是否存當，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採擇施行。謹奏。

### 候選主事楊瑜良呈(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

具呈候選主事楊瑜良，為時局日遷，亟宜補救，臚列管見四條，懇恩代奏，仰祈聖鑒事。竊惟言新政者，曰建學堂也，改武科也，開礦產也，興鐵路也，誠以當今急務，而朝廷亦以次舉行，仰見聖明孜孜求治之心，無不慮衷採納，然竊見猶有切實可行未經措施者，謹為我皇上陳之：

一、郵政宜推廣也。今京師設郵政總局，通商口岸已一律舉行，而所收利權固未廣，所關要著猶未行也。以各省每年驛站夫馬費數糜鉅萬，而傳遞公文又遲延時日，固不若火車之速而省費，則內地郵政之善法當在火車通行以後，若外海郵政，有不得不亟辦者，兩大端焉。按泰西各國郵船即為兵船，平時則載客運貨，有事則

聽從徵調，此萬兵於商之法。今自甲午之役，海軍盡遭挫折，萬一有變，必致倉皇，故亟宜於無可籌備之中，妥籌辦法，則莫若就船政招商兩局舊有船隻，參擇改造，為郵政船若干艘，配合兵船，規制先開日本及南洋各島，以次推廣，並由南北洋水師學堂遴選學生，每船派撥四名，令其隨至各處，歷練海程，測驗形勢。兩年一更替，收材較廣，此隱以儲將才而經武備者一也。通商各口岸出入貨物，年盛一年，洋船載貨而來，售易兌換金幣而去，往返盤剝，利權外溢，實非淺鮮。既設郵船，則貨物出入亦可由華民附載，運費既入公家，商民亦多裨益。且南洋各島，華民流寓者不下百數十萬人，不從事維持，何以盡護商衛民之道？此明以收利權而興商務者，又一也。要之行簡利溥，毋庸添支庫款，便可剋日舉行，並請特簡郵政大臣以專責成，實挽回大局之一策也。

一釐捐宜持平也。前以各省局卡林立，迭奉諭旨，飭令裁併，而各督撫俱以裁無可裁，一奏塞責，未嘗實力奉行。方今時局孔艱，正宜培養民脈，振興庶務。爰著查通商口岸，凡洋貨進口，即由海關納稅，給予稅單，便可暢行無阻。至內地貨物，往往由府邑運售鄰境，不必節節納捐。是以洋貨日益通行，內產日見增值也。今欲妥善辦理，惟有嚴飭各督府悉心釐定，於所轄各府廳州縣現設局卡與港河關隘，繪圖陳說，彙送商務總局，詳定去留。不得於百里以內設立兩卡。所有認捐落地捐諸名目，最屬弊政，亟宜一律革除，刊正章程，凡貨物運載之遠近，明定納捐之多寡，不得濫混牽難。無論洋貨土產，內地運行，概從一律。收納捐餉各入公，痛除中飽私抽情弊。且少設一局，即少一局之開支；少立一卡，即少一卡之流弊。但在各督撫果能立懲痼習否耳。竊窺一經釐定，歲入尙可有盈餘，庶是國帑有益，於民困稍蘇焉。

一仕學宜設會也。竊惟各部院衙門司員皆以數百計，各省府通判州縣以及佐貳等官，每省候補者皆以千計，無論正途勞績人員，各項皆有人材，今以力創新猷，迭降諭旨，令督撫於各項人員嚴加甄別，然各省平日上司與下屬輪班傳見，每年不過數次相接，則下屬之賢否既無從識別，是以任使每難得其人，雖欲甄別人材，不過徒憑臆見，實亦無所灼知。賢愚混流，品日雜。今惟廣開學會之法，可以鑑別下僚，當請明飭各督撫於省



會凡有候補人員，令其七日一會，或十日一會，不拘官階儀制，各抒所見，呈由上司採擇，上司即可覘其學問識見之何如。三月以後，先由兩司綜核，試以職事，果堪任使，便可信用，其有行品卑污無可造就者，立遣回籍。其託故不至會者，當亦有罰，以警玩懈。如此則於鼓勵之中，實寓甄別之法。但在各督撫實力奉行，不徇情面，則吏治民情不勞而理矣。至各部院衙門情形，間有不同外省者，惟在時加鼓勵而已。

一、邊陲宜營衛也。今以海疆多事，任廷臣工於西北邊防，未遑籌議。苟數年以後，患不在東南，或起於西北者，尤宜及早圖之也。以新疆幅員周圍二萬餘里，伊犁將軍所轄額兵一萬九千餘名，果能訓練精強，已足獨當一面，但辦法必求盡善。宜於屯兵調操中，仿照德國陸軍營制，一律改習洋操，認真訓練。伊犁原有俄文學堂，亟宜推廣以育人材。原設鉛廠銅廠，以礦務俱未得法，致鼓鑄錢文入不敷出。宜先就開採者實力經營，逐漸施以西法，未有不可措置者也。此經理新疆之大端也。若夫西藏，以形勝之區，北通準噶爾要道，西南接連諸番，幅員既屬遼闊，尤為邊隅重地。擬請特設行省，分三藏為府廳縣治，其舊歸喇嘛專管，租賦仍可由其管轄，而招集居民，建築城池官署等事，未免需費，應撥內地兵役，先就業。開闢處所，逐節振興，首重農桑諸大端，而後審機力行，以次推廣。此所以收無窮之利於來日，與保衛西陲之形勢更切於腹地者也。伏乞皇上聖鑒採擇施行，天下幸甚。

職愚見所及，謹獻芻言，仰祈察閱代奏。附呈同鄉官印結一紙，合併聲明。謹呈。

江西候選直隸州州判顧沛章呈（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

具呈江西廣信府廣豐縣拔貢候選直隸州州判顧沛章，為力圖富強，急所先務，呈懇代奏事。竊聞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迫於饑寒。外敵固可為患，內變尤足為憂。如近來年歲不熟，米價昂貴，無賴之徒乘機滋事，往往覬有米之處，或入店搬奪，或遇船搶劫，或截途剽掠，甚而千百成羣，有闖堂毀署之案，生靈塗炭，岌岌不可終日。觀

於廣西之事，概可知矣。且內變日亟，外敵得乘間而起，一旦有事，何堪設想。然則爲之奈何。竊謂居今日而欲求富強之策，當務之急，莫若興水利以整農功，廣儲積以備荒年，編團防以練民兵，造印稅以籌的款。卽孔子所謂足食、足兵、而民信之之至意也。皇上勵精圖治，力求自強，創行新政，痛除積習，且復廣開言路，下採芻蕘，此實邁堯舜而超文武也。生當此時，奚容緘默，謹以管見所及，爲我皇上縷晰言之。

曷言乎興水利以整農功也。數年以來，各省之告水災者不可勝數。細思其故，皆因河道失修，溝洫未通，遇霖雨，則山谿之間莫不被其湮決；逢亢旱，則高原之地不能資灌溉，水道阻塞，爲害不少。此神禹所以成功於治水而后稷然後得教其稼穡也。恭讀七月初五日上諭，飭各省府州縣皆立農務學堂，廣開農會，刊農報，購農器，由紳富之有田業者試辦，以爲之率。此誠厚生民之大本也。生以爲欲厚生計，莫先於重農功，而重農功則又非先興水利不可。中國可耕之土而不得耕者，何地無之。彼東北省爲尤甚。雨至水匯，一片汪洋，農田民舍，盡棄於浮沙積水之中。耕稼失時，凍餒交迫，困苦之狀殊堪憫之。雖發太倉之粟，內府之財，以議蠲而議賑，億兆嗷嗷日憂不足，垂死之民其得活者幾何耶。查雍正三年，怡賢親王總理直省水利營田，不數年墾成六千餘頃，厥後功雖未竟而效有明證。否則或田其高區而水不及，固可得耕而食；或田其下地而水大至，雖仿泰西之農學，亦無所施其技矣。伏乞皇上飭各督撫查明有水患之區，皆設水利局，選派通達時務勤慎耐勞之能員，以興水利事。審其地勢，相其高下，宜疏者疏之，宜堰者堰之，將平者成膏腴，下者資瀦蓄，然後加督以西人農務之學，仿照各法而行之。孟子云：穀不可勝食，其斯之謂乎。

曷言乎廣儲積以備荒年也。夫民以食爲天，而患因荒而起。倘水旱告災，粒食維艱，斯民能坐以待斃乎。由是地方官動責商販以平價，而資本太重，誰肯虧折。復設法籌款以平糶，而各處暹糴，米無來源。況又外國運結，漸漸運米出洋，割剝我脂膏，傾絕我儲峙，潛耗我民食，陰啓我萑苻，狡詐之謀無所不至。若非未雨綢繆，多所蓄積，萬一荒歉，天下不自此多事耶。爲今之計，宜以籌辦倉穀爲急務。查各省因循不辦者固多，卽籌辦之省立法

亦非盡善。何者？倉謂存穀不若存銀之爲愈也。穀則年久朽蠹，銀則出放生息。且銀又便於取攜，經手者難免侵漁。卽間有數處存穀，亦未必盡實。迨倉猝有事，欲出銀以買穀，而到處均缺，無從採辦，其貽誤匪輕矣。應請旨飭各省府州縣一律舉辦積穀，訂定簡明章程，以備遵循。擇其殷實公正之紳董經理其事，不假手於胥吏，致免滋擾。每年出陳入新，酌定三分之一。如有貧戶就倉稱貸，春借秋還，祇取加一之息，不准以穀折價，纔算取贏。遇有荒年，米價騰貴，藉以平糶，必須隨時彌補其缺，如此，則有備無患，民困蘇而民心固矣。

曷言乎編團防以練民兵也？周官司馬之法，管子內政之篇，爲寓兵於農之嚆矢。夫古可寓兵於農，今獨不可寓兵於民乎？中國綠營制兵及海軍邊防各營奉行已久，所需之餉歲逾數千萬。迨日本一戰，而潰敗奔馳，幾不可收拾。此何故耶？徒有虛名而無實用耳。查泰西各國，卽籍爲兵，有大戰事，徵動逾數百萬。此泰西所以強也。恭讀七月二十日諭旨，飭下各督府一律切實籌辦團練，以資捍禦，仰見皇上保衛閭閻之至意。況近來會匪遊勇倉猝生變，不獨廣西一省，卽湖南四川亦疊端遽起。當今之時，團練真不可須臾緩者。夫所謂團練者，非徒熾旗迹之輝煌，潦草塞責已也。抑非咸豐間辦理之法所能奏效於今日也。務須認真辦團，嚴定新章，擇衝要之區設一總局，舉曉暢戎機者爲之團長，而地方官督率之。挑選團民，按州縣之大小，約定額數若干名。年在二十以上三十以下者，方准入局，而老弱者不取焉。品行惡劣者，亦不取焉。凡新式槍砲及一切軍械，由地方官代購，統刻團名，各人報名親領，仿孫吳諸葛訓練之法，逐日操演。操後卽繳歸局，以備稽查，則軍器無私藏之弊。至若測量地輿圖繪等書，局中亦宜備購，令其次第學習，且曉以有勇知方之大義。入局有三年爲限，限滿卽遣之歸，退爲藏兵，新舊替換，約三之一。局中注冊留名以備徵調。無事則安居守分，各習本業以謀生，有變則敵愾同仇，不至驅市人而妄戰。國無養兵之費，而得輔兵之用，行之二十年，則天下之人悉成勁旅。彼髮逆起釁，英人入寇，而得力於湖南廣東之團兵者，實匪淺鮮，其明徵矣。

曷言乎造印稅以籌的款也？夫團練之事，經費無出則徒託空言，難求實際。閱湖南舉人何鎮圭條陳籌辦

團費一節，立法雖是而猶未盡善。何也？煙捐屠捐即江西於蠶桑籌費，早已舉行。若再逐加捐輸，民何以堪？至於宰牛賭廠，有干例禁，何能開捐，且爲數不多，無濟於事。核其情形，殊多窒礙。於此欲籌確有把握之鉅款，不病民亦不擾商者，則惟有印稅一法。查印稅之事，荷蘭倡其先，英吉利繼其後，今則各國效之，致富之道，職是之由。夫印稅者何稅也？蓋民間買國家所製之印花黏於各項契券之上，而地方官照此納稅也。惟創造之始，應於京師設立印花局，並購製紙製印二種機器，雇工仿造，務須精細，以杜作偽。造成後，或交戶部頒發各省府州縣，將此項印花轉給戶胥代爲零賣，仿照各國現行章程變通辦理，先行頒示以照劃一。每百兩中，戶胥應得一兩，官收九十九兩，按月繳署，以杜侵蝕之弊。如民間新買之契券不黏印花者，即作廢紙。遇有田地山房詞訟，地方官不爲經理，且照例議罰。緣此稅取之殷富買主，且又至微，是以民皆樂從，而毫不擾累，非若昭信股票苛派閭閻也。況我朝丁漕定賦取民之輕，千古所未有，亦萬國所罕聞。斯民各具天良，誰不深知之而感激之。今即加行印稅一事，生敢決其有利無害矣。查英、俄、德、法諸國，此項歲征皆約一萬萬，多則至二萬萬。以中國之地大物博，若仿而行之，計每歲當亦可得鉅款。地方官將此款一半撥入團費，一半解送藩司轉繳戶部，則富國強兵可坐而致也。

凡此數端，實力奉行，可獲大利，可救凶荒，可弭內患，可禦強敵。即謂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因以飢饉，亦何足爲患哉？

生草茅下土，罔知政體，罔識忌諱，謹擬各條，或師古制，或參西法，非敢妄言高論，期於切實可行。敬效芻蕘，不勝悚惶戰慄之至。是否可採，伏乞代奏，謹呈。

改歸知縣庶吉士繆潤紱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

改歸知縣庶吉士前戶部主事奴才繆潤紱跪奏，爲應詔陳言仰祈聖鑒事。奴才猥以漢軍旗僕，學陋才庸，

詞館農曹，疊遷寵遇，改官民社，仍許自陳。凡此仕進之從容，悉出天恩之高厚，錙塵未報，時事方殷，愚衷所懷，結爲忠憤，願念臣分，輒憚發言。恭讀六月十五日詔書，仰見睿旨殷憂，力除壅蔽，罷去拘牽忌諱，詢及芻蕘。幸逢聖明納諫之時，忍廢以道事君之義，熱權得失，敢陳狂愚，伏以政貴因時，而必謀善其始，器非求舊，而必期協於中。夫強國豈有他術哉？阜財利兵，得民任賢而已。其道在求通，其要歸責實。比者明諭屢降，日新令圖，舍己從人，宵旰求治，奴才顯猶認認慮者，有十忽三誤，八可議，請具陳之，惟聖人財〔採〕擇焉。

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故慮氏爲慮，器隸考工，私造者有禁。火器之製，始於明永樂得交趾神機槍砲法，嘉靖造佛郎機砲。國初用紅衣砲定天下，迅利遠過兵刃，故功令火器傷人者不赦。今變武科許武生童購槍砲，流弊滋甚，議者僉以爲不可行。乃槍砲廠聽士民任便興造，從此盜弄凶器，豪強得志，軍火應手，倉卒變起，重煩兵力，毋乃自擾。此忽於防亂者一也。兵以訓練而後精，范仲淹以左氏春秋授尹洙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明太祖訓諸將，謂刃不素持，必至血指；舟不素操，必至傾溺。今詔天下開武備學堂，議改武科大學堂，溥通學功課，兼習體操。乃八旗挑補領催兵缺，一騎射外，不問其他，豈不堪造就乎？何墨守不變，自非飭下各都統建立武學授讀，教槍砲技藝，一旦發難，猝然教練，豈堪應敵。此忽於察近者二也。試場校藝，所以策其才。唐臣韓愈謂古之豪傑，必慚是選，李德裕尤惡進士不根藝實，至專以詩賦取士，實始隋煬。今振實學，一切考試詩賦，概行停罷，亦不憑楷法取士，自兼翰詹大考，庶常散館而言，庶吉士合習策論，乃南書房侍從專用翰林人員，非工楷法詞章，不得與選。臨時肄習，豈能遂工。散館一場，似宜仍如前例。若一律更變，數年之外，則供奉無人矣。此忽於儲才者三也。王者教溥大同，師氏教三德，保民教六藝，國學以遠鄉學，莫不皆然。宋神宗時，京師至郡縣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今建大學堂於京師，首開風氣，並諭令各省府廳州縣大小書院，一律改中西兼習學校，以廣造就一趨向。乃太學諸生八旗官學講求時務，未奉明文。國子監增設算學，漸有入門。官學培植人才，尤應添設算學教習，兼講測量格致，因時立法，尙謙讓未遑。此忽於濬源者四也。重祿所以養賢，高季輔曰：饑寒之

加，夷惠罕全其行。唐開寶有省官益祿之政。今學堂總教習薪資數千兩，總辦提調分教習莫不優給。乃朝官一品俸止三百六十兩，大學士之貴，有歎終饜者。安問百司，欲責其廉謹奉職，不亦難乎！既裁併官署，若編檢各項司員筆帖式侍衛，何不量加裁汰，以此節省之餘，益彼百職事祿養之不足。此忽於養廉者五也。周官月要歲會考課最嚴，漢以六條察二千石，制猶近古。後開西邸賣官，吏治遂不可問。今察牧令，肅官箴，令長吏詳考屬僚，秉公舉劾，於進賢退不肖，致意再三。乃捐例因循，人爭捷徑，斧柯假手，為所欲為，蠶國朘民，責償倍息，戶部歲益不過百餘萬，何裨大局，勢成弩末。累經條奏，迄未議停。此忽於除害者六也。曠官者黜無貸，政乃日起有功。蘇治水績用弗成，有羽山之殛。義和遐棄厥司，仲康命六師徂征。今自上年以來，屢戒臣工，既惕因循，凡百政猷，悉銳意整頓。乃大理寺少卿盛宣懷督辦鐵路，兩年糜款誤工，迄無一效。日來知不可用，以榮祿、張之洞領其事。既誤若此，若非黜罷治罪，何以爲欺罔泄沓者戒。此忽於明罰者七也。事君有犯無隱，古今通義。汲黯懲直，武帝怒至罷朝，卒優待之。田錫居諫署，盡言不諱，真宗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今開報館，廣言路，洗監諉禁誹之陋，廓然大公。乃文悌以劾姦黨左遷，士論惜之。宋伯魯、楊深秀之聯銜入告，黨庇顯然。一罪一不罪，納言之道，毋乃未盡。此忽於擇善者八也。黜陟者，主之大權。彰美顯惡，而後賢者勸。孔子言民服必曰舉直錯枉，攝相七日，誅少正卯，教化大行。宋神宗任王安石，呂誨諫曰：「安石好執偏見，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後新法行，卒如誨言。今召使才徵經濟，求賢汲汲如不終日，乃先任一詭譎狂悖之康，有爲自以其通曉時務也。用之，豈知其西學西文，懵然不解。若從實考驗，立見敗露。而結會惑衆，罪在不赦。豈宜主持官報，使之淆亂國是，熙甯覆轍，可爲殷鑒。此忽於辨姦者九也。量入爲出，國有常經。漢武帝好大喜功，用桑孔之徒，利析秋毫，人民嗟怨。明正德間，逆瑾用事，武宗巡幸無度，所至供需輓驛，四海困窮。今學堂報館書局之費數十萬，京營改用洋法，需費尙難豫計。秋後舉行大閱，奉慈輿臨幸天津，鴻業恢張，帑藏豐盈，何惜寬爲籌備。乃國債三萬萬，歲需本息兩千萬，昭信票千餘萬，姦負山積，海關藩庫交困，何術措還，與利之端，如農工商礦，悉茫如捕風，遠慮近憂，將告貸外洋，抑取償百姓。此忽於通籌者

十也。

十者之外，曰讓利。常歲所入，田賦而外，以釐金洋稅爲大宗。今江蘇、江西、湖北釐金悉數質抵，約去進款五百萬。剋肉醫瘡，猶曰償款逼迫耳。礦產者，中國之大利。自弛禁開采，今逾兩年，既患得人之難，復苦集貨之窘。招納彼族，引狼生食。晉諸諸山已同拱讓，四川酉陽、敘州礦事，波瀾又興。召釐生端，利權旁溢。又每值議捐議稅，地方官吏名爲體國，實則擾民。恫喝刑威，奉行操切。外人因創爲保險之說，一經包庇，官莫如何。卽如鋪捐藥牙，雖不久議停，遁而之他者，已不知凡幾。乃昭信票方興未艾，甚至按畝加派，奏下所司查辦者，從而欺飾。淵魚叢爵，馴至無民，其誤一曰循名。科目貢舉，本非古制，然漢以來，歷朝因之，名臣碩輔多出其中。近人如陸隴其、陳鵬年、朱珪、阿桂、孫嘉淦，並以科第顯。有體有用，詩賦制藝，何便無才所慨者。法久弊生，江河日下，文以儼詭見巧，士以勦襲爲工，改絃更張，致有今日。但既變科舉，試策論，開春秋榜，取進如額，乃舉徒卒業，領有文憑，又準作生員舉人進士，引見授官。一彼一此，名同實異，此兩歧也。況科稱經濟，取者仍是文詞。宋蘇軾有言：近世士人募類經史，綴輯時務，謂之策括，臨時剽竊以炫有司，弊有甚於詩賦者。元祐八年，中書省言：進士答策多係在外準備之文，請復三題舊法。當日流弊若此，今石印風行海內，家有其書，不難鈔襲成篇。雖曰試萬言，何經濟之有。其誤二曰襲迹。古之名將，如霍去病、張巡、岳飛，皆不用古兵法，立功當時，垂名後世。明邱濬曰：兵法譬則弈之譜也。王德用請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立功。比者，曾宗彥、胡燏棻、伍廷芳，疏請改操用新法，尤加意於陣法器械。營制餉章，所謂弈之譜者，惟燭棻疏請訪求知兵大員，責以練兵之任二語，是爲要義。中東之役，師出無功，窮其潰敗之由，在無良將耳。聶士成以奪連山關冒功，其實一小村落，並非關隘，且未與敵接，乃膺懋賞，擢專閫，統新練軍。袁世凱夙不知兵，驟升統帥，未幾少謀多忌，暮氣已深。惟董福祥以能軍名，但自河州捷後，有輕量一切之意。近駐保定，兵無紀律，擾及教堂，志滿氣驕，未可深恃。若非急求將才，法制雖新，焉有實濟。夫兵以攻心爲上，以練膽爲先，至於臨陣之機，存乎運用。若徒襲陳迹，聘洋將以教之，謂制勝之師不過如此，亦齊其末不揣其本矣。其

## 誤三。

是在讓出游也。法因時變，道在酌中。乃守舊者病拘墟，談新者病腐廓，并龜語海，東家效鑿，蓋兩失之。語云：百聞不如一見。惟資遣游歷，可以破成見，息浮言。自同治五年斌椿出洋，此後遂停此列。撫膺時局，詎乏豪傑之才，萬里乘風，每艱旅費。又以部臣動援成例，但涉陳請，不問事體，輒停俸資。考西人探地遠游，路費出之公款，今宜略師其意。百僚庶職，悉聽環游地球，或專往某邦，除酌給旅費外，合依奉差之例，不斷資俸。官階如常升遷，限以二年。有著新書製新器利於時用者，仍逾格論賞。並任攜土產，免納稅釐。親見確聞，庶廣造就。不然，安老生之故智，聘辯士之游談，楚固失之，齊詎爲得。於大局庸有裨乎。況躁妄之弊，召禍有甚於儒緩者。一出游則狂狷胥化，通才收效何止倍蓰。一在議治官也。通籍觀政，明試以功。乃有分部數年，詰以掌故而不知，叩以例案而不解。浮沉郎署，碌碌隨班，此非自甘頹惰也。蓋因官場積習，視新進如贅旒，吏抱文書呈印稿，臺諾外，其餘散秩，檢視無由，止充當月坐班迎送陪祀諸雜差，京察循例注考而已。所謂學習者如此。一切公牘，轉爲猾吏所持。夫吏之舞文，孰使之庶司不治，故權下移耳。今既刪訂則例，剔弊釐姦，凡百司員，宜不限資格，統責以看稿擬稿，堂官準是以第其高下。庶百司無備員，有任事事不治者，立訓飭，務使堂屬之間若師弟。三年之後，官有不諳政治者乎。何必伏案攤卷，乃謂之學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爲政何莫不然。一在議建學也。溫故知新，學修所尚。但兼途並進，務廣而荒。宜以經史子書算爲宗，植其根柢。舉一切政治法律格致地理，莫不由此擴充。俟入中學，再博極羣書。宗旨有歸，趨向自一。不妨仍存書院之名，略更其制。購譯成之西學書籍，用助觀摩。庶擇術精費省。易舉者必限一年內，合二十二行省並立學堂，則風氣未開，經費有限。綜省道府州縣計之，當有學千八百餘所。安所得西學教習如是之多耶。況延聘西人，須優薪水，以學用二人，人月給薪水六百兩計之，當歲需銀千四五百萬兩。民窮財匱，籌畫良難。勢必敷衍報聞，苟且塞責。士轉無所適從。又考東西洋學制，無論貴賤，自七歲至十五入小學，十五至二十一入中學，二十一至二十六入大學。今我大學堂章程，學生以官階門第論，不問年歲，於是



來學者日以衆，豈向學情殷耶？爲膏獎計耳。夫人之進學，聰強每不如童蒙。若成人以後，婚宦擾胸，生性日拙，匪惟不暇學，學亦必不專。似不如一準西法，計年齒不計官閥。既立仕學院，以待科甲，京官其侍衛世職亦宜別設一院以待之，不給獎賞，庶有限制。否則有教無類，細大不捐，朝廷出數十萬帑，金建學堂，與設局卡調劑，閱員何異！一在議著書也。四庫宏富，無美不收，維時海船未通，故於泰西典章概從闕略。今則約章公法，條例紛繁，格致天文地理算學等篇，尤資考鏡。邇者下著書之令，懸賞求才，但獎授實官，數太優異，竊謂撰述一道，不難其多，難其精。況政教所關，尤非討論精詳，難衷至當。雜史類以杜佑通典爲賅洽，亦因劉秩政典之舊，參用新禮二百篇，非出一人之手。若通志通考，又以是書爲藍本，則精博不逮矣。今欲貫通中外政要，藉時務明經，似不如援律例會典圖書集成之例，開館編纂，卽以中外通典通例名其書。至著述授實職，應請停止。博采羣議，勒爲成書，庶免流弊。否則如王雱未冠，卽著書數十萬言，今其書不傳，蓋在當時已不能行矣。危言日出，學術日非，世道人心，關繫匪淺。一在議講武也。武科一試成例相沿，因時制宜，議用槍砲。然槍砲雖利，一人敵，非萬人敵。武科無士，病在不讀書。識字者百中之二三，安問韜略。故近人以名將立功，如福康安、岳鍾琪、會國藩，或起行伍，或以文學，多不由武科。甲蓋此輩夙無遠志，窩盜聚賭，是其所長。論者謂非尙武功，得人不易。不知國家非戰功，不封爵授世職，至入祀立傳，尤重戰績。盡人所知。考武試防於唐武后，以迄有明，然皆忽行忽罷。又偏考東西洋之制，有武學而無武科。水陸將領，並由學堂拔充。今旣援西法設武學，武場宜卽停罷。其舊有之武舉進士，聽投標量材補用。武生充補名糧，已讀書而聰秀者，聽入學堂受業。夫學期於致用耳。學堂行伍出身，旣得充將校，乘節鉞，上所重在是。士所求在是，又何屑屑武科甲爲耶？至寓之團練，統之營伍，歸之學堂，皆多費周折，不如停罷爲便。一在議勸工也。製器尙象，法在師傳。豈不曰巧自心生，存乎變化。若無規矩，何有神明。製新器之人，旣許服官專利，但工藝院未議興建，雖懸重賞，徒託空談。大學堂格致一門，不過研求其理。若云智巧必如美之開技藝院，英之設工匠學堂，已通書算而靈敏者，收入肄業，躬親鍛鍊，必得心應手，乃精益求精，滿三年考驗得實，給以專利憑照，酌賞

虛銜，準充各工藝院教習。所謂工師者，道藝相兼，庶幾悟新理，變新式也。不然，機器局槍砲廠開有年矣，拾人餘慧，猶不能精，安問其巧。涉獵西洋格物書，強水電氣，人人能言，卒無能造之者，豈非窮理不執業之故歟。一在議重商也。海禁大開，懋遷事重，今舉商政設商局，察商情，致富良圖，講求至再，乃久之而未見起色者，其故安在？因向來賤商爲四民之末，勒捐罰稅，百計搜求，怨府久叢，焉能聯絡。西法官商並重，我中國富商巨賈，一縣令得而辱之。如近日息借民款，怨聲載道，九重深遠，何從得知。雖簡商務大臣，分隔情離，徒擁虛位而已。吳懋鼎起家閩閩，頗工心計，奈染宦習，衆望不符，難與圖事。自非援照西例，略分言情而欲商賈之興，奚啻風馬牛之不相及。竊謂公私兩益，首在開設銀行。今既廣造銀圓，急須兼行寶鈔，在外洋則謂之銀紙，宋時之交會諸法，實利於今，要在資本相抵，支取聽便，明示不欺，又必官商合股，先發官本，事乃易集。一切國債軍餉賑款，悉可彙解籌措。如英之匯豐銀行，其明驗也。喫緊處，尤要在悉準商規，掃除官氣。至公司集股，開製造廠，紡織局，機器磨房等類，應聽民便，官不從中阻撓足矣。今華商股多與外人合，不與官合者，未信以爲厲己耳。若復奴隸而魚肉之，不至離散，決裂不止。一在議明農也。樹藝五穀，在因天時，相地宜，盡人力。泰西用機器，助人力，則有之；至所傳沸湯罐暖土，玻璃罩禦寒，耳食之談，有未可概信者。歐美洲以貿易製作著，農務並不擅長，向來以麥爲糧，大率仰食於埃及。上年埃及荒，法來北洋糧麥，是其明證。今日本又來南洋，糴米致我之米價昂。三江種水田，久見稱於他族，可知中國農事甲於五洲。辨種糞田，士大夫不如田父，火輪機耕稼，卽甚適用，斷不可施之中華。蓋游民之多，久爲國患。若富者奪利，傭佃者無所得食，盜賊四起，禍變益速，亦何利之有也。日來農政彫劫，在小民嗜利，多植罌粟，既收煙稅，無復示禁。上年晉豫奇災，實由於此。西北蠶利未溥，又頻年水患，無麥無禾，乃妨農之大者。今土藥抵制洋藥，謂難禁種，治河工大費鉅，惟勸種桑爲當務之急，亦宜視民情之便否爲斷。不然，井田良法也，新莽行之，天下騷然矣。今官吏不病農者，已不多得，舉辦農務學堂，經費焉出，勢必苛派閭閻，學者其誰？徒以增擾。

總之非兵無威，非財無政，非民無國，非賢無策。昔王通有言：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夫歐

美洲列國之強，豈獨強於其法哉？德有畢士麻克以定霸，俄有加姬考甫以稱雄，美羅英軛幾不國，華盛頓出，血戰八年卒，倭全土得人則興，無古今中外一也。今時艱難，雖棘然以四萬萬人民之衆，居全球四分之一，英奇豪傑豈必乏人所慮者，披榛采蘭並收蒿艾耳。昔陸贄有言：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周命伯冏爲太僕，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偏僻側媚，其爲吉士。又曰：爾無昵於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擇人之要，數言蔽之，蓋必用舍公而後實政行，必忠佞辨而後真才出。人品心術，治亂所關，巧詐繁興，未有不殆，自堯舜迄今四千二百年，此理莫之或易。伏願皇上居中馭外，考古證今，集衆思以用所長，參時法以補所短，究度支盈絀之故，探軍政強弱之原，察民心向背之機，嚴人才真僞之辨，修內政，慎外交，愆後懲前，勵精圖治，則億兆臣民之頌也。國家無疆之福也。狂瞽罪言，不復防慮，忌諱，伏祈皇上聖鑒，謹奏。

翰林院編修寶熙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

翰林院編修奴才宗室寶熙跪奏，爲應詔陳言，謹就管見所及，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謂變法自強，貴師其意，不必專師其迹。西法之所以善者，皆精擇詳審，不在求效之太速，而在實力以奉行。今中國人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良由嗜觀風味，積習使然。若求治過爾亟，亟使不能上體皇上因時制宜之心，則揣摩求合者，或恣爲狂誕不經之言，苟且圖安者，更轉爲鹵莽粗疏之弊，是均不免爲新政之累矣。奴才愚以爲當此變法伊始，諸不便者固多有其人，似宜次第更張，不可操之太蹙。然要其歸指，則不外行之有恆，實事求是兩言。謹就目前要圖，參以愚昧之見，爲我皇上縷細陳之。

一國有大政，不宜秘密也。我朝自雍正中，西北用兵，始設立軍機處，而軍務緊要，有不得不嚴漏洩之禁。然至今日，六科之封駁，制已無聞，廷臣之會議，半成故事，遇有利弊之興革，要務之措置者，大半出於廷寄。由是內外隔閡，雖欲指陳得失，蓋莫莫乎其難之總署之設，專重外交之事，日多亦日危。凡通商換約借款議

地諸大端，彼族之合力以謀我者，我乃防我國人之指摘，錮我國人之耳目，喫虧受害，衆猶不知，及至數日後得其緣起，方欲紛紛條奏，而變端百出，無力挽回。況夷情狡獪，消息靈通，凡事之初起點時，我方祕不示人，彼已刊諸報章，傳播各國，醫之一家有事，反禁置其子弟不得與聞，而外人乃早窺其底蘊，其不乘間圖我者，幾希！我皇上方焦勞憂思，獨立於上，而諸臣則不睹不聞，漠然於下，內防骨肉，外長寇仇，雖以奴才至愚，亦疑其爲非計矣。且自特旨開辦各學堂，並改時務報爲官報，許其臚陳時務，據實昌言，今若事事咸使聞知，則學堂中留心政學者，既藉以討論考察，增長識見，而各報館亦可言之確鑿，庶免憑空結撰，顛倒是非；其有補於國計者，似非淺鮮。奴才愚以爲凡緊要軍情中旨，查辦兩國密約等事，宜加嚴密，以絕觀聽。外此，凡兵刑錢穀之數，交涉條約之端，以及新定之部章，准駁之條奏，均宜通行中外，宣布無遺，上可收集思廣益之功，下可省懸揣無當之論，舉一切拘牽忌諱，變蔽粉飾之痼習，將不杜而自絕矣。

一酌設農礦等局額缺，宜變通辦法也。伏讀七月二十三日上諭，所有各該衙門裁缺各官，未便聽其閒散，現當振興庶務，規畫久遠，應於鐵路礦務農工商總局酌設大小官員額缺，以備將來量材任使等因，欽此。聖慮周詳，非但裁缺各員感戴生成，即薄海臣民無不同深欽仰。然奴才猶有慮焉者，則以裁缺各員未必皆留心此事，倘遷就補入，恐濫竽充數者多，弊將與冗職等耳。夫耕當問農，織當問婢，其略知梗概者，已慮其能言而不能行，況以素未講求未諳門徑之人，廁名其選，其何以贊成新政，收效將來？國家創行新法，而臣民多苟安固守，未免存疑慮之心。若用人不得其宜，則有治法無治人，行之數年，成效未著，既無以副皇上變法自強之意，轉致貽守舊者之口實，而思有以動搖之，此尤奴才所大慮也。今欲預防其弊，似不外保舉考試兩端。凡保舉非真知有精於各項學業者，不准濫登薦牘，仍視其所舉多者用之考試，有宜驗其技藝者，有儘可觀其論說者，均當嚴密關防，面行考試，尤不得如從前考總理衙門章京，不論學問，壹意情面也。至奴才所請設立總署學堂專缺，取材之法，亦不外此。將來召試特科，必有精於此事者，即各項學堂次第開辦，成就亦可望其日多，雖不敢必事事盡

得其人，然亦可免用違其才之弊。至所裁各員，已由內閣奏准歸吏部查明題奏，分別補用，似無慮其賦散投閒，未能効力於聖明之世也。

一總辦學堂亦宜設立額缺，以專責成也。考泰西之學部外部，皆有專官而無分任，用能官一其志，士盡其職。其所以能興起新學，折衝尊俎者，蓋心有專注，斯事無惰荒。凡事莫不皆然也。今學堂創辦伊始，總署交涉日多，事務殷繁，即夙夜在公，猶有百密一疏之患，乃分之以部務，畀之以各項要差，非具兼人之資，必將顧此遺彼。下至總辦章京，徒有部員之名，毫無辦事之實，即有勤奮當差兩地兼顧者，而心既不專，事焉得理。故公法條約，半無暇以講求，中外事機，亦難得其要領，勤奮如此，庸惰可知。所以闕茸充數者多，而深資得力者少也。若夫學堂造端宏大，提調教習等員，除編檢散職，尚可暫領外，其餘部員，亦未免精力紛投。奴才愚以為宜與鐵路等局一律設立專官，並請將學堂改為學部。官制既定，責有攸歸，始克望其實心任事。論者或疑近方裁汰各官，何乃又議另設，是殆不知我皇上舉行新政，力圖自強，不過裁無用之官為有用耳。即如部院侍郎與副都御史，事皆操於其長，副之者僅稱備員，則兩正兩副足矣。各部院司員虛糜廩粟者固多，而內務府尤為冗濫。至筆帖式一途，半屬年少不讀書之人，統計中外員缺已逾二千，不學而官，更宜裁汰。餘若同城之道府，無事之同通，充數之武職大學士等，疊奉諭旨籌議，近當議有端倪。如此歸併減裁，較現之應設專缺各處，有贏無絀。所謂裁無用為有用，祇一轉移間耳。

一冗員既裁，捐例宜即行停止也。捐納之害，蓋至今日而已甚。捐納之數，又至今日而愈微。剝極而復，其亦有自然之機乎。朝廷於振興庶務，澄敘官方，諸大端固已核實舉行，不遺餘力，而捐例迄未停止者，似猶無以壓天下喁喁望治之心。況變科舉立學堂，人皆以出身學堂為榮，則捐貢監者少。裁京員撤局差，嚴甄別，則捐實職官階者尤少。昔之所謂歲進二百萬者，今敢決其不過百萬矣。雖帑藏支絀異常，而此區區百十萬金，亦何難設法籌抵。伏乞皇上宸衷獨斷，不必飭部酌議，立予停止。其封銜貢監絳枝，流弊稍輕，尚可不停，以資補苴之計。如

是弊去太甚，吏治澄清，而流品不雜，名器不濫，猶其益之小焉者也。

一中西案件傳教弊端宜設法圖維也。自中西立約，載明西人在華犯事，不歸中國審辦，後無論與公法內治之例不符，且華律重而西律輕，同一人命案件，華人兇首必須抵償，西人從無抵償之事，而華民之吃虧受累者深矣。今既不能爭僑寓西人歸我管轄之權，計惟有聯合有約各國，精選法律專家，公訂交涉律例一書，以後中西案件無論大小，均照新律辦理，書成並請頒布中外，藉使臨民之官諳練考核，不致臨事時茫無所措，庶可望兩得其平矣。教堂之案，貽禍無窮，至膠澳之事，極矣。竊觀近來肇釁之故，乃不在傳教之西士，而多在入教之莠民。教民以教堂爲護符，平日以勢陵人，毫無忌憚。以奴才見聞所及，則有不供差徭者，有包庇盜匪者，詞訟小事，則強無理爲有理，人命重案，則敢潛匿而不來官吏，惟於教案併我入教之民亦憚之，以致苟且已事，隱忍相安。由是入教者日益多，而教民之微日益熾，雖彼之教士不免陰爲之袒護，亦地方官操縱不善，有以驅之也。教民既如此橫行，又有許多便利，受其害者，焉得不積怨成仇，以仇教民者轉而仇教士哉！伏查同治九年，總署與各國使臣商辦傳教章程八條，第六條所載，各國須飭各教士將中國習教之人一一臚列姓名籍貫年貌三代生業，隨時造送各領事，就近轉送各州縣，以備無事時查考，有事時保護一節，實爲當務之急。惜前屆換約時，未聞附載，宜卽以此專條商之。蓋陽託保護之名，陰收稽核之實，從此入教者，遇事發覺，卽可按圖而索，則已入者，稽查以約束，未入者，因查而疑沮，其燄庶少息乎。一面嚴飭地方官嗣後入教華民，如有抗差庇盜等情弊，宜秉公究辦，不得因循將就，浸長驕風。此係內治自主之權，各國當不能肆行干預也。所有改訂律例與重定傳教專條兩節，在有益，在彼無損，果能詳審陳論，議當有成。再奴才前閱滬報，江西省城教士謝姓以入教之民多有不法情事，因查明悉數革除，並請地方官出示嚴禁，無賴莠民冒充彼教，以弭隱患。若西人來傳教者，均能似此之嚴束教民，焉有民教相爭之禍。以後如有教士查出入教華民不安本分，立卽驅除屬實者，似不妨加以獎勵，庶教士知所勸而教民知所懲，亦補救之一法也。伏乞飭下總理衙門一併議辦，民生幸甚。以上管見五條，愚昧

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翰林院編修黃紹第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

翰林院編修臣黃紹第跪奏，爲世變不測，民困難蘇，亟宜責成督撫設法變通，仰乞聖鑒事。竊惟今日變蔽之患，約有二端：曰不通中外之情，與不通上下之情而已。然瀛環咫尺，近在門庭，宇下峴嶻，渺如霄壤，未有通中外之情而不先通上下之情者也。天地交而萬物通，易象爲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易象爲否。其發動樞機也，在皇上；其傳遞郵置也，則在內外大臣。皇上奮然獨斷，罷斥部臣，求通上下之情，可謂邇言必察矣。臣竊謂壅蔽之患，近者易察，遠者難知。朝廷有敢言之士，草野皆敢怒不敢言之民。前者聖像被毀，山東巡撫張汝梅匿不報矣；今者土匪蔓延，廣西巡撫黃槐森匿不報矣，自督撫以至州縣，上下欺蒙，積成痼疾，類如此也。今日時局，外患可慮，內憂尤可慮；土匪可慮，窮民尤可慮。生計艱難，岌岌不保，爲民牧者，苟不設法變通，強者驅之陷阱，弱者推之溝壑，內憂既啓，外患乘之，誰之罪歟？謹撰擬教養四條，參酌中西，以備採擇。

一曰整頓義塾以端蒙養也。白虎通誼曰：古者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此三代之成法也。泰西各國識字人數，以英國爲最，計有義塾一萬二千七百餘所，自五歲至十三歲，無貧富悉令至塾，是以商業工藝甲於環球。蓋天下之人才，未有出於一途者。中國四民，以士爲重，農工商皆爲賤業，其不農不工不商者，相率爲無業游民，嘯類呼羣，動卽釀亂，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其所由來者漸矣。近奉特旨，簡派大臣督辦農工商總局，以開風氣，至爲近時要政。然朝廷務綜大綱，專門之學，尙需歲時，且窮僻之鄉，巨款亦不易集。查各省府州縣向有義塾，專以培植窮人子弟，而州縣視爲具文，所延塾師，皆落魄無行之生童，虛耗薪資，館課曠廢，學值愚蠢，粗鄙不辨之無。近各省教案多有奸民煽動，駭兒以爲禍首者，不一而足。十年之後，皆已成丁，欲求其安分守法，化莠爲良，蓋甚難矣。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與，此之謂也。請嚴諭督撫札飭各府州縣整頓義塾，實心推廣，聘

請品學兼優之士，厚其脩脯，嚴立學規，先通中文及粗淺算法，略仿西人體操之法。窮人勤苦耐勞，體質自壯，較之富貴之家，或易爲役。其中資性聰穎者，移送本地學堂，以廣造就；其不能成材者，聽其自擇一途，以謀生計，期無廢材而已。凡義塾無論擴充如何，而先以識字爲主；凡學僮無論成就如何，而總以有業爲歸；則人人各有知識，各有職事，作奸犯科，不禁而自戢矣。

一曰廣興工藝以收貧民也。三代以上，行井田之制，驅天下盡歸於農，而未業者有禁，故其時有亂國而無亂民。秦漢以後，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猶藉富民以養貧民，然游手自此多矣。今世局大變，專以務本抑末爲說者，自非通方之論。農民之外，非盡驅天下於工商，不足以養民而弭亂也。泰西每開一廠，工作動至數千人，故機器一興，富民之財，可以流通周轉，歲獲贏餘，而貧民食利無窮，尤什伯倍蓰焉。此卽古者富民收養窮民之意，推廣行之，而不至兩受其病也。近來風氣漸開，湖北一省，廠務最盛，工役幾及萬人，論者或病其獲利未豐，亦一孔之見耳。伏請嚴諭督撫，其已行者，極力擴充；其未行者，實心創辦；推之各府各州各縣，皆預有父母斯民之責，何至坐耗民脂，不爲設法乎？自督撫以至州縣，首當捐廉入股，一洗舊例之拘，勸諭紳商，勿資集辦，其不足者，則招徠中外各商，至商人能集資自辦者，多多益善，尤當力爲保護，毋得以官權侵之。一廠既興，而各廠可以次第舉行，每歲計其開廠若干，收窮民若干，移咨報部，彙呈御覽，以爲督撫司道之甄別，以爲府廳州縣之考成。考校商途定爲等次，其玩視民瘼，希圖省事者，立予罷斥。古之天下，以恆產爲斷，無恆產，則放僻邪侈，無不爲矣。今之天下，以恆業爲斷，無恆業，則放僻邪侈，亦無不爲矣。收中國之漏卮，裕窮民之生計，公私兩便，無有逾於此者矣。

一曰矜恤商情以蘇積困也。泰西以商立國，雄視五洲，國家有大興作，踴躍急公，如魚赴水。蓋其恩信相孚，聯爲一體，遇有屈抑，逕達商部，國家竭全力以保護之，日本力倣西制，控制歐洲通商之天下，其殆長此終古哉。今中國軍興以來，創行釐金，本一時權宜之計，其後仕途猥雜，專以安頓冗員，而委員之下有司事，司事之下有



巡丁百端賤削，視如盜賊，所過水陸營汛各有陋規，留難稽遲，務糜其欲而後已，商安得而不困乎？不幸有劫盜戕命之案，所轄文武規避處分，抑不與理，亦有人證確鑿，萬難隱欺，則血本既虧，重以訟累，盜賊未獲，人財兩空，商何以堪？伏讀聖祖仁皇帝聖諭有云：朕視商民皆赤子，無論事之鉅細，俱當代為熟籌，仰釋聖謨，痼疾至切矣。何況今日之天下以商為命脈也？若復因循積弊，不為消除，恐為叢驅雀，小商竄名教籍，大商附股洋行，督撫其奈之何？國家其奈之何？絲茶散商，往往跌價爭售，以致折閱，請倣周禮泉府之法，飲其不售，官為承買，其願入官局不收價本者，贏利所得，酌取其息，餘盡歸商，貨價漲落無常，稍為維持，即能獲利，至泉府貸民以財，尤為貧民生計之便。論者徒以王安石青苗病民，懸為厲戒，不知安石之意，專欲損下益上，按戶抑配，若來往聽其自便，緩急可以相通，則有利而無弊矣。朱子社倉師其意而變通之，民皆稱便，豈古法不可行哉？伏請諭令督撫議定章程，通飭所屬州縣捐廉為倡，勸諭紳富實力奉行，月有贏餘，照股均給，兼採泰西零積銀行之法，貧民偶有零積，一例收存，與之以息，一周轉間惠而不費，沾溉無窮矣。西官取民之財，唯恐人不知，華官取民之財，唯恐人知，正不必牽義拘文，疑與小民爭利也。

一曰勸興婦學以基風化也。三代婦學，略見於周禮毛詩傳，至漢世女師德象尚有專書，然其風已式微矣。泰西之俗，男女平等，男塾女塾，學規略有出入，而教法並無輕重。西人幼學之書，分功課為一百分，家中教授居七十二分，美國嬰兒學塾，近年教習皆改用婦人，可謂知王政之本，風化之始矣。然中國驟興女學，亦不易言，欲祛其敝，斷斷自禁裹足始。裹足之風，不知何防，然必係衰世之君，耽於女寵，殘人肢體，以為美觀，流毒相沿，千年不變，真可怪也。西人論中國，以此為最無教化，鑿趾雕題，實無以自解也。前泰西女善士知合同志，創天足會，彼族苦口勸之，而中國顧漠然乎？伏查太宗文皇帝崇德三年，有效他國裹足之禁，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年，有禁止裹足之律，近皇上頒行憲法，中外拭目快觀新猷，伏請申明舊章，起中國二萬萬婦女之廢疾，一舉而廓清之，冀前聖未成之志，而懼強鄰觀政之心。江蘇福建廣東湖南諸省鄉紳立有會約，重以明詔，風行草偃，其易可知。功

德魏親，與天無極矣。此風既革，然後編輯女書，兼採各國女塾章程，十年之後，必有成效。君子之道，造端夫婦，保種保教，其權輿必在是也。

凡此四條，內以銷中國隱憂之漸，外以折列國眈視之謀，根本之計，莫急於是矣。西人生利分利之說，曰：「凡一國之人，必當使之人人各有職業，各能自養，則國大治。若其不能如是者，以無業之民之多寡為強弱比例，差旨哉論乎？中國土耳其所以削弱，泰西各國所以富強也。擬請諭令督撫通飭所屬各員實體此意，其有業之民，無論貧富，務保護之，其無業之民，無論男女，務生成之。抑臣更有請者，方今時局艱危，自朝廷以至百官，皆當上下一心，臥薪嘗膽。今督撫坐擁方面，體制過崇，蔽聰塞明，上下隔絕，所以招厥痿之機，而釀墮隔之疾者，其病源罔不由此。似宜採西國官制，貶損虛儀，以為屬僚倡率，不至龐然自大，為外國所竊譏矣。」

臣管窺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戶部候補主事閔荷生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

戶部候補主事閔荷生跪奏為臆陳天下大計，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七月二十一日，遵旨條陳事件，封由本衙門堂官於二十二日代遞，兢兢以圖富強，試文武懋聖學，定民心，上瀆宸聰，自知冒昧，何敢再瀆。深維事君無隱之義，用人行政，謹復舉其犖犖大者焉。

一曰置輔。變法自強，首在擇相。區區日本，亦賴伊藤博文。中國詎無宏材，在皇上能竟其用，即如湖廣督臣張之洞，才堪濟變，久已簡在帝心。天下皆知其學問心術，才幹識量，種種過人，而精力又強，資望亦深，僅予以兼圻之任，似未足以盡其才。若蒙聖恩，召置左右，俾參密勿，必能佐皇上丕振全局，當亦在廷諸臣所願相助為理，救時良相，自古為難，張之洞不可謂非其選。

二曰勵將。九月北洋大閱，各國來觀，師克在和，亦不在衆。前此中東之役，患在將無戰心，偶有敢戰之軍，敗

不救而勝無繼，皇上此次幸津，聞有宋慶、董福祥、聶士成、袁世凱各營，分操合演，軍實必充，軍容必壯，伏乞訓戒諸軍，壹乃心力，無相猜忌，有事必戰，勝則同賞，敗則同罰，俾諸將曉然知上意之所在，我軍既振，敵謀沮庶。

三曰備敵。外夷所以恫嚇中國，欺我一時無餉無兵，昔宋太祖經營北敵，每歲度支所餘，人封樁庫，今縱部庫支細，尙當設法籌存銀一千萬兩，方爲有備無患。查戶部頗有二款，一則奏明昭信股票章程內，籌備還息之五百萬金，一則御史宋伯魯奏准減平一項，每年可得數十萬金，期以兩年，湊足千萬之數。或逕於現辦昭信股票項下劃開千萬，另庫封存，遇與外國交兵，方許請旨動用。既用仍即奏明何時補足，此則隱以消敵志於未萌，而亦以壯中朝之氣。

四曰固本。京師天下之根本，東三省又京師之根本，俄人經營鐵路，心不可問，請旨密飭東三省諸大員，以清界限，保護鐵路爲名，沿路兩旁，概由官栽植地土相宜而易滋長之樹木，一旦有事，可藉以爲火攻。凡鐵路經過要害之處，必須屯田駐兵，並請欽派在京蒙古旗知兵大臣，赴蒙練軍，務使內外蒙古，與東三省聯絡一氣，互爲聲援。其東三省金匪獵戶馬賊，亦應有材識威武重臣，招徠駕馭，不爲敵用，此實根本至計。

凡茲四事，文武資長材，守禦具妙用，微臣管窺蠡測，究何足以仰贊高深，皇上明燭萬里，英斷咸欽，得人而理，思患豫防，必有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矣。臣爲時局起見，喋喋瀆陳，伏惟聖明容納，俯賜訓示，謹奏。

### 翰林院庶吉士陳驥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翰林院庶吉士臣陳驥跪奏，爲就地籌款，建立學堂，請旨飭下直隸督臣轉行本地官紳，認真籌辦，以圖實效，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中外大勢，和局斷難久恃，自立之道，莫急於強兵，養兵之道，莫先於裕餉。計今日之要政，無過經武理財爲要學，然而不講專門之學，則心力徒分而無濟實用，不由中文入手，則曲折既多而收效必遲。現在時事日變，庶務皆待振興，若必俟深通西文博通西學，始講專學以治事，則七年蓄艾，急何能待。前恭讀

五月二十二日諭旨，詔中外創辦學堂，近又連讀七月二十七日諭旨，於黃思永創辦速成學堂，暨鴻機改南菁書院爲學堂，均允其所請。仰見我皇上夙夜孜孜，以振興實學爲急務。凡於作育人材之舉，無不特允臣工之請，立見施行。臣仰承此意，再四籌思，擬徑求簡便之法，以講治事之學。謹將建學籌款大略情形，敬爲皇上陳之。

一曰經武。查經武之要在練兵，尤在製器。歷觀西國，遠者德之覆法，近者美之敗，莫不以器之利鈍爲勝負。近者皇上詔辦民團，準改武科，各省設立武備學堂，果能認真舉行，計三年必可收練兵之效。獨器械不利，有士卒予敵之譏，則有兵無器與無兵同。又況向之購買於人者，今則人方協以謀我，非據我土地，即攘我利權，誰肯自捐利器以助我者，此仰給於人之不可恃也。中國南北兩洋，亦嘗設製造局矣，然親其事者，皆習其匠而不知其學，泥於法而不知其通。數十年步人後塵，終有未逮，而欲推陳出新，一旦有事，特爲制勝之具，固所不能。此願人願己，均無足恃，而兵家製造之學，不可不亟講也。

一曰理財。查理財之要，以爲民興利爲本，而稅取民財爲後。泰西經營農工商礦諸務，不遺餘力，故能民業日興，而國亦日強。中國自漢唐以來，視民業爲細故，農工商礦皆無專學，一旦與西人偕處，無論不能與之逐利爭權，即求仍保舊業，已不可得。前恭讀邸鈔，仰見皇上眷念民瘼，特設農工商局，又設礦務大臣，事事爲民興利，凡屬臣民，無不同聲感戴。惟欲實事求是，則不諳其學，即無從措手。查泰西農工商礦之學，至精至博，門分類別，悉數難窮。誠使學者各專一事，力求實效，則足食足用者在此，塞漏卮而裕課稅者亦在此。此生財之大源，而農工商礦之學，宜詳分二目，以爲講求者也。查泰西學制，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而專學，必須十餘年，方能卒業。然皆培才於國家閒暇之時，故學成致用不嫌其緩。今若一循西制，則勢必遇事乏才，有緩不濟急之憂。計惟有延聘教習，兼請繙譯，使學堂應用之專門書籍，按日譯成中文，以爲常課。即選中國之成材，經由中文入手，其語言文字之學，只爲兼習，不爲專課。而一面講學，一面試辦，以徵之於實事。如是三五年，即可致用。並擬將堂中日課譯錄成書，以便推行於各省。俾腹地士子，未讀西文，即可講求西學，計收效之捷，未有逾於此者。此學堂辦法之

大概規模也。惟五學並立，綜核堂中常年經費，並薪工火食雜項，及添置機器儀圖書籍，與試辦之化學材料機器材料，一年所費甚鉅，約非七八萬金不敷應用。當此公私交絀，籌款維艱，惟有就本地設法籌畫，庶不動官款而有濟實事。臣商同天津同鄉，候選知縣梅振瀛、舉人陶喆、舉人高凌蔚、三品廕生沈學范、生員吳蔚文、生員王用熊，候選從九品王世常等，查天津舊有船捐局，大略爲船商剔除私費，而捐其私費之半，津貼義舉，立局未久，即撤裁。撤後船商之私費愈多。近該船商等，擬請化私爲公，以其所費之半，捐作學堂經費。臣揆其所請，與提取地方陋規之諭旨，義屬相符。擬請皇上飭下直隸督臣，轉飭順直及長蘆沿河各官，認真保護船商。凡從前無名之花費，胥役土棍之需索，嚴行禁革，則船商減一分私費，即學堂多一分實用。此船捐之款一也。又查天津向有工程局，綜計歲入碼頭捐三萬餘金，東洋車捐一萬二三千金，房捐與推廣房捐八千餘金，合之局中之房租，東洋車租一二千金，約共五萬四五千金。查其數年以來，每歲所出，皆在三萬金以內，故局中存款約已六七萬金。現擬除局中大款，仍歸局用不動外，請將房捐及推廣房捐一項，儘數歸學堂管理，作爲學堂之經費。在工程局除此一項，每年經費之外，尙餘一萬五六千金，似尙不至藉口於支絀。在學堂以彼之有餘，補此之不足，以本地之捐款，作本地之公舉，於情於義，似亦相合。此籌撥工程局房捐之款二也。如蒙恩允，擬請皇上一并飭下直隸督臣，轉飭天津地方官，會同公正紳董妥議章程，認真舉行，俾學堂早辦一日，即早獲一日之效。

抑臣更有請者，中國關卡局所，向皆委員專管，其所報之數，率與實入之數，迥不相符，其中隱匿吞蝕，外人無從查悉。今若船捐議準，擬請作爲官紳兼管，互相稽核，並仿洋關之意，實入實報，薪水略予從優，使之足於養贍，而不容稍有弊竇。如少有不實，無論爲官爲紳，即嚴行懲處，以期力絕中飽之積習，而求有濟於實事。臣愚昧之見，是否可行，謹將就地籌款建立學堂緣由，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宗人府主事文渠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宗人府主事奴才宗室文渠跪奏，爲廣育人才，以濟時艱而開風氣，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時事孔亟，我皇上宵旰焦勞，孜孜求治，凡茲大小臣工，尤宜發憤爲雄，力圖振作。伏讀六月十五日七月十六等日諭旨，仰見我皇上明目達聰，破格求言之至意，用敢不揣譎陋，謹就奴才愚昧之見，爲我皇上縷晰陳之。

一曰察吏宜嚴行舉錯也。伏讀七月二十七日上諭，瑞洵奏考試司員趙炳麟奏整頓部務各等因，欽此。奴才跪誦之餘，何勝欽佩。然奴才更有區區之見，以備聖明採擇焉。查三載考績爲京察大典，當此時亟勢迫，爲臣下者，宜如何力除蒙蔽，秉公舉劾。無如奉行既久，積習難除。其在下也，或由請託以據要津，或藉齋緣而登薦牘，而爲堂官者，亦復虛應故事，非漫不加察，即瞻徇情面，坐使英俊短氣，志士向隅，賢否混淆，真才不出。奴才愚見，除翰林院係供奉宸翰，不敢擅請外，擬請明降諭旨，凡文職官員，京官自五品以下，外官自四品以下，無論實缺候補人員，一律考試，五年一次，與京察之典相輔而行。其考試之法，由各督撫堂官出時務策論政治題各一道，扁門考試，務須破除情面，認真選拔。考試時，不拘楷法，不能作策者，不准列入一等。取中之法，擇通達時務洞明政體者，列爲一等，實缺者，許照京察一等例辦理；候補者，給以儘先補用字樣，以資鼓勵；文理通順者，列爲二等，照舊供職；其有文理荒謬不成字句者，列爲三等，無論差事勤惰，實缺者降級調用，停升五年，候補及無級可降者，停升十年，許其自新以觀後效。兩次考列二等，概行革職。倘督撫堂官等如有舞弊徇私等情，必從嚴加以重譴。各官員等如有槍替傳遞等事，一經察覺，卽行革職。更請旨飭下各督撫堂官等，嗣後京察，仍須秉公遴選，認真查核，考其勤惰，別其品，勿得有舉無劾，以昭激勸。似此考試，以勵其才能，京察以覘其賢否，黜陟互用，舉劾並行之數年，吏治必蒸蒸日上矣。

一曰興學宜大加培植也。竊惟時局艱難，需才孔亟，而人材之消長，更視學校爲轉移。今我皇上講求實學，不遺餘力，特於京師創建大學堂，究心西學者，尤能羣焉思奮，日起有功，人才之興，可操左券。第奴才尤有請者，特以大學堂額設無多，且入學者半屬成才之士，其在窮鄉僻壤之間，耳目未廣之地，率皆狃於積習而憚於自

新。其最要者，凡我天潢宗派，虎賁世僕，風氣尚未大開，講求時務者尚無十之二三，此尤不可不加振興，蔚爲國器。擬請明降諭旨，飭下管理宗學王大臣八旗官學大臣以及城廂內外各義塾，一律認真整頓，延聘西學教習一二員，於學塾中另闢一舍，擇中文通順者，教以西文測算輿地格致等學，使略識西學門徑，然後循序漸進，日加擴充。其宗室中有勵志向學者，准其暫時附入八旗官學肄業。似此略爲變通，則籌款省而求功易，致力少而成才多，似較御史張承纓請於五城添立中小學堂尤爲簡而易行，切而有效。

一曰游歷宜廣爲倡導也。方今萬國交通，風氣日開，欲深悉各國之情形，非灼見真知不可；欲灼見真知，非游歷各國不可。奴才近閱時務各報，彼西人論我中華也，舉凡內地政治人情風俗物產，莫不纖悉靡遺，洞如燭照。我中國即間有談西學西政者，亦半多模糊影響，捕風捉影之談。此無他，蓋游歷一事尚未大加暢興耳。伏讀本年四月二十七日上諭，昨經降旨諭令宗人府保薦王公貝勒等選派游歷。因思近支王公貝勒等職分較崇，朕當親行查看，毋庸保薦。其自王公以下以及閑散宗室中有志趣遠大才具優長者，著宗人府隨時保奏。欽此。此誠儲才之大計而敦本之要圖也。奴才擬請旨，除宗室游歷外，凡京外大小文武官員以及士民紳商，如有情願出洋游歷者，准其自備資斧赴總理衙門呈報，仿西例給予游歷護照，酌以年限，游歷各國，回華後，或著論說，或撰日記，擇其有關時政者，予以優獎，以資鼓舞。凡茲三事，或稍爲變通，或爲推廣，既振我士氣，更培我宗支，似於吏治人才不無裨益。

奴才淺陋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採擇施行。謹奏。

吏部候補主事章錦恩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吏部候補主事章錦恩跪奏爲敬陳管見三條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自強之要，固在力除陋習，然使不審慎周詳，而驟爲更張，仍與不變同病。是當體窮變通久之義，以行新政，始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值此時事多艱，

正宜度勢揆情，以興利除弊者也。竊就管見所及，謹擬三條，爲皇上陳之。

一辦團宜裁武職也。近來伏讀邸抄上諭，屢以團務一事，著各省督撫極力整頓，以濟兵力之不足。誠以民有身家，隸民團使自保其身家，較官兵尤爲得力。而各省團務，究未聞一二能切實舉辦者，非督撫奉行不力也。原聯團必需軍械，軍械未便給民，必需經費，經費無從籌出。且寓兵於農，此制久不講矣。百姓皆以好人不當兵爲辭，誰肯執戈禦敵。故聯團一事，各省督撫責之道府州縣，道府州縣束手無策，祇虛出告示，以塞責。何嘗有實事求是之舉。若不急爲變通團務，終難整頓。擬請於各省之撫標提標鎮標協標武職各缺官員，其屬坐耗餉俸，無益於國計民生者，均卽裁汰。將餉械歸併團防辦理，於各省城立團防總局，設副將爲總辦，參將爲幫辦，遊擊爲統領，都司爲分統。外按各城市鄉村，五百家設守備爲管帶，千總副之，百家設把總爲哨長，外委副之。十家設額外外委爲十長，五家設隊長，聯集民兵，勤加訓練，月給薪水。一遇有事，遠近相爲應助。其團中有能建立奇功者，破格擢用，有謀爲不軌者，按律重懲。如此則百姓有進身之路，人人奮往入團，以圖功名，而保鄉里。至各省提鎮舊管水陸官軍，仍准其於各關隘口岸駐防，官兵與民兵相輔防禦。其團防各民兵，請歸督撫提鎮節制管轄，以杜紛歧，庶團務興，而軍威振矣。

一徵收宜杜浮冒也。各省州縣徵收糧稅，往往於正供外，浮收至十倍，百倍，以益官囊。前後任相沿襲，以爲固有。至有貪官污吏，更多方設法藉詞，現在因何款急需，按畝頃苛派，必使黎民之脂膏枯耗淨盡而後已。其慘毒尤爲難堪，似此何以仰副皇上保愛赤子之深心。擬請飭各省藩司，按入庫舊額，將民間某戶田畝若干項，應收正供米若干，折銀若干，外項銀若干，一律批註明白。實數刊印藩票，給發百姓，令州縣照此票徵收，百姓照此票投納，不准浮收分毫，以紓民困，而固民心。

一贖罪宜准當工也。現在朝廷振興庶務，開擴利源，興辦礦務鐵路農工機器，在在需工，擬請除凌遲絞斬不宥要犯外，有律應流徙管杖等罪者，一概寬免，准其當工贖罪。仍請飭部按律定限，年月日期滿放，以示體恤。



一則應乎需工之急，一則啓其羞惡之心，庶刑律除苛虐之弊矣。所有敬陳管見三條，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採擇施行。謹奏。

### 貴州餘慶縣舉人余坤培呈(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貴州平越直隸州餘慶縣舉人臣余坤培，稽首頓首上書皇帝陛下，爲敬陳富強講求實務，恭摺仰祈聖鑒事。恭讀六月十五日上諭：士民有上書言事者，著赴都察院呈遞，毋得拘牽忌諱，稍有阻格，用副邇言必察之意。欽此。仰見我皇上變法振興，殷殷求治，臣草茅下士，毫無知識，謹就見聞所及，敬爲陳之。

竊惟今日時勢，論者皆知宜求富強矣。然能言不能行，空談無補實事，務遠不務近，遲效何濟目前。故治有緩急，必因時而制宜，事無大小，必實事以求是。夫中國之大，非真患貧患弱也。治之不得其人，不得其法，而貧弱見焉。以財而論，合十餘省之田賦釐稅，加以招商局、礦務局、鐵路局、紡織局、捐輸局等，利非不多。然而抽收釐稅者，有大頭小尾之弊；有墨飛小粟之弊；有本地包收之弊；有書役賣放之弊；辦理局差者，有藉故開支之弊；有人浮於事之弊；利之歸公十不及一。以兵而論，中國額兵及各省所募練勇，兵非不多。然而統帶者有扣吞軍餉之弊；有名數不實之弊；有老弱應役之弊；有懶於操練之弊；兵之得用，難以預定。二者弊不去，則治不興，貧不懲，則人難用。雖屢上諭嚴責，然好利者仍復多方朦混，知作官以耀身家，不知作官以報君國，此積弊之所以難返也。

臣前投効雲南，蒙前雲南督臣王文韶、撫臣譚鈞培會奏留滇差遣委用，故一切情形，無不身親目睹。今欲急於振興，一在集資歸公，講求商務。查泰西各國商務爲重，所以致富者在此，所以致強者亦在此。而商之資本大者數百萬，小亦不下數十萬，皆由集股居多，故泰西合通國之力，而舉事易；中國分衆人之力，而成事難。雖招商開礦，亦嘗仿而行之，乃未幾而虧折太甚，物議沸騰，前車既覆，繼起實難。今欲講求，惟有集資歸公，先開風氣，蓋集股舉辦，入股者至少亦必數十金，當虧折之後，人心多不樂從。莫若集資歸公，人之出銀既不多，而合衆力

亦可以定期舉辦。且作爲公舉，交地方永遠生息，作爲有事餉源，以備不虞，人心更無不樂從。其集資之法，請由各府縣擇紳承辦，各戶勸捐，上富不得過六兩，中富不得過四兩，下無力者准其分文不出。合計至小縣屬上中戶不下千餘家，可捐銀六七千金，中縣可捐銀萬金，上縣可捐銀萬餘金。以各省較之，大省可得百餘萬，中省可得百萬，小省可得三四十萬。在不能出者，既不至擾民，即能出者，亦所費不過一酒食之資。每年由官紳會算一次，以免短折，以清新舊。如遇虧折，即由該縣勒追，免人人視爲利藪。另於省垣設一商務總局，如有創辦事件，即由總局寄緘各縣商辦。籌款如此行之，各省各縣處處皆有商務，人人皆知講求，而一切農工之業，關種之利，不難講求。西學次第開設，擴充利源，既可以廣開風氣，又可以預備不虞，藏富於民，蒸蒸日上，此商務之所以必先歸公始能開辦也。

一在訓練團防，必有專責。夫民團之利有四，平日各習生理，無需餉費利一。無事保甲戒嚴，盜賊無容利二。有事各有身家實力堵禦利三。能知地利出奇制勝利四。今之鄉團有名無實者，蓋以軍器不修，教習無人，且事無專司，人人得謝其責。人無獎勵，事事不肯耐勞，手不習攻殺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方，目不辨旌旗，耳不聞金鼓。在鄉里之人，不過辦團以應役，而州縣點團亦均視爲故文。所以鄉村之中，盜賊蟻聚，而無術以禁禦之，蓋鄉團實無足恃也。今欲講求，一宜先籌經費。現當庫款支絀，請由各縣或漏規，以及寺廟之不入祀典者，着官紳公議，將田產撥爲團防公款，以便取用。二宜採辦軍器。蓋軍器不精，平日既無所習，臨事更無所恃，是以修之宜急。三宜聘請教習，使槍礮刀矛陣法操練必精。四宜設團防總局，俾軍器有歸，訓練有地。五宜擇公正紳士，而又熟習時務者，以專其責。六宜酌籌教習團首薪水，使養身有資，一力講求。每鄉定百人爲一團，團必有長，每月三日一次，每團調集十人，以七成習槍礮，以三成習刀矛，輪流訓練，周而復始。而十人之來訓練者，即由該團長籌給口食，督撫巡閱，仍由該紳帶領送操。其有武藝精強，應請咨獎，以示鼓勵。蓋此輩各習生理，既無餉以養其身，宜有名以慰其望，俾人人有上進之心，無不奮興樂成。果能如此，一省之中，人盡知兵，兵皆有用，一旦有事，

如身臂指使之相聯，如父子弟之相助，兵足且精，可以立見。此國防之所以必有專責始克收效也。

夫此二者，固富強之根本，亦當今之急務。果能相輔而行，辦理兼善，有餉有兵，可戰可守。內之士匪無由興，外之釁端無由起。實事求是，莫善乎此。然講求不得其人，終難認真辦理。今之所以不肯認真者，其弊雖多，而推求其故，皆不外利之一字。蓋好利則遇事取巧，上下朦混，而貪污卑鄙之人，無不盡出其中，以之辦事難矣。

今我皇上言路廣開，不設議院，而天下之聲氣相通，利弊自見。此誠轉移風化之治。惟是言必期行，人材方歸實用，應請諭旨中外，凡有材藝，准其自行呈明。遇有上書可採者，或以一事試其才，或即以所言之事實其人。果能辦有實效，即可破格錄取。若其辦理無成，即可重加懲革。庶上言者不敢空談，而宵小無倖進之路。辦事者必求實效，而真才有自見之日矣。臣素懷報獻，有志從戎，今當時勢多艱，更爲感激思報。若蒙聖恩賞用，願得棄文就武，請得以三千人限一年成軍，遍放天下壯士，立爲敢死軍。日日操練，結以信義。若遇有事，願以三千人橫行天下，先行直當其鋒。若有退避不前，並扣剋軍餉等事，請照軍法重辦。先爲天下之貪利而畏死者勸。

臣爲感激報効起見，書生無識，罔知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所有敬陳富強，並感激報効微忱，謹取具同鄉京官印結，恭摺上書具陳。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呈。

### 山西太谷縣監生溫廷復呈(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具呈山西太原府太谷縣監生溫廷復，爲條陳時務，呈請代奏事。竊生恭讀邸鈔，屢次欽奉上諭，以廣開言路爲急，仰見皇上明目達聰，力除壅蔽之至意。伏維振興庶務，以講求西法爲要圖。邇來中外臣工，同殷獻納，籌度新政，斷自宸衷，豈猶有闕遺待填流之助乎。願仍有未盡事宜，尤當酌量籌辦。謹就西法之最宜於京師，且開辦之必不可緩者，約舉數事，敬爲我皇上陳之。

一京師宜設勸工廠也。查日本各埠均有勸工廠，幾大小商賈咸集廠內，所製貨物陳列一新，價值高低均

有定格。廠外有左右西門由左入者由右而出。廠內紆迴曲折如深巷內，然有覆瓦以蔽風雨，有天窗以透日光，夜則張燈不啻白晝。道旁設攤，即百工陳列之所，無論官紳士商皆可入廠購買。貨之精劣，公論難逃，因售貨之多寡，則藝事之優劣分焉。其優者精益求精，自不少懈，其劣者相形見絀，更當愧勵上進。是該廠之設，所以勉其優者，而勵其劣者，不煩勸導自能鼓舞於無形矣。京師既立農工商總局，則勸工廠尤為要端，應飭下該局籌議速辦，則工商兩途，自必蒸蒸日上矣。

一京師宜設立銀元局也。方今銀價日低，現錢日缺，城市交易又多掄用私鑄錢，其用現銀者，往往平色出入易啓爭端，計惟有暢行銀元，以救其弊。中國所用墨西哥日本銀元，利權外奪，近年廣東湖北各省，仿用西法機器開局鼓鑄，均有成效，一律暢行。天津機器局雖經鼓鑄，究嫌其模範未精，成色不足。京師市面向未通行銀元，蓋風氣未開之為害也。宜就京師設立官局購器鼓鑄大小銀元，其機器模範可在日本購辦，開局之始，工匠宜參用日人，應請諭旨特派熟悉鑄造之員督辦此事。嗣後推行各省，可以逐漸收回利權。

一京師街道宜仿洋街設立巡捕也。京師道路一雨成泥，歷來修路章程，向無良法。現奉上諭認真修理，自應仿照上海洋街設立巡捕，方足整齊嚴肅，以壯觀瞻。查上海租界街道，皆用砂石墊平，以石碾壓之，以水車澆之，車馬往來如履坦途。然修路而不巡街，恐拋擲瓦礫，禁不勝禁。應設工部局經理修路事宜，五城各設巡捕房，經理巡街事宜。經費一節，上海本有巡捕捐，每季取諸民居舖戶，此事於閭閻有益，無慮其不樂從也。以上三條，是否有當，理合呈請代奏皇上聖鑒施行。謹呈。

揀選知縣廖潤鴻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舉人揀選知縣廖潤鴻跪奏，為振興學塾團練農工商務，酌擬州縣畫一辦法，敬陳管見，仰祈聖鑒事。竊臣近閱邸鈔，恭讀累次諭旨，飭各省府州縣開辦學堂團練農工商務，仰見我皇上振興庶務，勵精圖治之深心。

伏念舉行學堂團練農工商務，實爲今日要圖，諸事收效過遲，變法尙無實際。願其事倡於朝廷，行於州縣，而實起於鄉里。鄉里紳民狃於習見，絀於財力，卽有一二通曉時務之人，日啓以奉行新法，終苦於力散而不聚，情隔而難通，故無由同力合作也。蓋州縣鄉間團堡都里之屬，多者分至數十餘起，其分愈多，則力愈散，而情愈隔。雖明知學塾團練農工商務爲要圖，然一處不能行，卽處處視爲固然，莫相競勸。非朝廷先就各州縣鄉里，示以畫一可行之法，新其耳目，聯其心思，一切新政難收捷效。論者轉將歸咎於新法礙難舉行，況二十二行省州縣辦法參差，事例不一，亦難以迅速圖功乎。考周官經野州縣，有比閭族黨鄰里鄙鄙，其分數齊一，凡與賢能牧田野起，徒役辦財賄，一綱衆目，釐然具舉。管子變法，創立軌里連鄉，併五爲十，悉更舊制，仍仿其畫一之法，作內政寄軍令，士農工商各有常處專業，凡以新耳目而集心思，所謂能御大衆者，不過分數明耳。近來泰西立法，必先合衆始能集事，足見此理中西並同。我中國人心渙散，學會少，團練少，農工商會少，以故事事不及西人。

今欲厚其氣力，齊其志慮，以爲競事勸功之助，莫如先行改併歸於畫一之法。凡州縣鄉間團堡都里之屬，有分至數十餘起者，均令量其地勢遠近，人數多寡，併爲十起辦理。一州縣併爲十起，則力厚氣通，而鄉間學塾團練農工商務，衆擎易舉。又資以激勸之方，人知嚮慕，一地舉行他處仿效，州縣官復加以督率開導，自然漸推漸廣矣。

如州縣小學堂，就現在書院改建外，或鄉塾，或學會，每州縣必先立十所。各酌提地方祠廟公項以充用費，不足量加捐助，廣購中西書籍，立學塾者入塾講求，立學會者同會肄習。小學堂學生，照額由各學塾學會分取，送令入學，科舉不變。每歲科試，州縣錄送考童，准就各學塾學會擇尤投取一名，置之前列，仍不拘已否入小學堂，以資鼓勵。惟學政取進生員，不用分取之例。

團練爲民兵之本，而寓武試於團練之中，尤爲有利無弊，實在可行。以後每州縣分立十團，各擇團長教習，派定團丁名數，分置泰西火器，入伍操練。武童有不入伍者，亦就近會同肄習，其技藝嫻熟者，應州縣試，亦准每

團拔取一名優之前例，如文童之例，以資鼓勵。庶團練亦有起色。

至於農工商務，尤非聯絡一方紳富，厚集其力，必難收效。州縣設分局，購器閱報，講求各法，尤特鄉閭分會。隨地講求，一州縣中往往數十里間，土宜物產大致相同，而工藝製造，商貨往來，皆必分地考察，始得周詳。州縣區爲十起，農工商亦各分十會，合力經營，自易日出新法。總而計之，州縣區爲十起，各有鄉塾，一團防，一農工商會各一，合之則各有其十，統天下州縣行之，雖暫不及泰西全境教化之盛，然已大有可觀。特非鄉里改併之後，互相激勸，不能使風氣大開。竊思改併之法，簡而易行，一會議可定，並無紛更擾民之害。各省州縣情形雖異，而舉行新政，鄉閭必分區而理，辦法略同，誠能因勢利導，隨地制宜，無難使歸登一。倘蒙皇上俯念民力遼難自合，特頒諭旨，飭下各省一律試辦，於新政不無稍裨。一綱舉而衆自張，不數年而國家開明富強之基立矣。

臣邊隅下士，寡學淺聞，焉敢預謀朝廷大計，因習處鄉里，確有所見，用是不揣冒昧，酌擬州縣畫一辦法，實爲振興學堂團練暨農工商務起見。至詳細章程，隨地酌擬，未敢妄議，管蠡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兵部委署主事敦崇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

記名理事同通兵部委署主事奴才敦崇跪奏，爲敬陳管見，以裨新政，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爲變遷之不測，造物之微權也。因時而制宜，人事之妙用也。伊古以來，變遷不一，而今日之變，實五千年未有之奇變也。粵自堯舜三代，以迄今日，所守不過此土，所治不過斯民。初未聞此土之外，而有數十國之雄邦，斯民之外，而有億萬千之庶士。寰海列於眉睫，豺虎游于戶庭，是誠危急窘迫之秋矣。又安得不亟圖變計哉。伏念奴才富察氏，從龍舊僕，世受殊恩，雖在下僚，心存報國。既當廣開言路之際，曷敢緘默以自安。謹就管見所及，爲我皇上陳之。

一曰開鐵路以收利權。鐵路之益，甲於輪船，推而廣之，其利甚大。果能由京至晉，由晉至秦，由秦至甘，由甘以達哈密伊犁，節節築造，數年可成。則西人之販於中華者，熟不願舍風濤而就平地，則東海之利，盡爲我有矣。

如謂無此鉅款，則本省中殷實紳商，皆可自行築造。某縣之利益，即令某縣之百姓享之，某村之利益，即令某村之百姓享之，不任客民，自無爭奪之患。所占土地，願領價者，自行給價，不願領價者，作為股分，永為世守之業。至於窮苦之區，無人承辦，則寓居外洋之華商，皆可認領地段，設立公司，報明辦理。地方官但為彈壓，不得干預。總之，藏富於民事，易舉而民不怨，專任土著，利在我而權不失矣。

一曰廣樹藝以裨商務。商務之利，樹藝為先。各內地地窄民稠，無可推廣，計為新疆一區，地曠民稀，易於播種。如葡萄、烟草、鶯粟、桑茶之類，皆可次第興辦。蓋葡萄可以造酒，烟草可以捲烟，鶯粟可以奪外來之利，桑茶可以居中外之奇果。能如法栽種，有鐵路以運之，則西國之利，半為我有矣。

一曰練海軍以收實效。海軍之設，固為目前要圖。然以數十萬所購之船隻，置之海濱，為將弁等讖游之所，此甲午之所以致敗也。擬請自今以後，凡管帶海軍者，一切例保，概不准行。惟以出洋遠近為等第，如能至紐約等處者為上，新嘉坡者次之，日本者又次之。所至之處，派員出使，大臣領事官等印結回華之後，方准開保。寓洋華商，有願留為保護者，一切船費俸薪，由該商人等自行籌給，半年一換，不准久留，以資練習。如有不守軍規，勒索生事者，准其該商人等稟明出使大臣給照撤回。此等各船管帶，倘有辭推諉，不敢放洋者，即時斥退，仍將每月所領薪俸如數繳回，以昭懲戒。則勇者思奮而懦者知止矣。

一曰造器械以備不虞。戰陣之事，槍砲為先。我中國自設立機器局以來，所費甚鉅，而外洋新式層見迭出，與其隨時更張，不如定以一成不易之式。如槍則分以三等，曰抬槍，曰步槍，曰馬槍，三等之中，手槍在內。砲亦分以三等，曰船砲，曰守砲，曰快砲，三等之中，地雷魚雷在內。仿其靈便堅固者而為之。各直省之有機器局者，認明等第，如法製造，永不更改。務使此局藥彈，可以用之彼局槍砲，彼局槍砲，可以運以此局藥彈，適相吻合。到處皆同，永無鑿納缺乏之患。則練習可以有準，而緩急亦可以通融矣。

以上四條，皆奴才管見所及，呈由本管堂官代奏具陳，是否有當，伏祈皇上聖鑒。實不勝戰慄恐懼之至，謹

奏。

試用府經歷張宗慶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

分省試用府經歷臣張宗慶跪奏，爲應詔上言，敬陳管見，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自六月恭讀歷次詔書，殷殷以舉才整武，富國自強，振興新政，又廣開言路，採及芻蕘。仰見我皇上宵旰憂勤，赫然剛斷，力矯從前欺罔頹廢積習，自應漸躋富強，海內臣民，莫不歡欽興起。凡心存忠義，志濟時艱者，尤思效一得之愚，以自見於時。臣草茅愚賤，學識平庸，惟忠直自期，久思冒斧鉞之嚴，自泥淖之中，上達九重之聽，冀有以裨補闕漏。況近日屢讀明詔，罷去一切忌諱，使得剴切直陳，豈敢緘默自安，草木同腐乎？竊觀天下大勢，環瀛萬國，脈絡皆通，強大各國，智力相勝，皆待機窺伺，欲益廣富其國，誠千古初創之時，正百務振興之會。近日中外條諭多矣，要必斷自宸衷，歸於一是。臣愚以爲須先振其大綱，而後分條經理，大綱有四，請得披瀝爲皇上陳之。

一曰新耳目以振頹風。夫法令者，所以範圍天下也。而因時制宜，道在振其要領，措施得當，則不出帷幄間，義烈英聲，已足懾服四海。我國家忠厚開基，列聖相承，寬仁馭世，以承平日久，欺怠成風，是必有以振勵之。昔者東漢首封卓茂，唐初亦賞常何而擢馬周，因是儻言日進。我世宗憲皇帝，亦嘗行破格之賞，不測之威，當時諸臣咸凜遵奉職，庶政皆修。所用李衛、田文鏡等，雖不甚純，要皆廉幹有爲，才足任事，蓋知寬嚴相濟之道也。現今時際多艱，若非力行振作，何以變積弱頹俗，是須昭大信於天下，賞及疏賤而不遺，法行貴近而不貸，使知爵祿不可倖邀，罪戾不可巧避，方足風動中外。欽惟皇上聖聰天璽，深知其故，近來行賞施罰，出人意表，更顯嚴黜陟之方，濟勸懲之用，以整齊天下。其有才德兼茂，或功濟時局者，不次超擢，以激勵之。當此振興庶政，凡奉旨飭辦事務，其奉行不力，仍蹈積習者，則重予科罰，以警惕之。古人有言，爲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又有云，事之作止，在新與不斷耳。從此皇上明斷於上，羣臣力行于下，警勸四方，振興百務，雖不驟致富強，一振作間，而富強之規模



已具。既庶政更新，凡各省練兵，造作裕財，農商諸務，一二年後當有成效。屆時或擇定省分，更請皇上一行巡狩之典，親臨閱視，以賞罰之。諸臣敢不精勤任事乎？再業經裁撤，如通政司各衙門，奉旨議設散卿，可否擇一處，改爲通議院，而不任實政，設卿副數員，掌院事。凡在京候簡文武大員，及額外閒員，皆許在署專一討論天下利病，及時政得失，衆議多同，然後奏請聖裁。其士庶上言論事者，亦卽在院呈請代遞，未始非新政之一助。

二曰舉賢才以期速效。夫國有賢才，四隣畏懼，第自古得人極難，無事則凡庸高枕而有餘，有事則賢者馳驚而不足。故宋相司馬光請列十科以取士，然廣其途以取才，必精其擇以任事，則高材不至戚戚淪沒也。現今詔改科舉，開經濟特科，更武科，又設立京外各學堂，以講求武備。學該中西，育材取士之法，亦云備矣。然收效皆在數年後，維今之計，似宜以保薦與考試相輔而行。雖經奉旨飭中外保舉人才，但所保無多，且皆三四品大員居多。又經濟特科亦須大臣保送應試。竊思自古立品才學之士，雖抱濟時之才，必無奔競之事，潛修伏處，且不爲鄉閭流俗所推，何由邀大臣識薦哉？愚謂宜參用董仲舒策列侯郡守二千石歲貢二人給宿衛之法，及唐楊綰疏令牧守訪求行實昭著明經術達政治者，陸贄請令台省長官舉其屬考殿最并升黜舉者之議，請飭京外大臣責屬訪舉在京各部院，在外各府，皆訪舉一二人，送由堂官督撫覆察，擇尤保薦，詳具切考。或有濟時之略，興利之謀，吏治之方，兵機之要，才長何事，不得泛言明幹等語。所保資送來京，由吏兵二部請簡派明達時務政治大臣考問，而詳審去留。其尤者，或請召問而擢用之。天下何患無才？如此鼓勵，雖不拔十得五，豈無一二人，才猶不萃集無此理，臣所謂期速效者此也。

三曰除宿弊易致富強。夫富國強兵，固貴籌備有道，然欲暢其流，必清其源，欲茂其禾，須去其莠，未有弊在而能興利益者。嘗考立國強固，不虞外侮，不盡在國土廣狹，英據西北，奄有印度及東南各島，俄跨兩洲，地極廣漠，德美各國，亦日益強富，固有所藉也。卽極小之瑞士，荷比，意等國，皆蕞爾彈丸，而與大國並峙，亦莫能吞併，意其自有道也。稽其治國法制，具有經緯，泰西君民各國，大略從同，官以公舉，俸資皆厚，請託貪酷侵吞者極

少故能盡職其令行禁止權在議院，雖時分黨而上，  
尚體統而官商兵民胥一氣也。我朝地大物博，千古  
尚多未見，今古勢殊，若不力謀富強，何以濟時自固。  
用而已，惟積弊太深，沿成風俗，每與一役辦一事，往往  
不可枚舉。先圖中飽，然後歸公，視爲固然，推原其故，  
良法亦難補救。是亦聖明洞鑒，亟宜嚴行懲戒，弊去利  
結爲聲援。我則力圖富強之策。中國物產爲外國所  
茶則閩、浙、滇、皖所產，若察各省土脈所宜，廣行種植，  
二宗出口稅稍增，以益公用。近年印度鴉片銷售漸小，  
洋布亦係大宗，內地土脈皆宜棉花，所產極廣。若於  
礦務，其開平、池州、荊門等處，已多開辦，開法國書記  
承德府之遼山、綏寧溝、平泉州錫蠟、銀鬪子、豐寧牛  
金廠溝、漢平、豐寧等處之寬溝、大營子，皆金礦。餘者  
以近處防營彈壓，幫同工作，仍輪回操練，則餉不另  
東湖北所造銀元設局廣造，古有皮幣，近聞日本亦  
銀也。常見街市錢舖，出用銀票，流通互用，商民便  
皮紙幣二品，出納與實銀現錢搭用，皮幣易銀，平  
凡此似與國計民生，皆有裨益，從此耗廢漸少，利源  
四曰整吏治以培邦本。夫亭無枹鼓之警，人有守

愁歎之心者，政平訟理也。其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則吏治尚焉。西漢吏治稱盛，慎選牧守，循良之吏，史不絕書。往往由九卿出爲守相，治或稱最，亦有入爲九卿，致位丞相者。所以治者，實由得人久任，故能行其教化，而庶民安業也。其有政績昭著者，又嘗錫之爵，或賜三公服，以彰有德，而仍以治郡不遽遷徙，慮屢易擾民也。左雄有言：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吏數更易，下不安業。久任則吏民服教化，有政聲則就增其秩，亦用此意。至於銓選授任之始，尤須慎重。自北魏崔亮立停年格，遂不問賢愚，按簿除官，後皆因之。流弊滋甚。我國家設官分職，上下相維，法至美備。內而堂官得人，則司員奉職；外而督撫得人，則司道守令咸思振作。州縣爲親民之官，撫治聽訟，民心之舒慘，民氣之伸屈繫焉。尤非爲地擇人，慎重其選，不宜盡拘成例。內而吏部，外而督撫兩司，當此振興庶政，宜屏除私見，嚴加考課甄別，另立特用班，不按例章輪次，拔前補選，以待賢才。其庸劣者，雖班次在前，亦停補選，餘則仍照向例，用以激勸。蓋與其更動於後，何如慎選於先？近年各省往往已補是缺，旋調他缺，或一二年更調，或數月遷徙，不過曰：人地相需，人地不宜。夫果爲賢員，地方民情大略相同，其事之繁簡，或爲才具所限，何至優爲此地而竟不善於彼？大相懸殊耶？不知更動勤，則地方送迎備極繁擾，且不久任之弊，有二：牧令知善地可求，則談幣論肥，而夤緣請託者多矣。又既知不久任於政事，惟期敷衍塞責，而地方利病，生民疾苦，不遑顧矣。胥役藉差，訛索鄉民，弊竇叢生，亦不暇察及。知府有表率之責，尤宜久任。督察所屬，可否參用漢法，知府州縣若能稱職，政績卓著，由督撫特保超晉升階，次者加以顯銜，而仍任舊職，俟有可代者，再授升缺。又故大學士曾國藩所立清訟四項月報，以防積案，鞫押拖累，法至周備，乃久而生玩，近多不實，亦須嚴戒。至積穀備荒，地方要務，曾經舉辦，實辦者多聚城中，每遇水旱之災，無濟於事，仍勞宸廑，立沛恩施，飭撥銀米賑濟。然詳報上達，輾轉間而待哺哀鴻，已不免流離者矣。其煮粥賑饑處，或相距二三十里，壯者尙可，老幼婦女則就食殊難。伏思朱子社倉之法，最善，豐年收穫，每鎮設倉，平時用公正紳士羅繼以經理之，較聚城中爲便。明孝宗時，令每十里積粟若干石，及數者爲稱職，過者賞，不及者罰，亦朱子之法，惜未力行。現今似宜通行籌辦，此皆吏治之要也。當此振興庶政，

謹就所知，爲裨補萬一起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山東截取補用同知黃篤瓚條陳(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

謹將所擬各條具錄於左：

一官制宜變通也。唐虞盛世，官不必備，契作司徒，皋陶作士，皆終身不徙。即今日西國外部商部各長官，率不過一二人，今各部院滿漢凡六堂官，其實應行公事，僅一堂爲主，餘則隨同畫諾而已。擬請於尙書侍郎、總副憲各去其半，遇有缺出，無論滿漢，但擇才具素優，簡在聖心者，量爲補授。工綜覈者，令長戶部，習法律者，令長刑部，不必紛紛遷調，俾久任以專責成。至於軍機總理，自大臣以迄章京，其餘各項要差，均應另設專官，不宜以他官兼領。庶幾人各稱其官，官各舉其職，專精壹志，竭力殫能，無顧此失彼之虞，無牽掣推諉之患，斯庶績咸熙矣。

一文牘宜裁省也。古人有言，省官不如省事，中國之事，多無實際者，以文告太繁耳。今外而州縣府道院司，內而部院各衙門，其毫無緊要，反覆申詳者，不知凡幾，非直浪費楮墨，轉以便書吏之吹求，甚無謂也。即以所進題本言之，有已經陳報而復具題者，如外省各大臣到任日期等類是也。有爲數太微者，如贓贖罰鍰等類是也。且各處盜犯多持洋槍，而每歲猶以並無私造烏槍報矣。常例工程本已動支，而各省方以勘估需用報矣。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累牘連篇，殊形瑣瀆。擬請旨飭下京內外各衙門，所有並無干係一切具文，酌量裁省，獨去虛文，即以力行實政爲治不在多言，亦自強之道也。

一漕糧宜改徵也。折漕之說，屢經言官條陳，而迄未議行。邇者明發諭旨，將不押運之糧道裁撤，是朝廷亦深覺河運之無關大局矣。查漕運每米一石，合價值及一切費用計之，應需銀十八兩有奇。而京通各倉之米，又往往紅朽不可食，加以借黃濟運，尤爲有礙河防。是帑項之虛糜，設官之冗濫，莫過於此。擬請將漕運各官一律裁撤，所有漕糧概徵折色，解交戶部，京員應領俸米，按數給銀。每歲仍令商務大臣督率招商局赴部領銀，查照

時價酌量採買，由海運通交倉，以實畿輔。皇上懷柔遠人，海道萬無梗塞，數年以後，盧漢鐵路告成，轉輸尤捷。至漕標各兵，改歸地方訓練，又經武之一助也。

一錢局宜官督商辦也。物貴錢荒之弊，往者病在奸民私銷，今者流入外洋私銷，而並不私鑄，各督撫病其然也。率請開局鑄錢，究之事經官辦，局用薪水供億浩繁，加以官與事不相習，而與市尤不相親。鑪匠之偷耗，既不及防，員役之侵漁，尤所不免，故往往本虧銅乏，旋即停止。擬請旨飭下商務大臣，於各省招集鉅商，廣鳩資本，仍就省城官局開鑄。凡採運銅斤、購買機器等事，官不預聞。所鑄之錢，務取輪廓分明，背面仍鑄官局名目，按月將所鑄之錢數及樣錢，呈藩司及商務局查驗，毫不許勒取規費。蓋商人於事既習，則計算密而採運非難，與市相親，則費用省而流通更易。且歸官督辦，設局省城，而外處私鑄，仍行嚴禁，利權自無旁落之虞。至各省礦務，尤以商辦為宜，夫商務者國課所由裕，而錢法者商務所以行，官與商聯為一氣，斯物價平而民生亦甯矣。

一譯書局宜妥議章程也。查梁啟超所擬譯書條陳，其後三條不過請領經費，別無意義。至所列應譯書目，如二十四史、資治通鑑、九通等書，皆久已風行海內，而滬局或更有石印縮本，無煩更譯。如論略觀大意，在直省中早不可勝收，若求其闕誦無遺，則卷帙繁多，何能盡記。夫所謂譯書局者，將譯中國之書以教西人乎？固將譯西書以開通中國之民智也。擬請旨飭下孫家鼐督率梁啟超移取西國之書，所言聲光化電、天算地圖諸實學，廣為蒐採，撮其菁英，庶使中國學者實力研求，期於致用。前者湖南礦局所產安提摩尼，因不解鎔鍊，遂為西商挾制，是化學在今日尤為當務之急，若徒竊已譯之西書，拾報館之陳說，固無取焉。

一辦洋務宜分別勸懲也。自來廢弛之弊，皆狂於寬大之恩，查洋務各員有獎絃而無議處。夫北洋海軍威海巨礮，當其始創，非不震耀寰中，一旦有事，蕩然無存，則訓練之不精，與修築礮臺之不善，必有任其咎者矣。福建船廠，上海製造局，耗費無算，而所用船械，仍需購自外洋。京師同文館、天津之洋學生，其所成就，僅足充洋行買辦，遇有交涉，所譯條約語氣，每多失實。觀規模之未能擴充，學生之毫無精進，則董事者之督率無方，一味敷

衍已可概見。夫現今時局，非洋務萬無以自強，然辦洋務而仍循前轍，勢且剝傷元氣，而愈以自弱。擬請旨飭下吏部，明定章程，其奉行新政確有成效者，自應優加獎勵。其鋪張粉飾，無裨實用者，亦宜伏欺罔之罪。至於軍旅之事，尤在立威。越南之戰，朝鮮之役，逃將不誅，潰敗相續，斯又前事之可爲深戒者耳。

一武科宜徑廢也。武科改試槍砲，經兵部及各督撫詳議，所慮弊端，均極周密。求其練習之方，考試之法，紛紜轆轤，迄無善策。即併歸團練，令自備火器，無論鄉曲生童，萬難鳩集重款，在團總勢均分等，亦豈能管束武生。推求其說，皆以舊制相沿，姑爲遷就之計。夫武科之爲世詬病，由來久矣。我朝自開國以至今日，武功震耀，將士奮興，並不藉科目爲之鼓舞。即泰西各國水陸將領，出身卒伍，亦無武科名目。當此力求實學之際，似不必存此虛名。擬請旨飭下兵部，將武科即行停止，但使水陸各營與武備學堂，勤加訓練，認真拔擢，干城腹心之選，自不難接踵而興矣。

一兵勇宜合一也。西人之制，水軍與陸軍分，中國之制，兵與勇又分。今額設之兵，有事不足資捍禦，無事亦不足資彈壓，而各省所練之勇，又復爲數無多，一旦稍有緩急，倉卒召募，所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者也。夫英法德所以稱雄海上者，以養兵多耳。擬請旨飭下各省，將巡守各兵，汰其老弱，加其餉精，歸入勇營，一體訓練。今武職多不統兵，而統兵者多不任武職，薪廉既形浮費，名實尤屬兩歧。應請將提鎮以速千把各官，併入總統分統營官哨弁之內，以昭核實。至操練之法，以洋操爲主，而中國長技，亦不宜廢。蓋火器購自外國，費既不貲，造自各局，亦驟難遍給。前者日本之戰，各軍多乏器械，所領子彈，或膛口不符，則與其空拳徒手，忘故以求得新，曷若知新而兼溫故乎。夫廣東三元里之義民，與諒山之戰，當時亦不盡恃西人火器也。若夫技勇步伐之外，尤貴練膽練氣，要在統兵者得其人耳。

一山東河務宜遣重臣也。自黃流改道，水患專在山東，撫臣政務殷繁，未遑兼顧。所派三游總辦，已屬道員例差，無論河渠之書，行水之法，該道等未曾夢見。即問以河道之曲直，與地勢之高下，及挑壩鑿掃之宜，亦復如

坐雲霧。且劃分地段，各不相謀，職任較輕，動多窒礙。而隨工員弁，大半私人，以經費爲利藪，藉獎敘爲捷徑，收支則多方偷減，工程則任意草率，冬春水落，方報合龍，伏秋水漲，又報決口。國受其病，民罹其災，該員等久已得保遠颺矣。查歷代以來，如漢之王景王橫，明之潘季馴，皆專任治河，擬請裁去各總辦名目，以節浮費。特簡諳悉河務之大員一人，駐紮山東，凡河防各營，沿河州縣，悉歸統轄。所用隨員，取在東日久，情形較悉者，酌調數人，事權既一，呼應自靈。夫治河之道，專言河不足，以言治也。必需相度形勢，統籌全局，如汶泗諸水，利用排決，徒駭馬頰，利用疏濬，黃河經流，利用收束刷沙。至堤埝各工，自應隨時增補，保固之期，尤宜酌定年限，不得以一時堵築，遽議竣工。一處安瀾，率行奏績。至近畿各水，多出津沽，東西淀既已就涸，海口亦漸形淤淺，是又思患豫防者所宜留意也。

一保獎科目均宜暫停也。現奉諭旨裁汰冗員，誠澄敘官方之要也。然而欲遏其流，必清其源，各省之中，去者無幾，來者接踵。徑行遣革，則苦於無名，若聽其放廢流離，亦恐有傷政體。夫入任之途，不過保舉科目捐納三項，捐納之宜停，蓋人知之矣。即保舉各員，核其功績，不過尋常應盡職分，乃部臣駁令刪減，而刪減者無多，諱旨切戒冒濫，而冒濫者如故。擬請旨飭下京內外各大臣，除武職不計外，一切文職，概不得徑保實官。其已經保敘者，酌定截留年限，毋許捐免。至科目一途，距庚子鄉試僅二年耳。現今風氣方開，學堂未立，非特應試諸生學業難期猝就，即應行典試之員，亦須竭數載之研求，始足當鑑衡之重任。擬請將鄉會試暫停一科，數年以後，成達方多，自不難如額取中。其停止期內，在夙號淹通者，無難自奮於特科，在學製未成者，不得濫登夫官籍。庶真才日出，而仕路亦因以廓清矣。

改歸知縣庶吉士繆潤紱呈（軍）光緒二十四年九月

改歸知縣庶吉士前戶部主事繆潤紱謹呈，爲敬據管見，冀補時艱，乞代奏祈聖鑒事。側聞期運雖由天所

授功業必由人而成。伏讀八月十一日以來詔書懿旨，仰見皇上聖躬不憚，皇太后憂勤惕厲，力挽時艱，剪逆黨，則憲典伸，除秕政，則紀綱肅，道統國統，延於萬年。此實天保聖清，以永洪祚，神功聖德，亘古爲昭。億兆臣民，幸際斯會，蓋莫不頂祝歡抃，感激至於涕零。又以國計民生，重煩宵旰，一介凡陋，方舞蹈欣慶之不遑，尙復何言。敢參末議，然而凶燄熄，大盜猶在逃也；內患平，強敵猶在境也。條約凜於芒刺，利權猶未收回也；券貨積於邱山，漏卮猶未塞杜也；開利則弊不勝窮，用兵且禍不旋踵。然則保太平之局，策富強之圖，必非無道以處此。語云：痛定思痛，蓋於禍亂削平之日，益復憂懼旁皇，雖非分上言，有關禁令，但念事君之義，責在致身，苟利邦家，死且不避。天下事有大於用人行政者乎？而人才者，尤政之本也。謹條列五事，惟聖人擇焉。

一在簡重臣。佐治經邦，道資謨弼。高宗以得傅說與殷，桓公以相管仲霸齊，漢有霍光，諸葛亮，唐有房、杜、姚、宋，未有韓、范、富、文、司馬。所謂輔臣者，坐廟堂之上，佐天子以理庶務，總百官，賞罰黜陟，得與天子相可否。此三數人者，必忠清亮直，有守有爲，其明敏足以知人，其貞固足以幹事，內以裨補主德，外以經綸宇宙，決大策，定大疑，命以腹心股肱，斯當之而無愧。書曰：左右惟其人，言任賢也。今位在百執事上，繫宗社人民之望者，誠不乏人，然而財匱兵疲，國日蹙而不振者，何耶？嘗稽之往代，若劉勝之廉靜，盧懷慎之謙和，王珪之恂謹，幸生清晏無事，亦自克全，令名至於負荷艱難，拯救焚溺，必具有沈毅之遠略，堅忍之苦衷，正色立朝，鞠躬盡瘁，重臣二字，乃足以副之。若曰靖共爾位，奉宣德意而已，抑豈重臣之謂哉？語云：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爲滕薛大夫。可謂權輕重而知緩急矣。夫康逆一小臣耳，迹其包藏禍心，乘機煽亂，非有傾陷一世之權也，非有箝制百僚之勢也。承顧問贊密勿之人，乃出不聞有所挽救，入不聞有所匡益，亦未聞有如孟子所云：不得其言則去者。甚且代進僞書邪說，以亂聖聰。以常在毓慶宮行走之大臣，亦復畏避邪鋒，隱忍依違，隨聲附和。若論老成持重，當亦漢之周勃、明之徐階。然禍機亦捷等迅雷，若非皇太后明燭幾先，宗社安危何堪設想。事平之日，諸臣自問，能無汗顏。雖一時委曲求全，竊意古所謂社稷臣者，當不如是也。昔汲黯有言：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



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當此時也。爲諸臣計，正宜引身而退，屈己避賢，猶不失爲恭謹之道。今雖特簡大學士榮祿預機務，足資倚畀，然典兵管部，責任太煩，振武敷文，終虞叢脞。應懇天恩，不拘常格，就親藩儒臣中，聖心簡在物望交推者，擢用二三人，贊襄大政，同心同德，庶足以固盤石而奠苞桑。周書有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惟皇太后皇上念之。若夫諸臣之爲忠爲佞，執賢執否，則有朝廷之洞鑒，在非愚賤之所得而言。

一在修言職。古者諫無專官。於書，則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於時烝民，則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此納言在大臣也。漢始置諫議官。時若周昌、桓典、薛廣德、張綱，並以侃直著。陽城久任不言，韓愈諷之。歐陽修亦以陳昌言勉范仲淹。蓋以諫爲名，乃天子所寄以爲耳目者，必敷達民隱，舉察官邪，糾謬繩愆，拾遺補闕，始不負監察二字。如此者，謂之盡職。今諫官綜科道計之，蓋不下八、九十人，舉其數不爲不多。然而循循默默，噤不發聲，仗馬寒蟬，大都以言爲諱，或偶有章奏，非毛舉細故，卽撫拾浮言。求所謂抒諫論而進，訐諛者，寥寥焉。蓋不多見。豈朝廷不樂正議而聞直言乎？蓋出是途者，計滿漢分半，推進攸異，升轉不同。漢則由正途考取，文理率優，而京察截取之途甚寬，雖終其任，不一言；遷秩道府如故也。道府又例不專奏，督撫藩臬皆得而中傷之。故寧守三臧之銘，不得罪於巨室。滿則內轉艱，外遷匪易，升途遼遠，漢缺之優，保送並不論出身，而翰林編檢一等司員，大率不與焉。故不能草奏者，十人而九。惟有覲覲察倉察旗巡城諸要差，收例規以自贖而已。求無過，故偷安，本無故，能藏拙。上年刑部又引誣告反坐例以箝制之，益得藉口委卸。卽如亂謀方張，大勢岌岌，極言者幾人，諫之名存，諫之實亡矣。雖曰謹慎，如曠職何？恭讀八月初一日慈諭，戒言者指陳得失，毋甘緘默，妄意揣摩，是朝廷嘉納善言，方以審諤允直待諸臣，而願無一言盡於政。所謂視政之得失，如越人視秦人肥瘠，又安用諫議以存此虛器爲也。應請嗣後科道官，除循資內轉，外膺上考，而記名者，專授道員，略依雍正年間舊例，聽專摺奏事，其滿御史合以正途五、六、七品京外各官保送，一如漢員例，考取後引見除授，至外用與漢缺同，由編檢

選者仍得論資轉內，並嚴定功過，京察截取，視疏奏之多寡爲優劣。有補官一月無建白者，降黜更，任能者，利病以時聞於朝，於庶政當不無裨益。臬謨曰：無曠庶官，周官曰：無載爾僞，非循名毀實之謂歟？

一在去歲政振興吏治，選賢任能，自來稱循良者，必曰兩漢，如趙廣漢、尹京兆、朱邑之守北海，郭賀之刺涿州，劉昆之令江陵，茂績德聲殆難更僕。其時選舉徵辟，不一格，然貴廉潔，賤貪污，故得人爲盛。正不獨考課之嚴也。國家子惠元元，於親民一官，向重其選。自道咸後，開籌餉例，人趨捷徑，河工海防，賑務年復一年，布衣納數千金，便登臚仕，牧令得缺尤速。以遇缺先選者，歲常數十人，分省候補，乃至數百，到省不久，仍設法捐花樣，銓補必先其間，雖不乏有造之才，但今日既以財得官，他日必借官牟利，依豪丁，任劣幕，既飽則捐升道府，展轉而拜大僚，而國計盈虛，民生休戚，不顧也。然而以貪敗者，卒鮮。蓋此輩巧宦，復搜括百姓，侵蝕公款，以助之營託，要津逢迎，長吏卽有告訐之案，無不設計彌縫。上司方以幹練稱之，故入計典，挂彈章者，歲不多見。說者謂如李秉衡、李鴻章，自好綽有政聲，何嘗非捐途起家。不知如此者，正如景星慶雲，此外尙有幾人。蓋可知矣。夫捐固以籌款也，自新海防例開，今已九年，所收不滿二千萬，近則益成終末，歲入百數十萬而已。利有限而害無窮。又保舉所以賞功，今則營務館差一案數百員，無不優異，叩其功業，率由囑託鑽刺而來，甚至庭戶未離，已邀曠典。夫無功而受賞，與因財而得仕，來源雖異，貽害則同。恭讀懿旨有云：近來仕途冗雜，奔競成風，慈訓殷殷，以激濁揚清爲要務。此實皇太后愛周黎庶，激發官方，但念濬川者必清其源，療疾者須治其本。昔漢武帝事征伐，缺用度，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吏道雖而多端，晉惠帝時，勢位之家更相薦拔，殆同互市。時諺至以貂不足，狗尾續，譏之二者皆蠹政也。今捐輸之害，言者有人，而迄未議停者，從前遇有條奏，率下部議。漢京官五六品者，特印結費爲生，活，捐例一罷，結費隨之，故司官持議，堂官徇情，卽如光緒二十二年冬，論者紛紛，部議奏停之稿，六堂畫諾矣。卒撓於張蔭桓而中止。前者整飭庶務，有旨甄別沙汰候補試用官，然既利其費而收之，以絀於費而罷之，人將不無望。況捐不止，舊者雖去，新者又來，王道不外人情，上官不能不逾格成全，苦心調劑，卒之所謂沙汰者，亦徒

言公家所得幾何。願留此弊政而不去耶。所有海防籌餉例捐實官者，應請特旨即日停罷。至京官俸薄合無仰懇天恩量爲增益，以養其廉。其保舉一項，並請飭下軍機大臣吏兵部詳定章程，嚴防冒濫，速議以聞。如此則仕途清吏治有不起色者乎。

一在崇實學設科取士。濫觴西漢，雖略德行，重文藝，卽古者敷奏以言之意。歷代制藝不同，而在當日皆謂之時文，藉以驗其所學而已。故策如賈董，詩賦若韓白，經義若程朱，並稱盛一時，垂名千古。明始重四書文，國朝因之二百年來，人文薈萃，純儒良相，率由此途進身。蘇軾所謂試士不過如此也。惟自咸同以後，風格漸卑，翻陳出新，遂流險怪。懿旨謂典試諸臣不能釐正文體，實已洞察弊端。然諸臣衡鑒苦衷，亦有不能不曲爲諒者。良以開科日久，坊刻增多，課藝程文，汗牛充棟。近出石印，有五萬選七萬選諸名目，無題不備。雷同勦襲，弊不勝窮。主試衡文，嚴防僥倖。先存一避熟就生之見，厭故喜新，其意豈不欲得真士哉。但僥枉過正，士風趨之，學術遂歧。人品亦壞。昔劉幾爲僻句，歐陽修革去，而其風遂雅。邱濬王整主會試，崇爾雅，尙經術，屏斥奇妄詭異，士習克端。皆後事之師也。而考校之誤，則尤在於重四書文，略經策。二三場率以具文視之，不復通校。殿廷考試，每先程式，次楷法，文義多不甚留意，而送詩片風氣，無異明遞關節，以致率趨浮靡。士習舛駁，以此求天下才，安問實學耶。矯其弊者，遂乃賤中貴，西議變科舉，興學堂，謂可自強。今京師大學堂舉辦四閱月矣，領譯書之梁啓超，首以逆謀，賚付二萬金於東流。此外虛糜殆難悉數。自皇太后訓政，管學大臣遂寂然無聲，人咸以孔光目之。國家以太學爲儲才淵藪，國子監是也。近設算學助教，於時務非不講求。習西學，西文設有同文館，使臣繙譯，不患乏才。語言文字，何必強人人而學之，以化中爲西哉。今科場既悉照舊制，奉慈諭戒典試，應試者屏斥浮華，力崇正學。聞命之下，欽佩莫名。夫求才不外設科，繼法不如杜弊。所有坊刻石印之四書五經諸全文，應請特旨一律查禁銷燬。違例出售者罪之，並請飭下禮部嚴定校閱磨勘罪名。凡經策敷衍而倖中者，概革試官降黜。朝考散館考差，並宜於試日派閱卷入內，以謹關防。詩片之風，庶不禁自絕。一切考試仍不得畸正楷法，不論文義，以此勸碩學，拔

真才，固自易易。淮南子曰：治國若耨田，去害田而已。至於大學堂，有名無實，有損無益，應請明諭，即日裁歸，并撤以節浮費。

一在公薦舉進賢推士，大臣所以事君。語云：舉爾所知。傳曰：能舉其類。自古聖賢論治，孜孜以旁求汲引爲要圖。必其人先有公忠體國之誠，水鏡無私之鑒，而後雖祁奚舉午，程顥舉頤，何晏擢魯人，許允用鄉里，不爲過也。比年屢奉明詔，令在京三品以上督撫舉政舉人才矣。願所舉者，不曰堪備使才，即曰通達時務，至品行心術多略而弗詳，薦牘之多，以本年夏秋之間爲最。其以逆黨敗者，姑置勿論。此外或援自廢籍，或拔由巧宦，以詭計營謀爲藉略，以甘言諂附爲才能，商賈其心，俳優其行，手披西報而蔑倫常者，曰此學問也；口談洋務而非中國者，曰此經濟也。若輩以此欺諸臣，諸臣以此欺朝廷，無非借徑釣名，藉端營利。朝廷所且暮期之者何如人，而願以此輩應之，大局尙可問耶？彼推而薦之者，豈不曰懷吐握拔殊尤儲之籠中，登諸席上，卒之人言藉藉，公道難欺。即如作勸善歌之端方，生長膏粱，諂陋貪鄙，羣相指摘，乃竟有以長農務薦，且以身保之者。又如開復總兵黃金福，當日以武備廢弛劾，所謂將才者安在？裕德、張蔭桓乃同日交章推薦，殊不可解。夫古以薦士名者，若呂蒙之於陸遜，李白之於郭子儀，常何之於馬周，吳公之於賈誼，諸臣清夜捫心，果有一於此否？周書有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昔王穉以薦范雎，拜河東太守；張勃坐失舉陳湯，削戶。今時事孔棘，佐理需人，保薦人才，自爲當務之急。然非嚴杜濫保，則薰蕕并進，真偽雜投，將賦硃登廷，貞玉失價，鶩駘在御，良馬不來矣。防濫保，無如嚴定功罪。若得人者，行不次之賞；失舉者，坐不當之辜。勸懲分明，舉薦者庶亦知所留意乎。晉應詹疏云：凡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言賞罰不可不重也。唐關播有言：爲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爲理。若乃朝無公輔之臣，士少忠直之氣，官爭巧猾之路，學趨便利之門，將撫衆而衆日離，弭患而患日劇，強國而國日弱，禦敵而敵日驕，雖用桑、孔之術，謀利、孫、吳之法，教戰、管商之道，求霸、儀秦之策，修好睦鄰，天下遂太平無事乎？不待智者知其必不能矣。今皇太后、皇上勵精圖治，屢戒因循泄沓，創鉅

痛深，而諸臣中能仰體聖心者幾人。積弊日深，而但思掩飾，禍胎猶伏，而終狃便安。朝廷日望諸臣以公，諸臣竟以私行之；日責諸臣以實，諸臣率以虛應之。以之治內，既不足以扶危定傾；以之馭外，更不足察機應變。政待人行，而人乃若此；雖曰天實爲之，抑且非人謀未至耶。今雖餘孽猶存，外患交迫，然以民心之固，物產之繁，果能籌畫有人，何至以七萬萬方里之中華束手坐困。伏望皇太后、皇上恢拓經綸，修明法度，抱臥薪嘗膽之志，爲亡羊補牢之圖，任碩輔以持衡，納忠言以集益，絕倖端以激治，破錮習以求才，庶時局可安，朝綱可肅，海氛可靖，亂源可清。善敗存亡之機，舉未有不由此道者也。

愚懇芻蕘，有無一當，干冒斧質，惶恐上言。伏乞代奏，恭請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呈。

## 三 薦舉新政人才

軍機大臣奏片(軍)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本日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奏密保人材摺，奉明發諭旨：主事康有爲、張元濟於二十八日豫備召見；道員黃遵憲、知府譚嗣同送部引見；舉人梁啟超、〔著〕總理衙門察看具奏。御史黃均隆奏湖南講求時務有名無實摺，奉旨存議。將原摺恭呈慈覽謹奏。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片(軍)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再准軍機處鈔交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奏保舉通達時務人材一摺，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廣東舉人梁啟超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察看具奏。欽此。臣等遵卽傳令來署，公同察看該舉人梁啟超志趣遠大，學問淹通，尙屬究心時務。前在上海籌設譯書局，已具規模，業經臣衙門奏請撥給經費，將該局改爲譯書官局，責成該舉人經理譯書事務，奉旨允准在案。該舉人平昔所著述，貫通中西之學，體用兼備，洵爲有用之才，擬懇恩施酌予京秩，以資觀感，並可否特賜召對之處，出自聖裁。  
所有遵旨察看緣由，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湖南巡撫陳寶箴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

頭品頂戴湖南巡撫臣陳寶箴跪奏，爲密保所知京外賢能各員，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恭奉諭旨，飭令各省督撫保舉所屬道府州縣各員，業於另摺臚陳聖鑒。惟是國家當力圖振興之會，庶北方新需才尤衆，凡爲臣

子，具有天良，苟其人有過人之長，爲平日所深悉，自當不限方域，舉以具陳。庶幾上副聖主圖治之懷，下這人臣竊位之咎。是以不揣冒昧，謹將臣耳目所及京外各員，擇其名位未顯，而志行可稱，才識殊衆，爲臣素所知信者，共得十有七員，謹繕清單，各具考語，隨摺上陳。雖自知知識凡下，聞見未周，誠不免挂漏貽譏，品題失當，而區區以人事君之誼，不徇一己之私暱，與流俗之毀譽，則差可賞諸衿影，而無慚耳。

所有密保所知京外賢能各員緣由，謹附開清單，專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附清單

謹將密保所知京外賢能各員，出具考語，恭呈御覽：

降調前內閣學士陳寶琛：

才力精果，學有本原，近更務求平實，並究心泰西政學，忠愛之惻，惓惓不忘。

內閣候補侍讀楊銳：

才學淹通，志性端謹，切究當世之務，絕無浮夸之習。

禮部候補主事黃英采：

通曉中外政治得失，識練才長。

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

器識闔遠，廉正有爲。

廣東候補道楊楫：

操履端謹，才猷練達。由同文館學生，派充出使日本翻譯參贊領事多年，洞悉中外交涉情形，辦理洋務，隨機因應，洞中肯綮，洵爲今日難得之才。

廣東試用道王秉恩：

才識敏練，果毅有爲。在湖北辦理機器紡織等事，屏除積習，卓著成效。

江蘇試用道歐陽霖：

才氣開張，勇於任事，理繁治劇，精能絕人。往在鄭工籌辦稽料，規行河運之法，省費便民，足爲河工程式。前協辦大學士李鴻藻深加契賞。

江西試用道惲祖祁：

開敏精勤，才能肆應。近辦湖北工賑，切實精到，與頌翕然。

江西試用道杜俞：

通達治體，諳習時務。於中西兵事精心考究，多有心得。近年統帶江南防營，深資得力。

湖北候補道徐家幹：

才識明通，講求經濟之學。迭次辦理教案，操縱得宜，能持大體。

江蘇候補道柯逢時：

學識正大，踐履敦篤。孜孜講求吏治，必期切實可行。

奏調北洋差遣候選道左孝同：

器局開明，才識練達。在湖北辦理淮軍轉運十餘年，綜覈精密，積弊一空。

奏調北洋差遣候選道左孝同：

該員爲前大學士左宗棠之子。志識通敏，曉練世務，奮往之氣，肆應之才，實足有爲。

記名簡用道兩淮海州鹽運分司運判徐紹垣：

存心利物，勸懲周至，不恤其私，而恢張幹練之才，足以濟之。在任十餘年，辦理鹽場及地方興利除害事宜，



裨益實多，商民稱頌不置。

浙江杭州府知府林啓

才器闔達，力圖新政，迴殊俗吏。

江蘇常州府知府有泰

爲守籛優，忠愛惻怛之忱，尤爲難得。

四川邛州直隸州知州鳳全

幹練勤能，整飭吏治，輿情悅服。

以上共計一十七員。

詹事府少詹事王錫蕃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

署日講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臣王錫蕃跪奏，爲敬保通達時務人才，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匡時賴有真才，佐治宜資羣策。我皇上勵精圖治，時以人才爲重，數月以來，於內外臣工所保人員，疊次召見，量才錄用，一善不遺。古帝王旁求俊彥之隆規，於今再見。自強之道，蓋於此首植其基。臣備員講帷，仰窺宵旰勤勞，欽感莫能言喻。深維以人事君之義，輒願舉其所知，用效壤流之一助。

臣前承恩命，視學閩中，在任數年，於該省人才時時留意，故所知者亦以閩省爲較多。竊見福建興泉永道周蓮，辦事勤懇，心地光明，所至之區，士民皆畏威懷德，忠憤勃發，毅然以奮身報國爲心，講求中外政務，實能周知利弊，洵屬傑出之才。四川候補道沈翊清，係原任兩江督臣沈葆楨之孫，長才偉略，不墜家風。在船政局十有八年，辦事精詳，於製造之學具有心得，經理各事，均能措置裕如。喬木世臣，庶幾不愧其選。北洋水師學堂總辦候選道嚴復，本船政駕駛學生，出洋學習，於西國典章名理之學，俱能探本溯原，精心研究中學，亦通貫羣籍，著

述甚富。水師情形，尤其所熟知。專習久在北洋供差，奉公之外，閉門寡合，其立品尤爲高卓。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才識明敏，能詳究古今以求致用。於西國政治之學，討論最精，尤熟於交涉商務。英年卓犖，其才實屬超羣。

以上四員，就臣所見，均係通達時務之才，用敢據實保薦。周道現居本任，沈翊濤尙未往赴四川，此時聞在福建原籍，嚴復在天津當差，林旭在京供職，可否仰求皇上量才器使之處，恭候聖裁。

所有微臣保薦人才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署禮部右侍郎徐致靖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署禮部右侍郎臣徐致靖跪奏，爲邊患日亟，宜練重兵，謹密保智勇忠誠之統兵大員，請及時破格特簡，隆其權位，厚其兵力，以資禦侮，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恭讀迭次上諭，汰冗兵，改武試，飭戎行，講武備，仰見我皇上深觀時變，力圖自強至意。

夫練兵之事，爲全局安危所繫，無事則建威楯組，有事則戰勝疆場，非得嫻習有素，智勇忠誠之人爲外人所嚴憚者，斷難勝任。臣竊見督辦新建陸軍直隸按察使袁世凱，家世將門，深嫻軍旅，於泰西各國兵制及我國現在應行內治外交諸政策，無不深觀有得，動中機宜。臣聞新建軍之練洋操也，精選將弁，嚴定餉額，賞罰至公，號令嚴肅，一舉足則萬足齊發，一舉槍則萬槍同聲，行若奔濤，立如植木，而且設爲兩軍，僞攻出奇誘敵之形，進退機宜，隨時指授。故其兵士無日不經操練，無日不經講究，雖在駐軍，如臨大敵，暇則取戰陣形勢槍砲用法，以及激發忠義，鼓勵志氣諸歌訣，俾各弁莫不熟誦。將卒同心，類若畫一。頃者迭有俄國、日本之提督等官前往觀操，動色歎服，或詫其軍容之盛，或更幸其兵數之眾。且其駕馭洋將，各盡所長，而恪守軍法，無敢絲毫踰越。夫近年以來，洋將鴟張跋扈，脅制居奇，各營皆然而獨不能施之於該軍，是該臬司之才略可知也。

昔髮逆既平，曾國藩嘗謂湘軍暮氣不復可用，以言用人貴及時也。竊查袁世凱年方正強，智勇兼備，血性

過人，其器識學問，久在聖明洞鑒之中。此正爲國宣力之日，獨惜所練之兵僅止七千，爲數太少，爲力過單。雖曾奉旨添練數營，徒以餉無所措，不敢冒昧召募，是以遷延至今。該臬司嘗言：假令西兵倍我，與之戰可勝；再倍我，亦可勝；若使數十倍於我，惟有捐軀效命而已。言之慷慨淚下。方今泰西各國日議增兵，不遺餘力。俄國常備兵六十餘萬，戰時可加至十倍。觀其布置海參崴、琿春、旅大一帶，運餉載兵，惟日不足。如此舉動，豈徒作虛聲恫喝計者！且西伯利鐵路不日告成，若使運道既通，百萬精兵朝發夕至。而我門戶洞開，要隘盡失，於時聽其要挾，則斷非賠費割地所能贖其誅求，不得已與之決絕，則彼數十百倍精練壓境之兵，何以禦之。成敗利鈍，有識皆知，慎且警心，莫此爲甚。則該軍之宜及早添練，實爲迫切萬分者也。

臣查日本變法之初，妙選將才，立三重鎮。今誠患無將帥之才，幸而得其人，必當隆其位任，重其事權，似不宜加以鈐束，置諸人下。夫兵機事也，緩急有變，大敵當前，稟命則失機宜，專命則嫌驕蹇。既不足盡其才用，且因以貽誤事機。袁世凱昔使高麗，近統兵旅，謀勇智略，久著於時。然而官止臬司，受成督府，位卑則權輕，呼應不靈，兵力不增，皆爲此故。臣以爲皇上有一將才如袁世凱者，而不能重其權任，以成重鎮，臣實惜之。伏乞皇上深觀外患，俛察危局，特于召對，加以恩意，並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練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獨當一面，永鎮畿疆。庶幾猛虎在山，藜藿不採，邊有重鎮，強敵銷萌。近來各省專閫之任，皆以累資致位，非以才能超擢，故闕冗頽惰多。廁其間，罕有竭忠盡才以圖報稱者。皇上若超擢一二才臣，必能感激馳驅，盡忠報國。胡林翼任巡撫，而江漢之根基以立；曾國藩任統帥，而各營之督率乃專。此往事之可法者也。否則處茲岌岌之時，邊患一開，勢成瓦解，緩急安所恃哉？

臣目覩時艱，夙夜憂懣，謹竭愚誠，恭摺密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翰林院編修夏壽田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翰林院編修臣夏壽田跪奏，爲請禮召者賢以備顧問，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臣伏讀六月十五日上諭，令大小臣工各抒讜論。近日以來，建言之士無慮百數，然皆條陳末治，未能推本求賢。臣以爲人臣以人事君之忠，原不以官之大小而有別。若僅敷陳衆務，冀邀殊寵，而於賢才之用，舍足係天下之安危者，反緘默而不言，其何以仰答明詔乎？臣聞自古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是以聖王勞於求賢，而逸於爲政；寬以取衆才，而謹以待賢士。皇上勤勤爲治，日昃不遑，亦惟求才識裕如，抱道自重之士而用之。其他急功近名，一招卽至者，雖有偏才，未足當皇上側席求賢之盛典也。以臣所知，湖南在籍舉人王闈運，果達通變，學貫中西，少卽敦敏，曾國藩一見許以大成，遨遊軍旅之間，不廢經史，名臣大將咸與推誠。故能於文宗、穆宗中興之大政，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諸臣用兵之機宜，親所見聞，閱歷有得，退而治經，旁通百氏，伏居田里，求爲有用之學者，又三十餘年。故能知中外之政教，莫不本始於聖經，而執簡以御繁，通源以達委，間有讜論救時之策，上達公卿，如今湖廣總督張之洞及前四川總督丁寶楨諸臣，莫不敬禮聽用，固其天資過人，亦由力學所致也。假令當日王闈運急於自見，而曾、胡交薦於前，丁、張推轂於後，雖出其才智，早就功名，何能大器晚成，若今日之明禮達用乎？此殆天老其才，以待皇上之用也。

臣觀王闈運老成練達，精力過人，博大而反於精純，周通而加以慎密，第以實學不求虛譽，大受不可小成，是以知之者或矜慎而不敢上聞，不知者更無由窺其蘊蓄。皇上但一召對，其學識議論，必當有契聖心。然朝廷之取士，在於爵祿，而賢者之進退，必以禮義。爵祿可以收才智一偏之士，而禮義可以致明禮達用之賢。尤願皇上加以優禮，別於衆材，王闈運雖不求聞達，而奉命之日，必宜感激馳驅，在皇上得一人而天下可理，而王闈運亦以不貶其道，愈足仰贊高深。尊賢之等既明，而羣才無不效用矣。天下未必無賢於王闈運之人，請以王闈運爲始。若其進見之後，皇上察其所學不足裨益治理，則請治臣越職言事所舉非賢之罪，以戒將來。

臣爲皇上得人起見，謹繕摺具陳，伏祈聖鑒。謹奏。

吏部主事關榕祚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

五品銜吏部主事臣關榕祚跪奏，爲變法伊始，宜擢用才俊，以濟時艱，恭摺仰乞聖鑒事。竊臣恭閱邸抄四月二十五日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保薦通達時務人才一摺，奉上諭：工部主事康有爲着預備召見。欽此。又六月初八日上諭：孫家鼐遵議時務報改爲官報一摺，上海時務報着改爲官報，派康有爲督辦其事。等因。欽此。臣聞自古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去冬以來，德佔我膠州，俄佔我旅大，英佔我威海，法佔我廣州灣，外侮紛至，大小臣工，未聞獻一策出一謀，上抒宵旰之憂，獨康有爲上書力爭，臣讀其書而壯其志。幸我皇上鑒其忠誠，其所建白，如建學堂，興辦農工商務等事，次第舉行，是康有爲之才，早在聖明洞鑒之中。乃數月來未見錄用，僅畀以督辦官報而止。豈因廷臣毀短，疑而未決耶？昔漢高用陳平而諸將盡護，昭烈用諸葛而關張不悅，卽咸豐年間大學士曾國藩帶兵勦賊，經人奏參，文宗皇帝始而詰責，斷乃信任。自來豪傑功名未著，信者多心，無足怪也。康有爲平日著書立說，偏駁之譏，誠所不免，獨其總攬中外之政教，精察時勢之機宜，智慮深遠，忠義奮發，信識時通變之雋才，扶衰救弊之良士，在廷諸臣，無有出其右者也。

夫事變至今日，非力圖自強，豈能自立。我皇上毅然變法，中外人心，莫不震動，引領待治，如望雲霓。而左右之臣，未能宣布德意，康有爲素講變法之利，似宜明試以功，用其言而置其人，臣竊惑焉。

伏願皇上畀以事權，待以不次之位，俾康有爲展布其素志，而責以變法之效。不效，則治以應得之罪；如其有效，則我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重有賴矣。

臣爲時局多艱，人才難得起見，冒昧具陳，伏祈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江蘇松江府知府濮子潼片(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

再：日本同文之國，仿行新政，事半功倍，速效可期。惟中外情形不同，必須參酌咸宜，方可推行盡利。臣竊見湖廣督臣張之洞奏牘，深服其志慮忠純，規模闊遠，識足以洞達中外，學足以通貫古今，凡所建白，實出近日建言諸臣之上。其所著勸學篇一書，已蒙聖諭褒嘉，頒發各省，仰見我皇上維道濟時之盛意。臣愚以爲皇上舉行新政，通籌全局，於飭令廷臣會議之件，擬請一併發交張之洞議奏，以收兼聽並觀之效。則張之洞雖不在朝夕論思之地，亦可盡獻可替否之誠，實於新政大有裨益。

是否有當，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黃曾源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四日

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黃曾源跪奏，爲借才非現在所宜，雖暫設客卿，亦關安危治亂，謹將念慮所及，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風聞道路紛紛，僉謂新政需才，有建議借用日本舊相伊藤者。楚材晉用，自古有之。方今地球各國，最重兵權，亦有借用他國之人以爲將帥者。然法之敗於普也，不聞聘俾思麥而師之；日之逼於美也，不聞尊巴里爾士而事之。今我爲日本所窘辱，而卽用日相伊藤。伊藤賢也，必不爲我盡力；伊藤而不賢也，我又何所取而用之。伊藤非他，卽據遼左，割臺灣，索我二萬萬兵費之日相伊藤博文也。馬關之約，凡足以制我死命者，日本無不忍心害理而爲之。斯時，英人守局外之例，而俄、德、法出而阻之，烟台交約，幾啓戰端。日本於是有交還遼左之舉。此三國待我之情形顯而易見者也。中東戰後，英、日各報館凡所以窘辱我者，無所不至。自俄、法、德出而聯盟，彼窘辱我者遂變爲憐憫，憐憫不已，又從而譏刺之，訕笑之。其意若深爲我者，而英、日與我之交自是益爲深厚。此三國相待之情形隱而可知者也。

以地球之形勢而言，強大而近者，莫如俄；渙散而狡者，莫如英；危疑而狠者，莫如日。以目前之局勢而論，俄不必西伯利亞鐵路而已足虎視於東方；英不能撤阿富汗之防，以自空虛其印度；英合日本，所以拒俄也；英、日

聞中，俄之交者，所以謀我也。三國之心，各有所在。俄以視瑞典，瑞士者視我者也。若以愚土耳其者，愚我者也。日以取琉球，割臺灣者，垂涎於我也。以現在之外交而言，能寬假我者，俄也。俄將與英競雌雄，苟非聳自我開，必不自疲其精銳，冷眼視我者，英也。阿富汗不守，則印度危，移禍於中國。中俄構釁，則長江可以割據，而不敢先爲戎首者，懼俄爭勝於前，而德法狙伺於後也。仇我者，日也。地小於我，而有戰勝之功，則不能無報復之懼。馬關之約，弱我貧我，以爲莫予毒也已。而俄人出而阻之，彼懼我用俄以覆其國也，遂匿其殘毒，貌爲恭順。蓋日之和我者，畏我於俄也；英、日之和我者，聞我於俄也。故知中俄之交無隙，而英、日之交於我，乃益固；而或惑於英、日之浮言，是使容我者棄我，而欲仇我者顧我乎？里有畏其鄰之逼者，結援於鄉人以阻之，援者未至，而室家之禍已烈矣。聯英、日之說，無乃近是。無如中國與游者，非英之教士，則日之諛人，於是建議之臣，言聯英、日以拒俄者，十之八九。而言和俄以疑英、日者，蓋百而不得一焉。議論繁興，報章臚列，臣已竊然危之。今又借用伊藤，是授日人以簧鼓之端，而迫俄人以不得不疑之勢。是伊藤之益於新政者，不可知；而其爲害於邦交者，已有不可勝言者矣。

又況積弱之勢，其不爲人所干預者，只此內政已耳。船廠不用法匠，而法有違言；勇營變易德員，而德有怨語。今以新政而用日人，日人可用，他國之人獨不可用乎？倘援以爲請，何以拒之？是倒提太阿而自授人以柄耳。而尤可慮者，自甲午以後，中國人心殊多不靖。日人伺間抵隙，於上海等處，倡保種之說，立俠會以收召黨徒。觀知新報所錄章程，是特結死黨以亂天下也。深維高麗東學黨之禍，令人心悸；而權勢所在，人必趨之。我僅用爲顧問官，人却因以取富貴。倘有不肖之人，假之爲與援，而使署爲通逃淵藪，其流弊所至，有非建議諸臣意料之所及到者。此不可不熟思遠慮也。臣明知皇上明鑒萬里，借才之說，自有權衡，然爲安危治亂所關，仍不敢以多言爲贅者，安於緘默。

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宋伯魯跪奏，爲事變日亟，請速簡重臣，結連與國，以安社稷而救危亡，恭摺仰祈聖鑒事。昨聞英國兵艦七艘已駛入大沽口，聲稱俄人將大舉南下，特來保護中國。又聞俄君在其彼得羅堡，邀集德、法、英各國，議分中國，繪圖騰報，俄分滿、蒙、燕、晉、秦、隴，法分閩、廣、滇、黔，德分山東、河南，英分吳、越、荆、益。耽耽環視，旦夕宰割，是昔僅有其言者，今將見諸實事。危急存亡，變在頃刻。若不急籌善法，一旦分裂，悔將何及。

昨聞英國教士李提摩太來京，往見工部主事康有爲，道其來意，並出示分割圖。渠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爲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禦侮。凡有外事，四國共之，則俄人不敢出，俄不敢出，則德、法無所附，勢必解散。吾既合日，彼英與日素善，不患不就我範圍。英、俄之尋讎也，其萌芽在數年以前，而藉口於蘆漢鐵路，其不肯讓俄尺寸也，亦猶俄之不肯讓英耳。其必出於戰，固也。然而英勝則施其權力以制俄，而我將爲英有，俄勝則更不可問。昨聞二國已在瑯春開仗，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竊恐我中國從此無安枕之日矣。事機甚迫，間不容髮，失今不圖，兩國勝負一決，我將歸其席卷矣。言之能勿痛心。

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以工部主事康有爲爲參贊，必能轉禍爲福。以保我宗社，奠安我疆土。時至今日，危急萬分，守舊之言萬不可聽。伏願皇上獨奮乾斷，速下明詔，則四萬萬生靈，庶不至淪於異類，天下萬世幸甚。

臣發憤迫切，披瀝上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片(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



再：新舊水火，各國皆然，往往有魁奇卓越之才，排於舊論，格於讒謗，以致終身廢棄者，不知凡幾，殊爲可惜。即如記名道馬建忠，前在北洋當差，北洋大臣辦理交涉諸事，規畫機宜，多所贊助。且其人在法國學堂學習有年，各種學問，久已考列優等，爲外國所推服，而於法律、公法兩門，尤其專長。中國近日講求新學，固不乏人，然求其確有根柢切實可用，如該員者，蓋不數覯，特以羣疑衆謗，莫敢登諸薦牘耳。

今時事艱危，需才孔亟，鉛刀尙可一割，況昆吾之利乎。倘蒙破格拔擢，責以辦理交涉，必能感效馳驅，於時局決有裨益。臣既有所知，不敢避嫌，謹據實上聞，可否召見錄用之處，出自聖明，非臣所敢豫擬。

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 四 添裁機構及官制吏治

內閣學士閣普通武摺(單)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三日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奴才閣普通武跪奏，為變法自強，宜仿泰西設議院，以期上下一心事。恭讀六月二十三日諭：遇有交議事件，內外諸臣，務當周諮博訪，詳細討論，及力除壅蔽，上下以一誠相感等因，欽此。仰見皇上宵旰勤勞，舍舊圖新之至意。

奴才竊思欲除壅蔽，莫如仿照泰西設立議院。考議院之義，古人雖無其制，而實有其意。其在易曰：上下交泰，上下不交否。其在書曰：詢謀僉同。又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其在周官曰：詢事之朝，小司冠掌其政，以致萬人而詢焉。其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春秋時，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子產弗禁。漢昭帝始元六年，詔公卿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員之職，有諫大夫，有博士，有議郎。由是徵之，泰西風氣近古，其議院之設，綽有古風也。

奴才竊思國家政治，尋常之事，可以照例舉行，非常之功，必須謀定後動。且人之才識，有不在爵位年齒者。擬請設立上下議院，無事講求時務，有事集羣會議，議妥由總理衙門代奏，外省由督撫代奏。可行者，酌用；不可行者，置之。事雖議於下，而可否之權仍操之自上，庶免泰西君民爭權之弊。有此兩議，在上者，擴充見識，自不至墨守舊章；在下者，各效愚誠，亦不至膜視國事。且下議院之有益尤多，如遇各國要求，總署亦有展轉。若索我口岸，侵我疆界，某省則告以交某省議院公議，先緩時日作準備，要求不已，則告以該省下議院不准。洋人最重民權，且深懼我中國之百姓，恐激衆怒，自息狡謀。從此各國知我上下一心，居民一氣，耳目驟然改觀，必不敢如前之欺侮，所謂內政修而外交愈固矣。

聞中日之役，日本上下議院，議之交符，故三軍同心，一戰必勝，其兵餉支絀之際，匹夫匹婦亦樂捐輸。議院之功，不甚鉅歟？

惟議院之人實難其選，必須品端心正，博古通今，方能識大禮，建高議。此泰西議員，必由學堂出身者，一取其學貫中西，一信其風有操守，亦防弊之深意也。如蒙俞允，即可向駐京公使借各國章程以資取法。奴才爲變法自強起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爲此謹奏。

### 戶部主事王鳳文呈(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

具呈本〔戶〕部主事王鳳文爲請將保薦人材酌用州縣，以資治理而厚民生，呈請代奏事。竊維親民之官，莫如牧令，得其人則治，失其人則亂。歷觀自漢以來，循吏之功在社稷者，皆其善養民，善教民者也。州縣職雖微末，而六房與六部大小不同，事體則一，苟非通材，何能措置悉當。且近來既有保護教民之責，此後又有培植學堂之任，內政外交，專事攸關。以職所見，州縣之政績卓著者，自不乏人。惟邇來仕途流品甚雜，督撫之視州縣也甚輕，州縣之自待也亦甚薄。吏治之壞，直可謂卑職二字壞之也。卽如候補人員品行卑污者，其奔走阿諛，固無所不至；卽廉隅自愛，亦不能不上衙點班，旅進旅退。蓋不如是，羣必目笑存之。方正者，則以爲迂闊高遠者，則以爲誕妄。上司以此進退州縣，州縣亦以此敷衍上司，而平日接見之時，於地方之利病，政教之興衰，略焉不講，茫然不察。及得一缺一差，但問其地方肥瘠，出息多寡，則州縣之能事畢矣。有一二僅能聽訟者，百姓已目爲好官，而其他可知矣。嗟夫，親民之官若此，政體尙可問耶！在皇上明降諭旨，飭督撫嚴加甄別，講求吏治，非不三令五申無如此等州縣，見聞既陋，積習又深，雖督撫中之用人行政，如張之洞、陳寶箴者，恐亦甄無可甄，別無可別。況遠不如張之洞、陳寶箴者乎？將來甄別覆命，鮮有不以八字考語一奏塞責者，又何益哉。

此次保薦人材，多或數百，少亦百數十，倘召對之後，或與以升銜，或灌以虛位，不可謂不破格矣。然不能使

之親膺民社，以展其才而收其效，恐既非朝廷求治之意，亦非人材圖報之心。查日本政法，有位至侯爵尙出而爲縣令者，蓋非以侯爵爲輕，實以民事爲重也。數十年來，東洋政治蒸蒸日上者，良由於此。仲弓問政，子曰：先有司。孟子亦曰：民爲貴。可見外人政體，未始不與我古聖先賢如出一轍。擬請皇上宸斷，於所保人材，無論京官外官品秩高下，可否召對時察其學識經濟，量能器使，非擢爲監司，卽用爲特旨州縣，以重民社而勵人材，俾天下不以祿位爲榮而以政績爲貴，則郡治之隆，不難驟致。如果人地得宜，務當久於其任，以專責成。否則五日京兆，貽誤滋多。

再者，向來科目取士，翰林散館，以三等用爲州縣。此又薄待州縣之明徵，更加以別項人員，無惑乎親民之官鮮人材也。此後，特科常科及學堂出身人員，尤望皇上拔其高等以爲州縣，並請先行明降諭旨，使人人知朝廷重用州縣，卽所以慎重民生，庶幾草野向風，羣黎觀感。佐治之士，日出不窮，然後闕冗之員相形見絀，卽督撫旌別淑慝，亦容易比較。其有不明治體而資格較深，花樣較大者，僅可與以優差，不當寄以民命，是在督撫隨時調停耳。方今皇上萬幾焦勞，變法伊始，無非爲民生起見，職愚以爲握要以圖，當以重用州縣爲第一義。至州縣一途，可否停捐，州縣條陳民事，可否由督撫代遞，州縣俸滿可否准其召見之處，出自聖裁，未敢擅擬。

職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中堂大人鈞鑒，謹呈。

大學士李鴻章等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大學士臣李鴻章等謹奏，爲遵旨分別籌議具奏事。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奉 上諭：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專司。京外大小各官，舊制相沿，不無冗濫。近日臣工條奏，多以裁汰冗員爲言，雖未必盡可准行，而參酌情形，實亦有亟當改革者。朕維授事命官，不外綜覈名實。現當開創，百度事務繁多，度支歲入有常，豈能徒供無用之冗費，致礙當務之急需。如詹事府本屬閒曹，無事可辦；其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等衙門，事務甚

簡，半屬有名無實，均著卽行裁撤，歸併內閣及禮兵刑等部辦理等因。欽此。又於七月十六日軍機大臣面奉諭旨：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等衙門，現已裁撤。所有各該衙門一切事宜，歸併內閣六部分辦。著大學士、六部尚書、侍郎卽行分別妥速籌議，限五日內具奏。欽此。仰見我皇上振興庶政，綜覈名實，不厭求詳之意。

臣等竊惟裁併官職，誠爲今日當務之急。然各衙門承辦多年，另改舊規，非取其素有交涉者以類相從，不足以臻妥善。謹案會典內載：詹事府掌文學侍從，擬請歸併翰林院；通政司掌納各省題本，擬請歸併內閣；光祿寺恭辦典禮及燕勞薦饗，鴻臚寺掌朝會燕饗，擬請歸併禮部；太僕寺掌牧馬政令，擬請歸併兵部；大理寺掌平天下刑名，擬請歸併刑部。惟歸併之後，事既更張，有同新創，其中頭緒繁多，一切事宜，非倉猝所能遽定。應由各該衙門移取職掌文卷，悉心校閱，體察情形，斟酌辦理，另行詳議具奏。庶名雖改而實猶存，不至冒昧從事，致滋貽誤。以仰答我皇上宵旰焦勞，孜孜求治之至意。如蒙俞允，由臣等卽日行知各衙門調取文卷，飭員迅速辦理。如有未盡事宜，各該衙門隨時具奏請旨。

所有遵旨分別籌議緣由，是否有當，謹合詞具陳，伏祈皇上聖鑒。再此摺係內閣主稿，合併聲明。謹奏。

### 大學士李鴻章等片（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再通政司歸併內閣，臣擬派滿蒙漢侍讀學士並滿漢侍讀中書數員專司其事。其通政司設有登聞鼓，擬請移都察院設立。其同批本之通政使李端遇、李培元，衙門已經裁併，擬請於漢內閣侍讀學士內揀員派充。大理寺業已歸併刑部，內閣所票三法司簽支擬改法司，以昭允當。又所有裁汰之應升應轉各員，應由吏部查明，照例題奏，聽候錄用。其各項屬員，亦由吏部酌量分別補用，以免向隅。已裁併之各衙門地址，應留作中小學堂及各項公所，合併聲明。謹附片具奏。

### 協辦大學士孫家鼐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臣孫家鼐跪奏，為遵旨議奏事。本月二十日內閣奉上諭：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奏：冗官既裁，酌置散卿，以廣登進一摺。著孫家鼐妥速議奏。欽此。查原奏內稱：自古設官，有行政之官，有議政之官。行政之官不可冗，議政之官不厭多。歷引三代至唐宋以來故事，欲仿其制，定立三四五品卿，翰林院衙門定立三四五六品學士，不限員，不支俸等語。臣竊謂國家積弊，惟在敷衍顛預，事無大小，多以苟且塞責了之。如能詳細推尋，多方討論，必不致百為叢脞，遺誤至今。徐致靖謂議政之官不厭多，蓋欲皇上廣集衆思，即藉以留心賢俊，此求賢審官之至意也。苟能行之，必有裨益。擬請準如所奏辦理。

抑臣更有請者：議政之官固不厭多，聽言之道尤當致慎。舜之大知，固由好問好察，尤在執兩用中。蓋問察非難，而用中最難也。夫發言盈庭，則是非各執，其言或似是而實非，或似非而實是，精擇審處，不使賢否混淆，惟賴我皇上聖智聰明，斯國勢可強而天下蒙福矣。其原奏所稱定立三四五品卿，以備列大夫之職，翰林衙門定立三四五六品學士，以備散學士之職，此項卿員學士，遇有對品卿缺，並翰林衙門對品缺出，由吏部一體開單候旨錄用。至於不支俸一節，臣愚謂皇上裁汰冗員，乃實事求是之意，並非借此俸銀擬求皇上嘉惠各員，即按照所授品階給予俸祿，則皇上體念羣臣，該臣等當益思報稱矣。

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內閣候補侍讀中書恆謙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內閣候補侍讀中書奴才恆謙跪奏，為外省各局概宜裁撤，請伸宸斷而挽積習，仰祈聖鑒事。竊惟軍興以來，各省分立局所，多至不可勝數。屢奉諭旨裁併，尚未真正舉行。查藩臬兩司為錢糧刑名總匯，全省政事何者

不可隸焉。如軍需也、支應也、善後也、水利也、捐輸也、賑撫也、皆錢糧之屬。藩司之責也。保甲也、發審也、清訟也、自新也、皆刑名之屬。臬司之責也。他如軍械火藥諸局，可以隸提鎮；採訪刊書諸局，可以隸學政。昔年無局，何乃昇平？今者多局，何乃阨危？然必爲之分設諸局者，蓋皆取便私圖，非僅爲位置閑員而已。

今誠欲一概裁併，惟請明降諭旨。直省一切局務，無論是何重要名目，概行裁撤。除事關洋務交涉外，不准更設一局。隸藩司者歸藩司，隸臬司者歸臬司，隸提鎮學政者歸提鎮學政。候補之三年內，不得缺者，概令回籍。所省薪水經費，概令解部，則真裁矣。不然，雖我皇上三令五申，無益也。夫九卿督撫，至重任也。皇上猶不惜毅然裁之，彼疆吏者，何愛於一局，何私於屬吏，而乃爲之沾沾請命乎？夫其請命之辭，蓋亦有挾之迫之使不得不然者矣。而君父艱難，謀國之苦衷，曾不一計及焉。其居心猶可問耶？應請降旨，概撤諸局之後，有不遵者，予以嚴譴，則何令不從，何政不舉！

奴才世受國恩，日惟時變，言之必招衆忌，不言則負君旨。用敢不避嫌疑，冒昧直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裁缺左中允黃思永摺（軍）光緒二十四年 十六日

日講起居注官裁缺左中允黃思永跪奏，爲請設集賢院分科簡練，求實際而拔真才，恭摺仰祈聖鑒事。臣於六月十九日召見，蒙諭時艱才乏，命舉人才。陳時務等因，欽此。仰見皇上勵精圖治，求賢若渴之心，至深且迫。臣下具有天良，敢不勉竭愚忱，以效涓埃之助。虞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良以言虛而功實，虛聲易盜，實詣難誣。故雖堯舜之君，考言必兼詢事。舍此無由。今天下非無才，特恐其真不見，湮沒者多，僥倖者亦不少耳。近自變法以來，詔旨雷厲風行，人心爲之一振。將馴至於野無遺賢，朝無倖位，不難矣。而臣以爲登進宜廣，考核宜精也。何地無才，何才無用。大臣特薦，不如鄉里之公推；紙上空譚，不若生平之實踐。而且全才難得，欲其博通今古，淹貫中西，恐務財者不知政要，格物者未通民情。既慮中人用非所習，尤慮西學以爲亂真。現在紛立學堂，恐不

免有名實不符，謬種流傳之弊。急不暇擇，遂爲所惑。由此推之，將來變科舉，暨考試經濟特科，主試之人，孰是兼通新學，孰是專門名家，應如何循名責實，應如何去偽存真，亦當預爲計及。皇上聖聰作聖，自有權衡。

臣擬請先設一集賢院，薈萃天下之人才而甄別之，砥礪之，如翰林院之教習庶吉士，不論官職之大小，既經保薦或公舉之人才，先令赴院，由大教習詢其學業，覘其志趣，試其才具，考其事功，如吏治兵法格致製造法律交涉理財訓俗算數方輿諸門，分列科目，教習相與考證，朝夕磋磨，不拘時日，以務得其真爲度。然後將其學其志其才其事一一臚陳，聽候皇上召試甄錄。不以一日文字之工拙爲憑，不以一時奏對之詳略爲准。大約此次保薦者，皆一時傑出者流，因其所長，卽留充集賢院教習，崇其體制，厚其廩祿，必能勝任而愉快。

擬請除內外臣工保薦外，教習亦得各舉所知，並准同鄉員紳隨時公舉入院備選。如此簡練，如此推廣，必見披茅連茹之盛，治理有不蒸蒸日上者哉？愚昧之見，如蒙聖明采納，擬請將新裁各衙署改爲集賢院暨各科分館，特簡通曉時務之大員爲大教習，詳議開辦事宜，請旨定奪施行。綱舉目張，觀成甚易。所有臣遵旨條陳事件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裁缺左中允黃思永片（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再各省督撫藩臬運司，責任綦重。現值振興庶務之時，遇事竭蹶者，難望有爲。新政如圍練學堂農商工礦諸務，同時並舉，精神稍不貫注，顧此失彼，貽誤必多。在該大臣等受恩深重，或未敢自命衰庸，朝廷倚畀老成，亦當曲加體卹，竊恐優容成爲貽誤，後悔已遲。且難免無情面相關，相率敷衍戀棧，皇上無由而知，應否於督撫藩臬運司擇其老邁者，飭令來京陛見，伏候聖裁。謹奏。

刑部郎中沈瑞琳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三品銜刑部郎中臣沈瑞琳跪奏，爲擬請將總理衙門改爲外部，定設專官，以重交涉而策富強，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惟設官必分之職，責實當循其名，使守官者先正其名，而後在公者各舉其職。查總理衙門之初設也，原爲各國通商以來，事務殷繁，舉凡交涉大端，各國使臣皆得隨時隨事接見諮商，以示睦鄰修好之誠，故特設一署，以爲辦公之所。英、俄、德、美海防諸股，各有章京分曹理事，又設總辦章京以督其成，特派親王大臣以專應對，辨難析中，不遺餘力。雖曰重外交，實以裨內政，任至重也。法至善也。第所充行走之大臣，往往以各部尙書侍郎兼之，而各股之章京，又皆以各部司員充之，以一人而任數事，一日之中恆苦應接不暇，在年力富強者，精神或以不濟，況二三大臣，又皆杖朝杖國之年乎？雖有衙門，訖無專官，名爲總理，實則兼理。當創辦之初，事尙簡捷，所有大臣章京，猶可兼充攝理。今則文書日以繁，條約日以增，通商日以開，晉接日以勤，各國使臣遇事要挾，動輒摘瑕詆隙，以相箝制，一或不慎，鮮有不虧國體而貽隱患者。故居今日而言時務，莫急於慎重交涉，兼策富強，不特各國之約章公法律例稅則在所必諮，卽一切海防廣務鐵路電報郵政製造船政商務諸事，莫不由該衙門悉心籌畫，以規久遠。凡各省之經營以上諸事者，亦皆由該衙門一一咨商，得所指承。

然則該衙門之設也，臣嘗顧名思義，知不僅爲各國交涉而已。凡策我國之富強者，要皆於該衙門爲總匯之地，而事較繁於六部者也。夫銓敘之政，吏部主之。今則出洋大臣期滿，專由該衙門請旨，海關道記名，專保該衙門章京，而吏部僅司註冊而已。出納之令，戶部掌之。今則指撥海關稅項存儲出洋公費，悉由該衙門主持，而戶部僅司銷數而已。互市以來，各國公使聯翩駐京，租界約章之議，燕勞寶賜之繁，皆該衙門任之，而禮部主客之儀如虛設矣。海防事起，力求振作，採購戰艦軍械，創設電報郵政，皆該衙門專之，而兵部武庫車駕之制，可裁併矣。法律本掌於刑部，自各國以公法相持，凡交涉詞訟之曲直，悉憑律師以爲斷，甚或教案一出，教士多方袒護，畸輕畸重，皆向該衙門理論，而刑部初未與聞也。製造本隸乎工部，自各國船堅械利，耀武海濱，勢不得不修船政鐵政，以資防禦。迄今開辦鐵路，工作益繁，該衙門已設有鐵路礦務總局矣，而工部未遑兼顧也。是則總理

衙門之甚固不獨繁於六部，而實兼綜乎六部矣。

況值朝廷立政維新，不厭精詳，審度遇事，每飭下該衙門籌議，次第推廣，事必日繁於一日。夫事日以繁，而辦事之人，大率兼差，難以課最，殊負皇上重外交以裨內政之本意也。臣愚以爲欲定其名，非改立專部不可；欲重其實，非特設專官不可。欲任其事，非分置各司不可。擬援各國外部之名，仍照我朝六部之制，請簡放管理王大臣及滿漢尙書侍郎各專缺，以重責成。其餘各司，仍分郎中員外郎主事三項補用。其繙譯一項，即照各部筆帖式例，另設七八品繙譯官。其司員向歸各部咨送者，仍由各部堂官擇其留心時務兼通中西學者，出具切實考語，咨送外部，作爲額外行走。遇有缺出，仍照本班挨次補升。由中書例送之章京，現通政司既已裁併，內閣事繁，應請留內閣辦事，即行停止咨送。如是則各有專司，不任他事，果有熟悉時務明敏練達之員，尤不宜爲資格所阻，以老其才。當責令該管大臣隨時奏保，以備皇上破格錄用。則人才日奮而日出，國勢亦日新而日強。此臣所以急急擬請改立外部，特設專官者也。俟外部既立之後，辦理各國交涉事務最繁，應設爲首領司，餘若現有之招商電報製造等局，設司分掌，責令趕造報銷，以杜虛糜。現辦之礦務鐵路船政等局，設司分掌，責令妥速籌辦，以收實效。凡此皆國家大利之所在，豈容玩日愒月，坐誤因循。苟能實事求是，共濟時艱，仰體皇上宵旰焦勞，孜孜求治之深衷，去不能辦事之冗員，併無須分設之各局，將辦理情形隨時奏咨立案，則如何可以節糜費，如何可以開利源，外部皆得而行取咨查者也。

至於關稅郵政之現歸稅務司專管者，亦令分司稽覈，以挽利權之外溢，而各國稅則可徐爲改訂也。海防軍需之向隸海軍衙門者，亦令分司考查，以期武備之重新，而內地船塢可及時興辦也。言富言強，不出乎此。倘各省辦理以上諸務，仍有陽奉陰違，狃於欺罔蒙蔽之習，以致迄無成效者，一經外部查察，即行從嚴參處，則庶乎祛僣救弊，采西益中，一舉而數善備矣。雖然，任使之事，不可以不專也；登進之階，不可以不廣也。如有駐洋大臣期滿，各海關道缺出，即以外部一等記名人員請旨簡放，而各大臣之保列使才者，亦令同時開單請旨，其參

贊游歷人員，卽以外部額外司員內，遴選奏派，則學術既端，流品自正，破徇私濫舉之習，戢奔競夤緣之風，儲明體達用之才，備長駕遠馭之選，辭令嫺雅，庶不致貽隕越羞也。矧今風氣大開，士林奮起，自京師設立大學堂後，各省學堂相繼開辦，將來由中小學堂以升至大學堂，由大學堂考取兼通各國語言文字之高等生，卽作爲外部額外繙譯官，其繙譯官補缺後，循例可升主事，洊至郎中，不十年後，人才蔚起，外交內政相輔而行，必不至仍前積習，啓新舊門戶之見，互相攻訐，終於扞格也。

茲當朝廷振興百度，裁汰冗員之始，屢奉明詔，廣開言路，凡百臣工皆得敷陳時事，各抒讜論，以備採擇。苟有真知灼見，非徒託諸空言，實可見諸施行者，無不朝報夕可。臣於是知百度之有待振興者，將以當務爲急務也。冗員之必先裁汰者，將以無用策有用也。臣愚無知識，世受國恩，觀此時局之艱難，思報涓埃於萬一，敢請將總理衙門改爲外部，特設專官，應如何設官分職之處，可否飭下廷臣集議施行。

臣爲慎重交涉，兼策富強起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臣此摺，係仰遵諭旨，封交刑部堂官代遞，合併聲明，謹奏。

### 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楊深秀跪奏，爲裁缺諸大僚擢用宜緩，特保諸新進甄別宜嚴，庶以重封疆而警貪酷，恭摺仰祈聖鑒事。竊邇日疊奉明詔，裁去詹事府等六衙門及河督巡撫四缺，仍嚴飭中外大臣將其餘應裁各缺，妥速議奏。臣跪誦一周，莫名欽服。蔓草去而立苗，斯地力不分，可以植嘉穀矣。冗員裁而設官少，斯廉俸給足，可以養真才矣。昨復以雲南已裁巡撫裕祥爲成都將軍，而聖慮周詳，又特設散鄉以備獻納。蓋於慎重名器之餘，仍深恐良材與投散之嗟，舊臣抱向隅之泣，然而裁缺之員，果使盡瘁多年，懋著成績，豈止對品錄用，尙當破格超升，若其聲名狼籍之輩，朝奉襯帶，暮慶彈冠，是秀去而復植之，未絕根於隴上，又滋蔓於隍中也。無乃違

裁撤之初意乎？

臣竊聞粵撫許振祿老耄貪庸，其試廣東武闈，自買闈姓，顛倒上下，得贓數十萬，徇用私人裘景福爲番禺知縣，縱其父出入撫署，上下請託，無所不至。自奉到詔書，未嘗舉行一事。縱養盜賊，與督臣譚鍾麟同出一氣。至河道總督任道鎔，貪狡素著，較裕祥之聲名平常，尤爲不勝驅寄。卽湖北巡撫譚繼洵守舊迂拘，雖人尙無他，要非能奉行新政者。此等卽不逢裁缺，亦當分別罷斥，或優之聽其告休。茲旣被裁，卽請任其歸去，勿汲汲別議，擢用庶免阻撓新政，實疆場之大幸。今日國家之事，豈堪守舊者再誤耶！臣與此諸人皆未識面，恩怨毫無，誠知深知舊人必不可委以新政，如強委之，彼以不解貽誤，其誤尙小；若遇奸狡者，外似阻勉從事，內實隱圖壞之，以逞其不欲變之素志，以驗其不可行之前議，所關非細故也。至京官卿貳開坊以上，外官司道以上，除鴻名碩學數人外，實鮮通才。其裁缺之員，上者俟皇上詳加考察，再予錄用；下者聽令休致，全其冠帶，庶不至再鑄鐵錯，屢缺金甌。

又臣前奏湖南巡撫陳寶箴銳意整頓，爲中華自強之矯矢，遂奉溫旨褒嘉，以勵其餘。詎該撫被人脅制，聞已將學堂及諸要舉全行停散，僅存保衛一局，亦復無關新政，固由守舊者日事恫喝，氣餒非常，而該撫之無真識定力，灼然可知矣。今其所保之人才，楊銳、劉光第、左孝同諸人，均尙素屬知名，餘多守舊中之猾吏。王夔恩久在廣東，貪險奸橫，無所不至，前署撫游智開勅其把持各局，大類權奸革職，嗣以賁綠李瀚章開復，茲且營謀特薦此人，豈可復用？歐陽霖久辦釐金，刻薄性成，怨聲載道。杜俞居心巧詐，營私牟利，歷任上司無不能得其歡心者。楊樞以庶吉士入李瀚章幕，招搖納賄，把握威福，捐升道員。至陳寶琛雖舊有才名，聞其居鄉貪鄙，罔盡商賈之利，行同市儈。餘人臣所未知，特能諂時務者少耳。倘皇上以該撫新政重臣，信其所保皆賢，盡加拔擢，則非惟無補時局，適以重陳寶箴之咎。仍請嚴旨儆勉，以作其氣，於其保舉之人，分別加以黜陟，萬勿一概重用。

其他大臣督撫所保人才，亦有不孚物望，及曾被參革者，雖未必臆混爲心，要是諛咨未的，他過或可痛改。

惟貪墨者萬無洗心之日，終不可與被澤也。擬請旨嚴諭中外大臣，嗣後如保革員，必將其原被參事由聲明，庶桀黠輩不敢欺大臣以求保，無從施其伎倆矣。

臣非刻覈存心，多否少可，誠以皇上舉行新政，綜覈名實之日，舉一人須得一人之用。若堅持舊見者，雖廉正猶乏濟時之功，而況貪狡乎？雖平世猶在屏斥之列，而況艱危乎？謹不避嫌怨，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內閣候補中書王景沂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內閣候補中書臣王景沂跪奏，爲大臣泄沓者多，請嚴加懲治訓飭，以圖補救，恭摺仰祈聖鑒事。竊以今日時勢至貧極窮之故，非甚不靈，則既已知之矣。聖主憂勤於宮中，詔誥於天下，凡所以挽回權利者，西政之大端，亦幾乎備矣。然卒未聞民生吏治略有起色者，則以部院堂官之罪居其二三，督撫之罪居其七八。非官堂官之優於督撫也，權勢較輕，又在皇上耳目之下，詔令所及，不得不疾首蹙額以奉行之也。然且以因循爲欺罔，以變亂爲阻撓，惟冀聖慮所不及，以售其把持緣飾之術。至於外省督撫，恣睢拗戾，又百倍於部院堂官，皇上之詔旨，置若罔聞，小民之溝壑，視而不見。司道守令相與望風承旨，惡新學若仇寇，藉守舊爲護符。夫今之所守者，積弊而已，惡習而已，何舊之足云！使內外諸臣恪守祖宗數百年之良法美意，身體而力行之，焉有今日開新之議？正以勢處極危，機在極迫，聖功王道緩不濟急，不惜以管商計然墨翟諸說，以王霸雜治之者也。諸臣卽無才智，具有天良，何以自立於天地？夫子孫見祖父危殆之疾而熱視無視，談笑其旁，此其心已人人誅之矣。至如盜入大家，已逼內戶，主人夜半驚起，指揮奴僕，親授機宜，竭力抵禦，而彼奴僕者相顧束手，如夢如醉，甚或於此一息之頃，乘亂剽掠，以爲他日溫飽之地，指顧之間，羣盜入室，主勢旣敗，奴亦隨之。此所謂大惑者也。今之諸臣，何以異是！

今輿論所歸，公忠體國者，皆撫不過數人，自餘模稜鄉原，可善可惡者，已在不可必得之數，而欲外侮可消，內患可弭，主憂可釋，民困可蘇，是南轅而欲北遊，必無之事矣。臣歷覽史書，未有有君無臣如今日者，毋亦進退人才之間，其道未盡歟？宜請皇上黜其尤庸劣者數人，以外嚴旨訓飭，限以年月，責其自新；如有錮蔽執拗者，必當威以重典，夫刑賞大權，人主所以操縱天下者也。我朝家法寬仁，一命以上，有賞無刑，習之既久，視為固然。皇上如天之仁，不惜從容以待羣臣，而海外之強敵，宇內之亂民，孰肯從容以待皇上乎？

臣草莽愚賤，不識不知，猥以卑官妄陳國計，明知詆毀大臣，罪在不赦，特以未忘羞惡之良，稍識君臣之義，遭際聖朝，不諱之日，干冒斧鑕，為皇上一言，不勝戰栗謹恭摺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兵部候補郎中李鍾豫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會典館校對知府用四品銜兵部候補郎中臣李鍾豫跪奏，為裁汰冗員，請自大臣及實缺各官為始，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恭讀慈次諭旨，令內外裁官裁員，仰見皇上黜浮崇實，整飭官方之至意。臣愚以為候補人員，自備查等，聽鼓當差，於國帑毫無出入，非冗員也。大臣高爵厚祿，實缺各官坐食廉俸，均不能稱其職守，斯其冗員耳。臣竊見今日內外文武滿漢大臣，其能公忠體國，所夕宵勤者，曾不數人。京內各員，或屢次請假，假期之內，優游宴樂，或並不請假，亦不入署。外官則晚眠晏起，懶見屬員，公事一委幕友，幕友定稿後，斟酌畫行，或並不加斟酌者，尤復靡然自大，專講逢迎過節，各屬公事轉覺無關輕重。夫大臣受恩深重，斯即循分供職，已屬辜負栽培，況復偷安溺職，任用私人，置國事於不問，其非冗員之尤者乎？此等人員，諒亦難逃聖明洞鑒。擬請於在京大員，默察其行事如何，在外大員，隱訪其為政何如。至於請假若下日，擬請飭軍機處密為存記，年終比較，則其人是非得失，不難了然，分別升降。黜疲緩貽誤之冗員，則公正勤勞之大臣，必更奮身圖報。且端人取友，必端其所汲引者，亦必卓然可觀。賢士盈廷，庸劣者猶敢公然戀棧，必不然矣。

至爲屬員補缺情形，京外不同，其弊有二：外官則弊在花樣太捷，京官則弊在資格太緩。

何謂花樣太捷？親民之官，莫如知縣，合天下以知縣之缺爲最多，亦以知縣之缺爲最優。故人多以重資報捐，戶部捐款亦以此爲大宗。部臣取信捐生，不能不優其班次。報捐之後，補缺選缺，如操左券。此等人員，其才具優長者，固不乏人；其貪劣昏庸者，亦復不少。迨至不可收拾，督撫題參，百姓已受害不淺。至於他項班次，亦各有定章。其試用人員，雖舉循良，亦難補缺。卽破格請補，亦必經部駁。蓋疆臣破格請補，未必皆出於公，部臣以章程制之，職是故也。然而天下之政治敝矣。擬請旨飭下各省將軍督撫府尹於實缺各員中，察其貪劣衰庸者，大加參劾。其候補人員，果屬不堪造就，不妨隨時嚴行甄別，不得臨時聲紋人地不宜。冗員既盡，真才自出，政治裨益非淺。

何謂資格太緩？京員之缺本少，俸亦無多，卽各衙門均有所裁，歲省不過數千兩耳。卽以未裁各缺而論，且卽臣兵部而論，漢郎中五缺，漢員外郎三缺，漢主事五缺，以兵部事務之繁，司漢員實缺者，不過十三人而已。科甲到署者，非十六七年不得補缺；捐納到署者，非三四年不得補缺。若再裁一二缺，則補缺更不知何日。司員到署之始，均在壯年，非不思有所建白，迨至十數年後，志趣漸頹，精力漸老，此時縱然補缺，已非少壯可比。每屆漢員京察一等，年終五六旬者居多。且資格既到，雖其人年老才庸，堂官亦不能不補，例章限之也。補缺之後，堂官惜老憐貧，待其因病出缺而後止。故京官出缺，難如登天。現在瑞洵條陳以策論考試各部司員，夫考試而不予以擢用，無以示勸；考試而仍循資格，與不考同。科甲出身，長於文字，而迂拘墨守，不能辦事者，亦復不少。以文理優長者爲去取乎？以辦事明幹爲去取乎？是必曰不能偏重文字矣。夫六部與翰林不同，重在例案，不重策論。瑞洵係翰林出身，仍拘拘以策論爲請，似覺考非所用也。

且吏部呈進摺紳，皆列各衙門實缺之人，其實各衙門司中當差者，非實缺也。實缺而不當差，仍在置散投閒之列；候補而當差使，轉得握一司出納之權。此項差使，名曰烏佈，實缺藉此以冀京察，候補者藉此以博虛榮。

堂官以此爲勸懲，不以補缺爲勸懲。辦事司員，每司十餘員，尙覺事浮於人。皇上試問各堂官某司掌印主稿爲何人，堂官知之；某司實缺爲何人，堂官轉不知之也。夫補缺而不當差，徒占後來人之地步，是國家設官分職，成爲具文。擬請旨飭下各部院堂官查明凡實缺不當差者，一律開缺；其平時向不當差者，至補缺之時，查係真確，俾其補授，另補在後當差之人，點派差使，必須公正，察其才具，正途異途，一例相待，不得專重正途。夫各堂官豈真重用正途耶？正途而非門生，其不用與異途等。此師生黨援之習爲我朝一大弊也。蓋非門生，不能常在私宅相見，故請託亦易。此不可不防也。然各司烏佈有限，擬請將一應稿件移置司堂，令初到署司員記載之，漸而檢查漸而主稿，以升遞升，則凡屬稿件皆由閱歷而來，不至爲書吏蒙蔽。各司當月一差，關係甚大，刑部尤重，向係以初到署及向不當差者充其選。擬令此項差使，皆令烏佈在前者兼理，較爲慎重。堂官尤必常川入署，以驗司員之勤惰，但能一秉大公，不存成見，司員自能相助爲理，部務自可日有起色。去實缺中之冗員，則候補者亦知振作，自無擁擠浮沉之患。庶幾設一官得一官之用，俸廉不至虛糜矣。臣尤伏愿我皇上嚴其法以肅臣僚，寬其格以招賢俊，溥其惠以固民志，堅其信以結邦交，則我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基此矣。

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鑲白旗蒙古生員誠勤呈（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

具呈鑲白旗蒙古廣音佐領下生員誠勤，爲敬陳管見，仰懇賜核准予代奏事。竊生員恭讀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上諭：朝廷振興庶務，不厭講求。其士民有上書言事者，着赴都察院呈遞，毋得拘牽忌諱，稍有阻格，用副邇言必察之至意等語。仰見朝廷推誠下逮，博採輿情，莫名感佩。用不揣愚陋，嘗考各國致強之道，請即議院一端爲皇上披瀝陳之。

生聞民者邦之本，本固則萬民聯絡不固，則衆志乖違，號令所施，絕無風行草偃之效。故今日圖強之始，必



先設議院以固民心。昔者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勳有衢室之問，虞帝有告善之旌，夏后有昌言之拜，洪範稽疑，謀及庶人，盤庚遷都，咨於有衆，是皇古盛王罔不博採衆議而成大同也。西國議院，其風近古。考萬國史鑑，有君主之國，有民主之國，有君民共主之國。君主者，權偏於上；民主者，權偏於下；君民共主者，權得其平。蓋事雖定於上，下議院仍奏其君裁奪，君曰可，即籤名準行；君曰否，則發下再議。其立法之善，思慮之密，要皆由於上下相權，輕重得平而已。歐洲之強，實基於此。宋度宗咸淳元年，英國設定議院章程，迄於今無國無之，誠以議院之益，直合億萬人爲一心矣。比年以來，中國寐覺已開，舉凡泰西致強之道，莫不擇善而從，著著步武。獨於至大至公之議院，何棄而不爲乎？中國戶口不下四百兆，果能設立議院，上下相通，臂指相使，合四百兆之衆如一人，於并吞四海乎何有！

竊嘗思之，其有大利於中國。凡五西國師旅興築之事，皆下議院議定，後即由議院籌款。蓋百姓利之，勸輸自易也。中國當振興庶務之際，庫款支絀之時，凡一舉動，必先籌款。有議院，則軍國大事，君乘其權，轉餉度支，民肩其任，無論籌費若干，議院定之，庶民從之，縱徵賦過重，民無怨咨，以爲當共仔肩也。若是，則臣工無庸掣肘矣。其利一。今者興礦務矣，開農局矣，講製造矣。然以二十二行省之疆域，四千三百萬方里之土地，二十六萬種之物產，一一獨斷之於官，恐不無罅漏之遺。有議院，則士民中之確有見地者，即由議院上請開辦，則地利盡矣。其利二。甲午之役，軍無戰心，實因管帶官尅扣太甚，以致兵弁離德，不肯効死。今者整軍經武，必先除弊。然以二十三省之大，副參遊都之多，其中侵蝕名糧，刻剝軍費，額虛不補，器舊不更者，幾於人人通病，比比皆然。而督撫案牘日積於山，其耳目誠有未逮。有議院以抉其弊，則上無虛糜之餉，下無不練之兵，而國威可振矣。其利三。中西立約以來，西人奪我商權，日甚一日。英吉利每歲贏金不下五千餘萬，他國亦數千百萬不等。華民之困頓，實由於此。有議院以維持之，則已往之條約可設法更換，後來之抑勒可先事預防，則商民之氣伸矣。其利四。中國之遷擢臣僚也，不視人才之可否，而論資格之淺深，故下士庸才，皆可意存微幸。有議院，則人歸公舉，重才能不重

資格則國無遺賢矣。其利五。雖然此則就其大者言之，外此萬端，其利誠有未可盡言者。

孫子曰：道者使民與上同欲，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故議院不開，雖百事並舉，而呼吸不通，終難暢達。此中國亟宜舉辦者也。若待見痛之日，始知爲受病之初，不亦誤乎？昔波蘭之亡也，因其無公心，無同心，自私自利，上下相離。迨俄兵入境，始恍然悟曰：是非立議院不爲功。院既立，而俄人終虜其族，嗚呼晚矣！豈容緩乎？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生員一介書生，本不足與論國事，然士民上書，新承天語，身爲世僕，久被國恩，管見所及，豈敢自安緘默，是以不避鈇鉞，冒瀆上陳，是否可行，伏乞鑒核代奏，大局幸甚。謹呈。

### 工部主事何肇勳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

工部主事臣何肇勳跪奏，爲請免迴避，以清吏治，以通下情，以固民氣，以強國勢，恭摺仰祈聖鑒事。竊以官員迴避本省，由三代迄宋，皆無其例。自有明南北分選，迴避本省之例，相沿至今。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免迴避一條，以爲顯背三代聖人之制，釀民生無形之害，開胥吏無窮之利，曾已痛切言之。其書由大學士臣孫家鼐進呈，早經聖明洞鑒，惟馮桂芬痛言迴避之害，而於免迴避之善，未及盡言。臣得請申其說，厥有十善，實強國之根本，維新之首務也。

夫宦遊千里，昔人所悲，委贄爲臣，誰非人子，獨使勤勞王事，陟岵陟屺，憔悴憂傷，迎養則板輿維艱，棄官又瓶爨告罄，非國家教孝之經也。惟免迴避，俾得以時歸省，所以成其孝，卽所以勸其忠。則恣括脂膏，作歸田奉養之計，必不肯爲矣。是教孝也。善一。道途迢遞，動費不貲，候補者徵逐省城，赴任者連騎就道，官場負累，職此之由。免迴避，則候補者讀律之餘，兼講農學，在任者俸廉自給，可免虧挪。無逼使恣噉之人，自無率獸食人之事。雖自利自私，人同此病，安得如許聖賢，責以忘私忘家之義。故遠宦者，肆意剝剝，只便私圖，待民怨沸騰，彼已席卷遠

翔，膏腴坐擁。若仕臨故里，則衆貧獨富，盈滿災深。廉俸之餘，其賢者必爲鄰里鄉黨之周，常人亦必求人保己之法，是教廉也。善二。中國受病，在上下之情不通，雖重以天語煌煌，開通言路，而大臣梗之以怙其權，小臣梗之以便其私，壓力過多。近且激爲民權之說，非國之福也。免迴避則在位者，卽其鄉人，不敢以病民之政阿上官，必能以利民之政澤鄉黨，民隱何至壅於上聞？臣下何至欺朦誤國？善三。言語既通，利弊詳盡，興利除弊之事，平日既洞本原，假手舉行，必無窒礙。善四。則例處分，不如鄉黨是非，處分尙可巧避，鄉評不可倖逃。下材可逼改前愆，中材益束身自勵。善五。筮仕本省，無容挈眷遠行。士農工商子弟，得仍舊業，不致一人仕宦，朋吮民膏，罷官以後，又無游民爲慮。善六。各省中學堂、小學堂，諭飭開辦，固自遵行。然江浙之官，來自關隴，正所謂秦人視越人也。愛士之心，既不如愛其子弟，愛國之心，又能保如愛其家乎？若移而官其本地，則非其子弟，卽其親戚故舊之子弟也。痛癢相關，裁成愈切，延師講學，必不至奉行故事，是有益於士也。善七。農學肇興，實力奉行，尤在州縣。化學之講求，機器之繁重，不集厚資，何能舉動？官來他省，大率畏難。縱使勸諭興辦，民又相與疑畏，莫肯遵行。若官爲鄉人，則利源一開，子孫同食其德，後世數典，亦有馨香。且鄉望旣孚，集資自易，機器等件，得以羣力舉之，是有益於農也。善八。泰西工商立國，卽致富強。我中國自互市以來，朝廷諄諄以通商惠工爲急，所以塞漏卮而挽利權也。而三十年來，漫無成效。二三大臣奉行不力，實州縣膜置之，措案之阻撓之多端也。土貨非機器精製，則銷路不暢而商困；商非公司羣力，則獲利不厚而工困。二者相需，資本浩大，官倡集股而民疑，民自集股受騙而官不理。力分則薄，何能善賈？又以各求銷路，受制於人。此數十年來，工商不興，利源外溢，皆官之過也。若使各官其鄉，則民信而集股易，股集則力厚，力厚則智慧日開，推行日遠。人斷無欲外夷富強而不欲中國富強者，卽斷無欲他鄉富強而不欲桑梓富強者。樂利之休，將以恢其祖父者，貽之子孫也。卽其私而引之於公，是於工商有益也。善九。官民不治，非畏則疑，民氣散則無與保邦，民氣聚又恐其不靖。若免迴避，鄉望著於平日，而復有權以濟之，忠民可使之益奮，奸民可使之轉移。方今集練民團，尤在州縣，其人欲保鄉國，勢必推友助扶持之誼，聯一縣之

民氣而固之，且必聯鄰邑之民氣而固之。由是而聯之一省，由是而聯之天下，則我中國舉國皆愛國保種之民，舉國皆愛國保種之兵矣。夫天下者，州縣之積也。不於親民之官正本而清源，而欲責之一二大臣，徒文詰申訓之，未見其效也。況名分者，自下而上者也。自天穀沒地穀苗始，貴智貴力，有能以尺土出穀者，以爲尺土主。有能以倍尺，若什尺，伯尺出穀，以爲倍尺，什尺，伯尺主。號次主曰伯，帝若皇，其初盡農也。卽周時之主伯也。古之輔相大臣盡農也。卽周時庸次比耦之亞旅也。中國以農立國，後人推原其始，所以有農宗之說也。變其名曰州縣，不猶是古義耶？乃以異鄉人更互爲之，情何以治？是迴避之例，上下交誤，而渙散其天下也。故免迴避，則強國之本在是矣。善十。

夫免迴避則十善具，而吏治清，下情通，民氣固，國勢強。迴避則隱蔽多，上下隔，而新政不能舉。懇請我皇上明降諭旨，外官除三品以上，由皇上簡放，不分疆域外。其餘親民之官，凡有地方之責者，各歸本省補用。現任之員任滿，卽改部選，照是蓋事有更變甚易，而收效大且速者，無以過此。臣查近今時務諸書，各有所善，以臣愚見，如馮桂芬抗議，學有本原，其時風氣未開，雖於西政不盡通曉，而於中政利病，實能透發無遺。入此歲來，皇上令京外大臣保薦人材，近閱邸抄，見前後保奏之人，亦皆名稱其實，不負皇上側席至意。是於抗議，公黜陟第一條，准照辦理矣。所殷待宸斷者，揀休庸老，使避賢路，以俯照公黜之議耳。又讀七月十四日上諭，京外閒曹一並裁汰，是於抗議，汰冗員第二條，准照辦理矣。而免迴避，爲第三議，所關甚鉅，尤望皇上以次施行，更爲國計民生之福。

所有迴避宜免緣由，理合恭摺具陳，是否有可採擇之處，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工部主事何肇勳片（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

再：吏治敗壞，尤在捐納。謂取材無方，則科目保舉兩途，包羅萬象，何才不可自見？謂度支告竭，而每年所入

二百萬上下便誤及天下蒼生得失已相懸絕況國家歲計出入八千餘萬略從節省區區二百萬何難抵銷夫捐例害多難以戰舉此事廷臣曾已先後爲言無不詳盡徒以戶部陋規歲數十萬大小堂司以至書吏太倉碩鼠貪戀難忘一交部議便以歲支不足爲辭其議覆之章發布邸抄恟恟支吾希圖敷衍該部堂司各官誰非臣子當此國事艱難吏治爲重全不仰體我皇上澄清之意只顧營私吏治不清勢必難圖挽救該部陋規自飽恐亦吏廂之穢刻刻受驚伏懇宸斷飭停不必再交部議則流品清而真才出矣

爲此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 順天府大興縣生員高世芬呈(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

具呈順天府大興縣生員高世芬爲裁冗員謹陳管見懇爲代奏事竊生員恭讀本月十四日上諭將詹事府等六衙門裁撤歸併內閣及禮兵刑等部復命大學士等速議具奏等因欽此惟我皇上於勵精圖治之中仍寓實事求是之意海內臣民曷勝踴躍惟倉猝商酌恐有遺漏芻蕘之見用敢直陳

如詔諭所謂無事可辦者則惟詹事府不過爲開坊翰林地步竊謂可歸內閣他如大理寺太僕寺光祿寺鴻臚寺通政司均屬各有專司豈宜遽易生手致多舛錯擬請於刑部另設一司即名大理兵部另設一司即名太僕禮部另設二司即名光祿鴻臚而通政一司擬歸內閣即以批本人員總司其事至各部另設之司歸各該堂官管轄仍以原衙門司員考覈充理本司事務庶變其實而存其名所省之費實多所司之事不誤此一舉兩得之意也如謂另設司堂亦需帑項則又不然各衙門中官房甚多可以擇其可用者佔用一所而其缺分數目應由吏部酌定奏明辦理非生員所敢擅擬

尤有請者六部堂官除有總理者不計外其餘皆滿漢六堂遇有應辦事件則推諉而已遇有應奏事件則會銜而已且該部臣遇有出差則署理之人更復不加可否以客位自居即稍有認真者人反以爲多事惡習已

深不自覺其欺罔與朝廷命官本意大相懸殊。如此雖多亦奚以爲哉！欲破除積習，誠非大加沙汰不可。外省督撫同城者已經奉旨將巡撫裁撤，豈尙書侍郎同堂者獨不可撤乎？擬請各部院尙書左右侍郎，無論滿漢各撤一員，卽以尙書爲總理，如外省之督撫然。左右侍郎各用一員，辦理合署事宜。如外省之藩臬然，惟勿令其兼營他事，祇以本部爲責成。如此則各有專司，不致以因循廢事，並可以稍擴國帑。方今百度繁興，用人正巨，卽可以此項裁撤人員充理新政事務，且宜嚴定考成，並准令自行酌定年限，預先聲明。如未及期而奏效者，準照異常勞績請獎，及期而奏效者，照尋常勞績請獎。若及期而不奏效者，加以重懲，仍令辦理其事，不准置身事外。儻該大臣遇事有故，亦可另人接辦，而年限不得再展。不然，仍一敷衍而已。誠如御史王培佑所謂變法非難，變法而能實力奉行，確有成效之爲難。其說不無見解，惟定年限嚴功過，庶幾人人欲保，人人盡心，人人畏罪，人人盡力。此卽隱師泰西各國之成法，而成功或可計日而待也。凡武備農礦諸新政，俱宜照此辦理。總使之始終其事，至逢學試各差，不宜用各部院侍郎，及有專責之人，緣不用此項人員，則無庸另人署理，蓋名爲署理，實則曠職也。擬請嗣後凡百差遣，卽用候補京堂及翰林等項人員，其中亦不乏通達時務之士，可備簡用者。惟軍機大臣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務必擇明體達用之人兼充其事，似可勿令其再管各部院事務，俾專心於中外實在情形，措置自能裕如，不致扞格。此卽泰西上議院之意，不師其名，而得其實，則國家自徐而治也。伏願我皇上取泰西富強之術，斟酌力行，取其真而去其腐，則不數年間，必蔚然可觀，豈特超英駕俄已哉。

生員孫列膠庠，不學無術，罔知政體，罔識忌諱。讀皇帝求言之詔，漸懼曷勝，感激與奮勉交加，敬効芻蕘，不勝戰慄之至。是否可行，伏乞代奏，謹呈。

廣西舉人李文詔呈(平)光緒二十四年七月

具呈廣西舉人李文詔，爲冗官既裁，捐生必少，請卽降旨停捐，以示維新而肅吏治，呈請代奏事。竊維捐例

之開，亦國家萬不得已之舉也。捐之宜停，皇上知之，戶部亦知之。徒以年二百餘萬之進款，戶部無法籌抵，故屢議不准。然捐例一日不停，則吏治一日不肅。況當此振興庶務之時，我皇上明降諭旨，裁汰冗官，將以整飭吏治，而獨於捐例一事，不能遽議停罷，終爲吏治之蠹，非所以明示維新之意也。

茲復飭令各部院直省督撫，嚴加甄別，裁撤局所淨盡。倘能遵照切實辦理，則捐納人員必去其半。捐生逼疑，豈能踴躍？夫既勸其捐，卽裁其缺，近於欺人。既嫌其冗，復聽其捐，近於自欺。斷未有兩行者。且局所盡撤，候補人員無差可圖。道府州縣亦必無人再捐，此實不停之停也。何如立降明諭，卽將捐納實官一項，亟行停罷。明示向者實國家萬不得已之舉，我皇上因時制宜之意，坦然大白於天下，吏治日清，民生自裕，維新之機在是矣。舉人管見所及，是否有當，伏乞代奏，皇上聖鑒，謹呈。

### 國子監學習監丞高向瀛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

國子監學習監丞臣高向瀛跪奏，爲敬陳變法本務，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惟濟變之略，需乎人才；人才之興，視乎吏治。方今吏道多雜，人才日衰，皇上固甚英明，不敵諸臣之泄沓。詔旨固甚痛切，不改大吏之把持。卽或勉強奉行，亦皆敷衍塞責。一二條陳時務，又徒據西書陳言策軍國大計，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雖立學堂，設特科，求賢才，廣言路，恐適開躁進紛擾之風，無補改絃更張之盛。臣竊惜之。按東西各國，臣敬其君，民愛其上，君臣一德，共濟艱難。我中國神明之胄，獨鮮忠義奮發一矢天良，固由積習使然。推原病本，亦捐納之不停與廉俸之未厚，有以致之也。夫人主所恃鼓舞天下者，有利祿也；人臣所爭効忠國家者，爲功名也。三代以上，上智急功名，中材圖利祿，利祿足，則人咸有功名之心；功名輕，則人祇懷利祿之念。善用人者，因其利祿，誘以功名，則報禮之士懷忠之臣出矣。捐納者，塞功名之路也；納粟補官，起於西漢，沿及累朝，始猶權宜，漸成弊政。部院司員道府州縣佐治之職，親民之官，奇材異能，因科舉循資格，僅乃得之；市儈富兒，揮金立致，而又長袖善舞，交結胥吏，請託要

津，逢迎必工，趨避必熟。一旦置身通顯，自知見鄙清流，常與正人爲忤，以官爲市，無感激之心，於民取償，極措克之術。近來海防遇缺，先新例州縣一缺，入款不過鉅萬，而畿國殃民，所耗何啻此數。正途被其撓難壅滯，欲速化者，不免夤緣保案，奔走他途，甚如司馬相如之能文，張釋之之守法，急欲自見，亦須以貲郎進。現裁撤卿寺衙門，外省同通佐貳候補勞績各項人員，概加甄別，局務冗員，一律裁汰，獨捐例不停。且裁且捐，殊失政體。旋捐旋撤，益啓民疑。況此後捐者觀望，斷不如前踴躍。更變之始，觀聽所繫，留此名目，傳笑四方，甚無謂也。至廉俸之設，實以勵利祿之途。宋臣蘇軾有言：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從宦四方，力之餘，亦欲取樂。此至言也。以漢相諸葛亮之忠，而成都桑八百株，田十五頃，以遺子弟，身在外任，隨身衣食悉仰於官。蓋事畜不給，雖豪傑且顧身家，俯仰有餘，卽庸臣亦心君國。今者大學士尙書侍郎各省督撫藩臬養尊處優，歲給俸祿萬金左右，儻從之煩，廚傳之費，已若不敷，重以私家仰給，交遊光寵，能不受餽送婪取陋規，名不以正，既非公家之恩，習以爲常，幾若應得之利。大員如此，小官可知。一省旣然，天下皆是。斯卽欲興一利而利卒不能興，欲革一弊而弊卒不能革。左氏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今日之患，何以異此。查泰西官祿之制，大僚自萬五千鎊至千五百鎊爲差，小吏至少亦二百鎊。任重職繁俸多，任輕職簡俸少。每鎊值華銀四兩有奇，比較中國官俸實多數倍。此所以百廢具舉，庶務振興，從無阻撓扞格者也。臣愚竊謂裁千百之冗官，不如停一日之捐納，行千百之新政，不如加百爾之廉俸。明知庫款支絀，二者頗不易行，然借洋債以抵捐款，猶害少而利多；急學堂而緩官廉，尙舉小而遺大。仰懇皇上速奮乾斷，立停捐納以清吏源，責成戶部通盤籌畫，先提專款，厚加百官廉俸。通飭京外諸臣，洗心滌慮，各將所屬規例詳實開報，作爲地方公費，一切供億應酬賠墊挪移宿弊，禁止停罷，務使居官人人饒給，然後責以察吏養民諸政。再有溺職營私，加等治罪，庶官方飭而吏治自清，人才衆而治具畢張矣。愚昧之見，伏乞聖鑒。謹奏。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張元濟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刑部主事臣張元濟跪奏，為新政衙門酌設額缺，亟宜慎選賢能，以理要政而祛積習，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恭讀七月二十三日上諭：現在裁撤各衙門，業經分別歸併，所有各該衙門裁缺各官，未便聽其閒散，現當振興庶務，規畫久遠，應於鐵路礦務總局農工商務總局，酌設大小官員額缺，以備將來量材任使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用人行政，籌畫精詳，於整飭庶事之中，仍屬體恤臣工之意，仁至義盡，深佩聖謨。然臣詳繹諭旨，既曰未便聽其閒散，又曰將來量材任使，蓋恐裁缺各官，容有通達時務之人，自宜及時拔擢錄用。其一無知識者，斷不任令濫竽充數，故曰量材任使也。聖意至明，天下共見。乃近日喧傳謂兩局所設額缺，即以被裁各官充補。臣聞之不勝駭異，如實有其事，其有害於新政者甚大。竊為我皇上陳之。

京師設立礦路農工商總局，為各行省表率，造端伊始，宏鉅艱難，襄事各員，非得講求有素，才識卓著者，斷難勝任。現裁各署，其實缺候補各員，大都衰庸猥濫者多，部胥市儈雜出其間，能通曉中國舊學者尙難得一。若令備員充位，從事新政，豈不貽誤國是，騰笑遠人。若專為位置閒員地步，則何如不裁之為愈。此等蒙頭蓋面惡習，如皇上廢八股，則請試四書義，皇上改武科，則請留弓刀石，無非同一伎倆，蒙蔽聖聰，使新政不得暢行，且新不舊，將來必有流弊，可以寒我皇上變法之心，可以護我皇上維新之誤。此臣所以太息痛恨而不能已於言也。

應請明降詔旨，凡新設額缺，令中外大員不拘資格，切實保薦素習礦路農工商學之人，送部引見，候旨派充。若裁缺各員，果能研求有得，自無不膺保薦之理，亦即無終身廢棄之虞。至其中不諳新政之輩，如蒙聖恩高厚，應由吏部嚴加甄別，取其年力精壯，勤慎趨公者，酌量銓選對品外官，以示體恤。臣為慎重新政，力破蒙混起見，是否有當，謹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再臣現在礦路局當差，祇因該局設立總理衙門之內，可以就近清釐案牘。將來另設衙署，臣力斷難兼顧，必當辭退。臣爲此言，並不敢稍存私見，合並陳明。謹奏。

### 候選郎中陳時政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候選郎中臣陳時政跪奏，爲條陳時政便宜，恭摺仰祈聖鑒事。臣考兩漢之時，翼奉據五際而陳時政，郎顛本三基以條便宜，卯酉改政，非無故也。齊詩徵文，猶可推也。按今年戊戌，於五際屬乙卯紀一百四年，於三基在酉仲五年。比來恭讀邸鈔，若學校、若科舉、若農桑、若商務、若礦產、若鐵路，新政隆隆，聖智所及，運會固已隨之矣。五際之要，三基之法，於今旣應，則我皇上承天當陽，及時圖治，孜孜以求之，立致富強，何難之有。猶復於六月十五、七月十九、二十八等日，屢下明詔，破格求言，仰見朝廷明目達聰，兼容並包之至意。竊維天下之大勢，要不過策富強而已。得其策，則區區三島已足有爲，失其策，雖有生齒四萬萬之衆，物產二十六萬種之盛，亦無所用之。策在有以致之也。今皇上遠徵三代，旁采泰西，美意良法，次第施行，何俟至愚極微妄參大計。況以臣之疏賤無識，奚必言而不言者。良以改弦之際，略忽卽坐失機宜，轉圜之間，少緩再難逢機會，敢不竭盡其愚，爲我皇上陳之。

一則上下議院宜亟開設也。泰西議院爲立國最良之規模，實有國不易之宏綱。凡有舉廢，皆詢於上下議院，兩院議成而後謀定，國主報可而後施行。凡有陳告皆無所壅，兩議則決所長，兩端則從其衆，上下交泰，詢謀僉同，政府倚之，國家賴焉。乃者下非常之詔，言路廣開，破格徵求，條陳紛上，駸駸有公議政事之氣象。莫如卽就此時改軍機處爲上議院，所有人員一仍其舊，而更於朝臣中特派一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主持其事，則上議院之制定也。若下議院，則莫如卽以現在所撤去之衙門，擇其所開辦，不惟堂院合宜，抑且不費而成，舉行甚易。其一切章程，則似并宜參照近譯之德國議院章程辦理。而

審時度勢斟酌損益之能行者用，不能行者不用。察首領分班之限，嚴問答議事之防，務期於盡美盡善，無一流弊，則下議院之制立也。上院既定，下院既立，以之議政，何政不行，以之言事，何事不成。較之條陳上書，不愈使下情悉通，民隱悉達耶。

一則異國人才宜急借用也。昔秦穆公用由余遂霸西戎，齊桓公用管仲一匡天下，豈以異地爲疑，仇隙爲嫌。朝廷用英人赫德爲總稅務司，任以江海各關，用賢無方，早已不分畛域。臣往來江漢間，習聞衆論，咸謂赫德善於理財，尙堪大用。按中國農工商務，本大可爲，徒以未得其人，遂使司農仰屋，近既特簡大臣以振飭之矣。但千條萬緒，誠恐一時尙未能大定，莫若擢赫德督同辦理一應事宜，收效必尤速易也。

頃又聞日本伊藤罷相來游中土，已至京師，將蒙召見。雖以遼東之役與我爲難，然近年來彼國君臣亦深悔當時啓釁之非，失唇齒之相依，動亞東之全局，亟思聯絡維持。伊藤此來必非無意。查伊藤既爲日本維新之臣，必能識新政之綱領，知變法之本原，朝廷用人如不及，莫若於召對時體察其情，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師，著其參預新政，自於時局更多裨益也。

誠能開議院，則富強之基已立，誠能擢赫德，則欲富富至，能用伊藤，則以強猶反手。臣疏遜小臣，罔知忌諱，但上感聖明，遂獻其狂瞽，惟皇上留神省察焉。不勝冒昧隕越之至。伏乞聖鑒，謹奏。

### 翰林院修撰駱成驥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大學堂提調翰林院修撰臣駱成驥跪奏，爲請簡擇衆論，先定宰輔，以爲用人行政根本事。臣竊見當今各國其政治最善者，莫要於議院。其議院之最善者，莫要於公舉執政。今議院未能驟開，則公舉執政之法，不可不先務也。臣竊見皇上宵旰憂勤，孜孜求治，詔書敦勉，三令五申，而內憂外患，在在可虞。凡一切應辦之事，猶未盡上副聖意，下協人望者，毋亦執政諸臣上不及傳說，管仲、范蠡、樂毅、裴度諸賢，下或愧畢士麥、伊藤諸人也。皇上

側席求賢，轉圓從諫，誠足鼓舞羣才，日臻上理。然臣竊謂求人才於小臣之中，尤當先求人才於大臣之中；誠以小臣中之講求時務者雖不多，而諳練老成者亦不少，不若擇大臣之通達時務者，畀以事權，於新政尤多裨益。且小臣之才不才，賢不賢，皇上不能徧觀而盡識，其始須賴大臣薦之，其後須大臣用之。欲得可薦可用之人，必先得薦人用人之人。昔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蓋宰相得一君子，卽可以引衆君子。舜選於衆，舉皋陶而不仁者遠，湯選於衆，舉伊尹而不仁者遠，蓋宰相進一君子，卽可以退衆小人。然大臣之賢不賢，才不才，皇上亦難徧觀而盡識，則近日各國公舉執政之法，誠足爲皇上明目達聰之一助也。雖衆論所歸，終不出聖明洞鑒之中，猶必公其議於衆庶，所以見集思廣益，則天下之情通，然後定其議於聖明，所以見執兩用中，則天下之權正。然此事體重大，而大臣未聞勸行者，蓋貪位慕祿之大臣，旣知非衆論所歸，固不願或分其權勢，而公忠亮直之大臣，又恐爲衆論所舉，轉不敢稍涉於嫌疑。應請宸衷獨斷，簡派各直省由考取出身京官二三百員，齊赴保和殿，各就素所景仰中外大臣，有能公忠亮直通達古今政體者，書名投籤，各舉一人。應請皇上得股肱之助，經綸百出，而不勞羣臣有山斗之資，策力並輸而不滯。新政良法，莫要於此。謹擬條說列後，是否有當，伏祈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附陳條說

公舉。一應舉大臣，宜由吏部開單。內官自三品以上，外官自二品以上，全行開列，先期進呈御覽，屆期發示議員

點派。一應議人員，宜由吏部分省開單。凡由考取出身京官四品以至七品，無論實缺候補，全行開列，請旨分省

數，共計多以三百人，少以二百人爲限。一分派議員，宜視省分大小。大省約十五名，中省約十名，小省約五名。宗室、滿洲、蒙古、漢軍，宜比照大省員

一議員宜於開議前五日分派，議畢，即行撤銷。  
一議員宜由吏部備籤，籤上蓋用部印，不得填註議員姓名。一切事宜，如考試辦理。  
一監議應請欽派王公四人，科道四人，公同監議驗籤，封呈御覽。皇上親視開拆，填註人數，恭候欽定。  
一公舉宰輔，三年任滿，應再行開議，以定去留。若中有事故，隨時候旨，示期開議。  
一宰輔既憑公議，又奉欽命，一切用人行政，自當上稟聖訓，下副羣情。若不稱職，應照各國通法，自行辭退，以避賢路。

### 貴州舉人胡東昌呈(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具呈貴州舉人胡東昌爲縷陳弊端，嚴請查辦，以輔新政，呈請代奏事。竊聞內政不脩，外侮立至。今日變法自強，非不甚善，無如法雖變而人不變，新政亦徒託空談。我皇上宵旰憂勞，天下無不同聲感泣，獨奈以今日之人，行今日之政，非嚴加查核，誅戮，不足以收實效。請爲皇上言之。

當今之六部各院堂官，具有天良者無幾。其平日進署當差，司員之賢否勤勞不問也，專以賄賂之厚薄爲優劣。其考試軍機總理衙門章京也，專以條子之多寡爲去取。夫條子由賄賂而得，賄賂有重輕，即條子有大小。同一座主門生也，凡三節兩壽，每次送銀數百兩數十兩者，爲上等門生，送二兩四兩者，爲下等門生。凡遇考試派優差，該座主卽爲上等門生，轉遞條子。軍機大臣所遞者爲大條子，各部院尙書侍郎次之，九卿所遞者爲小條子，又次之。凡得大條子，考試必列前三名，京察必列一等，派差必得極優之差。下等門生無望也。至清貧分毫不能送禮之門生，更無望也。若無師生之誼者，能加倍送重禮，其考試派差，亦與上等門生同。此等司員不下十之七。其平日潔清自好，不屑鑽營，逐日進署當差，困苦異常，十餘年不得一差，不轉一階者，此等司員不下十之三。各堂官既以賄賂爲重，自以人材爲輕，爲司員者，仰其意之所示，人心幾無廉恥之存。夫遞條子行賄賂，此猶

人所共知，尙有許多鄙極不堪言狀者，真堪令人浩歎。況部官非歷年久不能補缺，補缺非京察一等不能簡放，一切須由賄賂條子，試問正直廉明，家貧親老之員，何由表見。

今欲考試京員，嚴加裁汰，不肖者在所必黜，誠爲大快人心。然今日積習成風，不免有呈遞條子之弊，欲防其弊，當派廉明大臣，將各項京員於貢院考試，照鄉會試例，仍用彌封膠錄，所取試卷進呈御覽後，由九卿覆看，如有不平允者，奏明將試官嚴加議處。九卿閱看後，將試卷各衙門傳觀，如有抑屈者，或經人參劾，將覆閱官嚴加議處。定於午門外，吏科派一御史值日，凡各部院堂官有受請託賄賂條子等事，一經有人呈告，該御史當卽呈遞，立卽查辦行誅，所告之人立卽擢用，言若不實，亦不懲治，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也。

古人薦賢受上賞，蔽賢顯戮，今皇上以求材爲念，諸大臣非賄賂條子不行，是皇上求之於上，諸大臣抑之於下。雖曰變法自強，誠恐法變而仍不強耳。皇上自下詔求賢以來，六部各院爲人材淵藪，試問列保者幾人，如王照之正直不阿，卽爲該部堂官所切恨。幸皇上概行重懲，天下咸歡聲若雷，傳爲盛事。又諭旨諄諄戒諸大臣實事求是，至誠至切，而遞條子行賄賂之風，仍不少息。如京師大學堂、農工商局、鐵路礦務總局，辦事各員，多由條子賄賂而得。則皇上所行新政，創辦各務，不過爲辦事大臣受賄賂接條子地步，與夤緣者行賄賂，進條子地步而已。是非嚴加考查，行重誅不足息貪風而維國。否則法變而人不變，新政亦徒託空談也。惟舉人草莽下士罔識忌諱，當茲言路廣開，不敢不作芻蕘之獻。是否有當，伏祈代奏皇上聖鑒，謹呈。

#### 四川敘州府富順縣舉人盧慶家呈（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具呈四川敘州府富順縣舉人盧慶家，爲公牘稽遲，貽誤不少，請嚴定月日，逾限必懲，呈懇代奏事。竊維吏治之壞，壞於壅蔽，實壞於因循。壅蔽則下情欲上達而無由，因循則積弊欲更張而中止。而推其致此之由，則惟公牘稽遲，其貽誤爲尤甚。恭讀七月初十日上諭：將軍督撫等，自應仰體朝廷孜孜求治之意，內外一心迅速辦

理。倘再藉詞延宕，定必予以重懲。等因。欽此。連日奉諭以後，交辦之事，尤當依限趕辦，剋日奏聞，毋得任意延縱。等因。欽此。仰見皇上洞悉稽遲積習，多方誥誡，不啻三令五申，然吏治不外公牘，公牘速則百廢具舉，公牘遲則萬病叢生。方今新政創辦，言路廣開，期與內外臣工，力挽時艱，如恐不及，雖奉奏日至數十件，聖懷虛納，不厭求詳。每奉詔諭，諄誠懇至，舉人讀之，至於感泣，不能自己。乃鐵路遷延至今，應辦各件亦多未舉，望治者比望歲而更殷，局中者同局外之無事，各國新聞報紙，互相譏訕，代為顧慮。當此蠢動未息，若不籌一嚴限月日之法，竊恐疲玩如故，何以維新。舉人自光緒二年以公車累至京師，其中延擱積弊，稍有見聞，請為皇上陳之。

內則部院各署，部書上下其手，由此申彼，動稽數月。堂官視為故常，胥吏藉以舞弄，種種弊竇，實生於此。夫京官公事較簡，各署相距亦近，但使勵精圖治，案無留牘，何事不可速完。乃堂官委之司員，司員委之書吏，以至要之咨移為具文，以無謂之應酬為常例。六堂花押，累月始畢，內務府帶領引見，疲玩尤甚。推之各署，大都任意延宕，不思振作。皇上求之愈急，若輩應之愈緩。稽遲愈久，壅蔽愈深。天下大事，安得不壞於泄泄沓沓之手乎。宋臣蘇軾言：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則朝請而夕得，徒手則終年而不獲。其與今日情事若合符節。若非嚴限日期，重定處分，貽誤何窮。此內官公牘宜速者一也。

外則督撫大臣事務煩冗，其不能不用幕友者勢也。然一應公文輾轉申詳，且難入幕友之目，況督撫乎。卽督撫之賢能者，狃於陋習，由縣申府，申道，層折而上，至速亦需數月。況關茸者乎。由是胥吏勒索房費，門丁勒索門包，嘗有候補稟到，小費稍不如意，不得傳見。卽見矣，而從中簸弄，不得差委，此猶小焉者也。至於上控案件，蕩產破家，猶未斷結，州縣相沿成習，亦復擱壓案卷，候審維艱，徒令閭閻吞聲，道路以目。若非分別遠近，嚴限嚴懲，流弊伊于胡底。此外官公牘宜速者一也。

夫國家日有萬幾，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則一月可知，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此猶曰處常也。

今以外侮逼人，日不暇給，就使縮年爲月，縮月爲日，夙夜匪懈，猶恐不保，況復偷惰，何以禦之？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楚莊王國勢方張，無日不做軍實，訓國人而霸業日盛。皇上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豈特如春秋霸主，而臣工仍奉行不力者，良由限期不嚴，故苟且從事耳。往者直隸督臣曾國藩，備論公事遲延通弊，酌定期限，分記功過，已蒙增補飭頒各省。竊謂爲今之計，多言尤貴力行，寬典不如嚴法，有如三日可辦者，限五日，五日可辦者，限十日，推之一月兩月，莫不皆然，逾限必懲。其緊急公文，隨到隨辦，不在此例，著爲定章，令在必行，倘經發覺，然後奏聞，處分加倍，如此則惰者知勤，玩者知畏，天下可使爲一身，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

伏見皇上宵旰焦勞，深恐變法已遲，大局難挽，凡有天良，當無不感激思奮，然反覆思之，事之習爲固然，貽害甚大，莫肯一言者，無過於此。外洋文字簡略，文移奏執，徑達天聽，一經發落，即登報紙，雖欲舞弊，弊無所施。堂堂中國，豈真外洋之不若乎？舉人無官守，無言責，一介庸愚，何敢忘參末議，特以迭奉諭旨，破除忌諱，用是不揣樸昧，謹獻蕪蕘，倘蒙皇上嚴定期限，法行毋貸，庶有以滌疲玩之習，於新政不無裨益。所有京外衙門公牘稽遲緣由，伏乞代奏皇上聖鑒，謹呈。

總理衙門章京鄭孝胥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

總理衙門章京候補道臣鄭孝胥跪奏，爲敬陳破除習氣，以救積弊緣由，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伏見我皇上廣求人才，破格錄用，深得變法之綱領。此誠千載一時之運會，凡爲大清臣子者，孰不扼腕而起，思效力於今日者哉。夫天下未嘗無才，但一染習氣，則其才不能自用，既染之後，求其破除習氣，實爲至難。如不能破除習氣，是特有才無行之士，苟用之於今日，習氣最深之際，望其有裨於變法之務，此必不可信者矣。

中國習氣之最惡者，一曰驕，一曰惰，一曰滑。驕則浮淺易盈，使之理人而衆不親附。惰則嗜好日甚，使之任事而心不精專。滑則營私苟且，無論理人任事終無一毫之實際。此三病者，所謂今日官場之通弊，中外大小臣



工能免此者鮮矣。雖有良法，若付之素染習氣之人，使之執行破除習氣之法，則必反爲良法之毒。孟子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正謂此也。此種習氣，雖如空中樓閣，而相沿日久，視若固然。爲中國害，深入膏肓。爲今之計，惟有請於諭旨中，時時指出習氣之弊，責令痛除。遇有臣下素染習氣者，指明譴斥，以警其餘。一面物色不染習氣之人才，破格拔擢，以爲衆人表率。若使聖意專注於此，行之年餘，積習通弊，必可一洗矣。

臣恭讀八月初一日上諭，有當此時局艱難，修明武備，實爲第一要務等語。揭明宗旨，以示天下。竊幸中國從此自強，有日，感佩激奮，不能自勝。惟近年以來，營伍中積習尤深，爲將帥者驕慢自大，不恤士卒。至營哨各官，專以降迎諂媚爲務，其待兵士皆同奴隸。夫古之名將，必與士卒同甘苦，然後能用其衆。今於平日以奴隸畜之，彼雖忍受，固已退有怨言。一旦有事，望其效死，豈可得乎？此營伍積習，等於官場通弊，尤宜急爲掃除者也。

臣竊見有現充北洋通濟練船管帶官參將薩鎮冰者，該員船政學生，出洋練習海軍，在英國日已爲英國海軍提督所激賞，稱其堅忍勤能，堪勝將帥之任。該員歸國後，歷充兵輪管駕，前此積習方深，該員無以自見。後充吳淞砲臺官，於所管之事，一毫不肯苟且。凡應辦者，公費不足，輒以薪水繼之。同官皆笑其愚。又經德員來春石泰舉爲江南自強軍幫統帶，該員本習水師，及到自強軍後，復習陸戰，其精進勤學，非尋常所及。凡水師學生昇擢至爲管駕，莫不漸驕漸惰，舊學多荒。如上桅免水諸項技藝，身爲將領而猶能者，唯薩鎮冰一人而已。大抵該員操守第一，勤能忠勇亦罕其匹。臣與該員雖不甚熟悉，而察其所爲，參諸衆論，實爲非常有志之士。謂之不染習氣，庶無愧色。且該員平日聲名，西人多相敬重。國家養士多年，方當用人之際，水陸師中有才如此，安忍置之。若蒙我皇上詢之海軍諸臣，亦必不能沒其操行。使該員得以及時自効，則其出死力爲國家破除習氣，以爲天下表率，必有可觀。

近日濫保之風甚熾，臣常疾之，斷不敢效尤，以瀆天聽。竊爲習氣宜除，軍務尤急起見，伏乞皇上聖鑒，不勝屏營之至。臣謹奏。

### 翰林院檢討江春霖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

翰林院檢討江春霖跪奏，為停捐未能，課吏太迫，礙安上全下大局，敬陳管見，仰祈聖鑒事。竊臣恭讀七月二十七日上諭，飭各省督撫考核屬員，又恭讀七月二十七日上諭，令各部堂官考試司員等因。仰見我皇上澄敝官方，勸懲懇懇，欽誦莫名。及閱邸鈔，巡撫張汝梅奏稱山東被災二十九州縣，請照海防捐例，開捐賑濟一摺，乃不禁廢書三歎也。

前者御史奏請停捐，皇上令各部察看現在情形議奏，是無事已不能停捐矣。況加以山東災情甚重，豈能不藉捐輸而發帑以賑乎？臣有以知其必不能也。捐不能停，而兩舉考試之事，科甲者試以策論尚不為難，而捐班大半被黜矣，將欲開捐而黜捐班，前者寒心後者裹足。而山東賑捐，勢不能不出於勒派，昭信股票之舉，天下幾已騷動，何堪再為勒捐，以重失人心也。

且捐班在外省，營謀差委，或至害民。若京員則各部掌印主稿幫稿及刑部提牢秋審，戶部捐納，工部估料各要差，捐班均不得預。甲班考班候補，猶支半俸，而捐班無之，補缺又遙遙無期。即幸補實缺，主事不得升郎中員外，郎中員外亦不得與京察一等，俸滿截取，而已年分多少，結費僅贖一身，妻子有凍餒者。雖其經濟文章無足取，曾經報効鉅款，尚比近日鑽營保舉，拜爵公廷，謝恩私室者，稍為光明磊落。不知捐納京員，何負於民，何負於國，而朝廷必欲沙汰之也。然或者曰：今日捐班擁擠太甚，不為沙汰，莫廣招徠。不必人必自度不能進取，乃圖報捐，捐而仍考，暫進必退，求榮反辱，至愚不為。或者又曰：沙汰非止捐班，科甲不通，亦將汰之，捐班何辭。不知科甲既能登第，必通文理，而堂官又多即其座主，不無袒庇，名曰沙汰，實汰捐班。或者又曰：黜涉之典，因乎功過，不黜不陟，何以懲勸。不知差委有過，殺之可也。何有於黜，無差而黜，功過何憑。或者又曰：既入仕途，當知時務，時務不知，汰之無枉。不知捐班雖自暴棄，實資格使之，不戒視成，列於四惡，豈聖朝而宜出此。

然則終不沙汰，而使賢不肖混淆可乎？曰不可。沙汰不可，混淆不可，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乎？曰是有道焉。皇上既降諭考試，斷無收回成命之理，考之而文理優者拔之，其有不通者勒限三年，俾勤學習，及期如舊，乃予休致。庶綜核之中，仍寓寬大，不惟體恤捐班，於目下山東賑局，天下人心，不無小補。臣起家寒素，族黨親戚及子姪，並無捐班出身者。特以王道不外人情，此事關係時局非淺，不揣狂妄，敢披肝膽，謹繕摺上呈，伏乞聖鑒。臣謹奏。

### 翰林院侍講學士濟澂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奴才濟澂跪奏，為敬陳管見，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奴才恭讀本月初六日上諭：恭溯同治年間以來，慈禱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兩次垂簾聽政，辦理朝政，宏濟時艱，無不盡美盡善。因念宗社為重，再三籲懇慈恩訓政，仰蒙俯如所請，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等因。欽此。奴才跪讀之下，叩頭歡忭，伏思咸豐同治年間，東南瘡痍滿目，民生凋敝，瓊尾之狀不可勝言。仰蒙我皇太后垂簾聽政，神謨廣運，遂能次第蕩平，民登衽席，此宵旰憂勤之苦心，為天下臣民所共喻。今復恩准訓政，凡有血氣者，莫不翹踵拭目以觀德化之成。奴才侍從講帷，職司啓沃，謹就管見所及者，為我皇太后、皇上敬陳之。

夫為政之道，民為邦本，必使家給人足，安生樂業，方可致太平邇治。近日各省小民終歲勤勞，僅給俯仰之資，而夏稅秋糧，朝催暮督，私派倍於官徵，雜項浮於正額。一旦水旱頻仍，饑饉見告，蠲賦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此不獨守令之過，上之則監司，又上則督撫，有司之職業在地方，上官之激勸在舉劾。近年屢奉詔旨，飭令認真舉劾，而該督撫等仍視為具文，伏乞宸衷默運，將直省各該督撫藩臬，大加甄別，賢能者嘉獎久任，不肖者即予罷斥，則大臣法，小臣必廉，貪者懲，賢者可勸矣。

雖然內臣者外臣之表也，朝廷設官分職，滿漢相維，堂司相制，正欲其同寅協恭，俾責無他卸。近見各衙門臣工，大率緘默因循，瞻徇情面，應請嚴飭大小臣工，力挽頹風，破除積習。滿漢諸臣，凡事虛衷

酌理，實意講求，是則曰是，非則曰非。司官勿以阿附黨官爲工，堂官勿以偏任司官爲計。內外諸臣殫厥血誠，公忠體國，共濟時艱。京官事專認真，外官自不敢敷衍竊責矣。又何患吏治不清，民生不遂哉。奴才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 五 文武科舉改制

總理各國事務奕訢等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臣奕訢等跪奏，爲遵旨會議具奏，仰祈聖鑒事。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內閣奉上諭：榮祿奏請設武備特科，參酌中外兵制造就人才等語。著軍機大臣會同兵部議奏。欽此。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內閣奉上諭：給事中高燾會奏請設武備特科一摺，著軍機大臣會同兵部歸入榮祿奏請參酌中外兵制特設武科片內，一併議奏。欽此。欽遵先後將原奏二件抄出。臣等伏查榮祿所奏請設武備特科，分列格致諸學、槍砲諸科，以爲之目。舊制之武鄉會試，姑仍其舊。其應特科之人，由武童層遞，作爲武舉、武進士。每次限以三年，略取九年大成之意，不必與舊科同歲舉行，止須將原有中額之半，撥入特科。試之有效，再將舊科全停，自係爲轉移風氣，造就人材起見。臣等伏維武科定制，沿自有明，從前火器尙未盛行，卽泰西各國亦迥不如今日之精。我朝龍興遼瀋，八旗勁旅，騎射絕人，因而武科亦沿用馬步箭刀弓石各項技藝。在當日原屬制勝之具，今則製造槍砲，考校準頭，精益求精，西人謂之藥彈世界，弧矢誠不足以威天下，習非所用，與制藝取士，流弊正同。改絃更張，自宜首議及此。惟是變法之始，貴乎耳目一新，使天下曉然知上意之所在，無不踴躍奔赴，始足振作士氣，鼓舞人才。舉行之年限可稍遲，而中額不宜分半，應用之槍砲必畫一，而流弊亦宜豫防。當茲時勢多艱，辦事務求覈實，無取鋪張，亦不必有特科名目。

臣等謹按照原奏各條，細心紬繹，擇其輕而易舉，簡而可行者，爲我皇上稷卨陳之：

查武場改試槍砲，係屬創舉，武童初學，必用教習，多用則經費難籌，且精於操練，兼通西法者，一時亦難數覩，少則又苦不敷分布。卽使一省之中，各就府廳直隸州酌爲延聘，而武童各安土著，距所屬本府州廳遠者或

至數百里，平時院府兩試，已苦跋涉之艱，若令就地教練，充役三年，始准作為武生，誠恐資斧不繼，閱時過久，轉致半途而廢。惟是國家功令之設，不過懸的以招，至於儲材待售，則視其人之自為。但使明定章程，通行各省，立定年限，自某科為始，廢馬步箭刀弓石不用，所有武場一律改試槍砲。其向應武試者，決不止因此輟業，自必購求利器，摩厲以須，猶制科之詩賦策論，八股屢易其體，士人無不爭自濯磨，所謂利祿之途使然，初不煩官為督責也。

章程既定，屆時武童應考，仍由各該省學政按臨考試，合格者，照額取中，武生則進取有資，人思自奮矣。取中武生之後，人數較武童為少，而且發軔伊始，已有上進之階。應請即如原奏所擬，由地方官酌量設法，每省籌立武備學堂一區，擇武生之材武聰穎者，或年力富強有志觀光自願入堂肄業者，酌照省分大小，擬定人數，按名挑入學習。重學化學格致輿地諸學，分馬步砲隊槍隊工程隊諸科，派定總分教習督同訓練。其挑選教習之法，如南北洋湖北等省，先經設有武備學堂，止須酌添教習員數，他如直隸之新建陸軍，江南之自強軍，以及各省所練之洋槍砲隊，熟於以上諸法，堪勝教習之任者，自不乏人。擬請無論官弁勇丁，一體就近酌量派充。其餘各省，由該督撫籌定款項自行延聘，學堂功課聽總教習按照人數勻撥教練，官中派員認真稽查。其未經挑入之武生，仍令回籍自行學習。鄉試屆期，合一省之武生，無論堂內堂外，一律由該督撫用改試槍砲新章詳加考驗。列入優等者，照額取中武舉。其內場默寫武經原屬具文，且易滋弊竇，應請即行裁去。新武舉咨送會試，即將本屆新武生挑選換入學習。嗣後按照科分，挨次輪換，風氣一開，互相傳習，挽強驅張者，廢然思返，不必仍留舊額之半，亦不患應試乏人矣。

各省既設武備學堂，整齊畫一，新中武舉人數，衰然可觀。京師首善之區，自應設立武備大學堂，以蓄衆材而光盛典。惟是大學規模較之各省尤為繁重，一切應訂章程，應用器具，亦非倉卒所能集事。且各行省既經備設學校如林，其八旗順天武生，或由該管地方官先行設立尋常學堂，或就近往天津學堂學習，均無不可。京師

大學堂之設，似可稍緩，各省武舉，亦毋庸再限三年在京肄業。擬請每屆武會試之年，先期由各省督撫將此項武舉咨送兵部，由部奏請欽派王大臣考試，仍照鄉試之例，以槍砲中靶之數爲斷。擇其優者，取中武進士，名數與常年中額相同。其殿試兩場，尙有應行略爲變通之處，擬請先期由兵部奏明請旨辦理。

至給事中高燾會所奏，專爲求將帥之材，備教習之選，先設京師武備學堂，然後遍及各行省。所陳五事，除練身體習槍砲二條外，餘三條皆專門名家所難。倘責令武生武舉等躡等而進，必至有名無實，徒滋繁費。餘與榮祿所奏大致略同，應請毋庸置議。

以上各節，臣等悉心覈議，參酌中外，擇善而從。寓營制於科舉之中，陰以兵法部勒之，與泰西豫備兵留後兵之意相合。各疆吏誠能認真舉行，需以歲月，有勇知方之士，必有脫穎而出者。卽榮祿練勇亦可收互相觀摩之益矣。其未盡事宜，及應准應駁緣由，摺內未及詳敘者，另列簡明章程十條，開單恭呈御覽。

抑臣等更有請者，國朝軍政，自提鎮以下一切武職，本以行伍爲正途。其武舉武進士，原不過聊備一格。道光以前，姑不具論。卽如咸豐、同治以來，蕩平粵捻，在事將帥，滿洲如多隆阿、塔齊布，漢人如鮑超、劉松山，皆係行伍出身，蔚爲名將。武科所得，率多偏裨奔走之材，斷不能與文場鄉會相提並論。卽歐美各國講求武備，如英國、德國之水陸軍大書院，美國之委士盤大書院，皆情願入伍之人，始准入堂學習，學成之後，卽令分隸各營充當士卒，並無所謂武科也。今欲建威銷萌，折衝尊俎，宜就各省勇營認真挑選，厚其贍資，嚴其功課，腹心干城之寄，在彼不在此。至於武科改制，臣等今日所議，已得其大概，宋臣蘇軾所謂取士之法，不過如此。不得謂區區一科，遂足盡天下之人材也。

所有臣等遵旨會議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再此摺係軍機大臣主稿，會同兵部辦理。協辦大學士兵部尙書榮祿，因係原奏大臣，應行迴避，未經列銜，合併聲明。謹奏。

## 附清單

護將臣等會議按照原奏分別准駁緣由，約舉十條，開單恭呈御覽：

一事關變法，必須提綱挈領，然後簡而易行。倘如原奏所擬就地教練，充役三年，作為武生，則是童試可裁矣。不知變法伊始，其機括全在童試業經改用槍砲，小試其端，得有進步，自不肯改而之他。若裁去童場，選令赴省鄉試，所謂就地教練者，究屬有名無實，臨場報考，必至人數寥寥。

一心思耳目，專用則靈。況乎科場大典，其所以專心致志，百折不回者，緣非此無以為制勝之具也。今既明定章程，改試槍砲，若仍參用舊制，酌分中額之半，必俟試之有效，再將舊制全停，則是新章雖經釐定，舊技不必盡捐。人情狃於守舊，難與圖新，必至用槍砲應試者不敷中額。

一馬步箭地毬刀弓石等項，相沿雖久，在今日則為無用槍砲兩項，原屬武人分內應行學習之事，以此試士，不得謂之特科。其舉行年分，不可太驟，亦不宜太遲。應請飭下兵部，通行各省，立定期限，由地方官出示，諭以改章伊邇，各生童武舉趕緊學習，毋得自誤。現在各省業經舉行，本屆歲試未及改用新章，應請自本屆武生錄科起，即行照改。鄉試自光緒二十六年庚子科為始，會試自光緒二十七年辛丑科為始，童試自下屆歲試為始，一律改試槍砲。其本年戊戌科會試，姑仍其舊。

一改章之後，舊制取中之武生武舉，應准其照新章一體應鄉會試，毋令向隅。如仍欲廣為招徠，則綠營制兵防營練勇，在省城附近駐紮者，不妨准其報名鄉試。如距省太遠，不准藉此告假赴考。

一武備學堂之設，事極繁難，各省萬不能同時建齊，必有先後參差之處。立法之始，必須略予變通。其未經設立武備學堂省分，應先准其改用新章鄉試。如有願附他省學堂學習者，亦聽其便。惟應考則必須本籍。

一近年以來，槍枝砲位名目繁多，日新月異。武場應用之件，必須價值較廉而又堅固耐久者，始可通行無



阻。惟是利之所在，弊即因之，如坊間石印書籍，因便於攜帶，每遇鄉會試年分，購取既衆，獲利不貲。今武科各場，需用槍砲甚夥，久之必有一種窳敗惡劣之器，專爲武場射利而作。製造不精，手法亦壞，演習既久，授以精品，反不能用。立法之始，宜豫防流弊，應請於小口徑快槍，陸路快砲，擇其合用者，指定名目，由該衙門奏准官爲代購，肄業之武舉生童等，繳價給領，並行知各省，必須畫一，不得任意濫用。

一私藏火器，例禁甚嚴，趕赴武夫，尤多獷悍之氣，從前疊經臣工奏請改章，部議不准，具有深意。今欲開拓風氣，使之學習槍砲，藥雲彈雨，如取如攜，誠宜加意防閑，立法限制。擬請由各該地方官查明轄境之內，武舉武生武童肄業者若干名，並教習姓名，學堂坐落以及槍枝之件數，繳位之有無，槍砲之名目，按件報明該管州縣存案。所有槍砲必須存放學堂，酌派教習或學長收管，不准私自攜回，似亦慎重之一道。

一新章既定，武童在家自行操演，武舉給咨會試，無庸在京學習。其在各省城武備學堂肄業者，止有武生一項，較之原奏，亦屬簡而易行。惟是辦事務求實際，武生雖有籍可稽，勝於召募，究不及兵勇人數之多。各省建立武備學堂，煞費經營，自非專爲武生而設。應請明定章程，武生入堂肄業者，通覈人數，不得過十分之四，其餘名額，留爲他項人員肄業之資。

一武舉武進士，既經改定新章，加意教育，得人必較盛於前。誠宜廣其登進之途，俾得及時自効，譬之士產，製造既精，必求銷路也。榮祿所請各路軍營，自哨長以上均用此項武舉武進士充補。高燾會所請分別等第，以備任使，或充各營教習哨官營官。其穎異者，令充出使大臣武隨員。是否可行，抑或略仿其意，另定章程之處，應請飭下該衙門詳細覈議。

一事關科舉，不厭求詳。其考試詳細章程及武備學堂規模，有應由部臣釐定者，有應由各省疆臣學臣籌辦者，一切未盡事宜，嗣後隨時奏明，請旨辦理。

總理各國事務奕訢等片（軍）光緒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再：正在繕摺間，欽奉正月二十六日上諭：胡燏棻奏酌設武科章程等語，著軍機大臣會同兵部歸入榮祿等前奏內一併議奏。欽此。查該府尹所奏，亦主改試槍砲，與榮祿等原奏大致略同。其所請以馬二砲二步六分，成取中，先由兵部覈定額數一節，窒礙良多。如以人數分別馬步砲，則武場非營陣可比，無所謂馬隊砲隊步隊也。如就一人所試各項分別成數，即使照該府尹所擬首場仍試騎射，次地毯，改爲步法手法，次弓刀石，改爲馬步槍砲，亦難強分爲二成六成。原奏聲勢既未明晰，兵部亦無從覈定額數，應請毋庸置議。

至各省會設大學堂，各府廳設中學堂，各州縣設小學堂，似乎章程明確。然現在各省議設各種學堂，已非易易，若專爲武備一項，安得如許物力廣爲分設？且武舉生童等風氣甫開，自不如久經訓練之勇丁，較爲得力。勇丁且未能多設學堂，何論武科？又如默寫武經一場，改試策論，取其熟悉韜略，並洞明行軍之法，方爲中選等語。查武科內場，從前本試策論，嗣改默寫武經，誠以韜略精微，非粗通文字之武人所能猝辦，若仍改策論，徒屬具文，應毋庸議。

他如槍砲之名目，中靶之成數，教習之功課，考送之多寡，事關變法，必應逐細講求，或待臨時斟酌，皆非臣等所能懸擬。大抵國家定制，貴在簡明，若節目太繁，必有不能推行盡利者。該府尹所奏各節，業經臣等於議覆榮祿等摺內，分別准駁。其詳細章程，應由兵部隨時會同京外承辦各衙門，斟酌妥議，分別奏咨辦理。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浙江巡撫廖壽豐摺（官）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

頭品頂戴浙江巡撫臣廖壽豐跪奏，爲經濟科爲人才所出，請飭妥議章程以收實效，恭摺仰祈聖鑒事。竊

准總理衙門咨以貴州學政嚴修請設專科一摺，經會同禮部分別議覆，先將大概辦法具奏奉旨：現在時事多艱，需才孔亟，自降旨以後，該大臣等如有平素所深知者，出具切實考語，陸續咨送，奏請定期舉行特科。至歲舉既定年限，各該督撫學政務將各書院學堂切實經理，隨時督飭院長教習認真訓迪，用副朝廷旁求俊乂至意等因。欽此。竊維古之教者，家必有塾，州長黨正，歲時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鄉大夫三年大比，與賢能而獻之於王，此周官立法，學校與選舉相維之精意，所以士敦實行，野無遺賢也。隋唐以來，皆以詞章取士，政與教既判為兩途，仕與學遂各為一事。故歷宋元迄今，科目非無英俊，而懷才抱道之士，或不用於時，無他，上不以實求，下不以實應也。近來歐美諸邦，藝學日新，其事雖經傳所罕言，其取士立法，無蹈虛之弊，用能自成風氣。今我皇上軫念時艱，旁求俊乂，採泰西之新法，培海內之英才，此誠千古一時之盛舉。

臣愚以為圖治必先防弊，立法要在救時。總理衙門議奏，以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致考工六事，先特科而後歲舉，固已簡明允當。惟此六事中，平日留心掌故，討論時務，如內政外交二者，當不乏人。若理財以下諸學，殆非設學培養數年之久，難期成就。且內政外交及理財之農桑格致之算學，或可命題以試。此外各學，非呈驗器藝不足覘其實詣。今欲憑文字為去取，作者依題敷衍，閱者糊名摸索，無論干託賈緣濫登薦牘，縱使絕無瞻徇，所得仍詞章之士耳。於經濟何與？臣愚擬請飭中外薦舉時，無論已仕未仕，按以上六事，遵照原奏聲明，何所專長，並其人心地操守，有無嗜好，出具切實考語，奏請諭旨各就所學分別器使。或令在總署當差，或充教習繙譯，或分發各省稅關水師陸軍船政製造礦冶紡織鐵路電報各局差遣委用，或交出使大臣帶赴外洋游歷練習，務使各盡其才，試有實效，再由各該管切實保奏，量予升擢。將來人才既衆，或酌量舉行特科，以副皇上十年二十年一舉之諭旨。其向來出洋及內地電報等項，三年一保之例，概行停止。若非學堂出身及此項保舉人員，概不准派隨同出洋差使。此後考試總署章京，一以外交各條命題，不限篇幅，晷刻不拘，措法工整，一經破除積習，人才自必奮興。

至歲舉之科，則不必試四書文，亦無庸附鄉會試。夫所謂四書文者，本孔孟之語，而體之於身，行之爲文，原期通經致用。無如沿襲既久，庸濫浮僞，徒摭拾糟粕，爲干祿之資。一旦蒞官，案牘茫然，用非所習。況復捐班雜處，補署無期，宦海沈淪，猝難表見。而近年科舉，懷挾槍替，陋替日滋，防不勝防，以云造就人才，亦祇見其弊矣。

今既名之曰經濟常科，似莫若按照特科六事，徑由學堂選舉。如各府縣有小學堂，該學生所習何項學藝，有無進境曠廢，按月由教習監院注明，報由地方官甄別存記。屆歲舉之期，即由地方官會同教習考試，擇尤錄送省學，試列優等者，准其作爲生員，留省學堂肄業三年，平日課業登記，亦如小學堂之式。屆期再由督撫會考，擇尤拔取，准其作爲舉人，彙送京師大學堂考試，再列優等，准作貢士。由總理衙門會同禮部帶領引見，賜以進士出身，量能授職，分發中外試用。

其舉人生員之未經中式者，分別給予憑照，准充學堂教習。惟無論何項學堂，必以修身明理繪圖知算爲根本。學堂書籍，固宜購儲宏富，而各有專門，亦難兼通。該貫無論何項藝術，必以聖諭廣訓及孝經四書朱子小學爲入門。考試時專就各門校閱外，仍以此書酌量命題，使作解義一篇，圖算一則，以文義通暢，理解激澈爲合式。而向來例舉之鄉會試，歲科試，即不能驟停，亟須認真整頓。所有中額學額，必應核實裁減，隨時酌量與經濟科互相消息。其各省會及府廳州縣，向課制藝之書院，亦應逐漸酌改。將現有之經費，摺彼注茲，以資學堂膏獎，庶風氣轉移，學者知所趨向。一面停止捐輸，嚴核保舉，塞僥倖之門，開賢才之路，計莫先於此矣。

夫今之所少者，人才耳。當此百務待舉之期，皇上特下求賢之詔，若非權衡至當，圖治本原，恐法愈變而弊愈滋，有不得不慎之於始者。可否飭下總理衙門會同禮部，將臣所擬各節，彙入嚴修等前奏，一併妥議，釐定章程，以拔真才而收實效。除俟訪察得人另行薦舉外，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繕摺續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硃批：該衙門議奏。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跪奏，爲請變通科舉，上法祖制，特下明詔，改八股爲策論，以作人才而濟時艱，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伏讀康熙二年聖祖仁皇帝詔曰：八股文章，實於政事無涉，自今以後，將浮飾八股文章，永行停止，惟於爲國爲民之策論中出題考試。欽此。大哉聖訓，何其慮患之深而去弊之勇也。方今國事艱危，人才乏絕，推原其由，皆因科舉僅試八股之故。蓋今之八股，例不許用後世書後世事，美其名爲清高雅正，實以文其空疏謫陋。夫激厲士人以學，猶慮其不能相從，況禁其用後世書後世事乎？是恐稍有知識而故斬之也。督人以聖賢義理之學，猶懼不能，況束以連上犯下，偏全枯窘，縮腳踏截之法，而欲其游刃有餘，善言德行，烏可得哉？又以入口氣爲代聖立言，夫以聖人之言，游夏莫贊；揚雄太元擬易，劉向譏其僭妄；王通七制擬書，朱子笑其兒戲；以彼二賢，猶尙如是，生童何人，乃能上代聖言哉？以選舉之大典，爲優孟之衣冠，侮聖戲經，莫此爲甚。夫公卿大夫，皆從八股出身，農商工賈，皆爲生童所教，故士子讀書數十年，尙不知漢唐爲何代，郡縣爲何名，況能通萬國之情形，考中外之治法哉？

夫西人之於民，皆思教之而得其用，故自童幼至冠，教之以算數圖史，天文地理，化光電重，內政外交之學，惟恐其民之不智；而吾之教民，自巾角以至壯歲，束縛於八股帖括之中，若惟恐其民之不思也者，是與自縛倒戈，何以異哉？故謂其發明義理，則論說之體發明更易，謂其可得有用之才，則不讀後世書，不知當世事，空疏迂謬之人，皇上何賴焉？夫聖祖當明世八股腐爛之時，鑒人士空疏之弊，已思決意罷黜，惜有司奉行不力，卒蹈故轍，今又積三百年矣，腐爛之餘，變爲俳曲戲侮之具，卽無強敵相攻，已當酌量變通，況以流極下衰之時，值此形見勢絀之際，安得不廢然思返乎？

伏讀本月二十三日上諭，令士庶以聖賢義理之學爲根本，又博采西學之切于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

疏迂謬之弊，以成通經濟變之才，向慮風氣不開，特加誠諭，煌煌聖言，明並日月，勇過雷霆矣。臣愚以爲科舉爲利祿之途，於今千年，深人人心得之，則榮，失之則辱，爲空疏迂謬之人所共託久矣。科舉不變，則雖設有經濟常科，天下士人誰肯舍素習之考卷墨卷，別求所謂經濟哉？是欲南轅而北其轍也。

伏冀皇上上法聖祖，特下明詔，永遠停止八股，悉如聖祖仁皇帝故事，自鄉會試以及生童科歲一切考試，均改試策論，除去一切禁忌，義理以規其本源，時務以觀其經濟，其詳細章程，應請飭部妥議，自庚子科爲始，一律更改。夫武科已改試槍砲矣，況文科關係尤鉅乎？伏願立予乾斷，飭部議行，天下萬世幸甚。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片（軍）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再：經濟特科之設，與鴻博同爲曠典，實以因時審變，在得通才，以備百執之任，非以求工匠之材。若製作化光電重諸科，浙江撫臣廖壽豐謂推能在學校教授，不能在殿廷考試，言之誠是也。臣愚竊謂專門與通才，用各有宜，義本各異，專門宜於學堂之選拔，通才宜以特科爲網羅，離則兩美，合則兩傷。擬請飭下總署，此次特科專以得古今掌故內政外交公法律例之通才爲主，其他各科，請飭下各督撫，速立學堂教授，然後選用爲教習，則人才各得其用矣。卽在泰西各國專門之學，亦不過獎以金牌，許其專賣而已，未嘗擢以任官也。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片（軍）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

再：臣聞之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八股取士，行之千數百年，守舊之徒，舍此無所爲學，一旦改革，失所憑依，必有起而力爭之者。臣竊謂以八股爲不可廢者，非自爲衣食之謀，卽爲子孫之計耳。夫使其果有才也，則取士之

法雖變，何難改其故步，自勉於實學以求入毅。若並此而不能改，不能學，則其才已可概見。國家亦何賴有此人哉！終身廢棄不爲過矣。故廢八股者，國家之大利，而守舊無用之人所大不利也。大抵法之所以不能變，弊之所以不能除，由於恃舊法爲生涯，倚弊政求衣食之人充塞於天下，故有一興革，羣起而謗詠之，此新政所以難成也。

臣風聞詔書既下，而守舊之徒相顧失色，有竊竊然議阻此舉者。伏願皇上持以毅力，勿爲所搖，並申下諭旨，如有奏請復用八股試士者，必係自私誤國之流，重則斥革降調，輕亦嚴旨申飭，庶幾舊俗消沮，人心大定，而真才可以日出矣。謹附片上陳，伏乞聖鑒。謹奏。

### 湖廣總督張之洞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

頭品頂戴湖廣總督臣張之洞跪奏，爲變通武科，遵旨詳議闡明舊制，酌擬新章，以防流弊而勵將才，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准兵部咨開，會奏變通武科一摺，並擬定大概章程十條。光緒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欽奉上諭：著照該大臣等所議，鄉試自光緒二十六年庚子科爲始，會試自光緒二十七年辛丑科爲始，童試自下屆爲始，一律改試槍礮等因。欽此。又准兵部咨，議覆廣西巡撫黃槐森奏，武場改試洋槍，並考取中式，分別選用一摺，令各督撫各就見聞所及，詳細奏明，並開列各項章程，報部酌辦等因。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咨行到鄂。仰見皇上因時制宜，詰戎奮武之至意，欽佩莫名。部咨並稱：令各省體察情形，指陳利弊，各抒所見，陸續奏咨等因。

竊惟今日用兵，專恃火器。外洋各國槍礮之製，日出而益精；武學教練之法，日推而益密。然則武科取士，斷宜專習火器，別定良規，然後無所習非所用之弊。惟是變法伊始，防弊宜慎，取材宜精。臣查初次部咨會奏各條，恐器械之不能畫一也，則定指名代購之例；恐藏用之漫無限制也，則定報明存案之例。二次部咨，照廣西撫臣

黃槐森原奏，洋槍由士子購買，槍杆刻考生姓名，防微杜漸，頗極周詳。願臣猶有認認過慮者，軍火一項，例禁甚嚴，固定法之精益，亦有國之恆規。考之東西各國，保安之槍，遊獵之銃，皆須徵納稅捐，頒發執照。違者或科罰或沒入，或監禁，則視其多少而爲之差，蓋與我國舊例，用意大略相同。

自髮捻削平以來，各省遂無大亂，其實陬澨邊隅，亂萌時有，卽如近年熱河教匪，甘肅回匪，亦甚披猖，或兵甫集而衆降，或鋒一交而敵潰。實由同治初年，洋槍洋礮流入中華，漸推漸廣，官軍所用，無論精粗，總係洋械，火器精利，聲威震響，亂民無抗拒之資，宵小弭藥牙之漸。今若概准演習，一縣火器累百盈千，收藏之家，良莠不齊，武生武舉，本多強梁生事之徒，又假以利器，一有意外，會匪遊勇，糾結橫行，頃刻亂作，其禍豈可勝言。雖云稽察責諸地方官，然州縣事繁習惰，不過視爲查私鑄，查燒鍋，禁宰牛，禁賭博之類，但以具文了之。若時常挨戶搜查，則不免騷擾；若但憑差役一報，鄉保一結，則必然有名無實。卽如民間私藏鳥槍，州縣官例有處分，而閩粵鄉鎮槍砲如林，然則稽察之說，豈可恃乎？光緒十七年，江南有查獲洋人美生，私買軍火，接濟會匪，謀奪鎮江，以攻金陵之案。二十二年，廣東有查獲匪徒孫文，私運軍火入城爲亂，圖據廣州省城之案。前鑒不遠，豈可更揚其波乎？且近日各國槍砲式樣日新，名目繁雜，同一槍砲，而藥彈門類區別甚多，改造原裝等差不一。若應考者，每人各執一式之槍，如何考較高下？如須同係一式，私家零購，則先後參差，由官代購，則不勝擾，此層似多窒礙。

臣詳稽舊制，參考新章，審酌通籌，謹擬一營伍學堂文科三事合一之法。查原奏章程第四條云：欲廣爲招徠，則綠營制兵，防營練勇，不妨准其報名鄉試。又二次部咨云：此次改革，意在合考試與操防通融定制，凡武生報營，營兵應試，以及武舉武進士，如何教練管束，各大吏當參酌營制，妥籌良法，各等語。竊謂莫如就此條之意而推之。查武場條例，八旗驍騎校，前鋒領催等官，以及馬甲步甲，分別准應武鄉試，武童試，綠營兵丁，有願應武童試者，各歸本縣，與武童一體考試。其取進武生，准應鄉試，取中武舉，准應會試，卽千把等官，或係武生，或係武舉，均准分別鄉試會試。故各省向有兵童兵生名目，是武科人才，取諸旗綠各營弁兵，本係國家舊制，旣以用其



素習，兼以勵其勤操，立法之意，至爲精切闊遠。至今日於旗綠弁兵而外，又有附營弁勇一項，比之綠營，年力人材較爲強壯，操練火器較爲熟嫻。今武科改試槍砲，莫若卽專令營弁兵勇應試，最爲無患於地方，而有益於軍旅。

若令應武試者，皆入武備學堂肄業一節，勢有所難。目前風氣初開，有武備學堂者，共有四五省，一省亦只一堂，且武學教習甚難，不能不取材異地。故學堂之經費既鉅，學生之額數無多，大率一堂不過數十人，又必須文理清通，氣習良謹者。若各府各縣均設學堂，一時斷無許多之經費，亦斷無許多之教習。若謂令武職教練，則中華將弁向來惟尚勇敢，其精細者，不過約束紀律，較爲詳明。其於火器理法，測算繪圖，工程製造，邊海形勢，罕能通曉。至文理通暢，能讀洋書者，尤不易覯。故各省大小武職，能教兵勇者，或間有之；能教將弁者，決無其人。其稍能通曉一二，能教兵勇者，卽已矜貴非常，則必留在防營，使充營官教習，豈肯令其散往各屬教授武生？武童乎？是學堂之廣設，尤爲不易。至各營兵勇，究係曾經本營華洋教習教練，雖不能遽語精深，尙可得其粗淺。且外洋定章，凡入武備學堂三年者，必須隨營操練一二年，以增閱歷，斷無學生而在營伍之外者。若卽令兵勇應試，名籍易考，鈐束易施，所用槍砲發之本營，自然一律。

擬請惟兵勇准應武童試，兵勇取進武生後，仍在營充任者，准應武鄉試；兵勇取中武舉後，仍在營充伍者，准應武會試。其已拔實缺外委，實缺把總，候補千總者，准作爲武生，應武鄉試；已補實缺千總守備者，准作爲武舉，應武會試。綠營弁兵，令該管專營之將官都司保結冊送，勇營弁勇，令該管之本營管帶官保結冊送。童試由各營送交原籍知府錄送學政考試，免其縣考，以省紛繁，而免曠誤。旗營仍照舊章。鄉武仍由綠營勇營各營官冊送學政錄科，會試仍照舊章。但武弁兵勇，均應照例歸原籍考試，不得混考。凡非在營現充武弁兵勇者，均不得應武童試。此後既無營外之武童，自無營外之武生，既無營外之武生，自無營外之武舉武進士矣。

其從前取進取中之武生武舉，現未在營者，准其呈請附入本省防營或學堂，自備資斧，隨同學習。其槍砲

卽用本營本堂者，藥彈價值，由該生呈繳，並仿照外洋學堂章程，令其酌繳該生火食束脩，雜用器具各費。由該管營官及管堂之員，查其年力精壯，性情謹樸者，方准收錄。若不守規條，不能勤學，頑鈍難教者，均卽隨時斥退。其學堂畢業者，分發本省各營，酌量委用。將來風氣漸開，華弁可充教習者漸多，各府州縣自行籌資，設立武備學堂者，准其稟官辦理。既設學堂，則必有由官約束稽察章程，雖有槍砲，可無伏戎藉寇之虞。迨學成以後，統發各營，分別效用，則營伍學生，合爲一貫，是整飭科舉，卽所以整飭營伍矣。

總之，非現在營伍之兵勇，不准應武童試；非現在營伍之武生武舉，不准應武鄉試武會試。卽例准應試之武弁，若現不在營者，亦不得錄送，咨送鄉會試，正與部臣前奏，寓營制於科舉之意相合。其利有三：

外洋火器價值甚昂，平日練習，需用藥彈爲數尤鉅。若生童借費不購，則操練無素，臨場考錄，勉湊中額，仍無裨益。若各省紛紛購買，則合計所費不貲，是平空增一絕大漏卮，亦爲非計。今應試取之兵勇，則操練械藥，本是各營應有之需，間有願附入防營學堂練習者，規矩嚴肅，人數必不甚多。且所習槍砲，卽由官借用，藥彈由該生繳價，是曰塞漏，其利一也。

我朝將才輩出，大率不外乎旗營官校，綠營弁兵，召募練勇三項，總之皆係行伍。自咸豐軍興以來，其由武舉武進士立功著稱者，實屬寥寥。此輩恃符武斷，如虎而冠，魚肉鄉民，窩庇匪盜，每遇歲試鄉試，武童武生聚集省城府城，必滋生無數事端。街市店舖，日有戒心，訛詐逞凶，防範隱忍，待至場畢人散，則彼此相慶。各省官商士民，無不以爲巨患，萬口一辭，徒以舊例相沿，幾如負骨之疽，去之無術。究其所長者，不過粗豪膂力，倖中箭枝，不識字者十人而九，臨敵之火器既未嘗習，制勝之韜鈴更未嘗解，卽使安分守法，豈能與於干城腹心之選乎？且各省武生武童舊習，其騎射硬弓刀石，亦只臨場肄習數月，無論中否，過考輒已廢棄，於國家儲材禦侮之意，毫不相涉。今若專令營弁兵勇就試，卽入武學登武科以後，仍有本營長官鈐束，無從爲非，其技藝亦不至荒廢。如慮專准兵勇應試，恐武童武生必少，則又不然。一省綠營勇營，合計多者二萬以外，少則一萬五千以外，三年之

內止取武生千餘名，取武舉數十名，或十人而取一，或二十人而取一，何慮不敷，且應試者，果能人人皆有材藝，何在於多。如本無材藝，混場傲幸，聚衆橫行，多愈爲害。從此可爲地方暗減，此一項違法擾害之游民，此尤潛移默化之微權矣。是曰戢暴，其利二也。

曠昔征討髮捻之時，各路軍營，有以走卒水手，不數年而保至提鎮者，海內忠勇之士，翕然向風。近年軍務較平，保案少，則防軍之拔擢難，文法繁，則綠營之升遷滯，雖有偉材壯志，無所得官。糧餉聊以糊口，操練視爲具文。雖經按期簡閱，空言獎勵，收效終微。蓋兵勇自視，不過如擔夫匠役，食力營生，其隴畝者，僅不爲會匪地痞而已。人既卑視兵勇，兵勇因而自卑。若望其深明敵愾，同仇之大義，講求破敵致勝之方略，蓋亦難矣。今若懸此一途，以爲營弁兵勇進身之階，功名所在，則肄習自精，不待朝廷督責，將帥勸勉，而各省各營皆爲勁旅矣。是曰勵軍，其利三也。

抑臣尤有進者，親上死長者，強國之本源，明恥教戰者，強兵之要術。當此羣強憑陵，正所謂天下危注，意將之會。近年東西洋各國，精研兵事，最重武職，其國君卽服提督之服，鄰國之君互相贈送，以將官之銜，故人人以當兵爲榮，以從軍爲樂，以敗奔爲恥。王子之尊，下儕戍卒，一隊之長，榮若登仙。凡挂名軍籍者，居鄉則族黨貴之，過市則路人敬之，以故弁兵之自愛聲明。〔名〕脩飭行檢，過於儒士。中國乃有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之謬，稍有身家，咸所鄙棄，貴賤之分，強弱之源也。夫中國所貴者士，士之徒步而致位公卿者多矣，人之貴之，蓋有由也。中國所賤者兵，兵之荷戈而流爲傭丐者衆矣，人之賤之，固其所也。卽使不終於困餓，而三四十歲以外，猶爲賸養之賤卒，五六十歲以外，始爲循資之裨將，旣已純乎暮氣，豈能建立奇功。今欲重武厲兵，而積習已深，不能驟改，空言訓勉，亦恐無裨。惟有勵行伍以科舉之一法，使其非由行伍不得科舉，非由科舉不得將官，爵祿所在，則豪傑爭趨，流品旣殊，則廉恥自立。將領不肯侮辱，旁人不敢輕量，從此凡爲兵勇者，儼然可列士流，欣然望得大將，夫然後世族文儒，皆肯入伍，感慨激發，人人有執戈干衛社稷之心。然則今日欲求中國士氣之奮，軍實之修，

轉移

之官

如先

砲遂

具日

授以

動之

會試

始能

槍則

而金

江南

活林

時際

部本

行諸

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月奉硃批著兵部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欽此。

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

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跪奏，為敬陳管見，乞降明旨，酌定各項考試策論文體，以一風氣而育人才，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科舉之制，迭奉諭旨，改八股為策論，併歸經濟常科，而先行之生童歲科試，仰見我皇上除舊布新期成有用之才至意。薄海人士，莫不鼓舞奮厲，講求有用之學，以仰答聖明。惟各項考試，未經明降諭旨，宜示一律更改，恐有司徘徊兩端，人士趨向莫定，是風氣終莫歸一，而政體終失多歧，非我皇上日新又新之盛意也。

臣恭釋上諭，上法我聖祖仁皇帝，定以策論試士，則各項考試，自應歸併策論，不得兩歧。臣謹綜各項考試之目，考朱子學校貢舉之說而議之，查試士以鄉會試為主，鄉會試既歸併經濟常科，章程自應細定，常科初場試專門之學，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物考工六事。近浙江撫臣廖壽豐條奏稱：考工格物須驗以實事，不能試以空文，現時尙無其人，請議併於學校，則首場專門之說，似難遽行。臣謂專門雖未能通，而時務自應皆曉，內政外交乃時務之切要，請改二場時務升作首場，試以五策，則通達中外之才出矣。至二場有時務策，而無史學策，三場有四書文，而無五經文，今正科既改，將使五經不復出題，而中國史學掌故，無人考求，似為闕典。夫不講先聖經義中國掌故，而能為通才任政者無之。臣考漢代立博士教諸生，皆以五經立學，尤先於四書，是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微言大義，我朝尊崇聖道，科舉大典，豈宜遺闕五經。臣考朱子學校貢舉議，古今稱善，今宜採用其說，略將經史分科，經以詩為一科，書易二科，儀禮禮記為一科，春秋公羊為一科，凡五經分為五科。史以史記漢書後漢書為一科，三國六朝史為一科，唐書五代宋史為一科，遼金元史為一科，明史為一科，資治通鑑紀事本末為一科，文獻通考為一科，國朝掌故為一科，凡諸史分為八科。其四書論為通學，人皆習之，其經學五科，

史學八科，略用乾隆以前舊制，聽人各習專經專史諸科，各出一題，聽人自認，所習之科，卽作專科之藝。臣愚竊見士人精力有限，試以三場之多，末場實已精疲力盡。

頃聞禮官草定章程，有兩場之議，臣愚竊謂首場試時務策，二場試經史論，以兩場試士，人才之本末高下已可概見。其二場試藝，請以四書題爲首藝，五經題爲次藝，史學題爲三藝，凡論三篇。如此，則根據經義本原，聖道通達，掌故之才備矣。

至於各項考試，除考御史向用策論外，其考試差、軍機總署、章京、中書學正、滿漢廩生、教習、臚錄、優拔貢、朝考、請一律用時務策一道，經義論一篇，凡二篇。其論題四書五經皆可出，其策題中外掌故皆可問。生童歲科試，府縣童試，並一律試時務策，經義論各一篇。至生童經古場，向考專門者，聽其仍舊，略分六科，並令必考經古，乃得應正場。其試帖詩賦，皆雕蟲藻繪，不適用於，請各項考試一律停止，俾天下人士，不致精費神於無用之地。然後學業專一，而人才可成。如此，則中外兼貫，上下同風，通經史以達時務，體用兼備，庶不負朝廷維新作人之意。臣爲恭繹聖訓，改試策論，畫一文體起見，若蒙採擇，伏乞特旨頒行，庶風氣可一，而人才可出。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禮部尚書懷塔布等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經筵講官禮部尚書臣懷塔布等謹奏，爲遵旨議奏事。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五日，內閣奉上諭：我朝以四書文取士，康熙年間，曾經停止八股，改試策論，未及復舊制。乃近來文體日敝，若不因時變通，何以勵實學而拔真才。著自下科爲始，鄉試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其如何分場命題考試，一切詳細章程，該部卽妥議具奏。此次特降諭旨，實因時文積弊太深，不得不改絃更張，以破拘墟之習。至士子爲學，自當以四子六經爲根柢，策論與制藝殊流同源，均不外通經史以達時務，總期體用兼備，人人勉爲通儒等因。欽

此。臣部正在妥議間，十二日又奉諭：御史宋伯魯奏請將經濟歲舉，歸併正科，並各省生童歲科試，迅速改試策論一摺。前因時文積弊太深，特令改策論，鄉會試既改試策論，經濟歲舉亦不外此，自應併爲一科考試，以免紛歧。至生童歲科，着各省學政奉到此次諭旨，卽行改試策論，毋庸候至下屆等因。欽此。欽遵。先後鈔出到部。

查宋伯魯原奏內稱：人才衰弱之由，皆緣中西兩學不能會通之故，由科舉出身者，於西學輒無所聞，知由學堂出身者，於中學亦茫然不解。然未有不通經史，而可以有經濟者，亦未有不達時務，而可謂之正學者。宜將正科與經濟合併爲一，皆試策論。論則試經義，兼以掌故，策則試時務，兼及專門。生童歲科試，現正隨時按考，請飭各省學政立即遵照，一律更改等語。除歲科卽行改試策論，業已遵旨通行各學政外，臣等查制義取士，舊制相沿，康熙二年曾經停止八股，鄉會試以策論取士，分爲二場，誠以因時制宜，端資乎通變，通經致用，不泥於體裁。恭釋兩次諭旨有云：策論與制義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經史以達時務。又云：經濟歲舉亦不外此。仰見聖謨宜示，洞澈源流，臣等謹就鄉會試及歲科各試，改試策論，暨經濟併歸正科各節，悉心酌擬，分場命題一切詳細章程，分繕清單，恭呈御覽。

其糊名易書，以及各省中額學額，仍照科場條例，及學政全書遵行。如蒙俞允，臣部卽抄錄章程，通行順天府各直省一體遵照辦理。所有臣等遵議緣由，是否有當，謹恭摺具奏，請旨。

### 附清單(軍)

一試題宜變通舊制也。士子通經致用，自宜欽遵諭旨，以四子六經爲根柢，尤宜博考史事，通達治體，以成有用之才。擬凡鄉試會試首場命題，定爲四子書論一篇，經論一篇，史論一篇。四子論以義理純粹爲宗，經論以考覈詳備爲主，史論則求上下古今，臚陳剴切。其向有五言八韻詩一首，應否仍舊命題之處，恭候聖裁。

一場期宜量爲歸併也。制義改爲策論，原期敷陳切實，力掃陳言，首場既試以四子六經，已足覘士子之根

抵擬酌照康熙年間舊例，改試兩場，次場卽試以策問五通，俾士子得援古證今，各抒所見，庶陳言務去，而實用可期。

一命題宜酌有定衡也。歷科次場經藝，向分五經命題，今改試經論，擬仍於五經中，不拘何經命題考試。至諸史卷帙繁博，而御批通鑑輯覽，業經聖斷折衷，古今政治得失，均已賅備，史論命題，宜以輯覽一書爲斷。士子等旁徵博引，仍當就事論斷，不得於題外逞辨，虛衍蕪詞。

一立言宜示以宗旨也。本朝崇文興學，十三經註疏，固已頒列學官，如御纂四經，欽定三禮，及御纂周易述義，詩義折中，春秋直解諸書，尤復悉遵聖斷，明示指南。而學庸論孟，悉以朱註爲宗，亦已垂爲功令。今雖制義改試策論，諱旨有云：殊流同源，實足爲多士立言之準。嗣後鄉會試及各項考試，除策問本可獨抒所見外，四書論以朱註爲宗，經論以格遵先儒傳註，及御纂欽定諸說爲斷。卽令反覆推闡，亦宜意有指歸，如或妄逞臆見，顯違經旨者，以文理悖謬論，試官不得取錄。

一五策宜各試所長也。由科舉出身者，於西學輒無所聞知，由學堂出身者，於中學亦茫然不解，誠有如御史宋伯魯原奏所云者。然國家政治，談經濟者不能概曰無聞，中外事宜，應科舉者亦宜漸求通曉。本年總理衙門會同臣部奏設經濟常科，有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物考工六事，專門之議。今既奉旨經濟歲舉併於正科，自應爲並蓄兼收之計，所有次場發策第一問，擬出專門題，每門各一道，次出時務題四道，除時務應通場合試外，其專門題，則聽士子各就所長，條舉以對，令考官合校五策，酌量取中。

一科舉宜分途錄送也。各省府州縣學諸生，統由學政按臨考試，品學優絀，固所諗知。至書院學堂肄業各生，功課之勤惰，造就之淺深，惟院長教習知之最悉。今欽奉諭旨，併科考試，其起送鄉試時，應令院長教習，於課有成效者，出結保送，照貢監例，呈由地方官，具文申送學政錄科，如尙係文童，並應補捐監生，以符定例。

一入闈宜嚴懲懷挾也。欲拔真才，先清弊竇，列聖諄諄誥誡，奚啻至再至三。乃近來石印盛行，爭思弋獲，經



義策科，售自坊間，公然攜帶。今既改試策論，不復拘於程度，點竄稗販，尤易爲功。若搜檢不嚴，則瑤玉混淆，眞才不出，應請特降諭旨，凡鄉會試及各項考試，於懷挾例禁，實力整頓，庶扞論者，出自心裁，而勦襲者，無從倖進。

一文律宜勿拘常格也。制義代聖賢立言，故格律謹嚴，有引用後世事，及每篇過七百字，分別罰科之列。今既改文爲論，原求其援引賅備，疏通證明，與制義體例，致有不同。試卷解部磨勘，不得仍以此例相繩，至五策空疏，論策不滿三百字者，均不取錄。

一考試宜酌從一律也。生童歲科各試，自應欽遵諭旨一律改爲策論，擬請生員歲試四子書論一篇，經論一篇，科試則減去經論，用策一道。童試正場四子書論一篇，經論一篇，覆試日四子書論一篇，小學論一篇。其生童考試，向有默寫聖諭廣訓，仍從舊例。童生縣府試正場覆試如之。除歲科向有經古場，本由學政隨時酌量命題外，至學政考試拔貢首場，向用四書文二篇，經解一篇，二場策一道，論一篇，八韻詩一首。考試優生，則以首場經解，移於二場，而無論題。今既改試策論，擬請無論優拔考試，均首場試以四書論經論各一篇，二場試以史論一篇，策一道。其拔貢優貢朝考，及考試教習，並鄉會試覆試，向用四書文者，今亦一律改爲四書論一篇，策一道，則程式既同，而多士咸知遵守。

一書籍宜統行頒發也。經史舊籍，久已中外頒行，今既兼試專門，則新譯各書，闕中亦需檢閱，擬請飭下總理衙門，覈明專門考試，簡明賅洽者，應書若干種，備齊咨送臣部，並頒發直省各一分，俟鄉會試時，移送入闈，俾考官憑以發策。

禮部尙書懷塔布等片（軍錄）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再查科場條例，宗室鄉會試，用四書文一篇，排律一首，現既改試策論，所有宗室鄉會試，擬請遵照此次拔貢朝考，欽奉諭旨改爲四書論一篇，時務策一篇，其應否裁去排律詩一首之處，仍候欽定。又繙譯會試，首場用

清文四書文一篇，清文孝經論一篇，宗室繙譯會試，亦試以清文四書文一篇。除宗室繙譯鄉試，及繙譯鄉試，向用清文四書論題者，應毋庸議外，其繙譯會試及宗室繙譯會試，應請一律改用清文四書論題，是否有當，謹附片具奏，請旨。

###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總理各國事務和碩慶親王臣奕劻等跪奏，為遵旨議覆，並遵議經濟特科詳細章程，謹繕清單，請旨飭行，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衙門會同禮部議覆，貴州學政嚴修請設專科一摺。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奉上諭：國家造就人才，但期有裨實用，本可不拘一格。該衙門所議特科歲舉兩途，洵足以開風氣而廣登進，著照所請行。其詳細章程，仍著該衙門會同禮部妥議具奏等因。欽此。又浙江巡撫廖壽豐奏請飭妥議章程，以收實效一摺。三月三十日奉硃批：該衙門議奏。欽此。仰見皇上側席求賢，權衡至當之意，欽佩莫名。

臣等詳譯廖壽豐原奏，大抵以裁學精選，非培養不能成材，而科場積弊已深，必需實事求是，酌量變通，始足以激勵人才，一洗從前陋習。惟是特科曠典，原所以鼓舞羣倫，自非刻日舉行，無以轉移士習。所請分別器使諸法，自可行之於既試之後，不必律之於調考之先。至於歲舉各節，按照特科六事，徑由學堂選舉，以修身明理繪圖知算為根本，以聖諭廣訓孝經四書朱子小學為入門，酌改制裁書院為學堂，裁減例舉鄉會中額，以互相消息，本末兼賅，實能得古人論秀書升之遺意。

查宋世太學有積分之法，歐洲學堂有卒業之憑，亦並以平時考課，差其甲乙，參稽定論，不恃一日之短長，故得士多而無蹈虛之弊。若仍拘拘試四書文附鄉會試，則庸濫浮僞，懷挾槍替之弊，誠有如該撫所云，法愈變而弊愈滋者。蓋特科為風聲所樹，不妨寬以相求，歲舉實培養之基，不可泥於成法。臣等恭聆聖訓，但期有裨實用，不敢以前次議辦大略在先，稍涉迴護。謹議特科章程六條，開列清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即由臣衙門咨行

京外各衙門一體遵行，如有未盡事宜，仍當隨時奏辦。所有遵旨議覆，並妥議經濟特科詳細章程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再正繕摺開，准禮部片稱：本月十二日欽奉上諭，鄉會試既改試策論，經濟歲舉亦不外此，自應併爲一科考試，以免紛歧等因。查鄉會試改試策論，既由禮部議覆，經濟常科章程，亦應歸入禮部議覆摺內，一併議奏等語。是以經濟特科章程，由臣衙門主稿，會同禮部具奏。至經濟常科章程，應由禮部另行議覆，合併聲明。謹奏。硃批：另有旨。

### 附清單

遵議特科章程：

一嚴修奏稱：凡所保送，均填註姓名籍貫，已仕未仕及其人何所專長。廖壽豐奏稱：遵照原奏聲明專長，並其人心地操守有無嗜好，出具切實考語，各等語。查專門之學，以致用爲程，取士之方，以行己爲重。此次特科創設，欽奉諭旨，不得徒採虛聲，內外臣工，當明聖意之所在，應責成凡有薦舉，無論已仕未仕，務期識拔真才，學問博通，尤必素行廉正，並無嗜好者，方准予保，毋許濫行汲引，致開倖進之門。

一廖壽豐奏稱：內政外交及理財之農桑，格致之算學，或可命題以試，此外各學，非呈驗器藝，不足覘其實詣等語。查專門之業，無非本於學問，古人格致之篇，冬官之冊，全書雖佚，大略猶存，今則聲光電化，製造工藝諸書，翻譯刊行，汗牛充棟，可知得一新理，即能成一新說，創一新術，即可製一新器。士夫伏處巖阿，有志當世，未必不著畫製器，以待當事之求。其有著述成編及有器藝，可以呈驗者，一概隨同咨送，以備察驗，其由各省船政製造礦冶鐵路水師陸軍諸局出身者，併將其曾經所著實效，切實聲明，咨由臣衙門辦理。

一嚴修奏稱：詞科之例，不以已仕未仕而拘，或布衣而擢檢討，或知縣而授編修，道員而授侍讀等語。查詞科故事，康熙、乾隆時，翰詹除授已各不同，詞科取人，與經濟科又異，自應參酌成法，略示區別，應請京官自五品以下，外官自四品以下，未仕自舉貢生監以及布衣，一體准其保送，其曾經被議人員，非計典及以貪墨敗者，查照向章，亦准一體保送。

一廖壽豐奏稱：各就所學，分別器使，或令在總署當差，或充教習翻譯，或分發各省稅關水師陸軍船政製造礦冶紡織鐵路電報各局差遣委用，或交出使大臣帶赴外洋游歷習練等語。查此次舉行特科，有已仕未仕之分，已仕者官階大小不同，未仕者舉貢生監不等，該撫所擬，勢難一概施行。其已有出身之員，如何量材擢用，自應恭候聖裁。其未有出身之員，一經拔取，可否予以出身，發往以上各署局差遣委用，試其實效，再由該管大臣保奏，量予升擢之處，應俟臨時由軍機大臣請旨辦理。

一嚴修原奏：寒士艱於資斧，邊省或憚跋涉，請酌分道里遠近，量給公車之費等語。查近來舉人進京會試，其沿海省分，除例給公車費外，有由藩司酌籌經費，給發輪船印票之例，其腹地邊省，不通水道者，亦有賓興等項名目。此次特科，自應援照成案，一體辦理，其遙遠省分，應如何酌量從優之處，亦由該督撫設法籌辦，以示體恤。

一查向來殿試，均先期刊印題紙，按人分派。此次特科，欽命策題，自應查照舊章，一律辦理，其點名給卷，監場搜檢及彌封收卷等官，向請欽派王大臣者，仍請欽派王大臣，向由部院派員辦理者，亦由總理衙門會同禮部派員辦理。至對策之文，原無定式，特科之舉，與古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命意略同，自應准其直摺胸臆，不拘字數。查向來殿廷考試，試卷各項不同，殿試散館，優拔朝考之卷，有直格無橫格。貢士朝考，翰林考差之卷，橫直均無界格。舉人貢士覆試之卷，橫直均有界格。校其寫之難易，自以覆試卷便於筆墨，可以暢所欲言。現既聲明不責以楷法，不苛其譎脫，即照覆試卷式備卷，並多添頁數，以備文字較長者，得竟其詞。其策文仍於卷首寫臣

對臣聞，卷尾寫臣謹對字樣，無庸書寫策題，并准其添註塗改，點句畫段，以清眉目。

###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片（軍機）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再：製造駕駛聲光化電諸學，非從外洋肄習，難語精專，而其人卒業言歸，往往于中土文義，未能通暢，設一律試以策論，必致登進無門。擬請量爲推廣，仍令在京三品以上大員，外省督撫學政，出使各國大臣，凡成就一藝者，確有所知，准其隨時保薦，先由臣衙門考驗，果係學業有成，堪資利用，再請欽派大臣覆驗，詳勘得實，即因材器使，予以進身之階，似此博採宏收，庶片技必庸，而羣才爭奮矣。臣等管見所及，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奉硃批：依議。欽此。

### 湖南巡撫陳寶箴片（軍）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再：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各直省學政，保送考試特科人員，臣遵即按照所分內政外交等六門，以合例之員，開單咨送。前於三月十一日單內開列之工部主事康有爲，現已奉旨特派辦理上海官報局事務，改革之始，一切資其經理，應請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該員免其調考，俾得盡心職事。臣于該員素無一面之雅，徒觀其所著論說，通達時務，信爲有用之才，若再能心術純正，操履廉潔，尤屬體用兼備，所有工部主事康有爲因公赴滬，可否免其調考特科之處，謹附片具陳，伏候聖裁。謹奏。

### 湖北巡撫譚繼洵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頭品頂戴湖北巡撫臣譚繼洵跪奏，爲請變通學校科舉，以期講求實學，拔取真才，敬陳管見，恭摺仰祈聖

鑒事。竊惟三代以上學校與選舉合，三代以下學校與科舉歧，此古今治亂之所由分，亦中西政法所自判也。伏讀五月初五日上諭，考試廢八股改策論，仰見宸衷獨斷，崇實黜浮，莫名欽佩，特是人才不出於學校，專恃科舉以較文字之短長，凡士子應試於內政外政法律輿算諸學，尙可見諸策論。他若化電製造及有關實事之工藝，必陳圖列器，親手運用，非命題一試，即可詳悉淺深。況品行心術，養之有素，乃察之易審，尤非倉猝所能辨別。上以實求，下以虛應，所取策論，縱極淵雅，究與八股時文同屬空談，揆諸聖明旁求俊乂之心，轉覺相違，而鮮實效。臣不揣冒昧，妄擬以學校立科舉之體，以科舉成學校之用，謹畫二策，曰立學校之規模，曰籌科舉即出於學校，敬爲我皇上陳之。

今各省亦競言學堂矣。然而章程不同，則無其法，款項支絀，則無其費，教習難聘，則無其師。以臣觀之，此三者皆非所難也，難在規模未定耳。擬請於京師設立學部，總管各省學校事務，議定辦理學校之章程，處分之則例，與教習之程式，生徒之功課，以及學成考試之法，分門別類，綱舉目張，以之頒行天下，使其一律遵辦，則法整齊矣。自宋以後，因學官不足以造士，而後書院之制興，今各省府廳州縣，莫不有書院，雖多寡大小不一，皆宜一律改爲學堂。而今之所謂學官者，但襄事丁祭，尙應學政，號爲學校之官，究無與於教育之事。而又歧之爲教諭訓導，臨之以府學教授，終歲學田所入，亦頗不貲。計維有酌裁學官，而總其職事于學堂，即責成地方官管理。是學校即屬於學堂之內，則凡養學官之費，如學田等類，酌量撥歸學堂，竊意合書院學官之費以辦學堂，則費當無不足矣。古人云：師道立則善人多，後世師範一學，闕焉不講，此亦失治之一端也。明臣王守仁曰：教之大端，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而其節目，則舜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又曰：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學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臣竊以綱常性理之本，原不出乎四書五經，當此人心錮蔽之時，賴此提撕，使天下曉然知君臣父子之倫，三綱之道明，則親上死長忠義自

舊各州縣既立學堂，擬請於京師及各省城，設立師範學堂，擇年長行優而根柢孔孟之學者，入爲生徒，學習三年，使粗知內政外政法律輿算各學之門徑。果其品學均足爲人師表，卽予以憑單，發往各府廳州縣，充爲學堂教習，其已聘得教習者，卽毋庸發往。創辦之時，應請先由京師同文館挑選生徒之高才者，發往各省師範學堂爲教習，不足則如廣東上海廣方言館之學生成材者，補充其選。其他化電製造方言武備各專門學堂，暫宜聘請西人爲師，俟學生學成，然後自相傳習，則師亦不難得矣。所謂立學校之規模者此也。

學校既已林立，人才亦必輩出，則當籌所以用之之道，使仍以科舉考試之法求之，則所取者，未必出於學校，而學校轉不如科舉之可貴，是墮學者之志，而分其趨向也。此後考試，擬請以學堂中之功課分數爲憑，先由學部明定章程，各學功課必須滿至若干分，方爲及格，及格者始給予憑單，注明所學何學，現已滿足分數，及品行修飭，並無過犯等語。其縣學堂，則由該縣知縣會同該學堂教習，出具切實考語，彙冊齋府轉詳學政，再由該學生親齋憑單投驗收考，學政面試所學，果與憑單相符，卽作爲生員，准入府學堂肄習稍深之學。府學堂肄業期滿功課及格者，如前給予憑單，由該府知府會同該學堂教習，出具切實考語，彙冊齋省，詳送督撫，再由該學生親齋憑單投驗收考，督撫面試所學，果與憑單相符，卽作爲舉人，准入省學堂肄習精深之學。省學堂肄業期滿功課及格者，如前給予憑單，由該省督撫學政會同教習，出具切實考語，彙冊咨送京師學部，再由該學生親齋憑單投驗收考，學部大臣面試所學，果與憑單相符，卽作爲進士，准入京師大學堂肄業，以待皇上臨軒而策之。其有所學與憑單不符者，卽將該地方官及各教習嚴定處分，予以降革之罪，督撫學政亦加嚴議。

至於學成錄用之法，則視其學某學，然後用於某部，如學內政者則用於吏部，學理財者則用於戶部，學法律者則用於刑部，學兵學者則用於兵部及軍營，學工藝製造者，則用於工部及各省機器局，學外政者則用於總理衙門及各使館之參贊隨員，各因其材而用之。使之終身遷轉，不出於本部本衙門，則學者學其所用，用者用其所學，人無曠官，官無曠事，科舉無倖進而學校亦不虛設矣，所謂籌科舉卽出於學校者此也。

臣聞之絮裘者振其領，舉綱者提其綱，以言凡事統之於上，則其勢順而易也。故學校科舉合一之制，又必視學部爲轉移，苟學部大臣能舉其職，並繕譯西國學部章程，仿照辦理，則強學康時成效自速。故臣愚以爲變法自強莫先於變通學校，變通學校又莫先於設立學部也。謹就管見所及恭摺具陳，是否有當伏祈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戶部候補主事程利川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戶部候補主事程利川跪奏，爲講求武備，首在正本，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恭釋迭次諭旨，變通文武科舉，設武備學堂，改練洋操，舉行團練，仰見我皇上整軍經武，實事求是之至意，欽佩莫名。各督撫學政果能躬行實政，爲民表率，庶有勇知方，即可成爲五大洲第一最強之國。然其大要則在文必兼武，使民不視兵爲可賤，然後有令必行，卽驅吏亦易因勢利導，無煩廷旨之過爲敦迫者。請敬陳之。泰西以兵立國，其國君各相贈以將軍之號，其次雖以世子之尊，必先充兵役，然後遞升將位，故其兵愈貴而愈精。中國重文輕武，至有好子不當兵之謔，而各督撫學政之兼轄武事者，兵非其所素習，亦皆空言無實。文臣躬不習兵，故兵愈賤而愈不可用。爲今之計，惟有仿泰西貴兵之意，併武備於科舉，以練士爲訓民，而其行則自清要之臣始。請先改翰林院爲大武備院，凡考試差人員，均令其入院肄習用兵演陣地圖火器諸法，必俟其技藝精熟，然後畀以典學之任。難者曰：火器事粗，豈工詩賦小楷者所能勝任。然槍砲之用，首重測算，均尚巧而不尚力。況古六藝兼及射御，今廢射御而尚槍砲，卽以槍砲列於六藝可也。我朝定制，八旗士子之應鄉會試者，先校騎射，原未嘗重文而卽舍武，特未遍及行省耳。今當整頓武備，必先法行於上。朝廷以此取試官，試官卽以此取士，童試鄉會試首場論題，首論兵學，凡應試之人，生監必領有小武備院卒業文憑者，方准應鄉試，舉人必領有中武備院卒業文憑者，方准應會試，進士必領有大武備院卒業文憑者，方准應殿試。如是懸功名以爲的，庶天下士民咸曉然於皇上崇武之意，與兵



之所以貴，不必勸練民兵，而民已莫不爭自濯磨，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且練民兵必先有餉，乃可爲兵，令士習兵，餉可不籌，此一便也。士既習兵，卽民莫不願挂名軍籍，不必認總然以驅民入教爲患，此又一便也。蓋出令必由其所好，則民易從，變法必先於至近則下易應。臣管見所及，不敢不效其愚昧之忱，謹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總理各國事務和碩慶親王臣奕劻等謹奏，爲遵旨酌採內外臣工條議武場改制事宜，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等疊奉諭旨，令將各督撫將軍學政議覆武科章程，妥議具奏。又於本月初五初九等日，經湖南舉人何鎮圭條陳武試團練並行章程，御史楊福藻奏武科宜合學堂營制科舉爲一事，均奉旨：著兵部歸入變通武科事宜內，一併妥議具奏等因。欽此。又本月十八日軍機大臣面奉諭旨：給事中龐鴻書條陳改定武科，著兵部妥議具奏等因。欽此。欽遵。先後抄出到部。臣等詳繹各省所陳，張之洞之議最爲扼要，其餘亦多可採。大抵於火器一項，再三審慎，有錄送之法，有教練之方，立論雖殊，用意則一。然各省情形不同，張之洞謂非在營充伍不准應試，劉樹堂則謂武生武舉咨送赴試，什伍一空，非所以慎重地方，此錄送之不能同也。學堂惟北洋、南洋、浙江、廣東、湖北、吉林等省有之，他省尙未遍設，張之洞等皆謂各府州縣均立學堂，無此物力，此教練之不能同也。臣等謹就各督撫將軍學政等條議，參稽互證，並輔以何鎮圭武試團練並行之說，楊福藻學堂營制科舉合一之規，博採衆長，酌中定制，綜其大要，蓋有三端：一曰稽名籍，二曰嚴考試，三曰杜流弊。請爲我皇上詳陳之。

武舉武生童等好勇尙氣，遇事風生，今令改試武器，如虎傅翼，人數既衆，鈐束難施。昔沈葆楨謂若輩歸標効力，尙能勉就範圍，無事家居，往往武斷鄉曲。張之洞、鄧華熙、楊福藻等欲合營制學堂科舉爲一事，譚繼洵、張百熙、何鎮圭等欲合團練科舉爲一事，蓋深得其要矣。人情勞則安分守法，逸則蕩檢踰閑，有所轄則畏而知懲。

無所統則肆而無忌。兵勇學生團丁，日有課，月有試，皆習勞者也。營官之於兵勇，教習之於學生，團長之於團丁，皆有統轄之責者也。擬請非水陸軍營有名籍者，不准應試；非水陸學堂有名籍者，不准應試；非練局有名籍者，不准應試。凡器具演習送考諸事，皆專責成，設有疏虞，惟該管營官教習團長是問。臣等所謂稽名籍者如此。砲位體重，運轉甚艱，演放既須人助，去取必致無憑，故各省皆有免試之請。今既合營伍學堂團練爲一，則演砲宜在操場，不必以之考試。擬參用劉坤一、譚鍾麟、崧蕃、胡聘之、魏光燾、饒應祺、德壽、黃槐森、朱福詵等議，頭場試馬槍疾馳兩次，每次三出共六出，中三槍以上爲合式。二場試步槍六出，中三槍以上爲合式，然尙有可慮者，火器以巧勝，不以力勝，烟癮瘠弱之人，難保不濫竽倖進。弓刀石三項，王毓藻謂開弓以驗橫力，撥石以驗直力，舞刀以驗橫直力。劉坤一、譚鍾麟、崧蕃、張汝梅、劉樹堂、饒應祺、德壽、黃槐森等，亦均言弓刀石萬不可廢。該督撫久任封圻，實係閱歷之語。蓋此三者，雖無與戰陣，然以之考試則功同體操，以之爭鬥則迥非利器，所以練武人之勇而折其氣，立意至深遠也。擬仍留技勇爲三場。

西國無不識字之兵，凡兵皆攜帶輿圖，周知險要，並能講求測算，蓋誦兵法，審權謀，非轟通文理不可。槍砲必較準頭，戰守必識形勢，非熟輿地習測量不可。擬用楊福臻等議，內場試兵法論一道，輿地測算等學策問一道，以一論爲完卷，字義通順，即可入選。策論俱佳者，外場雖遜，亦可取中。其中額任缺無濫。如此則功令所重，豪傑爭趨，數科之後，必有精嫻韜略者，出乎其中矣。臣等所謂嚴考試者如此。

洋槍之禍最烈，操場練習傷及行路，此平時之弊也。應試時人馬擁擠，向背偶失其宜，危機立蹈，此臨場之弊也。槍靶取準之法，在手穩眼明，手眼熟則命中易，平時但演放空槍，定期會操，地方文武齊集，始准用有彈之槍。擇高岡或平地，築土阜安置靶位，以爲屏蔽。試場屏蔽之士阜宜益高廣，遴選熟習槍法將弁，周巡彈壓。

至於槍價不貲，弊在糜費；槍製不一，弊在紛歧。擬用張之洞等議，馬步概用單響毛瑟槍，飭各省迅速製造，以塞漏卮。舊製用合式戳記印臂，防頂替之弊也。而頂替之弊終不能除，今內場既試策論，不可不加意防範，擬

飭令各營，各學堂，各練局送考時，按名造具籍貫年貌箕斗清冊，臨場復用新樣戳記印臂，派大員驗視年貌箕斗臂印相符，方准入試。其餘一切關防，均視文場，則廣鼎既除，真才自出，不徒得一兵一卒之用矣。臣等所謂杜流弊者如此。

大抵法制不厭求詳，綱領必歸簡要。以營武團練學堂爲科舉之選，而流品不淆，卽以科舉爲營勇團丁學生之勸，而功名皆奮。凡各省所陳，足補臣等前奏所不逮者，不敢膠持前說，顯立異同。至無關大體，窒礙難行者，亦不敢瑣屑瀆陳，曲爲遷就。其餘尙未議覆各省，俟奏報到後，再行酌覈。及一切冊送場規磨勘各事宜，臣等隨時釐定，奏明辦理。如蒙俞允，應由臣部通行各直省，仍遵前旨，武鄉試自光緒二十六年庚子科爲始，會試自光緒二十七年辛丑科爲始，童試自下屆爲始，悉按新章考試，以歸畫一。

所有會武試改制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再此摺係兵部主稿，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合併聲明，謹奏請旨。

#### 四川瀘州舉人陳天錫等呈（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

具呈四川瀘州舉人陳天錫、羅鳳翹、梅光鼎、朱榮邦等，爲敬陳管見，呈懇代奏事。竊舉人等伏讀屢次上諭，廣開言路，俾士民得以上書，仰見皇上不廢芻蕘，勤求上理，至意竊維圖治，以得人爲本，而得人之法，不厭求詳。近數月來興學堂，開特科，改策論，並定隨場去取之法，掄才大典，可謂精且詳矣。

願猶有未盡者，舉人等嘗讀校邠廬抗議，其改會試議，謂國家將收養士之報，先求恤士之方，應請鄉試榜後一月，卽於省闈借地會試，定爲若干人取一人，一切如鄉試法。中式者始令進京殿試，此法之亟宜變通者也。蓋遠省舉人，誠有一試不中，終身不再望闕廷者。抗議所言深痛剴切，可覆按而知也。至大挑教習謄錄，請將各省前後三次挑取各項人員，通計各得若干，然後酌定額數，按科挑取，其取之之法，宜於進士正榜外挑取備卷。

另行統發一榜，名曰副進士。一律進京覆試，再酌定等差，俟分別知縣教職教習磨錄後，各照例辦理。此外如拔貢優貢似亦可照辦。其新科舉人覆試，擬仿照拔貢會考之例，即由監臨覆試磨勘咨送，至於會試主司，按省分遠近，另行陸續分放會試同考各官，即於該省府廳州縣之甲榜出身者調考取派，如是則登進之途愈寬，而亦愈嚴。

何謂之寬，從前進士大省二十餘人，小省約十人，今以大挑各項附之，約加二三倍。且就省會試，赴者必多。一材一藝，網羅殆盡。寒素不苦於借貸，落第不傷於糜費，一試不中，磨勵至再，再試不中，覬望三四。有志者無費短之歎，負才者無終屈之理，士氣既伸，國勢自振。此寬之益一。

何謂之嚴，從前大挑並非考文，懷奇抱異者，或以貌癯見黜，封己自侈者，或以年積得官，而且兼容並包，十取其六，雖我國家優待士人，實亦無謂已極。今與教習磨錄均併入會試，量才去取，更經覆試分別等差，以此衡評，必得真品，此嚴之益一。夫不寬則無以激動士人，不嚴則無以杜絕冒濫，總此二益，屏去諸病，天下人士誰不樂從。又況每屆春闈，動帑巨萬，今從簡易，糜費較少，國家亦何憚而不爲此。

抑舉人等更有請者，方今時事艱難，百度維新，大小臣工，不患無才，願用之何如耳。今我皇上變科舉與學堂汰營伍裁冗官，天下懽聲雷動，發奮鼓舞，惟望皇上堅持初見，始終如一，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然當今要務，尤宜以用人爲第一義，用人以不拘資格爲第一義，即如主考學政，向例用翰林者十之九，請自今一洗拘牽之習，自未補缺之甲榜主事中書以上，有兼通中西學者，一律准其考差主差學差酌量錄用。

以上各項，如蒙俞允，請旨飭即於下科會試爲始，行見登明選公，科舉與學堂相維繫，則經濟有用之材，自不可勝用矣。舉人等末學膚詞，罔知大義，干冒宸嚴，不勝恐懼悚惶之至。是否可採，伏乞代奏皇上聖鑒，謹呈。

協辦大學士孫家鼐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日

臣孫家鼐跪奏，爲遵旨議奏事。六月二十二日，軍機大臣面奉諭旨：御史何乃瑩奏定學堂中額，暨考試策論，請嚴加搜檢各摺片，著孫家鼐酌覆辦理。欽此。查該御史原奏，謂總理衙門覆奏大學堂詳細章程，內有作爲舉人進士一條，行之既久，恐百弊叢生，宜遵照六月初一日諭旨辦理，方無流弊等語。又擬援照算學生鄉試之例，二十名取中一名，此慎重名器，嚴防冒濫之至計也。臣惟總理衙門原奏，舉成者作爲舉人進士，實爲鼓勵人才起見，其議亦未可盡非。此事關係甚重，議論各殊，臣月餘以來，反復籌思，未敢定議。

竊計科舉經濟學堂，合併考試之法，非博覽羣書，難以入選。其得舉人進士也較難，其弊也則在於懷挾抄襲。學成卒業之法，溥通學既熟，但專精一門，即可入彀。其得舉人進士也較易，其弊也則在於徇情濫舉。今將通用科場考試，則學堂肄業諸生，必將分心於博覽，無以致專一之功。於專門學業，恐有窒礙。將不用考試，則學堂出身，誠恐弊流於冒濫。擬請嗣後科場考試，仍照張之洞所奏，六月初一日所奉諭旨辦理。而學堂卒業諸生，果能屢試優等，學堪致用，卽予以生員舉人進士之名，仿唐人分科舉士之例。習化學者名曰化學科舉人，進士習算學者名曰算學科舉人，進士推之各科，皆冠以專門之名。將來何項需人，皇上卽按所習之科採擇錄用。如此則學堂之士，可以爭自濯磨矣。若慮徇情濫舉，則有譚繼洵請嚴定處分之法在，可切實踐行，以杜流弊。

至該御史片奏嚴搜檢一節，查搜檢之法，係科場舊章，自當認真照辦。而每習爲具文者，亦自有故。一緣應試人多，一緣罰之太重。若能謹於錄科，每中額一名送科不得逾十人，各省由學政嚴加甄別，順天由國子監嚴加甄別，如此則順天直隸大省不過三千人入場，人數無多，稽察易密。其有搜出懷挾者，只於扶出，罰其不准入場，不復加以罪名，則搜檢必能認真矣。臣愚昧之見，屢費籌思，不敢明所議之允當，仍祈飭下禮部詳細覈議，然後施行。

所有遵議御史何乃瑩奏定學堂中額，及嚴搜檢各摺片，謹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六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再七月二十日，准軍機處鈔交軍機大臣面奉諭旨，中書王景沂奏經濟特科名實至重等語。著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妥議具奏。欽此。臣等查原奏內稱特科所舉已近百數，然草野之賢非大臣所及知，舉立之所知，不如其人之所知。擬請更下布告字內，無論已仕未仕，於經濟六目，確有專門，自信已深，能見實用者，准其自赴總署報名，恭候御試。其已保之人，亦飭其自量能否，先行呈報，不願與考者，即予撤銷等語。

臣等查特科之舉，疊奉詔旨，識拔真才，振興士氣，不得瞻徇情面，徒採虛譽。仰見朝廷慎重特科，既寬選舉之例，復嚴濫保之防，權衡事當，責任事專。溯查康熙乾隆年間，兩舉博學鴻詞，仍由大臣薦舉，號稱得人。若如該中書所奏，准令自行報名，恭候御試，恐揭王之徒，未必甘爲毛遂，而盤辟雅拜者，勢將紛至沓來，欲廣懸旌之招，轉貽濫竽之誚。

臣等竊維特科六目，其內政外交理財經武四目，留心時務者，類能慷慨直陳，能否徵諸實用，恐習者亦概難自信。但使隋珠不涇，卞玉無別，亦足仰副旁求盛典。其確有把握工拙立判者，惟考工格致二事，非有圖說無緣徹宣，風箏寸晷，固難盡其所長。擬請習此二目，無論已仕未仕，如有撰註圖說，准令赴臣衙門呈報，臣等詳加考驗，果有心得，即予存記，屆時准令與試。已保之人，業經分咨原保大臣，飭於年內外，赴臣衙門報到，屆時由臣等面加詢問，自量能否。如果不願與考，即予撤銷，以昭覈實。似此量爲區別，庶於自行呈報之中，仍存實事求是之意。

所有臣等遵議緣由，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奉硃批：依議。欽此。

掌貴州道監察御史李擢英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掌貴州道監察御史臣李擢英跪奏，爲變通武場，宜先振興武教，擬請飭令各省設立武備學堂，先教將弁，次教士子，俾之遞相傳授，共曉戎機，庶幾轉弱爲強，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自奉明詔武場改試槍礮，並令內外臣工各抒所見，除軍機大臣會同兵部議奏外，各省督撫及台諫條陳，莫不各執一說，惟事屬創始，言之非艱，行之維艱。若徒爲紙上空談，而不求此中之實際，其於國是究何補哉。

夫古之名將，運用如於一心，決勝在於千里，有天姿復有學力，故能說詩敦禮，雅歌投壺，其人殆由天授，固非練耳目手足者所可比也。然而天授者不數觀，仍以練耳目手足爲事之常，不練則無以戰，不練亦無以考，而練之道，必知所先後，分以精粗。蓋人之應武試者，皆不能應文試者也。無論目未嘗識丁，更無由爲策論，手未嘗握管，更不能爲端楷。卽驟試以洋槍等類，亦恐非其所素習，斯非其所能爲，知難而退，因以廢棄者多矣。且不僅應試者爲然也。雖已經筮仕之人，提鎮以下千把以上，求其識字能書兼通文義者，不過十之二三。凡此皆未練之故，不可不於實際求之者也。

臣愚以爲政必圖其要，治貴握其原，欲教士子，不如先教將弁。若令每省設立武備學堂，延請中西名師，指授一切，而以測量繪圖爲入門先務，由督撫檄令通省提鎮以下實缺候補各員弁，次第來堂學習，約一年內，可得大略。卽令實缺人員各歸本缺，以候補爲之輔，會同府州縣文官，設立公所，籌備薪水及應用器械，教訓該處士子，亦卽以測量繪圖爲要，其讀書習字，則任令隨意尋師。如有志西學，可自往省城學堂受業，以成全材。如此遞相傳授，則將弁藉此陶成，足以備地方之緩急；士子有所則效，足以供疆場之馳驅。迄於三年，必有成效，未便於此者也。

至於考試之法，改由洋槍。洋槍之數，可按照舊日大小場箭枝之數。蓋生外場，擬改爲馬上三槍，步下五槍，

中靶過半者，准入內場應試。其測量也以算法之精粗為準；其繪圖也以地勢之險夷爲衡；合格者取中，否則黜之。鄉會試外場，擬改爲馬上六槍，步下六槍；其射毬一場，擬試以機器機砲，均以命中爲度。內場亦如童試之例。至於既成進士，應備後來將材之選，自須略通文義，方能識兵律餉章，擬請殿試以武經一節爲題，使之講解，不拘字數多寡，能逐句講明者，列上等；略通者，列中等；不通者，列下等。蓋武經爲兵法之祖，泰西各國多由此引伸，得其緒餘，已足制勝。從前僅令默寫，故不免盲於心，此後取其明通，自不能不加之意矣。

再刻下既奉諭旨，俾各省舉辦團練，則民間私藏軍器之例，必難拘泥。溯自通商以來，洋槍洋砲無處不有，盜賊或恃以威脅，而良懦反無以隄防，于理既不爲平，況以之考試，亦宜使便於肄習。擬請飭下各省督撫臣，示知各屬，如有設立槍砲廠，仿照洋式鑄造槍砲彈藥者，銷售購買均聽其便，則久之愈造愈精，無庸外購，亦所以塞漏卮也。

抑臣更有請者，人才本自多途登進，難拘一格。湖廣總督張之洞條陳武場非不詳備，惟所言非營兵不准應童試，非留營不准應鄉會試，竊恐限制過嚴，實豪自阻，而且以有數之兵弁，博有額之科名，按原奏十人取一計之，曾不數年人人皆可得，而功名不足貴矣。何如寬其途徑，舉凡兵弁士子願與考者，均准入場，倘能文武兼全，亦准其文武並試，不得以騎考斥爲弊端。如是則激勸者衆，共曉戎機，庶幾轉弱爲強，稱雄寰海，而氣象爲之一新歟。

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施行。謹奏。



## 六 籌設文武學堂及遊學章程

湖南巡撫陳寶箴摺（軍錄）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頭品頂戴湖南巡撫臣陳寶箴跪奏，爲遵旨設立學堂，請撥常年經費，以資辦理而培實學，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光緒二十二年，准禮部咨山西撫臣胡聘之奏請變通書院章程一摺，承准總理衙門咨議覆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請推廣學校一摺，本年三月又承准總理衙門咨議覆安徽巡撫鄧華熙籌議添設學堂請撥常年經費一摺，均奉旨依議，咨飭通行。仰見我皇上獎勵實學，培養人才之至意，欽感莫名。自咸豐以來，削平寇亂，名臣儒將，多出於湘。其民氣之勇，士節之盛，實甲於天下，而恃其忠肝義膽，敵王所愾，不願師他人之長，與異族爲伍。其義憤激烈之氣，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爲最。

近年聞見漸拓，風氣日開，頗以講求實學爲當務之急。臣自到任，迭與湘省紳士互商提倡振興之法，電信漸次安設，小輪亦已舉行，而紳士中復有聯合公司以機器製造者，士民習見不以爲非。臣以爲因勢利導，宜及此時因材而造就之。當於本年秋冬之間，與紳士籌商，在省會設立時務學堂，講授經史掌故，公法有格致測算等官學，額設學生一百二十人，分次考選，而延聘學兼中西，品端識卓之舉人梁啓超、候選州判李維格爲中學西學總教習，另設分教習四人。現已開學數月，一切規模均已粗具。省城舊有求賢書院，現擬改爲武備學堂，略仿天津湖北新設規制，以備將才而肄武事。

伏查鄧華熙原奏，請於各省正款內，每年撥款一萬兩，以充費用。湖北武備學堂，亦經奏准動用公款。今湘省設立時務學堂武備學堂，事同一律，擬請援照每年於正款項下撥銀一萬二千兩，酌充兩處常年經費。自光緒二十四年爲始，由臣在藩庫糧庫釐金局三處籌措分撥。其京協餉及一切應解各款，仍照解不誤。總計兩處

學堂每歲經費約需二萬數千金。除指撥正款外，所有不敷之項及建造學堂房舍之資，即由臣督率紳士，另行設法籌措，就地支給，以期有成。

所有遵旨設立學堂，請撥常年經費各緣由，理合會同湖廣總督臣張之洞，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奉硃批：戶部知道。欽此。

江南道監察御史李盛鐸片（軍）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

再：人才之興，由於學校，三代已然，不獨秦西可鑑也。近年條陳時務者，多以爲言。現議經濟歲科，專就學堂錄送；而各省學堂，除直隸、湖南、安徽等省外，尙未推行。至武備學堂，南北洋雖早經創立，章程亦未盡完備。本年議改武科，復飭各省一律設立武備學堂，以資肄習。轉瞬鄉科卽屆，若尙因循未立，則多士進取何資。方今朝廷需才如是之殷，求才如是之急，各省大吏，當念宵旰憂勞，汲汲於造就人才，上備國家任使，方合以人事君之義。應請飭下各督撫會同地方紳士，籌備經費，將省會大學堂及武備學堂，剋日興辦，限六箇月內，一律告成。倘集款需時，應准其於地方現行善舉發商生息款內，酌提數萬金，爲起造房屋聘請教習之用。俟款項充足，陸續撥還，以期早日集事，卽早收一日之效。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謹奏。

總理各國事務奕訢等片（軍錄）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初五日

再：本年三月十九日，准軍機處片交，御史李盛鐸奏請飭各督撫將省會大學堂及武備學堂，剋日興辦。一

堂錄送。各省學堂，除直隸、湖南、安徽等省外，尙未推行。至武備學堂，南北洋雖經設立，章程亦未盡完備。本年議設武科，復飭各省一律設立武備學堂，以資肄習。轉瞬鄉科卽屆，若尙因循未立，多士進取何資。應請飭下各督撫會同地方紳士，將省會大學堂及武備學堂，剋日興辦。限六箇月內，一律告成。倘集款需時，應准於地方現行善舉發商生息款內，酌提數萬金，爲起造房屋聘請教習之用。俟款項充足，陸續撥還等因。

臣等查立國之要，首重人才。人才之興，端資學校。是以臣衙門於光緒二十二年七月議覆侍郎李端棻條奏各摺內，疊經請旨飭下沿江沿海將軍督撫，於已設學堂者，量爲展拓，未設學堂者，擇要仿行，均奉准通行。嗣直隸、湖南、安徽、四川、陝西、浙江等省，先後請設學堂，均已由臣衙門覈覆。四川、安徽兩省，均酌派同文館學生前往充當教習。各在案。現在經濟特科，旣議專就學堂錄送，自應如該御史所請，請旨飭下各直省將軍督撫會同地方紳士，各於省會建立學堂，剋日興辦。於六箇月限內告成。其武備學堂，亦各就地方情形，次第籌辦。均先妥議章程，咨明臣衙門查覈。所需經費，能否就地地方現行善舉生息項下酌量提用，抑另行籌撥，亦由各該將軍督撫通盤籌畫，奏明辦理。

所有臣等遵議緣由，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初五日奉硃批：依議。欽此。

直隸總督王文韶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直隸總督臣王文韶跪奏，爲變通書院章程，創建畿輔學堂，籌辦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查山西撫臣胡聘之奏變通書院章程，併課天算格致等學一摺，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請推廣學校以勵人才一摺，均奉諭旨通行遵辦在案。臣查今日興學以育才，莫切於整頓書院。若復因循，不思改圖，仍以帖括詞章爲長技，勢必流極不返，人才終無振作之期。變通推廣，誠爲當務之急。此次設立學堂，應屏去一切詞

章傳課，以窮極義理，通知中外古今政要爲主，期得員亮幹濟之才，上備國家任使。臣督同藩臬兩司，悉心核議，先行由外籌款，在於省城西關外靈雨寺官地，建造畿輔學堂一所。內計講堂、書樓、院長廳房以及生徒齋舍，購料興工，約於本年閏三月間告竣，即可招集生徒，定期開辦。學堂正課經史之外，參以皇朝三通會典、通禮律例，近代名臣奏議，中外通商條約，及西國史志、輿圖、公法、刑律、官制、學校、兵農工商諸政書，延聘學識純正、綜貫本末之儒爲之講授大義，稽究得失。其算學乃六藝一端，爲格致諸學所從出，文字亦方言支裔，爲通譯西書之本根。於正課外，立算學、西文二門，延請京滬同文方言館藝學已成者二人，分教英、法、言語、文字，並中西圖算。

至學堂生徒，由外府州縣保送年少聰穎曾經入府縣學者，先選四十名入堂肄習，作爲正額，另選備取二三十名，其本省篤志之士，已經入學及舉貢之年富學優者，准其隨時投考，錄入備取之後，俟有缺出，挨次傳補。或外省人士願自備資斧入堂肄業者，以二十名爲限。此後經費充裕，再行陸續添選，統計正額，不得逾百名之數。該處學堂應派提調二員，一委清苑縣兼管，一派候補人員正途出身者，管理堂中一切事宜。生徒中有違犯學規者，立即屏去。惟欲嚴課程，須寬籌糜餼之資，欲期鼓舞，必量與出身之路。凡生徒學業成就，確有心得者，送由臣考試，拔其尤者，咨送總理衙門覆試，取列等第，准作貢生，一體作爲正途出身，帶領引見，照優拔貢例，分別給與官職。其次者，或本係舉人貢生，比照異常尋常勞績給獎。其不及咨送之格而年限已滿，可爲人師者，由學長給憑，准各府州縣延致各書院分教，以廣傳習而免廢材。

其學堂應需常年經費，前經總理衙門議覆，安徽撫臣鄧華熙奏請於各省正款內指撥，奉旨允准有案。今直隸學堂掌教束脩、生徒膏火、委員司事薪獎賞、歲修購置圖籍等項，約計歲需爲數較鉅。直隸爲缺額之區，未敢遽行請款，現經督飭司局另行設法籌措，集有成數，發商生息，所得息銀，作爲常年經費，不准動用本銀，以資永久。

所有創建畿輔學堂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飭下該衙門核議施行。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奉硃批：該衙門知道。欽此。

湖南巡撫陳寶箴片（軍錄）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二十四日

再：臣於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曾經奏明遵旨擬設時務學堂，請於藩庫糧庫及金局歲提銀一萬二千兩，爲該學堂並武備學堂常年經費，聲明不敷之項，由臣督率紳士設法籌措，奉旨：戶部知道。欽此。等因。在案。臣查時務學堂每年經費，約需銀一萬五千兩，公款不敷甚鉅，迭據紳士在籍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齡、前四川隆安府知府蔣德鈞等稟稱：湘省鹽釐，于光緒二十年部議東征籌餉，每斤加價二文，其時各鹽行以錢折銀，每百斤繳銀一錢，現就近來錢價折合，應有盈餘銀二分有奇，擬請在此項加價二文內，每售鹽百斤，飭補繳銀二分，作爲時務學堂經費，仍於公款毫無所損，而以地方已出之款，爲地方作育人材，尤與另行籌捐不同。因前經江甯稟經兩江總督批查，每年補收此項應有銀一萬四千餘兩，准以一半爲湘省時務學堂經費，其餘一半解歸江南支應局收用。嗣因湘督銷局總辦道員易順鼎，以緝私經費不敷，稟于准撥時務學堂之七千兩內，劃撥二千兩爲緝私經費，及湘水校經堂與湘學新報之用。紳等復電請兩江總督撥足前議所允之數，旋奉印電批示，于此項長餘鹽款，按成分撥，以加足二千金爲度等語。在案。此後應由湘督銷局，每年彙收撥解經費銀七千兩，合之奏擬公款，可支常年之用，應請奏明咨部立案等情前來。臣查此項鹽釐加價二文餘款，實因現在銀價與初收時鹽行折合銀價情形不同，故每百斤得有此二分盈餘，于應繳官款並無出入。既經兩江督臣劉坤一批准，於補繳數內每年撥銀七千兩，爲湖南時務學堂經費，以湘人已出之款，爲湘人學堂之用，於理尤順。

除咨部立案外，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奉硃批：戶部知道。欽此。

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片（軍）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

再前刑部右侍郎李端棻請開學堂派遊歷一摺，奉旨准行。伏見皇上深觀時變，亟欲變法之意，而泰西各學自政治律例理財交涉武備農工商礦及一技一藝，莫不有學。日本變新之始，皆遣貴游聰敏學生出洋學習，今其相伊藤博文，即與我同治時出洋學生同學者也。特吾格於守舊謬說，加以經費支絀，故事中止，遂使日人學而有成。今日人於泰西諸學，燦然美備，非特追摹逼真，亦且自出新解，故能以小國憑陵中土，良有所因。

我今欲變法而章程未具，諸學無人，雖欲舉事，無由措理，非派才俊出洋遊學，不足以供變政之用。特泰西語言文字不同，程功之期既遠，重洋舟車，飲食昂貴，虛糜之費殊多，故鄭重茲事，遲遲未舉。臣以爲日本變法立學，確有成效，中華欲遊學易成，必自日本始。政俗文字同則學之易，舟車飲食賤則費無多。

頃聞日人患俄人鐵路之逼，重念唇齒輔車之依，頗悔割台相煎之急，大開東方協助之會，願智吾人士，助吾自立，招我遊學，供我經費，以著親好之實。以弭夙昔之嫌，經其駐使矢野文雄函告譯署，我與日人隔一衣帶水，若吾能自強復仇，無施不可。今我既弱，未能立，亟宜因其悔心，受其情意。聞日人今者有兩黨，一主獨立，一主聯我，國家雖不計此區區經費，亦何必拒之，重增嫌怨，令彼獨立黨人有所藉口，聯我黨人悔其被辱，謂中國止可脅以兵力，不可親以情誼，恐因羞成怒，積成釁端。且閱彼國報紙，謂彼更將有親好之事，圖昭信於我朝，供遊學之經費，乃其啓端。若重拒之，彼雖有大端相結者，亦不敢再獻。其於納悔招尤，爲害匪淺。莫如因而受之，既於兩國可聯情好，且令吾人士得通彼學，又省經費，一舉三善，孰便於是。

伏乞飭下總署速議遊學日本章程，准受其供給經費，其游學之士，請選舉貢生監之聰敏有才，年未三十已通中學者，在京師聽人報名，由譯署給照，在外聽學政給照，庶於成人以濟時艱，納鄰好而泯猜嫌，必非小補。謹附片上陳，伏乞聖鑒，謹奏。

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片(軍)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

再：頃割地紛紜，由我閉關守舊，王公大臣未嘗遊歷，故爲強敵所脅也。昔春秋時諸國並立，多以王子公孫出聘，見之左傳，其數至繁。近者泰西各國聘問遊歷，多其親王近屬爲之。我中國向來一統環四垂者，皆小蠻夷可鞭笞而臣妾之，自無列國聘問遊歷之禮。今地球大通，萬國並立，不止親王出遊，亦多兩君相見，德俄英法之君無歲不會，故情好欣洽，嫌隙易弭。我今僅爲萬國之一，必不能用一統之法，而我近支王公未嘗特膺聘問，非所以聯外交而崇親好也。國朝定例，宗室不得出四十里外，又不與外廷臣工往還，故未能擴其見聞，練其才器。在當時鑒於前明宗室強橫，慮其虐民亂政，故有親王不得入軍機之例。今事勢相反，裘葛異時，並用親賢以資夾輔，宜崇強幹之義，應講教練之方。考三代之制，自王之世子庶子，皆入太學，泰西猶用我經義，上自王子旁及近親，皆先入學堂與羣士齒。又學於兵艦，親爲水手，學於練軍，躬列卒伍，然後次第升擢，乃爲船主將校。稍長之後，必徧歷外國，周知風俗，通其政事，或又因其性之所長，入其各學，專習一業，期數年而成功。日本變法維新，派熾仁親王有棲川親王，小宮丸親王，出遊泰西，分習諸學，故能歸而變政，克有成效。暹羅變法，亦使其親王遊歷泰西，去年暹王且躬自遊歷，故近來政治丕變，西人畏之不敢逼脅。此諸國並立之通例，尤變法之良模也。

頃德王之弟來遊，皇上接見以殊禮，蓋當列國競長之時，已不用一統閉關之舊，而我執政及百司大臣，皆足迹未嘗至海外，近支王公仍閉處都城，見聞愚陋，才局不練，一旦授之以政，或使於四方，遂望其能與內政而禦外侮，何可得哉。

伏聞皇上宵旰憂勤，講求變法，垂意人才。臣愚謂采萬國之良法，當自遊學始；練天下之人才，當自王公始。伏乞斷自聖衷，變通舊例，特派近支王公之妙年明敏有才志者，游歷泰西各國，其有美志良才，自願遊學，習政習兵者，尤有裨益，乞准其所請。若蒙俞允，其於培宗幹而練人才，似非小補。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大理寺少卿盛宣懷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頃品頂戴大理寺少卿臣盛宣懷跪奏，為籌集商捐，開辦南洋公學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竊世變日棘，庶政維新，自強萬端，非人莫任，中外臣僚與夫海內識時務之俊傑，莫不以參用西制與學樹人為先務之急。臣於光緒二十二年冬間，附奏請設達成館，片內曾經陳明，在上海地方籌立南洋公學，嗣以捐款難集，而達成館之請，已奉總理衙門王大臣等議覆，應由戶部撥款辦理，欽奉諭旨飭遵。又經臣奏明，將原擬捐設達成館之款，還充南洋公學經費在案。

臣惟師道立則善人多，故西國學堂必探原於師範，蒙養正則聖功始，故西國學程必植基於小學。中外古今教學宗旨，本無異同。特中土文明之化，開闢最先，歷世愈遠，尚文勝質，遺實探華，而西人學以致用為本，其學校之制，轉與吾三代以前施教之法，相關合。今日禮失而求諸野，講西學，延西師，學堂之規模近似矣。然臣前年創設天津頭二等學堂，旁求教習，招選舉徒，大抵通曉西文者，多恃於經史大義之根柢，致力中學者，率迷於章句咕嚕之迂途，教者既苦乏才，學者亦難精擇。竊喟然於事半功倍之故，蓋不導其源，則流不可得而清也；不正其基，則構不可得而固也。

初議籌設南洋公學，擬照天津分設頭二等兩學堂，繼念京師達成館未有開辦之期，滬館雖無所依做，不可不先行設法籌辦。況師範小學，尤為學堂一事先務之先務，既病求艾，相需已殷，急起直追，惟虞弗及。查有奏調三品銜分省補用知府何嗣焜，學術湛深，不求聞達，臣與縱論西學為用，必以中學為體，考核程功次序，極為精邃，志氣尤堅卓，不致始勤終惰。當經派委該員總理南洋公學事務，即於上年二月間，考選成材之士四十名，先設一師範學堂，延訂華洋教習，課以中西各學，要於明體達用，勤學善誨為指歸。復倣日本師範學校，有附屬小學之法，則選年十歲內外至十七八歲止，聰穎幼童一百二十名，設一外院學堂，令師範生分班教之。比及



一年師範諸生，且學且誨，頗得知行并進之益。外院生亦多穎異之姿，能志於學。今年復將二等學堂先行開辦，名曰南洋公學中院，以次續開頭等學堂，名曰南洋公學上院。上中兩院之教習，皆出於師範院，則駕輕就熟，軌轍不慮其紛歧。外院之幼童，洊升於中上兩院，則入室升堂，途徑愈形其直捷。師範院諸生，挑充教習，至速以一年後爲準。外院生分四班，滿三年挑充中院之四班，中上兩院各分四班，歲轉一班，閱八年而卒業。

夫人才盛衰之機，全視在上之取舍。伏查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安徽巡撫鄧華熙奏建二等學堂總理衙門議覆摺內有云：所稱頭等學堂教習，誘掖生徒，精益求精，應如何優以仕途各節。查同文館學生，每屆三年大考，一次擇其學業徑進考取前列者，量予保獎。或分部學習，或分發省分，或由出使大臣調充參贊繙譯等官。近且常徑請簡派出使大臣者，仕途不爲不優。又各教習殷勤講授，應照新疆設立俄文館章程，分別有無官職，奏請獎敘各等語，均經核准欽遵。今皇上復准總理衙門禮部議奏經濟特科歲舉之制，俾天下新設學堂書院，所教有用之學，皆得學成而各盡其用，宇內學子，莫不爭自濯磨。竊維時事之艱大無窮，君子以致達爲重。環球各國學校如林，大率形上形下，道與藝兼。惟法蘭西之國政學堂，專教出使治政理財藩四門，而四門之中皆可兼學商務經世大端，博通兼綜。學堂係士紳所設，然外部爲其教習，國家於是取才。臣設立南洋公學，竊取國政之義，以行達成之寔。於此次欽定專科，寔居內政外交理財三事。嗣後每年年終大考後，當將學生名籍及考定等數，詳細造冊，咨送各該省學政，存候鄉試年分，調取錄送。

惟各教習不乏體用兼賅之選，職在課徒，調取不及施教，至□□途轉隘。擬請將此項教習內，願應經濟歲舉者，由臣出具切實考語，咨請學政錄送。其本係舉人，准與經濟科舉人一體應經濟科會試。此外應仍請援照新疆設立俄文館章程，同文館學生大考前列章程，三年期滿，由臣會同南洋大臣江蘇巡撫，擇教誨有方，造就最廣者，分別保獎，以仰副皇上甄陶才俊之至意。

至公學四院，常年經費，以輪電兩局歲捐銀十萬兩，量入爲出，僅可相當。雖初辦兩年，內上院未開，約可節

存銀五六萬兩，惟開辦之費，除學堂基地由臣捐購外，其餘建造房屋，置備儀器圖書，以及一切器具，共需十數萬金，初擬勸捐辦理，近來商民交困，物力艱難，似茲鉅款，未易集腋而成。祇能先將節存餘款動用，計不敷之數尚多，而將來如辦理譯書之費，既在常年經費之外，卒業學生出洋遊學之費，亦當預儲於八年之內，未有設措之方也。謹將現定公學章程，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所有籌集商捐開辦南洋公學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奉硃批：該衙門知道，單併發。欽此。

### 大理寺少卿盛宣懷片（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再南洋公學內師範院諸生，多係舉貢生監，而廩增附生為尤多；中上兩院學生，亦不乏名列膠庠之士。學堂功課，日計歲積，不容閒曠。惟學官弟子，例有歲科兩試，若於試期相率而去，則師範院學堂幾空。不特外院生數課乏人，即師範生籍隸數省，就試往返，遠者動輒累月，近者亦須連旬，中西各課，精進難而荒廢易，一暴十寒，卒業何日。竊惟國家立法之意，歲試以考學行，科試以備鄉舉，無非獎勵警惰，俾不至業荒於嬉。今諸生之在學堂者，日有課，月有稽，季有試，年終有大考，冊報學政，按籍可稽。此項學生將來大抵皆應經濟之科，鄉試年分學政照冊報高等調取錄送。至三年中歲科兩試，似不同告朔餼羊，必當空存其禮。擬請嗣後新設各學堂書院內學生，凡係廩增附生，一體免預歲科兩試，使得專精新學，以仰副朝廷育才致用之至意。謹附片陳請，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奉硃批：著照所請，禮部知道。欽此。

掌陝西道監察御史黃均隆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掌陝西道監察御史臣黃均隆跪奏，爲撫臣講求時務，有名無實，請旨飭令核實辦理，以杜橫議而節糜費。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湖南巡撫陳寶箴蒞任之初，頗孚衆望，以該撫前在湖南候補年久，號爲清廉。此次撫臨是邦，咸以爲練兵籌餉，察吏安民，在在必求核實，不徒爲粉飾鋪張之舉。不意近年以來，學行西學，徒務虛名，毫無實際，其資人口實，有不能爲該撫諱者。查該撫設立時務學堂，自應擇師授徒，將器械操防及一切有用之舉，切實講求。乃聘請廣東舉人梁啓超爲總教習。梁啓超者，曾在上海刊刻時務報，力倡民主議院之說者也。該撫稱其品端識卓，學通中西，延聘來湘，恣其橫議。湘中人士，尤而效之，至有倡爲改正朔，易服色之言，刊報傳播，駭人聽聞。

又改建南學會，以爲議院之權輿，每逢會講，令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齡，搖鈴警衆，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等，登壇宣講。該撫按照七日禮拜之期，從旁坐聽，與平人齊立，准時刻到，時熊希齡復搖鈴止講。凡此皆無裨於實用，資人以口實者也。又聽用鹽法道黃遵憲之言，於城內設保衛局，僱用巡丁巡查街道，刊刻章程四十餘條，自總辦會辦以至巡丁四百餘人，月支公費四千數百元，而房屋火食及一切雜用，尙不在內。通盤計算，每年約需十萬元，費無所出，擬攤派各舖家及各住戶，其爲擾累，已可概見。且巡丁沿街站立，執棒強壓，既不足禦外侮，又不能清內奸，歲糜鉅款，於國何益。

伏思沿海各行省，俱與外洋交涉，或設製造商務等局，以收利權，或延教習招生徒，以資講肄，未聞不求實際，徒事虛聲。如湖南之甚者，相應請旨飭下湖南巡撫，另擇實事求是之人，主持時務學堂，勿騰口說而亂是非，勿襲皮毛而忌實用，務求有用之舉，以作富強之基。散南學會以息橫議，撤保衛局以省虛糜，庶士習民風，不至驚張決裂，則杜漸防微，所係良非淺鮮矣。

是否有當，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奉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片(軍)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再盛宣懷承辦鐵路，於今三年，籌款尚無端緒，而所領部款七百萬方存未用，以五釐算，每歲應有息銀三十餘萬。查此係息借洋款，國家歲以釐金償息，有出無入，其數甚鉅。方當國用乏匱，新政應舉者甚多，不止鐵路爲然。若京師學堂等事，皆以經費支絀，未能興辦。盛宣懷卽尙能籌款成此鐵路，而所領部款數年之息，應令核算繳出，以爲辦學堂等費。臣爲撙節度支起見，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御史徐士佳片(軍)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三十日

再現在欽奉上諭，行令各直省，自省城以至府廳州縣，設立西學大小學堂，以育人才，誠爲今日切要之圖。但明知切要，而猶若遲回者，則以費無所出，實爲各省之通病也。臣愚以爲莫如卽取諸地丁之折徵，以目前紋銀市價，每兩一千二百文，若照當年酌增四百文計之，則每丁銀一兩，折徵制錢一千六百文，在官已不至賠累。擬請飭下戶部，行令折徵各省，每兩丁銀，祇准折收制錢一千六百文，另加帶徵百文，名曰學堂經費，另行存儲，專備開辦西學之用。計每丁銀一兩，共出制錢一千七百文，視以前尙少三百，而子弟可由此增習西學，民情固自樂從，在官亦並不賠累，而西學大小學堂，可以藉手開辦，此一舉兩得之道也。是否有當，伏乞飭部覈議施行。謹奏。

江南道監察御史李盛鐸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

江南道監察御史李盛鐸跪奏，爲京師大學堂爲將來中國人才所出，爲現在外人觀聽所關，謹略擬辦。臣大綱請旨飭交會議。王大臣，以備采擇。恭摺仰祈聖鑒事。竊上月二十三日，暨本月初八日，疊奉諭旨，以京師

大學堂爲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飭令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中外臣民，同心鼓舞，臣竊維我皇上今日所與共治天下者，大率科舉中之人才也。自今以往，不及十年，其必取之學堂中矣。而學堂人才之成不成，在乎創始辦法之善不善。然則中國安危強弱之緊要關鍵，殆無有大且急於此者也。

昔者日本嘗變法矣。維新之初，廣設學堂，並派人出洋游歷學習。當時各國僅許其意氣之銳耳，而德相俾思麥，見日本出洋之人力求實學，即決其國之必興。閱五六年而美國願將前此所索賠費退還。此變法而效者也。昔者土耳其嘗變法矣。初下憲法之令，砲聲震地，舉國踴躍歡欣，而歐洲諸國見其素多空言而少實踐，無往慶者。已而果不能實力施行，日就削弱。此變法而不效者也。夫同一變法也，或效或不效，其故何在？在乎奉行之力與不力而已矣。

臣又嘗考英吉利，雖久講格致之學，而農學驟盛，近在數十年間。論者同聲歸美於其君主威多利亞之加意振興，不惜巨費。今我皇上因時制宜，仰承皇太后垂裕無疆之意，毅然舉行新政，諭旨懇切，至再至三，視英日之主，有過之無不及。薄海士類，咸翹首以企教澤之施，即東西諸國，亦於此屬耳目焉。

臣竊知王大臣體國公忠，斷不至敷衍塞責，所慮者中國向行科舉，於各國學堂章程，或未諳悉，而度支又當匱乏之時，若稍意存牽就，非獨將來無以得實用之人才，即目前已不能動天下之觀聽，甚非所以隆上都而觀萬國也。謹略舉辦法大綱，爲我皇上縷晰陳之。

一、詳定章程。現任德國日本學校章程，坊間均有譯刻本，雖細章未備，而大要具存。擬請諭令王大臣酌量做照辦理，爲第一要義。惟各國學校，皆由小學升入中學，由中學升入大學，故大學之章程教法轉簡，以各種學術中小學固已賅備也。今中學小學尚未設立，則大學章程不能不統中學小學而融會貫通，斟酌損益，擬請定一現辦章程。數年之後，中小學既立，則大學章程仍當參照各國學校辦理，擬請定一將來章程。風氣一開，人皆精思猛進，此項章程施行之期，亦不甚遠，自應一併議定，俾各省中學小學有所遵循。又日本大學設有評

議會，以各科學長及教授爲議員，而大學總長爲議長。凡各科廢置，規制變更，皆公議而後定，又授學位有須各員評議而後酌量選授者，似宜做照辦理。

一擇立基址。各國大學規模均極宏廣。中國創辦之始，若稍存因陋就簡之見，則以後窒礙必多。以中國學術論，如天算輿地律例均關緊要，斷不可廢。西學門類尤繁，有一種學術，必當立一專學之所，似不宜含混牽併，聊以充數。卽如兵農工諸學，皆爲今日急務，兵學須有操演步伐之場，農學須有試驗種牧之所，工學須有口化材器之區。此外每一學堂中，安置書籍器具及教習演說學生肄業之地，皆宜寬廣。他如藏書樓博物院，皆爲考訂之資，自當陸續設立。大約非城外曠地，斷不能容。非新建房屋，斷難合式。卽使各種學堂，不能同時並舉，其暫從緩辦者，亦宜預留基址，以待異日擴充也。

一酌定功課。各國學校課程繁密，自辰至亥，皆有一定課程。今卽稍事變通，亦不宜太簡。學堂既成之後，部院人員之外，舉貢生監似可推廣及之。但須甄擇錄取，勿令濫竽。大約已仕者宜多習法科，未任者可分習藝學，或立溥通學，俾習之可通達時務。其年齒在三十左右者，宜令專閱已譯之西書；其年僅二十左右者，精力有餘，可兼習各國語言文字，而華文亦不可竟廢。西例每年春秋二季考課，三考而不見錄，黜之，永不得復考。又不守學規及無禮粗忽者，皆屏出示懲。似宜參酌定一規則。至選訂教習，除中學卽用華人外，西學各門，華人如無專精者，宜聘用日本人較爲妥善。彼國新學蒸蒸日上，無不備。其風氣性情，亦易相習，不獨薪資較廉也。

一寬籌的款。英、俄、德、法、美及日本通國學堂，每年經費，皆以數千萬計。上等學堂座數最少，然歲費亦以數百萬計。其創辦之費，尙不在內。中國現甫經始，固不能援以爲例，然應用之需，似宜從寬籌措。卽如學生膏火一項，尙過於菲薄，則部院人員諸人本自有差，可當恐有才有志者，未必肯來，而肄業者皆平常無聊賴之人矣。與其少費而多濫送，不如多費而得真才。此一定之理。論者或以經費無出爲慮，不知法敗於德之後，國用支絀，而學堂乃愈加多，彼以爲我多費數千百萬之帑，而多數十百人才，則取償之數，固不可限量也。今朝廷既視此爲

新政第一大舉動，則他費可省，此費獨不可省。聞昭信股票，各省集有成數，或酌提百萬兩，爲大學堂創辦之費，並每省酌撥數萬兩，爲設立中學堂之費。可否飭下戶部議覆施行，庶規制宏而人才輩出也。

一專派大臣。茲事體大，其詳細章程，務在斟酌盡善，頗難猝定。願請特派位尊望重之大臣，素爲士論所歸者，專心經理，並准其調取通達時務人員，以資贊助，庶易集事。上年設立官書局，諭派協辦大學士孫家鼐管理，識慮深遠，條理秩然，初議併建學堂，以費絀而止。現在可否卽令管理學堂之處，出自聖裁，非臣下所敢擅擬。出使大臣許景澄，現將回華，擬請敕令經過各國，親往學堂，詳細考察，並覓取現行章程，攜歸繙譯，以備采擇。較之憑臆虛擬，必有逕庭也。

以上數條，謹就管見，略舉大綱，伏乞諭旨發交王大臣，一併議奏。區區之愚，竊念今日地球萬國，凡富且強者，其學堂皆至多，學堂較少者，卽較貧弱，其無學堂者，國多不振。歷歷不爽，可爲鑒戒。伏維我皇上綜覽中外之大勢，加意學校，造就真才，破除積習，發端閎遠，必當詳妥籌議，以垂經久之規，庶士氣振興，而外人亦立即改視易聽，於大局裨益不淺。

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片（軍錄）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再准軍機處鈔交，御史曾宗彥奏，礦利爲當今急務，宜於天津、福州、廣東各學堂中，精選聰穎學生，已通西國語言文字者數十人，赴歐美各國精習礦學，學成之日，予以優獎，回國効力。一面飭下南北洋大臣，設立礦學學堂，亦選已通西國語言文字者數十人，聚其中，習之既久，必有出類拔萃之才，而供國家之用等語。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五日，奉旨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欽此。

臣等查中國礦政，現惟漠河金礦開平煤礦辦理較有成效。此外各省礦務，率皆時作時輟，動多虧折，良由

周官卑人之政，年久失傳，禮失求野，自宜研充泰西新學，以擴礦利。該御史請派學生赴歐美各國精習礦業，並請飭下南北洋大臣，設立礦學學堂，自係爲培養人材振興礦學起見。惟歐美各國語言文字與中國迥異，非先精熟西文，無從考求西學。現在天津、福州、廣東各學堂，已通西文者，若赴歐美兩洲，道遠用繁，經費較鉅。日本自維新以來，講求泰西各種學業，深得奧竅，出使大臣裕庚，前致臣衙門公函，謂該國礦學尤有心得。若先選派學生前往日本學習，同洲同文，機勢較順。本年閏三月間，該國使臣矢野文雄函稱：該國政府願與中國倍敦友誼，請派學生前往肄業。該國支其經費等語。現經臣等公同商議，另行具奏。擬即咨行南北洋大臣及兩廣、湖廣、閩浙各督撫，揀派年幼穎悟各學生，開具銜名，咨報臣衙門，派往日本礦務學堂專門學習，以歸簡易。仍一面由各大臣督撫，就現有學堂酌增礦學一門，延聘各國上等礦師，切實教授，以期造就愈宏，成材愈衆。

所有臣等遵議緣由，是否有當，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奉硃批：依議。欽此。

### 陝西學政葉爾愷片（軍機）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四日

再：陝西上年奏建崇實學院，專講實學，現已設語言算學教習各一人，令諸生分班學習。臣竊謂致用之學，大旨不越政藝兩端。諸生習語言算者，均令讀政藝各書。中國古今政書甚備，西政各書，其已譯者亦復不少。惟藝事雖有專書，非躬親試驗不可。臣上年到任後，即令肄業生做造日本人工軋花機器，已於本年三月製成，可抵十工之用。以後逐漸研求，或能於西人製造之學漸窺蘊奧。臣現就院內餘地，添設製造處一區，專備諸生考求藝事，做製品具之所，即當率同院長認真經理。俟經費稍裕，再添購格致各器，庶幾學有實獲，不尙空談。冀仰副我皇上整頓膠庠之至意。

所有崇實書院添設製造處情形，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七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貴州巡撫王毓藻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

頭品頂戴貴州巡撫臣王毓藻跪奏，為改設學堂，籌款經理，以廣作育，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近年迭奉諭旨，飭各疆臣講求時務，並設經濟特科，廣開風氣。現在山、陝、鄂、湘、皖、浙等省，各增設學堂，培養人才，力圖自強之策。臣維學術之陋，至今已極，士子不研究根柢，習尚虛浮，沿謬承訛，寡聞淺見，凡郡國之利病，工商之通滯，輿地之險要，兵將之輶略，海內外之情狀，茫然未有所知，無怪乎天下皆以儒為詬病。窮則變，變則通，此時誠宜汲汲已。

查貴州省城向設三書院：曰貴山，曰正本，曰學古，業習制藝，未便一概更張。惟學古書院臣嚴修，時與住院生於詞章帖括之外，講貫西學，孜孜不倦，士意翕然。臣因勢利導，即改為經世學堂，其聘請山長，委監院管理，如故。另檄貴陽府知府嚴雋熙總辦，選生監之有文行不染氣習者四十人，肄業其中，每人月給膏火四兩。延算學一人教習，擇嫻習西文西語一人副之。泰西各學派別支分，皆以算學為從入之門，測算精，則各學逐漸而悟。交涉孔煩，西文西語通，則辯論較易。仍飭山長朝夕教令其閱史書，探掌故，泛覽中外時報及泰西各種書籍，以拓其眼界，精求經義及儒先語錄，以正其心術。並舉經濟科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物考工六事，按條查核，相語講明而切研之。術業既定，嚴立課程，務期本末兼賅，陶成令器。中學西學每月分期面試，年終臣會同學臣統核，實旌別，給予獎賞，以示鼓勵。其常年經費及隨時購備儀器圖籍等件，即將學古書院即支之二千金全數撥用，別飭善後局籌提二千兩，藉資補苴。省外安順、遵義等十一府屬，並分札各該府書院，月課筆試算學及時務各論，以廣造就，仰副聖主崇學儲材之至意。

除咨總理衙門禮部戶部外，謹將改設學堂籌款經理緣由，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九日奉硃批：該衙門知道。欽此。

貴州巡撫王毓藻片（軍錄）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

再：本年閏三月，准兵部咨稱：奏改武科，飭各省設立武備學堂，迅即報部等因，自應趕緊遵辦。臣委貴陽府知府嚴雋熙相度經紀，據稟省會南門外，寶黔局右邊，勘得地基一段，寬廣合式，以之建武備學堂，綽然有餘。所住教習學生及各員役房屋，約在百間以上，官紳估計，力圖撙節，總須八千餘金等語。臣已批令集匠興工，勿稍延緩。學堂未成之先，暫借寶黔局爲公所，委提調支放各員董理一切。現已電商北洋大臣，准咨送劉玉琦、李蔭桂二武弁來黔教習，檄營務處司道總辦，招考文理明晰，身體壯健之舉貢生監及粗通文理之武弁武生，年皆三十歲以內者，共五十人，入堂肄業，統爲學生。每日內堂功課，外場操演，計暑講習，俾之逐一通曉，又延漢文及算學各教習，與之考究兵略，精習測量，以備將領之選。其薪水暨學生贍銀，紙筆操衣巾靴，並獎賞及執事人等，又隨時購置儀器圖籍各件，每歲經費約八千餘金。臣飭善後局提銀八千兩，爲修造學堂之用，另提八千兩，爲本年學堂雜項之用。以後逐年照數開支，如或不敷，由臣率官紳設法籌措，以期集事。

除咨總理衙門兵部戶部外，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九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陝西巡撫魏光燾等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頭品頂戴陝西巡撫臣魏光燾、陝西學政翰林院編修臣葉爾愷跪奏，爲擬設陝省武備學堂，並武科改用槍砲，定立簡明章程，繕具清單，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光燾前准兵部咨，會同軍機處議覆榮祿、高燾會、胡燏棻請改武備特科各摺片，恭錄諭旨，刊發原奏，通行各省，令將武備學堂如何建立，如何教練，妥議報部等因。正核

辦間，復准部咨，議覆黃槐森改試洋槍一摺，奉旨：依議。欽此。通飭各省，按照兩次原奏，逐細詳參，迅速咨報。各等因到陝。仰見朝廷整軍經武，因時制宜之至意。當經咨會臣爾愷，並行司核議去後，臣等公同參酌，往覆籌商。竊以武科之敝，在於所學者非其所急，而所取者非其所用。時至今日，誠宜改鈍爲利，化拙爲巧，易無用爲有用，乃足以建威銷萌，克敵致果。惟是更張之始，教練爲先，則建立學堂乃武科改制之根本。顧舊有學堂者，易創立學堂者難；風氣已開者，易風氣未開者難；地大物博者，易地瘠民貧者難。陝西僻處西隅，民氣渾厚，於西法茫未有知，洋操多所未見。謀新舍舊，已費周章，而建學之初，聘教習，置槍械，籌畫常年經費，較之文生書院，厥費惟倍。特爲自強計，不敢不勉爲其難。雖改絃一旦，未免手生，而蓄艾三年，深虞病劇。

查胡燏棻原奏，府廳州縣各建學堂一所，部議則惟在省會地方設立一區，自較簡易。第念每縣設學，固屬煩難，而學堂專在省城，他府廳州縣，有遠在一二百里外者，遠來就學亦殊不易。今擬在西安省城，設總學堂一處；此外則同州、鳳翔及南山之漢中，北山之延安，各設學堂一處。凡武舉武生武童願學者，由各州縣各就附近之處，申送入堂，認真教練。查郡章武童歲試，自下屆始，武鄉會試，自光緒二十六年始，一律改試槍砲。但童試爲鄉會之始基，下屆武童歲考，在光緒二十七年，而分試轉在先一年，似嫌倒置。現在甫議設學，應用何等槍砲，部議尙未酌定。待學堂設就，槍砲購齊，教習到堂，武生改業，應在二十五年春間，而二十六年即舉鄉試，各武生向以弓刀取進，改習槍砲甫及一年，加以風氣初開，來者未必多，學者未必成，於無可挑選之中，勉強取中數十名武舉，似非求實求是之意。擬請將陝西武鄉會試，均暫停一屆，於二十七年，遵用新章，開辦小考，則技藝漸精，而層次亦順。至二十九年武闈，仍取足兩科之額，俾諸生知立法之意，非專棄故技，精習槍砲，不能進身，乃能絕其兩端首鼠之心，而精求乎藥雲彈雨之用。至練習考校之法，臣等公同參議，約有四端：

一曰：去我所短，仍宜留我所長。西人長在槍砲，中國長在擊刺。今易弓箭爲槍砲，而刀矛牌究不可廢。蓋兩軍遙對，槍砲先施，至於敵軍近逼，大呼陷陣，猿驚鳥趨，虎伏猿進，此乃刀矛牌之利也。敵人槍彈既竭，我以馬軍

突出，橫擊包抄，洞脅穿背，此又長矛之利也。擬將武場刀弓石改爲刀矛牌，刀矛仍用湘營操練舊法，牌則易鑄爲鐵，用以遮蔽子彈，壯其胆氣。蓋槍砲取法於彼，雖甚精利，僅足相敵，必肉薄競進，決命爭首，方能制勝，則刀矛鐵牌實與槍砲同功。

一曰器械求新而規矩仍舊。自設武科以來，由縣而府而院，三年取進而試之於省，技有常格，試有常期，自明及今，遵守勿替，今雖改習槍砲，而考試場期，擬一仍其舊，請將地毬馬步箭改試馬步槍砲爲一場，刀弓石改試馬刀矛牌爲一場，數適相當，法無大變，奉行者既不紛擾，應試者更易遵循，所謂變而不失其常也。

一曰器用西式而教用華人。陝西風氣初開，必得名師指授，而地方較遠，經費短絀，勢難延聘洋員。往者陝甘各營改習洋操，均由天津揀派員弁入關，用資教練。今者津、江、鄂、粵學堂林立，其間不少成材，擬即咨商北洋大臣，無論營員學生，擇其熟精西洋戰法，兼通輿地測算諸學者，酌派數員來秦，作爲教習。每一學堂用正副教習各一員，延訂十數人，卽敷分教。但使實事求是，數年以後，今日之學徒，卽異時之師長，通都之傳習，卽鄉曲之楷模，薪火相傳，武風丕變，雖曰因人成事，實亦因地制宜。

一曰立法在考試之中，而育材在考試之外。查湖北武備學堂，專儲將領之選，此則專爲考試之需，用意稍殊，法當兼採鄂中章程，專選文武舉貢生員候補候選員弁，官紳世家子弟，考取入堂，而單門下材不與焉。今爲武科改革而設，自以成就通省武生武童爲主。然果有官場子弟，遊幕通材，有志請纓，撫膺思奮者，亦准其報名投考，收取入堂，作爲外員，一體認真教授，俾成文武之才。若有志觀光，仍咨送回籍應試。蓋此輩聰明學業本加鄉曲，武童數等，降心來學，其志必堅，執業既專，收效亦速。楚材用晉，戎臣入秦，不當以方隅限也。

以上所陳，在於開風氣，節經費，求實際，立始基，先立五學，以爲逐漸推廣之由，暫停一科，以免欲速不達之謂。臣等目擊時艱，力除錮習，盡其力所能到，期於事之有成。但使教之七年，克收一日之功，學者千人，能食一士之報，由此將才日出，我武維揚，庶幾上報國家，下振士氣。

所有武科改制及設立武備學堂，擬定章程十條，謹繕清單，合詞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飭部核議施行。再，此摺係臣光燾主稿，合併陳明，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七日奉硃批：該衙門議奏，單片併發。欽此。

### 附清單（軍）

謹將擬定設立陝西武備學堂簡明章程十條，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計開：

一、順天府尹胡燏棻原奏，各省會設立大學堂，府廳設立中學堂，州縣設立小學堂，部議則令每省設武備學堂一區，意在節經費而開風氣。陝西風氣未開，經費尤絀，辦法自以簡易為主，然僅於省城立學，各州縣有遠在千餘里之外者，必不能躡屣遠來，若令其在家肄習，既無師承，又無查考，實難期其有成。下屆用新章取士，必至赴考寥寥，不敷進中各額。今擬於西安省城設總學堂一處，於同州、鳳翔、漢中、延安四府各就地籌修學堂一處。凡武舉、武生、武童願學者，各詣本籍地方官報名，申送附近學堂肄習。其未設學堂之處，如有士紳情願備資開廠，購械延師在家教練者，亦准其遵照部章辦理。

一、省城總學堂規模較鉅，應照關中書院之例，通省武舉、武生、武童均准入堂學習。各府廳州縣願學者，各由本籍申送到省，先行甄別一次，考取者為正課，為附課，為不列名而願留省肄習者聽之。正附課各六十名，略仿書院膏火之例，月給贍銀若干，其贍銀之多寡，應俟經費籌定後酌量定擬。又附課無贍銀，每月官操一次，自巡撫以至首府，輪流閱看，優者捐廉給獎，劣者降黜，其四府分設之學堂，考校贍獎之法與總學堂同。課額贍銀視經費之盈絀為差，惟捐建之始，悉由本地籌款，他屬士子來學者給予獎贍，則本郡之人必有煩言，應令不設學堂之府州縣酌量捐資輸助，如南山之漢中設學，則令興安協助，北山之延安設學，則令榆、綏、鄜協助，鳳

翔設學，則乾、邠協助，同州設學則商州協助。不入賞者，不得入堂考課，特入賞以樂輸爲準，亦不得勒捐求多。

一武科改章，重在易弓箭爲槍砲，然專以打靶爲事，則秦中官弁勇丁儘有能者，勿須借才異地矣。不知既立學堂，苦籌經費，豈止求得兵弁之才，要須講求輿圖天算測量諸學，實盡講堂操場之功課，方足以宏造就而得英尤。擬於南北洋學堂中先行調取精通西洋戰法兼工輿圖測算諸學者二人，作爲陝西總學堂正副教習，正教習月給薪水六十金，副教習月三十金，歲終核計工課，以學生用功之勤惰，成才之多寡遲速，定教習之考成。如其受益宏多，請三年優保一次，如教練無方，卽行咨回原省。如是，則教習無不盡心，而學生方能求益。學堂諸生以多識字通文理，能學習測量算法者爲上等，月餉最優；或素未讀書而心思靈敏，膂力過人，槍砲有準者次之；身強質魯，匪勉從事者，又次之。如或不受約束，或不勤操練，或沾染嗜好，查出立行斥逐，以肅堂規。

一外府分設各學堂，經費未必充足，或卽在武營官弁內酌延精於施放馬步洋槍洋砲者，作爲教習，其薪水可以稍省。至教練考試之法，仍與總學堂同。各該守牧等能寬籌經費，情願延訂名師教以測算諸學者，准由各府稟請咨調，其月餉保獎亦與總學堂同。

一部章士子所用槍砲，務求一律。擬俟酌定後，將槍砲名目價值咨行到陝，卽先行籌款備價，派員購買來省，發製造局存儲。先期通飭各屬，曉諭應試諸武舉武生武童，各備原價赴局購買，不加運費。其有力者，准一人買馬步槍各一枝，家寒無力者，准五人合買馬步槍二枝，輪流習用。如有損壞，各士子自行修整購賠。惟查家藏火器，例禁甚嚴，今雖考試改章，要當於通變之中，寓防維之意。其購械之始，須由本籍取具五人互結存案備查。各堂各廠均須設專司火器一人，將槍砲件數註冊存置一室，用時領取，用畢交收，不准各學生攜歸自便。

一向來武師開廠授徒，所習者弓箭刀石，無關例禁，今准其購買槍枝，各在各鄉設廠學習，法當慎之於始。凡設廠授徒者，先須赴縣報明，該廠坐落何處，師生共係幾人，是何名姓，共購槍砲若干件，仍出具五人互結，一併存案備查。其廠規與堂規同，槍砲不准出廠，演習已畢，存放廠中，由學長收置。倘有持槍滋事者，除本人照例

繩治外，父兄師長，一併懲究。

一部議武生歲試，以下屆始，武鄉會試，自光緒二十六七年始，一律改弓箭爲槍砲。查童考爲鄉會試之始，基下屆武童歲考在光緒二十七年，而鄉試在二十六年，勢必取舊進之武生，作新科之武舉，而改革伊始，學堂甫經開辦，考試究用何等槍砲，至今未准部咨。俟房舍修竣，槍械購齊，教習聘定，各生徒考取入堂，認真教練，總在二十五年春間，人情憚於謀新，樂於守舊，更張之始，武生來學者，必不甚多，教練甫及一年，卽令以寥寥無幾之人數，不甚嫻熟之技藝，博取功名，是諸生既函莽臨場，試官亦牽就取中，又蹈向來苟且敷衍，有名無實之積弊。擬請將陝西武鄉會試，均暫停一科，俟二十七年先開武童歲考，一律改用新章取進，至二十九年再行鄉試，三十年再行會試，則人材較衆，技藝較精，方爲不愧科名，有裨實用。至上屆停中鄉會各額，仍於下屆補齊，以免士子缺望。

一學堂功課，考之西法，應分體操戰操兩種，而平日師生授受，又分講堂操場兩項。今改革伊始，正如塾師之教童蒙，法當由漸而進，勿論測繪諸學，非武生輩驟能領受，卽體操戰操諸事，亦未可猛加驅策，苦以所難。應先以學習馬步槍砲爲主，以刀矛鐵牌爲輔。其堂中日用課程，應俟教習到堂後，酌量商訂。尤須詳察受教者資性之敏鈍，氣力之強弱，或識字，或不識字，或通文，或不通文，而教法之淺深難易，卽因之。所謂因材施教，不限一科。

一童試先試馬槍三，再試步槍三，以各中一出者爲合式。嗣以刀矛鐵牌試擊刺，刀矛照營用原式，舞法亦如之。鐵牌以重三十斤，二十斤，十五斤三等爲差，照兵舞藤牌法。武鄉試仍分三場，頭場試馬槍，每人跑馬二次，每次發槍三，再試砲，發砲三，槍砲共計九出，以槍中二出，砲中一出者爲合式，缺一者不得進二場。二場試步槍，每人連發六槍，以直衝靶心者爲中，六槍內以中二者爲合式，缺一者不得進三場。三場試刀矛鐵牌，刀矛舞法如前，鐵牌以重三十斤，二十斤，十五斤爲頭二三等，舞亦如前。凡試槍砲，其靶之廣狹遠近，應俟頒到槍式，再行

酌定。

一舊制文生文舉人不得應武試，此次改定新章，期於作育人才，文武兼備，應即弛禁，以開風氣。所有各省文生文舉人，有文試未經取中，願應武試者，准其呈報應試。果係內外各場合式，仍一律取中武舉武進士。至八旗士子應文試及奉天旗人與文童試者，舊制較騎射，應一律改較槍砲。

硃批覽。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

臣奕劻、臣許應騫跪奏，為遵旨覆奏，仰祈聖鑒事。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准軍機處片交：本日管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奏開辦學堂，權假邸舍，應用何處官房，請飭督辦大學堂工程王大臣，速即指撥知照等語。軍機大臣面奉諭旨：著奕劻、許應騫迅即查照辦理。欽此。

臣等奉命承修大學堂工程，業經電知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將日本大學堂規制廣狹，學舍間數，詳細繪圖貼說，咨送臣衙門參酌辦理。現在尙未寄到，將來按圖察勘地基，庀材鳩工，亦尙需時日，自不得不權假邸舍，先行開辦。臣等查地安門內馬神廟地方，有空間府第一所，房間尙屬整齊，院落亦甚寬敞，略加修葺，即可作為大學堂暫時開辦之所。如蒙俞允，應請飭下總管內務府大臣，遵照辦理。

所有開辦大學堂，先行酌撥官房應用緣由，理合恭摺覆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廣西巡撫黃槐森片（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再：本年四月十七日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議覆御史李盛鐸奏請將省會大學堂尅日興辦一片，應如所請，各於省會建立學堂，於六箇月限內告成，其武備學堂亦各就地方情形次第籌辦等因。奉硃批：依議。欽



此。咨行到粵，當經轉行欽遵辦理。臣溯查光緒二十三年四月內前撫臣史念祖承准總理衙門咨行，議覆安徽巡撫鄧華熙籌議添設學堂酌擬切實辦法並議撥正款以作束脩膏火之費一摺，奉硃批：依議。欽此。恭錄咨行照辦。經前撫臣史念祖以經費無著，驟難開設學堂，特先議設算學課於桂林省會，按季出題考試，迄未將省會學堂建立。

臣思現時需才孔亟，豈可以經費支絀置爲緩圖。卽督同司道籌議，於省會首設學堂一所，爲各府州縣之倡。考選合省貢監生童年在十五以上至二十五歲者六十人，入堂肄業，嚴定課程，優給膏火。另選百人在外附課，按月考試，酌加獎賞。合計正附課共有一百六十名。延教習二人，分校二人，按奉行經濟科內政外交理財經武考工格致六事，分門立教。惟所延教習，必須博通中西之學，始足以端師範而作人材。卽分校二人，亦須慎選。由臣博採輿論，務期延訪得人。卽於秋間開辦，名之曰經濟學堂。所需一切經費，每年約需銀一萬餘兩，方敷支用。臣與司道通盤籌畫，惟有於司庫無論何款項下每年酌量提撥銀一萬兩，以充學堂經費。懇恩敕下戶部准將用過何項，按年隨同錢糧奏銷造冊報銷。如尙有不敷，另行由外籌辦，不得再動正項。惟學堂必須建造，適前撫臣史念祖創有機器局一所，業經落成，臣以其糜費無益，當經奏明停止。擬卽將該局房屋量爲改換規模，增設學堂舍，自堪以儲多才而課實效。其武備學堂驟難並舉，應飭司續議籌辦。

至各郡邑應設小學堂，亦經札行各道府州縣就地籌議。如有可設之處，飭令迅速舉行。舊設秀峯、宣成、孝廉，經古四書院，月課三次，膏火甚微，半由相給。今擬月課一律改爲策論，並照經濟六科出題課試，以廣造就。膏火一仍舊貫，俾免向隅。

既議開設學堂，必須廣儲書籍。先於司庫提銀一千兩，遴員前赴廣東、上海採辦回省。其京師同文館、上海製造局及各官書局刊行書籍，有關經濟時務者，均由臣咨取發給學堂以咨考訂。其學堂一切經費章程，擬開辦後再行造冊咨報總理衙門及戶禮兩部立案。

所有議設學堂請撥經費緣由，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奉硃批該衙門知道，欽此。

### 太僕寺少卿出使大臣裕庚摺（首）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三日

出使大臣二品銜太僕寺少卿奴才裕庚跪奏，為東文學堂，自改革後，肄業兩年，已著成效，擬將請獎章程略為變通，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學校一事，關係國家育材大局，既派學生入學，從事即當從本原下手，不可半途而廢，又不可淺嘗輒止。泰西於學校一事，理大物博，別類分門，其精微之處，實能窺見造化之原，其跡象之工，亦能窮事物之變。蓋彼竭百餘年之心力，日新月異，始能成就如此，實非空談坐論者所能知其萬一。日本人仿而行之，惟恐其不肖，又從而變通之，惟恐其不盡善，始能成就今日之情形，蓋亦費二十餘年之經營，而其規模實皆導源於泰西，不能另有法門，亦未聞別立新說。其一物一事之微，小有更改，則舉國學校為之通改，無彼此分歧之弊。其於學生一物一事之細，亦莫不悉心體驗，既使之力有可餘，又戒其躐等求速，無中道自畫之失，立法至此，實無可改易。

從前駐劄日本使署，於署內設立東文學堂，本係專為學習繙譯而設，既專為學習繙譯而設，不過學至繙譯而止。入手之初，並未嘗計及深造，學堂既設在使署，去高等師範學校甚遠，無所折衷，一教衆咻，事事皆從簡略。名師既不相就，學生則飽食而嬉，以致成材甚少。使臣雖日加督責，而衆人視爲具文。又所定章程，奏明拔充學習繙譯後，照章保獎，並可分派各口充當繙譯。於是學生甫滿三年，知此捷徑，羣思棄而之他，既到各口後，又復荒其本業，不加溫習，一經傳語，動輒貽笑。繙譯東文，錯謬多端，蓋天下本無日久無弊之政，而取巧一事，人心皆同，不獨學生爲然。而其所以致此之由，則由於不入大學堂，不從本原下手，不仿照泰西之法故也。日本人竭力仿之效之，其效如此，我則不仿之效之，自開法門而立新說，其無效如彼，孰得孰失，不待智者而明。

奴才奉命出使後，經總理衙門奏明，復設東文學堂。奴才到東與日本外部大臣文部大臣熟商，覆加籌酌，竊以爲就淺而論，所學者彼國之語言文字也。既學其語言文字，不置之莊獄之間，而置之雜居之地，何能有濟。以探而論，則繙譯不過學業之一途，東西各邦於質地稍次者，始令其學習繙譯。日本人謂之博言科，在文科之末，其上等則早經挑入大學，如法科醫科工科文科理科農科，各前列皆上等之材。日本現在所成就之次官暨博士等皆是也。日本雖成就如此，而西人論之，似猶以爲未足。奴才愚見，但求中國學者十人中成就一二人，如現在日本所成就之分量，已足對得住東西各邦，不致爲彼所竊哂，發憤以圖，別無辦法。惟有將學生送至東洋學校，一照大學校規則，始可一洗舊習。該前任文部大臣西園寺公望，係法國大學堂出身，精通學業，面告奴才，如欲仍前專習繙譯，原不必如此費事。現既振興人材爲本原之計，該大臣實所樂爲，意見皆同，當與反覆商訂，數月之久，始將一切規模立定。其學校設於大學校左近，每日所習高等師範學業，可以就近學習，與大學校一體。其教法一照大學校規則，受成於大學，校長嘉納治五郎，此係文部大臣所派，其分類之教師等，皆由學校長分別延派。其課程則一照大學校，自入門經始次第，以及分日習業各工課，燦然具備定章。以後每兩禮拜日，接學生回使署，面加考驗一次。教師教導不力者，告知學校長更換。學生怠惰荒嬉者，學校長轉告使署撤回。入手之始，學生內有執袴性成，紊亂規則者，皆經登時撤令內渡。現存者約以十人爲率。所有詳細情形，暨學生籍貫姓名，業經隨時咨明總理衙門在案。自送學後，迄今已屆兩年，內有二三名所成就者，甚有可觀。即以語言文字而論，較之從前學業五六年者，高出數倍。該學校長亦爲欣然。惟恐如前之半途而廢，擬將此二三名，提入高等，仿照東西各國成例，視其性習所近，專工大學一門，卽上數科所分別法學等事，爲成就大器之基。其稍次者，則令專工語言文字，爲繙譯之用。但中國學生入門，先須學其語言文字，多一層周折，於成就大器，總須以十年爲度。卽繙譯亦須以四五年爲度。現值規模已成，有學校長爲之督率，頗爲認真，後任使臣，但期循舊辦理，必可日見功效。但當學生未卒業之前，實不能棄之孑鷲，一經旁鶩，則前功盡棄。又如從前敷衍將就，取笑於人，此則嘉

納治五郎所諄諄告誡，謂吳其中輟，不如不學之爲愈也。

現在內地各省，聞東洋有學生肄業，並不知當日立法之原委，派一游歷委員，動輒欲指調學生差遣，猶之樹木未成，輒欲伐之，架屋種稼未熟，遽思炊以療飢。此由中國人未經深諳西法，而又好爲自用者，每每如此，不足深怪。若不嚴爲禁止，則暗中敗壞學堂之大局，必至一事無成。爲東洋舉國所詬，相應請旨飭下總理衙門，查核立案。凡有未經卒業之學生，無論何省督撫，有何要差，不准調往。其學生內有取巧規避，告假私往，紊亂規則者，即將該學生學堂新資，暨生監原資，一併褫革，以示懲儆。至現在提入高等之學生，應隨時奏明立案，以便卒業後，照章給獎。用期鼓勵人材。從前舊章既經盡改，不能再行學習繙譯名目，擬請嗣後選入高等者，即據實聲明，爲列入高等各生，奏明立案。俟卒業後，酌予保獎，以冀名實相符。

所有東文學生肄業兩年，擬請變通章程各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

### 太僕寺少卿出使大臣裕庚片（宮）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三日

再：日本仿照西法設立大學，共分六科，一曰法科大學，其目有二，一曰醫科大學，其目有二，一曰工科大學，其目有九，一曰文科大學，其目有九，一曰理科大學，其目有七，一曰農科大學，其目有四。自大臣以至學校長教師，則莫不由西國學成而來。如前任文部大臣西園寺公望，則從法國大學堂出身者也。繼之者爲蜂須賀茂韶，則從英國大學堂出身者也。又繼之者爲外山正一，則從美國大學堂出身者也。現任之尾崎行雄，則又從英國大學堂出身者也。至於初學入門次第，所習語言文字，暨高等師範地理算學體操等事，每日亦有一定課程，亦仿照西法而來。謹將大學科目，並初學功課，分繕清單，恭呈御覽。其大學皆從西國立規，無可更動，即初學課程，但能照此規模，步步腳踏實地，循序漸進。此外亦不能再有所加，實由親歷體驗而來，非道聽塗說可比。

至於日本功課內，並未嘗廢漢學，其歷史諸書，學中文者，可觀古史學，西文者，亦可觀西史，小有變通，本無不可，大端規模，則不能逾越。蓋此事專以取法西國爲重，而一人之材力，祇有此數，多看漢文，必拋荒正業，是以日本有官選經史古文各類，非此者，不合習肄，正所以戒其旁鶩。西國每治一事，必先立有一定規模，如著棋然，元有縱橫之棋道，然後始能著子，如樂律然，必先有宮商之清濁，然後始能辨音，無論如何才智之士，皆須循之以進，若諱言其法，而創立高解，或仍攙舊法，而自詡捷徑，猶之改棋道而錯宮商，固未有能集事者也。

伏念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我朝龍興東土，一切政學，皆列祖列宗所創製，未嘗盡用古法，所以能超越萬世。康熙年間，我聖祖仁皇帝，以晷度一事，欽天監各官阻撓，西人南懷仁等新法，上勞宸斷，親加指驗，力排衆議，而用西式，至今奉爲憲典，聖人有作，卽是法度。其後梅文鼎等，算學興起，竟能極一時之盛，是其成效。今奉特旨，京師設立學校，較晷度爲尤重，非習用兩國規模，不能盡善，無中立之道，誠恐又有如當日之欽天監各官，暗煽異說，以試其阻撓者。我皇上以天縱之欽明，上法祖宗之成憲，一切斷自宸謨，自有權衡，必非迂淺之士所能搖動，此尤奴才所誠歡誠忭而仰望者也。奴才一得之愚，所論深懼冒昧，惟念學校一體相通，並無二致，用敢將實在情形，縷晰上陳，以備採擇，無任惶悚之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 總理各國務事奕劻等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奕劻等跪奏，爲遵旨議覆，恭摺仰祈聖鑒事。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准軍機處鈔交浙江巡撫廖壽豐奏稱：遞變者勢，濟變者才，特無以作新之，斯積而成弱耳。溯自光緒二年以來，屢經選派津閩學生出洋肄業，近復屢奉諭飭各省設學培才，講求經濟，無如出洋學生，童年遠適，志趣易惑，未精彼學，先濡彼習，其弊不止所費不貲而已。新立學堂，教無定師，書無定本，規模初具，收效尙在十年以後。莫若就寓洋華民中，令各使臣拔其穎異者，錄爲各原籍商籍生員，足裨救時之用。相應請旨飭下出使各國大臣督同領事，各就寓洋華人曉以忠義，

一體建立學堂，並肄中西文字，凡兵農工商格致有用之學，務令各專一藝，而以修身明理爲本。即照新議經濟常科例，責成領事保結，達之使臣，各就所學，覈定考校，錄尤取進，咨明禮部原籍，作爲經濟科商籍生員。俟屆大比之年，倘該生等有志觀光，由使臣給咨回華，准應原籍或順天鄉試。其有才學優良，品望卓著，並准切實保薦，就近拔充領事參隨等官，使之考察商務，研求工藝，及一切內政外交事宜，隨時稟商該使臣暨總理衙門王大臣體察辦理。較之學生出洋學堂新設，有七利焉。以彼生長外洋，語言文字及各科西學，童而習之，復牖之以經史，以正其趣，納之學校，以淑其性，體用兼備，事半功倍，利一。其人皆身家殷實，輕利重名，好爵爾糜，易持雅操，利二。練兵權稅，借重楚材，太阿倒持，終非勝算，此項擬自華民，族類無異，程效既捷，亦免尾大之弊，利三。參贊領事等職，須熟悉情形，就中擢任一二人，必互相勸勉，樂爲我用，交涉尤鮮隔閡，利四。工商藝術日新，中國得信較遲，每落人後，許以隨時稟商，聲氣聯絡，振興自易，利五。出洋肄業，內地建堂，官辦則力難爲繼，民辦則風氣未齊，今不過使臣領事一舉手間，可得茂才異等，利六。即如陳金鐘、丁丑晉、賑勸捐銀十餘萬，甲申海防報効銀一萬，將來遇有息借勸捐等事，必皆聞風興起，衆擎易舉，利七。等語。奉旨：該衙門議奏。欽此。

臣等查華民流寓外洋日衆，如英之新嘉坡、檳榔嶼，美之舊金山、紐約，日斯巴尼亞之古巴、小呂宋，祕魯之嘉里約，日本之橫濱、神戶、長崎等埠，統計僑寓華氓，垂數百萬，羣居錯處其中，當不乏可造之材，特無以鼓舞而教導之，遂令沈淪異域，無由自見。臣蔭桓前出使美、日、祕三國時，曾經奏請在金山、古巴、祕魯等處設立中西學堂，奏定章程，規模已具，果能奉行至今，當有成效可觀。遽爾中輟，深爲惜之。溯自同治、光緒年間，屢經選派幼童學生出洋肄業，無非爲儲材禦侮計。近復屢奉諭旨，飭各省建立學堂，講求經濟，凡屬薄海臣民，莫不爭自濯磨，以冀仰副皇上造就人才之至意。今廖壽豐所請各就寓洋華人一體建立學堂，兼肄中西文字，洵爲切中時務之論。誠以此等華民，或生長外洋，或浮家寄寓，凡語言文字以及船砲工藝等學，習見習聞，不難得其門徑。若再譯以詩書之氣，曉以遵親之義，則收效之捷，實較出洋肄業學生事半功倍。惟在各使臣認真設學，公明考課，庶

可敷地取材。臣衙門奏定京師大學堂章程內載，府州縣設立小學堂，省會設立中學堂，京師設立大學堂，由小學堂領有卒業文憑者，作為經濟科生員，本此意推之外洋各埠，情事略同。如有學業已成，應如廖壽豐條奏，准由使臣考校，擇尤進取，作為經濟科商籍生員，咨明禮部原籍以資獎勵，其或才學優良，品望卓著，由各使臣隨時保薦，因材器使，量予參隨領事等差，並將該員事蹟咨送臣衙門考察，以備錄用。除俄、法、德諸國流寓華民，未經設立領事暫緩辦理外，相應請旨，飭下出使英、美、日本等國大臣體察情形，妥籌辦理，並將開設學堂章程，取錄人數，詳細妥議，先行奏明備案，庶幾名實相副，羣材奮興矣。

所有臣等遵議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六日奉硃批：另有旨。欽此。

管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片（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再：開辦大學堂，必須多設中學堂，小學堂，以便取材。而風氣初開，學堂尚不多見。茲據戶部郎中王宗基、詹事府主簿楊朝慶、花翎四品銜戶部郎中徐棠、花翎五品銜戶部主事李哲濬、工部主事張維勳、中書科中書蔣嘉澍、戶部郎中宋壽徵、候選員外郎王賓基、浙江附生許葆猷、王寬基等呈稱：伏念時事艱難，人材孔亟，尋常章句之學，不足以禦外侮而宏遠謀，因於本年二月間邀集同志，自籌資款，絡繹興辦，於北城地面設立會文學堂，講求中西實學，業於五月初六日呈請總理衙門添派教習，當蒙批准立案，飭派同文館學生到堂教習，中文教習訂請翰林院侍講黃紹箕、翰林院修撰張謇，講求經史大義及一切專門之學。來學皆京紳及官員子弟，頗有聰明可造之才，因請援案獎敘教習，調考學生，並咨送出洋遊學等語。

臣維皇上垂意大學堂，將以造就通達時務之才，而大學堂肄業必由中學小學以次而升。欽奉五月十七、二十五等日上諭：創建學堂，准照軍功給與特賞；又紳民捐建學堂，或廣為勸募，准奏請給獎。仰見我皇上振興

奇於之至。意惟是蕪熟爲難，即使趕緊集辦，亦須半年以後方有規模。今該員等創辦會文學堂，在上諭未頒之先，實係留心時務，造就人才，並非希圖獎敘。惟該學堂爲各省開辦學堂之創，將來取材於斯，似於大學堂不無裨益。其如何先行獎勵之處，應請出自聖裁。該學堂教習三年後，著有成效，自應援案准其從優獎敘。其學生卒業後，准由該學堂總董給予文憑，咨送大學堂一體考試。至所請咨送學生出洋遊學，臣查本年四月十三日總理衙門議覆遊學日本片，准同文館及各直省現設學堂中選年幼聰明粗通東文諸生，開具名銜，咨報總理衙門，知照日本使臣陸續派往等因。該學堂肄業諸生，頗多聰俊，既有志嚮學，似應准其遴選數人，咨報總理衙門一體派往遊學，庶可示鼓舞而宏作育。

所有王宗基等自集資款創建學堂，援案陳請代奏等因，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 江蘇學政瞿鴻禨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

江蘇學政瞿鴻禨跪奏，爲江陰南菁書院遵改學堂，並將沙田試辦農學，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惟富強之道，以人才爲致用之資，以地利爲厚生之本。興學興利，莫急於今。伏讀本年五月二十二日上諭：前經降旨開辦京師大學堂，入堂肄業者，由中學小學以次而升。惟各省中學小學尚未開辦。著即將各省之大書院一律改爲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至於學校階級，自應以省會之大書院爲高等學，郡城之書院爲中等學，州縣之書院爲小學。皆頒給京師大學堂章程，令其仿照辦理等因。欽此。又恭讀六月十一日上諭：李端棻奏各省學堂請特派紳士督辦等語，茲就各省在籍紳士選擇品學兼優能孚衆望之人，派令管理等因。欽此。仰見皇上廣學育才，銳意興辦，凡有血氣，莫不感激奮興，力求通變。

臣查江蘇書院在江寧蘇州兩省城者，均由督撫臣經理。惟江陰南菁書院係由前學臣黃體芳創設，考課定省舉貢生監院中事宜，專爲舉臣主政。今既奉旨一律改爲學堂，臣當恪遵辦理。但書院雖在江陰縣治，入院



肄業者乃全省人才所萃，自應照省會書院之例，作為高等學堂，以符新章而資鼓舞，並於在籍紳士中擇其學通中西，士林翕服者，管理一切，即兼總教習之任，俾得恢張新學，以專責成。實力奉行，宜有明效。

查書院原有自管沙田一項，在松江府屬之川沙廳境內，名曰橫沙，係光緒十四年前學臣王先謙任內，據紳士前直隸請河道費孝會候選道姚文枬等呈請，將該紳等認佃前項橫沙蘆草灘地二萬二千五百畝，零捐入南菁書院以充經費，又勸令郁姓承佃之五分沙地二萬二千五百畝，零一併歸入書院。其原繳沙價庫平銀六千八百八十八兩零，亦經臣王先謙籌款如數繳還，即各將佃單全數呈繳，永歸書院管業。委員逐一丈量，實計蘆草泥灘共四萬九千四百餘畝，並續漲沙地九千餘畝。當經前撫臣崧駿據情具奏，並將畝分圖形咨送戶部，旋經部咨核准開課，歷年遵行在案。

臣查此項沙田，均係招人承佃，租息微薄，未擴利源。若求周禮物土之宜，參以泰西化學之用，必能樹藝五穀，徧植果蔬，即棉麻等項亦可試種。現當屢奉諭旨振興農務，臣將未經圍佃之地先行試辦，如有實效，再行推廣農學之事。董之學堂，學堂之費資於農利，二者相輔，既無另外籌款之難，復有相助為理之益。但中國之農學不及西國之精深，習故蹈常，地多遺利。且沙田質性較異，常田轉瘠為肥，實資新法。查歐西比利時國佛蘭德斯及甘濱地方，皆係沙田，設法墾治，遂成腴壤。欲興種植，自應講求。察土性，辨物質，慎培壅，非西人之教不精。墾荒土，屏積水利，耕獲非機器之力不逮。臣因訪有美國農師本脫士，擬即延訂覆勘，隨當擇購機器，寬備工料，次第籌辦。昌絕學以開民智，增地產以裕財源，冀能裨益國家，非僅規一隅之利也。

所有微臣改設學堂，試辦農學緣由，謹繕摺具陳，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奉硃批：另有旨。欽此。

管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十四日

臣孫家鼐跪奏，為擬派大學堂辦事人員赴日本考察學務，請旨遵行，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大學堂事，創始一切規條不厭求詳。疊次奏定章程，均係參考東西洋各國之制。但列邦學校，日新月盛，條目繁多，必須詳考異同，庶立法益臻美備。聞日本創設學校之初，先派博通之士分赴歐美各國，徧加採訪，始酌定規制，通國遵行，故能學校如林，人材蔚起。今大學堂章程略具，各省中學堂小學堂已立者，未能盡一，未立者尚待講求，均應由大學堂參覈定議。即如同文館與民間私塾所習西文入門之書，傳授各殊，文法之深淺互異，故有二三年而已通者，有四五年而尚未通者，雖資稟之敏鈍不同，亦教授之法有善有不善也。自宜酌定，方可分別購取書籍，發交學堂肄習，以歸一律。至於每科科目若何分別，每日功課若何教授，考試以何等為及格，學問以何等為卒業，所有學堂法制，雖採取於繙譯書中，究不如身歷者更為親切。

惟歐美各國程途遙遠，往返需時。日本相距最近，其學校又兼有歐美之長，派員考察，較為迅速。擬派江南道監察御史李盛鐸、翰林院編修李家駒、庶吉士宗室壽富、記名御史工部員外郎楊士燮前往日本游歷，將大學中學小學一切規制課程並考試之法，逐條詳查，彙為日記，繕寫成書，由臣進呈御覽，仍發交大學堂存儲，以備考查。嗣後學堂諸務，或宜依倣，或應變通，隨時斟酌，以期盡善。該員等經此閱歷，學識亦增，辦理一切，自能有的條不紊。計現在大學堂房屋，添建齋舍，量加修葺，約須兩三月方能竣工。該員等現辦之事無多，及此閒暇之時，正可悉心考察。除往返程途不計外，抵日本以後兩月為限，不得遲延，以免貽誤。如蒙俞允，應請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發給該員等游歷文憑，並知照出使大臣妥為照料。其經費即由大學堂掙節籌給，該員等回京後，即歸大學堂用款內報銷，無須另請經費。

所有擬派員赴日本游歷考察學務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山西巡撫胡聘之摺（官）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頭品頂戴山西巡撫臣胡聘之跪奏爲晉省省會學堂擬就令德書院改設並籌撥經費以廣造就而育人才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前准總理衙門咨本衙門議覆御史李盛鐸奏請各省增設學堂一片奉硃批依議欽此鈔錄原奏咨行到臣查原奏內開議令各省於省會建立學堂剋日興辦限六個月告成等因遵卽督同司道等察酌情形妥議辦法

臣維學堂之與書院名異而實同均爲造就人才之地但期實力振興不在更新營建查山西省城向有令德書院專課經史性理諸學臣于光緒二十二年奏請變通書院章程兼課天算格致等學以裨實用奉旨通行在案本年二月恭奉經濟特科之諭復與院長鹿仁守議添經濟日課四門曰政治時務曰農功物產曰地理兵事曰天算博藝每門分有子目令諸生各視性之所近任占一門逐日記所心得仍探本于經史性理諸書以爲經濟根柢雖於應習各種西學尙多未備然如天算博藝農功物產之類現皆分門探討不難漸窺其奧

擬請卽就令德書院量加擴充改爲晉省省會學堂書院長改爲學堂總教習再延訂精於西學一二人作爲副教習按照京師大學堂章程中西並課以期明體達用蔚爲通才其住院各生向由學臣按試各屬拔其高等者調取入院原設肄業生五十名嗣又增博藝生四十名現擬再增三十名共一百二十名作爲定額應添學舍暨副教習等所居房屋以及應行添置圖書儀器零件已飭先行籌借款項剋期動工並委員購辦將來再行募捐歸補

惟查令德書院常年經費尙僅四千餘兩現既改設學堂所需副教習薪膳諸生膏獎一切費用等項較前倍增必須另籌的款以備經費不敷之用擬請援照安徽湖南等省設立學堂奏請撥款成案每年在于釐稅項下酌提銀六千兩撥入學堂俾資應用而期經久

所有晉省改設省會學堂並籌撥經費緣由除分咨查照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管理大學堂大臣並戶部知道

山西巡撫胡聘之摺(宮)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頭品頂戴山西巡撫臣胡聘之跪奏，為晉省籌備武備學堂，並酌擬大概辦法，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臣前於遵議武科改制摺內，請先在省城設立武備學堂，業經奏明在案。查晉省地處偏隅，局面褊小，不特通才難于羅致，即圖籍軍械之類亦苦購運維艱，創辦誠屬不易。惟現當朝廷變法改制，力圖自強，武備儲才尤為今日急務，斷不容以畏難惜費，置為緩圖。

當經臣督同司道等，悉心籌議，查得省城內教場迤東，地形寬曠，建立學堂甚為相宜。該處舊有太原營參將衙門一所，本年四月續裁制兵案內，議將臣標右營游擊裁汰，所遺游擊衙署，擬令該參將移駐，其參將衙署即歸入學堂，作為總辦教習文案各員辦公之地。此外尚應添建東西講堂、飯廳、學舍，以及存儲軍械子彈圖籍、儀器各所，暨各項人役住房堂所。另築操場、靶道，並于左近附設學營兩座，派令各兵弁駐劄，隨同練習。已飭委員勘估，於六月內動工，限九月底一律告竣。

至學堂內應用圖書儀器及各種軍械，均須委員赴滬早為購備。其各國新式快槍快砲，需費較鉅，令擇要先行酌購，以資應用。一面咨調北洋學堂及新建陸軍文武教習各二人來晉，派令分司教練。如果訓練認真，著有成效，三年之後，准由臣酌量保獎。學生額數，擬以一百二十名為率。綜計薪水贍費及一切費用等項，歲需銀約二萬餘兩，必須籌定的款，方能持久。查湖北、湖南等省設立武備學堂，均經奏明動用公款。晉省事同一律，擬請每年在于釐稅項下撥銀三萬兩，作為常年經費。至學堂工程及購備一切需款尚多，晉省並無善舉生息，可以提動，擬飭該司等先行設法籌借款項，俾資趕速興辦，隨後再行勸捐歸補。

所有晉省籌修武備學堂及酌擬大概辦法，謹分條開繕清單，繪具圖說，恭呈御覽。其餘未盡事宜，容再隨時詳議奏明辦理。除分咨查照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礙管理大學堂大臣並戶部知道，單圖併發。

### 附清單

謹將各省設立武備學堂酌擬辦法六條，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一、勘估工程。查武備學堂規模宏敞，堂外須有操場靶道及附割學營處所。茲于省城內勘得校場地方僻靜，四圍空曠，建立學堂最為相宜。惟該處有參將衙門一座，必須併入學堂，局勢方能完整，兼可節省。除舊有正房三進，偏院四所，可備總辦提調監督教習等居住。此外尙應添建東西講堂，學生號舍飯廳，及圖籍儀器軍械支應印書照圖醫藥洋龍電燈機器各所，工程兵房廠房馬房車房各役雜房，共計房屋餘間，應即勘估興修，以期剋日告竣。

一、選募教習。查北洋初設武備學堂之時，所募洋教習如李寶那珀坤士等，皆由德國學堂出身，普充當兵官，尤增閱歷。所授兵法地輿軍器礮台溝壘測繪操演步隊礮隊工程隊各學，皆極精奧。故頭班諸員有可觀。現充北洋新建陸軍武毅軍及江南湖北等省新練各軍管帶教習者，不一而足。晉中創辦伊力聘募洋員，應即咨調北洋上等學生學藝出衆者，分授講堂操場功課，爲武教習，另選精於歷學掌故兵務者爲文教習。無論何項功課，諸生錄入課本，送由文教習覆閱，改正訛字，再行臚清，作爲正本，以備呈驗。並分類排印，發交小學堂肄習。

一、挑取學生。查新建東西講堂，每堂可容六十人，擬共取一百二十名作爲定額。自十六歲至二十五止，無論文武世家官幕紳商子弟，各營兵勇，皆准一律應募。應令各州縣及營官詳加察驗，擇其資性聰明，健壯，粗通文義者，取保備文申送省學堂。由總辦督同教習等挑取入堂肄業。三月以後，如有不堪造就者，另補。惟查議改武科原奏，挑取武生不得過十分之四，現各省覆奏所議變通辦法，各有不同，究應如何分

取之處，應俟議准後，奉到通行部文，再行遵照辦理。

一考錄人材。堂中月課季課年終大課，均按照西法，於各項課程之下填註分數，以爲殿最。考列上等者酌給獎賞，次等遞減。三年期滿考試，分別等第，給予執照，排列各項功課，旁註分數，俾該生等執之，以爲保送科舉充當教習之券。更援南北洋奏定學堂年限章程，擇尤請獎。其文武教習及高等學生，於各種課程之外，有能精通聲光化電等學，熟悉各國政要公法稅章條約諸書者，應于破格優獎，以示鼓勵。

一附設學營。查泰西各國，無不知兵之士，亦無不識字之兵。有先入學而後當兵者，有既當兵而復入學者。中國文武分途，練軍弁勇，類多目不識丁，于兵法無從肄習。惟有挑選練軍兩營，附設學堂左近，作爲學營，按年更換，隨同學生在場操演，教以工程溝壘以及擇用地勢，衝鋒接應，備分各隊互相攻守之法。再由文教習摘錄史事中忠臣良將奮不顧身可以觸發忠義者，與弁兵詳加講解，以激發其志氣，庶幾有勇知方，人人皆思敵愾矣。

一預籌經費。查修建學堂工用浩繁，凡採購物料，雇覓工匠，無不需費。又學堂內所需中西圖籍，測量儀器，繪圖規矩，洋紙筆墨，各國新式樣槍樣砲，子彈火藥，工程隊應用之物，均須由上海及外洋購辦，以及學生操衣靴帽等物，皆應先期置備，需費孔殷。現已由外籌款勸捐，分別趕辦。惟學堂經費，如總辦提調監督教習及文案支應各委員司事薪水，學生贍資，各役辛工工程弁兵口糧，全堂燈油火食等項，每月約需銀一千六七百兩，通年核計，共需銀二萬餘兩，陸續添購之物，尙不在內。必須籌定的款，作爲常年經費。擬援案奏請每年撥銀二萬兩，以資應用。如有不敷，再行由外籌補。

硃批覽。

吏科掌印給事中 中國秀等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巡視中城吏科掌印給事中臣國秀等跪奏爲勸辦小學堂，先將募捐擇地留款，試辦大概情形，恭摺會陳，仰祈聖鑒事。竊臣等恭奉上諭：孫家鼐奏遵議復五城添設小學堂請飭設法勸辦一摺。京師現已設立大學堂，其小學堂亦應及時創立，俾京外舉貢生監等一體入學，廣爲造就，以備升入大學堂之選。著五城御史設法勸辦，務期與大學堂相輔而行，用副備養人材之至意等因。欽此。嗣據管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移送議覆原奏及御史張承纓原摺知照前來，臣等遵卽出示曉諭，並傳集合城善局紳董面諭，廣爲籌募，或獨力創建，或集資開辦，不得空言搪塞，亦不准藉端勒抑，剴切開導，遵照去後，旋卽查明京城內外業經官紳籌集開立者，現有通藝會文兩學堂，已呈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管理大學堂大臣奏明在案。餘如八旗奉直小學堂，求是道器，知新各處均已開成。北城之崇善堂，亦立有規模。並聞江西、四川等省各擬次第舉行，自可逐漸加增，無勞督勸。惟五城有地方之責，尤宜廣爲勸建，俾京外舉貢生監及京官子弟皆可入學肄業，以期與大學堂相輔而行。

茲據五城善局紳董等稟稱：竊紳等前奉各城面諭，開辦小學堂，廣爲勸募，以資培養人才等因。紳等自應遵卽舉行，惟創辦之初，正值時局多艱，五城地方本無土著巨紳富戶，票莊銀號當行，甫經勸辦，昭信股票，勢難同時並舉。其餘鋪商住戶，又皆參差不齊，不惟獨力創辦無人承當，卽按城分設，亦未克驟然有成。現經紳等公同籌畫，先在善局措銀一千兩，於正陽門外左右附近，先行試辦兩處學堂：一在西河沿大宛試館，一在打磨廠與東會館。就現有之經費，極力經營，以期早日開辦而免貽誤。其常年經費，應請各城覈奪籌撥。如以後所辦兩學堂規模粗具，捐項集有成數，卽行推廣設立，斷不敢遷就觀望等語。臣等詳加體察，所稱各節，尙係實在情形。且五城所屬西北二城，官紳居多，中東南三城，大率商民雜處，必欲拘於地面，恐建學之所不便於來學之人。應就該紳等所擇，先設兩堂，仍令設法多方勸募，俟捐款充裕，漸次推廣。

至常年經費，每堂延聘中學西學教習各一人，招集學生五十人，束脩房租司事用人伙食茶水等費，每年至省約須三千金。五城既無款項可籌，當此部庫支絀，又不敢遽請動撥。臣等公司商酌，查十八年都察院奏准，

五城緝捕經費仍舊交商生息。按年提銀四千兩，分四季歸還部庫，八年限滿。二十二年街道衙門因淘修官溝，呈由都察院奏請展緩兩年，奉旨允准在案。本年限滿，臣等擬請援照前案，自本年春季爲始，暫緩提解，即將每季生息銀兩留作學堂經費。候籌有的款，仍照舊歸還部庫。如此量爲通融，不過暫緩歸還，於庫款無損，而學堂不至待款藉時。如蒙俞允，臣等卽當督率紳董趕緊開辦。

至應用中西各項書籍，應由臣等行文管理大學堂大臣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分別咨取。所有五城勸辦小學堂募捐擇地留款開辦緣由，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直隸總督榮祿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大學士北洋大臣直隸總督奴才榮祿跪奏，爲直隸籌辦學堂大概情形，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欽奉諭旨：各省府廳州縣現有大小書院，一律改爲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至於學校等款，自應以省會之大書院爲高等學，郡城之書院爲中等學，州縣之書院爲小學，皆頒給京師大學堂章程，令其仍照辦理。其地方捐辦之義學社學，亦令一律中西兼習，以廣造就等因。欽此。仰見朝廷教育人才，力圖振作，詔書特降，薄海同欽。

伏查直隸於本年四月間，在保定省城創設畿輔學堂。由外府州縣考選年少聰穎曾經入學者四十名，入堂肄業，作爲正額。另選備取二三十名，俟有額缺，俟次請補。經費充裕，再行陸續添選。學堂正課，除經史外，兼習西國語言文字圖算格致等項。天津則於光緒二十一年間，曾經創設頭等學堂，二等學堂各一所。每所學生，以一百二十名爲額，列爲四班，分年遞拔。由二等畢業者升入頭等。凡經史法律工程礦務天文算學，無不賅備。課程與京師大學堂大略相同。辦理已有成效。現在奉旨將各處書院一律改爲學堂，當卽督飭各該司道詳加籌議。保定省城，向有蓮池書院，規模闊大，肄業士子甚衆，應卽遵旨改爲省會高等學堂。其新設之畿輔學堂，改爲



保陽、郟城中等學堂。天津爲北洋大臣駐節之所，亦與省會無異。大小書院，共有六處。內集賢書院專課外省士子，輔仁、會文、問津三取，稽古五書院專課本地士子。膏火獎賞，除地方商民捐辦外，均係官爲籌給。今擬將集賢書院改爲北洋高等學堂，無論本省外省士子，均准入選。會文三取，稽古三書院，擬即歸併，分別改爲天津府中學堂、天津縣小學堂各一所。學有成就，升入高等學堂。其前設之頭等學堂，應作爲高等學堂，二等學堂，應作爲中等學堂，以免參差。惟各堂學生額數，礙難過多。天津人才薈萃，每月應試者不下二千人，勢不能兼收並蓄。應將問津、輔仁兩書院改爲學堂，變通辦理，令兼課中西各學。庶士子未經選入各堂肄業者，亦不致有向隅之歎。似於造就人才之意，更爲周備。至學堂延聘教習，購置圖籍儀器，及生徒薪膳一切用費，需款甚鉅。除各書院原有經費外，不敷之數，應由奴才督飭司道設法籌撥。綜計保定、天津共已設立大小學堂七處，洵足爲各屬倡導。其外屬府廳州縣地方有繁簡，書院卽有大小，應飭體察情形，分別設立學堂。先行試辦，由淺入深，一切功課，均仍遵照京師大學堂頒行章程，認真開辦。各書院原有經費，如不敷用，由地方官督飭紳民自行籌勸。

查此次改設學堂，中西並重，但各堂概習西文，則考求學術，取徑較迂；而延聘洋師，需費尤鉅。是研究西學，應以繙譯西書爲本原。現擬於天津高等學堂內設立編譯書局，與京師大學堂編譯局相輔而行。中學之書，除四書五經外，將歷代史輿地志九通等書，編爲讀本。西學之書，將算數格致外國輿圖史鑑工程礦學聲光電化等書，照西國學堂肄業次序，分爲溥通學、專門學兩種。譯成功課書，刊作定本，頒發各屬學堂依次課授。縣學堂均習溥通，僅備書籍，不備儀器；省府學堂須分習專門，所有測繪格物化學等儀器，均應購備。

各處學生，縣學堂擬挑取聰穎文童，府學堂擬挑高等生員，省會高等學堂擬挑取各屬舉貢生監，酌定額數，分班肄習。每班設中學教習、西學教習各一員。每堂設監督一員。功課責成教習，堂務責成監督。每月逢朔考中學，逢望考西學，年終由北洋大臣派員分赴各堂大考一次，嚴定去取。其出身等級，亦照京師大學堂奏定章程辦理，以昭劃一。

至各屬紳民如有捐建學堂，廣爲勸募，卽當按照籌捐數目奏請獎敘。庶幾聞風鼓舞，漸推漸廣，以仰副聖明興賢育才之至意。

除將各屬書院坐落處所，經費數目，詳細查明彙開清單另行陳奉外，所有遵辦直隸學堂籌議情形，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翰林院侍講惲毓鼎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臣惲毓鼎跪奏，爲仿用西法訓練將才，請旨設立武備大學堂，簡派大員督辦，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惟泰西練兵之法，皆以學堂爲根本。學生自中小學堂學成，遞升於大學堂學習，三年考驗取中，分發各軍守備及各學堂教習。德國大學堂設於柏林都城，派頭等提督一員專管其事。分設軍律兵法繪圖測量排習陣勢製造槍砲藥彈礮台工程演放槍砲鐵路電線騎馬習力各門。其制尤重學生出身，由兵丁級升至千總而止，守備以上非學生不得進。通國共十六軍，以時調操，由兵部及管學提督會同辦理。中國仿用德操，北洋、南洋等處先後設立武備學堂，聘洋員教練。武毅新建自強等軍，皆自設學堂，隨營開辦。此外各省仿行學堂，益當推廣。惟所辦皆中小學堂，無大學堂爲之統束，則血脈不靈。且學成之後，敘用無階，則人才不奮。應請特旨於京師設立武備大學堂，選派忠勇知兵勳望卓著大臣一人，賞加兵部尚書職銜，管理學堂事務。其總辦提調教習各員，不拘文武，由該大臣自行擇派。外省學生學成後，升送大學堂肄習。由該大臣分別等第，擇尤奏請錄用，以資觀奮。總辦提調各員著有成績，亦隨時酌保，以儲將才。直隸練軍，裁存三十餘營，現當照改洋操，應令該大臣就近輪流抽調來堂操練，汰除疲弱，俾得悉成勁旅。

再請飭下駐德使臣，密訪彼國武職大員樸實才幹著名者一人，名位稍次者二人，與外部訂定，聘請來華充當大學堂總副教習，並取德國詳細章程參酌辦理。將見弁兵以操練而益精，人材以登進而愈奮。而京師重

地，有此精兵屯駐，自可聳觀聽而弭覬覦。

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管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臣孫家鼐跪奏，為遵旨覆議，恭摺仰祈聖鑒事。本月十八日軍機處片交諭旨：給事中龐鴻書奏振興庶務宜審利弊摺內，條陳大學堂章程等語，著孫家鼐酌覈具奏等因。臣維學堂之設，所以造就羣才，以溥通之學為初基，以專門之學為進境。創始規模，必求詳備。該給事中原奏所稱經學一種，諸生往往皓首而不能窮。現在學堂所擬功課，四書用集注本，五經遵用欽定義疏本，切要詳明，易於卒業，不必以皓首難窮為慮。該給事中原奏又稱：凡諸生已熟讀四書五經者，方准收入學堂，庶幾略有限制。經學只須溫習，不須另立一門。臣將來開辦學堂收考章程，自當以熟讀羣經者為上，專通數經及一經者次之。至溥通功課，臣已奏請刪併理學歸入經學，刪去諸子文學歸入各門，業已刪繁就簡，無可再減。況經學所以正人心，明義理，中西學問皆以此為根柢。若不另立一門，何以為造端之地？該給事中原奏又稱：兵學一門裁歸武備學堂，農學礦學皆當驗諸實事，不容託之空言。農學各省異宜，當於省會設立學堂。礦學五金異用，已議於礦廠設學堂。衛生學醫學不必兼溥通學，且無關政治，算學中之天文亦然。

臣維大學堂所以統轄各直省學堂者也。規模既廣，即門類宜詳。臣前奏請將兵學一門歸入武備學堂，因陸軍槍砲陣法、水師駕駛測量，堂中不便教習，而中西兵制，皆政治門應有之事，仍當討論。礦學農學醫學皆與化學相表裏，算學中之天文，凡方輿繪圖海道駕駛皆以天文之緯度為憑，需用尤鉅，更不得為無關政治。凡此數端，均大學堂必應設之專門，無可議減。

臣又考東南洋各國學校如林，專之學堂以百計，學生以萬計，而皆以大學堂為總匯之區。各學堂肄業之

人均升入大學，再加學習考覈，然後給予文憑。查總理衙門原奏各直省學堂皆歸大學堂統轄，一氣呵成，則專門之學更宜詳備。將來各學堂升入之學生，亦可再加考察，精益求精，以仰副皇上培植人才之意。該給事中所陳各節，應請毋庸置議。

所有遵旨覆議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聖鑒。諸奏。

### 管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片（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再：醫學一門，所以保全生靈，關係至重。古者九流之學，醫居其一。近來泰西各國，尤重醫學，都城皆有醫院。現在農務礦務，均已特派大員設立專門學堂，可否援例推廣，另設醫學堂，考求中西醫學，即歸大學堂兼轄。如蒙俞允，再由臣詳擬辦法，請旨施行。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

### 教習知縣舉人李文詔呈（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具呈教習知縣舉人李文詔，爲官學頹廢請并省改建學堂，以儲人才而固根本，呈請代奏事。竊維人才者，國家之元氣也。人藉元氣以生，善養之則強而壽，不善養之則病而歿。而人才之盛衰，必由於學校，學校其米麥也。頃者明降諭旨，振興實學，京師首創大學堂，各直省一律推廣，遠及南洋各埠。而官學之近，中外臣工無議及者，毋亦以官學林立，培養有素，未嘗無才，事可從緩，而不知其頹廢已久，有如無有也。請就舉人經歷所及，爲我皇上據實陳之。

官學之設，分宗室、覺羅、咸安、景山四學，學或十餘所，隸八旗者又爲八旗學，其教習則取之舉人五貢，意至美法至良也。自日久弊生，官學雖多，幾同虛設。舉人壬辰考取覺羅教習，充補廂黃旗官學。到學時，閱其齋舍則已頹敝不堪，問學生則無其人也。問功課則無其程也。住學者一二門斗，案規費若干而已。各旗皆然，舉人冒冒

於供職十年，既無阿教，因援例相滿引見，以知縣用，無毫末功，謬膺百里之命，且悚且慚。惟咸安宗室，其教習每月尙到學二三次，學生各十數人，略課文藝，教習月俸貳兩八錢米一石。景山則月到學一次，與覺羅同一事，俱無亦不發俸米。教習虛有其數，官學虛有其名，詢之已數十年所矣。中國諸事有名無實，大抵爾爾，此特舉人所親歷者耳。人才安得不衰，國勢安得不弱。

謂宜并省各學，改建宗室學堂一區，覺羅學堂一區，咸安、景山并爲一區，八旗自爲一區。學生額設若干，照數考錄。每區於翰詹中簡總教習一人，西總教習一人，其舉人五貢考取者，爲分教習。一切章程，照依大學堂辦理，嚴杜中飽，認真整頓。數年之後，人才奮興而根本固矣。國子南學，自整飭後，頗著成效。惟祭酒司業無常川駐學者，中無書樓，所有圖籍，謹藏箱笥。學正學錄，位卑職淺，往往苦其煩勞，不肯借學生閱看，有書與無書同。且取錄文字，以好惡爲高下，學者多不服。宜飭令祭酒司業各一人，常駐南學，建藏書儀器樓，兼課西學，亦照依大學堂辦理。庶學校愈多，則人才愈盛，於以策富強之業不難矣。舉人管見所及，是否有當，伏乞代奏，皇上聖鑒。謹呈。

### 管理八旗官學大臣徐桐等片（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

再七月二十九日，准軍機處交出二十七日軍機大臣面奉諭旨：都察院代奏教習知縣李文詔呈請整頓官學一摺，著管理八旗官學大臣議奏。欽此。查原呈所稱官學之設，分宗室、覺羅、咸安宮、景山四學。咸安、宗室、其教習每月尙到學二三次，景山則月到學一次，與覺羅同一事，俱無。謂宜并省各學，改建宗室學堂一區，覺羅學堂一區，咸安、景山并爲一區等語。查宗室、覺羅兩學向隸宗人府，咸安宮、景山兩學向隸內務府，均不歸八旗管學大臣管理。可否請旨飭下宗人府內務府該管王大臣議奏之處，伏候聖裁。理合附片陳明。謹奏。

### 廣路總局王文韶等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臣王文韶、臣張蔭桓跪奏為遵旨覆陳恭摺仰祈聖鑒事。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奉上諭：鐵路礦務，今日切要之圖。造端伊始，亟宜設立學堂，豫儲人材，方可冀收實效。所有各處鐵路扼要之區及開礦省分，應行增設學堂，切實舉辦之處，著王文韶、張蔭桓悉心籌議，奏明辦理。欽此。竊維鐵路開礦之學，中國初開風氣，學無專門，往往借才他國，誠非久計。所以臣衙門於護覆湖南巡撫陳寶箴摺內，奏請設立鐵路礦務學堂，正為異日儲材之地。查鐵路之學，兼化學、重學、算學諸長，非習於平時，直難措手。日本初築鐵路，僱用洋匠，而每處派有本國機匠一人隨之學習，既得要領，遂將洋匠陸續裁撤，全用本國之人，明效昭然可觀。現在津榆既設鐵路學堂，山西商務局所訂合同內，亦載明設立鐵路學堂，經費由公司自備。此外興議開築之路，如盧漢、粵漢、寧滬等處，或於扼要之區專設學堂，或選派機匠隨同洋工師學習，應由胡燏棻、盛宣懷等各就鐵路工段車站處所，切實籌辦。

至礦學則尤極精微，不僅化學一端。礦脈礦質，真贗高低，雖著名礦師，仍未能確有把握。臣文韶在直隸總督任內，令天津學堂兼習礦務，即為先事儲材起見。西國礦學新書日出，已分電各出使大臣就近購譯齎送，約逾九月，均可陸續齎華。擬俟新書到後，迅行排印，分布各學堂，以備研究。本年五月臣衙門奏定大學堂章程，立有礦學一門，於普通學卒業後，令學生占為專門之學，誠以礦學一道，不專習必不能精。現在臣局房舍不寬，經費未裕，將來擴充局舍後，擬就局內自設礦務鐵路兩學堂，以資造就。本年四月議訂山西、河南礦務章程，即就礦田設立礦務學堂，俾生徒便於考覈。此後如有來局呈請開辦礦務，經臣等覈准者，亦當仿照辦理。從前已開辦者，其有未設學堂者，俟各省咨復到日，並擬劄飭一律照辦。中國礦產饒裕，各省皆然。自非廣設學堂，從根本做起，難求大效。切應請旨飭下南洋大臣各將軍都統督撫，先就現設學堂中，將礦務一門編為專學，專設教習，以資學生切實考訂。果能寬籌經費，應於省中專設礦務學堂，計日課功，專意積精，尤為要著。如以西國礦師為師，延請難適，宜先派學生赴各國礦學堂研習，尤屬事半功倍。將來學成回華後，即可分充教習，並請飭

南北洋大臣通行遴選聰穎子弟在二十歲以內已諳西語者，籌給經費出洋遊學，令其專習礦務，並報明總由臣等咨行各出使大臣妥爲照料。

所有籌議設立鐵路礦務學堂緣由，理合恭摺覆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福建福安縣舉人張如翰呈(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具呈福建福安縣舉人張如翰，爲講求農務，請合文學設科以鼓勵人材，振興地利，呈懇代奏事。竊萬寶皆地所生，四民以農爲本。中國地大物博，實駕環球，何至物產蕃滋不及西土。蓋緣士農分業，農不知書，而士於烝化之學，又以非科名所務，置之不講，故農業莫由興其利。茲欲殖民富國，必先訓士而訓農。考周詩田畷至喜，士我髦士，是卽古之農官農士。漢制科孝弟與力田並重，實有農科之設。後世農學不講，科植之事一聽蚩蚩者之自爲，而不學無術，難興地利。今農學農會爭列報章，編譯外國農書以資肄習。京都設立農務總局，恭奉上諭，著各省督撫認真勸導紳民，并採中西各法講求利弊，且飭州縣設農學堂等因。天下應翕然知務本之圖矣。

第恐籌費不貲，州縣艱於創始，農民罔知所措，未免有名無實。不如上師古制，參酌時宜，合文學而加以鼓勵，特設農學一科，舉中西樹藝畜牧之法，占驗考察之書，令士民悉心講究，習精其業。俟學政按臨之候，特試一場，取其農學策論有心得者，每學拔取數名，作農學生咨集會考，略如拔貢之例。晉京廷試，列高等者，觀政農部，與拔萃科小京官同。其次用作州縣農師，與教官並重，移訓導一缺任之，俾事有專司，且資教習，參用西法，時與諸生盡心講究，令開農會以事比較，刻農報以廣見聞，購農器以便操作，採春秋農忙之會，巡視郊野，辨其土宜，察其力作，應如何興利除弊，會同州縣示諭，俾農民知所效法，實與古人勞農勸相之意相符，卽窮鄉僻壤，有生員通曉農學，其平居教導童蒙，凡荷鋤負耒之夫，皆得聆其指教，無不悉農務以盡地力，其辨質培壅，變磽瘠爲膏腴，必有其道。富民卽以富國，效可立致，而天下應不咎儒術之迂疎矣。

抑舉人更有進者，西人講求富強，凡國中無人不學，各藝由學而成，均給優獎。中國農商工藝，學鮮專門，士習凋落，徒以獵取科名，其實不適於用。是以貧弱至此，竟爲他族所欺陵。今皇上奮然舉行新政，以策論取士，通令博古，蔚爲有用之才。而又懸美職以勵工藝，派大員以督商務，倘講求農學，設有專官，而開特科以鼓勵之，則士民無不忻然讀有用之書，將致富亦可致貴。且與現在講求練兵，合武科於營制，其優異軍士以圖強，同一鼓舞人材焉。則我國家富強之基，實轉移於此矣。

舉人恭讀六月十五日上諭，仰體宸衷，下采芻言，不敢自安緘默，謹陳淺見，呈乞代奏。謹呈。

### 湖南巡撫陳寶箴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頭品頂戴湖南巡撫臣陳寶箴跪奏，爲湘紳倡捐本省中學堂創辦經費鉅款，懇恩賞給優獎，以昭激勸，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本年疊次恭奉諭旨，通飭各省會建設中學堂，又恭閱電局抄傳五月二十二日上諭，如能捐建學堂廣爲勸募，准各督撫按照籌捐數目酌量奏請給獎。其有獨力措捐鉅款者，朕必予以破格之賞等因，欽此。欽遵出示曉諭在案。

查湘省上年奏設時務學堂，藉開風氣，規模粗具。惟以經費不敷，尙僅租賃房屋，暫延中西教習課授生徒。茲欲擴充爲中學堂，房舍必更應宏整，需款愈多。正與官紳設法籌措間，旋據頭品頂帶調補四川布政使湖北布政使王之春率子郎中銜二品廕生清泉縣學生員王梁稟稱：恭讀諭旨，京師創設大學堂，並飭各省會各府縣分設中小等學堂，限一月內一律舉辦。仰見朝廷振興庶務，力圖自強，首重造就人材之至意。凡有臣民，莫不咸知仰體。第創辦之始，籌款維艱，湘人素鮮蓄藏，就地籌捐，一時恐難集事。若俱仰給公款，則財力尤形竭蹶。之春湘人，溥受國恩，慨念時艱，愧無報稱。查章程內有准其捐貲報効之條，竊願以身先之，將累年所餘俸俸，並遣長子王梁回籍，將舊有簿產，湊足紋銀一萬兩，充作湖南省城中學堂經費。雖涓滴無補，但盡其心力所得，爲以



仰副聖朝振興學校之盛舉等情。並將捐銀一萬兩解繳前來。臣查學堂教育人材，講求體用實學，洵爲今日急務。而省城中學堂規制較宏，需款尤鉅。湘中公私匱乏，籌措正極艱難。該藩司王之春，籍隸湖南清泉縣，家無餘財，而慷慨好義，尤務培植寒賤。近知湘省學堂經始之艱，獨力措捐鉅款以爲之倡，洵屬好義急公，極應奏請獎勵。惟該司官資較崇，無庸給獎，可否仰懇天恩，准將該司之子，郎中銜二品廕生生員王梁，賞給優獎，以昭激勸。出自逾格鴻施。

所有湘紳倡捐本省中學堂創辦經費鉅款請給優獎緣由，謹會同總督臣張之洞專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六日奉硃批：著戶部覈給獎敘，欽此。

### 山西巡撫胡聘之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頭品頂戴山西巡撫臣胡聘之跪奏，爲遵旨查明晉省書院經費數目，並擬籌辦各府州縣學堂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前准總理衙門電開，奉旨：令查明各該省書院，及每年實用膏火束脩確數，電覆等因。欽此。旋准部咨：奉上諭，以各省中學小學，尙未一律開辦，令各督撫飭地方官，各將所屬書院坐落處所、經費數目，限兩個月詳查具奏。即將各省府廳州縣，現有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爲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等因。欽此。仰見朝廷振興學校，培植人才之至意。當經先後恭錄行知，司道查覆籌議去後，正在籌辦間，又准總理衙門電開，奉旨：前於五月二十二日降旨，諭令各省開辦學堂，限兩個月覆奏等因。欽此。當將晉省籌辦各學堂，並查各書院經費情形，先行電奏在案。

茲據該司道查明籌議前來，臣維育才之道，首在興學，願欲廣興學校，必先寬籌經費。晉省各屬書院，共計一百零九處，有一縣地方並無書院者，有數處合設一書院者。歲用束脩膏火及雜支等項經費，共銀三萬九千

兩餘，錢二萬六千餘串。此項銀錢，或出於生息租資，或紳富商民隨時籌捐，或由地方官捐廉給發。現據開報之數，出於生息者，每年出入尚有定數。出於各項租資及按年籌款者，歲入多寡，既無一定，每年出款亦隨時酌量變通，未能作為常額。至通省各書院經費動款，除省會及河東外，其餘各府州縣，皆歸紳士經理，並無動用公款之處。是以歷未造報。此查明通省書院經費數目之實在情形也。

今既將各府州縣書院一律改為中西兼習之學堂，必須添籌經費，另延教習。晉省地方僻陋，風氣未開，雖究心中學者當不乏人，而兼通西學者殊難其選。欲多延西人教習，則需費過鉅，現實無此力量。計惟有於各道駐所及各府直隸州所，酌設學堂，就近調取所屬生童資性聰敏有志上進者，令其入堂肄業，延請品行端正，長於中西各學者充當教習，課以實學。其各州縣如有經費較充，可以自立學堂，或紳富中有能捐籌鉅款建立學堂者，仍即飭令該官紳自行延訂教習，妥速興辦。其向無書院及經費不敷者，既經調取生童赴本管府州學堂肄業，自不難轉相傳習，漸開風氣。俟籌有款項，仍飭一律添設學堂，以廣造就。

惟查各省設立學堂，或提州縣平餘，或有商民捐款，晉省徵收錢糧，向係按照時估銀價徵解，並無餘款可提。業於提減平餘覆奏內聲明在案。此外有無陋規濫費，可以提作學堂經費，暨各州縣紳商富戶能否募捐集款，所屬祠廟社義各學有無可以改設學堂之處，已飭詳細確查，妥速籌議。應查明議覆後，再行酌核辦理。

除將設省學堂業由臣另案具奏外，所有查明通省書院經費，籌設各府州縣學堂緣由，是否有當，理合繕單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八日奉硃批：該衙門知道，單併發。欽此。

刑部候補郎中章京霍翔謹呈（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四品銜刑部候補郎中章京霍翔謹呈，為推廣游學章程以宏造就而勵真才，呈請代表奏事。竊維朝廷變法

自強，首以人才爲根本，現既普立學堂，復遴派內外職員及各學生出洋游學，聖謨廣運，薄海同欽。惟是學堂新立，規模草創，師承難確，觀摩無資，卽能收效，尙在十年以後；而所派游學各員生，皆須國家資遣，及入外洋學堂，每年用項不貲。又皆官爲接濟，經費只有此數，派往不示限制，既慮所費難支，過示限制，成材又嫌不廣。且游學者，不出己資而用官款，中材以上，或可感激自奮；否則，藉此糊口，虛糜經費，因循無成，恐亦不免。竊以爲莫若推廣游學章程，令有財力之文武各大員及各省富商，各選聰穎子弟，自備資斧報名，由各省咨送總理衙門一體彙送外洋學堂肄業。似此推廣，約有七便，請備陳之：

有財力之家，出己資以造就子弟，國家無絲毫煩費，便一。鄉邑善舉，紳富好義，尙肯樂輸成人之美，今游學乃成其子弟之美，當不吝所費，便二。自出其資，遠涉重洋，學無成就，子弟無以對父兄，必倍加勤奮，而學易成，便三。執袴膏粱，積習頗深，賢而多財，猶捐其志，然極其勢力以應得官，入貨出仕，均能夤緣要津，妨塞賢路，官常吏治，頗爲所梗。今使之折節游學，閱歷增而器識偉，化不才爲有才，易庸吏爲能吏，便四。大貴大富之家，皆凡民所繫望，朝廷變法頒行一切新政，富貴家先徘徊觀望，陽奉陰違，凡民更甚。此皆困於井蛙之見，雖三令五申，莫啓聾聵。今令其子弟親歷外洋，熟諳情形，曉諭父兄，昭若發蒙，風氣易開，便五。凡農工商礦等學，學成後雖知舉辦，然購機器等事，猶煩資本，寒素之家，尙難措手，而若輩則長袖善舞，咄嗟可辦，爲所欲爲，無不如志，便六。其人皆身家殷實，必能輕利重名，學成錄用，操守易端，便七。

綜此七便，亟應推廣施行，然恆情難與謀始，華人安土重遷，雖有明詔，一律踴躍，仍恐不能。則惟有款動鼓舞，特降諭旨，凡有財力之文武各大員及各省富商子弟，自備資斧，學於外洋，卒業後領有學成文憑，經出使大臣驗明，咨起回華，由總理衙門帶領引見，詢事考言，破格錄用。一切新政，因才委任，功名所在，豪傑爭趨。似此款動，必有響應之者。蓋大貴大富之家，本與國家有休戚相關，安危與共之誼，國無紳富，無以爲國；紳富無國，無以保家。值此時勢，必以國家財力事代爲之謀，不如使有財力之家各自爲謀，人人自謀其私，而適成其爲謀國。

之公，便莫便於此矣。謹據管見所及，縷縷上陳，伏乞代奏，皇上聖鑒。謹呈。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臣奕劻等跪奏，為遵議推廣學〔堂〕章程，請旨通行飭遵，恭摺仰祈聖鑒事。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准軍機處鈔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代奏章京霍翔呈請推廣游學章程等語。本日面奉諭旨，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欽此。查閱原呈稱：朝廷變發〔法〕自強，首以人材為根本。現普立學堂，復遴派內外職員，及各學生出洋游學，聖謨廣運，薄海同欽。惟是學堂新立，規模草創，師承難確，觀摩無資，即能收效，尙在十年以後。而所派游學各員，生皆須國家資遣，即入外洋學堂，每年用項不貲，又皆官為接濟。經費祇有此數，派往不示限制，既慮所費難支，過示限制，成材又嫌不廣。且游學者，不出己資而用官款，中材以上或可感激自奮，否則藉此糊口，虛糜經費，因循無成，恐亦不免。竊以為莫若推廣游學章程，令有財力之文武各大員及各省富商，各選聰穎子弟，自備資斧報名，由各省咨送總理衙門，一體彙送外洋學堂肄業，似此推廣，約有七便，請備陳之。有財力之家，出己資以造就子弟，國家無絲毫煩費，便一。鄉邑善舉，紳富好義，尙肯樂輸成人之美，今游學乃成其子弟之美，當不吝所費，便二。自出其資，遠涉重洋，學無成就，子弟無以對父兄，必倍加勤奮，而學易成，便三。執袴膏粱，積習頗深，賢而多才，猶損其志，然極其勢力，以膺得官，入貲出仕，均能資緣要津，妨塞賢路，官常吏治，頗為所梗。今使之折節游學，閱歷增而器識偉，化不才為有才，易庸吏為能吏，便四。大貴大富之家，皆凡民所繫望，朝廷變法，頒行一切新政，富貴家先徘徊觀望，陽奉陰違，凡民更甚。此皆囿於井蛙之見，雖三令五申，莫啓瞽矇。令其子弟親歷外洋，熟諳情形，曉諭父兄，昭若發蒙，風氣易開，便五。凡農工商礦等學，學成後雖知舉辦，然購機器等事，猶煩資本，寒素之家，當難措手，而若輩則長袖善舞，咄嗟可辦，為所欲為，無不如志，便六。其人皆身家殷實，必能輕利重名，學成錄用，操守易端，便七。綜此七便，亟應推廣施行，然恆情難與謀始，華人安土重遷，雖有明詔，一律踴躍

仍恐不能。惟有欲動鼓舞，特降諭旨，凡有才力之吏，或各大員及各省富商子弟，自備資斧學於外洋，卒業後領有學成文憑，經出使大臣驗明，咨送回華，由總理衙門帶領引見，詢事考言，破格錄用。一切新政，因才委任，功名所在，豪傑爭趨。似此欲動，必有響應者。蓋大貴大富之家，本與國家有休戚相關，安危與共之誼。國無紳富無以爲國，紳富無國無以保家。值此時勢，必以國家財力，事事代爲之謀。不如使有財之家，各自爲謀，人人自謀其私，而適成其爲謀國之公等語。

臣等查自強根本，係乎人才，現時學堂雖經開辦，而造就尙難遽成，游學雖派員生，而資遣又多煩費。今該章京呈稱，紳富與國家有休戚相關，安危與共之誼，請推廣辦法，令有財力之家，各選聰穎子弟，自備資斧出洋游學，臘陳七便，言皆切實，事屬可行。擬請明降諭旨，凡有財力之文武各大員，及各省富商各選中學已通大義之聰穎子弟報名，由該省咨送臣衙門，一體彙送外洋各學堂肄業。卒業後領有學成文憑，經出使大臣驗明，咨送回華，由臣衙門考察。如果學業有成，帶領引見，破格錄用，當有真才蔚起，共濟時艱，於世局不無裨益。如蒙俞允，卽由臣衙門通行飭遵。

所有遵議緣由，理合恭摺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奉硃批：依議。欽此。

### 翰林院編修夏壽田片（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再：臣伏見皇上創立學堂，以求有用之才，而通中外之治，並飭直省均立中小學堂，又以事屬創始，首在得人，令督撫各選品學兼優之士，管理學堂，仰見皇上廣育人才，先務爲急。臣愚以爲宜速派管理，而後開辦有期也。選用管理之法有二：一由京官保薦，一由督撫選充。管理之責有二：一在籌經費，一在延教習。考成之法有三：一在開辦學堂之遲速，一在籌備經費之盈虧，一在造就人才之多寡。伏請皇上先飭部院大臣，於三月內各舉

所知才能辦事之編檢司員，奏請派回原籍，充當管理，不扣其資，以風天下。其不敷用，則督撫飭令各處紳士，公舉致仕之官，及舉人貢生鄉望素優者，稟之州縣，州縣稟之督撫，選擇派充，亦統於三月內彙齊奏明。至所需經費，則管理與地方官同力籌辦，所需教習，則管理與官紳公議聘請，其有能通中西之學者，則併兼之。至講款之盈虧，則以學生教習之名額束脩膏火之重輕爲等，人才之多寡，則以學使歲科取士出於學堂之數爲憑。而開辦之遲速，尤顯然而可稽。三年之後，督撫甄別分等奏聞，其列上等者，已仕則特旨升擢，未仕則賜以出身，列中等者，再留辦三年，以觀後效，下等則加以嚴懲，地方各官與管理同其賞罰，以免推諉掣肘。如此，則三月而天下皆興辦學堂，一年而規模略具，三年而人才可以待國用矣。臣伏欽皇上振興學堂之至意，謹抒愚見，附片具陳，是否有當，伏乞聖鑒酌核施行。謹奏。

護理江西巡撫翁曾桂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頭品頂戴護理江西巡撫布政使臣翁曾桂跪奏，爲創設吏治學堂，以勵人才而開風氣，仰祈聖鑒事。竊臣欽奉諭旨，飭令各直省省會及各府廳州縣，設立中學堂小學堂等因。欽此。聖謨宏遠，欽忱同深，當卽通行各屬一體欽遵，從此薄海臣民，咸知向學富強之道，實基於此。惟是町畦頓開，風氣未開，凡茲士民，難與圖始。竊謂欲廣教化，必先求教人之人，此外洋所以有官學堂師範學堂之設也。

伏思中國教養，其責在官，官與民最親者，莫如牧令。蓋牧令爲民所瞻仰，地方治否，恆視爲轉移。臣以爲令欲教民，必先自教牧令始。查江西牧令，不乏通才，每聞新政之頒，莫不歡欣鼓舞。臣因勢利導，於省城城隍廟設立吏治學堂，謹照經濟科，分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物攷工六門，視其性之所近，或專研，或兼習，各從其便。凡中西書籍器具之要者，由臣籌備，並令就學之牧令等捐集，自開辦以來，互相討論，已聚至四五十人，有志吏治潛心肄習者，尙復接踵而至。現委南昌府知府江毓昌認真督課，臣與藩臬兩司，按月面試一次，分別等第，其屢列

上等者，優予獎勵，列下等者，酌予記過。於造就人才之中，仍寓甄別屬吏之意。俟學業有成，委以差缺，與養立教，自能措置裕如，與紳士所立各學堂相輔而行，收效必當倍速。

至佐貳等末職，雖無地方之責，然佐治攸資，亦「不」宜令不學無術之人濫竽充數。現亦設立奮志學堂，專爲佐貳肄業之所，其課程以及考試之法，一如牧令。他如官員子弟，以及在江游幕之人，既不便附入本省學堂，又不能遠道回籍就學，此中不無可造之材，獨令向隅，殊爲可惜。擬卽仿照京師小學堂辦法，爲之另立一學，一切肄業及學成咨送章程，均仿照小學堂章程辦理。總期廣攬英賢，勤加作育，但能多成一材，將來多收一材之用。未仕者可冀明通，已任者無虞闕陋，以仰副朝廷培植人材，開導風氣之至意。

所有創設吏治學堂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奉硃批：吏治乃地方官分內之事，所議著毋庸議。欽此。

護理江西巡撫翁曾桂片（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再：西江自有學派，前明五家時文，多尙清真刻露之作，其後不免流爲枵腹。臣始抵江右，卽改友教書院爲算學堂，教習三載，鼓勵多方，始得肄業百餘人。然能嫻代數者，不過十之三，且初改時斷斷羣爭，目爲不急之務，卽此見守舊人多，開化難於他省矣。臣現與在城紳士議設中西學堂，業已規模粗具，並於城內西北隅購地，建造武備學堂，一俟工竣，卽行開辦，妥議章程，另行具奏。自慚駑鈍，惟有振刷精神，督同紳僚，將應辦之各項新政，次第趨辦，務求實在。不敢因暫時攝事，稍涉因循，亦不敢有意鋪張，虛糜經費，仰負天恩委畀之重。謹遵諭旨，將籌辦學堂情形，先行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管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臣孫家鼐跪奏，為遵旨詳擬醫學堂辦法，並請賞撥衙署以資開辦，恭摺仰祈聖鑒事。本月二十四日奉  
諭：孫家鼐奏請設醫學堂等語。醫學一門，關係至重，亟應另設醫學堂，考求中西醫理，歸大學堂兼轄，以期醫學  
精進。即著孫家鼐詳擬辦法具奏。欽此。臣惟醫學一門，學者多視為小道，其實通天地之運化，關陰陽之消長，非  
洞達精微者，未能深知其理。中國自軒岐以來，考求醫術，代有傳人。近世儒者，不屑研究。於是方技之士，往往嚮  
執古方，天枉民命。查泰西醫科，列於大學。其國皆有施醫院，甚至好善之士，醫藥且施於中華，而國家未經興辦，  
政典未免闕如。今皇上特准開醫學堂，臣考中西醫學，各有專長。考驗臟腑，扶去壅滯，中不如西；培養根元，辨別  
虛實，西不如中。臣謹擬中西醫學分門講習，招考文理通順之學生入堂肄業；又於學堂之中，兼寓醫院之制。凡  
來就治者，皆隨時施診，且酌施中西通用藥品，期以保衛生靈。醫學堂所需房屋，查有現經裁撤通政司之衙門，  
可否仰懇天恩撥作醫學堂，量加修改，即可開辦。堂中所需經費，力求撙節，每月需銀壹千兩。又開辦經費貳千  
兩，大學堂章程未曾籌及，施醫一款，無可分撥。擬請飭下戶部另行籌給，以廣惠仁。其一切詳細章程，另單開列。  
所有遵旨詳擬辦法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附清單

謹將擬辦醫學堂章程，恭呈御覽：

- 一 醫學堂歸大學堂兼轄。凡學規及施醫章程，均由管學大臣裁定。
- 一 醫學堂設提調一人，總理堂中一切事件。
- 一 派中醫教習二人：一內科，一外科。



- 一聘西醫教習二人，一西人，一華人。
- 一招考學生二十人，分爲兩班，俟將來經費擴充，再行添設額數。
- 一學生功課自八點鐘至十一點鐘習中醫，自兩點鐘至五點鐘習西醫。
- 一學生學成之後，量予出身，並給予文憑，以便充作官醫、軍醫及醫學教習。
- 一中西醫學各有專門，堂中施診督課之外，擬折衷中西異同，勒成一書，以資貫通之助。
- 一堂中兼寓醫院之制，每日施診，中西並用，由各該教習分治，限定號數，不能紊亂。
- 一堂中購備中西各種醫書並應用器具。
- 一堂中酌施通用丸散藥水。
- 一官紳如有願捐巨款助施醫藥者，擬照捐賑例奏請獎敘。
- 一堂中經費由大學堂向戶部咨領，轉交醫學堂，所有每月報銷造冊，申送大學堂一併咨部。
- 一堂中藥材器具書籍等件，需人經理，設司事二人，供事二人，膳錄二人。

### 管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臣孫家鼐跪奏，爲遵旨覆議，恭摺仰祈聖鑒事。本月二十一日軍機處片交諭旨：侍講惲毓鼎奏請於京師設立武備大學堂，簡派大員督辦一摺，著孫家鼐妥議具奏。欽此。查該侍講原奏：泰西練兵之法，皆以學堂爲根本。中國仿用德操，北洋南洋等處先後設立武備學堂，聘洋員教練，武毅新建，自強各軍，皆自設學堂，隨營開辦。惟所辦皆中小學堂，無大學堂爲之統束，則血脈不靈；且學成之後，敍用無階，則人才不奮等語。臣惟各國兵法，首以讀書識字爲主，繪圖測量與算之學，卒伍莫不周知。中國兵勇，不識字者，十常八九。平時未經訓練，不知法紀，桀驁嬉遊，無所不至。此軍旅所由不振也。如能設武備大學堂，由皇上於王大臣中簡忠勇知兵深明韜略者，

立定章程，以資訓練。自八旗禁旅步軍統領所帶旗綠各營，外至各省武備學堂，一體遵辦。朝夕申儆，俾人人知尊君親上之心，敵愾同仇之義。山川險要，火器棧路，礮臺鐵路，電綫諸法，皆極力講求。於武備必有起色。學堂既有成效，凡武弁自千把以至提鎮，非由學堂出身者不用；兵勇非由學堂出身者不收。庶幾各省軍律皆能畫一，有事征調，萬衆一心，斯可以有備無患矣。擬准如所請，設武備大學堂。至管理之大臣，則又爲講武之根本，願皇上慎加選用，自強之道，實莫先於此。

惟是訓練軍旅，必須布列行陣。近日火器盛行，依山傍林以避礮彈，及地營工程等法，皆須講求，非有極大圍場，難資演習。京城以內，無此空曠地段，應俟簡派大臣後擇地籌辦。其應否延募洋將之處，亦由派出大臣酌定。

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兩江總督劉坤一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頭品頂戴兩江總督臣劉坤一跪奏，爲遵旨設立江南省府縣各學堂，謹將籌辦情形，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恭閱邸鈔，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奉上諭：經降旨開辦京師大學堂，入堂肄業者，由中學小學以次而升，必有成效可觀。惟各省中學小學，尙未一律開辦，總計各直省省會及府廳州縣，無不各有書院。著各該督撫督飭地方官，各將所屬書院坐落處所，經費數目，限兩箇月詳查具奏。即將各省府廳州縣現有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爲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至於學校等級，自應以省會之大書院爲高等學，郡城之書院爲中等學，州縣之書院爲小學，皆頒給京師大學堂章程，令其仿照辦理。其地方捐辦之義學社學等，亦令一律中西兼習，以廣造就。至各書院需用經費，如上海電報局招商局及廣東蘭姓，聞頗有溢款，此外陋規濫費，當亦不少。著該督撫儘數提作各學堂經費。各省紳民如願捐建學堂，或廣爲勸募，准各督撫按照籌捐數目，酌量奏請給獎。其有

獨力措捐鉅款者，朕必予以破格之賞。所有中學、小學應讀之書，仍遵前諭，由官設書局編譯中外西書頒發遵行。至於民間祠廟，其有不在祀典者，著由地方官曉諭民間，一律改爲學堂，以節糜費而隆教育。似此實力振興，庶幾風氣徧開，人無不學，學無不實，用副朝廷愛養成材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復於七月初四日奉電傳諭：旨前於五月二十二日降旨，諭令各省開辦學堂，限兩箇月覆奏。現在限期將屆，各省籌辦情形若何，著各督撫迅卽電奏。欽此。並准總理衙門將大學堂章程咨送前來。

竊維學堂之設，爲自強根本要圖。我皇上作育人材，孜孜求治，屢發明詔，於京師創立大學堂，特派管學大臣妥議章程，剋期舉辦。諭令各省一體實力奉行，洵足立當代之楷模，新斯民之觀聽。臣受恩深重，圖報情殷，何敢稍涉因循，自蹈咎戾。惟是造端伊始，考覈不厭精詳，經費有常，籌畫尤須審慎。茲遵照大學堂定章斟酌變通，就江寧省城先行開辦，以期迅速集事。謹將籌擬情形爲皇上詳陳之。

查江寧地方爲東南一大都會，向來江蘇、安徽兩省於茲合闈鄉試。此次設立學堂，係爲科舉之梯航，俾知學術之階級，則兩省士子自應一視同仁。擬設江南學堂一區爲高等省學堂，江寧府統轄七屬，上元、江寧兩縣本係同城，擬設中等小學府縣學堂各一區，與京師大學堂一氣貫注，層累遞進，以符書升論秀之規。通計學堂三處，員司教習薪水，學生伙食書籍紙筆月課獎賞，以及各項雜支，每年非八九萬金不足敷用。而開辦之初，如經營學舍，延聘教習，購置中外書籍圖冊儀器等項，又非十餘萬金不辦。當茲費絀用宏，度支告匱，如此鉅款，實苦羅掘無從，而地方應辦事宜，更何敢輕言請款。

伏思江南舊有儲材學堂，原議分設交涉農政工藝商務四大綱，學額以一百二十名爲止。又以學生未解西書，不得不以語言文字爲途徑。現在所學僅英法德日四國語言文字，即使三年有成，不過備譯人之選，而於律例賦稅輿圖繙書種植水利畜牧農務化學汽機礦務工程各國商務中國土貨錢幣貨物諸學，均未講求，仍須俟諸數年之後，定額既少，收效又遲，且與大學堂章程多不能相應。方今朝廷勵精圖治，百度維新，各省徧設

學堂，一洗空疏積習，宏規茂矩，體用兼資，不患無編譯之才，而患無會通之士。臣之至愚，應迅設省府縣各學堂，以植其本；另設農工商等學堂，以造其精。既爲溥通學先立始基，卽爲專門學豫籌進境，庶幾人才輩出，不致遲緩費時。擬將儲材學堂改爲江南學堂，推廣學額，多延教習。其舊有學生，嚴加考覈，分別去留，並將舊有之鍾山尊經、惜陰、文正、鳳池、奎光六書院，併改爲府縣各學堂。所有各該學堂書院經費悉數撥給濟用，至開辦經費，儲材學堂連年節省，尙有數萬金可以提撥。如有不敷，容臣另行籌款。現已派委道員蒯光典總司其事，次第舉行。此籌辦江南省府縣各學堂之實在情形也。

若夫外府州縣，雖已有數處設立中西學堂，而辦理未能畫一，章程難免參差，茲幸圭臬有資，自應敬謹遵守。惟各屬學額之多寡，須視地方之廣狹，經費之優絀以爲衡，礙難遽爲懸定。業經臣將大學堂章程刊印分發，嚴飭各該地方官查照速辦，將本有之書院一併改爲學堂，經費不敷，均著就地籌款，依限於一年之內一律告成。其有紳耆好義，或捐資獨建學堂，或合力分設學塾，俱照新章，分別奏請獎勵。總期漸推漸廣，日起有功，仰副聖主殷殷誥誡振興實學之至意。

所有遵旨設立江南省府縣各學堂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奉硃批：管理大學堂大臣並該衙門知道，片一件併發。欽此。

兩江總督劉坤一片（軍錄）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再：臣思振興庶務，以植本爲先，而本富大端，以農學爲要。疊奉諭旨，飭令設立農務學堂，並將工商路礦各學，迅籌舉辦等因，仰見聖主教崇實學，作育羣材之至意。臣博採東西洋章程，並參諸紳民議論，農工商礦大利所存，泰西以爲專門之學。現在學堂初設，若待溥通學卒業，然後肄業及之，已苦其晚。擬在江寧地方先設農務學堂一所，選派府屬紳商之有產業者，經理其事。聘明於種植物學農藝化學人員爲之教習，以講求物質土性

所宜。蓋澆壅補之法。酌撥地畝。俾試種以辨肥磽。略購機器。俾課功以判巧拙。樹藝蓄牧次第推行。農戾目覩成規。自必樂於從事。更就上海之農學報館。改爲農務總會。由臣另籌款項。重訂章程。與各省聯絡協助。藉收一樹百穫之益。

至工藝一門。名目繁瑣。斷非一驟可幾。而惟製造之學。爲目前所最亟。查上海製造局兼轄之廣方言館。專儲譯才之選。又舊有之礮隊營。備充教習之差。現在學校改建。陸師亦有專堂。此兩項係屬重設。擬令酌量裁併。拓爲工藝學堂。招募生徒。分別學習。機器既備。可資實驗。聞見較廣。亦易觀摩。上海風氣最先。程工尤速。並擬將商學商報等事。統令辦理。商務之在籍翰林院。修撰張謇等。就近督率。趕爲籌辦。若夫礦務以西北爲奧區。鐵路以蘆漢爲正幹。衆利所趨。儲材宜亟。江南辦理礦路。甫有端倪。此項學生一時尙難其選。然以測量繪算爲初級。則與武備學略同。擬卽挑選學生。調派教習。於陸師學堂內添設礦路學一齋。分習重力汽化地質等學。以備專門學堂異日之取材。庶免躐等之譏。藉收及時之效。

所有擬議農工商礦各學堂大概情形。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奉硃批覽。欽此。

兩江總督劉坤一片（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再中國人民四萬萬。以男女各半計之。婦女得二萬萬之數。其在搢紳之族。讀書識字者尙不乏人。至若農工之家。大祇操作有餘。靈明未開。終身不識一字。聖經賢傳無由而知。東西洋各國於女學一事。莫不加以意講求。中國爲數千年禮樂之邦。似未可因陋就簡。

茲據候選知府經元善等稟稱。上海地方爲中外商民總匯。最得風氣之先。現徵集同志。創設女學公塾。民捐民辦。紳士提倡。自開塾後。泰西士女聞風而來。頗願爲之襄助。塾中教授。如儀禮詩書。戲記內則班氏女訓。女

誠女孝經、讀語、閩範等書，凡與女學相發明者，皆已搜訪靡遺。謹按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順治十三年御製內則衍義十六卷，以孝敬禮讓慈勤學八端爲綱，子目中如相夫教子、佐忠勉學、贊廉重賢、敦仁愛民、好學諸書，無不立爲條教。聖訓昭垂，益欲使天下億兆婦女遵奉此編，於以感發性情，漸摩義理，昭明顯著，實爲塾中必不可少之書。惟是宸翰秘笈，外間絕少流傳，稟懇奏頒等情前來，合無仰懇天恩，頒賜御製內則衍義一部，由臣發交該紳士等祇領，以爲女學準繩。並准其照式刊布，以廣教化而美風俗，出自逾格鴻施。是否有當，謹附片陳請，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漕運總督松椿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頭品頂戴漕運總督奴才松椿跪奏，爲遵旨籌併中西學堂粗有規模，並請飭撥經費以垂久遠，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奴才恭閱邸抄，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奉上諭：前經降旨開辦京師大學堂，入堂肄業者，由中學小學以次而升，必有成效可觀。惟各省中學小學尙未一律開辦，總計各直省及府廳州縣，無不各有書院，著各該督撫飭地方官，各將所屬書院坐落處所、經費數目，限兩個月詳查具奏。即將各省府廳州縣現有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爲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等因。欽此。又於七月初五日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開奉旨：前於五月二十二日降旨，諭令各省開辦學堂，限兩個月覆奏。現在限期將屆，各省籌辦情形若何，著各督撫迅即電奏。欽此。當即欽遵轉行，並將大略情形先行電奏在案。

查講求西學，以裨實用，洵爲現在當務之急。清江爲南北衝途，尤宜開拓風氣。奴才近見西學漸興，亟思舉辦，無如經費無出。上年春間自行倡捐銀三千兩，並由海州鹽運判徐紹垣稟經督臣劉坤一籌撥銀三千兩，在於清江崇實書院內添置房舍，購買書籍，延訂算學兼光電化重學教習二人，英法語言文字教習一人，招送駐堂學生四十人，附從者亦以四十人爲率。於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初九日，率同道廳各員監視開學，立定規條，朝

夕講論。一年以來，算學入門者五六人，化電學入門者三四人，其餘通英法言語者五六人，規模雖小，成效似有可觀。

惟是創辦伊始，頭緒紛繁，除奴才捐助銀三千兩，徐紹垣稟撥銀三千兩外，尚無常年經費的款。所有教習之修脯，生徒之膏獎，與管理堂務人役之薪飯，一切雜費，每年合計約需萬金。清淮與省會不同，向無進款可動，而地瘠民貧，籌措更難。似此情形，曷能經久。欽奉前因，仰見朝廷培植人才，不惜小費，欽服莫名。當益求精深，俾垂久遠。合無懇懇天恩，俯准飭下招商電報等局，每年酌撥經費銀六千兩，抑或就近於淮安關稅課項下撥銀六千兩，自二十四年爲始，從速匯解齊用，庶得有所藉手，不致半途而廢。奴才一面詳屬教習，仿照總理衙門所議功課，循循善誘，務期日起有功，以便照章咨送省會考試，仰副聖鑒，作育人才之至意。

謹將籌併中西學堂粗有規模，請撥經費緣由，會同兩江督臣劉坤一，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奉硃批另有旨。欽此。

### 翰林院編修汪鳳梁摺

(軍)光緒二十四年

初一日

翰林院編修臣汪鳳梁跪奏，爲敬陳管見，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現在京師，首立大學堂，並蒙諭令各直省一律建置，普爲勸募。仰見我皇上培育人材，至殷靡已。凡在食毛踐土，孰不感激振興。第風氣初開，名師難得，且一傳衆咻，進境良遲。誠有如湖廣督臣張之洞勸學篇所言，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五年，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者。則今日多一出洋游學之人，卽異日多一辦理新政之人。

考游學經費，在東洋者，每人川資衣食束脩，歲需銀約五百兩。西洋海程較遠，百物俱昂，往學者，每人歲約需銀千兩。以六年卒業爲度，計成就一人，東則三千金，西則六千金。是游學愈多，費用愈大。國家安得此不涸之倉，以供挹注。臣愚以爲捐輸果罷，名器頓重，皇上乃得以爵賞驅策天下士，卽不妨化裁通變，以隱用其權宜擬

請先將捐例速行停止，一而申諭內外文武大小官員，以及在籍紳富，情願自備資斧，令子弟出洋學習者，報名列冊，先將該家長傳旨嘉獎，俟學成後，加等錄用。

其有子弟聰穎有志嚮學而窘於家計，願不克償，有力者能設法扶助，俾得出洋，領有學成憑照者，除將學生量材授職外，其扶助之人，按其銀數多寡，准照軍功勞績例酌予優獎。凡學生不論舉貢生童，准扶助者自行精擇，報由地方官列冊申送總理衙門存查，以備將來彙案奏請恩施。如此變通鼓舞，當必有急公仗義聞風興起者。上佐國家經費之所不給，而游學之士愈形濟濟矣。臣爲廣勸游學起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管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臣孫家鼐跪奏，爲據呈代奏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據四川京官四品卿銜內閣侍讀楊銳、翰林院修撰駱成驥、編修高栢、王乃徵、庶吉士李稷勳、傅增湘、刑部主事喬樹枏、曾鑑、汪世杰、郭燦、工部主事王莖善、兵部主事高樹戶部主事聶興圻、蔡鎮藩等呈稱，設立蜀學堂，兼習中西學業，懇請奏明立案。伏思皇上振興實學，講求經濟，該內閣侍讀等聞風興起，創立學堂，以教育川省京員子弟及留京舉貢生監，洵屬志趣正大，識見宏深。候選道李徵庸捐銀二萬兩以爲創始，見義勇爲，深堪嘉尚，可否獎勵之處，出自聖裁。謹將原呈一併附呈，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內閣侍讀楊銳等呈（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

具呈四川京官四品卿銜內閣侍讀楊銳、翰林院修撰駱成驥、編修高栢、王乃徵、庶吉士李稷勳、傅增湘、刑部主事喬樹枏、曾鑑、汪世杰、郭燦、工部主事王莖善、兵部主事高樹、戶部主事聶興圻、蔡鎮藩等爲設立蜀學堂



兼中西學業，懇請奏明立案事。伏見近年以來，屢降諭旨，飭令各省創辦學堂，並特旨開辦京師大學堂，以爲之倡。薄海臣民，無不聞風興起。職等籍隸四川，與同鄉京官公同商酌，就京師觀善堂舊址，創設蜀學堂，兼習中西學業。於今年正月籌議一切事宜，於七月初一日開辦，來學者六十餘人。恭逢皇上力圖自強，鄉會試改試策論，並詔開經濟特科，試以專門之學。所有觀善堂舊課詩文試帖小楷等事，自應一律停止。竊見湖廣總督張之洞所撰勸學篇，以正人心開風氣六字爲宗旨，蒙皇上特旨頒行，職等細繹其意，竊謂非講習正經正史，擇精語詳力求實際，則人心無由而正，非兼習西國文字，期能語西人之書，通西人之政，則風氣無由而開。

今職等所設學堂，謹在正廳中間恭設至聖先師孔子神位，朔望行禮，東西兩屋分陳經史及皇朝政治之書，俾學者肄習其中，先識趨嚮之所在。又于西院正廳，延聘西文教習任鴻鼎教授英文，其下東屋數間，購置西國圖書儀器，隨時觀覽。其餘各項專門之學，應俟英文學成，卽行各讀專書，力圖推廣。其學徒大抵皆留京舉貢及京官子弟，亦有登甲科通朝籍者十餘人，俱入其中，孜孜講業，俾探學之人，益知觀感奮厲。川省僻在邊隅，見聞淺陋，深恐本省官紳開辦學堂，師範無人，又道途險遠，自外延師，人多不願。是今日之京官舉貢學業有成，上以備朝廷之器使，下以爲鄉里之師儒，此蜀學堂所由開辦之大凡也。

查觀善堂係四川同鄉公所，由山西寧武府知府吳鴻恩創置，其房屋價銀三千兩，係四川鹽商王李二姓所捐，嗣經同鄉京官陸續經理，並無存款。此次創設蜀學堂，所有延請教習，獎賞生徒，及一切購書置器之費，需用甚鉅，籌畫極艱。幸有花翎二品頂戴記名道李徵庸倡捐銀二萬兩，又由該道募捐津海關道李岷琛捐銀二千兩，雲南候補道韓銑捐銀一千兩，兵部主事陳時利捐銀一千兩，作爲經常之款，並允續籌巨款接濟。

查李徵庸係由進士出身，歷官京外，現奉欽派辦理四川商務礦務，平日關懷大局，見義必爲。此次倡捐鉅款，至二萬金之多，可否據情入奏，懇懇皇上特予恩施，非職等所敢擅請。至所延教習，應得保獎，及學生應有出路，擬請隨時呈明大學堂查核辦理。

所有開辦蜀學堂懇請奏明立案及道員倡捐巨款並教習保獎學生出路各緣由理合具呈懇懇伏乞查核施行

### 管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臣孫家鼐跪奏為遵旨議奏事。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河南巡撫劉樹棠會同學政朱福銑奏籌辦學堂一摺，奉硃批著孫家鼐覈議具奏。欽此。臣查該撫原奏大意，以事由創立風氣初開，各州縣小學堂同時並舉，教習難求，擬於省城設立中學堂，先附設洋文小學堂，學成發往各小學堂為教習，省會設中學堂一區，各府直隸州設小學堂十三區。籌辦經費，按徵收丁漕折納錢數，每銀一兩米一石各提制錢五十文。其向章以銀完納之處，請予免提，半銀半錢者減半提用。本年錢糧開徵已久，請自二十五年辦理，約計每年可提存錢十萬串。小學堂一處，常年經費五千兩，中學堂經費約四五萬兩。又以學生一入學堂，即有舉人進士之望，必宜嚴核于先，察其人品委質學業以定去留。選公正紳士為院長，學會學社公私各學堂教習均由學堂考驗。紳民有捐建學堂，予以破格之賞。採取京滬新聞報紙有關政治者，刷印成帙，以廣流傳等語。

統觀該撫所奏，如改書院籌經費，遴選紳士，勸諭商民，變學會學社，設洋文學堂，立考試之章程，定入學之條例，皆能籌畫精詳，有條不紊。應請旨飭下該巡撫按照所奏章程，實力興辦。其有未盡事宜，仍隨時酌量推廣，為國家培植人才以立自強之本。

所有遵議河南巡撫擬辦學堂章程，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管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等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臣孫家鼐、臣胡燏棻跪奏為順天擬設首善中學堂，謹將籌辦情形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臣孫家鼐前

於議覆五城設立小學堂摺內奏明順天府地方設立學堂當與臣胡燏棻商辦法在案。查順天爲首善之區，較各直省省會尤爲重地，非規模闊遠，不足繫四方之觀聽。臣等公同商酌，擬請將金台書院改爲順天府中學堂，就所屬二十四州縣調取學中廩增附生年十六歲以上二十四歲以下材識通達志趣遠大者，大縣挑送三名，小縣挑送二名，來京扃門課以時務策論，分別甲乙以定去留，以四十名爲額。金台書院向有外省士子肄業，並另設南額二十名，一律考取。

延致洋文教習二人，課以西國語言文字及藝政算學各書。華文教習二人，課以經史及一切經世之學。並派駐堂監督一員總理其事，由臣等遴選通材，隨時奏派。洋教習薪水較優，應俟經費充裕，再行續訂。

惟諸生起自寒微，多以居鄉教讀爲業，一旦招之入堂，恐仰事俯畜無所取資，不得不酌給膏火以示體恤。通盤核算每月至少須銀一千兩，現就書院原有款項，歲可得銀三千五百兩，擬請於現解順屬湖南漕折備荒經費項下先撥銀八千五百兩，作爲學堂經費。俟再設法勸募，以備常年費用。其一切詳細章程，統容臣等妥爲籌定再行奏明辦理。

所有擬設首善中學堂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管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片（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再七月三十日軍機大臣面奉諭旨：裕庚奏日本大學科目並初學功課分繕清單呈覽等語，著孫家鼐酌覈辦理。欽此。臣查裕庚片奏謂日本仿照西法設立大學，共分六科，曰法科，曰醫科，曰工科，曰文科，曰理科，曰農科。六科各有細目，而其要則自學部大臣，以至學校長教師，莫不由西國學成而來。蓋日本之變法也，沈機默運，豫籌於數年之前，先得人而後行法，故其成功也易。中國急求變法，而乏行法之人，故臨事不免周章。現在興辦學堂，正如七年之病三年蓄艾，但期事事實力講求，終能獲效。裕庚所奏各節，及前次由日本寄來議大學堂事

宜，語皆切實，洵閱歷有得之言。臣必當次第施行，謹附片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管理八旗官學大臣徐桐等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臣徐桐、臣徐郁謹奏，為遵旨議覆，恭摺仰祈聖鑒事。七月二十九日准軍機處片交，二十七日軍機大臣面奉諭旨：都察院代奏主事廣德請將八旗官學改為學堂等語，著管理八旗官學大臣妥速議奏。欽此。臣等查廣德原奏所稱八旗官學，擬請改八旗學堂，茲奉明詔，科舉改制，並建大小學堂，而八旗官學，尙未議及。設使學有分歧，終未能與大學堂呵成一氣。又稱：學有成效，擬即升補大學堂等語。臣等於未經奉旨之先，即擬如此辦法。竊查八旗官學，自光緒九年整頓以來，所有詳細章程，均經奏明在案。嗣又於光緒二十年奏建八旗經正書院，專課經史策論，不課八股試帖，亦經先後奏明在案。

竊維八旗官學子弟，人則賢愚不齊，年則長幼相若，學則滿漢並授，有教授重蒙之教習，有指授經義之考校官，教養兼施，勸懲互用。其質地較優，學業有成者，皆已送入八旗書院肄業，即以四書經義、史學策論、歷代政治、國朝掌故為月課。其中等者，讀四書五經完後，兼習清文、蒙文，皆能繙清譯漢，以為出仕後辦理公牘之用。其頑劣者，讀書多不及所限行數，間有曠課逃學，不守學規等事，屢戒不悛者，立即斥革。或讀書至十四五歲，僅能讀四書一部而講義不能明了者，則咨回本旗挑養育兵，以備本旗差操之用。各旗官學，學舍無多，僅能容及百人，滿蒙漢教習每學八人，日有課程，月有課簿，臣等亦不時往察，按季甄別，分別獎勵斥革，歷經辦理在案。

至質地較優者，近數科中，鄉會中式頗不乏人，並有已經中式仍願留學肄業者。此十數年來，八旗官學辦理情形，與大學堂章程間有異同。而建立規矩，稽查功課，以至甄別去留，無不從嚴。現今風氣大開，肄業諸生爭自濯磨，凡經義策論、國朝掌故、歷代政治，以及專門之學，靡不彈究，惟未能兼及西學。第思事涉推廣，必須先籌經費，臣桐曾與協辦大學士孫家鼐籌商，擬將八旗官學中造詣有成之學生，擇其性情敦篤，志趣向上者，精選

十數名，陸續送至大學堂肄業，使之專習西學。現雖議及大略，尚未舉行，俟大學堂規模大備後，擬即請旨遵行。如此則教必因人而施，學以相觀而善，官學與學堂名目雖殊，事理則一，更無庸另籌經費，再事推廣，而造就人才之方既歸簡易，亦可經久無弊，較之廣德原奏所擬，似更加詳。

其所稱此外有願附學者，准聽其持佐領圖結來學報名，留作額外，出缺拔補等語。臣等歷年辦法，來學諸生，均准先取其圖結呈報，附學讀書，挑選官學生時，此項附學學生，一體挑補，早係如此辦理，自無庸另行籌議。臣徐桐、臣徐郁均在假中，往返札商，意見相同，謹合詞恭摺覆奏，伏祈皇上聖鑒，謹奏。

### 都察院滿都事長慶呈（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都察院滿都事兼署經歷長慶謹呈，為培植八旗人才，亟宜講求實學，以重根本，懇請代奏事。竊維時政更新，總以培育人才為至要。現在京外推廣學堂，講求經濟，而八旗為國家根本，猶宜教養真才，力求實學。無如各旗官學，不過尋常課讀而已，其於四書五經之深文奧義，素未精求，且於小學一道，幾成絕廢。而學生又多半寒素，無力購買書籍，無非僅就其力所能購者誦讀，學師亦不過就其現有之書，常例訓迪。雖有聰明之士，往往因力不及半途而廢，甚可惜也。

夫濟世之才，須通今博古，必能經權達變，方足克濟時艱。中國之四書五經，實為學者之根柢，說者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學有本末，不容越俎。要在先中後西，方為通體達用之才。否則中學未通，欲講西學，是猶南轅而北轍，舍本而求末也。譬之人未善步，先欲馳驅，難保不立見其蹶焉。今後學者既免詩文帖括之繁雜，頗有餘暇，講求經義史學及小學音訓，暨切於時事實用之政書，如果師生認真討論，造就必多，曷患乏才。惟是書籍浩繁，斷非學生自能購買，可否請由官書局按照各學各館應用書籍，酌量頒發，俾學者得廣見聞，此亦我皇上嘉惠士林莫大之恩也。

如蒙俞允，卽請飭下管學大臣，轉飭查學官，隨時督催各學教習館師，認真訓誨，於已讀經書之學生，誦讀之餘，時刻講解經義，熟習史學。其初學幼童，猶須講明小學古昔古訓，及說文爾雅方言等書，要必使之通貫明達，非止僅能背誦而已。切勿拘泥數日一次講書之陋習，功夫方爲純萃，果能日見精進，再行推廣西學，庶幾學有淵源，可期造就真才，以裨實用。職一介庸愚，不揣冒昧，謹就管見所及，匍匐具呈，伏祈代表。

鑲白旗蒙古生員誠勤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鑲白旗蒙古廣音佐領下生員奴才誠勤跪奏，爲兩翼宗學八旗官學及八旗書院，請酌設西學教習，以廣人才，而達時用，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京師爲首善之區，學校乃儲材之地，而八旗子弟，尤爲國家休戚與共之人。邇者我皇上宵旰憂勤，振興百度，間於學堂一端，尤加意焉。誠以強鄰環逼，交涉日繁，若不師彼之長，濟我之短，效彼之巧，補我之拙，何異患痿病以待死期。

乃有守舊之徒，既不能銳意自新，又復抑勒多士，卽以奴才夙知之管理鑲白旗官學翰林院編修陸鍾琦，迂謬守舊，正士自居，其日閱邸鈔，凡有關新政者，必痛加駁斥，以爲攻乎異端，學生皆私購西書，暗室偷看，若被察知，定予重懲。伏思管學官爲通學之領袖，自應仰體聖衷，早計開新之道，乃竟膠拘不化，任意阻撓，其負朝廷作育人才之意，爲何如也。

奴才愚以爲守舊必黨，絕不僅陸鍾琦一人，若不一體添設西學，則八旗子弟將盡誤於此輩之手。可否請旨飭下兩翼宗學，八旗官學及八旗書院，均酌設西學教習，以爲大學堂之續，並飭管學大臣嚴定新章，慎選通達時務人員管理，庶風氣一通而明體達用之才因之日廣矣。奴才管見所及，不敢自安緘默，理合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委散秩大臣錫光片(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

再恭讀七月二十七日諭：日講起居注官黃思永奏籌款試辦速成學堂一摺，京師大小學堂，業經先後降旨，諭令孫家瑄及五城御史分別舉辦。茲據奏稱小學堂收效尙緩，大學堂事屬創舉，開辦不易，欲速不能。自行籌款，設立速成學堂，以期收效等語。用意殊屬可嘉，着即如所請，籌款試辦，以爲之倡。果有成效，再行擴充，並當予以獎勵。着俟開辦後，查看情形，隨時具奏。欽此。仰維我皇上整頓學校，造就人才之至意。

奴才詳閱各國庶政，無不以設立學校爲先，而我國發憤自強，亦因之先後舉辦。法至良，意至美也。惟幼官學廢弛已久，尙未舉辦。所有世職子弟，性多聰敏，一誤於驕奢習慣，不肯讀書，一誤於家道寒難而延師無力，即或敷衍肄業，始能識丁，復就清文，清文未通，又及弓箭。迨年及歲，由旗引見，仰邀天恩，賞給各項差使。即以委散秩大臣而論，多至四十餘員，空負朝廷養之恩，毫無報効。值班之日，無所事事，徒糜帑項，罔費養廉。與國何益，且供此差者，有世襲六員，足以敷用，否則歸入內大臣，亦可代理。奴才現充是差，知之最悉，若安緘默，是負皇上樽節糜費之苦衷，況旗僕世受國恩，尤宜留心時事，擬請即將委散秩大臣四十餘員，仿照冗卿，概行裁撤。即將幼官學改立小學堂，以求實效。奴才留心時事，訪查世職子弟，性多聰敏，急欲學中西各文，大學堂雖准其肄業，惜限於額數無多，而五城設立小學堂，旨准黃思永自行籌辦，多係漢員子弟，所有世職急於發憤者，無法入門。奴才再四思維，惟有仰懇天恩，俯准設立小學堂，並請援照黃思永辦理章程，由奴才俸銀項下籌畫，並請自行勸捐，曾任庫稅兩差，抑或另由殷實大員，量力籌款，以爲之倡。延聘洋師，設立學堂，速收功效，出自聖裁。如蒙俞允，即由幼官學改立小學堂，所有一切章程，再行恭摺具陳，是否有當，伏乞聖鑒，爲此謹奏。

山東巡撫張汝梅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

頭品頂戴山東巡撫臣張汝梅跪奏，為創設省會學堂，謹將現在籌辦情形先行覆陳，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於本年閏三月二十六日，准兵部火票，遞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議覆御史李盛鐸奏請飭各省增設學堂一片內，請於省會建立學堂，限六箇月告成。武備學堂亦次第籌辦等因。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初五日具奏，奉硃批：依議。欽此。鈔錄原奏，咨行遵辦前來。臣維培養人材，應以講求實學為根柢，而講求實學自以廣設學堂為範圍。就天下而論，則京師為四方所瞻仰，固宜在各省之先。就一省而論，則省會為四境所觀瞻，亦宜較各屬為急。蓋教化自上而之下，自近而之遠也。

臣於奉文後，一面飭令省城之濼源、尚志、景賢、濟南等書院，即日改習經史時務實學。一面札飭司局欽遵籌議章程，除武備學堂現已就機器局附近地基鳩工興造外，至省會創設中西學堂，規模不宜簡陋，自應廣籌經費，所需之款，固以開辦之始為最鉅，而常年經費亦須有著，方不致支絀時行。雖舊有之濼源等書院，每年原有生息數千兩，以之充學堂經費，不敷尚多。臣正督飭司局籌辦，略有端倪，不料黃流為患，忽罹奇災，小民昏墊餘生，嗷嗷待哺，不得已搜羅一切，先願急賑，以救民生。於是所籌之款，復為急賑所挪，臣不敢以學堂為可緩之舉，故請將臣應領股票本息銀兩，捐助學堂經費。但每年息銀亦祇數千金，而且緩不濟急，復飭司局另行籌湊。惟東省迭遭災歉，小民甫繳股銀，又捐災賑，捐款苦無可籌，杯水殊難濟事。現擬就陸續籌出之款，相地鳩工，次第興辦，設將來款不足用，再行奏懇恩施。至各府州縣應設之小學堂，臣已迭經嚴札催辦，一俟辦有頭緒，再行詳細奏聞。倘該府州縣間有不知緩急，因循怠玩者，臣自當破除情面，立予嚴參，斷不敢稍事鬆懈，自取愆尤，亦不敢徒襲皮毛，敷衍塞責，以仰副聖主作育人材之至意。

所有創設省會學堂現辦情形，理合恭摺覆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七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雲貴總督崧蕃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日

頭品頂戴雲貴總督奴才崧蕃跪奏，為遵旨籌建武備學堂，謹將擬辦情形，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查前奉諭旨，飭令各省一律籌建武備學堂等因。欽此。嗣又迭奉諭旨，並准部咨，催令迅即酌量情形具報查核等因。亟遵照辦理。臣等查武備學堂，係為教戰育才而設，本屬當今急務。然事屬創始，一切均須妥籌。滇省地處邊荒，無從效法。節經咨會已議建設各省，查取章程圖式去後，復查各該學堂操練多採西法，而緊要關鍵，不外號令嚴密，隊伍整齊，槍械精工，施放有準，各端曾諭令省防綏靖各營，一體查照洋操，取其有用者認真操演。每月大操九次，無事在營端演架式，較練步伐，月終仍由臣等會閱一次，分別賞罰，以昭勸懲。西南兩防，亦飭該管統領先調附近兩營，如法操練。一俟此營練有成效，再次第抽換在防各營操習，周而復始，期成勁旅。設有調遣，臣等庶稍有可恃。

現在設立學堂，亦係整飭武備，練選人才之意。今督同司道，勘得省城內西北翠海邊地方，有菜園空地一塊，勢甚平闊，計前後左右，約有九十餘丈之譜，足敷建造房舍及操練之用。業於本年五月內備價購買。仿照各省堂舍合用者，照式興修。並飭該司道等出示，招募文武學生各數十名，即先借承華園演武廳地方練習。所有各學生日行功課，亦即查省章程，刪繁就簡，酌量辦理。復咨會北洋大臣在於天津武備學堂內，酌撥教習二員，議定薪水盤費來滇，以資訓練。計時堂舍落成，教習亦到，再行妥議詳細章程，另行奏報。

至此項經費，約需籌備萬金。滇省釐帑支絀異常，實無閒款可以提撥。擬請援照湘鄂各省成案，指提的款，撥節支給，事竣作正報銷。將來學堂常年經費，尤須先事籌維，免致臨時竭蹶。據雲南善後局司道陳啓泰等會同藩臬兩司核議詳奏前來，臣等覆查無異，除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暨戶兵禮部查照外，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

再前奉諭旨飭令各省籌建大學堂等因。欽此。現查庫款地勢一時難以併舉，然各項人才自應隨時留心物色，擬俟算學館肄業諸生揣摩有得，一面添購外洋書籍，再行漸次擴充，以期仰副朝廷興賢育人實事求是之至意，合併聲明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奉硃批：該衙門知道。欽此。

陝西巡撫魏光燾片（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

再陝西武備學堂，臣前於遵議變通武科案內併議具奏，擬於西安省城設總學堂一處，同州、鳳翔、漢中、延安各設學堂一處，欽奉硃批：該衙門議奏。欽此。尚未接准部咨。查陝西風氣初開，省城爲首善之區，若俟學堂建成始行開辦，爲期迂緩，無以新各屬之耳目，而作其先聲。適湖北武備學堂學生西江補用遊擊廖化龍請假入陝，省親，經臣咨留充當教習，札委督糧道丁士彬總辦學堂事務，並委提調挑選投考學生，由臣覆挑合格生五十名，暫借貢院地方開辦，於七月十三日送堂上學。功課章程悉參酌湖北成法辦理。責成總辦提調督同教習認真訓練，由臣按月考課，分別獎勵，以期精進而收實效。此項學生教課稍久，將來冀可提充領班學生，漸儲爲各學堂教習之選。始基克立，庶幾推廣無難。

除一面籌款興修學堂，擴充學生名額，安定章程專案具奏外，所有先行借地開辦武備學堂日期緣由，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奉硃批：該衙門知道。欽此。

護理江西巡撫布政使翁曾桂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頭品頂戴護理江西巡撫布政使臣翁曾桂跪奏爲遵旨設立學堂以宏教育仰祈聖鑒事。竊臣前在藩司

任內接奉前撫臣德馨行知欽奉諭旨飭令各省開辦學堂等因欽此當即欽遵與在籍紳士前江蘇蘇松太道黃祖緒並山東候補道梅啓熙工部員外郎程志和等籌議購得省城西昌書院左近基地一區業經鳩工庀材建造講堂名曰務實學堂惟齋舍落成需時現租定黃子祠屋先行開辦訪聘通儒爲總教習另延中西學教習各二人並飭十三府一州照會地方紳董保送學生來省彙齊考試定額肄業生一百二十四名因祠屋無多先擬減半錄取俟學生齋舍工竣再行如數全錄以符定額不取各生有自願在省肄業者作爲外課生俾遂向學之志遇有缺額之時即可挑補正額所有一切規模悉照京師大學堂章程具體而徵舉凡買地建堂購備圖籍儀器需款甚鉅議令通省各州縣就地籌捐其常年經費如延聘中西各教習脩金火食總辦薪水及學生獎賞紙墨筆費等項約需一萬五千兩江省戶鮮殷富民間籌費維艱由官爲籌款發給該紳等具領俾支用不匱經久可期一切學堂事宜概歸紳士經理以免掣肘

江西爲人文淵藪自宋以來名臣輩出如宋之歐陽修黃庭堅洪皓國朝則有彭元瑞裘曰脩楊錫絨諸臣成能難繼休明垂光竹帛茲際朝廷宏開學堂爲培植人才之地將見英賢繼起共濟時艱得人之盛自必超軼往昔臣惟有隨時督課務期名實相符斷不敢稍任荒懈

合將設立務實學堂緣由恭摺臚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奉硃批該衙門知道片併發欽此

護理江西巡撫布政使翁曾桂附片(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再准戶部謄發御史徐士佳奏請裁減地下折徵制錢數目暨另帶徵學堂經費一摺酌令徵收丁漕折納錢數每銀一兩米一石各提出制錢五十文另貯存儲以爲學堂經費之用等因奏奉諭旨依議欽此恭錄咨行到江臣遵即通飭各州縣自本年八月初一日起丁漕兩項皆提銀四分錄同正項解庫存儲聽候撥用在案此

時務實學堂及武備學堂次第舉行，必須歲有常款，始可久遠。臣擬即由此款內提撥經費，藉裕開支。以州縣折徵丁漕之溢餘，爲本省培植人材之費用，既不虛糜國帑，又不累民捐輸，合無仰懇天恩，俯念學堂需費較鉅，准如所請，俾多士沐甄陶之化，武夫勵敵愾之心，經國下城，行見蒸蒸日上。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奉硃批覽。欽此。

陝西巡撫魏光燾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頭品頂戴陝西巡撫臣魏光燾跪奏，爲陝西開辦中學堂，並酌擬初辦章程，開單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陝省開辦學堂，現在籌辦情形，業經臣於本年七月初七日電請總理衙門代奏在案。臣維時局艱難，非人才無以資幹濟，而需才孔亟，非學堂不足廣裁成。秦地上風質樸，其於時務每限見聞，建學育才，尤爲急務。臣與司道等公同商酌，以中等學堂爲全省人才會萃之區，自宜大其規模，方足以宏樂育。惟是庫儲艱絀，若必闢基構造，創始經營，非惟興築需時，亦且糜款實鉅。

查省城北院舊署規制，尙屬崇闕，以之改建，舊貫可仍，倍省工力。經臣督飭司道委員勘估興作，猶未遽克觀成。而愚奉諭旨，期限已迫，誠以學堂一日遲設，卽風氣一日遲開，事關培植人才，自宜迅速籌辦。茲擬仿遵京師大學堂借撥公房辦法，先借西安府試院權作學舍，就游藝學塾原購中西切用之圖書，原聘測算及語言文字之教習，推廣名額，聚集生徒，仿照大學堂普通初級各學功課，先行實力講求。當委督糧道丁士彬總辦學生事務，並委候補知縣吳廷錫充當提調，俾專責成。仍一面嚴飭改修中學堂，委員督催匠役，尅日竣工，將來一併歸入學堂辦理，以恢氣局而免紛歧。

至經費一節，除現時購置圖籍，興築學舍，約需費二萬金。經臣另案奏催河南、山東欠款解還備支外，其常

年經費每年例支之款，與附設小學堂，約共需銀二萬兩，應將遊藝學塾常年經費銀六千餘兩，提併支抵，實尚不敷銀一萬四千兩，以朝廷興學儲才要政，若俟零星湊集，勉強支持，非惟籌畫無從，亦且瑣屑非體，應俟籌定常款，屆時奏明辦理，期規久遠。除一切未盡事宜，容當隨時隨事，酌奏咨辦理外，

所有開辦中學堂並酌擬初辦章程，謹繕清單，恭呈御覽，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二日奉硃批該衙門知道，單併發，欽此。

### 附清單(軍)

謹將陝省開辦中等學堂酌擬章程十八條，開單恭呈御覽。  
計開

一、總理衙門通行奏定章程第一章內開，各省學堂一切章程，皆當遵依此次所定，陝西學堂章程，自應遵照擬擬。惟學校既分七中，生徒亦有等級。農部協撥之度支，與就地籌措之款目，難易殊而豐約亦判。內有一時邊難全備者，間因時地權宜，仍期不失宗旨。

一、西國中等學堂皆取材於小學，游升於大學。今京師大學堂已定，而本省各府州縣小學堂甫謀更始，則省會中學堂之學生，即宜兼寓小學之意，且預儲升送大學之才。及小學堂師範之選，就中酌分等次，造就拔成，庶幾拾級循途，由小成以期大就。

一、陝省中等學堂，即就北院舊署改建，規模尙屬闔整。惟工程甚鉅，告成需時。現借西安府試院暫開學堂，並將向設之游藝學塾歸併其中，擴充開辦。

一、學中擬建藏書處，尊嚴頒賜匾額，兼仿湘鄂兩省購中西切要書籍，皮藏其中，用備士林觀覽，以擴學識。並周建光明室宇，即各種天算、聲光、化電、農礦、動植諸學應用儀器機器，先擇最要者精購，慎藏，以爲研究諸學。

之助。

一西國學堂所讀之書，既分普通專門兩類；所治之學，亦有初級高等兩層，由淺入深，循序漸進。故其小學無高等之業，大學無初級之編，而中學由小學卒業而升，固亦離初級而漸躋高等者也。今京外學堂新建，風氣初開，即京師大學堂尚不能屏棄初級，專肆高等，則陝省之士習樸茂，向無小學以植其基者，尤不能不就普通初級之學先為啓牖。茲擬悉遵大學堂所定功課，除經學中外掌故學之外，如算學、格致、政治、地理諸門，皆令專習普通初級之學。惟現在總教習尙未聘定，學堂既已開辦，諸生宜有課程。查陝省前設游藝學塾，原已購有西學書籍，時其時規制初拓，圖籍未備。此次復取中學西學通行，現有之書擇其切用者，約開二百餘種，籌款派員馳赴南省及滬上分別購運。到時擬即先由教習分門定課，暫行講授。俟編譯局功課書成，遵發到陝，即行遵照按日分課。至語言文字學，即令分占一門，與普通學並訂功課，同時肄習。

一凡學生年在二十以下，必須認習一國語言文字。其年在二十以上，舌本已強，不能學習，准其免習。茲除遵照大學堂章程限年令習外，查陝省游藝學塾原已延有教習西文西語之師。現擬再就中學堂中另設小學堂一所，挑取聰穎黠子弟四十名，由西文師專教語言文字，並淺近算學，仍令誦習四書五經，以端其本。

一學中分時定課，即遵大學堂章程，每日必以六小時在講堂，由教習督課，以四小時歸齋自課，必當嚴密切實，以期收效。惟休沐假期，現既未聘西人，擬即不以房廬昂昂日給假，每月逢初一十一二十一日及望日，均准假一日。端陽、中秋、年節及清明節時，亦當酌給假期。

一考驗學生功課之高下，即遵大學堂章程用積分之法，切實考驗，應由總教習按照各門派定課程，每日學生能通一課者，即為及格。每課必有劄記，每日必有課冊，均呈總分教習評閱，記註分數，以為高下識別。月終呈總辦察查，仍交提調總核其數之多寡，列榜揭示，以為進退。

一每月堂課一次，就普通學各類每類各命一題，以作兩藝為完卷。但經學為中學之根本，華士盡人應學，

盡人皆課。兩藝中必作經題一藝，方爲錄取。由總教習閱定，分別上取次取。其課卷劄記列高等者，擇其真有心得足開風氣之作，即發本省各府州縣小學堂，以示優異而導先路。

一學生入學，應即欽遵諭旨，其有願入學者，均准入學肄習。擬凡陝省旗漢舉貢、生監、文童年在十六歲以上三十歲以下，天資穎異，文理深通，有願入學者，准取結報名，自行投到。其外屬邊遠，或恐向隅，即檄飭各廳州縣約按大縣五人，中三人，小一二人，精選年富質穎之士，取結申送入學，並咨請學政按試各屬，再就異等高才年富力學者，每屬咨送數人。若外籍官商聰強子弟，有願入學肄習者，亦聽取結報名，一律收錄。但外籍占額不得過多，恐阻本籍士子向上之機。以上各項學生，除犯規劣迹隨時汰黜外，每至一月，由總教習提調察其人品資質，實可教誨，然後留學，即遵大學堂章程辦理。

一學生額數，擬通取二百名，遵照大學堂初次奏准通行之議，酌分三等：一學深通兼能究心時務及西政西學者，爲上等，額取四十名；中學通而略知西學者，爲中等，額取五十名；不通西學而文理清通年少質穎者，爲次等，額取五十名。再取外課生六十名。

一大學堂章程內開：凡學生留學補額，甯闕毋濫；六級遞升，甯嚴毋寬，以昭慎重。其有本在優級者，或功課不如格，則隨時黜降，以優者補升，或犯堂規，輕者降爲外課，重者擯出等語。陝省留學補額及升降之例，自應遵照此節辦理。惟陝省學生祇分三等，即按三等升降。

一前准大學堂咨行章程，學生卒業，分別給予文憑，作爲經濟、生員、舉人、進士，引見授官。茲接大學堂續議八條內開：學成出身，名器宜慎。陝省中學，應如何嚴定額數與認真考核之處，應俟大學堂會同總理衙門、禮部詳擬奏奉諭旨通行到陝，再爲欽遵辦理。

一大學堂規模闊闊，羣彥響輳，故議設總分教習望重額多。陝省經費既絀，生徒亦少，又甫習普通初級之學，尙未肄及專門高等之業，擬暫不延西人，先就游藝學塾前聘算學、文字、語言分教習各一人，再增聘中學分

教一人，西學格致學分教二人，並速延訪學有本原，該通中西一人，屆時奏咨以充總教習之任，庶期師表得人，成才自衆。

一 辦理學堂，應即遵旨奏派紳士。惟查陝紳之學望素優者，或服官而在京朝，或退老而辭艱鉅，事急開辦，一時尙難其人，責重務繁，又不可無人總理。現於監司中酌委一人任爲總辦，將一切創辦事宜會同兩司迅速規畫，逐一興舉，並於紳士中遴選一人會同辦理。總辦係於責任委派，即不開支薪費，以節款項。

一 設提調一人，常川駐學，經理學堂諸務，設管圖書儀器委員一人，專司收藏借領，不准損污遺失。此外應設領班、齋長、書記、雜役一俟學堂建成，生徒取齊，再行斟酌繁簡議派。

一 總教習一人，月薪多寡，俟延聘有人再行酌定外，分教習五人，每人月薪銀六十兩，每年合需銀三千六百兩；會辦一人，月薪銀六十兩，每年七百二十兩；提調一人，月薪銀四十兩，每年四百八十兩；委員一人，月薪銀三十兩，每年三百六十兩；學生二百名，除外課六十名自備火食外，內課百四十名，每名每月伙食約銀二兩四錢，合需銀四千三十二兩；獎賞每月二百兩，每年二千四百兩；紙張墨水洋筆每年約四百兩，預備雜用每年約一千兩；書手、齋夫、號房、門役、掃夫、更夫、茶爐夫約三十名，工食月三四兩不等，約需銀一千兩。歲需經費銀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二兩。其總教習薪水，小學堂經費，及隨時應添購書籍各項，均未定數。合上估定經費，通共每歲約需銀二萬兩之譜。現時改建學堂及修葺書處儀器院並購中西及東文圖書儀器，製備應用器具，約需銀二萬兩。各等學生統遵大學堂續議八條，不給膏火。

一 一切工程及購書器等費，皆由總辦提調經理，每年收支各項款目，亦由總辦提調支銷，以歸畫一。

以上各條，係遵大學堂章程就陝省籌擬大端，暫假考院設學開辦。其有未盡事宜，應俟學堂竣工並奉到編譯西書，再隨時揆度情形，續行酌擬。

硃批覽。



盛京將軍依克唐阿等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奴才依克唐阿、廷杰跪奏，爲遵旨開辦省城中學堂，擬請添抽鹽釐，作爲常年經費，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本年八月十三日恭閱電鈔，奉諭：大學堂爲培植人材之地，除京師及各省會業已次第興辦外，其各府州議設之小學堂，著該地方官察酌情形，聽民自便等因。欽此。仰見皇上興學育才，潛移默化之至意，欽佩莫名。溯查本年五月間，欽奉諭旨，中學小學尙未一律開辦，飭將各屬現有之六小書院一律改爲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等因。當經奴才等體察情形，頗以風氣未開，驟難更張爲慮。蓋緣奉天俗尙敦龐，士皆黜華崇實，深堪造就。惟地方瘠苦，能專力向學之士，亦祇承德、遼陽、鐵嶺、開原、新民及錦州府屬各州縣爲多。而書院章程，尙未克臻美備，餘屬更無足觀。若東邊一帶，新荒甫闢，義塾且尙寥寥。近年聞有設立書院地方，亦因限於款項，略具規模。今欲一律改爲中西學堂，自非另籌的款，專設學堂，不足以資觀感。是以彼此商酌，擬於省城設立中學堂，東邊營口兩道所駐地方及錦州、昌圖兩府城，先各設小學堂，以爲各屬之倡。所需經費，擬由四、八、二、四鹽釐以外，加抽一二鹽釐，專爲五學堂經費。適奉電旨催覆，當將商辦情形會銜電奏在案。今各府州縣小學堂既聽民便，則前議東邊營口兩道所駐地方及錦州、昌圖府城自應暫從緩辦。第省城中學堂經營伊始，亦須豫籌開辦經費。及常年經費，方足以立規模而垂久遠。現奴才等已由糧餉處公款項下提出銀二萬兩，另行存儲，以備建立學舍、選派管學、延聘教習、購圖書儀器。如有不敷，再行陸續措添。其常年經費，即前次電奏所指添抽鹽釐一項，但事關加增釐額，非奏准後不能舉行。

查奉省鹽釐，向有四、八、二、四之分。光緒初年，前署將軍崇厚因練兵需餉，將原抽鹽釐奏明每鹽一石，抽收東錢二千四百文。嗣因餉不敷，又經前將軍崇綺奏准，每石鹽釐加收東錢二千四百文，合前二、四，謂之四、八。此專爲練餉而設也。旋於十七年四月間，准戶部議奏籌餉案內奏明，奉天鹽釐於每石現收東錢四千八百文。

外，加收東錢二千四百文，每屆半年，盡數易銀解部一次等因，行知遵辦，謂之二四。此係解部之款也。奴才故克唐阿到任後，奏准將鹽釐一項改徵銀兩，從前每石收東錢七千二百文，改徵銀共收八錢，又將蓋平、金州、復州、錦州、甯遠、廣甯、常家屯八分局認真整頓，凡灘戶之疲敝者，由局借撥公款，助其增灘挖溝，陸續還繳，一年以後，鹽務大有起色。計從前八局處舊有鹽灘一千七百二十三座，濶溝二千三百五十三道，現已新增灘三百六十三座，添溝四百七十八道。是以上年共收四八二四鹽釐四十六萬餘兩，今若加抽一二鹽釐，合之四八二四，則每石共收東錢八千四百，合銀九錢三分零。約略計之，每歲可多收銀五六萬兩，以之撥充學堂經費，綽有餘裕。將來如有盈餘，凡應設之農工商局及武備學堂，亦可取資於此。擬計每鹽一石六百斤，每石加收東錢一千二百，每十斤不過制錢三文零。取諸百姓無多，而有益於公家不少。如蒙俞允，即請飭部立案。一面由奴才等札飭蓋平等八分局，由奏准之日加征，以資應用。此款籌定以後，即遵旨由在籍紳士內慎選管學之人，將來延訂教習，選擇學生，建由（立）學舍，由奴才等督同管學，委紳妥慎辦理。一俟就緒，再行奏聞。其各屬府廳州縣小學堂，即由各地方官察酌情形，由書院改設，或就地籌款另設，悉與紳士商辦。其不設者，亦聽其便。

至奉天地丁銀米折征之數無多。若遵部章每銀一兩米一石，提制錢五十文，作為學堂經費，亦不敷用。現既籌添鹽釐，應請將地丁銀米提解制錢一項，俟學堂擴充時，再行奏明辦理。

所有遵旨籌辦學堂需用常年經費，擬請設收鹽釐緣由，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再奉天府府丞兼學政，係奴才廷杰兼理，合併聲明，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九日奉硃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

安徽巡撫鄧華熙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日

頭品頂戴安徽巡撫臣鄧華熙跪奏，為遵旨設立武備學堂，謹陳籌辦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臣竊以經武

整軍實振奮自強之首務。明恥教戰，在多培良將以爲師。矧今時局之多艱，事惟冀將才輩出，請設武備學堂。臣欽奉諭旨，飭將如何設立之處，奏明辦。悉心籌辦在案。

臣維周官司馬邦政，有經坐作進退之方，旗物金鼓之節，行其教於四。古今理無二致。近來泰西各國，皆挾兵力爭雄，其將領盡由學堂出身，其士。精。又有利炮快槍，精雷巨艦，供其運用，故能日進於強。水師以英國爲最精，明徵。中國外患疊生，兵防緊要，返弱爲強之策，在采其法而習其專。凡彼之陣等事，節目繁多，非專設學堂分門教練不可。而此堂之設，意在儲備將才。軍之效。雖安省帑項支絀，亦亟宜量力經營，必自省城先立規模，以期推廣。

臣督同司道詳細妥商，查看臣署東偏原有演武廳一所，操場寬廣，爲已經委員勘定，就舊屋最爲修改，再添造四十餘間，於八月內興工，催趨速。學生擬以四十人爲額，招考貢監生員及文武候補候選員弁，以至官紳子。地方官加結保送，其外省人取具同鄉官印結保送，考驗合格，取入學堂教。省財力所限，且緩延聘洋員，擬卽咨請北洋大臣，在陸師武備學堂揀派由。曉泰西語言文字及測算圖繪之華士二人，於來年正月到皖，分充教習。另。一人爲漢文教習。參酌南北洋教法，訂立章程，定期開學。每日內堂課程，外。求。派知府一員爲總辦，再派州縣佐貳二員分司稽查管堂支應各事。堂與。在讀中外之軍書，究奇正之兵法，考槍砲之遠準速率，審度方輿形勢，而兼。台壘濠塹之制。外場操練，在步法整齊，槍砲命中，通知變化陣法，濠壘工程。

課，成效昭彰。應請由臣選擇其尤，酌量保獎。學生月課季課，年終大課，由臣督同委員教習分別認真考校。就其學業淺深以定班次等第，而行賞罰升降之差，自由粗及精，次第卒業，請予照章獎敘，量能錄用。藉儲將領之才，以備干城之選。遇有出堂空額，隨時考選補充，以期日就月將，裁成漸廣。

至目前修造房屋工料，購置中西圖籍儀器，製備各項器具，從省約計需銀一萬數千兩，其常年應發委員教習薪水，學生飯食操衣褲帽，以及書役辛工，考課獎賞，暨紙筆油燭一切雜支等項，亦不下一萬兩。安省庫儲竭蹶，籌措維艱。然事關講武培才，與選兵改操同係籌防要圖，相為表裏。與其另撥正款，重煩文移，不如仍就防軍設法提注。臣於覆奏挑選練軍改習洋操摺內陳請，應加餉項，將派還英、法、俄、德本息撥湊之支應局防餉裁節銀六萬兩，全數留局，以充此兩項之用。另由司庫籌補洋款，不致貽誤，而學堂用款有著，庶期措置合宜，仍當撙節動支，皆求實際，歸於防軍報銷案內，另冊造銷。其餘未盡事宜，容且隨時奏明辦理。

除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暨戶兵二部查照外，所有遵旨籌設武備學堂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奉硃批：該衙門知道。欽此。

### 管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

臣孫家鼐跪奏，為謹將大學堂開辦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惟京師籌設大學堂以來，所有酌定章程，節次陳奏在案。本月初九日，內務府將大學堂房屋移交臣處接收，當即派辦事人員移住堂內，一面出示曉諭，凡願入堂肄業者，報名納卷，甄別取去。現在齋舍僅能容住二百餘人，而報名者已一千有零，當先擇人品純正文理優長者，錄取入堂，以廣造就。

臣維大學堂之設，所以陶鑄羣材，博通萬理，以禮義植其根柢，以幹濟廣其才猷。中國以禮教為建邦之本，

綱常名義，萬古常新；而因時制宜，一切格致之書，專門之學，則又宜博採泰西所長，以翊成富強之業。恭讀八月十一日上諭，大學堂爲培植人材之地，具見聖鑒廣遠，樂育彌宏。又恭讀本月初三日懿旨，泰西各國風俗政令，與中國雖有不同，而兵農工商諸務，類能力致富強，確有明效。苟能擇善舉辦，自可日起有功。等因。欽此。尤見睿慮周詳，勤求治理，無遠不周。逸聽之餘，同思興起。臣維泰西各國兵農工商，所以確有明效者，以兵農工商皆出自學堂。兵知學，則能知形勢，守紀律；農知學，則能相土宜，辨物種；工知學，則能通格致，精製造；商知學，則能識盈虛，綜名實。其事皆士大夫所宜講求，而爲近日切要之務。

然儲才之道，尤在知其本而後通其用。臣於來堂就學之人，先課之以經史義理，使曉然於尊親之義，名教之防，爲儒生立身之本；而後博之以兵農工商之學，以及格致測算語言文字各門，務使學堂所成就者，皆明體達用，以仰副我國家振興人才之至意。

所有學堂開辦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 七 練新軍及辦團練

### 總理各國事務奕訢等摺

臣奕訢等跪奏，為遵旨會議具奏，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榮祿，奏請廣練臣等公閱原摺，所陳時局艱難情形，誠策莫不以練兵為第一要義。祇以庫儲匱乏，先練七千人之奏。原期餉項漸充，逐省情形不同，所裁成數亦不一。零星湊船挾制，事機日迫，辦理萬分棘手。該協司袁世凱新建陸軍，請再添募若干營。聲勢悉成勁旅，用以扼守北洋門戶。所弱騰出的餉，以資應用。

又稱提督董福祥統甘軍，於二辦大學士請添十營，恐人數過多，訓練設法騰挪，源源撥解，毋任稍有缺乏。

又所稱神機營練兵處現練馬步切要之圖，擬請旨飭下該管王大臣認

至所稱沿海沿江各省舉辦團練一節，此事有治人無治法。如果辦理得宜，則衆志成城，自可以輔兵力之不足。倘不得其人，則苛派騷擾諸弊，均恐不免。擬請飭下各該督撫體察地方情形，妥慎籌辦，並詳議章程具奏。所有臣等會議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再此摺係軍機處主稿，會同軍務處、戶部辦理。協辦大學士尙書榮祿，係原奏大臣，例應迴避，未經列銜，合併聲明。謹奏。

### 江南道監察御史曾宗彥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六日

江南道監察御史曾宗彥跪奏，爲時艱孔迫，宜剋期精練陸軍，一律改爲洋操，以次推廣，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聞去年膠州事起，朝廷疊次寄諭各省，飭辦覈餉練兵事宜。本年恭閱邸抄，正月三十日諭旨嚴催一次，二月十五日諭旨又嚴催一次。仰見我皇上時時以裕餉強兵爲念，惟恐不及，此誠握自強之勝算也。乃各疆臣未能仰分宵旰之憂，聞至今有未覈奏者，有覈奏而究無切實辦法者，深恐日復一日，終無舉辦之期。伏思今日事勢如火燎原，救之惟恐不速，各疆臣習慣因循，若待其覈奏到齊，已慮緩不及事。倘復有虛應故事，飾詞入奏者，又勞詔旨詰問，輾轉需時，而時局益不能待矣。

況各疆臣意見不一，即使勉強奉行，亦苦於枝枝節節爲之，仍未能聯爲一氣。爲今日計，莫若先儘各省已有之餉，練各省洋操之兵，但求其精不患其少，而置一大臣專任各省練兵事宜，以整率之。不特辦理神速，抑亦呼吸靈通。可否飭下戶部，迅將各省現存綠營勇營練營及新式各軍所有兵額餉額，核明分晰開單，恭呈御覽。除新式各軍尚有可用者，無庸遽議更張，其餘各營餉額，由樞臣通盤核計，一律改爲洋操，可練若干兵額，立一切實辦法，定一開辦日期，請旨特派樸實耐勞大臣一員，隨帶知兵洋將一員，洋教習十餘人，輕車減從，馳赴沿海沿江各省。每到一省，調集舊有之綠營勇營練營，嚴選丁壯，汰去老弱，選額不足者，補以招募。全數練爲洋操，規模已具，即馳赴他省，以次與辦。就近與督撫會商分紮要隘，必期餉無虛糜，兵無虛籍，東三省亦如之。其

新式各軍已用洋操，倘有練不如法者，並與洋將再與研究，以期精益求精。大臣借洋將，均不必指定駐紮省分，隨時馳赴各省梭巡，或出其不意檄召會操，或密加察訪申其賞罰。務使日日如臨大敵，庶積習一空，一兵得一兵之用，一旦有事乃足以備緩急。練兵既壯，即以練兵之精者，教習民團，以沿海沿江辦法推之腹地，則我中國兵力隱然可恃。二年之後，成效必有可觀；五年之後，自強之基立矣。

總之，不急海軍而急陸軍，不急全局而急東三省沿海沿江各省，不急籌新餉以增軍額，而但就已有之餉，立陸軍之基，無非為時局太迫，惟此尙輕而易舉，可以剋期開辦者也。如其持重不發，坐失事機，陸軍不精，強鄰益橫，和則割地償款，終於不支；戰則處處潰決，無一可恃，較之甲午之役，為禍更烈。伏乞聖明速伸乾斷，定奪施行，天下幸甚。

謹將精練陸軍詳細辦法，繕擬清單，恭呈御覽，臣甫任言職，夙抱殷憂，迫切上陳，罔知忌諱，不勝戰栗屏營之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附清單

謹將敬擬精練陸軍詳細辦法，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一大臣宜慎簡也。古來有治人無治法，得人則兵破曠電錢路皆以自強，不得人則皆以資敵。當今天下乏才，必求一略兼文武學通中外之大臣，誠不易觀。臣愚以為天下之安危，繫乎人才；人才之賢否，視其心術。但能得一樸誠任事通達時務之大臣，統辦練兵事宜，專其事權，資以歷練，必能激發天良，實事求是。今日倘以練兵，即異日儲為統帥，以視倉皇遣將者，迥自不同。用人之際，成敗之機，不可不察也。

一洋將宜慎擇也。練兵用洋操教習，不得不聘洋將。惟必其國不足為吾害，其才又足為吾用者，方無流弊。俄人包藏禍心，難與共事，英德法乘機攪利，謀人不忠，美則久享太平，訓練頗無足取，環覽地球，殆莫如奧斯馬。



加矣。奧立國地中海，海軍無一新船，五洲無一屬地，勢不能越大西洋以襲我。且其國居俄、法、德、意之衝，專意陸軍，故訓練之精，比於德、法。急宜電出使奧國使臣，密訪奧國將領一人，且必其國之現任統帥，身負重名者，由總理衙門直請奧國外部，以重聘聘之，非其現任者勿用。蓋中國向來所用洋人，多非上選，今日之事，豈容再誤。其教習十餘人，即由洋將自選，並聘來華，延訂奧將與教習約內約明，十年之內，除奧國外，中國與各國有戰事，宜暫入中國籍，歐洲常有此例。十年之後，我之將才日出，兵力日強，各國窺伺之謀日消，奧將及奧教習，即可陸續遣撤。其已入籍及立功者，出籍與否，聽其自便，立功者餞之終身。西人好立功名於異國，必有專闢之才，出而應聘者，視吾國用之何如耳。

一將才宜速儲也。中國之用奧將，非終用之，特爲一時借才計耳。宜隨省設立兵官學堂，隸於練軍，以奧人爲教習，招已通中文洋文者教之，收效較爲神速。畢業之學生，即令隨營訓練，其才者授以偏裨，遇有他國兵事，隨奧員同往觀戰，籍以練膽練識，才能異等者，由大臣專摺保荐，授以文職，以示朝廷無歧視文武之意，則十年之後，將才不可勝用矣。

一軍械宜熟計也。槍礮爲陸軍命脈，卽爲自強根本，雖擲資千萬，不可以已。中國軍火仰給外洋，臨事諸多掣肘，萬萬非計。今雖設局仿造，而苦於械之不精，尤苦於械之不足。急宜精選洋匠認真教習，極力擴充，要使重鎮之地，無地不有防兵，無日不可製械，則敵人非百十萬之衆，不能制我死命。歐西距華累萬里，其不能與此大衆也，決矣。且械足，則臨事添募，練之數月，亦可成軍；不足，則號召雖多，豈能徒手殺敵。惟是既足且精，猶患不能畫一，蓋此槍之彈與彼彈之鎗不同，緩急不能相通，至爲敗事。必須詳定格式，無論何局製造，統歸一律，守之不變。勿因歐西之日新月異，輕議更張，必中國能自出巧製者，方准酌量配造，以開風氣。

一裁兵宜善後也。無用之兵，養之不足以戰，汰之又無所容。東三省地曠人稀，可耕之地，輒棄不顧，良可惜也。如以遣撤之兵，撥赴東三省擇地開墾，作爲屯兵，無棄地，無棄民，豈不兩收其用。推之西北，當亦復然。東南封

禁之山，多因海盜嘯聚之故，今日輪船四達，前患已消，若使一律弛禁，亦足資安插，不願往者聽之。至練營既撤之後，練軍擇要駐紮，自不能遍及州縣，致分兵力，州縣各官，苦資彈壓，實缺，鎮弁僅等閒員，各疆臣之所以徘徊者，大率皆由於此。臣以爲練軍所紮之地，與州縣聯絡者，軍威所及，儘足以資彈壓。其練軍兵威所不及者，許州縣自募民壯，以資彈壓，實缺鎮弁才能出衆者，量補各營管帶，以觀後效。次者用爲屯田官，其實在不堪造就者，勒令休致，則無棄才無冗官矣。

一經費宜預籌也。練營以已有之餉練洋操之兵，自無須多籌經費，而槍礮各廠，既宜踏實興辦，則必有可指之款，方不至半途輟廢。故事奉行，再蹈從前故轍，卽開辦屯田，亦需鉅帑，宜以昭信股票，指爲二者的款，舉行漕運折色，以其節省之項濟其不及。若以洋債之未清，諸多顧慮，則宜撙節浮費，別開利源，以爲之地，未可因噎廢食。

### 署直隸總督榮祿等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一日

經廷講官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署直隸總督臣榮祿等謹奏，爲遵旨妥速議奏事。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七日，江南道監察御史曾宗彥奏請精練陸軍改爲洋操一摺，軍機大臣面奉諭旨，著戶部兵部妥速議奏。欽此。欽遵鈔交到部，據原奏內稱：竊聞朝廷疊次寄諭各省，飭辦覈餉練兵事宜，此誠握自強之勝算。惟各疆臣意見不一，勉強奉行，已苦於枝枝節節爲之，未能聯絡一氣。爲今日計，莫若先儘各省已有之餉練各省洋操之兵，但求其精不患其少，而置一大臣專任各省練兵事宜，以整率之，不特辦理神速，亦呼吸靈通。可否飭下戶部迅將各省現存綠營勇營練營及新式各軍所有兵額餉額，覈明分晰，開單恭呈御覽。除新式各軍尙有可用者無庸遽議更張外，其餘各營餉額，由樞臣通盤覈計，一律改爲洋操，可練若干兵額，立一切實辦法，定一開辦日期，請旨特派樸實任事耐勞大臣一員，隨帶知兵洋將一員，洋教習十餘人，輕車減從，馳赴沿海沿江各省，每到一省，

調集舊有之綠營勇營練營，嚴選丁壯，汰去老弱，選額不足者，補以招募，全數練爲洋操。規模已具，卽馳赴他省，以次興辦，就近與督撫會商分紮要隘，必期餉無虛糜，兵無虛籍，東三省亦如之。其新式各軍已用洋操，儼有練不如法者，並由洋將再與研究，以期精益求精。大臣偕洋將均不必指定駐紮省分，隨時馳赴各省梭巡，或出其不意，檄召會操，或密加嚴訪，申其賞罰。務使日日如臨大敵，庶積習一空，一兵得一兵之用。一旦有事，乃足以備緩急。練軍既壯，卽以精兵之精者，教習民團。以沿海沿江辦法推之腹地，則我中國兵力隱然可恃。二年之後，成效必可觀。五年之後，自強之基立矣。總之，不急海軍而急陸軍，不急全局而急東三省，沿海沿江各省，不急籌新餉以增軍額，而但就已有之餉，立陸軍之基，尙輕而易舉，可以剋期開辦。並將精練陸軍詳細辦法，繕單恭呈御覽等語。

臣等伏查時局日棘，外侮紛來，非練成勁旅，無以拯救艱危。非改習洋操，難以破除積習。近來疊奉諭旨，嚴飭各省裁汰營勇，騰出餉項，以備添練新軍。又諭令操演之法，不宜拘守成格，應變通盡利等因。是皇上整軍經武之意，早爲中外臣工所共知。今御史曾宗彥奏請剋期精練陸軍，一律改爲洋操，奉旨交臣部覈議。臣等僅就原奏所陳各省現存綠營勇營新式各軍兵額餉額各節，撮舉其大要言之。綠營前議裁減七成，各省均未照案裁減。現在除已裁外，實存綠營肆拾餘萬人。每年需餉柒百餘萬兩，而練兵在其內。勇營前議裁減三成，各省亦未盡照案裁減。現在除已裁外，實存勇營叁拾餘萬人。每年需餉貳千餘萬兩，而練勇亦在其內。又新式各軍，如江南自強軍已募貳千捌百陸拾人，每年需餉肆拾肆萬兩，而夫役雜項尙不在內。天津新建陸軍已募七千人，每年需餉玖拾餘萬兩，而帳棚衣履等項尙不在內。湖北洋操隊已募壹千人，每年需餉柒萬餘兩，而華洋教習薪資亦不在內。此現時新舊各軍之大略也。夫綠營防勇糧額，固不相侔，新式各軍餉軍亦復不等。今擬令各項營勇更換舊章，參用新式，卽按江南自強軍，每年所需銀數計之，綠營三名，乃練洋操一名，勇營兩名，乃練洋操一名，各省綠營勇營兩項，一年統共需銀約叁千萬兩，約可練洋操貳拾餘萬人。若按新建陸軍數計，亦與自強

軍，大致相同。惟湖北洋操隊，係仿照瑞士成武毅軍新章略爲變通，裁去長夫、工食、柴草價銀，添入官弁薪費，較自強軍新建陸軍銀數均有節省。此又各軍練習洋操之大略也。臣等竊維今日事勢，練兵爲第一大政，練洋操尤爲練兵第一要著。然必總籌全局，統計餉需，先定議於朝堂，而後可責成於疆吏。就臣等所查兵數餉數而論，叁千萬之餉，僅能練洋操貳拾餘萬人。天下之大，而以貳拾餘萬人分布之，無鐵路以通其脈絡，無海軍以爲之羽翼，恐不足以資鎮壓。卽云不急全局，惟以東三省沿江沿海爲急，固已半天下矣。況雲、貴、廣西均與鄰邦接壤，又可置爲緩圖乎？此臣等所以不敢輕議者也。

近年各省勇營，用土槍土礮者甚少，大率多用前膛來復槍或毛瑟舊槍。所習技藝，中西參半，終無成效。洋操云者，步伐整齊，號令統一，槍礮精良，施放有準，非徒襲皮毛已也。就各省現有勇營改練洋操，當復不難，惟須選教習以勤訓練，覈餉力以籌軍實。各省實存勇隊，嚴定去留，實支餉糈，量爲歸併，期以半年，辦有端緒，然後將綠營一律挑練，並次第推及民間。

至原奏所稱，請派樸實耐勞大臣，隨帶洋將洋教習，馳赴沿海沿江各省，調練各營，以次精辦，就近與各督撫會商分紮一節。臣等查洋操教習，原須寬以時日，洋將雖極精能，斷不能馳驛一行，便能指點練營悉成勁旅，祇能考察勤惰，激勵營哨而已。該御史請派大臣分施各省，原欲破各省因循之習，期練有用之兵，所請不爲無見。此時各省如何併餉加練，擬立何項章程，尙未議定，似不必遽行請派。又重聘奧國洋將教習，尤爲精切，奧國陸軍本甚講求，兵制略如德國。遠道招致，各省一律延用，員數多而薪俸巨，設或意氣不投，費遣亦較費力，且無譯官以通語言，則口譯指授，終形隔閡。現在天津新建陸軍，江南自強軍，均係德人教練，如北省勇隊改練洋操，可由新建陸軍酌撥營哨之學成者，分往教練。南省則由自強軍酌撥營哨教練，營規口號，如出一轍，似較易爲功。如蒙俞允，應請飭下各直省將軍督撫查照辦理，務於文到六箇月內，將併餉練隊及分紮處所，妥議復奏。

至軍械槍礮，各國無不一律，中國何獨不然。自髮捻之役，各軍以洋槍礮制勝，於是各省紛紛購求。旋慮金錢外溢，又復紛設機器製造各局，所製既未能精，其式又復不一，即購自外洋者，新舊夾雜，名目繁多，此皆向未購求之故。應令各省機器局，酌定快槍快礮格式，及槍子礮彈分量造法，互相討論，折衷壹是。然後較准尺寸，如式製造，精益求精，以期一律純良，迅利以臻實用。

又裁兵善後，宜擇地開墾，作為屯兵，應令各該省查明如有開墾地畝，即將遣散兵丁妥為安插。至經費一項，既係就已有之餉改練洋操，自可無庸另籌。槍礮各廠，均有常年指撥之款，亦無庸再行撥給。即開辦屯田，動須鉅帑，究竟何處可以開辦，何處需款若干，應俟各省奏覆到日，再行酌撥。此時尙難豫計。

所請將昭信股票指為槍礮廠屯田二者的款，及漕運折色濟其不及之處，應請毋庸置議。除將綠營勇營新式各軍兵數，餉數另開清單外，所有遵旨妥速議奏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再此摺係戶部主稿，會同兵部辦理，合併聲明。謹奏。

### 軍機大臣世鐸等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臣世鐸等跪奏為遵旨會同議奏事。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內閣奉上諭胡燏棻奏請就各省現有兵餉精練陸軍一摺，著軍機大臣會同督辦軍務王大臣妥議具奏。另片所奏神機營改用新式槍礮各節，著一併議奏。欽此。又三月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伍廷芳奏京營及各省綠營請參用新法訓練等語，著軍機大臣會同神機營王大臣八旗都統妥議具奏。欽此。臣等正在核議間，五月初九日內閣奉上諭前據順天府府尹胡燏棻奏請精練陸軍並神機營改用新法操演。又出使大臣伍廷芳奏京營綠營參用西法各摺片，當經先後諭令軍機大臣會同督辦軍務王大臣暨神機營王大臣八旗都統妥議具奏。現在督辦軍務處業已裁撤，所有諭令議覆各節，即著軍機大臣會同神機營王大臣八旗都統迅速議奏，毋得延緩。欽此。

查胡燏燾原奏內稱：現在海軍無力猝辦，自以精練陸軍爲急，應以沿海爲最要，沿江次之，腹地又次之。但必弊去而效乃可見。各省防營缺額之弊仍不能免，大抵八成隊伍居多，月餉不足養贖身家，每營公長夫徒爲將弁分肥之舉，擬請裁去虛額，統以八成爲定額，即以所裁之餉加給統領營哨各官薪水，酌增勇餉，核定夫額。操演必仿西制，於所留八成內汰去老弱，另行招募，必須膂力過人，略識文字者，方准入額。各省業經設有武備學堂，即酌派本省教習，未設省分，或於磊士成、袁世凱兩軍內咨取教習，先行挑練二成，熟練後即於其中挑選哨官哨長，分撥六成之內，一律改用新法。

但中國視兵過賤，應募之始，類皆窮困無聊，操法過勤，動輒告假，成軍一年，半非舊人，練如不練。是在責成將弁，平日視兵如手足，一有犯令，執法嚴明，恩威並濟，訓練交施，二年之內，或可得一勁旅。然宿將狃於成法，或藐視武備出身之教習，而武備教習又視舊制將弁爲無用，往往積不相能，全賴疆臣一力維持，訪求知兵大員，責以練兵之任，勸舊將領統歸節制。

又京城神機營仍沿舊制，所用鳥槍抬礮，難與洋槍比較爭勝，請悉用新式槍礮，迅速改練西法。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防練各軍，操法未能如式，請將北洋武備學堂新練旗兵，分撥赴該三省充當教習，並撥充神機營教習。宋慶營制隊伍過於渙散，請統改五百人一營，亦照新法訓練。

伍廷芳原奏內稱：京營習氣已深，各省綠營有名無實，宜掃除積弊，更定新章，專以水師武備學堂充選，認真考校，以次漸升，非精習陸操，不使爲陸路統領，非會當海軍，不准爲海軍將弁各等語。臣等查練兵爲當今急務，而改練洋操，尤爲練兵要著。該府尹等所請裁減虛額，酌增勇餉，挑選教習，訪求將領，及專就水師武備學堂內選取兵弁各節，均爲切中時勢之論。惟練兵必先籌餉，前據戶部兵部會議，御史曾宗彥奏請精練陸軍，悉改洋操，摺內聲稱：各省綠營勇營兩項，歲需餉銀約三千萬兩，按江南自強軍餉章銀數核計，僅能練洋操二十餘萬人，以天下之大，而以二十餘萬人分布，恐不足以資鎮壓，請令各省將實存勇隊，嚴定去留，實支餉糧，量爲

歸併，然後一律挑練。務於文到六箇月內覆奏等因。欽奉諭旨寄信各將軍督撫遵辦在案。應請飭下該將軍督撫迅速籌議，並將該府尹等所奏各節一併詳議，務將議定辦法切實具奏，不得徒託空言。

至該府尹等所請將神機營改用新式槍礮操練，及京營參用西法等因。查神機營於本年二月間奉旨挑選精壯馬步官兵萬人，作為先鋒隊，勤加訓練，專備征調之用。所需槍械，先儘神機營庫存各種後膛槍礮內挑選補換，並由南洋大臣調取快利槍支應用。隨時督飭認真演練。如臥溝、越壕、築營、分隊、站槍、跪槍、各項隱伏擊刺技藝，以及開挖地營、濠溝、修築土礮臺、土槍眼、栽埋地雷等法，已經次第教練。又使走隊習勞，漸增里數，腰上纏裹鐵砂口袋，視其力量，逐漸加增。演練既久，如去砂袋，自能行速。並將雜技及短兵相接之法，多方教演，以備衝入敵隊，使敵人雖有致遠槍礮，亦無所用。如此常川演練，自應加給餉乾。然本營常年領款，僅敷例用。當此庫款支絀之際，不得不力求撙節。先由本營裁汰馬隊，酌減公費，以資挹注。暫就此節出之款，將挑出馬步官兵萬人分為兩班，一半移紮南苑，一半分住兵廠。每年二三四五八九十十一八箇月，按兩箇月為一班，更番教練行軍戰陣諸法，務使精益求精，悉成勁旅。俟將來籌有的款，再行奏明擴充辦理。

至八旗滿洲蒙古漢軍驍騎營，共官兵七千一百四十一員名，兩翼前鋒護軍營，共官兵五千三百九十六員名。現值整軍經武之際，自應改用新法演練。擬將八旗驍騎營暨兩翼前鋒護軍營所有官兵，均以五成改習洋槍，五成改習洋機抬槍。請由都統內簡派八旗驍騎營統練大臣二員，分翼管理。其兩翼前鋒護軍營，亦請由都統內簡派統練大臣二員，分翼管理。並著督同各旗營專操大臣，變通新法，認真操演。務使一律嫻熟適用，不得有名無實。其應用教習及所需槍械，擬請由神機營咨調，以備應用。惟查八旗驍騎營官兵，原有津貼，本屬無多。前鋒護軍營官兵，向無津貼，似宜酌添餉項，庶於操務有神。至八旗漢軍礮營藤牌營，亦宜一併更易新法演練。其未盡事宜，均由統練大臣隨時奏明，請旨辦理，以昭核實。

所有臣等遵議緣由，謹會同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浙江巡撫廖壽豐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七日

聖品頂戴浙江巡撫臣廖壽豐跪奏，為槍礮專利設廠宜防流弊，請飭酌議，量予限制，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於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恭錄上諭，並照錄原奏新舊優獎專利章程，查行出示曉諭等因到臣。一再細繹，仰見我皇上開物成務，不吝破格之賞，以待奇才。總署王大臣上體聖懷，力開風氣，誠千金市駿，英雄奮興之時會也。願舍舊謀新者，因時之妙用，見利計害者，防弊之深心。如章程第一款槍礮專利，第九款槍礮設廠二條，臣參以近日時勢，察之各省民情，竊以為新舊新器專利可行也，而槍礮之專利，宜略示變通。他項製造之商廠可設也，而槍礮之商廠宜嚴防隱患。

查西人雖商廠林立，而警捕巡察，處處精密，戶籍丁口，毫無隱漏，民之耳目，即官之耳目，則防範易而奸宄無所容。然一槍一械，猶必給憑納稅，隨時稽覈，其槍礮又暢銷鄰國，故能獨攬利權，而無他弊。中國伏莽遍地，欲逞不得，一旦准設廠製造槍礮，該廠商惟利是圖，既無外洋銷路，非售之官，即售之匪耳。售之官者，難免抑勒價廉，而器必窳，不如售之匪，可得高價，而器且利於官。況一經曉諭，商廠尙未必遽設，而民間私販私製，皆得依附假託，莫可究詰。曩時循例嚴禁，且有美生、孫文等私購大批軍火之案，今專利既奉明諭，稽查則有所藉口，而洋商之販鬻，尤隨時隨地，便於影射，為內地暗籍寇兵，為洋商明暢銷路，恐將來彼製此販，亂階之啓，不可救療。夫前年甘肅之回變，本年廣西之匪擾，不旋踵而枚定者，以我有利器，彼缺軍火故也。即近日各省搶米之案，鬧教之案，亦幸而彈壓無事耳。如槍礮皆可購求，則一夫攘臂，附和隨聲，豈不猝成巨患乎。

近見湖廣督臣張之洞覆奏武科摺內，力陳士子購買槍礮之弊，至為明切。臣先於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亦將招商承辦槍礮局廠宜防流弊，密陳在案。即如日本近稱強國，百務俱新，獨未聞准民設廠製造槍礮。臣愚以為朝廷變法，風氣已開，果有能自出心裁，造成槍礮，為各國所製之上者，一經驗明，即由總理衙門奏請特



旨破格獎賞，派入各省已成官廠，督匠仿造，擴充新法，優以崇階，贍以厚俸，俾享專利之實，但不得設廠私製販賣。

臣聞歐美各國，於船礮等件關係兵事者，經格致家創一新式獻之國家，必禁祕弗傳，惟恐鄰國聞之。誠以軍火之利鈍，係乎兵機之勝負，有不得不然者，似宜略仿其意也。餘如製造輪船、鑿河建橋、電線德律風之類，應如原奏第一款，許其集資設立公司，開辦專利。至第九款建槍礮廠一節，擬請作為機器廠，視每日能出各種機器若干，核其功用大小，款項多寡，以為給獎等差。

伏思中國積弱，由於工藝不興，誠能設廠勸工，講求機器，則智巧開而富強之基立，不必規規槍礮也。臣請嗣後有能集巨貲設機器廠者，無論工商各種機器，准其設立公司製造專利。其有捐資設工藝學堂者，教成學生若干人，亦如第六七款之例，分別請旨特賞。仍嚴申私藏軍火販買槍礮之禁，庶杜漸防微，與振興風氣兩不相悖。臣熟籌審計，事關重大，管盡所及，未敢緘默。所有第一第九二款專利設廠章程，可否仰懇恩施，飭下總理衙門覆加酌核，悉心妥議，再行請旨通行各省，俾便出示曉諭，以嚴限制，而杜亂萌。臣為興利防弊起見，不揣冒昧，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敕議施行，謹奏。

批硃該衙門議奏。

### 山東巡撫張汝梅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七日

頭品頂戴山東巡撫臣張汝梅跪奏，為遵旨練兵製械，謹將東省現在籌辦情形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一日奉旨：今日時勢，練兵為第一大政，練洋操尤為練兵第一要著。惟須選教習以勤訓練，覈餉力以籌軍實。現在天津新建陸軍，江南自強軍，均係學習洋操。北省勇隊，著由新建陸軍酌撥營哨之學成者分往教練，南省則由自強軍酌撥營規口號，均須一律。各直省將軍督撫統限六

個月內將併餉練隊及分紮處所妥議覆奏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修明武備，慎重軍儲，至意跪聆之下，欽悚莫名。方今時事艱虞，外患環伏，練兵製械，實爲今日要圖。惟體察東省現在情形，餉源未充，兵力太薄，有不能不隨時制宜，變通辦理者。謹就管盡所及，敬爲我皇上詳晰陳之。

查東省各防軍經臣於本年三月奏請裁併，僅存三十一營，以十四營分布登萊二府海防，以十七營分布內地扼要巡防，並隨時調赴省城更番督練，均已一律改習洋操。當改操時，即經函商督練新建陸軍直隸臬司袁世凱選派教習來東，分撥各營認真訓練。嗣臣閱兵出省就地校閱，雖爲時未久而精壯整齊，頗有可觀。曾於恭報閱兵詳細情形，隨摺奏陳在案。以臣所閱各營洋操，其步伐進退，排偶分合，營陣變化，與新建陸軍操法大致相同。臣現復遵旨函商袁世凱添派教習來東輪流幫操，務使營規口號悉歸畫一，毋得稍有同異。

至併餉一節，查新建陸軍餉章，係練馬步砲隊七千人，略如東省海防十四營額數，每年共支餉銀九十五萬九千七百九十餘兩，而東省現存馬步三十一營，共計官弁勇夫一萬七千三百六十餘員名，每年祇支餉銀七十六萬六千八百餘兩，較之新建餉數約少四分之一，而人數則倍多。今若仿照該軍餉章一體議加，則前次裁兵節餉案內餘存之款，每年僅二十萬兩有奇，以之抵支，不敷甚鉅。如因加餉而再議併隊，則海防險要，我與外人共之，以此十四營分駐其間，已覺難資鎮懾，萬難再議裁併。內地雖有十七營，而曹兗沂州各郡復與直江豫接壤，時有匪徒出沒其間，且各屬教堂林立，保護巡防，在在均關緊要，而往來餉鞘絡繹於途，亦復資勇力護送，就現有防營計之，實屬無可再減。臣愚以爲整頓操練，全在選將得人，恤兵有道。舉一切侵蝕浮冒剋扣攤派之弊，廓而清之，餉不議加而士卒已隱受其益。東省餉章甫經奏定有案，似未便再議更張，應即以原定之餉養此已練之兵，寬儲餉源，力求實濟。倘遇有戰事，臨時加給口糧，則士心感奮，勇氣自必倍增。此東省現經練隊而未能併餉之實在情形也。

至於製造軍械，原與練兵相輔而行。恭釋此次諭旨，飭令各省機器局酌定快槍快砲格式及槍子砲彈分

量造法以期利用。當是專指各省局廠之能造槍礮者而言。東省機器局創於光緒元年，規模本極狹隘，僅能製造子藥，而於槍礮各事，歷年雖久，並未擴充，添購機器。現在局庫存儲及各營領用之前膛後膛各種槍礮，多係歷前任撫臣購自外洋，良楛參半。局廠所造子彈，卽是仿照各原式造成，不待銜校，已知與新式之快礮快槍大不相同。臣到任後，以東省爲海疆重地，久欲就原有局廠量爲展拓，自製新式快礮快槍。因估計增建廠房，購置機器，動需百數十萬金，斷非東省力所能辦。溯查光緒甲午海疆有事，升任撫臣李秉衡以局存槍械無多，倉卒購求，胥爲局外公例所阻，急不暇擇，勉強購來，多不適用。因於次年奏撥南運局餘利銀四萬兩，建置機廠，兼造堅利遠抬鎗，自是萬不得已之舉。惜經費太少，工料不精，以致未能盡善。現經臣悉心考較，其及遠雖較舊式前膛槍過之，而機括欠靈，槍質太重，僅稍勝毛瑟，實不及後膛快槍遠甚。所費工料，則比購置快槍有加倍之多。現在奉旨酌定槍礮造法，原爲利用起見。此項抬槍費重而不利於用，應卽停造，別求利用者當之。臣查新建陸軍所用快礮快槍，均係極新之式，速率既增，又有擊力，而且取準較易，誠爲利器。東省所練洋操，既與該軍一律，則槍械亦必從同。庶輔車相依，戰守有恃。相應籲瀆宸聰，准將本省裁兵節餉案內餘存銀二十萬兩，有奇，儘數提撥購買新式快礮快槍，並附購製造子藥機器全副，發交局廠隨時照式製造，如法修理，以資久遠。而待擴充，所有改練洋操應添應製各項器具軍裝，亦於此次一併購備。如蒙俞允，臣當遵派委員核實採辦，另行專案報銷。至於製造子藥等項料價匠工，卽以停造抬槍節省之銀酌量撥發。前造廠屋及所購鍋爐等項，亦可仍舊備用，似於軍儲不無裨益。此東省現擬購械而不能製造之實在情形也。

竊維東省濱臨黃海，拱衛畿疆，縱則與南北洋腹背相資，橫則與東三省肘腋並列，安危所繫，不僅一隅。自非添練大枝勁旅以備非常，擴充製造局廠以求利器，不足以維全局而濟時艱。惟現在餉力未紓，利源未開，同時並舉，不但本省無轉輸之巧，卽在部臣亦應以挹注爲難。臣仰荷殊恩，昇以重寄，涓埃未報，夙夜兢兢，惟有就現在已練之兵，應購之械，切實籌辦，不得互有參差，尤不敢稍涉糜費。一面振興時務，開濬利源，一俟餉力既充，

再請仿照新建自強各軍餉章添練大枝軍隊，以爲南北洋居中策應之師，并仿照湖北、江南規制，於本省擴充機器局廠，或合直、晉、秦、豫鄰近各省，通力合作，擇適中要地，共闢一廠，精製槍砲，期於畛域無分，緩急互濟，以順大局而圖自強，是亦微臣所日夜籌畫於胸中而未敢遽請者也。

除將東省海防內地各營分紮處所，彙繕清單，恭呈御覽，並咨部查照外，所有遵議練隊製械各緣由，理合恭摺覆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吉林將軍延茂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十五日

奴才延茂跪奏，爲吉林邊軍礙難併餉，現擬變通改練德操，謹將擬辦情形遵旨覆陳，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奴才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一日奉 上諭：戶部兵部會奏遵議御史會宗彥奏請精練陸軍，改爲洋操，並將各省兵數餉數開單呈覽一摺，今日時勢，練兵爲第一大政，改練洋操，尤爲練兵第一要著。惟須選教習以勤訓練，核餉力以籌軍實。現在天津新建陸軍，江南自強軍，均係學習洋操。北省勇隊，着由新建陸軍酌撥營哨之學成者分往教練，南省則由自強軍酌撥營規口號，均須一律。各直省將軍督撫統限六箇月將併餉練隊及分紮處所妥議覆奏等因。欽此。仰見皇上整軍經武有備無患之至意。查吉林靖邊五路一軍，係屬勇隊，向演英國操法。茲奉特旨改練洋操，自應遵照新建陸軍章程改練德國洋操，期與各直省勇隊統歸一律。惟吉林靖邊各軍，計有馬步水師十九營零四哨，除水師一營一哨不計外，其餘馬隊五營二哨，步隊十三營一哨，共什勇七千一百六十餘名。如按新建陸軍餉章，併營勇兩名之餉，練洋操二名之兵，僅得什勇三千五百餘名。按時度勢，其窒礙難行者，約有數端，請爲我皇上鑒晰陳之。

吉林轄境最廣，東西計二千里內外，南北計五六百里千餘里不等，山深林密，伏莽繁多。況東與俄毗連，南與朝鮮接壤，邊防重要，在在需兵。今以三千五百餘勇而分佈於通省，實在難資鎮壓。其難一，吉省鬻匪素盛，不

惟民不聊生，兵亦疲於奔命。自奴才蒞任後，督飭各軍嚴爲勦捕，賊匪稍微。去歲，通省搶案，不及往年之半。今歲賊蹤大斂。春夏以來，搶案寥寥。正宜乘勢搜緝，冀以一勞永逸。若撤隊歸營，專力訓練，竊恐賊匪復起，兵力轉勞。其難二。吉林墾礦，實與練兵隱相維繫。誠以招墾探礦，俾流民得所就食，則盜賊之源自清。而併隊合操，乃不受其牽擾。是演操者，乃練有形之兵；而辦墾礦者，乃消無形之患。現計三岔口、烟集岡、方正泡、樞梁廠新舊辦墾各局處，卽須派兵護守。一旦令其歸伍練操，墾礦恐有匪擾之虞。地方卽無安穩之日。其難三。近日鐵路興工，俄員俄兵紛紛入境。凡勘路、繪圖、砍木、採煤，以及設站安電入省，議事者，無不請兵隨護。日或三四起，或五六起，每起或用兵三五名，或十數名。起數既多，需兵自衆。如欲斂兵歸操，此等保護之差，將何所取給？其難四。鐵路土工，統由他省招募而來，盡係無業游民。計前後入境者，三萬餘人。沿途既有逃亡，在工尤多滋事。刻下彈壓之隊，不敷分撥，尙須妥爲布置。轉瞬冬令停工，遣散匪易，擾亂更屬堪虞。是鐵路多募一工，卽吉林多添一匪。近日搶案，漸已有加。倘游民聚而愈多，恐賊風戢而復熾。方患兵少之不暇，更何敢遽言裁併乎？其難五。有此五難，併餉練兵，甚非易易。

奴才再四圖維，通盤核計，就吉林現在情形，既不能驟改洋操，惟有變通改練德操。以現有之餉，練現有之兵，庶不拘裁併之名，仍可盡訓練之實。擬請督飭各營，無論屯駐分紮，一律改用德國操法。並由奴才嚴定賞罰，飭各統領管帶隨時調練合演，務期兵皆壯實耐勞，操皆分合如法。如此辦理，庶幾操防兩無貽誤。其有操不如法，疏懈不力者，應將該管統領管帶隨時撤換，以免稽誤而重操務。至各營分紮處所，歷經報部有案，嗣後如有應行更調之處，自應相機妥辦。

除嚴札各營統領管帶遵照暨咨部外，所有吉林邊軍礙難併餉，擬變通改練德操各緣由，理合恭摺覆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請旨。

直隸總督榮祿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

大學士直隸總督奴才榮祿跪奏，為整頓保甲聯絡漁團辦理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查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奉諭：近日各省裁汰營勇，保衛地方，全在嚴查保甲，以輔兵力之不足。各省辦理保甲章程，非不詳備。迭經諭令從嚴稽查，率皆視為具文，並未將現在情形詳晰覆奏，殊屬因循廢弛。自此次申諭之後，各該督撫務當嚴飭地方官於保甲一事，實力舉行，以期民情固結，奸宄無從匿跡。仍將整頓辦法先行切實具奏，以副朕綏靖閭閻至意。欽此。奴才卷查本年三月初四日奉諭：嚴辦保甲聯絡漁團等因。經前督臣王文韶札司移行遵照。奴才到任後，因查直隸地瘠民貧，盜案迭出。復經通飭各屬查辦保甲，守望相助，各保身家，務須認真舉行，不得空言塞責。分行司道飭遵在案。欽奉前因，復飭臬司申明保甲定章，責成各州縣一體振刷精神，從嚴稽查，力挽因循積習。聯莊之法，亦可相輔而行。總期民心固結，奸宄無可匿迹，屬境自臻平靖。其沿海各州縣，並應聯絡漁團，以輔兵力之不足。先將辦理情形詳細覆奏去後，茲據署臬司覺羅廷雍詳稱：保甲為古來比閭十伍之規，立法非不美備。無如日久懈弛，率多奉行故事。今奉聖諭諄諄，自應嚴加整頓。謹擬辦法四條：

一曰損益舊章。查保甲章程，以十家為一牌，牌有牌長；十牌為一甲，甲有甲長；十甲為一保，保為有保長。每歲秋成農隙之時，牌長等查造戶口清冊，達之於官，填發門牌，按戶實貼。遇有戶口存亡遷徙，均於冊內註明，另換門牌。此乃一定成規，應令仍循其舊。惟保甲為當務之急，應趕緊查明戶口，造冊換牌，不必俟諸秋成。其冊祇須按戶將男婦大小若干名，向執何業，逐一開寫。此外田產錢糧等項細目，一概不載，以歸簡便。又舊章充當牌甲保長，凡追比糧租句攝詞訟，以及雜項公務，無役不從事。既博而不專，且有假公濟私藉端索擾。今宜專其責成，前項一應公事，概不令其與聞。但司稽查戶口盤詰窩口事，以簡而易行，志以專而有濟。惟慮盜自外來，捕擊不易，必須兼辦聯莊，遇警鳴鑼，各村協力兜擊，聲勢聯絡，首尾相應，盜匪自無從遁迹。至沿海漁戶，恃其僻處，

地方官稽查難周，平時或在洋面伺劫，或與海盜通氣。一有海警，其患不可勝言。應由沿海各州縣恪遵成法，按船編號烙印給牌，相度就地情形，設法聯絡成團，激勵其忠義之氣，務使衆志成城，有備無患。

二曰剔釐積弊。牌甲保長人等查造戶口清冊，向有冊費；冊成交吏領發門牌，又有牌費。種種名目，無非括百姓之脂膏，供吏胥之逕壑。令宜嚴禁一切規費，所需牌冊紙張筆墨，由各州縣捐廉給發，民間不出分文。該州縣尤當廣延公正紳董商同妥辦，接收清冊，填發門牌，即督同紳董經理，勿假書役之手。其有公呈舉首匪類，窩家及兇惡棍徒，務須切實訊究，盡法懲辦，俾舉發良民不致受其報復。間有辦無可辦釋者，稟請酌量監押數年，以消桀驁之氣。

三曰明定賞罰。無賞不足以資鼓勵，無罰不足以振怠荒。嗣後牌保甲長人等，如有軒發巨盜巨窩，地方官務須捐廉優賞銀兩，臬司亦當酌量加賞，方足鼓舞羣情。一面酌量情罪輕重，請發獎札功牌，或自給花紅匾額。如有力行保甲，每屆二年，所管戶內竊劫無聞者，酌量給賞。此係就多盜州縣而言。如向無盜賊之處，不在此例。有誣良庇匪，窩賭包娼，定例各有專條，分別照例擬辦，勿稍寬貸。至地方官辦理得宜，當察其勞績大小，分別記功，調優奏獎。倘奉行不力，亦察其事之輕重，分別記過，撤任奏參，以昭懲勸。

四曰嚴司稽察。戶口按冊抽查，一有不符，悉心根究，奸宄即在其中。牌保等如有違禁索費等情，察訪得實，立時提究，法令自嚴。州縣爲親民之官，凡當撫字催科，勘工查賤，隨地隨時，皆可稽查。境內有盜有窩，其鄰村之人無不知者，尤當互考旁求，動之以利，令各舉發。立時親往查拏，審得實情，治甲徇庇之罪，賞鄰村舉發之功。如抄獲窩家，即將應行入房產概給舉發之人。夫許鄰村舉發，則保甲不敢徇情，盜匪如何瀟迹。其交界處所，該地方官每月須與鄰封地方官會哨一次，不必拘定日期，隨時密函商訂晤時，互詢各本境保甲利弊，一如互舉之法。一面會同巡緝，畛域無分。蓋接壤之處，每多匪蹤，此拏彼竄，必須會巡，乃可得手。其該管府廳直隸州應令勸加訪察，隨時抽查。如所屬保甲辦理不善，或境內有盜有窩，親往嚴密查辦。該地方官自知失察於前，自必奮勉。

於後。司道亦隨時查考，勸懲互施，上下層層稽查，而保甲之成效著。等情，呈請核奏前來。奴才查所擬辦法四條，均屬簡易可行，應飭各州縣實力遵辦，不得陽奉陰違，始勤終怠。其有未盡關目，或因因地制宜，應由各州縣量爲變通，稟明辦理。但期於事有益，並不濫制其權。現值時事多艱，肅清內匪，固結人心，實爲目前切要之事。惟有飭司督同各屬妥爲查辦，用副朝廷綏靖〔閩〕閩之至意。

所有整頓保甲聯絡漁圍辦理情形，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奉硃批知道了，卽著嚴飭各屬切實辦理，毋得徒託空言，仍屬有名無實。欽此。

### 刑部主事曾光岷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刑部主事臣曾光岷跪奏，爲速籌武備，以圖自強而免危弱，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恭讀迭次諭旨，飭建水師，設武備學堂，殷殷以練兵制槍砲爲重，仰見皇上整軍經武，力圖自強之至意。

方今各國侵我海口，奪我利權，隨事要挾，無端啓釁，欲整難償，委曲調停，終以不免。凡大小臣工，但有公忠愛國之忱，卽當仰體聖意，鑠骨銘心，刻刻以自強爲念，勿得因循苟安，置兵於不問。乃論者每以竊廢爲術，或謂其船堅砲利之萬不能相敵也，或謂我民窮財盡之萬不宜言兵也，令我坐以待斃，以利西人，決非忠臣之謀國志士之苦心也。

臣固知中東戰事以來，財窮力竭，徵兵調餉，本不易事。惟外侮日深，殷憂日迫，欲圖富而後強，恐無自強之日矣。

少康一成一旅而中興，勾踐臥薪嘗膽而復仇。拿破崙強抑歐洲，海外無敵，俄行堅壁清野之法以困之，卒致大敗。法以威制普，普君臣苦志練兵，終以覆法。法國被覆，卽倣普制練兵，終保強大。瑞典以一萬兵破大彼得。



兵八萬，彼得恥之，精練其兵，卒以雪恥，稱雄歐亞。古今勝敗無常，萬端難恃，祇恃其心之堅苦卓絕耳。

昔南宋趙子砥自金歸，奏云：金人議和以用兵，我國歛兵以待和，譬如畏虎以肉餉之，肉盡終於噬人，不如預設陷阱以待之。此言至明至要。

當今時事危迫，臣愚以爲千計百策，莫如舉國人民即日講兵，以圖強勝，方可自保。若稍遲疑，強國入境，必收我兵權矣。兵權既去，則無以自存，後悔遲疑，可不痛心疾首先事預防哉。

臣考古今中外立國，不論大小貧富，祇論強弱而已。公法無憑，條約難恃，弭兵之會，實以欺人。歷觀開國之君，中興之主，均未有不講兵而能以威立國者。

今各國言兵，爭雄海外，法國之小兩倍於中國，德意志則小中國十倍有奇，日本則小中國三十倍有奇。極小而強，極大而弱，此何故哉？有兵與無兵，練與不練故耳。故兵者可以百年不用，不可以一日不備。

今之阻撓兵政者，喜以美國爲口實。不知美國南北花旗大戰之後，北國并南，散兵歸民，截留陸軍三萬，分守要隘，而訓練已精之兵，足備徵調者，尙有三兆二十四萬五千人，不可謂美國不言兵也。近者，日斯巴尼亞，小國也，以美國額兵少而與戰，美國徵調各兵，力戰拒之，卒得大勝，是額兵可以少而備兵不可不多也。

今各國增練各兵，將水陸並進，瓜分之勢已成，萬事可緩，惟練兵之事，不可不汲汲以圖。我國濱海，夷艦往來無禁，是海軍水師萬不可緩。俄國鐵路將接我北境，則東三省已危。英法鐵路將由印度、越南開闢而來，則西南數省已危，是陸路戰守之兵萬不可緩。

各省添設通商口岸，廣立學堂，夷人復勾結奸民，購買田產，租假礦地，暗據形勢，則心腹之地已危，是團練保甲萬不可緩。

中國將不知兵，兵不習戰。舉國競尙文弱而輕武備，古今中外，戰法利器，無人講求。一旦有事，驅市人而使之戰，以羊敵虎，殃民賊國，其害立見。此武備學堂製器廠之設萬不可緩。護將次第舉辦大略情形，爲皇上陳之。

一練將之要，乃聞鼓擊思將師之意也。太公龍韜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抱樸子曰：大將民之司命，社稷存亡，於是乎在。是國之貴有將也明矣。荀子議兵篇，以爲將者，當明六術五權三至之用，是將之貴練也明矣。西國以教將爲要，我國用兵，苦無良將，皆由無教將之術耳。臣愚以爲練武將，尤不如練儒將。自古開國中興，每以儒將運籌帷幄，成王霸功，如伊尹、太公、孫臏、吳起、張良、鄧禹、諸葛亮之流，皆以文人學士，上通天文，下識地理，既悉敵情，復得士心，深明韜略，無敵天下。故爲大將者，必於形勢、陰陽、權謀、技巧、兼通之。至於猛勇之威，器藝之能，皆偏裨之將，指使之材也。上古文武不分，將相合用，大抵皆文經武緯之士，總理天下大兵，運海內於指掌，豈有右文輕武之習哉？故吳質有擇將之論，歐陽修有教將之書，西國亦然。凡人七歲，卽習文字，年十五而算繪圖籍之事已成，卽令入武備水師各學堂，學成，使縱觀各國營陣，遇有戰事，卽令往觀，筆之記載，多方歷練，考驗而成。是以海外各國，勇略善戰，君臣多係名將，素習兵法，其君如法之拿破崙，俄之大彼得，美之華盛頓，其臣如英之惠靈吞、羅利孫，普之畢士馬克，毛奇，日本之伊藤博文，大山巖，伊東又亨，類皆苦志言兵，精心講武，以致成大功，創大業，皆非不學而能也。我國此時，求兵不難，求將爲難。如必由武備學堂先文後武，重而習之，窮年莫及，何能久待。應請飭令天下士大夫，卽日立講武會，考究古今勝敗之由，籌當今戰勝攻取之策。京師建立韜略院，儲將館，延海外名將數人，爲之教導。令京官世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入而講習。督撫於各省建立教將館，令各省官紳入而講習。復令天下書院諸生，偃文修武，以備國用。廣購各國輿圖，繙譯各國兵書，精籌本國戰備，天下士大夫文學已成，披圖覽籍，習算測繪，均可不勞而理。以之事戎馬，習戰陣，講體操，以強其精力，練槍械，以壯其膽氣。嫻韜略，以益其智謀。素服孔子忠信之教，夙荷朝廷培養之恩，旣深識古今治亂勝敗之理，具有尊君親上，死長之良，不必教以文字，不必勉以公忠，旣無好勇鬥狠爲非作亂之虞，各有保國保身保家之念。一舉而兼數善，將才不可勝用矣。今文士半天下，將羣無所歸，舍此以言武備，求將才，難之又難矣。況其憤然思爲國用哉。一經敦練，必成名將，師逸功倍矣。得一名將，不啻練兵十萬。果得千百名將，部署天下，可戰可守，何懼外夷侵凌哉。此

練將大略也。

一海軍爲我國據守門戶之師，既可防海，復可遠攻，爲保國保商制敵之要政。方今英、法、俄、德以及諸大國，均不惜國帑，精製鋼艦，其甲有厚至二十八寸者。各種戰船魚雷，均精益求精，利愈加利，惟恐不速，惟恐不多。而亞東三島，尤不惜餘力，增製船砲，數倍於昔，幾與大國相抗矣。逆料海面爲當今第一大戰場，勝負存亡，皆繫於此。此守郭不如守關，守關不如守界之說也。力爭上游，以控制遠方。昔人謂軍械利器，一寸長，一寸強。今之快槍利矣，其長不及大砲。大砲利矣，其長不及鐵路。可遠遠征，鐵路利矣，其長不如鋼艦。可深入人國。自乙未以來，戰船沒，海軍廢，論者每以爲海戰之不足恃也。不知將不知兵，兵不習戰，陸軍已無把握，豈徒海軍爲不足恃哉。因噎廢食，南北洋毫無籌備，敵人伺隙，紛然而奪我海口矣。此時若不早爲設備，海口將盡爲所奪。應請飭疆臣，速籌巨款，緊購鋼甲，廣製戰艦。各海口多設砲台，分駐重兵，如臨大敵。沿海一帶，多設水師學堂，將弁兵丁，非水師學成者，不許充列，方免貽誤。海軍若成，固不能保其必勝，亦不能料其必敗。縱敗矣，必互有損傷，海外諸國，豈能若今之毫無顧忌哉。況精練之以期其必勝也，敢謂仍蹈故轍乎。

一選兵，當令天下精壯奇異之士，悉得爲兵，則民強而國勢張矣。泰西諸國，以德國兵強，近年多做德制，通國民人，自十七歲至四十五歲期內，國家有事，悉藉爲兵，除疲癯殘疾外，無一民不爲國用，無一民不入兵選。每年由國家傳令換舊兵若干，添新兵若干，由地方官按查戶冊，凡年已二十者，調集一處，由警官驗看註冊，量材力之宜，定爲砲兵、步兵、馬兵，然後入營編伍。兵頭隊長，多由武備學堂肄業入營訓練已成者，始行充補。總統將官，多係精練武備，已入韜略院者，始行充選。故將悉知兵，民盡習戰，強勝之由，實基於此。今我國積弱，亟宜倣行此法。應請飭疆臣，速令州縣會同團紳，按戶稽查，年二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悉入兵籍。其已讀書識字者，令入武備學堂習兵法輿圖等事。其不能識字者，令其入團操練，隨營調遣。兵頭兵弁缺額，以武備學堂之優者，選入充補。營兵缺額，以學堂之次者，補入充選。不足，以團兵之優者，選入充補。並請嗣後凡民間添丁，必報知團董。

團董冊報知縣。待民丁年二十歲，縣官與團紳，驗其氣體壯實，身裁合度者，卽做德制，如前法辦理。入營之後，三年爲戰兵，三年爲守兵，六年退爲備調兵，給予獎牌，異其冠服，優其體制。戰守兵，逐日操練。備調兵，准其入團教習。隨團操練，年四十始除兵籍。藝精，則依次遞升，年衰，則依次遞降。此常法也。常法之外，又復廣招天下奇才異能，以俠勇藝術之輩，備計取詭戰之用。天下之大，隱逸之士，無奇不有，羅而致之，既可除盜，復可制敵。孫子曰：兵者，詭道也。兵不厭詐，何可以小技輕之。此選兵之大略也。

一練兵以收實效爲要，戰陣無常法，兵事有萬端，深求之，三年莫備，淺求之，三月可用。今欲備精強，非統籌全局，因地制宜，不易見功。沿海一帶，敵艦易至，宜練海軍，而鐵甲、戰艦、快船、水雷、砲台之屬，不可不備也。長江一帶，夷艦深入，宜練水師，而砲塢、漁雷、蚊船、獵船、漁團、練砲之屬，不可不講也。東北各省，土地平衍，利於衝鋒包圍，宜練馬隊，而馬槍、車砲、長矛、大刀之屬，不可不習也。西南各省，山路崎嶇，利於設伏據守，宜練步隊，而築台、防隘、越險、渡深、地雷、翻山砲之屬，不可不精也。此皆就地勢偏重者而言。至於一軍之成，則無體不備，方資應用，而急切之務，尤以海軍水師爲第一。今之練兵，非爲土寇計，爲西人計也。當以西人樹之的。西人何者爲長，思以何術避之，何者爲短，思以何策攻之。舉國深求，終日試驗，精益求精，必能制勝。臣愚以爲今之習戰事，當以避槍砲爲主，除習技勇多，當以六隊之兵，練六戰之法。六隊者，何？砲隊、鎗隊、馬隊、械隊、工程隊、輜重隊是也。六戰者，何？坑戰、煙戰、塹戰、林戰、近戰、散戰是也。上而策算測繪，勾稽台壘，鐵路地雷電線之用，次而命中致遠，擊刺奔跳之舉，以及行營戰陣，或分或合，或奇或正，忽水忽山，忽朝忽暮，應調而發，無不得手應心，操縱自如，以資效用。練陣練藝之外，尤當以練砲爲重。各國大砲存而備用者，以數千萬計。凡國中大興隆儀，每以砲聲之多，爲恭敬之極。迎賓之禮，有鳴砲至數十尊者，度歲之歡，有鳴砲至百二十尊者。重大利器，以日用之故，行習之故，膽足而用無不利矣。我國此器獨少，且未精練，無怪乎兵之遼遜西國也。此時練兵，當廣造大砲，速行操演，摧堅折銳，以少敵多，莫此爲最。中國練兵，當速求實效，不必盡倣西人。西人兵事，門類甚繁，皆使一人兼通之，以人少而講兵日久故也。

中國地廣民衆，值此創鉅痛深，若必一人事事精練，誠恐有緩不濟急之虞。今擬急切練兵，以自保衛，惟有士農工商，分途而治，最爲簡易。戰蹟方言測算繪圖之屬，以士兵治之；台壘建築水土之屬，以農兵治之；糧果水草酒藥之屬，以商兵治之；改製修造金木之屬，以工兵治之。分任其事，自不勞而理矣。或謂西兵非言學不可，而言兵者，遂欲以兵弁講求文字，不圖實效，仍囿文弱，以爲西法。不知俄國兵弁識字者，不過十分之一二，而武事精研，依然強大。時事急迫，更何可以積習誤之耶？此練兵之大略也。

一團練之貴，以中國人民最衆，爲海外各國所深羨。若聽其柔弱愚魯而無所用之，廣土衆民，奚足貴哉？民團之設，中外略同，而大異外國。或爲團兵，或爲民兵，或爲義團，其實皆訓練以備國家之用。西人以此爲重，設有專官，載之冊籍，有事用之，以備器械籌餉等事。我國向聽民間自辦，無鉅款以經營，有地方官以牽制，練與不練等耳。烏能強哉？近日恭讀諭旨，着各省督撫切實籌辦團練，卽爲民兵根本，誠切要之圖，強國之基也。欽佩莫名。臣惟此事非有統率，有專司，爲之訓練考核，不免有隔閡滋擾之虞。應請飭各省京外官，舉本省公正明決知兵之大紳，爲之總統，每縣舉副紳爲之總理，重其祿養，以專責成。總紳加以卿銜，與督撫平制，准其專摺奏事，以一事權，無所制礙。方有大效用紳之法，既免騷擾，復聯聲氣。官有升調，紳無轉徙，周知利弊，事久謀精，心念鄉國，必能忠憤論者，每謂民強之易於作亂也，不知有正紳爲之統率訓練，制同營伍，易於稽查。民有身家，復有管轄，安有作亂之理，不但不至爲亂也，並可藉此除盜。若聽其自團自練，無正紳以領之，有貪官以激之，誠恐有不測之變矣。統轄得人，復令民間倣外國寓兵於農工商之法，立農會工會商會，各講其業，卽以會爲團，以保其利。然後就每縣之大廟，設立一武備大學堂，四鄉之小廟，各設一武備小學堂，卽以本縣之各廟田，爲學堂經費。其不足者，由縣令就縣中籌之，再不足者，就本省通籌之，每省就水陸要口，設立製器廠數處，以供團兵及戰守兵製造。常器新器之用，每一團槍砲器務令周備。每縣每團，設倉庫儲糧械，以備團兵緊急之用。各縣團民，二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除選入武備學堂外，悉令入團操練，以年歲更番抽換。操練之法，卽就本地山川形勢，備攻守之

策，或宜築塞壘，或宜設暗砲，或宜伏地雷，或宜長城，或宜深溝，均於平昔隨地籌畫，逐處安排，務使敵人到境，處處有險，足以制之。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此之謂歟？其操練之法，做民間集鎮交易之道，以三六九為期，初一十五，一縣團兵會操一次，三月一府團兵會操一次。凡出境會操，必須給費。凡農忙，必須停操。務使民間不費一錢，得成勁旅。團練以成，用西漢都試之制，參用英人義團之法，團紳與州縣以時會校，拔其尤者，請總紳與督撫會校，拔其最優者，貢之朝廷。仿德國衛隊之制，以十八省精銳，編為羽林軍，重其餉項，榮其冠帶，得以優異，則天下嚮風，自能精練以應上選，而人材羣出其中矣。果使天下團兵忠義憤興，精強足用，一縣可保一縣，一省可保一省，推之天下，以大小縣統計之，每縣至少可得精壯團兵一萬人，以一千三百縣計之，一年可得千餘萬已練之兵矣。強大之機，莫速於此。此事舉行，宜以商團為首，方易見功。團練以籌款為難，中外之富，以商為最，凡城鎮市場，舉商董與辦團事，定章籌款，朝發夕集，則教練、製造、興作等事，均可尅期而就。果得其人，半年之內，必可將國內商團一體辦妥。既可保國保商，且可推行海外，如英之新嘉坡、檳榔嶼、美之舊金山、紐約、日斯巴尼亞之古巴、小呂宋、祕魯、嘉里約、日本之長崎、神戶、橫濱等埠，僑居華商不下數百萬，如能一一精練，又能廣製鐵甲船，以為護商之具，不但近以保國，並可遠以制敵，其利國利民豈淺鮮哉！此團練之大略也。

一武備學堂。各國林立，無人不言學，無學不言兵。德國尤甚，是以國小而強，莫敢輕視。通國武備學堂，由國家設立者，五百六十六所，由民間設立者，一百六十一所。國家設航海館二十所，民間設四所，其餘輜路院、武書院之類，不可勝計。類皆分門教授，以六年為期，考究古今戰事，歷代兵法，各國情形，山川險要，如何攻守，電線、火車如何安設，戰陣、飲食如何製造，行營、輜重如何籌運，何地所產何物，何地宜用何器，如何探敵，如何應寇。凡夫聲光、電雷、橋道、車馬、測算、圖畫、方言、台壘、軍械、糧草、醫藥之類，無不各有專師，各有專學。水師武學，與陸師相等。惟天文、沙線、汽機以及測颺、量星、探礁、避霧、水雷、海道、各國船陣之屬，均令熟習，方能駕馭。今我國武備學堂未能舉辦，各兵無所師承，應請飭以裁撤內外各衙門及各省各項廟宇，改建武備學堂，延請英、德、俄、美之精於武

備者，分任教習，以較優劣，各取其長，以爲程式。學業有成，考驗之後，給與文憑，令其游歷各省各國，以考營陣，以廣見聞。學成，升之武備大學堂，由大學堂升之韜略院，然後使爲將領，則一切兵事，無不周知也。學堂既立，復選文行兼優之士，日與學堂諸生，講論忠信仁恕，禮義廉恥之道，使其有勇知方，乃可應變，而不改易，是教藝不如教心之說也。此武備學堂之大略也。

一外國之製器廠，與工藝學堂互相表裏。工程兵弁，必由工藝學堂習練而成。槍砲兵隊，多由槍砲廠歷練而來。其中製造之理，應用之法，所用卽所習，所習卽所用，故能得手應心，毫釐不謬。外國總理廠務，均以武將司之，故能深知其利弊得失也。言兵之國，無國不講製造，官廠商廠，不厭其繁。而強盛之國，必有絕大名廠，以爲製造槍砲軍械之用。如德之克魯卜，伏爾鏗，法之科魯蘇，英之阿模士郎等，均能以新意製造利器，爲強兵之用。我國官廠既少，商廠更無，一有兵事，既無精利之砲，並少可用之槍。購之外國，時已例禁，籌之內地，勢難速成。有兵無器，是以兵與敵也。應請飭督撫，於各省廣設製器廠，精造槍砲軍械，必豫備千百萬兵十年戰守之器，儲之武庫，方可有備無虞。通國應用之器，何者爲利，何者爲精，卽令各廠一律製造，毋使稍有歧異，免致應用錯誤。兵事汲汲，何能久待，若不舉國早爲籌備，外國連合瓜分，禁我購買船砲，是將束手待斃也，悔何及哉。此製器之大略也。

一餉額既定，方可練兵。兵不足餉，不能精練，額雖多無益也。海外強大之國，陸軍常額不過百萬，惟已練精銳之兵，散而爲民，足備徵調者，可得數千百萬。強盛之國，均以歲入之款，過半養兵。中國歲入不過八千餘萬，以歲入之半四千萬養兵，較之各國，其費其額，已減之又減矣。以每兵每年五十兩計之，歲需一千五百萬金，可得精兵三十萬。再以五百萬籌備軍火器械及武員薪俸，又以一千五百萬添製鐵艦，精練海軍，又以五百萬津貼團兵，添補武備學堂之用，則餉足而兵精矣。中國土地之廣，三十萬兵，本不敷戰守，惟以有限之餉，練有用之兵，其不足者，以武備學堂兵濟之，再不足者，以團練兵濟之。我國果能儲備將才，以統團兵，團兵果能一一精練，更

番遞換，以通國人民四分之一計之，數年之後，可得一百兆無敵之兵，稱雄五大洲矣。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我國人民之衆，五洲最大之國，均莫加於此，天與我大勢大力，若竟棄之，非國家之福也。應請於津貼團兵之外，復飭各省疆臣，搜羅閒雜，可裁可緩之款，悉爲精練團兵之費。如此則額兵雖少，而備兵實多矣。此兵額兵餉之大略也。

以上各條，皆當今急切要務。非精練水陸各軍，無以控夷制寇，爲保土保民之計。非教將選兵，無以長駕遠馭，必失聰明才智，精能奇異之士。非設武備學堂，不能集古今中外戰陣圖籍學術之全，而攻守無術，非廣設製器廠，不能得利器制人，而反受制於人。非定餉額，不能裁老弱，練精壯，籌酌盈劑虛之策。

辦理各節，臣固知用款實繁，籌款不易。然使各疆臣果能實心以自強爲念，就各省各項，撙節裁汰，不難籌辦此數事矣。與其不守而失之，何如統全力以保之，之爲合算也。語曰：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西人用兵，籌款最難，必有勝算，獲利倍之，然後舉行，勝不可必，亦即罷止。方今各國垂涎中土，爪牙全露，敵計已深，非通謀合作，不能懾之使退。天下大兵，非聯屬一氣，不能首尾相應，勢分則弱，勢合則強。德國勝法之兵，內以畢士馬克主之，外以毛奇爲之總統，各軍應之，而法立敗。日本兵政，內以伊藤博文主之，外而陸軍以大山巖爲之總統，海軍以伊東又亨爲之總統，而各軍應之，其軍立強。

我國水陸兵團，分駐十八省，各盡疆界，練與不練，既無人專司考責，製造餉械，未教全體畫一。各省雖有練軍，不能一事相因，一氣相成，一意相結，有勝算無以應之，終多失着。

今統全局，惟有精選大將，如軍興之大臣，曾國藩、胡林翼、彭玉麟、左宗棠者，得一人以總理天下陸軍，一人以總理天下水軍，則氣脈流通，精神貫顧，四肢靈活，百骸應用矣。

中國素習文弱，士諱言兵，大臣老耄，壯志早頹。或棄存讓和之見，或早有畏葸之心，欲與議振軍經武，勢必阻撓不行。時乎時乎，不再得矣。語曰：相不厭舊，將不厭新。陸賈曰：天下危，注意將，非此時之謂歟。



爲今之計，保國之道，必自強民始，強民之道，必自督撫知兵始。臣請皇上自今以始，注意將才，必有公忠保國之志，殺敵致果之心，而後可寄以干城之任。果使水陸各軍，各得一知兵大將，以專責成，督撫提鎮，自能以兵事爲重。皇上飭令各省，尅日創建武備學堂，舉各省團練大臣，廣設製器廠，添置海軍，速籌款項，急訂選兵練兵章程，必能日起有功，精愈求精，利愈加利矣。敵國何敢輕視哉？

倘使人盡知兵，兵皆良將，有忠憤之心，有智勇之略，然後奪回要口，收我利權，改條約，訂公法，弭其梟張之志，潰其蠶食之心，轉弱爲強，制勝之機，在此一舉。豈有以四百餘兆之人民，七十餘萬之方里，而受制於人哉。天下愧甚，天下憤甚。臣故曰當今之急，莫如強兵。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翰林院檢討桂坊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翰林院檢討臣桂坊跪奏，爲內憂外患，時事日亟，請籌款振興水陸兩軍，以措危局。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維內亂迭乘，外患交作，非急練陸軍，不能靖內亂；非急復海軍，無以息外患。而欲治水陸兩軍，非籌備款項不可。籌款之法，農工商諸學，自是本原，然收效必不能速；欲急起振作之，非節省搜剔不可。謹引申其說，爲我皇上言之：

一折南漕也。漕米折銀解京，每年可得一千萬也。一派釐商也。商辦廉捐，每年約可增四五百萬也。一提耗羨也。提州縣大耗平餘及一切陋規，以三成解京，以七成加州縣廉俸，令其核實以聞，毋得隱匿也。一催報銷也。各直省報銷，自軍興後，挪支緩解，外用外銷，本不可少，然有固本餉十餘萬解一二萬者，有經年不解者，是宜有報銷冊也。一省鹽運也。鹽商繳餉，每年除公支外，解內四五百萬，宜令商家自行到部交納，商家即在銀號匯兌，毋庸由運司派人經手，省費不少也。一核河政也。河工歲修費每年五百萬，實銷不及二三，可嚴核也。有此數端，得行其半，已足以興復海軍。復海軍各事千數百萬，目前已足敷用；養海軍每年不過三百萬，准可供給，是不難

也。

其尤在相輔而行者，則又有道焉。拔將才也，將才不必大員，宜令大臣爭相物色也。增武科也，水師人才，另開一科，榮以科目，志士自奮也。殉難人員，龔蔭，宜按例加厚，子孫能讀書者，宜另開卹忠院教之，而士氣奮矣。兵糧既足，軍律乃行。日日操演，事事核實，而兵力堅矣。至於振興庶務，整頓吏治，權在朝廷，責在大吏。外省得一賢督撫，而一省之事舉矣；直省皆得賢督撫，而天下之事舉矣。規模具在，待人而行。拔擢英才，刪除庸惰，用人行政，非嚴賞罰不爲功也。舉而措之，是在皇上一轉移間耳。臣職在論思，不敢謂無言責，謹竭愚誠，披瀝上陳。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江寧將軍豐紳等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奴才豐紳、吉陞、額勒春跪奏，爲欽遵諭旨，謹將江寧、京口兩防練軍，悉照西法改爲洋操，教演精熟，俾資得力，暨存營兵數合併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奴才等於本年六月初十日，接准兵部咨開：軍機處交出奉上諭：戶部兵部會奏，遵議御史曾彥奏請精練陸軍，改爲洋操，並將各省兵數餉數，開單呈覽一摺。今日時勢，練兵爲第一大政，練洋操尤爲練兵第一要著。惟須選教習以勤訓練，核餉力以籌軍實，著一體妥速籌辦，毋得宕延。欽此。欽遵咨行前來。

竊奴才豐紳前因江寧、京口爲東南口海重鎮，乃於光緒十年挑選江寧兵丁一千二百五十名，京口兵丁七百五十名，合共二千名，編練成軍。每日督率操演，兵丁俱各踴躍，槍箭嫻熟，藉資控制。嗣於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會同署兩江督臣張之洞等，奏准由寧、蘇兩藩司，每月分解練餉制錢二千串文，俾資津貼。十餘年來認真訓練，步伐極爲整齊，技術亦臻嫻熟。惟近日泰西各國火器之精，日甚一日，練軍若猶謹守成法，未免利鈍懸殊。今既欽奉諭旨，陸軍一律改爲洋操，此次練軍，應即改演洋操，以勤訓練，而期得力。當經奴才等與兩江督臣劉

坤一往返晤商，意見相同，並請飭撥洋教習數名前來，訓教兩防兵丁，俾得陳成勁旅，以期無負我皇上整軍經武之至意。

惟查江寧未入練軍底營存兵共五百三十四名，京口未入練軍底營存兵四百七十二名，仍按每年春秋二季開操，循照洋操格式，一體操練。其砲手匠役步甲養育兵四項錢糧缺分，江寧共八百六十二名，京口共五百七十九名，向未入操，逐日齊集各管牛錄，習學洋操，進退步伐，以備補缺歸伍，操演技術，漸臻熟習。

所有江寧京口兩防練軍悉照西法，改爲洋操，教演精熟，俾資得力。暨存營兵數，陳明緣由，理合會同兩江督臣劉坤一，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摺係奴才豐紳主稿，合併陳明，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奉硃批該部知道欽此。

### 安徽試用直隸州州同郭申綬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安徽試用直隸州州同郭申綬跪奏，爲遵旨上書，敷陳管見，呈請代奏，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伏讀上諭，令大小臣工各抒讜論，以備採擇等因，欽此。臣跪誦之下，感奮莫名。皇上宵旰憂勤，孜孜求治，臣等具有心知血性，凡一知半解，即當上貢朝廷。

竊維富強之圖，相需爲用。議者謂富而後能強，臣愚以爲強即可以致富。楚若敖筭路以啟山林，衛文公競教而興國，故不患貧且弱也，而患因循，患散漫。觀西人之所以競勝五洲爲富強之國者，言財言兵，舉國必聯爲一氣。雖曰堅忍勇往，百折不回，猶必萬衆一心，首尾相應。故外人謂中國二十一行省爲二十一小國，敢於輕視，敢侮者，散漫故也。今皇上洞見斯弊，明降諭旨，舉行商務，合天下而圖之，脈絡貫通，轉移必速。而於致強之道，則責令變武科，行民團，以一天下之耳目。萃天下之人才，胥出於敵愾之途，宜若可以聯爲一氣。然而猶未也。自來督撫疆域攸分，皆有各私其兵與財之見。西人則不然。陸提督主全國之陸軍，水提督主全國之水軍，呼吸靈通，

指臂相效，故其決大勝負，一號召而集傾國之師。中國則不然。各省自爲風氣，尋常絕不相通，臨事遣行，率多推委遲滯。又此省之將，與彼省之將未相知；此省之兵，與彼省之兵未相習。強爲組合，猜忌迭生，何以臨敵？故兵法之教，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倉卒奔赴，安知地形？主客攸分，何從服習？臣竊謂皇上今秋講武，宜預徵天下之兵會於天津，除四川、新疆、雲貴、廣西去京較遠，不通輪船，奔走維艱，今歲調遣難集，暫不徵發，其各省營伍悉令以一半留防，一半酌遣來京，合陣操演。一則將領藉知地形，一則士卒藉資服習，一則各督撫平日治兵能否，難逃聖鑒，必更切實講求。而且皇上親出臨戎，各國觀聽所仰，軍容整盛，亦足以內消狡謀。昔漢武巡邊，勒兵十八萬騎，唐宗講武，徵兵四十萬人，載在史冊，猶有餘烈。皇上秋獵大閱，僅此畿近之兵，亦未足以威戒夸敵。今方議變武科，開新學，儲將才，草茅之士，見皇上右武，實力舉行，豪傑英賢，必踴躍奔赴，不待戰勝克敵，已隱有不可犯之概矣。

抑臣更有請者，督撫轄有兼圻，每歲必令巡撫合兵共操一次，互考得失，和衷講求，以破除各省各私其兵之見。州縣官整飭捕務，舉辦民團，亦當具知兵之才，方於地方有益。到省之初，宜令督撫發策考試甄別，陞遷提補，必帶有知兵考語。昔胡林翼謂兵爲儒學之至精，非僅當責之武人也。至於教習將領，宜博採前代戰事及我朝用兵制勝之道，譯泰西各國最精之說，輯爲專書頒行，俾武臣肄習。偏裨以下，必逐日操演，某日演某器，某日列某陣，器如何運用爲得力，陣如何布置爲最精，用之平原曠野，宜如何變化，用之依山阻水，宜如何策應，將令日與士卒講習，列爲日報，以一紙付報館，俾報館評論，共見共聞，爭相勸勉，即可爲民團規仿，以一紙上之督撫考覈虛實。如三月之久，不能創一新意者，罰，擅報者，斬，異能者，加獎。實心實力，行之三年，有不兵力日強，弭外患而消窺伺者，請治臣妄言欺誕之罪。至兵政既精，可戰可守，各國自然折服，乃能漸次收回利權，富強之基，庶幾在是。

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乞伏皇上聖鑒。謹奏。

翰林院庶吉士周渤呈(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翰林院庶吉士周渤，爲遵旨上書，恭摺呈請代奏，仰祈聖鑒事。竊維國之強弱視乎兵，兵之強弱存乎練。自召募之法行，而游手無籍之徒皆充軍實屯聚，仰給日以不資，皇上奮然改圖，屢降諭旨，飭各省督撫舉行團練以濟兵力之窮。昨復允戶部侍郎張蔭桓奏，飭各省督撫於團練一事，刻日舉行，以爲民兵根本。仰見皇上日登圖強，整軍經武之至意。願臣猶殷殷焉欲有所陳請者，竊以爲團結而練，似聚而實散，權輕而責分，事紛而效緩。不如改爲抽練，爲按地籍兵之法，徵之於團而集之於縣，爲無流弊而有實用。

今擬每省大縣抽練五百人，中縣三百，小縣二百，計一團之內，大者不過十數人，小者才數人耳。其兵丁須給口糧，每月定以足銀三兩，卽由各本地方月捐籌給。除世家巨富，勸其竭力倡捐，量予獎敘外，擬於各富戶中酌爲三等，分別輸助。大約家貲二萬金以上者爲上戶，月捐錢二千文，萬金以上者爲中戶，月捐錢一千文，五千金以上者爲下戶，月捐錢五百文。其餘貲及二千金以上與夫能滿千金者，亦須按戶酌捐，總以月定二百文一百文爲率，商賈亦如之。分之所取無多，合之卽成鉅款，較之團練所費尙能相當而較有把握。其徵收應不假胥役之手，擇公正紳董按月催取彙繳州縣支發，每月造具清冊，務使涓滴歸公。兵丁一由各本地方紳董挑選精壯十六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造冊送縣編爲兵籍。有常數而無常人，總期一兵得一兵之用。無事時仍許輪排假歸，以三日爲度。年及五十者除籍，仍於各本地方選充。庶於整率之中，曲示體恤之意。凡有血氣，誰不樂從。惟是民兵旣集，將領尤貴得人，責之紳耆，諸多窒礙。今擬統之府縣，略師唐制，府兵之意，而以知府爲總統，一府之兵隸之，知縣爲分統，一縣之兵隸之。督撫但觀其成，紳耆力助其餉，互相協濟，以壯其猷。但州縣爲親民之官，頗多繁劇，益以軍事，竊恐顧此失彼。茲擬另設副分統一員，以分州縣之勞，且一旦有變，不免徵調，守土者勢難遠征，則以副分統領兵以出。其人亦宜酌給薪水，擬請將各州縣營汛員缺裁汰，以資挹注。如才堪軍旅，可與有爲

者，許由各州縣稟留改充副分統，否者罷去。至於知府實在率屬，所以總州縣之成，今既以領府兵，即宜加以統領字樣，以示優異，而資鎮壓。其一切刑名錢穀事件，郡守概不與聞，庶幾事歸畫一，得以隨時巡閱。設有緊急，兼能就地調遣，出爲應援。

夫兵不在多，在於精；兵之精與不精，視乎訓練。養不教之兵，是謂棄財；驅不教之兵以與人敵，是謂棄民。今擬一仿營制，槍砲體操皆令隨時演習，務須整齊步武，賞罰嚴明，一以軍令行之。惟應用軍械，事經創始，爲費頗鉅，應由各督撫籌辦，或由各營量爲撥付。其抽練各兵，尤宜予以出身，以昭激勸。擬略採廣東學臣張百熙所陳團練與武科相輔而行之意，凡隸籍民兵者，許由各州縣咨送考試，功名所在，尤所爭趨。至於一律舉行，悉嫻訓練，各府州縣率皆扼有重兵，則額兵防勇，自可藉民兵之力，漸次裁撤，以節其費。即將額餉仍留各原省，以備歲歉免捐，及不時調發之用。蓋歲歉則民力不及，何堪累以月捐，調發則在地額兵，仍當選丁充數，以爲後圖。其行軍餉需，自宜動用公款，不歸地方籌撥。事已兵歸，仍將新舊所集分別遣散，祇存原額。似此變通辦理，果實力奉行，靖內攘外，將於是乎在焉。

仰臣更有請者，各府州縣向不領兵，其舊發有爲，才兼文武者，固不乏人，其苟且因循，茸闕不職者，亦正不少。應請飭各督撫嚴行甄別，出具知兵考語。知府爲一府之總統，朝廷倚爲緩急，責任甚重，尤宜遴選將才，應請破除成例，果博通時務，謀勇俱長者，外而道員，內而三四品京卿，許各督撫保奏，由皇上特簡，庶不限於資敘，有能者各得效其所長，必久於其任。向來各府州縣，恆苦遷調，往往欲有所爲，未見成功而去。今既兼領民兵，尤宜一洗積習，久道化成，理固然也。夫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三代不相沿襲，勢不同也。

今外患方深，內憂潛起，湖廣、貴州、四川、兩廣，以及沿江各省，率多伏莽，一旦烏合，則起事之慮，州縣立陷。何者？無兵以鎮之也。今粵西已見告矣，湖廣、貴州、廣東，勢誠岌岌，正宜及時防範，以免蔓延，至於不可收拾。擬請皇上明降諭旨，飭各督撫一面體察情形，訓練成軍，即資民兵爲守衛。一面密拿在地會匪，治以重典，使之共懷皇

威，不致相結爲亂，未雨綢繆，事豫則立，誠切要之圖也。

臣末學新進，自知愚陋，未足仰補高深，願念時局多艱，皇上日夜焦勞，博採自外生成，用將管見所及，不揣冒昧，披瀝上陳，未知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

兵部主事黃維翰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兵部主事臣黃維翰跪奏，爲條陳軍政以濟時艱，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國強者富，此今時地球諸國強弱之大較，而與古昔異勢而殊情也。今俄日虎視於美國，小如意，交深如德，亦莫不乘隙以繳利，增稅爲主國之權，而彼族梗阻之，甚至通商口岸，各國可以互市，而內地人民轉不許設火柴公司。如去年法人公法亦不合，而竟悍然相加者，殆窺我之度支絀，武備弛，不敢與之抗故也。夫國強，間者詔改武科設學堂，已握富於強之本，然竊謂訓兵士而遺官弁，未足以勛，非所以勵有功也。人不一其器，器不出於國，則有兵與無兵同，有器與無器同。帝陛下，明目達聰，邇言必察，以整軍經武爲先務，庶從善納諫之虛懷，用敢舉雷颺縷陳之。

一訓武職。自古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故欲練兵，必先選將。今武職大而特爲折衝禦侮之士也，使不知地形險塞之所在，奚足以置之前行。使不明兵法，應請旨飭下凡百武臣，舉凡水陸扼要之境，中外紀戰之書，以及測繪製造，皆宜如指掌，營陣變化，別具精心者，准督撫特疏保薦。其貪滑頑鈍，疎懶不堪教訓之揚，庶將吏因之生愧奮，較之武備學堂所成就者，當更大也。

一專舉劾。兵部者國家軍政之所寄也。提督總兵請旨簡放，副將參游以下歸督撫題授，乃某地險要，某員才相宜，某員不才不相宜，某職重大，某員賢宜此，某員尤賢不備宜此，部中不及知也。以爲苟合例足矣。八旗綠營人員，或論俸推陞，或卓異保薦，或降革開復，兵部考驗，帶領引見。其騎射中程者，註曰中平。其未中程者，或竟不能者，註曰平常。其槍砲中程者，註曰槍有準砲合式。其未中程者，或竟不能者，註曰槍砲俱「不」合式。部中未有准駁也，以爲此循例而已。夫以軍政所寄之地，乃有其名而無其實，西國兵部異是。國家設兵部之初意，亦不如此也。似宜令總核軍材賢者舉之，不肖者劾之，庶事權專一，朝廷收干城之材，而戎幕無濫竽之士矣。

一查軍械。古以弧矢威天下，自火器興，而弧矢失其利。西國製造日精，而所用則皆一律。英用馬德尼槍，來福大砲，德用毛瑟槍，克鹿卜鋼砲，美用林明敦槍，官廠舊式砲，法用格拉槍，羅乃爾阿布次純鋼砲，俄槍購之美，砲購之德，與中國來自外洋同。校邠廬抗議有曰：能造能修能用，則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則仍人之利器也。竊查各省機器廠局，漢陽能製快槍，四川能製馬梯尼槍，大砲亦擬次第仿造。似宜諭令各省將軍督撫，核議各營軍械，就中國局廠能製造者，擇其一而精用之。器同則手法同，無生疏錯亂之患。器同則藥彈同，無混淆柄鑿之虞。庶幾練萬衆如練一人，而快槍利砲，皆得盡攻堅破敵之用矣。

抑臣更有請者。軍政之修明，視朝廷之賞罰。書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此古今之通義，而中外無異同也。甲午遼東之役，衛汝貴等不戰而潰，辱國喪師，夷禍從此日亟。衛汝貴雖正典刑，而葉志超、黃仕林等，猶稽顯戮，未足寒悞國奸臣之膽，而作薄海臣民之氣也。方今外患迭起，應付甚難，誠令將士皆知兵，專閫皆得人，利器皆獲用，朝廷復以不次之擢，不測之威，鼓舞而鞭策之，庶遠夷聞之心折氣沮，梗阻不敢逞，要奪不敢肆，專利之見不敢存，則疆圉日固，而國亦富矣。

臣爲整頓武備起見，管窺所及，不敢緘默，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禮部主事史悠瑞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

禮部主事臣史悠瑞跪奏，爲請整頓水陸軍制，兼設醫之策，其要先在練兵。故泰西各國，大國戰艦不下數千號，小械尤利，故能雄視海內，與中國抗衡。中國則一營名爲五百，不肖武員飽入私橐，故武員有得一缺，不如帶一營之說。平及半日，操演即畢，殊負朝廷委任之重。擬請飭下各督撫，實中恐難自贖，似宜厚其俸銀，所向有功，即有不次之超擢。賞外，宜用泰西之車輪礮及中國之抬槍，並加訓練。抬槍與車陸軍既精，防海尤關緊要。昔年創辦海軍，亦竭十餘載之承其事者，半皆侵吞鉅款。而外洋之售與中國者，其機器得故水戰之策，以大攻大，不如以小攻大。宜多造小戰船，即而下，其礮準不易全中，我軍之自下而攻，其輪必致毀損。水易得力，業經奉旨飭直督聯絡漁團，恐疆臣勤始怠終，日久辦，與水師相輔而行，實於海防大有裨益。

再泰西醫院，其外治之法，較中國爲精。通國各軍設總醫官，馬醫諸名目，行軍實不能偏廢。宜及時仿照辦理，則所循雖成，敗利鈍非所逆料，而轉弱爲強之機，將有蒸蒸日上。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貴州舉人胡東昌片（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再除弊端以輔新政，尤須籌鉅款以裕國用。今日百度維新，庫款支絀，辦昭信股票尙不及三千萬兩，而天下拂然籌款，必使民樂輸，然後朝廷無憾。中國地大物博，苟得一理財之人，萬萬銀兩不過數月，便可雲集。今在下者實有其人，若假以大權，其效立見。又中外交涉稍有不和，便尋干戈，若非兵精將良，足以勝之，諸事皆受制於人。今日惟有練兵，可以自強。夫練兵必先選將，請皇上詔天下文武各官，以及士民人等，如有能統籌全局，或獨當一面者，各舉以聞。調集京師考試，若名實相符者，畀以總督之職。巡撫總核吏治，總督專管練兵。若有功罪，皇上明正賞罰，則人人知奮，天下之治安不難。

目今練兵事急，賞罰宜嚴。如葉志超諸人，宜卽行誅，以昭炯戒。使天下諸將，知皇上意之所在，戰敗者無可倖逃，則臨陣自不敢退縮。否則泄泄沓沓，一經戰事，便蹈覆轍。且天下人皆曰：使國家喪師割地賠款者，皆葉志超諸人也。如此不誅，何以服人心。

愚昧之見，是否有當，合併附陳聖鑒。謹呈。

戶部員外郎恩裕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

戶部貴州司員外郎奴才恩裕跪奏，爲請飭內外漢文武臣工，練習兵法，以儲將材，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伏以強鄰環伺，時局艱難，舍致富無以立自強之本，舍自強亦無以操致富之權。儒任將不知兵，兵不知練，雖令致富多術，一經外人撓阻，從之則利權盡失，不從則兵釐必開，欲求上裕國計，下便民生，其所得乎。惟是武備之修，儲將爲先，練兵次之，儲宗室旗僕之將材爲先，滿員次之。蓋宗室旗僕乃國家之根本，根本孔固，則枝葉乃蕃。我朝開創之初，其時王公貝勒，以及滿蒙大臣，類足以折衝萬里，用能戰無不勝，攻無不取，削平海內，永固皇

基億萬斯年，方興未艾。嗣因承平日久，逸豫成風，文則時文括帖爲長，武則以弓馬粗材爲藝。人材不出，職此之由。至於今日，而將材之消乏爲己甚矣。謹以近事徵之，法越之戰，法人之所以屈意請和者，徒以當其時，尙有彭玉麟、左宗棠諸名將在故也。日韓之役，我軍所以屢次潰退不可收拾者，非由兵勇之不能戰，實由將領之不敢一往直前也。以此論之，則儲將較之練兵尤爲緊要，而不容緩圖矣。善乎故撫臣胡林翼之言曰：今日國威不振，卽愚民已生狎侮，何況莠民。當以練兵求才爲先務，如飢渴之於飲食，一日不食則飢，一日不講武則死。所望有兵事兵柄者，屏棄萬緣，專意武事，日夜懸一死字於臥榻之旁，知此身之必死，則於此求生，或有生機。其言沉痛，最足振聵發蒙。奴才愚以爲今日時局之艱危如此，自我皇上以至中外大小臣工，均宜以兵事日夜淬勵，搏精一志，不能不止。庶足以雪國恥，而靖戎心。而絜領提綱，尤全在皇上有以薰勸之，提振之，方足以作其頹廢之氣，勵其忠勇之心。其術維何，則在講求兵法，以此爲大小臣工黜陟之準的而已矣。

擬請特旨諭令領侍衛內大臣、鑾儀衛大臣以及八旗都統、前鋒護軍步軍各統領，均飭令所屬侍衛員弁一體學習兵法。遇有應升缺出，卽以此考驗拔補，如一時不得其人，懸缺以待。如其缺分緊要，亦可暫行派員署理，不准遷就請補，致等濫等。軍政保薦卓異，尤宜權衡於此。其各部院各衙門所屬文職各官，每屆京察年分，不論滿漢，非兼知兵法者，不准保列一等。凡該管大臣所保文武卓異一等人員，並請皇上親加考試，令其對策殿廷，問以所學兵法，如所對十不及五者，卽將原保大臣嚴加處分，以爲濫保不實者戒。蓋各員於其職分之稱否，尙待試之以事而後知，至於兵法之習不習，則無不可一試而見，此尤可爲察吏觀人之一法。並請仿照文場嚴搜懷挾，而以王公大臣監視之。誠以今日之侍衛參領等官，卽異日之將軍都統也。今日之編檢郎官，卽異日之總督巡撫也。不於其進身之始嚴加甄拔，一旦身膺重寄，安望展布裕如，以爲我國家柱石之選哉。至於宗室王公年少者，頗多誠能，於召見之時，勉以勤學兵法，並不時考驗，其能者益知自奮，不能者亦必知自愧。旣奮且愧，用以講求兵法，何難之有。若王公大臣毫不知兵，一旦疆場有事，朝廷命將出師，果誰克勝厥任者，撻伐無人，大

局何堪設想，言念及此，可不爲之寒心哉。卽如近日各旗營及神機營等軍，欽奉特旨，勤加訓練，而管理王公大臣，若先不知兵法爲何事，欲其訓練有方，緩急足恃，不可得矣。是故欲得精兵，全資良將，古人謂學劍法爲一人敵，學兵法爲萬人敵，誠不誣也。

方今士大夫，惟以趨承應對爲務，坐令我滿洲克勤克儉武勇真擊之氣，日卽消磨，此國勢之所以積弱也。於此而圖振奮，全在皇上明示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則人材之奮起，有不待督迫而自興者。更請我皇上躬先倡率，諭令中外大臣，保薦通曉兵學者數人，令其將兵書進講，如說書之法。皇上幾餘之暇，坐而聽之，習之既久，則聖謨廣運，以之考課臣下，定其優劣，行其賞罰，人知自奮矣。其外任滿員，文則藩臬道府州縣各官，武則副將參游都守各官，並令該管督撫提鎮，出具切實考語，如其不知兵法，均不得列入卓異，其濫保之處分，與在京大臣同。在漢員雖不能如滿洲之人人知兵，亦當於大計時，註明習兵法，不習兵法字樣。其不習兵法者，文職內不得入樞府，外不得膺疆寄。武職不得升任提鎮，以示限制。合中外文武大小各官，萃天下人之心思材力，以求專精致志於兵事。雖其人之天資高下不同，所詣淺深或未能一律，而要其於東伍演陣之事，分數形名之學，不至茫然無知，一旦緩急需才，斯折衝禦侮之選，勝任有人，不致臨事張皇，環顧諸臣，有無可委任之歎，隱以戢外人覬覦之心，顯以作中原武勇之氣，自強之道，孰先于此。

至所學兵法，不必求多，求奇，學其精微者，則孫武子十三篇足矣。學其平實者，則明戚繼光紀效新書，練兵實紀二書足矣。按此二書，語意淺顯，兵丁卽可誦習，尤於武人相宜。皇上考試各官，亦請以孫、戚諸書爲準，庶幾簡易可從，皆能學至。西洋各種兵書，行之中國者，鮮有善本，此從前譯書者之陋也。並請皇上特飭出使大臣，廣購各國兵書善本，全爲譯出，不許摘要，致涉簡略，亦可藉資考證。要當以中國之書爲主，洋人之書爲輔。蓋洋人兵學，類皆粗迹，其於運用神奇之妙，不逮於我者甚大，未可以彼抑此也。我今所以不及洋人者，其病痛只在不學耳，如舉我之漢滿文武，一齊努力，以學習兵法爲事，何難駕洋人而上之哉。

至於航海水戰之法，實英人之專長，應請一併令其詳譯刊本行世，則我之水師，亦可漸次講求，與彼抗衡矣。所有練習兵法，以儲將材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雲貴總督崧蕃等摺（軍機）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

崧蕃、裕祥跪奏，為滇省各防營兵勇遵旨改練洋操，謹將辦理情形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臣等於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本年五月初一日奉上諭：戶部兵部會奏遵議御史曾宗彥奏請精練陸軍，改為洋操一摺，今日時勢，練兵為第一大政，練洋操尤為練兵第一要著。惟須選教習以勤訓練，嚴飭力以籌軍實，營規口號均須一律。各直省督撫統限六箇月內將併餉練隊及分紮處所妥議覆奏。至軍械槍砲，應飭各省機器局酌定快鎗快砲格式及槍子砲彈分量造法，互相討論，精益求精，以期利用，並著一體妥速籌辦等因。欽此。

臣等查雲南防軍積弊頗深，自臣崧蕃到任後，嚴行通飭，並將缺額之管帶雷家春等分別奏參革職。懲辦以後，營哨各官均尚能知整頓。嗣因奉旨飭令添建武備學堂，復查學堂之設，事屬創始，難期速效，不若將滇省多防兵勇，先行改練洋操，以期遇事有用。業於覆奏添設武備學堂摺內陳明在案。茲奉前因，臣等隨即留心遴選。查有現署雲貴督標中軍副將兼帶綏靖選鋒營管帶蘇掄元，籍隸江南，於洋操事宜頗有心得，遂令會商省防各營管帶，將省城所有防軍查照洋操取其有用者，一律認真操演，每月大操九次，總以嚴密隊伍，整齊槍械，精工施放有準為率。無事在營，則令端演架式，較練步伐。月終仍由臣等會閱一次，分別賞罰，以昭勸懲。其南防勇營，飭署臨元鎮總兵高德元，西防勇營，飭騰越鎮總兵張松林，會同分統劉萬勝等即在蒙自、騰越二處，各調附近兩營先行如法操練。練有成效，再將沿邊各營掉換操防。周而復始，期成勁旅。並前督臣劉長佑所擬訓兵六則，頒發通省各營，由該管帶等口講指畫，務令兵勇咸知。忠君親上有勇知方，仍一面咨會北洋大臣，查取新

速陸軍洋操章程，討論講求，折衷一是。如果必須教習，屆時再當酌量咨取。惟漢省地居邊瘠，近來各省協餉，又多已停解。此次添練洋操，實無力加餉。擬於平日操練時，酌核給獎。將來如有調遣開隊之事，再行按照洋操章程，加給口糧，以示體恤。

至漢省機器局匠役，內有由江南雇募來者，所造槍子砲彈均係較準分兩，按照洋式製造。嗣因抬槍能於致遠，開花砲可以攻堅，臣等已飭該局將此兩項多造，以備防邊之用。應再嚴飭該局員督同各匠役等，將添製各槍砲子彈務須精益求精，以期利用。

除分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暨戶部查照外，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奉硃批該衙門知道，欽此。

### 湖北試用知縣盧紹植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

湖北試用知縣盧紹植跪奏，為擬具練兵事宜八條，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恭讀迭次諭旨，准令天下臣民上書條陳時政，由都察院代遞，仰見我皇上虛衷採納，實力振興。若徒瀆陳細故，而不舉其最要且急者，以應聖詔，甚非所以副維新之盛也。臣維自古言治術者，皆主先富而後強，而今則必能強而後能富。蓋強則國體可振，利權亦可漸收，否則兵力不足以相勝，而挾制凌奪之事，在所不免。以今日兵力之疲，誠不足抗衡強敵，然自知不逮，而合天下之全力，以專注於練兵之一事，寬以十年，行且材武輩出，虓虎如林，而兵有不可勝用者矣。近見諸大臣，如剛毅、張蔭桓等，先後奏請開辦團練民兵，均奉旨飭行。在皇上亦深以此為轉移之妙用，自立之根基，而悠悠者，或以為騷擾難行。夫使今日而可安坐以治，豈不甚願，無如強寇在門，而猶狃因循之積習，忘整備之要圖。不幸有事，將拱手以聽其所為乎？抑召募烏合以僥倖一試乎？雖有智者，不知所為計矣。臣愚以為凡事非習不精，況兵凶戰危，尤非不習者所能取效。周制兵民合一，故其後管仲一作令而齊霸，文公一大蒐而晉昌。

民間習此已久，一旦使之効命赴敵，自然有雄心而無懼色。我朝以旗兵定天下，康乾以前，東征西討，功名出自禁旅爲多。及嘉慶平教匪，始有鄉勇之名，咸同勦粵寇，始重團練之法。距今二三十年，規模器械，大略猶有存者。及今舉辦，祇可謂之切實整頓，不得謂之變法。卽以西法而論，泰西各國，當無事時，無日不以增兵製械爲務，無人不以當兵爲榮。其兵則有預備後備名目，倉猝開戰，可調兵百數十萬不等。德與日本之興，大抵由此。言變法者，奈何徒襲其皮毛，而不深維其本計乎？臣讀書識短，而愛國心長。當此時事多艱，變法伊始，伏願再申前詔，於開辦民兵一事，期以必成，限以速成，轉弱爲強，在此一舉。謹就愚慮所及，擬具練兵事宜八條，請爲我皇上詳晰陳之。

一練正兵以繫根本也。京師爲各省根本，省會又爲郡縣根本，現經奏定，仿照西法於旗兵抽練萬人。其在外駐防各營，亦請飭下將軍都統，照此抽練，八旗爲國家心膂，又各原有養贖錢糧，其養之也，添費無多，其用之也，親切可恃。故臣以精練旗兵爲第一要義。槍礮固宜嫻熟，卽刀矛雜技亦不可偏廢。槍礮以師敵之長，技藝以用我之長。至各省制兵，原額有多至五六萬者，有不及萬者，擬請一律改練，多者以萬爲額，少則五千。大約裁三兵留三兵，而併兩兵餉一兵，餉項既厚，操練自專。其舊營中員弁，有樸勇明幹者，兵有精壯可用者，由督撫認真簡核，移入新營。此軍專駐省會，以便不時督練，及查看有無缺額情弊。一俟新軍練成，卽將舊營裁撤。又俟民兵練成，併將分汛各營裁撤。將來鐵路大通，各處之兵，可調作一處之用，但患其不精，不患其不多也。

一民兵宜分縣辦理也。民兵與團練不同，團練分鄉分段，無統率無紀律，畸零散漫，見敵卽逃，團練之弊，大抵如此。民兵則一縣統歸一處，又先擇人管帶，一切束以軍法，與練正兵略同。其所以分縣者，一則責令就地籌款，一則不離鄉井，不廢本業，口糧較可從薄耳。擬請大縣歲練五百人，中縣三百，小縣一百，各分作三班教練。除去正臘及農忙一月，下餘九個月，以三個月練成一班，以十之四練槍礮，十之六練刀矛雜技，練熟散歸。嗣後每屆三個月換班之期，則調前練各班會操一次，以期聯絡，而免生疎。至年終停練時，酌留人數，以爲守護營械，及

彈壓地方之用。似此更番教練，計大縣三歲，可得兵千有五百，中縣九百，小縣三百，合天下郡縣計之，有增兵至百餘萬者。人人習武，處處有兵，敵知其有備也，無事不敢啓釁，有事不敢闖入，正所以保全和局耳。且近來戲弄歸里，盜劫時聞，有此兵練，則匪徒不敢竊發，而安分者，又可招使爲兵，稍籌安插。此尤消患未然，一舉兩得之道。

一當兵宜定年限也。西法選兵，必取體氣結實，年力盛強，今請仿此意，凡民年二十以下編籍爲兵，初次駐營教練三月，練成散歸，每間三個月調操一次。凡三年爲備戰兵，有事奉調卽行，其遲誤者罪之；又三年爲次備兵，半年調操一次；又三年爲後備兵，一年調操一次。遇有戰事，則前軍既出，後軍續成。凡當兵九年除籍。

一管帶宜稍予以權也。練兵必先求將，而後兵有約束，事無流弊。然賞罰不能自由，欲其能約束也難矣。擬請凡派管帶由本地公舉一公正明幹能曉軍務紳士，或軍營立功回籍人員爲總辦，又選廉正不苟者數人副之。由縣詳請本道分別札委。總辦專司教練，凡營內犯規責革等事，聽其自主；副辦專司籌發餉項製械等事，以專責成，而杜欺弊。兵將務期相習，管帶不輕更換，如果卓有成效，或能自出新意，制備利械，准由本道詳請督撫量予保獎，以冀將才輩出，爲他日任使之地。從前勦平粵寇，湖南名將如羅澤南、李續賓、王鑫等，皆從故大學士曾國藩練團帶勇而出，其明驗也。

一地方官宜隨時校閱賞罰，以資鼓勵也。定制地方各有專汛，文官不與兵事。今既擬請裁汛，則地方兵政，應卽由文官主持，擬請每屆三月換班之期，由本縣親往查點一次，年終由本府自備夫馬馳往點驗，均分別賞罰，詳報上司立案。三年由本道調集所轄會操一次，除管帶准擇尤保獎外，其餘弁兵，果有勇技出色，或酌獎功牌銀錢，或另精選一營，以備征調。事竣各道詳報督撫，共練兵數若干，制成軍械若干，奏咨兵部立案。如此則官不至以閒曠自廢，民不敢以怠玩相嘗。且會操之時，互相觀磨，卽以互相聯絡，將來可收同仇敵愾之效。再近議合營制武科爲一，可否併令民兵一體興試，使人人以得名爲望，則操練自益加勤奮矣。

一軍械火藥宜設局自造也。外洋槍砲，固行軍利器，然一概外購，漏卮實多，子藥亦有時不能合用。除鄂、滬



已設局自造外，  
合用火器。此次  
器爭出，尤足裨

一民兵宜  
軍械等件，由官

一練費宜

辦理團費大約

由滋也。臣不敢

川養二百人，計

蓋有常款接濟

上產貨釐。若此

加點者無可際

較爲經久可行

以上八條

自然日起有功

臣爲維持

兵部候

再今日彙

皮校變法

歷年請旨，必催仍復遷延弗理。現當刪減則例之際，亟應登記實數，以備查考。應請飭下各省，速將近二三年兵勇數目，分省兵爲一表，練軍防勇爲一表。按季分層，按營排列，以營爲經，以季爲緯，添募裁併，詳註日期數目，則每營前後多寡之數，以直覽而知之。每季裁減存留之數，以橫覽而得之。並將管帶銜名，駐紮處所，詳列表，中隨勦調防，逐一記註。至應裁而尚未屆期者，亦必確切聲明，以備將來覈計。所報臣部之數，必與報戶部支餉之數相符。否即以浮冒論，芻蕘之見，儻荷聖明採擇，應令各省於文到後，迅速報部，以憑辦理。如此則籌例足以徵實，而缺額空糧之弊亦易訪查。此後續有裁改添併，次第排列，臣部隨時彙集各省兵勇數目，繕爲總表，可以垂爲實錄矣。謹附片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山東巡撫張汝梅摺(宮)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

頭品頂戴山東巡撫臣張汝梅跪奏，爲覆陳東省辦理保甲團練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恭讀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上諭，張蔭桓奏請飭實行團練一摺，據稱近來臣工屢有仿西法練民兵之請，若各省實行團練，卽以民團爲民兵，徐定更番替換之法，較之遺練民兵爲有把握等語。辦理團練既可輔兵力之不足，亦卽爲舉辦民兵根本，實爲目前切要之圖。著各省督撫按照張蔭桓所奏，一律切實籌辦覆奏等因。欽此。又於七月二十四日接准部咨內開，欽奉上諭，近因各省裁汰營勇，保衛地方，全在嚴查保甲，以輔兵力之不足，各督撫務當嚴飭地方官，於保甲一事，實力舉行，以期民情固結，奸宄無從匿跡等因。欽此。跪聆之下，仰見聖主綏靖閭閻，寓兵於農之至意。

臣維保甲團練，本相爲表裏，保甲則稽查戶口，以別其爲莠爲良，團練則聯絡村莊，以明其相援相助，戢暴安民之法，誠莫善於此者。東省盜風素熾，伏莽尙多，雖經州縣防營，隨時拏獲懲辦，總未能淨絕根株。臣於本年春間，嚴飭通省各屬，並妥議章程，委員分赴各府直隸州，會同牧令，先行清查戶口，編造牌甲。一面勸諭紳民，曉

以利害認真舉行團練。而民間深知盜賊之患，急於保衛身家，均皆踴躍奉行。四月間蘭山、費縣交界山中，突有匪徒嘯聚滋事，又於六月間河南虞城縣與東境單縣接壤一帶，因梟匪童振青豎旗謀叛，疊經管帶勇營總兵林志魁會同地方文武督率民團分投剿捕，及時撲滅，未至蔓延。並將首夥擒獲多名，半由營縣之功，半由團練之力，曾經臣先後奏報在案。

近來曹兇等屬搶劫之案，較爲稀少，民團亦時有協獲賊盜，屢據該牧令稟報，均經臣批飭將出力團長賞給功牌頂戴，其受傷團丁從優酌發銀兩，以示體恤而昭激勸。是團練之法已著明效，益當力求實際，行之久遠，庶幾民盡知兵，既可輔兵力之不足，即可爲民兵之始基。惟當三時農忙，祇能聯絡成團，未及從容言練。古者講武必於農隙，擬俟禾稼登場之後，分飭選集丁壯，就團加練，演習刀矛槍砲陣式步伐，務使有勇知方，不特鄉閭捍衛有資，外匪無由伺隙，異日國家有事，可一呼而集民兵數十萬人。若使各省一律推行，洵足壯聲威而寒敵膽，是無養兵之需而有足兵之效也。臣復檄飭各州縣捐廉優加民壯工食，定期訓練，實力整頓，並發給軍火器械，以資操演巡防。現在體察各屬團練保甲，均能認真辦理，如查有始勤終怠，虛應故事之員，卽行嚴參，以示懲儆。除再行司通飭一體懍遵明諭，切實奉行，毋稍怠忽，以期仰慰宸廑，理合恭摺覆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知道了

貴州巡撫王毓藻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八日

頭品頂戴貴州巡撫臣王毓藻跪奏，爲遵旨改練洋操，擬先就省城三營試辦，並裁兵抵支餉項，恭摺仰祈聖鑒事。本年五月二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一日奉上諭：戶部兵部會奏，遵議御史曾宗彥奏請精練陸軍，改爲洋操，並將各省兵數餉數開單呈覽一摺。今日時勢，練兵爲第一大政，練洋操尤爲練兵第一要著。惟須選教習以勤訓練，核餉力以籌軍實。現在天津新建陸軍，江南自強軍，均係學習洋操。北省

勇隊著由新建陸軍酌撥營哨之舉成者，分往教練；南省則由自強軍酌撥，營規口號，均須一律。各直省將軍督撫統限六箇月內將併餉練隊，及分紮處所，妥議覆奏。至軍械槍砲，應飭各省機器局酌定快槍快砲格式，及槍子砲彈分量造法，互相討論，折衷一是，如式製造，精益求精，以期利用。並著一體妥速籌辦，毋得延宕等因。欽此。

我皇上整軍經武，力求自強，曷勝欽佩。竊臣迭次欽奉諭旨，節餉練兵，前改練軍五十一營，歸併爲三十六營，切實操演，內所節餉銀二萬四千餘兩，提加各兵月餉一萬六千五百餘兩，尙存八千餘兩，爲加賞操兵之費。於四月初四日奏准在案。今奉改練洋操之命，自應謹遵經理，當飭善後局司道悉心籌畫，茲據詳稱：黔中風氣未開，不必遽練多營，擬於三十六營練軍內，就駐省之撫標左右兩營，平遠一營試辦洋操。查洋操仿德國軍制，有步隊馬隊砲隊工程隊各名目，黔地跬步皆山，馳馬不便，練兵與行軍不同，馬隊輜重隊均可從緩。此外則朝夕訓練，不令一名空額，不准一日曠操。軍營陋習，擺脫盡淨，非從優體恤，不足以勵廉勤，請酌裁守兵加給薪餉等情前來。臣覆加查核，處此時勢，治軍必習洋操，洋操必須增餉，增餉必裁冗兵，此相因不易之理。黔省庫款既窘，協餉亦減，除裁兵別無挹注之計。曾與提臣羅孝連往返函商，酌裁制兵一千二百二十五名，餘銀一萬四千五百兩，並以前存之八千餘兩，共二萬二千五百餘兩，即以此加給三營九百八之月餉，及每歲衣履鋤鋤之用，而教習薪賞，尙不在此項餉內。雖議增餉數本不甚豐，較諸力置有餘之省分，未免相形見絀，而黔餉素薄，得此加給之款，亦可鼓舞軍心。俟操練漸熟，銀餉有著，徐圖推廣，期壯聲威。惟黔省無諳習洋操哨弁，容俟咨明兩江督臣劉坤一，於江南自強軍揀員來黔，充當教習，以開風氣，而成勁旅。

所有先就省城三營試練洋操，裁兵報支餉項緣由，恭摺馳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二日奉硃批該衙門知道。欽此。

貴州巡撫王毓藻片（首）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八日

再槍砲等項近來各省洋操及武試所用較往歲約增數百倍。若照從前舊例購自泰西價昂道遠轉運極難購之通商口岸洋行多以敗窳充數經手人任意中飽枉耗鉅款且恐臨事居奇我兵毫無所恃查上年大學士臣榮祿奏請各省擴充局廠切中機宜財力不齊豈能一律開辦惟湖北槍砲廠銅殼廠考校甚精近復擬添鑄子鋼無煙藥等廠力籌軍器肯竭心思第合十數省操練考試普用之件求備於一省此必不給之勢也請旨飭天津上海江寧廣東各局廠切實擴充製造以便分途取運神機營東三省直隸山西則於天津局購之江西安徽浙江蘇州則於滬寧局購之湖南陝甘雲貴則於湖北局購之廣西福建則於廣東局購之山東河南四川原有機器局者也各宜自鑄各供自用四川疆宇尤廣逼鄰西藏軍械必充多多益善而凡向未設局之處須購小件機器修理朽鏽添配洋火以應不時之需而紓各省局廠之力。

曠覽近日時局泰西所謂藥彈世界也中華之必須槍砲如木之有根如魚之有水得之則生不得則死總期中華之所製造足備中華之所取資決不可仰外洋鼻息授人以柄而已抑臣更有請者諭旨飭各省機器局酌定快槍快礮格式及槍子砲彈分量造法折衷一是等因各省自必敬遵辦理但浮偽者多樸實者少因差漁利防不勝防應令槍管礮身鑄某局某委員監造字樣以杜不精不實之弊其局員更替時由各督撫臣造職名清冊分四季咨部查考臣爲慎重軍需起見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另有旨

兩江總督劉坤一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

頭品頂戴兩江總督臣劉坤一跪奏爲江南各防軍一律改練洋操謹將籌議情形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於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旨上諭戶部兵部會奏遵議御史曾宗彥奏請精練陸軍改爲洋操並將各省兵數酌「數」開單呈覽一摺今日時勢練兵爲第一大政練洋操尤爲練兵第一要著惟

須選教習以勤訓課，覈餉力以籌軍實。現在天津新建陸軍，江南自強軍，均係學習洋操。北省勇隊，著由新建陸軍酌撥營哨之學成者分往教練。南省則由自強軍酌撥營規口號，均須一律。各直省將軍督撫統限六個月內將併餉練隊及分紮處所妥議覆奏。至軍械槍砲應飭各省機器局酌定快槍快礮格式，槍子彈分量造法，互相討論，折衷一是。如式製造，精益求精，以期利用。並著一體妥速籌辦，毋得宕延。餘依議。原摺均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又准部咨本年五月二十一日奉上諭：前據順天府府尹胡燏棻奏請精練陸軍，並神機營改用新法操演，出使大臣伍廷芳奏京營綠營參用西法各摺片，先後諭令軍機大臣會同神機營王大臣八旗都統妥議。茲據該王大臣等會同議奏，改練洋操爲練兵要著。各省綠練勇疊經諭令認真裁併，一律挑練。著各該將軍督撫歸入前次戶部兵部議覆御史曾宗彥請改練洋操摺內，一併迅速籌議，切實具奏。等因。欽此。仰見聖主整軍經武，力圖自強之至意，欽佩莫名。

伏查該御史原奏內稱：儘各省已有之餉，練各省洋操之兵。部臣覆奏內稱：既係就已有之餉，改練洋操，自可無庸另籌各等語。是當就原有餉項酌濟盈虛，未能因改習洋操另請加撥。此就餉力言之也。江南濱海沿江各防營駐紮處所曰吳淞，南洋門戶也；曰江陰，長江門戶也；曰鎮江，中權要地也；曰金陵，根本重區也；曰徐州，南北通衢也。星羅棋布，脈絡貫通，相地紮營，實爲必不可少。自上年裁勇節餉，一律改營爲旗，除新招之江勝營外，每旗勇丁二百餘名，統計五路防軍，不過一萬數千人，合計則尙有可觀，分紮則實無可再減。此就兵力言之也。欽奉諭旨，飭令一律改練洋操，自應就現有餉力兵力，查照各該原奏通盤籌畫，切實圖維，總期餉項不致爲難操防，可以兼顧爲第一要義。謹分列八條，敬爲我皇太后皇上詳陳之。

一各軍統練洋操也。查洋操手足靈捷，步伐整齊，紀律嚴而有法，槍砲熟而有準。自強軍已著成效，各軍自宜仿行。現擬將駐紮吳淞之盛字五旗，駐紮江陰之合字五旗，駐紮鎮江之江勝六營，新湘五旗，南字三旗，駐紮金陵之親軍七旗，護軍三旗，衛字三旗，共三十七營旗，一律改練洋操，由自強軍挑選排長前往教練。按照各該

營旗哨數，五哨者五人，三哨者三人。一切操法，統照自強軍章程，不得稍有歧異。務使規模日新，悉成勁旅。此軍與彼號令畫一，庶幾呼吸靈通。其自強軍調出排長各額缺，由該統領另行選充募補。至徐州地方遼闊，盜風素熾，原駐防軍皆係崎零分紮，或一哨，或數棚，皆有巡緝奸宄，保護教堂之責。調集合操，必滋貽誤。應與零星各隊伍及觀釐各練軍，統俟盛字等營旗練成後，再行抽調改練，以免疏虞。

一餉項酌量加增也。查北洋新建陸軍，正兵月餉，每名四兩五錢；江南自強軍，則每名八元，約合銀五兩六錢，均係按月發給足餉。各防軍勇丁，每名四兩二錢。又以近來餉原短絀，未能按月發足，歷經造銷有案。今既改習洋操，未免相形見絀。嚴其訓練，似須贍其口糧。前署督臣張之洞奏設自強軍，亦稱若照舊日餉章，必無肯應募者。今縱未能照自強軍之數，擬請按年略予加增，以示體恤，仍不逾照章應支之數。此係專指勇丁而言。其統領營哨等官薪水銀兩，仍照舊章辦理。

一操衣酌量製備也。言洋操者，莫不謂戎衣整潔，步驟敏肅；而衣袴操靴，皆係由官製給，全軍一律，自足以新士氣而壯軍容。各防軍餉數較少，衣服一切又須勇丁自備，參差蓋縷，其勢使然。今既改練洋操，此項似不可省。惟查自強軍定章，每營每年須數千元。若三十七營旗悉數比照辦理，爲數過鉅，不能不量予變通。擬請每名發給單操衣袴二套，草帽一頂，包巾一條，皮靴一雙，統計每年已需銀四萬餘兩，尚可設法挹注。

一薪餉亟宜統籌也。每哨由自強軍酌撥排長一名，充當教習，擬給月薪十四元。核計三十七營旗共需教習一百餘名，每年約需銀一萬四千兩。除將各防軍原有教習薪水抵支外，仍須籌銀一萬餘兩。各該勇丁又須酌加餉項，以及製備操衣等件，統計每年約共增支銀九萬餘兩。此項未准另行請撥，而各營旗又無騰出之款。惟查自強軍遣散洋將改派統領後，釐定各項每年約節省銀六萬兩，尚可撥用。然以盈抵絀，仍屬不敷。伏思自強軍餉章，排長每月十元，正兵八元，而天津新建陸軍步隊營頭目，每月五兩五錢，正兵四兩五錢；湖北護軍營練習洋操，親兵每月四兩五錢，正兵四兩二錢。惟江南自強軍兵丁餉數太優，難免各軍有所藉口，自應酌量

減少，以昭公允而資補苴。自強全軍原定二千八百六十八人，嗣以工程隊未經募練，改歸陸師學堂辦理。馬隊二營併爲一營，現係額設二千五百八十八人，擬請將排長向支十元者改爲六兩，正兵向支八元者改爲四兩，五錢，約計每年可節省銀三萬餘兩，卽以抵補各軍餉項之不足。如此一轉移間，於餉項毫無出入，而各軍洋操可以迅速舉行。如蒙恩准，再將自強軍改定薪餉各細章咨部立案備覈。

一軍械務宜一律也。練兵以備非常，非操演純熟，槍砲整齊，臨敵斷難制勝。江南購存槍械，以後膛九響毛瑟爲最多。此項槍枝尙稱精利，且子彈與大毛瑟相類，機器局均能仿造，源源接濟，操用最爲合宜。江南各防軍業經一律頒用。近來湖北、湖南、浙江先後咨請撥給，將來各省自可聯爲一氣。至各營所用砲位名目，鎊數難免參差，未敢多發快砲，良以快砲子彈購自外洋，存儲無幾，平時操習用子較多，不能不留備有事之用。今統練洋槍，擬酌量發給二三磅哈乞開司及阿摩士莊快砲，俾資兼習，並向洋商訂購德國六生特快砲數尊，一俟運到，卽行飭局仿造，以備分發。快砲便於拆卸，庶不致轉運爲難。仍一面飭令機器局講求新式新法，多造快槍快砲，俾免仰給于人，另行奏明辦理。其操練口號，白晝用旗，夜間用鐙，通飭各軍，不准稍有紊亂。

一圖籍亟宜講求也。外洋戎事之所以日強者，以其兵無不學，學無不精也。中國之兵，由於招募，大都不甚識字之人，以言兵法，則懵然不知；以言輿圖，則茫然不曉。將弁尙或不免，況兵丁乎？今旣統改洋操，雖不敢遽求精選，而行遠自邇，不能不植其根基。查自強軍新纂西法類編一書，分兵法、軍器、測繪、數學諸門，由淺入深，頗爲詳備。應分發各營旗，責成營哨官以時誦習，務期逐漸通曉，不得專委教習，致形隔闕。並咨取北洋所刊德國陸師操法入門，刷印萬數千本，徧給各勇丁閱看。此外如孫子十三篇、坤輿方圖、萬國輿圖、亞細亞東部輿圖、沿海八省口岸全圖，一體購印頒發，責成各該官長及文案等員不時緝閱，指示勇丁，以爲精進門徑。如各該營哨等官虛應故事，或不能勝任，卽行分別撤參。

一弊端嚴行禁革也。防營積習漸深，流弊百出。時艱孔亟，不能不改絃更張。此次統練洋操，係爲實事求是



起見，各該統領管帶自應加意整頓，振刷精神，上念朝廷講武之深心，下念勇丁習操之勤苦，一洗從前陋習，方爲不負委任。臣當隨時派員點驗，嚴密訪察。如有缺額剋扣等弊，一經查實，卽行從嚴參革，治以應得之罪，斷不稍存姑息。其有辦事勤奮，校練認真者，亦必奏請獎勵，以昭激勸。

一將領亟宜預儲也。練兵必先選將，中外理無二致。目下各營旗統領，要皆百戰之餘，一時之選。然不能不預爲儲備，俾免將來缺乏之虞。查江南陸師學堂，本爲教育將材而設。擬俟學生畢業後，酌發各營，一如自強軍差遣之例，增其閱歷，廣其見聞。才具出衆者，酌量授以營哨官之任。漸推漸廣，必有英才出乎其間。既爲學堂鼓舞之資，卽爲各軍久遠之計。庶幾維持不敝，精益求精。

以上八條，皆遵照部臣原議，察酌江南情形，就地設籌，不另請款，事事務求核實，不敢稍涉虛浮。合無仰懇天恩，俯賜照准，俾得早日舉辦，認真訓練，以收實效，而拓新規。

除將製造軍械與各省互相討論，另行具奏外，所有籌議江南防軍改練洋操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六日奉硃批：著照所請，該督卽認真舉辦，以收實效，毋得徒託空言。欽此。

兩江總督劉坤一片（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

再：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十日奉上諭：國家講求武備，非添設海軍，籌造兵輪，無以爲自強之計。福州船廠工匠機器，均足以資興造。惟所需款項較鉅，必須另籌的款，按年撥解。著各該將軍督撫遵照單開指撥數目，妥籌辦理。於十月內先行電奏。等因。欽此。並准鈔單內開：奉撥江蘇省銀二十五萬兩，出使經費三十萬兩，淮鹽督銷局十二萬兩，伏查江南供應繁億，費絀用宏。近年以來，庫藏如洗。自鹽貨各釐改徵抵借，餉源頓竭，益覺難以支持。艱窘情形，當荷聖明洞鑒。此項奉撥鉅款，實苦無可設籌。惟是整頓海軍，自造戰艦，



臣嘗閱歷戰事，紛而衡之，去敵較遠，震疊聲威，霹靂爭飛，全軍披靡，砲隊之利，靜如山重，動如潮湧，方圓整散，變化從心，步隊之利，遠偵旁哨，橫截包抄，所向空闊，與人成功，馬隊之利，自火器精而盾櫓失其蔽，城壁失其險，則地營溝塹之利著焉，工程隊不可以不備也。三軍易得一將難求，當此始基方立，練隊無多，尤須作育將才，以便推廣，則隨營武備學堂，亦不可不備。臣與司道再四籌商，擬請於現設防軍內挑步隊五旗，砲隊一旗，馬隊兩旗，添設工程隊一哨，成爲一軍，俾規模粗備，可以一意教練。自強新建各軍餉章，非力所及，茲酌略仿湖北洋操隊章程，分別添給官弁薪費，弁勇每名按月攤給衣褲戰靴銀八錢，火勇四錢，馬勇並每月加給馬乾銀六錢，餘均仍照坐糧章程支發，不准較自強新建各軍餉章大減，卽較湖北洋操隊及直隸武毅軍新章復有省節，並應照武毅軍章程隨營設一武備學堂，以儲將領教習之才，常年增薪費四千八百餘兩，合之挑練添設馬步砲工程隊八旗一哨增添之費，常年共增餉六萬六千六百餘兩。論現在陝省財力，勢不能於此數之外再有擴充，創現在規模，勢亦難於此數之中復議減少。查節餉裁兵案內，陝省上年截省銀七萬六千餘兩，本年裁省銀三萬一千餘兩，共十萬七千餘兩，糧食悉不在內，以之抵支此項加餉，較之二十三年以前陝省歲支餉數，仍節省銀四萬餘兩，以本由陝省節出之餉，仍留爲陝省練兵之費，其事易舉，其力較紓，其軍可以速成，其效亦可以早著。緩急有需，征調立應，實於大局有裨。至分紮處所，擬由東而西，布於臨、渭、咸、醴、興、乾一帶團紮，平時兼顧操防，春秋訓練，集合操，距省非遙，較爲便捷。當由直隸湖北各軍商調馬步砲工程正副教習，先於隨營武備學堂教授，分旗訓練，務使營規口號一律，抑洋操所長，在於整齊畫一，槍砲有準，而技擊擅長，輕兵趨利，則又中國所長，今宜改練，師其所長，仍當以暇自肆，已長期於既盡，彼長，有時復得間用，已長以制其短，斯爲盡善。擬一併督飭兼

酌將詳細章程咨部外，所有就餉添隊改練洋操並添設工程隊隨營武備學堂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奉硃批該衙門知道欽此。

按此摺原用紙貼蓋，維時尚無外患，故練兵祇由舊章，欲因敵而爲用，必棄短而從長，禦侮之謀貴乎通變。今依未貼蓋原狀抄錄發表，以存真相。

安徽巡撫鄧華熙摺（電錄）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

頭品頂戴安徽巡撫臣鄧華熙跪奏，爲遵旨籌議併餉練隊，謹將辦理情形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接准戶部咨會議御史曾宗彥奏請精練陸軍改爲洋操一摺，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一日奉上諭：今日時勢練兵爲第一大政，練洋操尤爲練兵第一要著，惟須選教習以勤訓練，核餉力以籌軍實。現在天津新建陸軍，江南自強軍均係學習洋操，北省著由新建陸軍酌撥營哨之學成者分往教練，南省則由自強軍酌撥營規口號，均須一律，各直省將軍督撫統限六個月將併餉練隊分紮處所妥議覆奏，毋得宕延等因。欽此。鈔錄原奏，咨行到皖。臣維軍旅之事，精練爲先，欲求振弱爲強，尤宜取法乎善，自非拘守成格，總以裨益時艱。然部臣宏綜大綱，權衡政原，奏稱必總籌全局，統計餉需，最爲扼要之言，持重之見。各省各有全局，情勢不同，臣就安徽省兵力而方熟計兼權，皆處於不足之數。蓋制兵已再三裁減，挑練成軍者現存三千四百五十六名，應照上年奏案第三次再裁一成四百三十二名，留在本營者現存四千四十七名，亦應照上年奏案第三次再裁一成五百五名。防勇日迭次撤裁，當光緒二十二年尚存五千七百七十四名，又兩次裁汰二千七十三名，現存三千七百一名。通省六十州縣二千餘里之大，合計兵勇兩項僅有一萬餘名，分駐城汛要區，各有巡防專責，平時綿薄已極，遇事調遣爲難。部議按自強軍歲需銀數約計綠營三名、練洋操一名、勇營兩名、練洋操一名。就安徽省現存兵勇照此計數祇能練洋操四千數百名，必須緊紮合操，始能精勁。各州縣城池汛地大半空虛，深虞貽誤，滋多實未能

勉強邊辦且無論洋員薪俸之巨非皖省力所能任即如江南自強一軍管哨之學成者若南省各路諸軍同時酌撥亦虞分布不敷訓課不得其人仍屬有名無實而近來欽奉八月十一日懿旨現在交議各事以及修武備濬利源實係有關國計民生者亟當切實次第舉行又奉八月二十二日懿旨開利源修武備應如何因時制宜力求實效其各詳細奏陳各等因欽此仰見聖慈垂注實以整軍經武爲此時急務之先臣與司道熟商通盤策畫惟當酌量試辦振作軍心

查省城練軍現在裁存步隊砲隊一千六百名大都籍隸鳳穎等府材質強健訓練有年就此挑選一千名改習洋操可收事半功倍之益咨請兩江督臣飭由自強軍挑得該軍排長堪充步隊教習六人砲隊教習二人咨送來皖隨即參酌自強軍營制略爲變通議定以二千名分作四營各二百五十人計步隊三營名曰練軍定安中左右營砲隊一營名曰練軍定安砲營每營分爲三哨教習二人管帶一員哨官三弁副哨三名什長二十四名號鼓手四名正兵二百十三名運送兵六名照此挑取精壯重編入伍安徽餉章本薄現當銀賤物昂營兵糊口維艱自宜量加體恤應發月餉副哨各加銀一兩五錢什長各加銀一兩正兵號鼓手運送兵等各加銀七錢教習每月薪水銀十兩營哨員弁薪水均照舊章一概不加其書識伙夫等人及各兵肉食一項自強軍有開支者均刪除以期撙節該軍仍派記名提督韓大武爲統領分委副將傅永貴管帶中營副將徐恩祥管帶左營副將陳學書管帶右營遊擊張玉崑管帶砲營刻經挑足編定駐紮省城委員按名點查皆係年輕力壯飭令統領管帶督同教習按照自強軍練習德國操法逐日限時認真教練營規口號均歸一律差事概不委派俾司專力勤操所加餉項各於十月初一日起支並勸該統領等務將操演事宜虛衷講究破除成見舍短師長不得私役一兵知缺一額侵蝕一餉且須嚴束兵丁毋致犯規被斥以及託故告退私自潛逃重煩招募充糜餉而絲難精熟添委知府一員以時稽查監視放餉試操數月由臣調集校閱以觀效驗此現辦挑選練軍改習洋操之情形也

其餘練軍六百名，再選四百名，曰練軍副營。派委參將范洪傑管帶，與練軍裁存馬隊均歸韓大武統領，營制薪餉，仍照舊章，皆不加增，以示區別。遇有巡緝彈壓暨分撥冬防等事，與馬隊一體調派，俾資兼顧。仍有汰餘二百名，歸第三次應裁一成案內照章核發遣餉，裁撤歸農。至此所加月餉及教習委員薪水，每年約銀一萬餘兩，號衣袴鞋帽，自強軍章程，每兵各月攤銀圓二圓，就一千名計，每年二萬四千圓，折銀一萬七千餘兩，改由支應局按季製發，略可節省。然與常年添用子藥購置洋鼓號及磨擦槍砲沙油料物等項，每歲雜支銀項下，必須多用銀一萬餘兩，應擇要添購新利器械，尚不在內。又另摺奏陳設立武備學堂常年經費，約計亦不下一萬兩。現在修建工料之需，購辦圖籍儀器之價，至少又需銀一萬數千兩。安省庫款極絀，難以措籌，事關兵備要需，不得不設法挹注。查光緒二十二年奉派安徽攤還英法俄德本息銀二十九萬兩內，提撥支應局防餉裁節銀六萬兩，業經照解三年。此項防軍餉需所賴之淮北鹽課鹽釐，近年短解頗鉅，周轉甚艱。非惟裁節無餘，抑且入不敷出。擬請將湊還洋款之防餉裁節一款，全數留局，以充洋操加餉學堂經費，暨彌補支應局待支各用核實報銷。其四國還款由司庫另籌抵補，亦不致貽誤愆期。

至其餘裁存之練軍制兵防勇，熟察地方情形，實未可再行裁減。至改練洋操，此時堪充教習者無多，且加餉難籌，兵數未能多練，擬俟現練兵隊著有成效，再行推廣籌辦，以厚兵防。容當體察情形，隨時奏明辦理。

除咨戶部兵部查照外，所有遵旨籌辦併餉練隊緣由，謹繕摺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再，駐省練軍，上年臣親調閱操，因有汰隊，奏明每哨暫行留額五名，扣存糧餉，以充獎賞。現在重編各練營兵，皆精足，合併陳明，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奉硃批：該部知道。欽此。

## 八 農工商務

湖南巡撫陳寶箴片（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再通商口岸，能使各國互相牽制，以共保此地方，中國之人知此義者，大抵無多，必須明降諭旨，通飭各將軍督撫，出示明白曉諭，俾官紳士民，皆知爲奉旨通行各省之事，庶不致有疑沮緣耳目不習，則難免震驚聞見，常通則自消猜忌，卽如湖南地居偏僻，雖省城爲總匯之地，湘潭常德等處爲商賈聚集之區，而一見洋人羣相怪詫，聚觀常數千人，風氣未開，易惑難曉，故上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湘潭通商電詢，臣以爲宜稍從緩議，而岳州界連湖北，與漢口商埠相近，自開通商之信，商民亦多知有益地方，若一旨通飭各省一體舉行，又於開辦之處，屆時特降諭旨宣示，咸使周知，則人皆曉然於朝廷慈惠公溥爲民興利之至意，自當蒸然嚮風矣。

惟自我准令各國通商，當不令一國專利，不許劃作租界，其在我一切自主之權，皆不容有所侵損，由我委員及稅務司爲之督率稽核，至於合辦礦務亦然，必集各國商股，公擇華洋商董辦理，援照外國通行之例，聲明此係商民自圖之利益，不必由各國政府出頭干預，如有倒騙賬目及各項爭訟事件，由地方官會同就近領事秉公辦理，華洋民人一體看待，是在定議時詳審考訂，期無流弊耳。臣不諳洋務，而愚見所及，不敢自默，謹再附片密陳，伏乞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四五月二十四日奉硃批覽。欽此。

掌江南道監察御史曾宗彥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曾宗彥跪奏，爲鐵路將興，洋貨愈暢，漏卮愈大，急宜振興農工二務，以籌抵制而收利

權，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歐西鐵路之興，所以便商旅，利行兵也。然必其國之利源已開，土貨之銷，足以敵外貨之暢，故民利而國與俱利。中國人工物產，事事辦無成效，所出祇有此數，雖有鐵路無所利之。而洋人自通商以來，機變百出，巧其藝以中吾之欲，毒其術以制商之命，無小無大，竭澤而漁，中國精華，腹削殆盡。且新增條約，又准改土貨為洋貨，販運愈捷，成本愈輕，銷路愈廣。今又佐以中國鐵路，不啻翼虎而飛，是鐵路者，將以開中國之利源，適以竭中原之膏血也。及今鐵路未通，海口新廣，急籌抵制，已是臨渴掘井。若再需以歲月，鐵路愈廣，洋貨愈暢，財力愈匱，貧與弱相因，禍變之來，豈有底止。抵制之術不一，而行之甚便而無弊者，厥有二端，敬為我皇上陳之：

一曰勵農學以盡地力。中國地屬溫帶，土宜最廣，為五大部洲所不及，可耕之地，若以西法農學經營之，利可六倍。故西人常謂盡地所受日之熱力，每一英里可養一萬六千人，計一英里僅中國三里三耳。又西人推算中國之地，若用西國農學新法，每年增款可六十九萬兩有奇。今縱不必盡如其數，但能得半，而中國已歲增三十餘萬萬，豈患貧哉。惟其事繁瑣，購新器，授新法，窮鄉僻壤，節節難周，責之官辦則文告僅屬空談，聽之民辦則恐賤憚於謀始，其勢非紳辦不可。然紳士散處鄉閭，其勢甚渙，無人表率，風氣亦斷難驟開。當此上下交困之時，豈能從容以俟。臣愚以為人之常情，有三令五申毫無覺悟，一經明詔褒獎一二，而四海風行者，固無庸家喻而戶曉也。查江浙紳士，邀集同志於上海，創設農學會，兼採中西各法，以樹藝畜牧，倡導海內，在興利之中，最有實際毫無流弊，行之一年，尚稍稍有應之者。惟以二三人主持其間，志願無窮，而功力有限，積漸擴充，則曠日難俟，始勤終怠，則或廢半途，非得明詔鼓舞，藉以風動四海，區區一農學會，亦恐徒勞鮮功，無益大計。棄美利於不顧，聽物產之盈虛，良可惜也。昔周制當三年大比，遂大夫帥其吏而興毗，西漢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良法具在，可師其意。伏乞明降諭旨，將上海農學會，亟予激勵，或飭地方官，力為保護，或恩賞銀兩，不論多寡，以示特獎。天下曉然於朝廷之意，向首在明農，則海澨山陬，聞風盡奮，美大之利，計日可收。此興農學之足籌抵制也。



一曰准專利以勸百工。歐洲凡出新意製器者，皆准呈官考驗，予以專利年限，限滿之日，准他人仿造。人人爭奮，制作日新。中國才力聰明，實駕歐洲而上之，徒以未有專利明文，出奇者終費苦心，效尤者立攘其利。以故人人自廢，百工不競。西人挾彼之巧，乘我之虛，閭閻日用，半資洋貨，民生安得不困，國用安得不虛。昔周制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以上下其食，無非於智巧之匠優恤以勵其餘。

伏乞明降諭旨，飭下各直省督撫將軍，凡民間能出新意製造器物者，准呈所在地方官考驗，以適用之大小，定專利之年限。其能製造新式軍械有益大計者，所在督撫將軍，專摺奏明，破格獎勵，以鼓舞之。聚天下人之心思智巧，日淬月厲，謂必不能突過歐西，夫誰信之！此與百工之足籌抵制也。蓋農者貨之所自出也，工者貨之所自成也，二者皆興，則鐵路之通，以富以強；二者有一不興，則鐵路之通，以貧以弱。得失之機，間不容髮，在皇上轉移之而已。果蒙特頒詔旨，風示天下，必能廣開風氣，大濬利源，國不上下而政成，官不勞而事理，事半功倍，無踰於此。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

臣奕劻等跪奏，為遵旨議奏事。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五日，准軍機處鈔交御史曾宗彥奏農工二務，亟宜振興一摺。本日奉旨著總理衙門議奏。欽此。查原奏稱歐西鐵路之興，所以便商旅利行兵也。然必其國之利源已開，土貨之銷足敵外貨之暢，故民利而國與俱利。中國人工物產，事事辦無成效，所出只有此數。雖有鐵路，無所利之。洋人自通商以來，竭澤而漁，中國精華，剝削殆盡。且新增條約，又准改土貨為洋貨，販運愈捷，成本愈輕。銷路愈廣。今又佐以鐵路，將以開中國之利源，適以竭中原之膏血，急籌抵制之術，厥有二端：一曰勵農學，以盡地力。中國地屬溫帶，土宜最廣，可耕之地，若以西法農學經營之，利可六倍。西人常謂盡地所受日之熱力，每一英里可養一萬六千人，計一英里僅中國三里三。又西人推算中國之地，若用西國農學新法，每年可增款六十

九萬萬兩有奇，今縱不必盡如其數，但能得半，而中國已歲增三十餘萬萬，惟責之官辦，則文告係屬空談，聽之民辦，則恐賤彈於謀始，其勢非紳辦不可。查江浙紳士，邀集同志於上海，創設農學會，兼採中西各法，以樹藝畜牧，倡導海內，在興利之中，最爲實際，行之一年，尙稍稍有應之者，惟以一二人士主持其間，功力有限，伏乞明降諭旨，將上海農學會，兩予激勵，或飭地方官力爲保護，或恩賞銀兩，以示特施，使天下聞風，盡奮美天之利，計日可收，此興農學之足籌抵制也。一曰准專利以勸百工。歐洲凡出新意製器者，皆准呈官考驗，予以專利年限，限滿之日，方准他人仿造。中國未有專利明文，出奇者終費苦心，效尤者立攘其利，以故人人自廢。西人挾彼之功，乘我之虛，閭閻日用，半資洋貨，民生安得不困，國用安得不虛。伏乞明降諭旨，飭下各直省督撫將軍，凡民間能出新意製造器物者，准呈所在地方官考驗，以適用之大小，定專利之年限。其能製造新式軍械，有關大計者，可在督撫將軍摺奏，破格獎勵，此興百工之足籌抵制也。二者皆興，則鐵路之通以富以強，二者有一不興，則鐵路之通以貧以弱，各等語。

臣等查鐵路爲自強要務，中國不能不時修造，亦事會使然。惟土貨之銷不敵洋貨之暢，自屬實在情形，該御史擬籌抵制之法，係爲開拓利源起見，其勵農學以盡地力一節，查泰西農學，泐有專書，中國守舊習，於西人種植畜牧之法，未及考求，實農政之未修，非地力之已盡。近日京師奏設大學堂，各省學堂次第設立，正宜廣譯外洋農學諸書，兼資肄習，以爲試辦之地。該御史謂官辦民辦諸多窒礙，不如責成紳辦，洵屬扼要之論。所稱上海農學會，由江浙紳士創設，行之有效，是風氣業已漸開，惟該學會何人經理，一切章程未經呈報，無案可稽，應請旨飭下南洋大臣，查明該紳等姓名，及該會章程，咨送臣衙門備覈。仍由南洋大臣就近考察，如果確著成效，請旨嘉獎，爲直省農學之倡。其如何妥爲保護，並應否籌給經費，以垂久遠之處，統由該大臣酌覈奏明辦理。至准專利以勸百工一節，查光緒八年，上海創設機器織布局，定限十年，只准華人附股，不准另行設局。光緒二十一年，烟台設立酒廠，採買葡萄釀酒，定限十五年，不准他人仿造，俾專執業，均經奏准有案。又本年四月，

總稅務司申送福州人陳紫綬所製紡織機器，經臣衙門查驗，學有心得，撥案准其專利十五年，亦在案。今該御史請定製器專利年限，事屬可行，擬請飭下各直省督撫將軍，嗣後民間自出新意製造貨物，准其呈請考驗，其適用之小者，仿照上海織布局成案，予以專利十年，其適用之大者，仿照烟台釀酒成案，予以專利十五年，各給印照，以爲憑據。其有製造新式軍械，不在利限之例，呈由該管官詳加試驗，如果裨益大計，隨時奏請優獎，以資鼓勵。

竊維播谷重虞廷之命，考工補周禮之書，當此時艱孔棘，卽不參用西法，亦應整飭內治，於厚生利用諸要政，詳加考究，力圖自強。況鐵路之通，既足以擴利源，西法之善，復足以資印證，誠能加意講求，使地無曠土，工有良師，富國之道，孰大於是。又不僅抵制洋貨，暢銷土貨之一端也。

所有議覆御史條奏農工二務亟宜振興緣由，謹恭摺具陳，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奉硃批：另有旨。欽此。

### 詹事府少詹事王錫蕃片（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

再：臣伏見我國家振興商務，設立總局，簡派大員督理，此仿外洋設立商部之意也。查各國專立商部外，復於各處城鎮口岸設立商會，商會非商部所設，而爲商部所准立。凡各國立會之處，皆商家辦事，而其國家助之。公舉董事集議，以通達商情，振興工藝，開拓利益爲要圖。故凡法律稅則有與商務窒礙或應行補訂條規者，如海口工程之作輟，河海行船之章程，暨輪車郵電諸務有於商賈裨益之事，均准與議院及各該管部員條議。凡本處鄰境之交易公所，商務判院應否建設，各色股票應否交易，各處水陸運價如何加減，水火保險有無流弊，或條陳商部，或由商部劄問，均可隨時核議。至本處商家公產，如學堂、棧屋及救生、衛生各局，均歸商會經理，其董事之名，達於商部，董事無薪水，夫役書記俱有薪工，其經費取於商家之納帖者，議定若干，報部核定。此外國

商會之大略也。

德國自勝法人後，始立商會，未二十年，出口貨十倍於前。日本商會林立，出口貨亦日增。英國商會權力尤大，其設於上海者，偶有與華商意見不合之處，其領事輒爲之爭論。中國貿易雖多，而官商之情不通，官不能隨事助商，故利不興而弊不去。

今國家既設商務總局，似宜敕下各省督撫於沿江沿海各埠頭設立商會，而於上海設總商會，由總理衙門派員爲之經理，或由商家公舉職員，請總理衙門劄派，專以聯絡各項商業爲急務。講求出進口貨物之利弊，詳達各商家之隱情，稟成於總理衙門，與商務局相輔而行。遇有與洋商交涉事件，均可與地方官及領事隨時妥議，庶不受洋商之抑勒。其保全華商之權利，裨益甚多，商務必蒸蒸日上。

查湖廣督臣張之洞前於署理兩江總督任內，曾創設商務局，委員督辦。上海各商中，亦頗有商董名目，然未經明奉諭旨，是以實效尙少。微臣仰欽朝廷振興商務之至意，謹抒愚見附片具陳。是否有當，伏乞聖鑒，酌核施行。謹奏。

### 督理農工商總局大臣端方等摺（軍）光緒二十年七月十五日

三品卿銜督理農工商總局大臣端方、臣吳懋鼎跪奏，爲遵旨開辦農工商總局，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臣等奉命督理農工商總局事務，當經具摺謝恩，仰蒙召見，訓誨周詳，自應擇地開局，安速籌辦，以期無誤事。機惟查農工商三大端，泰西各國類皆分統以部，茲則總攝一局，節目紛繁，事體重大，必須通盤擘畫，博采羣言，求西法之變通，植富強之基本。臣徐建寅現在福建船廠，到京尙需時日，謹擬先行開局，次第舉行庶政。目前尙未訪有寬展地基，足敷展布，暫先租賃民房一所，於十六日開辦。俟覓有相宜處所，再行奏明請旨辦理。

其應需經費，容臣詳細覈明確數，再行陳請。蓋事關創始，規模宜取恢闊，時處艱難，經費必須撙節。臣等惟

有隨時隨事仰稟宸謨，力求真是，踐履務微諸實，勞怨所不敢辭，以仰副皇上惟日孜孜成與維新至意。所有臣等開辦局務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督理農工商總局大臣端方等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

三品卿銜督理農工商總局大臣端方、臣吳懋鼎跪奏，為試辦農務先將籌議大概情形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臣等奉命督理農工商務事宜，恭讀諭旨，以訓農為通商惠工之本，並令舉辦立農學，開農會，刊農報，購農器諸事，聖意諄諄，垂示至備。臣等惟有恪遵聖訓，次第舉行，先將籌議大概情形，為我皇上陳之。

一設農務中學堂也。協辦大學士孫家鼐所管大學堂中，已有農學一門。茲擬專設一堂，名曰農務中學堂，考農事之初階，為勸忙之始事。先延東西各國農師，兼訪近畿明農之士，與諸生講明切究。凡中國農政諸書及西人種植之學，分類考求。其有新譯之書，新購之種，新格之理，亦令分類纂記，編為日記，以考學業分數。

一開京畿農學總會也。農會為養藝之區，西國或數年一舉，或隨時講求，最能增益農智，為勸農所不可少。茲擬京畿設一總會，辦九土之物宜，萃植物之華實，遠至五洲之殊類，瑣至錢鏹之異制，必詳必備，有條有貫。近郊之農，便於取資，擔笠之夫，不妨屢至。

一開農學官報也。農報一事，聚農會之精英，為農學之進境。上海前已設有農報，創展風氣，獨具匠心。茲開農學官報，意在與上海農報館相輔而行。該館獨力經營，備極艱苦，並當力加保護，且可借鏡得失，互相觀摩。至報館章程，取資英倫，但明農學不及時政，必就已驗之法，可行之事，始行登錄。其閱報章程，按照時務官報辦法，無論官民，一律出資，以要經久。

一購買東西農器也。農器美國最精，日本最廉。此製一人之力，可終百畝。事畜報豐，宜於廣漠。擬函詢駐美使臣酌量代購，或就近與洋商訂購。其應購日本農器，擬屬大學堂此次游歷日本人員，先為擇要購致。事求近

效不在多資。

凡茲諸端，西人皆分隸紳商，各舉一事，各精一業。臣等辦理伊始，統匯於一局，亦知端緒紛繁，經費艱鉅，才輕任重，深懼弗勝。惟上荷皇上倚畀之殷，下顧時局艱難之迫，何敢畏難疑沮，致負生成。惟有堅忍以期持久，小試以冀大成，風氣漸開，富強可致，則臣等庶幾得藉手焉。

抑臣等更有請者：開物必要成務，百聞不如一見。若徒託恢張之詞，而不究諸實用，誠恐漫衍無歸，轉失振興之意。故規模必求其實，而辦事先歸於約。覈計其事，又有數端：

一擬設植物院也。廣購異植，兼采常品，分種標題，別其宜忌。譬如加非宜於熱地，與茗飲同功。樹膠利於製造，與皮革等用。詳加演說，廣爲利導，與農學農會相消息。

一擬在近畿分購隙地也。初辦之始，數頃已足。試行種植新法，若著成效，再加推廣。觀摩不遠，必易信從。然後推其事於四畿，下其法於郡國，則試辦較爲切實。

一擬聘請農師也。查各國農學，首推美國，日本亦講求。擬請遠聘美國農師一二人，來華教習，或酌聘日本分任其事。化學肥壤之法，考質播種之宜，曲牖旁通，昭若發蒙，則易爲功矣。

謹將籌議農務辦法，先行舉其綱領，分別縷陳，其辦理詳細章程及應需各項經費，應俟分門舉辦，隨時奏聞。所有臣等先行籌辦農務大概情形，是否有當，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督理農工商總局大臣端方等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

三品卿銜督理農工商總局大臣臣端方、臣吳懋鼎跪奏，爲開辦農工商總局，遵旨籌備經費，仰祈聖鑒事。七月十五日准軍機處片交軍機大臣面奉諭旨：端方等奏開辦農工商總局一摺，農工商總局開辦伊始，務宜規模寬廣，足敷展布。其經費亦須寬爲籌備，方可以持久遠著。端方等認真籌辦，隨時奏聞等因。欽此。仰見皇上

振興。資。切。後。所。山。頭。杏。務。實。將。隸。將。商。于。于。  
興。展。薪。與。農。山。頭。開。為。力。辦。山。西。招。商。立。絳。重。

於機器紡織等事，最爲熟悉，當即派令就近督辦，以專責成。近復議於該廠左近，分設札花榨油兩廠，並因陽曲地面，素產硫磺，擬於省城設立火柴廠，均經定購機器，一俟秋冬運到，即可次第開辦。

此外如蒲桃釀酒，毛貨奶油，鎔鐵鍊鋼，火瓶玻璃之類，可與之利甚多，現尙無力興辦。緣商務局股本，僅集銀四五十萬兩，尙不敷紡織各廠之用，仍須廣爲募集。而晉省途途艱險，外商裹足，本省商富見利而求效速，此等創辦之事，又多不願附股，自非鐵路告成後，商股雲集，財貨充牣，籌辦殊不易也。臣惟有力求振興，不憚勞費，督同該員紳等，盡心籌畫，勉力經營，以期仰副聖主通商阜民實事求是之至意。

所有晉省現辦商務情形，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奉硃批：戶部知道，並著轉行農工商務總局查照。欽此。

直隸總督榮祿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大學士北洋大臣直隸總督奴才榮祿跪奏，爲遵旨設立農工商分局，謹將籌辦情形，恭摺覆陳，仰祈聖鑒。竊奴才前奉上諭，令各直省設立農工商分局。欽遵之下，當即飭委直隸藩司裕長，署長盧鹽運使方恭劍等，總司其事。督率紳士，於天津設局開辦。業將大概情形，於七月三十日，電請總理衙門代奏在案。伏查農工商三者，爲民間衣食之原，即國家富強之本。果使農務講求，種植得宜，地利克盡，則閭閻漸臻殷富，工作必自繁興。藝事既精益求精，商賈資以獲利，轉運負販必日益輻輳，故分之各有專屬，合之事實相因。但中國人民，各食其力，安於固陋，未能會萃考核，以致遺利尙多。現當設局創辦，必多方勸導，若僅資之紳士，恐故見自封，難期倡率，自非由官督紳辦，不足以廣開風氣。奴才督同派出各員，悉心籌畫，查天津爲通商總匯，南北要衝，就此先設分局，民間易資觀感。惟經費萬分支絀，購地建局，非倉猝所能就緒。刻已租賃房屋一所，設立農工商分局，定於七月十六日開辦。所有保定省城，暨各府州縣，俟妥議章程，責成藩司裕長，分飭各屬一體遵照，從速舉行。現就開局



所籌辦法，謹爲我皇上分晰陳之。

一農田必藉資水利，東西各國，雖有機器代耕，萬料培土，而出〔初〕辦數年，仍須藉水灌溉，必俟土性漸熟，始可旱耕。查直隸原有水利屯田兩局，自應設法推廣，考究東西各國濟河築閘成法，擇要試行，以爲農務根本。擬就近寬廣官地，購買機器，與化學肥料，樹藝各種稻稔果木，並擬設農工務學堂，延聘東西農學博〔士〕選擇英敏學生入堂肄業，將上海農學會報，以及東西各報，凡有關農事者，廣爲翻譯，購置刊佈，以期推行盡利。

一工業以製造工物，抵制洋貨爲要義。除柴火磚機器磨麪，西門得士織絨織呢各項，已由各商先後開辦外，如毛貨生皮牛羊骨各種脂料，草帽緞，均爲天津出口大宗，擬分別招商集股，陸續開廠製造，民力不足，官爲籌款維持。一面設立工藝學堂，挑選學生肄業，以求精進，並擬擇地創設工業賽會場，將各廠製造器物，分類列四〔肆〕，以課巧拙而資觀摩。民間如有自出奇思，精製新器，可奪外洋利權者，由奴才隨時考驗，咨達總理衙門，給予執照，以專利益。

一商務以資本充足，轉運宜事事得占先機，爲制勝之道。擬飭局員邀集各業巨商，並本地紳富，設一總商會，隨時聚議，考核貨物盈虛，中外市情，倘大利所在，獨力難成者，勸其通力合作，如水火公司保險公司等類。凡東西各國來華牟利之事，皆可設法仿照，併力經營。

至水陸轉輸，除鐵路輪船已經辦有成效，此外應開淤河，應行小輪，應接支路，均由商會考察詳究，稟請奴才照奪辦理，務期占人先著，收回利權。以上所籌各條，未必悉臻周備，現值開辦伊始，其西法之精者，恐難驟然學步。況中國民情樸鈍，各恤其私，數千年來相習成風，一旦設局倡導，祇就淺近易行者，示以規模，用收漸推漸廣之效。然能否因時制宜，變通無滯，尙不能豫爲逆料。當此振興庶務，力求富強之際，奴才惟有殫竭愚誠，督飭在局官紳，實力考求，庶官民一氣，美利日興，以仰副朝廷率作興事之至意。

所有天津農工商分局籌辦情形，理合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奉硃批農工商總局知道欽此。

督理農工商總局大臣端方等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三品卿銜督理農工商總局大臣臣端方、臣吳懋鼎跪奏，為遵議給事中胤鴻書條陳農工商務詳細覆陳，仰祈聖鑒事。本年七月十八日准軍機處片交軍機大臣面奉諭旨：給事中胤鴻書奏振興庶務宜審利弊摺內，振興農務，勸課種植，推廣工藝，商務設局各條，著端方、徐建寅、吳懋鼎酌覈具奏。原摺著摘鈔給予閱看。欽此。臣等遵將給事中胤鴻書摺內事理逐條酌覈。如原奏所稱振興農務一節，農田以水利為根本，自屬扼要之論。開渠鑿井，亦與水利之要法。皆當由局設法推廣，以盡地力。至所云西洋種田機器決難收效，則未盡然。查外洋農器，美國最精，日本最廉，每具約一二千金，足墾數頃之田，較之願「偏」農受佃，一年計之似絀，數年計之則優。且所云農夫蠢拙者，以其無學也。今既擬開辦農學，農報廣為勸導，數年之後，農智大開，則穡植之婦子，皆識字之耕夫，又何虞其難用。

又原奏所稱勸課種植一節，查植物之學，西國著有專書，荷蘭、德、法諸邦，至設樹林部以統之。良以土壤有剛柔，華實有宜忌。若以一端限之，誠有如湖北、江西種桑毫無成效者。所請分別土宜設法勸導，照總理衙門開關地利給獎之例，予以匾額頂戴，事屬可行。應請照准。將來勸課樹株，如有成效，擬由臣局酌定章程，分別獎勵。又原奏所稱推廣工藝一節，近年以來，上海之縲絲織布，貴州之製造火柴，山東之釀葡萄酒，直東之織草帽，大利所在，民爭趨之。他如吉林之紅酒，口外之毛絨皮張，為外人所稱許，皆當設法鼓舞，以盡其用。杜外洋之漏卮，即以阜內地之物力。苟有獨設機廠，自製貨物，尤當優予獎勵，力為保護，使與臣局相為維繫，相為佐助。至云機器製造，直百抽十之令，當時稅務司議定報稅存棧章程，業經停辦。惟通商各口岸，雖有華商自立關棧及保險公司，而權力尚輕。將來國家設立官銀行接濟諸商，不受洋人挾制，工藝自可振興。

又原奏所稱設商局宜用富商一節，前者各省設立商務局，紳爲經理，未能著效，誠有如該給事中所云者。現在臣局議辦大要，即擬延訂各省富商專任各省興商事務。果能自籌股本或糾集公司，查明款項屬實，應即批准，給以文劄，議章與辦，並由京外總分局與地方官吏公同保護，不使掣肘。正與所奏大意吻合。

以上各條，綜覈原奏之意，在興利而防弊，杜競而勸工，思慮至爲周密，相應請旨飭下各省將軍督撫轉飭農工商分局一體遵照辦理。再臣等設局伊始，百計經營，多未就緒，造端宏大，必如何而始臻妥善，永無流弊，俟議定章程後隨時請旨辦理。

所有酌覈農工商務條陳，詳議覆陳，伏乞皇上聖鑒。現在臣徐建寅尙未來京，是以未經列銜，合併聲明。謹奏。

### 刑部候補主事蕭文昭呈（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刑部候補主事蕭文昭謹呈，爲中國茶絲遞年減耗，宜圖補救，以固利源，而阜民生，呈請代奏事。竊以絲茶二項，爲出口貨之大宗，通商五十年，洋貨日增，惟此二項，相爲抵制，稍補漏卮。乃自近十年以來，茶則印度、錫蘭、亞三、產植日增，絲則義大利、法蘭西年盛一年，日本崛起，東隅上下講求，紅茶綠茶出口歲增。絲之爲利十倍於茶，比較近三年，歐西銷絲之數，日本佔十成之六，華絲僅十成之一，不急圖補救，將必愈趨愈下，自有之利，必至爲外人所奪。職目擊時艱，謹就管見所及，博考中西諸書，及近年試驗成效，爲我皇上分析言之。茶之宜整頓者，凡四端：

一曰立茶務學堂。華茶日替，其故有二：始則培植失宜，繼則焙製不善，其實本質濃厚，遠過印、錫，但以人工未至，缺於講求，故出產日劣。聞福州商人至印度學習，歸用機器製焙，去年出口共有四萬餘箱，温州茶葉甚鈍，近用機器烘焙，亦得善價。爲今之計，似應於產茶適中之所，每省酌立學堂數處，開通風氣，教以培壅芟刈，採摘

疏通之法，人工之勤惰，卽利源贏絀所關。此爲茶務之本原，所費無多，收效甚鉅。

一曰講求種植。東南各省土性均與茶宜，從前山戶獲利甚厚，實因勤於培溉之故。自茶市虧折以來，貶跌山價，於是僉工減料，紅茶則摻雜失真，綠茶則有陰光名目，市面之衰以此。應請明發諭旨，電諭各省督撫，通飭州縣及茶釐局，於今歲秋分節後，先期出示曉諭山戶，咸令將土鋤鬆，用乾泥密覆，以壤地之瘠肥，酌糞壅之多。蓋茶之爲物，施肥不可過度，過度則轉使精味離開，印度茶書言之甚詳。其腴壤則茶株行列之中，應雜種菜蔬豆麥等物，庶加地面淡氣，並汲出地心淡氣，尤能汲取空中養氣，西人格致之理，於植物極有效驗。如果培植得法，茶葉自佳，能用機器固爲精益求精。卽但用舊法，色味仍登上品。此亦茶務中之本原。而今之論者動云減釐稅，不知我減出口，彼卽加重進口，是徒增洋人稅入，無補商人。何如求精進於茶事，居奇待價，收自有之利權哉。

一曰盡地力。茶性畏寒，周年宜得熱至六十一度爲中數，又畏旱，故夏令必得溼氣滋潤。中國地居溫帶，東南各省尤與茶宜，應由督撫督飭地方官，悉心勸導，凡土性宜茶者，皆一律種植。其有老枝苦薺，均令芟刈，舍舊圖新，若新開茶山，其分行可用弧線，大約直綫可種一百株之地，弧綫則可種一百十五株。且茶株多植山嶺，用弧綫則山水不至直洩，泥水亦難衝決，近聞俄人於柯恰薩士設種茶學堂，植茶日盛，又爲黑茶增一勁敵矣。查批澳尼西報，廿二年春夏二季，印茶運入中國者，已增至廿五萬七千零五磅，是反有內灌之勢。美澳南洋新嘉坡亦仿而講求茶事，然土宜均皆不及中國。歐美人口歲增，日長炎炎，如果我茶果佳，則銷場自暢，西人極重品茶，斷無有舍美而飲惡者。故但求茶葉之良，而不其患其貨多棄地也。

一曰用機器。印錫茶味本不濃厚，而能壓倒華產者，實以機器製造之故。查中國現行機器有二宗，一爲台惟生廠新法焙茶機器，計價一百零五磅，加裝箱銀十磅，漢口茶商曾經試用，雖已經雨漬之茶，亦能使色味俱佳。惜僅烘焙，若採捲皆用機器，則更臻美善。近聞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湖北集款八萬金，置機製茶，已肇端倪。一

爲碾壓機器開兩江總督劉坤一，曾飭皖南茶局，向公信洋行購置四具，每架九百金，但均係一隅試辦，無裨全局。且無茶師口傳指授，辦理安有把握。似應由督撫體察情形，於產茶極盛之區，墊款購置機器數十具，官督民辦，延聘西人爲教習，每月薪水二百金，訂定三年，所費無幾。將來轉相傳授，凡產茶之區，人人知用機器，則閩歲增數千萬進款，阜民財裕國用，計無善於此者。此事應於今秋預先籌畫，庶明春茶市可收厚利，不致臨渴掘井。

總之宜整頓者凡三端：一曰立蠶桑公院。絲出於蠶，蠶之佳以種，昔時中國之絲與美國之絲相敵，今則遠遜於前。至歐美諸國，縱絲皆用法，意橫絲乃取中國。前數年法國理昂考察絲院格致家云：中國所收之蠶，一次不如一次，日本則一年佳似一年。似應選聰穎子弟，素知蠶事，年在二十以內者，分往法國、日本公院學習。蓋中國蠶病雖深，蠶力本大，較之日、法、印度等處，蠶瘧設法尙易。現聞浙江已開學堂，應推行有蠶各省，按照巴斯徒選擇無病蠶母之法，蓄留其子，由公院發子，令民間領買布種。中國蠶子每重八兩收絲廿五斤，若用新法則可至百斤，是一歲而多三倍之獲也。

一曰嚴種桑考成。桑如五穀，無土不宜，禹貢言蠶者六州，然三代之時未有木棉，羣身暖體均賴於蠶，足見無處不有。今則惟存揚荆二州之域耳。西人蠶種滅絕之說，細思之亦極有理，然人事補救，正聖主開物成務之功，必先有桑樹，乃可言蠶利。應請明發諭旨，凡有隙地，皆令樹桑，即以勸課之多少爲州縣之殿最。職昔在湖南原籍，曾請巡撫吳大澂，置辦湖桑，布種四鄉，陳寶箴抵任後，益加擴充。馬廠沅江等處，今已蔚然成林，足見收效之捷。

一曰頒蠶桑書籍。元司農司農桑輯要載養蠶之法，亦以別蠶母之病爲先。西人極奧窮微，更爲精到。查伯微蠶病，必用六百倍顯微鏡，方能照出，價值甚昂，民間豈易購辦。近日人著有微粒子病肉眼眼鑒定法，簡明淺近，按圖考究，辨別甚易。杭州蠶學館已有刻本，稅務司康發達清摺體貼甚細。又湖北所刊蠶桑輯要，切實易行，均

請頒行各直省，令其翻板，發布民間。至蠶事之衰旺，全憑天時，若用寒暑表，定烘暖之度，則適劑其平，此物市價甚廉，其有偏僻之區，應由官司採買，令民間備價領取，以資長育。

以上各節，均係因事補救，所費無多，收效甚速，挽已失之利源，裕民生之本計。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繕摺呈請代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戶部四川司郎中謝啓華呈（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戶部四川司郎中臣謝啓華謹呈，為舉行新政，宜先裕度支，恭摺邊請代奏，仰祈聖鑒事。竊維自強之道，致富為先，未有國不富而遽能自強者。方今文場改用策論，武科改試槍砲，京外設立大小學堂，並譯書各局，凡朝廷振興庶務，恢宏新政，無非急圖自強，願自強之效，遠或十年，近或數年，而目前經費之所需，戶部已艱於應付。以後行之久遠，用費愈繁，當必有不匱之利源，始足供無窮之利用。疊經欽奉諭旨，行令各省，講求商務，並詔設農工商會，是殷殷以富國為本，早在聖明鑒畫之中，無如未致之富，雖可豫期，而已成之局，久無過問。

查中國振興商務，亦已有年。如津滬各口輪船招商局，各省電報局、郵政局、福建船政局、天津、上海、漢口、廣東製造局、湖北槍砲廠、鍊鐵廠、廣東、湖北銀圓局、上海、廣東、湖北、浙江織布、紡紗、繅絲各局，直隸開平煤廠、漢河金廠，各省礦務、機器等局，京城、上海華俄銀行及盧漢、津榆、蘇滬鐵路公司等處，皆握至鉅之美利，足備不時之急需。除新設銀行按年計本認息報部有案外，鐵路尚未一律蕝事，或開辦未久，猶得藉口無溢利可圖。其餘各項局廠，通行已非一年，獲利自當數倍，卒未聞有裨於公家。究竟某省某局收用官本及招集商股若干，製造槍礮、船隻、鋼鐵、銀圓、絲紗、布疋及開採金廠煤廠，每年出進貨物若干，銷售抵價若干，輪船招商電報、郵政，每年通行各省口岸，搭客載貨及往來信函什物收費，各進款若干，各局開支局費薪工並歸還官本攤付股分外，收支兩抵實在贏餘若干，自開辦以來，歷年均無清單細數，俾衆周知，戶部亦無奏咨銷案。其中不實不盡，無怪人言

噴噴，虛糜官本，徒飽私囊。

此外，河南省開採硝磺，江西省仿造洋瓷，山東省葡萄製酒，是否設局辦有成效，部中亦無案據可稽。當此時局艱難，度支告匱，應辦之事，原不惜多費帑金，而羅掘已窮，亦何忍多方搜括。幸逢聖明在上，凡百執事，尤當革面洗心。各局員爲國理財，豈容自便身家，稍有弊混。應請嚴旨飭下各省督撫，查明各局每年實在確數。截至光緒二十三年止，寬其既往，姑免追究。至本年出入貨物銀錢各數，即應逐一覈實，於年終奏明咨部。餘利聽候撥用，不准藉端隱匿。違者嚴懲。嗣後務須各就所管局廠，一律詳列處所及承辦官紳銜名，仿照西法及海關貿易冊式，將出入款目按季結算，編印成書，恭呈御覽。並咨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戶部衙門，各存一分，以備考查人功物力盈虛消長之機。仍按季將編印管收除在四柱清單，於通衢張貼宣布，俾凡官民商賈無不一目瞭然，中飽之弊實既除，斯外溢之利權可挽。

經商之道，所貴有公而無私也。以至公無私之心，致國於富，而後可以至足無窮之利。進國於強，總署戶部有各局印冊可憑，歲計其所贏餘，即撥充各項經費，並以興辦庶務。庶幾可久可大，永立富強不拔之基。臣爲力圖自新，破除當局積習，以裕度支，而輔新政起見，理合恭摺呈請代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呈。

戶部四川司郎中謝啓華片（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再：疊奉諭旨，京師設立鐵路礦務局及農工商局，並通行各省，一律遵辦。仰見我皇上勵精圖治，振興庶務，實握富強久遠之圖。第恐各省編氓，於辦法事宜，未必周知，必待採輯西書，頒發民間，恐爲日過遲，殊失急於求治之意。臣查前戶部郎中陳熾著有續富國策四卷，該員在官書局時刊訂成書，第一卷爲農書，第二卷爲礦書，第三卷爲工書，第四卷爲商書，各綴論說十數條，詳審中國土宜，參附泰西成效，語質易解，法簡易行，可否飭令管理官書局事務大臣，進呈御覽。如有可採之處，即由該書局刷印若干部，先行頒發各省分局，以備參考，而擴

見聞。是否有當，理合附請代奏，伏乞聖鑒。謹呈。

督理農工商總局大臣端方等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三品卿銜督理農工商總局大臣端方、臣吳懋鼎跪奏，為遵議中書王景沂條陳農工商事宜，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准軍機處片稱：中書王景沂條陳農工商事宜一摺，軍機大臣面奉諭旨：著端方等妥速議奏。欽此。欽遵抄交到局。查原奏所陳各條：一、建立京師農學會，酌撥官地試辦；一、仿照廣西成案，借給官款招辦；一、酌減內地稅釐；一、嚴定官民賞罰。除酌減稅釐一節，擬由臣等咨行戶部酌覈奏明辦理外，其所稱建立京師農學會及酌撥官地試辦，查臣等前奏籌辦農務情形摺內，聲明設立農務學堂之外，兼設農學總會，業經奉旨允行。其所稱農學總會，應請欽定會章，及以臣等為會長，係參仿英、日農會章程，辦法最為切實，應如所請辦理。其會章俟總會開辦之後，詳悉參考，分類排纂，恭候欽定，以垂久遠。並頒發各省農會一體遵行。

至總局祇資坐鎮，而未能見諸實事，誠不足以開風氣而示信從。是以臣等前奏有擬在京畿分購隙地試行種植之議，大旨與該中書所議相同。惟酌撥順天府屬官地交總局農會試辦，是否可行，應由臣等咨商順天府查明覈辦。

至近年民力凋敝，自屬實在情形。其應籌備籽種、購買農器，一時民力未逮，必須官為資助，應如該中書所請，援照廣西勸辦種植、畜牧保借官款之例，量為借助，以示體恤。臣局一面咨取廣西勸辦種植、畜牧章程以備採取。至酌借官款一事，辦理最宜詳慎。如取保之必須殷實，取償之宜免擾累，皆非可貿然從事，致滋流弊。應行廣參與論，酌定簡易章程，以期有利無弊。惟各省情形究有不同，請飭下各省將軍督撫體察辦理。各省自奉旨設立分局以來，疊經吉林將軍、兩江湖廣各總督電奏開辦情形在案。其餘各省，度無不妥籌辦法，迅速具陳。惟



各省將來勸辦得宜，著有實效者，定不乏人。其冗沓延玩者，恐亦難免。茲當開辦伊始，若不嚴定章程，不足以示勸懲。擬請准如該中書所議辦理，容俟擬定辦法，再當請旨遵行。

所有臣等遵議緣由，恭摺覆陳，伏乞皇上聖鑒。再臣徐建寅尙未來京，是以未經列銜，合併聲明。謹奏。

督理農工商總局大臣端方等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三品卿銜督理農工商總局大臣臣端方、臣吳懋鼎跪奏，爲遵議主事程式毅條陳推廣農會農報事宜，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軍機大臣面奉諭旨：戶部奏主事程式毅請推廣農會農報以興農政，據呈代奏一摺，著端方等妥議具奏。欽此。欽遵鈔交到局。

臣等悉心酌覈，如原奏內稱：直省購閱農報，所得觀者，士子與農異趣。偶有瀏覽，考之不實，記之不詳，能爲鄉曲父老轉相告語者，鮮莫若使各州縣設法推廣農學支會，每支會增給閱報一分，然後立司事以明教條，招耆叟以說端委等語。

查風氣之開，必資倡導；學業之盛，端賴講求。現在農學未興，自不免於諸多隔闕。臣等前次籌辦農務，既請於京師設立農學會，自應一律推廣，使天下翕然向風，同心討究。應請俟總會設立後，由臣等咨行各省廣爲勸立支會，一面刊發欽定會章，頒示各省，俾其遵效。其立司事，招耆叟兩層，應由各分會自行酌辦，不必爲之遙制。又所稱：創通風氣，經費爲先。除紳富自願試辦外，如民間巧立名目各會，皆可勸令改爲農學支會，並曉示農會益處，奸民阻撓，官爲治之；民力不足，官爲補之等語。查農學會係屬奏設，民間自必樂於嚮從。如各省府州縣善於因勢利導，並可不勸而喻。至旣爲支會，地方官自有保護之責，應由臣等咨請各督撫轉飭一律保護。其有力實不贖者，亦當察其是否認真考究，分別資助，以觀其成。其鄉社醜錢無益之會，應由公正紳董剴切勸諭，使之撙節經費，爲集辦農會之用。百姓知所講明者，悉爲謀其身家，教之樹畜之事，則無不欣然景從。

又所稱推廣農報，有簡明一法，宜廣刊農表以教之，並分立高平下三表及肥壅諸料等五表，均繪圖貼說，不能繪者，詳說其理其法，以俟考求等語。查刊報之意，原為闡明新理新法而設。今該主事所請立表繪圖，洵為簡明易曉，應請附入學報內酌量分刊，由各支會按照所列摘出傳刊，以廣鄉曲聞見。其各省土宜物產，彼此不同，亦應責令各支會悉照其地種畜情形，隨時錄告總會，俾得互相考證。

又所稱西器價重，未聘西師，一有損壞，匠不能修，支會中驟難購。京師總局及各省會學堂，必當先為試辦等語。查臣等前次籌辦農務，曾請聘師購器，買地試行。現在經費不充，成效未睹，祇可暫就近畿先為經畫。各省會之區，如有籌款購機聘人教習者，自聽其便。將來如卓有成效，臣等本擬設法仿行製造，以期推廣，此時尙難議及。

所有遵議各緣由，合行具陳，伏乞皇上聖鑒。再臣徐建寅尙未到京，是以未經列銜，合併聲明，謹奏。

督理農工商總局大臣端方等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三品卿銜督理農工商總局大臣臣端方、臣吳懋鼎跪奏，為籌辦絲茶情形，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維通商之始，絲茶兩項為中國獨擅之利權，百貨稅中實居大半，出口進口兩稅相當。近來絲茶大利，漸為外人所奪。其尤著者，法之蠶桑局，日本之農桑省，錫蘭、印度、意大利、西班牙等處植茶尤多，極力經營，日增月盛，講求不遺毫髮，製作漸近精良。若不及早挽回，稅課所關，商民所繫，實非淺鮮。按絲茶兩項衰旺之由，以種植製造、行銷三者為要領。而中國絲茶種植製造之法，實多未精，各國起與爭衡，故行銷日減。

查太湖美利甲於五洲，近太湖者產絲為上。他若洪澤、巢湖、鄱陽、洞庭、金明、大明、濱池、昆明等湖，嘗不在日本、意大利諸邦下。近惟江西、湖北、廣西等省先後試辦，他省尙未推行。各處蠶戶，惟泥守火試雪試瀘試諸成法，於西國烘繭養蠶之學實未講求。機器繅絲，惟上海、蘇州、杭州、常州、紹興有之，仍屬機繅絲少而土繅絲多。此蠶

絲種植製造之必宜推廣者也。

閩、浙、江、皖、蜀、楚諸省，向稱產茶之區；而山戶於培養灌溉，芟修烘焙諸法，既未留心，又不知及時取采，售於茶商，自離樹至釀炒，必逾數日，色味已澁。迨售諸洋商，運往外洋，價遂因之跌落。且有所謂平水茶，再焙茶者，甚至攪藥料以染色，不烘乾以增斤。茶葉之衰，半由自取。擬仿照日本設官茶局於內地，產茶之區，延聘茶師，購置機器，纂輯論說章程，講求種植製造之法，布告茶人，試行植采，售於官茶局，隨收隨製，發商運售。此茶葉種植製造之必宜整頓者也。

至於行銷，以屯積上海、漢口爲最盛；然獲利者少，折閱者外。推其所由，厥有三端：一牌號不定也，絲祇有肥細之別，茶則名目不一。洋商以牌號定價值，故同一花色而價判低昂。且有微本新商，一見本棧牌號不利行銷，卽盜人牌號，妄存幾肆，敗壞市面，莫甚於此。擬查明產茶各地，額定商棧，給發印照，定其牌號，始准開設。自定額後，只准報歇，不准私添。該商等所立牌號，准專利若干年。茶既成箱，由各商報明請給印花，填定本商牌號，發交商黏貼箱面，運抵口岸，仍須對驗印花，捐照是否相符。設有盜人牌號者，一經查出，立予懲治，並將貨物充公。一額數無制也。中國織綢，向用人工，故售諸洋商者，不能售諸華商，卽以賤值界之，華商亦不願受。今年滯銷而貨餘，來年暢銷而或不足也。每歲洋莊購買，只有此數，而販運來者，奚止倍蓰。爭思先售，而跌價搶盤之弊起。擬每口絲銷五萬担者，准華商製六萬担爲定額，以到埠之先後爲開盤之次序。茶葉同此辦理。且茶市之割價跌盤，其弊皆起於小樣。如茶市稍漲，則洋商樂受，稍低，則多方挑剔。擬牌數既定，禁止樣盤，每歲新茶上市，定期邀集茶師、茶商會同抽取開驗，聽其揀擇，裝入玻璃，以爲定式。如有攙越買賣，違犯規程，秉公議罰，仿照光緒五年漢口茶商公議善後章程五條及續訂規則十二條，詳定辦理。一資本太輕也。絲茶華商運費已屬不支，加以存棧保險押款旅費，無非取償於此。暢銷則餘利幸沾，滯銷則虛象立見。洋商得以微窺其隱，相約把持，始猶勉強支持，繼則漸形竭蹶。卽有一二資本較厚者，而小商爭售，巨商受害，自有之貨，不能定價，轉聽命于外人。絲茶如

此其餘可知。保護之法，必以官設銀行，商集公司爲最要。有公司，則通力合作，獲利均霑；有銀行，則資本不敷，官爲接濟，庶可以挽回積習，永保利權。此絲茶行銷之必宜變通者也。

現在奉旨設立各省商務分局，迭經兩江、湖廣督臣電奏上海、漢口開辦情形，及派員辦理各在案。應請飭下各省地方官於產絲產茶處所，廣興學報學會，推廣種植製造之法，並請飭下兩江、湖廣督臣轉飭上海、漢口商務局設立總會，詳定章程，以利行銷。臣局總司各省農工商務，欽奉諭旨，隨時考察，應由臣等每年派員前往各處考查一次，以別良窳而收實效。所有籌辦絲茶情形，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再臣徐建寅尙未來京，是以未經列銜，合併聲明。謹奏。

### 翰林院檢討閻志廉呈（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記名遇缺題奏翰林院檢討閻志廉跪呈，爲條陳農工商局事宜，恭祈聖鑒事。竊查西國富強之基，胥由於講求商務，而貨物欲其精良，則商由於工；取材欲其富足，則工由於農。故英國七部，農部居其一；法國九部，農部居其二；德國十一部，而農部工部商部居其三。或分掌以專其職，或統攝以總其權，然農工商三者互爲消息，則權以統攝而愈盛。此英國商務之強，所以甲乎五洲也。中國七雄之世，李愷盡地，白圭樂觀時變，未嘗不憑農商之政，以較勝負而決雄雌。而在今日爲尤要。伏讀七月初五日內閣抄出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代奏工部主事康有爲條陳請興農殖民以富國本一摺，訓農通商，爲立國大端。前經迭諭各省整頓農務，工務商務，以冀開闢利源，各處辦理如何，現尙未據奏報。萬寶之原，皆出於地，地利日闕，則物產日阜，即商務亦可日漸擴充。是則農又爲通商惠工之本。中國向本重農，惟尙無專董其事者，以爲倡導，不足以鼓舞振興。著即於京師設立農工商總局，派直隸霸昌道端方、直隸候補道徐建寅、吳懋鼎爲督理。端方著開去霸昌道缺，同徐建寅、吳懋鼎均著賞給三品卿銜。一切事件，准其隨時具奏。其各省府州縣，皆立農務學堂，廣開農會，刊農報，購農器，由紳富之有

田業者試辦，以爲之率。其工學商學各事宜，亦著一體認真舉辦，統歸督理農工商總局端方等隨時考查。各直省卽由該督撫設立分局，遴派通達時務公正廉明之紳士二三員，總司其事。所有各局開辦日期及派出辦理之員，並著先行電奏。此事創辦之始，必須官民一氣，實力實心，方可漸收實效。端方等及各該督撫等務當仰體朝廷率作興事之意，考取新法，精益求精，庶幾農業興而生殖日繁，商業盛而流通益廣，悉以植富強之基，朕實有厚望焉。欽此。仰見我皇上洞明幾務，博攬列邦之勢，深籌五物之原，薄海臣民，同深感戴。

惟設立分局總局之處，在皇上統籌全局，布置極爲周詳，特恐政出多門，於上諭一德一心之旨，有未盡能符合者。蓋京師設總局，南北洋設分局，原以斯事體大，非協力同心，不足以恢張其氣象；又非上呼下應，不足以貫注其精神。是京師既設總局，自應有管攝分局之權，倘更分其權於南北洋，則事權不一，必致諸多掣肘。查北洋大臣榮祿新接總督之任，安內戢外，在在胥關重大。聞該督授事以來，披閱案牘，接見僚屬，竭盡心力，日夕不遑。設更加以農工商局事務，事關創始，政在維新，責以經畫周詳，精神必有所不給，不過委員試辦，斷難與總局事歸畫一。至於南洋大臣劉坤一，衰朽殘年，久稱臥治，一切政治，大概假手私人，舊政尙多廢弛，新政又何能振興乎？夫內之馭外，猶心之治身也，方寸之地無多，而九竅百骸莫不畢貫，有食停於膈焉，呼吸少窒，而全體爲之俱廢。臣恐南北洋分局遂成停滯之食，而爲在內之疾，可無慮乎？臣於該京卿端方素不謀面，然臣知其爲人，在部職時，已負盛名，其平日留心人才，往還甚多名下，而徐建寅夙精格致，雅有著述，平時間學於徐建寅者，頗不乏人。古云取賢必於其類，求賢於端方，求能於徐建寅，是猶取火於燧，取水於海，其所得必多矣。臣願皇上予該京卿等統攝分局之權，一切遴派司員，皆責成該京卿等妥爲分派，以一專權，而各督撫果有可用之材，亦可薦由總局分派，而一德一心之效，庶可望焉。此農工商局之大體也。

特事經創始，不厭求詳，臣故不憚三思之勞，以爲一得之效。

一曰測繪。臣接校邠廬抗議於測繪一事，極意求詳。蓋以稽地輿之廣狹，戶口之衆寡，出產之厚薄，山川之

經絡，以興水利則益在農，以阜貨賄則利在商，以觀好尚則利在工，古之人所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也。外洋各部，莫不有圖。今會典館修地輿志，亦頗采用新法，而各省底稿未能盡一，恐其圖終不能甚精。天下事創則甚難，因則甚易。可特飭會典館於地輿一門，務必測繪精詳，體歸畫一。其底稿有不如式者，即令農工商總局迅速檢員，另行測繪。迨其書告成，可特頒副本存總務局，以周知天下之務。此經始之要也。

二曰水利。因天時，用地利，盡人力，農之大經。而天時不順，則地利與人力俱窮，故必以水利爲先。畿輔水利，雍正間會命怡賢親王總理其事，不數年墾成六千餘頃，功雖未竟，效有明徵矣。其後林則徐屢興其議，惜未果行。近來勝軍之闢小站，淮軍之闢北塘大沽，獲利亦復不鮮。可由天津、河間、永平、遵化四府州先爲試辦。首利畿輔，所以尊帝都也。東南自有水利，而今年苦旱，遂至米價暴貴，家室流離，亦歲久失修之故耳。臣查吳淞有水利，議顧廣譽有秀州水利，納洩泖湖者。東南爲財賦之區，所關甚鉅，則東南水利次之，其餘各省以漸推廣。農政之要，莫先乎此。

三曰墾荒。左宗棠既平回匪，則有新疆屯田之奏，而開墾東三省之地，亦屢經大臣條議，其爲急務可知矣。臣謂以今日之勢而論，則東三省爲尤急。蓋開墾之難，由於召募；召募之難，由於道路。今鐵路之於東三省，其勢至便。此急於新疆者一也。俄國西伯利亞鐵路，直接旅順，邊防已無可恃，惟有屯田之法，可以寓兵於農。雖予其地，不予其民，由富而強，則外人無敢覬覦。此急於新疆者二也。各省裁兵駐防之旗，宜有安置。東三省根本之地，人情所思，行者同羣，居者同俗，誠能安爲安集，則遷徙亦可無難。此急於新疆者三也。且農學新法，試於內地，則諸多阻礙，以之墾荒，可以盡展其長。英國數百里國耳，惟能不遠萬里拓土墾田，故生息繁而國用足。況東三省隸在內地，重以陪京，豈可自棄膏腴以予外人，而旗兵乃無謀生之路，不亦拙乎？

四曰農學。各省府州縣徧設農務學堂，既已奉有明旨矣。臣謂省會學生，可以教官充之。夫教官本爲閒員，在漢爲鄉三老與鄉嗇夫，同有孝弟力田之責。且各州縣多有學田，可以設爲農會。如令習察土脈，培土質，沸湯

使電，造糞殺蟲之法，及汽機犁耙風扇水磨諸農具，既以自利，又可得獎，自人情之所願爲。宜飭各督撫選教職之年力富強聰明穎異者，作爲農務學生，則由教官而及士，由士及農，其勢至順，其機至捷。無論如西洋所云一粒可收萬八百粒，即可畝益數鍾，則利之所趨，不待於教而學者惟恐其後也。

五曰農會。查中國農利與外洋情形不同。外洋地少，少則易於致精，故護苗之法，至有用玻璃罩者，與養花蒔蘭相似。中國地多，連阡廣陌，無此功力矣。外洋人工甚貴，一日之費，至用數圓，故以機器代人力，雖至繁費，猶爲得算。中國人工至賤，牛馬布野，使其舍人力而用機器，則其費甚大，畝之所入，轉不足以給之。外洋所墾，多是荒田，故機器所施，暢行無礙。中國地各有主，畝數奇零，豈有芸人之田者耶？是宜設爲農會，器則公置，可以減費；田則同耕，可以通力；利則均分，可以致精。此時風氣大開，不乏講求農桑之士，如有捐款創辦農會及集股設立農會者，準地方有司申詳，酌予優獎，以爲鼓舞，則農會之倡興，其效有速於農學者矣。至於商務之大，亦有可先事致詳者。

一曰開銀行。按周禮國服爲息之政，施於農則不便，施於商則甚便。史記平準書云：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名曰平準，用能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此卽今日之農工商局也。今雖有德華銀行華俄銀行之設，而各處通商口岸未能委實相通，故今之大商皆恃外國洋行爲名，而影射規避之弊，日出不窮。宜於通商口岸多置棧房，而以銀行筭攝其間。如商有滯銷之貨，卽以平價售之，商有可牟之利，卽以銀借之，令稍爲出息而代存其貨。洋人放六釐者，我可減爲四釐，其利雖微，而無外溢，胡爲以中國之商皆受外洋之箝制乎？將欲利商，莫先乎此。

二曰開棧房。臣按周官有廩人之設，廩之有布，猶棧之有值也。且客棧與銀行相爲表裏，無客棧以儲其貨，則銀行亦無所施。今外洋各議拓充租界矣，非爲洋商而設，實爲華商而開也。是宜於通商口岸概立華商租界，使商賈行旅來有所歸，去有所託，緩急有所通，在商既有所資，在國亦收其利。且棧房又與輪船相通，租德棧者

必賃德輪；卸英輪者，必居英棧。如中國自有棧房，則招商之輪船亦可多獲其利。然此局之設，非徒利國，將以利商也。一切價值，須比外洋稍細，乃合護商本意。如再恐奪民利，則官置之棧，亦可轉售諸商。如原費二萬兩，可售三萬兩，即倍價而售，而人之願得者衆矣。此公私交利之術也。

三曰設公司。凡阜通之業，合則力厚，分則力薄。臣按丁健良所著富國策，發明此意，反覆詳盡。奈中國人情懷私挾詐，無信義以相聯，故坐商無公司之名，行商少出洋之客，明知利之外溢，甘任其銷耗而不恤，誠堪痛也。近來上海有各項公司，而外洋所銷之貨，頓爲減數，此亦其明效大驗矣。如欲倡行公司，莫若先設商會，令商之入會者，官爲照護，其不入會者，一有窒難之處，由地方自行申理，官局概不與聞。則人知公利勝於私圖，而集股既多，公司可廣。南洋諸島之華商，亦必回首面內而有歸附之誠，然後徧置領事，以聯其勢，以結其心，此馭外之上策也。

四曰弛禁。國家舊例，官置買賣，有罰，誠恐其奪小民之利也。以今日時勢而論，有與昔大不相同者。何則？中國之利日溢於外，而民間財力絀薄，不足抵禦。如令公司銀行之內，準令官紳入股，則其利上歸於公，下歸於民，非有侵奪之害也。如必懸爲厲禁，貪官污吏之所得，盡行寄頓於洋行，不且助外而攻內乎？夫設官固欲其廉，而官高祿厚，其分所應有者，亦不須自爲藏匿。臣願皇上特降諭旨，凡公家銀行，準官紳入股，各項公司，亦準官紳創立，惟不準將金銀寄頓洋行。如此，則貨幣流通，均霑其益，奚取於欺蒙掩飾，無其名而有其實乎？

五曰行賞。中國重本抑末，故商有富實，亦有賤名。外洋賦出於商，兵出於商，故議院之中，以富爲上。夫外洋重商而中國賤商，則其理不足以相抵矣。今奉明詔，令裁撤大小官員，胥於礦務局鐵路局農工商局安置，是亦重商矣。可令各局於接待商人之處，優以禮貌，則向來官商隔絕之習，可以漸除。又京師冠蓋之場，九州人物所萃，官商往來，與有桑梓之誼者，尤易深信。如令各省商民公舉一官紳爲董事，則情誼相通，而商務之振作將賴乎此矣。



臣學識淺陋，瑣瀆宸聰，不勝隕越待命之至。臣謹呈。

### 工部郎補郎中潘盛年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年七月二十九日

工部郎補郎中臣潘盛年跪奏，為京師首善之區，擬請仿照泰西創立賽奇會，以開民智而裕利源，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伏讀六月十五日上諭，朝廷振興庶務，不厭講求，所賴大小臣工各抒讜論，以備採擇，部院司員有條陳事件者，由各堂官代奏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變法日新，規畫久遠之至意。惟是中國風氣初開，見聞未廣，舉凡農工商務，大都墨守陳軌，罔識更變，非設法振興鼓舞，無以破其錮習，開其新機。臣愚竊謂欲變新政，必先開民智，欲開民智，必先自京師開賽奇會始。查歐美各國皆有賽奇會之舉，而美國希加哥之大會，尤為泰西賽會之冠。故美國富甲於環球，各國取效之速，實由於此。昔管子有言，來天下之財，聚天下之物，殆即賽會之權輿。臣考察賽會情形，其有益於中國者，其利有五，謹為我皇上續晰陳之：

首曰開民智。中國四萬萬人，非盡愚也，亦非智巧不敵西人也。特以所見不廣，未嘗與西商比例，既無自愧不如之念，並無纖毫爭勝之心。故工則不知新法，商亦坐失權利。上海設局製造，而船械乃購之外洋，漢陽鑄鐵備用，鋼軌何以不用於鐵路。何也？民智未開也。若賽會一開，聚東西洋十萬萬人之聰明材藝，數十萬種化電聲光各機器，鱗次櫛比，碁布星羅。曠古未見之奇，人工心思之巧，全球菁華，一旦畢集。我民之來觀者，見其新法新器，無一物不利於人，無一器不便於用，以彼之巧，形我之拙，兩相比較，苟非下愚，孰不由羨生奮，棄舊求新，將見風氣大開，不激自興矣。其利一也。

二曰固邦交。歐美諸國，凡遇賽會之期，必先數年照會各國外部。及至開會之年，各國皆特派大員來與斯會，壇坫周旋，邦交益密。西人賽會，雖為商務大宗，而收效又在商務之外。中國欲固邦交，賽會實為要圖。聞法國於一千九百年，即中國光緒二十六年，在巴黎舉行賽會，聞中國已派法人華畢樂兼理，然各國皆派專使，而我

國獨借材法人。既不足崇體制，尤非所以聯交誼。貽笑西人，不開新智，皆由此起。擬請簡派廉潔通達之員，前往經理，並至南北洋招集鉅商，載物同往，以與盛會。即令該員至巴黎後，轉約各國工商人等，告明中國於光緒二十七年，即西一千九百一年，開賽會於京師，各載本國所有之物，來與斯會。各國知中國亦行賽會，與彼聯為一氣，交好之情，當百倍於尋常。中國人民，既與會於他國，又開會於中國，見聞日新，可無慮守舊之患矣。其利二也。

三曰利商民。開會之期，中外官紳士民，衆情歡動，舉不遠數萬里數千里而來，水陸珍奇，一時畢集。既挾洋貨而來，即易華珍而出。斯時羣肆宏開，各物暢銷，商業必大興矣。其利三也。

四曰增稅項。既開賽會，各國所來之貨物必多，可依西例先令開明貨物報關，給單為憑。賽會既畢，將賣去若干件，赴關繳稅，其未賣攜回者免之。統計各國貨稅，當不下數百萬金，豈非稅則添一鉅款。其利四也。

五曰立會局。當賽會之先，宜於京師城外，擇一曠地，約數十里，豫備各商賽奇之所，並設立一局，仿西例售游票。來游者人各收費，給以票據，其買有照會者，則出入均不收費。統計游資照會等項，合以所增關稅，共約可得數千萬金。當斯時也，鐵路通，郵政興，街道修，賓至如歸，毫無阻塞。雖開會之初，撥款較鉅，其出入亦足以相補。昔美之大會，比較所費之數，尚溢數百萬，斷不至慮有虧耗。其利五也。

賽會一開，上有益於國，下有益於民，普天同頌，中外共樂，有利無弊，可為豫決。或謂中國素無新器新藝，西人不樂從事，或西商屬集，恐生事端，此皆因噎廢食之說也。今通商興工，力求新法，詔書屢下，保薦能製新器新藝之士，已不乏人。三年之後，蔚然並興，亦可借此收得人之效。且西商與教士不同，所來者皆殷實豪富，必能言歡共樂，願與中土人民互相流覽，可變少見多怪之風，實為有利無弊之事。伏乞皇上明降諭旨，於光緒二十七年，特開賽奇會於京師。飭下總理衙門照會各國外部，並諭各直省督撫，先行出示曉諭各商，豫製新器，赴會比賽。臣生長南方，考證西書，賽會之利，知之素悉。儻荷俯采芻蕘，其開會詳細章程，容臣逐條繕呈，伏候聖裁。區區愚忱，不敢自默，冒昧瀆陳，不勝戰慄屏營之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分發浙江試用知縣馮秉鉞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

分發浙江試用知縣馮秉鉞跪奏，為請旨飭各省富紳大賈集股以興商部商兵而圖自強事。臣近誦邸鈔，內外臣工所呈等摺，興學堂改武備，講農學，設商局，皆變通要道，當世急務也。第生財之道，通商為先，商務之原，集股最重。泰西諸國，其各致富強者，莫非以商務為大宗。蓋彼國商務，君民一體，其勢萃而集，股易我國商務，散處民間，其勢渙而集，股難。中華集股，若委之官辦，斷乎難行。一則官籍別省，遷調無常，出股者恐無着落；一則勢分懸殊，不惟恐已出之股無着，尤慮將來之累實深。莫若就本地之富紳大賈，集本地人之股，每股以五十金為限，多寡聽其自便。以本地人集本地股，其勢均，其信素，似覺易行。臣常見鄉里借貸，赤手者百文莫得，素豐者百千可致，彼則慮其貧而無措，此則信其富而能償，人情類然。於茲可見。請上諭飭各省督撫，各省督撫飭各省府廳州縣，選擇各地之富紳大賈，將姓名籍貫家貲註冊彙咨總理衙門，合一地比較，必有一地之巨富；合一省比較，必有一省之巨富；合天下比較，必有天下之巨富。商務之股，即令各地巨富勸集，其中不無次於巨富者，即委之為巨富副辦。中華地大物博，富戶甚多，合而計之，集數百兆，亦猶反手。復請於六部外添設商部，商尚書商侍郎，即以天下之巨富次富當之。於各省添設商撫商道，即以各省之巨富次富當之。於各省府廳州縣添設商知府商同知商知州商知縣，即以各省府廳州縣之巨富次富正副當之。然後於各省通都大邑商賈雲集之處，設立商局，每省一總局，數分局，局有大小，即官有尊卑。司其事者，即以各省各府廳州縣集股之富紳大賈就近入局，分受其職。商官薪俸，即由商局自籌。蓋富紳大賈善於經營，尤素諳會計，股為所集，即事為所任。此即因材器使，因勢利導之方也。然後於各局添設商兵，其兵額之多少，視商局所設之鎮大小而斟酌之。大者設商兵一千五百人，次者一千人，又次者五百人。商兵口食，亦由商局自籌，無事則保衛商務，有事則徵調禦侮。此又一舉兩得，寓兵於商之法也。商務既興，惟於年終時由商部綜核一次，除各局商務商官商兵經費薪俸口食而外，若

有贏餘，十成計算，以二成歸戶部，以八成交各省各府廳州縣集股之商官，分別交出股之家，以取信於人，庶將來之有股多寡者，皆踴躍輸忱，爭先恐後，而商政乃歷久不敝矣。如此，則大學堂之俊秀，可以爲商部之哲匠，良工武備科之人材，可以爲商兵之將帥，伍長由是商本既裕，度支不竭。凡造輪船，建鐵路，興礦務，講農學，精技藝，廣製造，亦能次第舉行。百廢具興，行之五年，可觀成效；行之十年，有不自強者，無是理也。

或曰：集股責重，富商大賈未必樂從。此特不知大局，不識大體，無深謀遠慮者之見也。夫百姓身家與國運相維繫，值此時事多艱，萬一變起倉皇，患生莫測，試問富紳大賈身家猶得無恙耶？彼亦知其不能也。請皇上明降諭旨，示以集股之由，曉以自強之故，富紳大賈有不激發天良者，非人情也。

或曰：商務有賺有折，夫多財善賈，勝算乃操，常見市井貿易，本錢虧短者，恆於一物也，或明知有息而無錢以購之，即使勉強挪移以購之，或因勢難久屯，售之時未逢善價，折本之由，實緣於此。若夫合天下之財，生天下之利，屯貴居奇，操縱自我，雖賺錢之多寡不能預料，而有賺無折之理，夫固不待智者而知也。

或曰：商局既設，萬貨俱歸局中，似嫌壟斷獨登，與小民爭利。不知此舉正一中華之利權而利於中華之民也。萬貨之來局中，照市價以購之，俾販貨者有易銷之樂，無淹留之苦，其利一；華人中有善貨殖而苦於無本者，可向局中借貸，不至受制於外人，其利二；是商局不惟利己，兼可利人也。

或曰：商官商兵所費不貲，此又少見多怪，合盤而計及也。試以一省論，一省集股，多可三千萬，少亦二千萬，卽以二千萬二分生息，每年可餘息四百萬。一省商官不過百餘員，一省商兵不過五千人，以百萬作商官商兵薪俸口食經費等項，綽乎有餘，並除戶部歸二成，尙餘二百四十萬爲出股者之息，況乎猶不止此也。彼富紳大賈亦何憚而不爲哉？要之天下事有治法，尤貴有治人，不難於圖成，而難於創始。是又在我皇上有志竟成，奉行者實事求是耳。

臣罔識忌諱，敬獻芻蕘，不勝悚惶之至，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安徽巡撫鄧華熙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頭品頂戴安徽巡撫臣鄧華熙跪奏，為遵旨督率安徽省各屬籌辦農桑種植情形，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疊奉諭旨，整理農務，工商務，訓農又為通商惠工之本，令各省督撫切實籌辦，先行具奏等因。欽此。仰見朝廷振興庶務，重在盡地力而裕民生，薄海臣民，同聲欽感。臣維生財大經，首在生之者衆，自古三農並列，兼重園圃。虞衡勸相，必始於官司藝穀，兼及夫種樹。安徽省壤地二千餘里，兵燹後荒未盡開，田有早萊，民多貧苦，半由磽瘠之少獲，半由游惰之相仍。法在相度土宜，兼種各項植物，作衆材成，而工資造作，物產盛而商廣懋遷。

上年春間，上海創設農學報，內多新法，利益田功，即由臣購置其書，與升任徽寧池太廣道袁昶，刊印魏賈思總齊民要術、元司農司農桑輯要兩書，通發各屬，諄諭牧令等官，倡率紳耆，參稽互證，開民智以盡力農事。秋間又復通飭各屬，示以泰西各國廣植樹林，均收美利之明徵，堪鼓舞作興之真意，令文周歷四鄉，辦明土性所宜，酌量栽植，其宜於五穀田畝，仍當專力耕耘。

此外隙地荒區，無論近水依山，一切閒曠之處，聽民擇定何項樹木，選購種子秧株，一律分栽，每屬以三十萬株為率，以樹之多寡為勸懲，事之虛實定功過，並勸以果能踴躍從事，當予奏請獎敘，以勵勤能。本年交春以來，據該各屬陸續稟復，大都稱稼穡之事，民所業知，惟護土不如西法之精。爰從按月農學報冊，擇要刊示，式擴見聞。其樹藝一事，本有者推廣，本無者擇栽，或由官捐廉購種秧子，以倡導，或率紳集款，議設公所，以講求。或酌定章程，分播鄉保，以作則。或開治官地，雇人培植，以造端。所報新種樹數，至多者數百萬株，以次二三十萬株，至數十萬株不等。臣皆批飭加意推求，用心培養，俟各長成暢茂，稟請委員勘驗，以期徵實無虛。其間如松杉榆柳之材，梨榴棗栗之果，不待製造，皆可銷行。若漆之割漿，樟之熬腦，橡皮之煎膠，麻棉之織布，桐柏子之榨油，竹之造紙及製各器，與夫剝棧熬蔗焙茶，皆先殖之於農，然後工以製之，商以販之，循其次序，兼須考求造法，雇用工

師。使土物阜成，以開商賈營連之路，亦經指示明晰，令各遵行。間有遲延未復，及舉辦不力之州縣，分別申飭嚴催，痛戒因循積習。

近來明詔頻頒，宣示以農爲體，以工商爲用，飭令認真勸導，皆經迅速轉行，務令實力實心，次第遵辦。查考出洋華貨，以絲斤爲大宗，各州縣多認種桑，而於栽培良法，與育蠶繅絲等事，嫻習者稀，必得諳練勤懇之員，先自省城董勸。茲有候補知州彭名保等，籍隸江蘇，深悉蠶桑事務，熟察安省沿江一帶，土質物候均宜蠶桑。本年春初，先請撥用安慶省城外空閒官地，闢爲課桑之園，買浙江湖州桑秧，並雇來該處二人，督同如法試栽，枝葉長發肥潤。又取湖州蠶種，飼以本地野桑，成繭抽絲，亦與湖州無異。

試辦有效，志在擴充，議創日新蠶桑公司，約同有志員紳，籌集股分，增購附近田地，廣植桑株，逐漸建造屋廬，力興桑事。每歲採購湖州桑秧，兼爲鄉民代辦，民或樹桑而不諳養蠶，則購其葉，或養蠶而不能繅絲，則買其繭。或繅絲而難以出售，亦均給價收買。公司工作多用土民，另募湖州桑工教授成法，蠶桑暇日，兼治別項種植與畜牧工藝等務。且購化學各器以考驗土質，置顯微鏡以別選蠶種，多置農學新書新器以備集衆討論，多造蠶桑所用器具，以便民間購用仿製。設農學館以教農家子弟，授以簡易功課。現在議章稟請立案，一切應辦事宜，需用款項，通盤核計數目，招股籌集，接續布置，期底於成。

據呈公司章程前來，臣遂加查核，其辦法由農桑入手，而工之造辦，商之貿易，堪以依次類推。本末相資，爲地方興利，省外各屬觀法起見，均屬切實可行。與電傳七月二十六日上諭，主事蕭文昭條陳設立蠶桑公院之意，正相符合。當經批飭按照所議盡心經理，徐圖開拓，務期實效可觀。謹將送到章程清單，恭呈御覽。除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外，所有遵旨督率各屬籌辦農桑種植情形，謹繕摺覆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奉硃批該衙門知道單併發欽此。

## 附清單(軍)

謹將安慶省城創設日新蠶桑公司，酌擬章程，照繕清單，恭呈御覽。

計開：

一 蠶絲爲華貨出洋大宗，亟宜實力講求，庶不致利源外溢。安徽省沿江一帶，土質物候均宜蠶桑。歷年上憲頒發桑秧，民間具領分種，於育蠶繅絲等法，均鮮有所知，蓋因風氣未開，難與圖始。爰約同志，創設日新蠶桑公司，以爲之倡。由農而工，推及經商，次第興舉，意主便民，籍資利導。

一 育蠶以桑葉爲重，種桑以拓地爲先。現在安慶省城東門外五里廟地方，設課桑園，請撥官置基地。稟定自光緒二十四年正月爲始，至五年以後，分次呈繳原價，永歸公司執業。惟地僅十三畝有零，急須開拓，以廣栽種。桑園左近，民業曠地尙多，應由公司備價置買，過戶完糧，以垂永久。

一 園中多造蠶室，以備育繭繅絲，應設廳事，以供講學會友，建化學房，專以儲器藏書。蓋製造廠專爲工作棲止，開塘築圍以資畜牧，關徑治圃以試種植，購化學器以考驗土質，置顯微鏡以別選蠶種。所有農學新書新器，廣爲購備，以便員紳士商同志之人，隨時切實討論。

一 桑園工役，俱用附近土民，另雇浙江湖州桑工，教授栽種各法，俾易流傳。俟桑地逐漸擴充，人數亦隨時加增，於培壅修剪桑樹餘暇，按農學新書考究畜牧種植，不厭精詳，以盡地力。三年後桑葉蕃盛，養蠶繅絲，以爲遠近則效。

一 桑秧蠶種湖州最佳，鄉民路遠力薄，難於零星購致，應由公司每年派人赴湖州石門一帶採辦。凡附近鄉民及外府州縣有欲附購者，儘九月內來園訂定數目，開春到園領取，攤計運費，收回原價。如係附近鄉民所購，並可由公司派人授以栽種各法。

一公司以便民爲主，凡民間種桑而未諳養蠶者，桑葉歸公司收買，須於上年年終訂定，先給半價，次年找價採葉，其無地種桑而願學養蠶者，所需桑葉亦由公司售給，與收買之價進出一律。極貧之戶，亦准由鄰右擔保，向公司認領桑秧蠶種試辦，俟獲利後收回原值。至於育繭不能繅絲，繅絲不便遠售者，均歸公司備價收買俾資利便。

一就課桑園設蒙學館，收附近農家子年十歲左右者，以五十人爲額，延師教授，不取束脩。另定簡易功課，每日八點鐘至十點鐘認字，並講解字義。二點鐘至四點鐘溫習，並學寫已認之字。第一二兩年先教實字，次及虛字，自四字加至八字，可認三千餘字。第三年溫字寫字之外，師以家常白話爲問，令學生將應答之語用筆寫出，但取明白通順，不求文法字體，自一二句漸增至二三十句爲止。第四年留住桑園，始備火食，察其資質分習化學、驗種、栽桑、養蠶、烘繭、繅絲及一切樹藝畜牧之法，早晚授以加減乘除淺近筆算，學滿五年方爲卒業，去留悉聽其便。留者核其所學，酌給薪資，俾教養兼施，用收實效。

一公司先設課桑園，從勸農入手，次及育蠶繅絲，講求工藝，將來運銷繭絲，擴充商務，規模漸廣，全賴同志集腋以底於成。現在亟須廣置基地，添置桑秧，稟准立案後，邀集同志，將章程內一切應辦事宜，須用款項，通盤預爲核計數目，籌足股分，次第興辦。惟此舉係爲地方興利起見，創辦之始，股款無利，三年後得有出息，始能酌付官利。五年後繭絲暢銷，官利之外，獲有盈餘，按股分紅。

以上酌擬大端，如有應變通增益之處，隨時集議，公同酌定，合併陳明。  
硃批覽。

翰林院編修徐琪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

臣徐琪跪奏，爲請廣磁務以開利源，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惟國家講求富庶，凡農工商務，無不因時制宜，立



見設施，誠聖治之要圖也。然利源固資於商，而衆商必資於貨。查中國貨物，以絲茶爲大宗，亦既添設學堂以課其利矣。然近來外洋所產絲茶，亦頗精美，中國轉有滯銷之時，必籌其貨物爲外洋所罕而利益足以敵之者，始操勝算。願中國絲茶而外，其餘百物，皆不及外洋之精，獨磁器一門，外洋雖竭力做造，皆不能及。蓋出磁之士，西人名之曰高嶺土，講化學者謂此土爲火造化所成，近於熱變石，貴重與礦金相等。沿海斥鹵之地，無之，美洲全境不生此土，歐洲日本雖有，而其製實出於中國。相傳前明時，曾以景德鎮磁工百二十人賜朝鮮，安置於松山，取土造磁，頗稱精美。後日本人得之，磁業大興。朝鮮之磁工有播越至呂宋者，西班牙人又得其指授，遂傳之於泰西。英法繼興，號稱精絕。其春土篩土漂土之法，參以機器，且見工省，其調和色，復通於燒製玻璃之術，琢磨繪飾，又精研化學，故能勻圓精澁，與中國略同。然其初造磁，尚須銅膽傅色於上，近雖不須此，然其質不能過薄，如脫胎之法，斷學不到。且色雖白而少光，熱過度而必裂，金彩雖麗而繪畫亦不及中國之入細，是以外洋富家，非藏有中國細磁者，不足誇耀賓客。

嘗聞美國總統宴我朝使臣，所用杯盤二百餘品，皆各國佳磁，而華磁最多。近來中國官商與外洋投贈，他物珍重不以爲喜，獨以磁器贈之，雖新窰製，無不歡欣鼓舞。蓋外洋之重磁器，非獨中國所產爲然，即以美國而言，其精者購之於歐洲，麤者購之於日本，而一歲入口之值，計獲三千萬金。夫外洋之製磁，後於中國，乃至如此。

今江西雖亦做辦西磁，然聞出洋磁利，每歲只一百餘萬，大抵所售皆綵畫麤笨，物賤價低之品，其實精磁尙未盡去。尙能多集資本，派人至景德鎮學習工藝，並將各省名山有產磁苗之處，多設窰廠，廣爲製造。若碾製物料，人力不足，亦可參以外洋機輪，必揣各國之習尙，而極中國之美利，務盡所長，而悉投所好。

此外若江蘇之宜興磁，浙江之龍泉窰，雖質地不同，要皆色澤古雅，光采四射，皆可推製新式，各呈其材。夫五行之利，外洋推之最精，輪船火車鐵路鎗礮，以及鐘表之微，皆水火金三者之利也。獨木土二者之利稍遜。蓋

外洋木植，半用藥水灌溉而成，不及數年，遂大可十圍。然其質鬆脆，是以製爲器物，精巧有餘而不能堅實。若中國之椽杵，則未有也。土之所出，以磁爲眞質，陶土爲磁，盈天下，萬國未有先於中國者。故印度以西，稱中國曰支那，支那者，磁器之謂也。夫以亞美利駕南北二洲之大，而獨無此土，歐洲各國有之，而堅好又不如中國，良以出磁之地，非峻嶽名樹靈氣蟠鬱，不能有此。而清淑之氣，獨在中原，此正化機鼓盪，蓄此瑰奇，以成我國家利賴之大原者。

倘能各處俱立公司，暢銷海外，辦物宜於五土，收重值於兼金，所得誠非淺鮮。臣爲推廣利源起見，是否有當，謹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戶部候補主事楊祖蘭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

戶部候補主事臣楊祖蘭跪奏，爲釐捐積弊太深，亟宜變法，改歸商局商會籌辦，俾此商局商會振興商務，事無掣肘，事觀厥成，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泰西重商，搜拓全球之利，以爲侵佔各土之階。中國大小利權皆爲彼族所奪，論時事者必獻商戰之策，是振興商務爲當今第一要義。本年以來，皇上軫念時艱，開創百度，於商務一端尤汲汲焉。既講求製造獎勵工藝，以厚經商之資，猶恐官商未能一氣，辦事不克實心，爲之創商局，設商會，以聯絡之。聖訓煌煌，籌茲商政，不遺餘力矣。中外臣民，莫名欽感。臣愚以爲振興商務，固不容緩，而商有大害，不爲清除，欲振興之不可得也。臣籍隸江西，請就習見習聞者言之：

道咸以前，江西商業散在各省者，無處不稱盛焉。今則各城市鎮集，交易情狀日見彫零。叩其由來，厥在釐捐。且衆口一辭曰：釐局不停，商務斷無起色。夫貨釐之設，兵餉所資，實爲國家萬不得已之舉。現當庫儲匱乏，需款孔多，一切度支，恃釐金爲大宗。臣雖至愚，供職戶部有年，亦深知貨釐萬不可裁。惟聞各省歲收釐捐，督撫外銷數多，報部不及其半，而額外之使漁者更無算。部中無憑稽查，立法比較，於是疆吏益得取巧，局卡林立，節節

抽收，於是局員益敢橫征。假公濟私，層層剝削，蓋自洋貨盛土貨衰，應征之數一絀。完納多則貨本重，商人無利不前，應征之數再絀。司巡不給工食，枵腹萬難從公，而大頭小尾暗號買放，索取酒錢諸弊俱出。不遂其欲，則誣指偷漏，罰數十倍，即有利可圖者，商人畏禍，亦不敢前，應征之數更絀。至近年，實不及早年十之三四，而局員不慮也。籍口比較正項之徵，每加三四倍。又有紅錢名目，其數多與正項相埒，不至有盈無絀不止。近則商亦多奸，或冒洋牌，或捐洋監，恃洋商教士為護符，故為局卡抵牾，不繳釐捐，且圖責償此項虧空，又無非於他商取足。商人豈無天良，每黯然神傷曰：欲不洋牌洋監，何以為生？當此奸弊多端，計莫先於整頓。乃歷來整頓之餘，弊端愈甚。幸各省於和盤托出之議，皆不實力奉行，尚少開一弊竇。不然，弊竇益多，商艱益重，淵魚叢爵，更切杞憂。比者外人訕笑，迭著報章，我即不畏人言，而盡力抽征，公家未得其半，徒啓官商詭詐之心，積成貿易衰微之勢，為商大害，莫甚於此。不為變法，其可已乎！

考泰西各國，凡法律稅則於商務有窒礙者，商人呈明，其國家無不立為之補救。況我皇上維新之治，日有進步，大小弊政諸多改革，豈肯容此釐局致礙商務耶？查甘督陶模自強大計一摺，內稱商民由富而貧，以至赤貧，皆由釐金累之，良民孰不畏官，但無留難需索，本自樂輸。商人各業皆有首領，市廛每歲出納貨物，成本若干，應稅若干，人所共知。或令公舉正人，在會館包繳釐金，一切局卡委員浮費叢弊，似可悉除。惟各處情形不同，應由地方官斟酌辦理等語。是欲改為包釐也。又查山陰湯壽潛危言中包釐一則，曰：斟酌於停與不停之間，莫如包辦。遇貿易繁盛之地，設局置委員捐之坐賈，由坐賈捐之行商。城鄉鎮集出產貨物，必有行棧為之存儲發運。向章甲貨歲捐若干，乙貨歲捐若干，釐局有底簿可查，集各行棧令之認定捐數，稽查抽取。若燭照數計，無從朦混，官總其成。是言包釐之善也。陶模曠寄重臣，所言斷不敢欺。湯壽潛通達時務，必無妄言也。包釐之法可行，自無疑義。惟陶模於上之稽徵，下之歸宿，尚未詳言。壽潛言之甚詳，而局員需索，行棧侵漁之弊，恐仍不免。不如採取此二說，酌以今之新政，稍變通而行之。今者各省商局商會奉旨次第舉行，即可將現有釐金局卡一律裁撤。

淨盡；其應征之釐金歸商局督同商會包抽。商局以振興商務爲心，則剝削商人之事萬不肯爲，以視釐局委員，其供職祇在征收，其用心專在比較者，固已不同。使之兼辦釐金，必能先將有妨商務之弊除之務盡，督同商會持平抽取。商會中董事無非其地之巨商大賈，卽所謂各業之首領，不啻公舉之正人也。責成包抽，視行棧尤有歸宿。應如何分類征收，歸總完納，許其因地制宜，斟酌辦理，藩司總其成焉。浮費既已全刪，正額何致太減。縱法網未必無遺，而大宗必無幸免。彼商人亦原視釐金爲固有，今既無詐索無留難，卽此寬免之貨已爲利賴不少，尙復何心不遵輸納。況光緒元年前有廣東布政使招商黃巨源包抽通省洋藥捐釐之案，七年又有粵督奏定新商李玉衡接辦包抽之案，兩案具在。壽潛謂洋藥可包，百貨何不可包？廣東可包，各省何不可包？實爲定論。至蘇州、松滬、九江、浙東四處貨釐，已經抵借英、德商款，情形稍有不同，似亦可改爲商會包釐。商局稽徵，而仍歸總稅務司赫德代總其成，以符前立合同，於抵借無關，出入當無阻格。卽該四處仍照舊章，其餘改爲包釐，商局商會儘可認商認貨，分別抽征，兩無妨礙。

抑臣竊有慮者，釐局全裁，便於商不便於官。陶模一摺而外，未見督撫極陳釐局叢弊。此事若交各督撫籌議，知必有詞奏駁。不則亦必言商局商會一時猝難創立，故爲緩之，卽以沮之，其法必不能變。擬請皇上宸衷獨斷，令出維行，或交京師商務總局督理大員酌議辦理，俾商除大病，新政克成。卽有欲效前英使威妥瑪、德使巴蘭德覲罷洋貨抽釐之尤者，亦無可託詞要挾，則大局更可無虧，而釐金且可長恃也。

臣幸值我皇上廣開言路，力除忌諱之時，略有所知，不敢緘默，是否有當，謹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翰林院侍讀學士李殿林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李殿林跪奏，爲機器紡織以絲棉爲大宗，懇飭各省地方官勸民廣植桑秧，普種棉花，以開利源而充機器，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恭讀七月二十三日上諭：戶部奏代遞主事甯述俞

條陳一摺，廣興機器爲製造貨物之權輿，現在開辦農工商總局，並飭各省擬設分局，振拓庶務，應用各項機器至多，著各督撫極力裁節冗費，籌備的款，妥議迅設局所，分別製造，以擴利源而資民用。欽此。仰見我皇上講求新政與利惠民，莫名欽感。

臣維機器之設，不祇紡織一項，而紡織要務，全賴絲棉充足，機器始能運用不竭，貨物暢行。誠恐所產不敷所用，卽無以副諭旨，廣興機器之至意。近年來外洋互市，購買絲棉價值昂貴，推原其故，固由外洋販運之多，亦因中國出產之少。蓋欲收絲必先飼蠶，欲飼蠶必多栽桑，古者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豳風紀蠶月條桑，誠以樹桑爲農務攸關，所樹之地，所採之時，不妨田功，實爲閭閻大利。月令又紀命野虞毋伐桑柘，野虞農官也，爲民牧者，果能巡行阡陌，令民徧植桑秧，連鄉比戶，蠶繭蕃昌，何患織造所需不能供機器之用。

棉花舊名吉貝，遠近流傳，種者居多，而未種地方亦復不少。近來鴉片流毒，小民舍本逐末，貪利目前，競種罌粟，反視種棉爲迂計。往往州縣設紡織局，置機試辦，乃本地素不產棉，購自遠方，工本反多賠累。故民間粗布轉不如洋布之賤，皆因產棉無多，是以女不務織，則雖欲廣興機器，其如棉不足用何。懇請皇上飭下各省督撫嚴催州縣，勸民各處樹桑種棉，並令地方官每年將絲棉所產優劣，呈報上司驗明，果係實力奉行，著有成效者，擇尤保薦。若其無效者，黜之。如此則絲棉充足，俾機器織造無窮，農工商務局貨物互相流通，而利源日闢矣。臣以愚昧之忱，願獻蕝蕘之議，謹據實直陳，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湖廣總督張之洞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八日

頭品頂戴湖廣總督管湖北巡撫事臣張之洞跪奏，爲遵旨於漢口試辦商務局，酌擬辦法六端，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七日奉上諭：振興商務，爲目前切要之圖，疊經諭令各省認真整頓，而辦理尙無頭緒。泰西各國首重商學，是以商務勃興，稱雄海外。中國地大物博，百貨浩穰，果能就

地取材，講求製造，自可以暗塞漏卮，不致利歸外溢。著劉坤一、張之洞揀派通達商務明白公正之員紳，試辦商務局事宜。先就沿海沿江，如上海、漢口一帶，查明各該省所出物產，設廠興工，果使製造精良，自能銷路暢旺，日起有功。應如何設立商學商報商會各端，暨某省所出之物產，某貨所宜之製造，並著飭令切實講求，務使利源日闢，不令貨棄於地，以期逐漸推廣，馴致富強。事屬創辦，總以得人爲先。該督等慎選有人，卽著將擬定辦法，迅速奏聞，毋稍延緩，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仰見朝廷通商惠工阜財利民之至意，欽佩莫銘。

查商務乃今日要政，上海爲沿海總匯，漢口爲上游要衝，鐵路樞紐，自應分設兩局。除上海一局由兩江督臣劉坤一委員開辦外，茲於漢口設立商務局，以鼓舞聯絡上游川、陝、河南、雲、貴、湘、粵等處工商爲要義。其商學商報商會及講求工廠製作、商貨銷路等事，江楚兩局各自籌辦。遇有應行聯絡通貫，或應互相協助之處，隨時知照會商辦理。雖分爲兩局，仍聯爲一氣，應由臣與兩江督臣劉坤一商籌酌辦。所有應辦之事，其要有八，謹條列於後：

一曰啓發。商報商會商學，皆係啓發之事。商報係採訪沿江沿海各口岸暨鄰省本省土地所產及人工所造各貨市價銷路，並譯各洋報所載商務，兼譯西中之有關商務者，分期出報。商會係由本局商董邀集各省各幫大商入局，定立商會，或面商，或通函，或登報，互相討論考校，以期聯絡協助，力厚氣旺。商學係考求製貨理法，銷貨道路，綜核新式護商律例，以及中外盈絀銀幣〔幣〕漲落各國嗜好，各業衰旺各情形，自應設立學堂，延師教習，方能增長知術。惟由國設立商學，華人能任教習者，斷無其人。若延請洋教習，經費太鉅。且設堂經費，亦屬不貲，斷難舉辦。惟有赴外洋學習，但西洋過遠，東洋較便。商會中人有願往者，自備資斧，或由商會籌集公款，湊齊人數若干，由該局稟臣發給護照前往，並資明總理衙門暨出使大臣查照。至設局之始，不能不酌籌經費，以資刊報設會等事之需。擬於整頓牙帖項下籌撥，以後商務漸興，果有成效，方可與衆商酌籌集經費之法。

二曰倡導。製造土貨，需用機器，華商不知成本若干，有無利息，未敢試辦。現擬除已設之紗布絲麻各局外，

其餘土貨之需用機器者，若牛皮骨角紙張竹器漆器洋蠟之類，均可次第籌辦。官籌本若干，並借商款若干，先設數廠，令其觀感，見有成效，自知仿行，或代為仿求製造之法，及需用何項機器，以為之倡。

三曰合力。商務必集公司，方能大舉。一省商力不足，合他省以益之。查上游四川雲貴等省，出產土貨甚多，而地勢較偏，購機選匠種種不便，且機器運至川江以上，實屬不易，銷路亦窄。若造成後，再運至下游，行銷徒多，往返耗費。至於陝甘河南兩廣湖南，亦不如漢口地勢適中四達，現擬於武漢一帶衝要地方，購買地段，以備入商會者，在此地段內購地造屋，或設行棧，或設機廠。

四曰塞漏。現在洋商已准在內地設廠製造土貨，無從禁阻，愈開愈多，華商更難覓生計。即使日後續開，固已著著落後，莫若議與洋商合辦，既免占我全利，並可學其工藝，此亦補救漏卮之一法。

五曰社習。中國商賈積習，識陋見小，亦思依仿新式辦運新貨，而偷減工料，貨質全非。以假亂真，以劣擾優，種種欺偽，以致外人削價退盤，甚至無人過問。其貨真價實之商，反為所累，甚有招集股分存意，詭騙事未辦成，貨已用罄，遂致人人畏避，公司難集，商務莫興，實緣於此。必須明定賞罰，以示勸懲。

六曰保護。近日各省倒賬之案層見疊出，漢口沙市已屬不少。商局既設，未倒之先，官為防察防護，既倒之後，官為嚴追懲辦。凡曾經倒塌之商，照西例飭令報窮，列諸商報，使遠近咸知，以後永遠不准更名充商貿易。

七曰體恤。嚴禁稅關釐卡留難需索，新製土貨可以抵制洋貨者，奏明減輕，或暫免稅釐，定明專利年限，不准他商仿造。

八曰獎勵。新造機廠，暨捐資興辦商報商會商學，及在外洋學成工藝回華可資實用者，奏明請獎。

以上八端，總之不外於抵制洋貨，依仿洋式，借助洋師三義。從此著手，方為有關內地商務大端，由粗入精，由近及遠，即將前經奏設之勸工勸商局號，併此局之內，其中事體繁博，現在先立大概章程，以後隨時籌畫變通，務期以漸推廣。查有奏調湖北差委廣東候補道王乘恩，端廉切實，才力精強，商務綜核尤所擅長。此次另片

奏調之江蘇候補道程饒洛，廉正核實，不辭勞怨。擬委令該兩員會同總理其事，并擬遴選殷實誠信通曉時勢之商董數人爲總董。惟漢口之商，外省人多，本省人少，但取其熟悉商情，勢難拘於本處紳士。所有選員設局大概情形，已經於七月十八日電奏奉旨允准在案。現在督飭該道等，將商務應辦各事宜妥議，擬詳細章程，認真次第籌辦。務期聯絡上游各省，漸次擴充。除以後辦法隨時奏陳，理合恭摺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奉硃批另有旨。



## 九 銀行幣制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劉慶汾呈

(軍錄)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十四日

鹽運使銜道員用候補知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劉慶汾謹呈，爲做照成法印造銅錢，通飭各省從速籌辦，以濟時艱而抒民困，懇乞代奏事。竊維國帑支絀，國用浩繁，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當此財才竭蹶，輟聞息借洋款，息借民款，從未有贖開利源以補時困，是猶汲江河之水，絕其源流而飲之，飲之雖少，日久必竭，猶用太倉之粟，廢其耕作而食之，食之雖寡，日久必窮。至竭至窮，終陷饑渴，此職所以有勳於中而不能已於言者也。事至今日，迂緩之計莫補時艱，空疏之談罔有成效。現在惟有速將錢法略爲變通，各省措施盡皆不須期年大利頓興，職隨使外洋，十有餘載，每見彼國所鑄銅錢與金銀等錢併行不悖，行使之便，利益之溥，有筆紙所能殫述者，謹就管見所及而略陳之。

詳考印造銅錢，非第無弊，其利有四焉：一成本極輕，獲利增倍也。我國現行各種制錢，每一千文略重七斤左右。若以目前每銅百斤價銀二十餘兩之銅鑄之，虧本過半。倘攪鑲鉛，則年號糊模，圓法愈壞。今改爲當五、當十、當二十，每銅百斤計可得錢八十餘千。此較舊法而兩倍其利也。一製造甚精，分兩無幾，可杜作僞而免私鑄也。印錢改用機器，則字畫明顯，樣式堂皇，斷非土爐可以做造，亦非小號機器所可做摹。且每枚既作當五、當十，及當二十分兩自是無幾，奸商即苟毀銷，必虧資本。此作僞私鑄之弊不禁而自絕者也。一錢價劃一，則小民厚沾其惠也。咸豐同治年間，雖有當十、當百成法，因製造不精，民間易於作僞，以致各省格不能行。今做其法而改用機器鑄造，一面印光緒通寶，暨年分省分局名，一面印當五、當十、當二十以及若干枚，可換龍洋一元，庫銀六錢八分，永遠定價，則奸商無可居奇，錢價不致昂貴。此小民實沾厚惠者也。一飭官收用，則中飽可除，漏卮可杜。

者也。查道光年間所行寶鈔，初非民不遵使，實由官不肯收，以致中止。今若改印此項新錢，凡民間應納官款，數在千文以上者，勒令繳納新錢，以前之錢，僅准零星搭用。如此徵收，新錢方能流通不窒。

即以各省現造龍洋而論，其不能周轉使行者，一因轉由外省銷行京師，勢理不順；一因各項用款，仍計銀數，事出兩歧。且劣書盡役，深恐龍洋一行，則火耗平餘盡歸烏有，有以百計阻撓，多方掣肘。況國家未能盡用，僅勸商民強而行之，其難暢銷，勢所必至。倘將各省釐稅丁漕薪俸軍餉內外一切正雜各款，凡例納庫銀一兩者，改爲龍洋一元五角，多寡之數，以此類推。應請欽定成案，京外一律奉行。龍洋自可暢銷，銅錢亦必廣佈，銀銅兩錢并用數年，再繼紙幣，國幣之充，可立而待。且外國行銷我國洋錢，每元內攙銅質數分，歲計受比成色之虧，不下二百餘萬。今做成法，自主利權，則外國洋錢進口自少。此宗漏卮，非特可以補救，向來中飽惡習，亦可滌除者也。

職邊隅下士，樗櫟庸材，寡學淺聞，焉敢預謀國家大計。因在洋日久，此項利益確見真知，且運會所趨，變通損益，實處不得不然之勢。用是不揣冒昧，另將詳細條議鈔呈總署，敬謹粘圖貼說，伏乞察看代奏。

戶部主事王鳳文呈（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

具呈本〔戶〕部主事王鳳文爲請將昭信股票一項開設官銀行，自開利源而興商務，期於上下流通，取信天下以善其後，呈請代奏事。竊維股票之行，不難於息借，而難於歸還；愚民之見，不樂於創始，而樂於觀成。此次股票開辦，本爲償還日本起見，原議有二十年清還股本之說。但比年以來，國家歲帑每每支絀，二十年清還此票，誠恐力有未逮。現已以別款抵日人，而股票一項既無停止之文，又無孳生之路，將來勢必零星動支，漸歸於盡，良可惜也。負累於國家，其事小；失信於天下，其患大。職爲股票借實爲國家危耳。

邇來朝廷振興庶務，惟日孜孜。然如鐵路礦務兩大宗，雖經商辦理，而究必貸款外人，縱會計十分公允，利

權已分去一半。況其下焉者乎。查泰西各國商戰之說，門類繁多，幾於無從入手。然提綱挈領，則曰銀行而已。銀行者，合萬民之資以圖成，舉通國之力以相赴，上下一體，脈絡貫通，故人人以國事爲家事。我中國本宜早開銀行，而苦於不能集資。今股票一項未還日本，似正天之所以留此元氣，以培我商務之根也。倘以此項開設官銀行，則其勢順，其力省，其效速。嗣後各省陸續解到，即徑交銀行，以厚居積。如礦路招商等事，利益確有把握，准其由銀行借款以收利權。從此孳生無窮，不但此次股票續領者踴躍從事，以後銀行推廣利溥，於民即多出股票，亦且將趨之若鶩。五年以後，漸招漸還，不願收回者聽之，行息分數，仍依原議。如此辦理，則利源既免外洩，百姓亦確有指望，商務且愈推愈廣，一舉而數善備焉。語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茲擬將股票款項於都中設一通利銀行一所，並請皇上明降諭旨，曉示天下，俾民間咸知股票之行，有利無害。一面通諭都中大商公舉公正廉明勇於任事者數人，以備總董副董分董之選。一切章程，即仿照西商辦理，以協民情而便交涉。

職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中堂大人鈞鑒，謹呈。

河南試用知縣黃景棠呈（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具呈披覽，鑑分河南試用知縣黃景棠，爲幣政廢弛，平色參差，隨擬增改條陳，呈請代奏事。竊財用者，生人養命之源也。貨幣者，國帑盈虛之本也。我朝踵明舊規，俸餉地丁，概以紋銀爲出入。而所定圖法，則每千以六斤四兩爲率，原其初立制，蓋謂紋色高，則無低偽之患，錢質重，則免私鑄之虞。數百年來，奉行不易。自海禁開後，西人以九成成色之大洋，八成成色之小洋，流入中國，歲數百萬。疆臣爲杜漏卮起見，先後奏請開鑄龍圓，惟成色略低，祇可流通內地。今年上諭，有發放俸餉，搭配龍圓之命。京師貿易，率多用之。惟庫平重七錢二分，京平重七錢六分，計較錙銖，動輒爭執，至今不暢銷者，坐是故也。不但此也，京師平色無定，若庫平，若京平，若市平，若公法

平，大小參差，已非國制。而紋銀累重，難於攜帶，錢莊銀號，相率易銀而票，轉瞬倒閉，受害最衆。西國以幣政爲民生國脈之根原，輕重高低一成不易。而我之弊，乃至此也，是不可不變矣。若錢古所謂泉刀也，貨布也，布之義取諸布，泉之義取諸流，今之制錢用之直省，而京師又一式焉。今之當十用之京師，而直省又一式焉。以五爲百，以五十爲一千，初抵京師，茫然不解，且又有所謂小錢，銅質輕薄，什九私鑄，一城之隔，兩不通用，然計以高紋一兩，祇易廢銅二斤，彼黠僧奸民，又安得不以私鑄爲利藪也。我皇上勇行新政，有弊必革，無利不興。而於國家盈虛消息之關，若不亟爲綢繆，將來洋圖日入而日多，既足以制吾生命，制錢則日銷而日少，又將以斷吾生機，其端甚微，其流甚鉅。職草茅新進，罔知政體，然竊以中國地大物博，願日在患貧患寡之中，職安得不盡忠竭愚，爲我皇上縷晰陳之乎。

一增金幣以弭巨虧。查泰西各國，英美專用金，德法比瑞日本則金銀兼用。凡中國借款，必補鑄價，臨時鑄價暴漲，吃虧尤甚。今中國金鑲開矣，稍有起色，宜倣日本九成成色之金，重二分二釐二毫二絲二忽定爲銀價一圓，重四錢四分四厘四毫四絲四忽定爲銀價二十圓之例，自行鼓鑄。若外洋通用，固可以省鑄價，即不然而我流通內地，該金仍爲我有，則洋圓之漲落，終不得挾以相制，此固本之道也。

一改紋銀以專用龍圓。以十成足色之銀，傾銷成錠，人工火耗，耗折既多，而質又板重，不適於用。西國舊有銀塊，近皆改鑄成圓，獨我數百年來，因仍舊習，以庫紋十成之質，易西人低潮九成之銀，即補平色，已暗受虧折矣。計惟有明頒諭旨，盡收天下庫紋松江等銀，改鑄大小龍圓，酌定成色，不得再有參差，一律頒行。彼此通用，完納糧稅，酌補以歸十足，其餘各銀，概不收用，如是則權不外溢，國家收鼓鑄之利，而轉輸無耗折之虞，開源節流，固一舉而兩得之矣。

一改造制錢以杜絕私鑄。我朝鑄造錢文，錢質極厚，蓋以爲成本重，則私鑄少也。然以是塞私鑄者之望，卽以是生私鑄者之心。蓋私鑄則錢日加多，而國課立致其窮。二者相因，弊難

悉數窮其終極，究莫甚於私鑄。近來錢價日昂，錢根日短，洋銅進口日夥，職是故也。計惟有盡收天下之錢，倣英屬香港圓法，大者改爲一仙，抵錢十文，小者改爲鵝眼，抵錢一文。用機器製造，極工樣式，使私鑄者無從倣效，而實輕不能抵其所用之數，私鑄者亦無利可圖。如是則鑄一錢而永遠具存，行一錢而遐邇通用，一仙則以輔小洋之不足，鵝眼則以輔一仙之不足，圓法之便，莫此爲最。若踴而行之，其利立見矣。

一定平色以歸劃一。按中國銀幣，南省以龍圓，洋圓爲大宗，北省以紋銀爲大宗。其間平色不同，則有庫平、京平、關平、漕平、廣平、市平、規平、公砵平之分，輕重參差，名目不一。西人謂中國無信，此亦一端也。今擬專鑄龍圓，酌定平色，務與英、吉、利、墨、西、哥、日、本、諸國之分兩相合。雖將來能否通行各國未可預必，然入吾境者樂吾簡便，信吾公平，一律通行，輕重大小之間，無復爭執，將來愈推愈遠，未必不彼此流通也。一流通則吾之利溥矣。

凡此四者，上利國，下便民，行之數年，國帑充足，而後購極精之器，造極細之紙，製爲鈔幣，而存其金銀於銀行，隨時稽查，不使鈔溢於所存之外。如是則持之久遠，取信於人。若國帑未充，遽行鈔票，是以空券一紙，誑騙人財，誰其信之。邇來內外臣工條陳幣政，不知幾許，然竊計致富救貧之策，終無有過於此者。爲此謹就管見所及，恭擬整頓幣政，酌定平色各緣由，呈請代奏，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呈。

## 十 開礦築路

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黃思永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日購起居注官左春坊左中允臣黃思永跪奏，爲事機迫切，擬請均利止貪，保權弭患，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臣維強鄰逼處，貪得無厭，由口岸而鐵路，由鐵路而礦產，尋間抵隙，得步進步，直有拒之不能，應之不給之勢，此誠存亡危急之秋也。皇上焦勞於上，臣工憤極於下，蓋亦無可如何矣。夫今所謂無可如何者，不自今始，昔也不察，以至今日，今再蹉跎，何堪設想。臣不敢作危詞以聳聽，亦不敢持高論以沽名，第就通商口岸鐵路礦產三事言之，各國所注意此，中國所誨盜者亦此，既不能一概屏絕，終必盡入其彀中。一國啓其端，各國踵其後，利不能均，貪必不止，權將盡失，患何忍言，勢迫計窮，莫此爲甚。若不早爲之所，江河日下，將若之何。擬請卽降明詔，迅飭內外大小臣工從長計議，統三事以定良謀，合羣策而衷一是。

以臣愚陋之見，凡在中國可爲通商口岸地方，不俟請立租界，先行照會各國，一律准其通商，有利均沾，有惠共禦。照上海租界辦法，與各國明定條約，勿任一國專擅於其間。並由國家速設鐵路礦務兩大公司，所有中國之路礦兩項，統歸總公司籌款主持，無論華商洋商皆准附股，勿專借一國之債，專附一國之股，亦不允一國自專一省之路，自指一處之礦。股本統由總公司招集，轉發各省次第興辦，所得之利，亦皆匯歸總公司，按照定章均平分給，不以一處之路礦，計其盈虧，不以一事之興衰，定其作廢。而一切修造管轄之權，朝廷主之，公司任之，各國不得從而干預之。俟奉命旨，卽請簡派廉幹大員，詳議章程，奏請施行。

總之利，可公諸同好，權勿令其旁撓。皇上依四海一家之量，體制愈尊，各國沾優柔壓軋之恩，爭端自息，苟能行之無弊，大局稍安，事機稍定，然後同心努力，趁此暇日，亟圖自強，收之桑榆，未爲晚也。否則，虎視眈眈，伊於

胡底。然公司尤在得人而理，苟不得人，其弊甚大。臣於無可如何之時，作稍縱即逝之慮，建此下策。

如蒙聖明采納，應請勅下廷臣會議，並電飭各省督撫將軍，將臣原奏各節，詳加核議，並切實保薦堪勝鐵路礦務總公司之總理大員，並所擬之條約章程合同，亦請集思廣益，共同酌定，以期有利無弊。然後施行，大局幸甚。是否有當，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江南道監察御史曾宗彥片（軍）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

再：礦利為當今急務，人人共知，而歷辦殊少成效者，其故安在？查西法惟礦學最為深遠，彼國精此者，亦屬寥寥。中國所聘之外洋礦師，率皆下材，即中選亦不可得，礦利何自而興？蓋中選以上之礦師，在彼國已獲利不貲，斷不肯舍近就遠，其勢然也。然則中國礦學不興，礦利斷不可得，所當反求其本矣。急宜於天津、福州、廣東各學堂中，精選聰穎學生，已通西國語言文字者數十人，馳赴歐美各國精習礦學，學成之日，予以優獎，回國效力。一面飭下南北洋大臣，設立礦學學堂，由總理衙門咨飭出使各國使臣，搜求海外礦學各書，咨送學堂，亦選已通西國語言文字者數十人，聚習其中，上選教習，固不易得，聘一中選者，足矣。習之既久，其中必有出類拔萃之才出，而供國家之用。大抵微渺之學，即善教者亦但能示以程途，及其精微之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所謂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與人巧也。甚未可以教習難求，因噎廢食，若猶以為緩及今圖之，固失之緩，及今不圖，豈止於緩。伏乞飭下總理衙門，迅速妥議，請旨施行，於礦務實有裨益。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 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王文韶等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臣王文韶、臣張蔭桓跪奏，為遵旨設立礦務鐵路總局，謹將路礦大略開局日期，並派定司員，恭摺仰祈聖鑒事。本年六月十五日，恭奉上諭：鐵路礦務為時政最要關鍵，現在津榆、津蘆鐵路早已工竣，由山海關至大凌

河一帶，亦籌款接辦，大段已具。礦務以開平漢河兩處，辦理最爲得法，成效已著，現在一律推廣。惟路礦事務繁重，誠恐各省辦法未能畫一，或致章程歧出，動多窒礙，亟應設一總匯之地，以一專權。著於京師專設礦務鐵路總局，特派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王文韶、張蔭桓專理其事，所有開礦鐵路一切公司事宜，俱歸統轄，以專責成。欽此。

臣等竊維中國疆圉之廣，民物之饒，甲於諸州，指日鐵路星羅，礦工雲集，若漫無歸宿，則利未溥，而害已潛滋。欽奉諭旨，京師專設總局，所以保國權而息紛擾，略如各國鐵路礦務設部之例，經權妙用，深佩聖明。此中籌辦之道，或官辦，或商辦，或官督商辦，宜有區別，卽中西商合股，亦屬商辦，與他國國家無涉。又鐵路公法，凡車費脚價，均由政府覈定，從無公司自定者。現在津榆蘆鐵路車行漸暢，而每噸貨物收數幾何，上中等下等客位收數幾何，戶部與總理衙門均無策可稽。卽車路起訖，工程分數，開車次數，車行時刻，車上條規，車棧處所，車路所占地畝，爲官地爲民地，並車路車棧車頭車內，所用工匠華洋人各幾名，客車貨車各幾輛，亦均無可考。將來蘆漢粵漢甯滬津保四路，推而及之他處，亦復如是。國家予公司以莫大利益，而公司視國家漠不相關，所謂開鐵路以拓富強者安在也。及今整理，尙不致曩旆日積，不可收拾，此鐵路之大略也。

至各省礦務，開平成效已著，漢河彘解戶部銀二十萬兩，幾經數查而得。而其礦山界址，採礦章程，與沙丁畫分四六成生金，猶是藏頭露尾，黑龍江將軍開礦，又尤而效之，無非以距京遙遠，驟難稽核，自非合盤托出，不足以拓商務，而垂久遠。又開平煤礦，初辦甚疲累，近年經理如法，出煤日多，時或運銷南洋，煤質之佳，遠勝日本。果能推行盡利，足爲國家生財。現在商款若干，官款若干，從前辦塞門德士，能否不致虧本，每日每年出煤數目，局廠處各用華洋人幾名，應令據實具覆，此礦務之大略也。

本年山西河南礦務章程，經總理衙門核議具奏，其第六款礦質出井，值百抽五，仍完出口稅各節，于國帑不無裨益。他省煤鐵礦，可按照辦理。至五金之礦，則值百抽五，不足以盡之，自應另行抽收之法，以重公帑。



現在遵旨設立京師總局，臣等先就戶部總理衙門調查檔案，分行各省各公司查取現辦章程，詳爲核訂，請旨遵行。未經奉旨設局以前，無論官商擬辦未確之事，均不得坐爲定案。緣此數年間，謀辦路礦者紛至沓來，大都欲得一准辦之據，以自爲謀。其於國計民生無與也。于路礦成敗利鈍無與也。其所臚舉，甚至松竹齋一紙舖，亦可擔認八十萬銀資本。浙江鐵路，竟有借銀行期票作保，驗訖發還，僅與該行訂認一次月息，空中樓閣，百出不窮。取之則叢謗，准之則誤公。臣等仰維朝廷設局之意，惟當實事求是，何敢委曲遷就。然此中情形，臣等既有見聞，不能不豫爲防範，以免魚珠淆混，貽笑外人。設局伊始，端緒甚繁，另覓公所，恐曠時日，現擬就總理衙門西院，權爲總局，選派提調管股章京，先將路礦檔案，分別清釐，以憑核辦。卽於七月初一日開局，一切應辦事宜，容臣等隨時商議具奏。

所有遵旨設立礦務鐵路總局各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臣蔭桓現在假內，是以未經呈遞膳牌，合併陳明，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王文韶等片（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再：遵設礦務鐵路總局，所有局中經費，亦應預爲籌撥，以資辦公。此時度支日絀，酌劑甚難。查光緒二十二年，總理衙門議定於出使經費，每月提撥官書局銀一千兩備用，奏明在案。現在官書局歸併大學堂，由戶部歲撥巨款，應由部撥大學堂經費項下撥用。擬請將總理衙門原撥官書局每月經費銀一千兩，自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起，改充礦務鐵路總局公用。如蒙俞允，卽由臣等咨行總理衙門及管理大學堂大臣，欽遵辦理。至將來建造局舍，延訂路礦工師採礦查路，需費尙繁，應由臣等另籌專款，隨時奏辦。謹附片陳請，伏乞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奉硃批依議。欽此。

江西巡撫德壽摺（軍機）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十八日

頭品頂戴調補江蘇巡撫江西巡撫臣德壽跪奏。為遵旨查明通商口岸路礦事宜，據實覆陳，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會奏議覆中允黃思永所請通商口岸路礦事宜一摺，又附奏路礦關係緊要，應切實保薦一片。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奉硃批：依議。欽此。欽遵咨行到臣。

伏查路礦兩項，為今日要務，亟宜認真講求，趕緊開辦，以拓利源，而杜覬覦。未便置諸緩圖，坐失機宜。惟江西地處腹裏，濱臨長江，與湖北粵東壤地相連，若由漢口建造鐵路，直達粵東，商賈販運便捷，公私獲利無涯。前經臣飭司委派候補知縣張曾詒等，詳細復勘，其中山河重隔，應如何鑿石建橋，江西省現無熟悉此項工程之員，亦無承任築股建造之紳商。擬請稍緩，俟蘆漢幹路告成，再議舉辦支路，以通脈絡。

至江西省礦產，歷經飭屬招商集款，廣為開採，五金皆未得的苗。惟萍鄉宜春樂平等縣，產煤之礦為多。現經湖北礦政局派員帶同洋礦師勘驗，會同地方官開辦採運，煤質尚屬佳旺。此外各州縣凡有可開之礦，一經紳商呈請試辦，無不立即批准，並飭地方官開導居民，毋惑於風水積習，阻撓生事，以期開闢利源，辦有成效。即行奏報，斷不敢意圖苟安，稍涉怠忽。現在礦務一切，已飭藩司翁會桂，會同善後局司道，悉心經理，仍詳加考察。如確有通曉礦務之員，即由局詳候保奏，派令專司其事，以盡地利，而一辦法。

其開辦通商口岸一節，原奏內稱：不俟請立租界，先行照會各國，一律准其通商，有利均沾，有患共禦，照上海租界辦法，與各國明定條約，勿任一國專擅於其間，係為廣拓利益，以杜覬覦起見。查江西一省，除九江府西門，久已開通商口岸外，其餘各處，察看形勢，未有地處扼要商賈輻輳，可以添開口岸之區。其鄱湖濱臨大江之湖口地方，雖長江及內河船隻必由此經過，惟地面窄狹，左右兩山巉巖夾峙，波濤洶湧，衝激異常。港口又不便多船，每遇江風陡作，商船無可灣泊，擱岸觸石時蹈不測。國朝康熙年間，曾將九江關移駐湖口，尋以湖口不便

立關復移歸九江。現在該處設有釐卡，因風波險惡，船難穩泊，須視水之漲落，將該卡東移西遷，是其不便之明徵。如開作通商口岸，似不甚相宜。據布政司翁曾桂會同善後總局司道查明詳請，覆奏前來，臣覆查無異。

所有查明通商口岸路礦事宜緣由，謹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奉硃批：該衙門知道。欽此。

### 委散秩大臣銘勛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

委散秩大臣公奴才銘勛謹跪奏，為敬陳管見，試辦官礦局以資報效，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奴才迭次恭讀上諭，欲振興商務，必以官商聯絡為先。又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定章程十二款內，首款重在槍砲，果能自出新法製造者，臨時酌量情形，奏明請頒特賞，並准其專利年限。仰見我皇上振興商務，不惜名器之至意。奴才拜讀之下，欽佩曷勝。在大小臣工，更宜如何激發天良，各抒所見。凡與利除弊之事，如有見聞，理應即時自效。

自洋人通商以來，奴才與日本商人島田豐吉素識，每晤面必以臺礦一年私販數十萬斤，何不稟官設局，上裕國課，下收利源。奴才因事有禁例，又無成本，故未敢為。適當振興商務之際，因查光緒十四年經前臺灣巡撫臣劉銘傳奏明弛禁有案，曾經商人尤中履自行設局報稅。自臺島改歸外洋，礦局始行裁撤。現與日本商人島田豐吉議定，以十年為期，將礦盡行運抵津埠，仍歸官局銷售。凡華商承賣者，應取運往何處，切實甘結鋪保，以備稽查。即臺礦抵岸，發給執照進口，如無局照，即係私販。伊國情干認罰。奴才世受皇恩，愧無報稱，當此開辦商務之際，理應即時舉辦。至局用，奴才極力籌措，斷不敢使用洋款。再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定章程第九款，有開闢地利製造鎗礮等，如五萬兩以上者，優給特賞等語。

今設礦局，不請官款，更不敢仰邀獎敘。或謂礦乃禁物，然宜嚴禁於當年，即應弛禁於今日。溯查八旗子弟畋獵，購買火藥，誠為不易。自通商以來，皆用洋鎗土藥，斷不合用。況後膛槍砲，子藥相連，俗呼曰碼子，更可不用。

火藥。伏查私造火藥者，必擇幽僻之處，否則恐聲音顯露，如失慎竟有性命之憂，何如買洋火藥爲愈乎。十七年，鎮江有洋人接濟軍火之案，是爲明證。此宜弛禁之故也。今查硝磺用項，仍不爲少。每年機器局約用三十萬斤，花爆一項，奉屬不少。加之草辦席片棉花布疋，俱用其薰灼，方能適用。此係民間必用之物，如不設局盤查，則徒飽私販矣。奴才擬請試辦，俟一年期滿，將所獲餘利，以三成報効。雖九牛之一毛，亦集腋成裘之一道。

今爲興利除弊起見，是否有當，奴才不敢擅專，相應請旨以便遵行。如蒙俞允，奴才刻卽赴津與洋商定立批約，俟合同議定，再將開辦一切情形隨時奏明請旨。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江南道監察御史張承纓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江南道監察御史張承纓跪奏，爲鐵路積弊虧累，宜急整頓，以收利權而固國本，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惟中國富強之要，轉運以鐵路爲先，而發軔以近圻爲始。今所成者，津蘆一路，長二百餘里；津榆一路，長六百餘里；誠使經理得人，則官本有著，商利有餘，然後可漸次擴充，以收其成。朝廷量能授事，特命順天府尹臣胡燏棻兼管兩路，亦謂事權旣一，籌畫自精，必不上負天恩，致誤大局，乃以臣所聞積弊虧累，有非聖明所及料者，臣請縷晰陳之。

津蘆一路，胡燏棻原估銀二百四十萬，繼添修二十餘里，至馬家鋪，又增至三十餘萬，是較諸洋商所估，已覺增加。然使建造多費工資，而運費所獲有餘，猶可稍資挹注。乃聞開車迄今，竟至有絀無贏，而站長工頭，類皆藉私肥己，坐擁厚資，甚至有挾資以逃者。胡燏棻並不追問，以其爲親舊故也。

夫津京一路，輻輳東南十數省，萬貨雲集，外人豔稱有倍蓰之利。今胡燏棻手握大權，並不細心稽核，入款則任其隱匿，出款則聽其浮冒。又或浮收車價，勒索商民，中西行旅，時有怨讟。京津要道，屬在耳目，尙且知如不知，聞若未聞，而況遠於此者。

至於津榆一路，前由商董經理時，三年中贏款五十餘萬。自入胡燏棻之手，弊費叢出，逐年虧累，官款不能還，商利不能付，洋債日增，何時推廣關外之路，閉因待款停工，又經年矣。夫俄人覬覦東三省，情已顯露，西伯利亞鐵路尅日成功，即將接入內地，我能展築一分，尙能抵制一分。即使急起直追，猶慮弗及。若令遲回瞻望，貽誤大局，豈可勝言。況已借用北洋官款，迄今未還。近又聞在戶部撥用昭信股票之款，以築錦州之路。萬一海防有事，何所取資？是國家未享其利而先受其害也。商人集款鉅萬，創修鐵路，經營累歲，乃能粗有規模。今胡燏棻糜爛如此，使從前資本盡付東流，豈不令商人寒心。將來各省鐵路借商力者尙多，既虧空於前，何以招徠於後。卽力能勝任，猶懼覆餗貽譏，致遭物議。胡燏棻近在京師，一切事宜盡委之工程司洋人金達，專擅無久，上下欺蒙，弊由此生。款由此絀，債由此增。臣聞息借匯豐銀行之款已累鉅萬，如日後付息還本不能如期，洋人索路抵押，亦意中事。近圻根本之地，豈可以利權與人。儻非速爲整頓，流弊何可勝言。是皇上以此路爲富強之基者，胡燏棻轉以爲病商誤國之具也。後卽加罪，亦無濟矣。現又奏定與洋商訂借銀一千六百萬，展修關外鐵路。至大凌河一帶，似此已成之路，出入各項毫無報銷，一切委員工匠人等薪水，全未咨部存案，致令總管鐵路大臣漫無稽查。將來虧累，詎有涯涘。請旨飭下北洋大臣暨總管鐵路大臣逐一將該局向來積弊及虧累情形詳細確查，並如何設法整頓之處，妥議覆陳，候旨定奪。

臣爲鐵路繫北洋大局起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兵部候補主事梁旭培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兵部候補主事臣梁旭培跪奏，爲臚列礦地，詳擬章程，請旨派員查勘，迅速開辦，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臣伏讀七月二十五日上諭：四川礦務商務，業已漸有頭緒，惟該省產礦處所甚多，商務亦極繁盛，非大加興辦，不足以拓利源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和衆豐財，整頓庶務之至意。臣思五金之產，爲器用所必需，其藏於土石

之中者，曰礦。謹按會典內載廣西、雲南、貴州產黃金、白金、赤金、錫、鉛、鐵、水、銀、丹、砂、雄、黃，山西、四川、廣東產赤金、錫、鉛、鐵、湖南產赤金、錫、鉛、鐵、水、銀、丹、砂、雄、黃，是中國礦產所在多有，不獨西人言之，即士大夫亦類能識之。除開平、煤、礦、漠河、金、礦、雲南、銅、礦、著有成效不計外，其業已試辦者，則有雲南、永、北、廳、之、東、昇、廠、東、川、府、之、硤、山、廠、新、平、縣、之、白、達、母、廠、均已抽收課稅。惟東昇廠出銀較多，又有山東、甯、海、州、金、斗、山、之、金、礦、貴、州、青、溪、之、鐵、礦、徐、州、利、國、之、鐵、礦、開、辦、稍、有、把、握、其、曾、經、礦、師、試、驗、者、則、揚、子、江、甯、國、府、各、處、煤、礦、暨、江、西、廣、信、府、銅、塘、山、五、金、礦、玉、山、縣、廣、平、山、銀、鉛、礦、奉、天、錦、州、之、甯、遠、一、帶、並、北、西、湖、等、處、煤、鐵、金、礦、此、外、如、川、藏、湖、南、之、金、礦、銅、礦、山、西、河、南、之、煤、鐵、礦、山、東、之、臨、淄、濰、縣、等、銀、煤、礦、亦、復、不、少。

臣本粵人，籍隸開建，世居廣東之邊邑，於兩粵各礦頗為詳悉。光緒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臣丁艱在籍，久聞本邑金山、大玉山等處均有舊日金礦，可尋，曾親淘金沙，礦質極為精良，甲於粵省。查廣東通志，更班班可考，且日見無業土人私自挖採者，足以贖養一家，實能獲利。使參用機器，出金必多。開建與潯州、昆連、開潯州府、貴縣、天平、寨山、銀、礦、甚、旺、前、土、人、私、開、礦、口、已、有、一、百、零、三、處、之、多、其、為、土、人、所、識、別、而、未、經、礦、師、試、勘、者、廣、東、則、東、莞、清、遠、海、陽、有、銀、礦、高、要、封、川、陽、春、有、鐵、礦、英、德、河、源、歸、善、有、錫、礦、廉、州、一、府、地、鄰、越、南、近、又、復、得、一、煤、礦、廣、西、則、臨、桂、縣、撈、江、暨、義、甯、縣、銅、礦、平、樂、府、馬、江、金、礦、賀、縣、富、川、縣、煤、礦、錫、礦、慶、遠、府、思、恩、縣、銀、礦、錫、鐵、礦、硃、砂、礦、橫、州、博、白、縣、等、處、金、銀、礦、百、色、奉、讓、州、等、處、硝、磺、礦、查、金、礦、惟、赤、金、為、上、標、金、次、之、銀、礦、為、炸、礦、為、上、大、花、銀、礦、細、花、銀、礦、次、之、以、言、礦、師、泰、西、稱、首、有、名、柯、克、者、有、名、巴、爾、者、若、比、國、則、有、阿、魯、士、威、及、車、利、梯、羅、又、有、頭、等、礦、師、名、白、乃、富、者、頭、等、礦、師、子、爵、名、撒、端、者、近、日、東、洋、亦、有、著、名、礦、師、實、難、悉、數、特、舉、其、梗、概、耳。

謹擬章程二十四條，另將各礦繕寫清單，恭呈御覽，採擇施行。至礦質高低，彼此不一，礦地土名，大小不同，粵省情形與四川迥異，若何辦理，始臻妥協，尤貴周詳。臣擬請旨特派京官一二員先往廣東、廣西，會同該省督撫妥定查驗事宜，迅速督率委員，帶同礦師，分往各縣，逐一勘試。果屬不虛，或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妥議具奏。

即在廣東省城設立礦務局，請旨派員會辦，似較爲迅速。

臣爲興利起見，是否有當，理合陳明，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十日

總理各國事務和碩慶親王臣奕劻等跪奏，爲遵旨酌覈具奏，仰祈聖鑒事。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准軍機處鈔交軍機大臣面奉諭旨：胡燏棻奏各省開辦路礦，訂借洋款，須由鐵路礦務總局覈定，方能允准等語。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酌覈辦理。欽此。查原奏內稱：鐵路通脈絡而便轉輸，礦務關地利而裕國課，均屬萬不可緩之舉。自劉鶴方孝傑勾結洋商，謀攬山西路礦，以致華人之架點者，咸思串合一二洋人步其後塵，以圖一逞。此輩伎倆，儼同客販，祇冀准辦以後，先得厚酬，或逐年坐分餘利，而國家之地土物產，卽入外人掌握。應請飭下路礦總局明定畫一章程，嗣後各省開辦路礦，訂借洋款，必須身家確係殷實，令將資本呈驗，方准承辦；並請飭下總理衙門知照各國駐京使臣，遇有造路開礦等事，借用洋款，非奉國家允准明文，其所立合同章程一概作廢等語。臣等維礦務鐵路關係富強要政，果能自集資本次第開辦，自可恢拓商務，開濬利源。無如中國商情渙散，集股爲難，庫儲支絀，又未敢輕易指撥，不得不借資洋商，以期集事。而一二奸商，遂得因緣爲利，與洋商私立合同，希圖分潤。流弊所至，誠有如胡燏棻所陳者。現欽奉諭旨，設立總理礦務總局，自應明定畫一章程，俾資遵守。惟既准借用洋款，則章程一項，須統籌兼顧，保華商之利權，通洋商之情款。造端伊始，條理細密，容臣文韶、臣舒耔博訪華洋成式，悉心覈定，另行具奏。至胡燏棻所請礦路借用洋款，非奉國家允准明文，所立合同章程一概作廢一節，臣等已詳敘情僞，由總理衙門照會各國駐京使臣查照立案，以防流弊而免轉轄。所有臣等遵旨酌核辦理緣由，理合恭摺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摺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主稿，會同礦務總局辦理，合併聲明。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十日奉旨：依議。欽此。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

總理各國事務和碩慶親王臣奕劻等跪奏，為明定礦務鐵路章程，請旨通行飭遵，恭摺仰祈聖鑒事。本年六月二十四日遵旨開設礦務鐵路總局摺內，聲明應辦事宜，隨時具奏。九月初十日議覆胡燏棻條陳礦路事宜摺內，聲明另行核定章程各在案。臣等查礦務鐵路，誠能辦理得宜，可以益國計、裕民生。然天下事利與弊恆相因，況此事至為繁重，設辦法稍有參差，將使奸商劣紳串通影射，壟斷把持，而公正妥實之紳商，反退縮向隅，無以自効。且既辦以後，利益稍有端倪，不肖官吏又或從而覬覦，百端魚肉，利源未擴，弊竇叢生，斷無可以持久之理。今欲興利闢弊，自非慎始圖終不可。如遴派公司，嚴核股本，示洋股之限制，保華商之利權，及用人、購地、選匠、鳩工、徵收稅課、稽查出入等事，亟應明定畫一章程，以資遵守而垂久遠。臣等博訪周諮，就華洋成式中斟酌採擇，謹擬礦務鐵路公共章程二十二條，恭候欽定。如蒙俞允，即由臣局通行飭遵。此後因時制宜，有應行增減之處，再由臣等體察情形，隨時奏明辦理。

所有明定礦務鐵路章程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摺係礦務鐵路總局主稿，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合併聲明。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奉硃批：依議。欽此。

附清單（軍）

謹將擬定礦務鐵路公共章程二十二條，恭呈御覽：

一、礦路分三種辦法：官辦、商辦、官商合辦，而總不如商辦。除未設總局以前業經開辦者不計外，此後總以



多得商辦爲主，官爲設法招徠，盡力保護，仍不准干預該公司事權。

一總局奏准未經奉旨設局以前，無論官商擬辦未確之事，均應報明聽候分別准駁，不得作爲定案。所有設局以後各省開辦礦路，無論官商華洋，均應按照本總局奏定章程辦理。其有援引設局以前各省礦路章程請辦者，概不進行。

一東三省、山東、龍州三處礦路事務，均與交涉相關。此後無論華洋股分，概不得援案辦理。

一礦路本係兩事，准分辦不准合辦。凡鐵路公司所有沿路開礦章程，不得援案請辦。即礦山准造支路到水口，以便載運礦產，亦祇准造至最近水口，併不得搭客載貨，暗占鐵路利益。其有應造支路運礦之處，並須先行繪圖報明本總局查覈。

一凡承辦礦路，俱須設立學堂，以爲儲材之地。業已奏明通行，自應一律照辦。

一各省紳商有遞呈該省地方官請辦礦路事宜者，該地方官先察其人，如果公正可靠，家資殷實，其所請辦無背奏定章程，即咨報總局覈奪辦理，不得率行批准。其有在總局遞呈者，亦必咨查該紳原籍地方官，確實無疑，然後批准，以杜朦混招搖等弊。

一礦路公司勘定某處必經之地，應由地方官先行曉諭，俾衆周知。不得故意抗玩。至公司買地，遇有廬墓所在，務當設法繞越，以順民情而免爭執，不得勉強抑勒。

一凡經總局批准承辦礦路者，自批准之日起，無論華股洋股至多不得過六個月，一准開工。倘遲延未據呈報開辦日期者，所有批准之案作廢。如實有意外之事，不在此列，亦須預行報明。

一集款以多得華股爲主。無論如何興辦，統估全工用款若干，必須先有已資及已集華股十分之三以爲基礎，方准招集洋股或借用洋款。如一無已資及華股，專集洋股與借洋款者，概不進行。

一借用洋款，必須先稟明總局，由局覈定，給予准照。該商方能借之。仍聲明商借商還，中國國家概

不擔保。其未得准照私與洋商議借者，雖稱已經畫押，總局概不作據。

一公司借用洋款議訂草合同後，先送總局覆覈。如與總局奏定章程不符，仍不能以草合同作據，應飭令再議。如再議始終意見不同，可與他國商人另議。如洋商私相借貸，設有虧累，不得向總理衙門及總局控追。

一設立公司，有准借洋款者，應照成案由本總局咨明總理衙門照會該國駐京大臣照覆後，方為定准。即洋商有情願借款與該公司者，亦須稟明該國駐京大臣照會總署，由總署咨詢本總局是否准該公司訂借洋款照覆後，方能作據。否則作為私借辦理。

一凡辦鐵路無論洋股洋款，其辦理一切權柄，總應操自華商，以歸自主。惟該公司所有帳目，應聽與股洋商查覈以示公平。

一有人與辦鐵路聲稱已集資本及股分若干者，應先將銀款呈明驗實，以杜冒混。

一各省凡有礦路地方，必有借重地方官之處。如有地主阻撓工役聚衆等事，一經公司呈報該地方官，即妥為曉諭彈壓，毋得推諉。尤應嚴禁胥役訛索情弊。如不切實保護，准公司呈訴總局，查實奏參。

一凡公司彼此爭利，或他事有礙公司利權者，應就近由地方官持平判斷，免致兩傷。或因判斷不公，准稟由總局詳細覈辦，以示保護。如係華洋商彼此爭執，應由兩造各請公正人理論判斷。倘實因判斷不服，准其另邀局外人秉公調處。兩國國家不必干預。

一凡礦路所用洋人前往各處勘驗，應責成地方官切實保護，不得推諉。倘遭意外之虞，惟該地方官是問。

一華人承辦礦路，獨力資本至五十萬兩以上，查明實已到工，辦有成效，或出力勸辦，實係華股居半者，應照勸辦賑捐之例，請給予優獎，以廣招徠。

一無論獨辦集股，均准專利。至年限長短，俟臨時察看資本輕重，獲利難易，再行酌定。

一鐵路經過地方，應設關征稅，及礦產出井出口各稅，應由總局會同戶部另定專章，奏明辦理。至盈餘歸

公之款。鐵路應按十成之四，礦務應按十成之二五，提出繳部。

一各公司一切情形及帳目等事，應聽總局隨時調查，或派人前往閱看。

一各處礦路所有現行一切細章，統應彙送總局覈定，局中另繕表譜格式分行各省。所有各公司辦理礦路情形，應於每年年終如式填寫，送總局查覈。

殊批覽。

## 十一 設報館譯書局

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片（軍）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

再：道光後，大地交通，諸國競長，議者已議師夷之長技而制之。考泰西學校選舉，專以開新爲義，合十六國人士所講求，五百年君相所鼓勵，政治、學術、理財、練兵、農工商礦，一切技藝，日出精新，皆有專門之書，每門卷盈千百。美國養兵二萬，而頃與西班牙開仗旬日，輒已大勝。蓋泰西所以橫行四海，掩襲大地者，不在力而在智。吾自交涉以來，同光以前，中外議臣亦未嘗不言變法，而都其所見，率皆在築砲台、購兵艦、買槍砲、練洋操而已，尙未知講求學校也。甲午軍興之後，漸知泰西所以富強在於有學，於是議臣始言學。當今直省督撫亦紛紛漸知立學堂矣。然學堂以何物教之，尙未計及也。學堂僅教諸生童幼，習西國文字語言，五六年後始能通其文字，語言尙未通，其政學則又待之十年後矣。今世變甚急，朝不及夕，豈能從容待之十年乎？其不在學堂中之人士及任官之士夫，尤今日所倚而用之者，乃無從得地球掌故、物理、泰西政俗、經濟、農工商礦各學，而考求之。

臣以爲言學堂而不言譯書，亦無從收變法之效也。同治時大學士曾國藩先識遠見，開製造局，首譯西書，而奉行不通本原，徒譯兵學醫學之書，而政治經濟之本，乃不得一二。然且泰西文義迥異，譯者極難，越月逾歲，乃成一種，故開局至今數十年，得書不滿百種，以是而言變法，是終不得其法也。

臣愚竊考日本變法，已盡譯泰西精要之書，且其文字與我同，但文法稍有顛倒，學之數月而可大通，人人可爲譯書之用矣。若少提數萬金，多養通才，則一歲月間，可得數十種。若籌款愈多，養士愈衆，則數年間，將泰西日本各學精要之書，可盡譯之，而天下人士及任官者，咸大通其故，以之措政，皆有條不紊，而人才不可勝用矣。國家雖貧，而歲糜開款，不知幾許，若一鐵艦一克虜伯砲之費，動需百數十萬矣。若能省一砲之費，以舉譯書之

事，而盡智我民，其費至簡，其事至微，其效至速，其功至大，未有過於此者。若承採擇，乞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行，或年撥數萬金試辦。臣愚一得之見，伏維聖鑒。謹奏。

直隸總督王文韶摺（宣）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九日

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臣王文韶跪奏，為遵旨查明新聞報館辦理情形，及道員被參各節，據實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十三日奉上諭：有人奏天津設有新聞報館，咸謂係北洋水師學堂總辦道員嚴復合股所開，本年三月間，歸日本人經理，而水師學生譯報如故，請飭查禁等語。新聞報館，如係中國人所開，不應借外人為護符，如已歸日本人經理，則不應用水師學生代為譯報。著王文韶查明該報館現辦情形，及道員嚴復有無與外人勾串之事，據實具奏。原片著抄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臣遵即檄飭津海關道李岷琛密查去後，茲據稟復稱：二十三年九月，天津紫竹林租界地面設有新聞報館，關係閩廣人所開，今年三月，見報端有日本明治年月，詢知該館因報紙銷行不廣，資本折閱，售與日人。復函致日本駐津領事鄭永昌，詢問新聞報館果否係日本人經理，並接自何人之手。旋據函覆，前新聞報館主李志成，福建人，因虧本歇業，曾於中歷本年三月初六日，出盤售與敝國士人西村博接辦，自行經理。已據稟明有案。即於是日在報端刊布告白，兼列敝國年月字樣等語。查該領事所稱，前新聞報館者，係閩人李志成，今年三月接開者，係日人西村博，自行經理，皆確有主名，不言另有人合股。道員嚴復案日講求西學，偶以論說登報，則有之，合股之說，即或因此而起，實未聞有勾串情事。至水師學生代為譯報一節，查水師學堂學生，遇有西報，皆當繙譯，原以備考校而資練習，有足廣見聞者，聞亦付之報館，或報館人自向索取登入，尚非受僱代為譯報，其刻載姓名，亦係報館常例。將各等情查悉，具稟前來，臣覆查無異。

竊見邇來報館林立，指摘時政，放言罔忌，措詞多失體要。國聞報所登嚴復議論，亦時蹈此失。蓋該道曩年遊歷泰西，熟諳洋務，狂其書生之見，欲以危言聳論，警勸當世，以冀力振時局，其心尙屬無他。今該道被參報館合股，及與外人勾串各節，既查無其事，應仰懇天恩，免其置議。臣仍勸飭嚴復並學堂學生等，嗣後不得再有隻字附登報報，以自取戾。所有遵旨查明緣由，謹據實恭摺覆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知道。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十日

臣奕劻等跪奏，為遵旨議覆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臣衙門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准軍機處鈔交御史楊深秀奏，泰西學校，專以開新為義，政治、學術、理財、練兵、農工、商礦，一切技藝，日出精新，皆有專門之書。自交涉以來，同光以前，議臣亦未嘗不言變法，而都其所見，率皆在築砲台、購兵船、買槍砲、練洋操而已，尙未知講求學校也。當今直隸督撫亦紛紛漸知立學堂矣，然學堂以何物教之，尙未計及也。言學堂而不言譯書，亦無從收變法之效也。同治時大學士曾國藩先識遠見，開製造局，首譯西書，而奉行不通本原，徒譯兵學醫學之書，而政治經濟之本，乃不得一二，以是變法終不得其法也。考日本變法，已盡譯泰西精要之書，且其文字與我同，但文法稍有顛倒，學之數月而可大通，人人可為譯書之用矣。若少提數萬金，以舉譯書之事，而盡智我民，其費至簡，其事至微，其效至速，其功至大，未有過於此者。乞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行，或年撥數萬金，試辦等因。奉旨：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欽此。又於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九日，准軍機處鈔交御史李盛鐸奏，時務需才，請開館譯書，以宏造就。乾隆年間開四庫全書館，西士譯著之書，悉予著錄。今者梯航鱗集，文軌四通，政俗既同，歸而殊途，學藝復日新而月異。論外交非洞明公法律例，無以為應變之方；肄武備非講求格致製造，無以為制勝之具。言理財非考究農工商礦，無以探養民富國之原。查現譯之書，僅同文館暨江南製造局刊印之數十

種，且皆二十年前之陳編，僅襲皮毛，而未窺閩奧，殊未鑒閱者之心。擬請特旨開館專辦譯書事務，至日本明治以來，所譯西書極多，由東譯華，較譯西文尤爲便捷，應請飭下出使大臣，訪查日本所譯西書全數購寄，以便譯印。至江南製造局譯書一事，仍飭查照成案辦理，如蒙俞允，所有譯書館事務，應否特派大臣管理，抑或由管理官書局大臣兼辦等因，奉旨該衙門議奏。欽此。

臣等查該御史等所稱籌款開館，繙譯洋書，以開民智而造人才，自係當務之急，亟應及時舉辦，以開風氣之先，且令京外各學堂有所肄習。至原奏稱所譯書館事務，應否特派大臣管理，抑或由管理官書局大臣兼辦一節，係爲鄭重起見。惟是譯書一事，與設立學堂，互相表裏，全在經理得人，不繫官職之大小。況所譯書籍，既購自外洋，則擇地開館，尤宜審慎周詳，庶經費不至虛擲。

茲查有廣東舉人梁啓超，究心西學，在上海集資設立譯書局，先譯東文，規模已具，而經費未充，殊非經久之道。上海爲華洋總匯，所購外洋書籍，甚爲利便，刷刊工本，亦較相宜，該舉人經理譯書事務，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臣等公同酌議，每月擬撥給該局譯書經費銀二千兩，即將該局改爲譯書官局，官督商辦，倘經費仍有不敷，准由該局招集股分，以竟其成。所譯之書，應先儘各國政治法律史傳諸門，觀其治亂興衰之故，沿革得失之跡，俾可參觀互證，以決從違。徐及兵制醫學農礦工商天文地質聲光化電等項，以收實用。譯成一種，揭以提要，即寄臣衙門，以備進呈御覽。並令分送各省新設之學堂、學會、藏書樓各一分，以資考究。其餘准該局出售，俟開辦數年後，譯出之書漸多，售出之值，可敷局中推廣之用，即當停撥官款，以節經費。

如蒙俞允，即由臣衙門知照南洋大臣，暨飭行江海關道，就近在出使經費項下，按月撥給該局譯書經費銀二千兩，並飭該局員將開辦日期妥擬詳細章程，送臣衙門核定立案。至江南製造局譯書一事，仍應查照成案，認真辦理，毋令廢弛。

所有臣等遵議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十日奉硃批：依議。欽此。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給軍機處片行（軍）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四日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爲片行事。本年六月初三日接准北洋大臣文稱，飭令刷印校那廬抗議，先行送交軍機處一百部，其餘九百部，一俟刷齊，即行續解等因前來。除已片行景運門值班護軍統領，即飭東華門值班官兵，今早查驗放入外，相應將校那廬抗議一百部片送貴處查核，轉呈可也。須至片者，右片行軍機處。

直隸總督榮祿給軍機處咨呈（軍）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八日

文淵閣大學士直隸總督部堂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兼理糧餉河道長蘆鹽政管巡撫事榮，爲咨解事。案查前奉諭旨，飭令刷印馮桂芬校那廬抗議一千部解京備用等因，當經飭令廣仁堂先行刷印一百部，解送在案。茲又據該堂刷印五百部，裝訂成書，相應派員迅速解交貴處查收，代爲呈進。除仍飭趕緊刷印再行解送外，爲此備文咨呈貴處，謹請查照施行。須至咨呈者，計咨呈校那廬抗議五百部。右咨呈軍機處。

直隸總督榮祿給軍機處咨呈（軍）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

文淵閣大學士直隸總督部堂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兼理糧餉河道長蘆鹽政管巡撫事榮，爲咨呈事。案查前奉諭旨，飭令刷印馮桂芬校那廬抗議一千部解京備用等因，當經飭令廣仁堂先後刷印六百部解送在案。茲又據該堂刷印四百部裝訂成書，相應派員迅速解交貴處查收，代爲呈進。爲此備文咨呈貴處，謹請查照施行。須至咨呈者，計咨呈校那廬抗議四百部。右咨呈軍機處。



江南道監察御史曾宗彥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十三日

江南道監察御史曾宗彥跪奏，爲簽議校邠廬抗議一書，宜展限期，以務精詳，而昭慎重，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恭讀本年五月二十九日六月初六日諭旨，以校邠廬抗議一書，頒發各衙門，定限十日簽議，以備採擇。嗣由軍機大臣，將是書頒發各衙門，共同核看，遵限擬議。仰見我皇上勵精圖治，百度維新，仍復至公無私，集思廣益，跪誦之下，欽戴莫名。伏維求治之道，貴取萬全，則論治之方，不厭詳盡。皇上頒發是書，原欲使羣臣斟酌時宜，變通盡善也。

查馮桂芬是書爲目四十有七，爲言四萬有奇，其自序謂，讀書十年，涉獵於艱難情僞三十年，始出問世，則當日覃精研思，類非隨意掇拾成於倉猝者。夫作者既煞費經營，則論者豈容不細心領會，況事體重大，治忽所關，尤不宜輕於去取，以瀆天聽。今限各衙門於十日內逐條簽出，加以論說，在才識敏捷者，亦或能隨扞所見，其窘於期限者，勢不免空言搪塞，是非顛倒，未由折中，既無以探是書得失之原，尤有負我皇上採擇之意。臣愚以爲欲使逐條逐事，各抒心得，勿泛勿支，似宜寬展限期，俾人人各盡其長，庶幾執兩用中，詢之衆謀而僉同，斯行之天下而無弊矣。

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督辦官報事工部主事康有爲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督辦官報事工部主事臣康有爲跪奏，爲恭謝天恩，條陳辦報事宜，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本月初八日奉上海將時務報改爲官報，派康有爲督辦其事等因，欽此。臣聞命之下，悚懼不任。查報館之義，原於古之陳詩，古者以太師乘輅軒採詩萬國，以觀民風。臚列國之政，達小民之隱，故設官督報，實爲三代盛制。馮桂芬校邠廬抗議

卽有請復採詩之議。我皇上開張觀聽，光復經義，恭釋聖訓，以宣國是而達民情，令發昌言而無忌諱。仰見皇上革舊維新之盛意，勤求民瘼之至仁，周知四國，垂採芻蕘，盛典舉行，逾越千古。臣誦詩聞政，方愧未能，乘軒採風，忽承拔擢，深慮疎闊，隕越貽譏。惟過蒙知遇之殊，思勉竭駑駘之報，謹當慎選主筆，遵旨昌言，揚於不諱之朝，用副求治之意。

惟方今俄德瞰於東北，英法肆於西南，日本迫於東鄰，萬國交於輪舶，鄰疆密邇，內地雜沓，交涉滋多，情形宜悉，一端偶誤，大局攸關。其餘學校農商，保民之本務，兵刑財賦，新政之大經。若夫四海苦窮，黎民疾苦，水旱盜賊，冤獄羈民，皆赤子之號咷，並皇仁所軫念。凡此外交內政，皆報事之大端，臣惟有廣譯泰西之報，多派採訪之人，冀補日月之明，以爲□籌之助。惟西報甚夥，報費甚昂，俄德譯人尤難，非重資不能聘請。今既改爲官報，非撥款無以足經費，而廓規模。非多譯無以廣見聞，而資採擇。查時務報開辦兩年，向藉士大夫捐助，凡二萬餘金，並賴售價乃足支銷。

今既改爲官報，自無捐助，查管學大臣孫家鼐所擬章程，謂官報售價月出一兩，然時務報向來售價僅四元，乃忽令人歲出十二兩，驟增四倍，勢必難行。官報原爲開風氣而廣見聞，祇可仍舊，每年收報費四元，是千數百州縣全出報資，爲數亦屬甚鉅，不敷開銷遠甚。且臣亦無由令其閱看，既無補助，又無撥款，辦理實難，無從措手。夫商報可以開閉隨時，官報豈可令詔書中廢，在該大臣或未悉情形，然豈皇上明目達聰之意。查京師官書局，每月撥經費一千兩，官報局與官書局事同一律，伏乞諭旨飭下兩江督臣，按月由洋務局撥交官報局經費一千兩，以資辦理。然千金月費，實未足爲購報及主筆譯員薪水之用。官報發明國是，民隱，內政外交，既上達聖聰，百官皆當共閱，然後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查原議章程，有請將官報寄送各省督撫，通行道府州縣，均令閱看等語。然各省風氣未開，非奉明旨，則閱者仍寥寥無幾。請明降諭旨，飭下各省督撫臣，通核全省文武衙門，差局書院學堂，應閱報單數目，移送官報局，然後官報局按期由驛站照數移送。其閱報價值，卽依兩湖督臣張之洞

舊例，先由善後局墊解，每分每歲照舊出價四元，在百餘當此非常世變，既可廣學識以助維新，在官報亦可摺彼注茲，藉以助經費而廣採譯。若承命允，庶幾辦理有資，以宣上德而通下情，其於新政，或有不補。惟既爲官報，似應分設京師，合併陳明。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督辦官報事工部主事康有爲片（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再查孫家鼐原擬章程第一條，有宜令主筆者，慎加選擇，如有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挾嫌妄議，一經查出，主筆者不得辭其咎等語。臣自當慎選主筆，嚴加督飭，其論說務以昌明大義，忠君愛國，尊主庇民，博採中外，開廣聞見爲主。至於各西報，皆由原文譯出，雖或間有激切之語，似亦不可任意刪改，庶敵人之陰謀，可以借鑒。且無失上諭，據實直言，破除忌諱之盛意。

惟是當開新守舊並立相軋之時，是非黑白未有定論。臣以疏遜卑微，憂時迫切，昌言變法，久爲守舊者所媚嫉。謗議紛紛，荷蒙皇上天恩，曲加保全，自顧何人，無以爲報，何敢顧恤人言，改其初度，以負我皇上。然他日或有深文羅織，誣以顛倒混淆之罪，臣豈能當此重咎。臣一身不足惜，徒使敵人陰謀之言，不能達於皇上，似非我皇上明目達聰，洞悉敵情之本意也。

臣查西國律例中，皆有報律一門，可否由臣將其書譯出，凡報單中所載，如何爲合例，如何爲不合例，酌采外國通行之法，參以中國情形，定爲中國報律，繕寫進呈御覽，審定後，卽遵依辦理。並由總理衙門，照會各國公使領事，凡洋人在租界內開設報館者，皆當遵守此律令。各奸商亦不得借洋人之名，任意雌黃議論，於報務及外交，似不無小補。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 協辦大學士孫家鼐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臣孫家鼐跪奏，為遵旨覆陳，恭摺仰祈聖鑒事。本月十六日工部主事康有為轉傳軍機大臣面奉諭旨：令將籌辦官報事宜與孫家鼐說。臣詢之康有為云：時務報之設，經費皆由士夫捐助，今改為官報，則無人捐款。此報前經湖廣督臣張之洞等札行州縣閱看，每州縣每年報費只出洋銀四元，未便驟增至十二兩。捐款既無，價又難增，既為官報，自應撥以官款。擬照官書局月撥千金，請旨飭下兩江督臣，在海洋務局按月撥交官報局一千兩，以資經費。另撥經費六千兩，以資開辦。

官報既發明國是民隱，各省羣僚皆應閱看，以開風氣。且教案既繁，交涉日多，各官欲通外國之故，尤以閱報為要。應請旨飭下直省督撫，令司道府廳州縣文武衙門一律閱看。用報若干分，將報費解送上海官報局，按期照數由驛遞交各省會，分散各衙門。每年報費仍收四元，仍按湖廣督臣張之洞舊例，由善後局先行墊解官報局，以資辦公。

至報律由康有為採譯各國報律，交臣進呈御覽，恭候欽定。臣以為康有為所籌事尚可行，請俯如所請。謹具摺陳明，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片（軍錄）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再：臣衙門議覆御史楊深秀、李盛鐸請設局譯書摺內，奏派舉人梁啟超管理上海譯書官局事務，每月由出使經費項下撥給銀二千兩，並令將開辦日期妥議詳細章程，呈送立案等因。五月初十日奉旨依議。欽此。當經飭飭該舉人遵照在案。茲據梁啟超將譯書局開辦日期及詳細章程呈報前來，據稱：六月初一日開局，惟購書籍、置機器、建房屋諸端，為開辦時決不可少，約須開辦銀四萬兩，乃可集事。此局既由官設，可否撥各官局之例，頒發木質關防一顆等語。臣等查閱所擬譯書章程，尚屬妥洽。謹照錄清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應由臣衙門飭令照辦。其請撥開辦經費銀四萬兩，自應准如所請，俾得剋期開辦。並咨行南洋大臣暨劉飭江海關道就近

在出使經費項下撥給銀四萬兩以資應用。至所請撥各官局之例頒發木質關防一節擬由臣衙門刊刻辦理。譯書局木質關防一顆發交該舉人鈐用以昭信守。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奉硃批依議欽此。

附錄梁啟超所擬譯書章程清單原缺 編者

### 協辦大學士孫家鼐摺（軍錄）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三日

臣孫家鼐跪奏為遵旨議奏事。六月二十七日接到軍機處大臣交片面奉諭旨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奏請開編書局一摺著孫家鼐酌核具奏欽此。臣查徐致靖之疏請開一編書局令康有為編譯外國各書恭呈御覽係為請皇上變法起見。又查康有為編成俄彼得堡變政考日本變政考列國比較表日本書目志業已進呈御覽其各國變政之書亦擬陸續寫呈。我皇上聰明聖智即此數種書於列國興廢之故豈不洞若觀火乎。況泰西新史撮要普法戰紀等書久已經皇上閱過。臣恭讀累次諭旨皇上舉行新政毅然赫然中外臣民莫不共喻是政之當因當革聖心早有權衡矣。

臣觀今之中國雖云削弱而地大物博確然可以振興。惟是為政之道不在徒託空言而在力行實政。果能刑政脩明外侮亦將心慄。今者環球虎視肆意欺侮縱有汗牛充棟之洋書豈遂使強鄰畏服。

臣觀日本變政堅沈毅「力」行之二十年勃然興起蓋有自強之根本非僅恃一編書局耳。中國如欲廣譯洋書但於官報館譯書局兼辦此事以備收效者足矣。若待編閱千萬卷書而後知變法自強誠恐紆遠寡效。徐致靖請特開一編書局尚非今日之急務所請應無庸議。臣遵旨酌覈議奏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三日奉旨依議欽此。

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片（軍機）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再：現在上海設局編譯東西文各書，實為講求新政之要。若在外洋就近購譯，見聞彌廣。且外國議院每歲成一事，輒刊成卷帙，分送使館。臣等查出使大臣羅豐祿、伍廷芳，屢常於英法兩國語言文字，素所諳練，宜令就西政西藝各種西書，由使館編譯譯漢，再由該大臣詳核潤色，務令中西文義貫通。譯成之書，每半年彙寄一次，由臣衙門進呈御覽。所需經費，應准其覈實開銷。如蒙俞允，即由臣衙門咨行該大臣等遵照辦理。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六日奉硃批：另有旨。欽此。

梁啓超呈（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十日

再：查泰西各國通例，凡書籍報紙一概免稅，所以流通典籍，開廣風氣，意至美也。中國海關稅則，本無書報納稅之條，惟仍須作為紙稅完納，各處釐卡亦然。統計此項稅釐，國家每年所入，其數極微，而因此之故，勞費留滯，大礙流通。故山陝雲貴四川各省分士子欲購一書，欲閱一報，殊不易得，因之見聞固陋者多，通知外事者少。此非我皇上作育人材之意也。請援各國通例，飭總理衙門通飭各海關，各釐局，凡一切書籍報章，概准免納釐稅。計國帑此項每年所省，不過數百金，而沾溉士林，獲益匪鮮。謹附片陳明，伏乞代奏，請旨施行。謹呈。

翰林院侍講學士瑞洵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奴才瑞洵跪奏，為報館兩宜徧設，請敕實力勸辦，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奴才恭閱邸鈔六月初六日上諭，將時務報改為官報，派康有為督辦其事，等因。欽此。仰見明目達聰至意，欽服莫

名。願奴才愚慮，竊以東西各國報館林立，報章多者，其國愈強，則處今日而采西法，斷宜徧開報館，廣傳博覽，然後壅蔽可以漸除，而外情不至隔閡。查時務報權輿蘇滬，漸及閩粵蜀湘，此外各省無繼之者，而京師首善之區，萬國觀聽所繫，除官書局彙報外，並無特設報館，樹之風聲，似於作養人材，開通民智，尙嫌有所未盡。擬請敕令順天府尹、五城御史，暨各省將軍督撫，實力勸諭官紳士民，一體舉辦，以開風氣而擴見聞。期於時局有所補益。奴才現在亦擬商約同志於京城創設報館，繕譯新報，爲上海官報之續，行省之倡，且俟籌款如何，再行奏辦。所有擬請徧設報館緣由，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候選訓導沈兆禱呈(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

具呈優貢就職候選訓導沈兆禱，爲請諭飭各直省徧設報館，呈請代奏事。竊訓導伏讀七月二十七日上諭：瑞洵奏請創設報館，實力勸辦一摺，報館之設，原期開風氣而擴見聞。該學士所稱現商約同志於京城，繕譯新報，爲上海官報之續等語，卽著照所議辦理，卽著瑞洵創辦以爲之倡。此外官紳士民，並著順天府尹、五城御史，切實勸諭，以期一律舉行。欽此。伏思報館之設，固足以擴見聞而開風氣，而上宣德意，下達民情，尤以除壅隔，開之弊。

查泰西各國報館，英國共有二千三百五十餘家，美國共有一萬四千一百五十餘家，法國共有一千二百三十餘家，德國共有二千三百五十餘家，俄國報館最少，亦有四百三十家。日本仿泰西法設立報館，近聞亦有數百家。總各國計之，其報紙之多者，約有三四千種，每種一次少者數百本，多則數十萬本。無論官紳士庶，軍士工役之流，莫不家置一編。甚至婦孺，亦有報紙，文義粗淺，取其易知。其最大報館，如英之泰晤士，美之紐約等館，並爲國家耳目，採訪事情。凡值他邦有事，與本國有關繫者，卽專聘博雅宏通之士，親往遠方，延訪消息，官書未達，反藉日報得其先聲。故遠近各國之事，無不周知，蓋報館之益，有如此者。

中國報館起點於上海，而廣東漢口繼之。近雖愈推愈廣，如江蘇湖北省會，及天津湖南四川廣西，各有報館一二處。然總計仍不過數十家，較之泰西不逮遠甚。雖報紙不難徧達，而遐陬僻壤，購買每苦無從，故風氣未盡開，見聞未盡擴，而不肖官吏，與守舊之士夫，乃反胥動浮言，使小民搖惑驚恐。山谷扶杖之民，有不獲聞新政，誠有如上諭所云者。

今欲亟除此弊，莫如推廣報館，則電信朝傳，夕登報紙，無論舊政新猷，不數日而家喻戶曉矣。現在京師既經瑞洵創辦，官紳士民，又經諭飭順天府尹，及五城御史，切實勸諭。應請旨飭下各直省督撫，並傳知藩臬道府，一體切實勸諭官紳士民，凡已有報館者，極力籌款推廣，其未有報館者，尤宜趕緊集資開辦。俾見聞愈擴，風氣愈開，實於國事民情，兩有神益。訓導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代奏聖鑒，訓示，謹呈。

工部郎中福潤片（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

再：西法效微，各有專門，官有學堂，民有學會，一邦創之，列邦因之。每得一新法，造一新器，無不刊列報章，以資考證。今我國家百廢舉興，不厭詳求，可否飭下各國駐使大臣，悉心究講，凡有關於軍械、農工、商礦、紡織各學，雖出一新器新法，見諸報章者，均宜隨時繕譯繪圖貼說，集久成書，呈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分交各局以備採取，庶可竝駕齊驅。其書更宜發交譯書局，多為刷印，賤價出售，以廣見聞，而開風氣。奴才愚昧之見，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戶部員外郎恩裕片（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

再：日本近學西法，頗能切實講求，故漸著成效。然各種學問未必遽及西人，其譯出東文各書，亦不能盡西人之長。即以化學論，總署同文館洋教習畢利幹，所譯之指南闡原兩書，雖未能盡窮底蘊，頗真確無誤，東洋未



聞有此善本。化學如此，各種格物之書可推矣。夫我之宜學日本者，學其實力講求而已。至於各種西學，則必以步趨泰西爲要，蓋取法乎上，僅得乎中。我學西人，雖未能遽過西人，然果能如西人，便可以勝東人。若學東人，非止不能勝西人，且將不能及東人矣。況東人所譯各書，難保無錯誤略之處，我又將何法以正之耶？查中西交涉已久，西人之通華語華文者，必不乏人。我果能以重金聘之，而又出真識以考之，具實力以督之，懸重賞以勸之，又以重金招取，講求西學文筆簡淨之華士以佐之，令其詳譯各學之書，必能得其精粹。惟所購西文各書，各有專門，各有彙集，大成之善本求而得之，再令譯人全行譯出，不准增減一字。竊料不數年間，各書譯成，東人且將學步於我矣。學問之道，不廢互證參觀，我之譯書既成，或取東人所譯之書，借資考鏡，則可耳。若概從東人，則大不可也。張之洞勸學篇所論譯西書，不如譯東書，與梁啓超譯書局所議聘請東人翻譯西書，均非真確之見。

相應請旨飭下孫家鼐，轉飭梁啓超，務須不惜重金，聘請西人之精於西學，專門通華語，識華文者主持譯事，而以中人之精華文通西學者佐之。無論西人華人，總以不惜重聘，務求上選爲主。自來辦大事者，斷不容惜小費，譯書其一端耳。梁啓超如經費不足，不妨令孫家鼐寬爲籌備，萬不可以惜費之故，因陋就簡，轉不足仰副聖主力圖富強，振興學校之至意。

所購諸書，如梁啓超力不能致，並請特旨諭令出使各國大臣，不惜重價，購者奉。每選兩分，一分交梁啓超督同詳譯，一分存儲大學堂以備考覈。惟查英人長於商工格致，與航海水戰之學，德人長於陸戰槍砲之學，似宜行令出使英德各國大臣，廣購英文德文各種專門西學善本，選精擇粹，務在詳明。查西人之來華充當教習者，皆挾其各學書籍而來，照舊教習，究其所知，殊不足以窺其書中之能事。且其書是否善本，亦未可知。而其大弊，尤在摘取其略，不求其詳。以故我之學者，既無從窺其奧窔，而其所譯各書，亦多不精不備，殊少善本。以此驗之，我之譯書，豈可不切實講求，務令詳贍精覈也哉。

夫梁啓超以一舉人，荷蒙聖恩，付以譯書重任，該員自當感奮圖報，認真辦理。所譯各書，務求精覈，萬不可希圖省費，招致非人，藉事侵漁，致干參處。儻將來譯成各書，或不詳備，或多錯誤，一經查出，該員何以當此重咎。並請嚴旨諭令孫家鼐，轉飭梁啓超，凜遵照辦，毋自蹈於罪戾也。

又各種西學，固宜講求，而兵學尤爲當務之急。且格致商工農務各學，其收效或在十數年後，而兵學則隨學隨用，尤爲切要。古者六藝之教，執射執御，皆主用兵。中國創設大學堂，本爲自強起見，豈易偏廢此門。現在武備各堂，未能多設，且規模宏遠，萬不逮此。日本使臣謂，宜剔去武備不講，殊未切中國目前情形。應請特旨，飭令孫家鼐改訂章程，將武備一門，列入學堂爲第一等功課，永遠遵守，並推行各直省一律照辦，以精兵學，而練將材。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 十二 其他

掌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崇伊摺(官)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

掌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楊崇伊跪奏，爲大同學會蠱惑士心，紊亂朝局，引用東人，深恐貽禍宗社，籲懇皇太后即日訓政，以遏亂萌，恭摺仰祈慈鑒事。臣維皇上入承大統，兢兢業業二十餘年，自東瀛發難，革員文廷式等昌言用兵，遂致割地償款，兵禍甫息，文廷式假託忠憤，與工部主事康有爲等，號召浮薄，創立南北強學會，幸先後奉旨封禁革逐，未見其害。乃文廷式不思悔過，又創大同學會，外奉廣東叛民孫文爲主，內奉康有爲爲主，得黃遵憲、陳三立標榜之力，先在湖南省城開講，撫臣陳寶箴傾信崇奉，專以訕謗朝廷爲事，湘民莫不痛恨。

今春會試，公車駢集，康有爲偕其弟康廣仁及梁啓超來京講學，將以煽動天下之士心。幸士子讀書明理，會講一二次，卽燭其奸詐，京官亦深知其妄，偶有貪鄙者依附之，而吐罵者十居八九。不知何緣，引入內廷，兩月以來，變更成法，斥逐老成，藉口言路之開，以位置黨羽。風聞東洋故相依藤博文，卽日到京，將專政柄。臣雖得自傳聞，然近來傳聞之言，其應如響。依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入。

臣身受國恩，不忍緘默，再四思維，惟有仰懇皇太后，追溯祖宗締造之艱，俯念臣庶呼籲之切，卽日訓政，召見大臣，周諮博訪，密拏大同會中人，分別嚴辦，以正人心。庶皇上仰承懿訓，天下可以轉危爲安。臣愚昧之見，繕摺密陳，伏乞皇太后聖鑒，謹奏。

改歸知縣庶吉士繆潤紱摺(官)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

改歸知縣庶吉士前戶部主事繆潤紱跪奏，爲內患方殷，求治不宜太急，請固民心，以保天位，瀝披上陳，恭

摺仰祈聖鑒事。奴才竊惟時勢，悲大局之危於旦夕也。疆土削，兵甲頓，貸券積，幣藏空，然而延國祚之長，猶得與列邦盟會者，無內顧憂民心固耳。咸豐庚申之變，薄海同仇，然木蘭行圍，闕下定議，猶有一二親藩碩輔，補救時艱。而旅人之非理要求，蓋莫不撫膺切齒，雖婦孺保隸，咸有勤王敵愾之忱。上年中日交綏，出師倉卒，韓登舉以東山子弟，義勇爭先，借後路無援，鼓聲不震，論者有隱痛焉。海禁之開，今數十年，乃民教相讐，甚於水火，豈真民之背理而傷道哉。亦以忠愛之良激而出此。此實聖祖神宗仁恩之淪浹，抑亦孔子教澤流被萬世於無窮也。

夫西國之有條教政治，奴才詎不謂然。願以蠢蠢細民，心目中但知有聖朝，其讐視西人也。殆如鷲鳥猛獸，時時而欲得甘心者，惡其人因並及其法，亦固其所。奴才愚以爲皇上采西法，立庶政，窮鄉僻壤，亦幸不聞耳。竊計自四月以來，新政繁興，弋功名釣富貴之徒，揣摩迎合，益以揚波助慾。朝廷朝授一官，暮下一令，四民讀邸鈔者，皇皇無主，慮及失業，則人人自危，愁歎之聲，不絕於路。有怨及左右之人，亡輔導者，搖惑驚恐，誠有如詔旨所云，若復刊刻謄黃，徧行曉諭，恐輪音一降，率土驚惶，新政未行，先受變法之害。其陳善閉邪，以直言進者，則不問是非，不加可否，率中廢而已。街談巷議，遂謂舉朝無正人，百官無忠諫，羣陰構難，大盜生心，禍機之萌，近在眉睫，容懷猶殷，望治祇速亂耳。而治安在此，皆言變法之臣，以阿諛將順，巧飾諛奉上者也。而願推心腹任之而不疑，有忠正骨鯁，苦口以行其愛敬者，則疏而遠之。夫西國政教，善於何有，羅馬教皇之權重矣，卒以激成兵禍，地爲法日，奧所據，而教寢衰。當同治九年，法於中方示強而已，敗於德，美尤多，叛黨嘗刺殺其總統林根，議院公舉之弊，下挾私，上徧徇。此外禍亂相尋，迭強迭弱，不可紀極，亦何所取而思效之，以散中國之人心哉。此皆康有爲之邪說詭詞，有以階之厲也。其所作孔子改制考，開陳寶箴已奏請銷燬，而其徒梁啓超者，主湖南學堂，語言狂悖謬妄，逆迹昭著，湘人有明辨錄之作。皇上乃重假二人，以主持政教之權。近聞其聯孫逆於日本，招伊藤來，嗾其黨薦爲客卿，變亂朝綱，顛倒國是，張羽翼，植腹心，結譚嗣同，楊銳爲內援，倚張蔭桓，徐致靖爲外助，而宋伯魯、楊深秀、廖壽恆、王照輩，又從而附益之。護厚若李端棻者，亦復受其狂煽，黨援膠固，根柢盤深，將乘宮車之行，陰

謀不軌，道路譁傳若此，各國嚴兵海上，觀釁而動，隱伏危機，此不可不預防者也。

況粵西逆燄方張，徐海醜惡，膠苦侵地，黔兆亂萌，皆以平洋教，清朝右爲名，振臂一呼，輟耕四起。西士於湖南傳教，羣情不服，寶慶郡署燬於火，湖北沙市亂定未久，而董福祥所部尤疾視西人，恆於鐵路左右尋釁。奉省受教民侮者，結大成會，獨樹一幟，招納豪傑，與天主耶穌教爲敵。俄以築路騷擾，雄強恣肆，百姓蓄怨而不敢發。上海四明公所之獄，尤令人髮指。奴才愚以爲此際內患紛紜，皇上方務亂止安民之不暇矣。乃裁三巡撫一河督，裁鹽法糧道，通同佐貳各官，沙汰候補分發捐納勞績人員，撤局所冗員，汰各營冗兵，此實朝廷力求撙節，但驟增數十百萬無業游民，將焉置之。飢寒之加，迫而思亂，將羣起而與康、梁爲難。抗錢漕，焚教堂，毒脅善良，戕官刻獄，大亂一作，人人有權，用兵而兵已盡，裁籌餉而餉無從出。欲責效於鐵路，機器工藝兵商農礦茶蠶桑諸學，並以緩不濟急，而一無可用，甚且半途而廢。此時人心已去，皇上孤立無助，外洋諸國乘我之敝，借詞保護，長驅大進，拱手奉獻，其不爲五印度之續者幾何？雖寸磔康有爲等亂天下之尸，而萬事瓦裂，追悔何及，涕泣何補，豈不痛哉！豈不悲哉！此奴才所爲追思九廟之靈，而不禁呼天搶地，椎心泣血言之者也。

唐天寶幸蜀，賴郭子儀、李光弼以削平安史，靈武卽位，唐祚以延。明正統土木之變，重賴于謙領軍國事，英宗得以復辟。今爲子儀、光弼、于謙者誰乎？本年元旦日食，天變於上，昭信股栗，苛派擾累，行之半年，民怨於下。當此時也，奴才謂皇上宜懷懷危懼，敬天保民，時存朽索馭六馬之思，誅康有爲、梁啓超、張蔭桓、罷譚嗣同等，參預新政，而召張之洞、崇綺、啓秀、于蔭霖、徐致祥預機務，起劉永福練兵，李秉衡、吳廷芬並加擢用。庶轉否爲泰，身危而安，內患可平，皇上九五之尊可以永保。若不務乎此，而求新貴速喜脂韋之阿順，聽邪說之紛更，根本動搖，爲禍不遠。

奴才爲大局起見，冒死上言，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改歸知縣庶吉士繆潤紱摺(官)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

改歸知縣庶吉士前戶部主事奴才繆潤紱跪奏，為莠言亂政，姦黨竊權，請旨廓清，振朝綱以端政本，恭摺仰祈聖鑒事。奴才伏讀八月初六日上諭，以國事艱難，高幾幾危，願懇慈恩訓政，卽日以濫保罪宋伯魯、歎聲載道，此國家治亂之機，社稷生靈之福也。謹案宋史，英宗以憂得疾，慈聖光憲太后垂簾聽政，相韓琦以富弼領樞密，徽宗初年，向太后權政，復范純仁等官，斥蔡卞。自古母儀坤德，因事行權，圖治孜孜，亦惟有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時艱方棘，皇太后撥亂反正，首嚴黨惡之條，奴才聞命自天，誠慶誠忭。

抑奴才更有進者，康有為以大逆不道，漏網稍誅，聞其將遁時，向家人訣別，有逃赴外洋，藉勢復讐，族滅王公士大夫之語。雖出一時怨望，但其蓄謀已久，何事不為。應請旨飭下順天府五城各直省一體懸賞嚴拿。有生獲康有為者，賞銀若干兩，並宣諭中外，暴其欺君禍國，惑世誣民，盜權謀逆諸罪狀。俾五洲率土咸曉，然於亂臣賊子，為舉世所不容，以定人心而伸國憲。其所作孔子改制考，彼得變政紀，新學偽經考，尤為非理亂道，貽害無窮。應請查禁銷燬。其徒梁啟超，推行平等民權之說，驟然號為康學，狂悖略同。現辦譯書事往上海，請旨電飭江蘇巡撫密擊解京，置以重典。王照、楊深秀皆該逆醜類，張蔭桓結交尤密，常相往來，句伊藤入華，計由二人祕定。五月初六及本月初六兩次轟傳籍沒，人心大快。既乃知為訛言，其植黨營私，招權納賄，聲名惡劣，行路皆知徐致靖濫保匪人，朋比阿附，薦剋未久，逆蹟已呈。並請嚴諭問罪，肆諸市朝，以為人臣不忠者戒。

此外沿訛踵謬，如開議院，改官制，變年號，種種邪說，喪心病狂。至改服色一端，尤為悖逆，用夷變夏，欲廢聖朝三百年祖制，謬妄至此，尚有人心哉。伏望英謀速斷，一律廓清。譚嗣同、劉光第、林旭、楊銳，託通達時務，預樞要實，皆逆黨。凡臣工條奏乙覽不遑者，悉歸四人披閱，簽擬以奉。有參預新政事宜之旨，目無樞總，奇悍無倫，異己者擯之，有論及康有為罪狀者匿之，而不以上告。奴才會於七月內兩次上封事，由都察院代遞，為所抑格不報。

皇上廣開言路，若輩乃憑藉權勢，任喜怒而棄取之，一似都察院專爲若輩設者。羣小人譟起，致變法之令日下日急，浮言騷動，民不聊生。蓋使直言不得聞於皇上，而聖聰益爲搖惑者，皆四人朦蔽之罪也。並請罷斥究問，原保大臣連坐其罪，庶薦主知所驚惕，而言路不致混淆。

奴才愚以爲當此時也，尤重在擇才望素優之大臣，預機務佐皇太后、皇上，進退百官，而理財練兵，實當今急務。夫理煩治劇，才具不能無短長，挈領提綱，心術必須判邪正。方值強鄰環伺，時事孔殷，抵陳蹈瑕，能無滋懼。奴才不避險難，罄陳愚誠，冒昧上言，未審可否。昨懼大局將墜，心懷杞憂，繕具封章，擬赴都察院呈請代遞。適訓政命下，茲併恭呈御覽，昧死以聞。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刑部尙書崇禮等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太子少保刑部尙書臣崇禮等謹奏，爲案情重大，請旨欽派大臣會同審訊，以昭慎重，恭摺仰祈聖鑒事。本月初六日，步軍統領衙門奉密旨：工部候補主事康有爲，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屢經被人參奏，著革職。並其弟康廣仁，均著步軍統領衙門拏交刑部，按律治罪。欽此。旋經該衙門恭錄諭旨，將康廣仁先行解部，並聲明康有爲一犯，俟緝獲到案，再行奏聞。臣等正在派員辦理間，初九日該衙門續奉上諭：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拏解刑部審訊。欽此。經該衙門遵將官犯張蔭桓等七名，悉數拏獲。於初十日一併解送到部。臣等當飭提牢廳員將該官犯等分別收監。查臣部向辦重大案件，均經奏派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審訊。今此案該革員康有爲，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牽涉大小臣工多名，案情極爲重大。相應撥案奏請欽派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臣部審訊，以昭慎重。是否有當，謹恭摺奏聞。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請旨。

兵部掌印給事中高燮曾等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兵部掌印給事中臣高燮曾等跪奏爲除惡宜速，緩恐生變，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本月初六日，皇上以時事艱難，顯懇皇太后訓政，仰蒙俯允，詔旨初頒，同聲歡忭，莫不稱皇上之孝，而頌皇太后之慈。並聞奉旨擊問康有爲，尤爲稱快。初九日復奉旨擊問張蔭桓等，交部審訊。臣等理宜聽候部臣定讞，何敢攙(攔)瀆。乃昨閱天津國聞報，有西人定將干預之語，臣等且駭且懼。查康有爲至今尙未擊獲，其死黨梁啓超亦改洋裝潛遁。若輩黨與衆多，難保不混造謠言，誣謗宮廷，致西人藉口平難，震驚畿輦。從前朝鮮被倭人戕妃逼王，其明證也。

擬請皇太后、皇上當機立斷，將張蔭桓、徐致靖、康廣仁、譚嗣同、林旭五人速行懲辦。其餘俟訊供後，分別辦理。若稍延時日，萬一張蔭桓勾串西人，變生意外，悔將無及。並請電旨飭將康有爲、梁啓超務獲解京，或即就地正法，以免蔓延難圖，大局幸甚。臣等不勝迫切屏營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再事關機密，仰懇勿將此摺發歸軍機處尋常檔案，合併陳明。謹奏。

掌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崇伊摺(宮)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掌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楊崇伊跪奏，爲事機急迫，請宜召大臣，即日來京，恭摺仰祈天鑒事。竊康有爲奸黨甚多，現奉旨密擊在逃未獲，慮有意外之事。皇太后、皇上起居飲食，不可不加意慎重，以慰天下臣民之望。況梁啓超未擊，康廣仁、譚嗣同等未決，深恐康有爲煽惑洋人，以兵輪相脅，應請即日宣召北洋大臣榮祿來京，以資保護。

至北洋緊要，不可一日無人，司道代拆代行，設有要事，尤恐緩不濟急。可否請旨飭大學士李鴻章，即日前往暫行署理，究竟曾任北洋各將領，皆其舊部，緊要之際，似乎呼應較靈。且李鴻章公忠自矢，甲午冬間，或言其



謀反，乃東人反間之計，爲文廷式等所誤。想聖明在上，早已洞鑒此情。夫任用大臣，非臣下所當擬議，惟聞國報所言事機急迫，不敢再安緘默。

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繕摺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福建道監察御史黃桂鋆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福建道監察御史黃桂鋆跪奏，爲奸黨叵測，請早定大計，以杜禍變，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於本月初六日恭閱邸鈔奉上諭：現在國事艱難，庶務待理，再三籲懇皇太后慈恩訓政，仰蒙俯如所請，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辦事等因。欽此。臣伏讀之下，仰見我皇太后勤勞之意，與我皇上孝敬之忱，相得益彰，莫名欽服。是日復聞有旨密擊工部主事康有爲，該員業已出京，僅獲其弟康廣仁。至初九日復聞有旨擊問戶部侍郎張蔭桓，署禮部侍郎徐致靖，御史楊深秀，軍機章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等。外間傳說紛紛，皆謂康有爲弟兄所犯案情重大，其黨之同謀者在內，則以張蔭桓、徐致靖、譚嗣同、林旭爲渠魁，而楊深秀、宋伯魯等扶助之。在外則以黃遵憲、熊希齡爲心腹，而陳寶箴、徐仁鑄等附和之。此外尚有梁啟超、麥孟華等數十百人，蔓延固結，黨羽遍布。甚至有徐勤等赴日本，與叛賊孫文設立大同會。自去年以來，人言嘖嘖，皆謂此輩謀爲不軌，將效開化黨亂高麗之故智。而康有爲來京，果藉變法爲名，包藏禍心，詭計百出，陽託爲忠憤之舉，陰售其奸詐之謀。此搖惑人心，混淆國是，真有出人思議之外者。

今聞朝廷察其罪狀，凡屬臣民，莫不同聲稱快。及聞該員逃匿，未能緝獲，則又私憂竊慮，恐其挺而走險，勾結外洋，致生他變。且天津國聞報，妄造謠言，謂外人意頗不平，此必其黨欲爲挾制之計，而該報復張其說也。臣之愚見，以爲此事宜早決斷，將已獲之犯，速行處治，以絕其望。

至案內牽連人員，應擊者擊，應黜者黜，應宥者宥，一經辦理定奪，即請明降諭旨，宣示中外，使爲首者不能

淵網，爲從者不致生心。卽外人欲來干預而事已大定，無所施其術矣。臣素知康有爲張蔭桓居心詭譎，故望朝廷先發制人，庶免姦黨煽亂。

是否有當，謹恭摺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福建道監察御史黃桂荃片（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

再：臣聞康有爲之黨羽以廣西、湖南爲最多，去年該員在廣西立聖學會，以孔子降生紀年，不用大清國號，識者已知其有異志。湖南巡撫陳寶箴，感於黃遵憲、熊希齡之言，聘該員門人梁啓超等充時務學堂教習。其所著學約及批答之件，語多悖逆。湖廣總督張之洞電致學政徐仁鑄，指摘其謬。湘人復具公呈，請斥邪說。陳寶箴依違其間，實有袒護之意。在籍紳士葉德輝，因素與熊希齡有隙，騰書相詆。希齡云：將約日本之維新黨，勦滅湖南之守舊黨，新舊相攻，不至殺人流血不止，似此肆無忌憚，與反叛何異。

臣綜觀前後情形，大約康有爲等內則巧奪政權，外則私通敵國，其主持變法之說，皆欺人語也。今幸朝廷燭其姦僞，是轉危爲安之一大關鍵。惟元惡已逃，其黨在外省者，難免不滋生事端。擬請電旨飭下兩江、兩湖、兩廣各督撫，將黃遵憲、熊希齡、梁啓超、徐勤、麥孟華等一律鞫問，照例治罪。臣非欲朝廷多行殺戮，但事機已發，不可因循隱忍，貽患將來。

至陳寶箴、徐仁鑄身居高位，皆有風化之責，乃不能維持名教，反爲奸人煽惑，應請嚴旨立予罷斥，另簡賢員往代其任，以慰湘中人士之望。臣管見所及，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福建道監察御史黃桂荃片（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

再：臣正繕摺間，適接邸鈔，知康有爲一案，已奉諭旨將徐致靖等分別審訊看管，此外概不深究。在朝廷明

慎用刑，必已斟酌至當，臣所劾康有爲之黨，尙有未經拏問者，因聞其爲黨中緊要之人，恐其漏網，或貽後患，故不妨臆列，以備聖裁。將來作何辦理，朝廷自有權衡。然臣更有請者，刑部以案情重大，奏請欽派大臣會同審訊，竊恐宕延時日，致誤事機。擬請飭下該大臣等，安速訊明定案。至張蔭桓平日聲名甚劣，雖非康有爲之黨，亦應按照屢次被參款跡，從重懲處，以儆奸邪。臣愚昧之見，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國子監司業貽穀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

國子監司業奴才貽穀跪奏，爲亂黨善假外勢，法綏難懲，請飭迅速定罪，以伸國法而杜干預，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現在康有爲等逆案已破，雖首逆在逃，其糾約夥謀，危我社稷之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並康廣仁等，業經奉旨拏交刑部。其中張蔭桓與康有爲往來最密，通國皆知。康有爲爲時宿其家，無異家人父子。數月以來，種種悖逆，張蔭桓實與康有爲同惡相濟。況張蔭桓與各國句結爲日最久，動假彼族凶狡之勢，挾制朝廷，是其慣技。今因逆案被逮，必將與徐致靖等共挽外國使臣爲之緩頰，倘出而居間排解，從之則無以彰國法，不從又無以顧邦交，依違遷就，轉使怨歸於我，而恩歸於人。

夫事勢至今日，法度紀綱，可謂陵替已。若此番仍不能自伸其權，微特法爲人所撓，而犯者無所畏，亦且恩爲人所據，而受者無所感。康有爲之陰謀倡亂，爲千古所未聞，今既遠投，是已失機於頃刻。若於已獲各犯再爲延緩推敵，雖屬欲得真情以當其罪，轉恐少寬時日，反中其謀。西人一出，將聽其要挾，而從末減，從此紀綱廢墜，無以爲國。彼同逆之徒，勢必玩法而復張其焰，就滅之火，復燃愈烈。此時操縱之機，聞不容髮。再四思維，惟有伏請睿斷，迅飭定案，分別重輕，早正其罪，俾彼族無干預之間，庶國法可行，而逆萌潛息矣。

奴才爲顧全大局起見，是否有當，理合披瀝直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戶科給事中胡俊章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戶科給事中奴才胡俊章跪奏，為恭摺陳仰祈聖鑒事。竊近數日來，奴才風聞法國全權使臣，日有車輛卸載，其中木箱偶然碎裂，見有短刀槍子等物，互相傳說，衆志猜疑，並聞日本公署卸貨，亦倍於平日。雖未必果有他謀，亦不可不思慮預防也。本年九月初五日巡幸之行，以及頤和園駐蹕，均各擬請暫緩，並請密飭神機營武勝新隊兵丁，不必全隊駐扎南苑，即在該廠住宿，勿得散隊回家。其紫禁城內西苑等處，尤宜嚴密巡邏，以防奸宄，而備非常。謹恭摺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工科給事中張仲忻摺(宮)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六日

工科給事中臣張仲忻跪奏，為首惡在逃，請旨緣坐家屬，並酌懲亂黨，銷毀著書，以伸法紀而杜後患，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自康有為創為保教保種之說，著書立會，句結徒衆，潛謀大逆，幸賴皇太后、皇上聖明覺察，將匪黨正法。惟康有為、梁啓超均在逃未獲，其家屬亦未拏辦，諸亂黨中之情節最著者，亦復逍遙法外。除惡未盡，難免不死灰復燃，致成後患。雖聖恩寬大，概不株連，臣維尋常案犯罪止及身，而大逆不道者，則例有緣坐之條，誤被煽惑，情有可原，而為出死力者，則無可解免之理。相應請旨飭將康、梁家屬，迅拏治罪，其有同預逆謀之匪黨，以及條奏中之悖謬最甚者，並宜予以懲處。雖不必概事駢誅，亦當分別禁錮遣戍，除其仕籍，以服人心。

至康有為所著各書，非聖無法，並請旨飭令各省銷毀，有私藏私售者，照例治罪。蓋此事乃非常之變，其情罪較會靜、戴名世為重，辦法豈可太輕。其黨與較林清為多，且皆衣冠士類，辨別較難，首惡未誅，邪說尚在，根株不拔，萌芽易滋。且該黨等自知無以見人，尤難保不與康有為等消息潛通，更圖一逞，非此恐無以善其後也。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工科給事中張仲忻片（宮）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六日

再出使大臣黃遵憲，貪劣荒謬，湘人嫉之如仇，此次來京，沿途需索州縣，各數百金。又湖南麻吉士熊希齡，素性狂悖，其與同鄉葉德輝書，有必率日本人來攻中國舊黨，不至於血流成河不止等語，人多有知之者。此二人與康有爲、孫文同爲日本興亞會總董，現皆將來京，豫備召見，不可不防。臣又風聞總署章京李岳瑞，候補京堂王照，刑部主事洪汝沖，及革員宋伯魯，均於初八九等日，先後逃匿。宋伯魯業經罷職，猶可言也。該員等若非情虛膽怯，何以棄官如遺。應否查實懲辦，恭候密裁。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京畿道監察御史胡孚宸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

京畿道監察御史胡孚宸跪奏，爲逆犯在逃，請旨飭下總署，將罪狀布告各國，指名索取，以伸國法，而快人心，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恭讀本月十四日上諭，康有爲首倡邪說，惑世誣民，包藏禍心，潛圖不軌，現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撫，嚴密查拏，極刑懲治。梁啓超狼狽爲奸，著一併嚴拏懲辦等因。欽此。諭旨甫頒，歡聲雷動，惟康有爲及梁啓超，竟逃法網，殊未足以大快人心。現已罪狀昭著，何敢相爲容隱，不過藉外洋作護符，以陰遂其死灰復燃之計。臣以爲天下之惡一也，亂臣賊子，覆載難容，不獨我禮教之邦難逃顯戮，即各君主民主之國，亦斷不容此悖逆之徒。如有外國叛黨潛逃內地，一經該國照會，豈肯稍爲護庇，以彼例此事同一律。

相應請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將康有爲、梁啓超逆狀，知照各國駐京使臣，並電諭出使各國大臣，轉告外部，煩爲查拏，交還中國，以便懲治。庶使各國知康有爲等，大逆不道，法所必誅，或不至受其欺蒙，甘心保護也。是否有當，謹繕摺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京畿道監察御史胡孚宸片（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

再臣竊見前湖廣道御史文悌奏參宋伯魯、楊深秀黨庇康有爲，誣罔焚聽各節，朝廷恐啓攻擊之風，略予薄懲，回原衙門行走，所以杜漸防微，立意至爲深遠。曷勝欽服。惟查文悌原奏，蓋確見有植黨營私實跡，欲先爲曲突徙薪之計，而不覺自蹈攻訐惡習。今康有爲等逆迹昭著，附和者立正典刑，追維往事，發奸摘伏，文悌不可謂無先見之明。臣久聞該員操守廉潔，才識宏通，服官數十年，一貧如洗，其在戶部也，綜覈精審，素有能名，遠出守歸德，尤復卓著，循良頌聲，至今不絕。去冬補授御史後，臣與同官，聆其言論，益佩其人。似此爲守兼優，若久於置散投閒，殊覺可惜。近者內外大臣，保薦人材，連章累牘，指不勝屈，其以情賄進者，勿論矣。卽間有一二不事鑽營，得邀薦刻者，亦第採虛聲而未有實際，求如文悌之識微見遠，治績昭彰者，殊不多覩。臣知之既審，不敢不據實附陳，伏乞聖鑒。謹奏。

掌陝西道監察御史黃均隆摺（官）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掌陝西道監察御史臣黃均隆跪奏，爲叛逆既誅，奸黨未殄，後患宜防，請旨懲辦，恭摺仰祈聖鑒事。伏讀八月十四日硃諭，康有爲實爲叛逆之首，將附和奸黨，明正典刑，黨類尙繁，概不深究株連等因。欽此。仰見聖謨英斷，威德兼施，天下臣民，莫不歡欣鼓舞。

然臣竊有慮者，現在渠魁漏網，黨類從寬，而其中奸惡與譚嗣同等者，其凶謀恐難遽戢，則候補三品京堂黃遵憲、庶吉士熊希齡也。黃遵憲、熊希齡，前經陳寶箴信任，行爲乖謬，臣曾於四月二十五日據實參奏。查黃遵憲與張蔭桓結爲師生，曾充出使隨員，在新嘉坡勒索洋藥稅入己，爲德國所憾。是以上年派充德國使臣，德國不認接待，總理衙門不得已，請旨改派呂海寰前往接辦。迨黃遵憲署湖南臬司，與漢口英領事，私通書信，英

人索岳州通商一處，總署議允。而黃遵憲唆使英領事，並索長沙、湘潭、常德等埠通商。張之洞深以爲憂，電詢總署，並無其說。此黃遵憲勾結洋人，挾制督撫之實在劣跡也。

陳寶箴開時務學堂，黃遵憲援引梁啟超等爲教習，著爲學約界說諸篇，大抵皆非聖無法之言，湘人惑之。推崇西教，相與詆毀朝政，蔑裂聖賢，刻有時務學堂答問劄記、課藝等書，創爲民主民權之說，尊康有爲曰南海先生，風俗人心，因之大壞。熊希齡親由上海招邀梁啟超到湘，陳寶箴以熊希齡爲時務學堂總理，爲康、梁揚波助餒。又開南學會，湘報館與已正法之譚嗣同及拔貢樊鍾，畢永年、唐才常、生員易致、何來保、訓導蔡鍾濤等，着爲合稱合教之論，潛倫傷化。此皆由陳寶箴聽信其子吏部主事陳三立，招引奸邪，及學政江標、徐仁鏞、庇護康、梁所致。而實黃遵憲、熊希齡爲之助其惡而恣其毒也。

黃遵憲、熊希齡與康、梁，常時密電往來，暗通消息，結黨最深。若令其逍遙法外，難免不勾結外人，隱生禍變。近來中國罪人，多以外洋爲遁逃藪，實堪痛憾。擬請旨飭學黃遵憲、熊希齡，從嚴懲辦，以杜後患，而絕亂萌。至康有爲各書，已經奉旨銷燬，其徒黨梁啟超、麥孟華等所有文字，如湖南時務學堂答問劄記、課藝及種種悖謬之書，流傳各省者，並請旨一律燬禁淨盡，以絕邪說根株。臣爲除惡未盡，宜防後患起見，謹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 掌陝西道監察御史黃均隆片（宣）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再：陳寶箴信任梁啟超、黃遵憲、熊希齡等，在湖南創立時務學堂，南學會，保衛局，傷風敗俗，流毒地方，屢保康有爲、楊銳、劉光第等，其稱康有爲至有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跽跽等語。旋聞前數日內，又電保譚嗣同等，今逆黨已明正典刑，陳寶箴應如何懲治之處，出自聖裁。其時務學堂、南學會、保衛局，應請旨一併裁撤，以端風化，而厚人心。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施行。謹奏。

工科給事中臣張仲忻摺(宮)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工和給事中臣張仲忻跪奏，為英兵來意叵測，亟宜設法防制，免生他變，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聞英人以保護使館為詞，擬派兵數十名，並攜陸路砲入京，經津海關道商阻不聽，並有謂英兵船上除水軍外，另有陸軍二千，亦將陸續進發等語。此事是否屬實，或總署業經阻止，臣均無從探悉。

第此次英倭兵船之來，究因何事，百思莫解。如謂與俄人備戰，則當萃集於大連灣、海參威等處，何為停泊大沽口、秦王島一帶，安知其非為謀我而來。且聞康有為之廚役向人稱說，謂宋楊、譚、林等人，皆常在南海館夜聚明散，於初二三等日，知英倭船來，輒跳躍拊掌狂笑，又安見非若輩招之使來。而且康有為之逃也，係英兵艦在吳淞口外接去，張蔭桓與赫德最昵，其發遣必有數洋人至天寧寺聚語。此次英兵之入京，尤難保非康、張等唆串指使，欲藉外兵為報復之計。又況英來則倭亦來，俄與法、德亦必用兵抵制。現聞俄、德兵船亦到，似此情形，更難必無干預內政之心。

臣維為今之計，惟有先令總署竭力阻止，如萬不能阻，則告以保護之責，中國原當獨任。既貴國等必欲以兵自衛，則我更當多派弁兵，如甲午年故事，常川駐守各使館外，力為保護，彼必無辭。一面在神機營新練操隊中，選膽智俱優之將，精壯可恃之兵，槍械精良，子藥備足，約三四倍其兵數，在各使館門首及路要支棚駐守，日夕結束備戰，預為戒飭，有變即發。弁兵皆加給重餉，每五日換班一半，以免久而疲懈。彼增兵則我亦增防，總期力足抵禦，以隱戢其陰謀。惟萬不可如甲午年所派之步軍營，老弱頹敗，器械殘缺，為人所笑。蓋彼時專為保護洋人，此則專為防制洋人也。臣不揣愚昧，妄擬上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工科給事中張仲忻片(宮)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再：洋兵如果入京，斷非專爲保護使館起見，必有他謀。僅恃京兵不足禦亂，若調外兵，又恐人心驚擾。臣思前次諭旨，停止巡幸天津，而於南苑閱操一節，並未擊敘。擬請宜諭酌調董軍數營，或裁軍數營，馳赴南苑駐紮，聽候簡閱。一面密飭戒備，有警即援。屆期仍請欽派王大臣前往校閱，以掩外人耳目。庶幾人不驚惶，而防範益密矣。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謹奏。

### 福建道監察御史黃桂鋆摺（寄）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黃桂鋆跪奏，爲懲治奸黨，宜按情罪輕重，區爲數等，一律辦理，以伸國法，而正人心。恭摺仰祈聖鑒事。竊以康有爲等謀逆一案，實屬非常之變，朝廷洞燭幾先，赫然震怒，將楊深秀等嚴擊正法，復將宋伯魯、王照、李端棻、陳寶箴、熊希齡等，先後各予處分。此亦足以寒奸邪之膽，而挽輓隨之風矣。然臣尤有慮者，康有爲、梁啓超，皆已逃出外洋，其黨羽在內地者，實繁有徒。若非設法整頓，以善其後，竊恐暗通消息，構煽陰謀，將來死灰復燃，其患必更烈於今日。況國家立法貴乎持平，苟情罪相等，而辦理兩歧，其何以昭示天下，爲今之計，宜將亂黨列作四等，分別懲治。

何謂四等？其一則同惡相濟，結爲死黨，如黃遵憲、熊希齡、徐勤、黃遵楷、韓文舉等，率皆大倡邪說，與康有爲、梁啓超等，朋比爲奸。在京在外，彼此代謀保舉，其處心積慮，直欲天下大權，皆歸若輩之掌握，而後快。至其欲立民主，每謂中國之弱，由於綱常名教，拘牽束縛，使人無自主之權，若非廢棄一切，不能轉弱爲強。此等狂悖議論，康有爲倡於兩廣，黃遵憲、梁啓超等倡於湖南，自時務報盛行，而中外宵小之徒，羣相附和。及康有爲、梁啓超來京，又復肆其簧鼓，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作亂之謀，遂致釀成叛逆，幾壞大局。現在罪案既定，則黃遵憲等似應一律擊問治罪，以杜後患。

其二則奏薦匪人，妄希大用，如陳寶箴之保譚嗣同、楊銳，王錫蕃之保林旭，適以增長逆焰，助成奸謀。此當

與發往新疆之李端棻一例重懲，僅予革職，不足蔽辜。況王錫蕃尙未革職，尤爲兩歧，應請聖裁，予以應得之咎。其三則咨保匪人，以應特科，如張百熙之保康有爲、梁啓超、張之洞之保楊銳、梁啓超、唐景崇之保林旭，核其情節，斷較奏保爲輕，然其濫保之咎，斷難寬容。擬請諭旨，交部從重議處，以昭炯戒。

其四則趨附奸黨，受其指使，如王照請皇太后、皇上游歷日本，洪汝沖、鄭孝胥請用伊藤，李岳瑞請改服制，林韜存請廢中國文字，此皆以變法爲名，陰用漢奸之計，非尋常莠言可比。應請飭查各衙門代遞條陳中，如有此種謬說者，概行革職，永不敘用。

此外如有列名保國會，及外省入黨之人，卽無實在劣跡，亦應存記一冊，以後凡中外要職，關係政權、兵權、利權者，概不用此項人員，以免貽誤。

臣非敢過從苛刻，特以時事多艱，慮患不可不周，除惡不可不盡。賞罰明而後衆志定，是非辨而後正氣伸，但使朝堂之上，罔非正人，則全局之精神爲之一振，而自強之策，皆可從此措置矣。臣既有所見，不敢緘默，謹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理藩院右侍郎會章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奴才宗室會章跪奏，爲敬陳管見，仰祈聖鑒事。竊以逆臣康有爲，結黨煽亂，幸賴我皇太后、皇上，大奮乾綱，俾薄海臣民，披雲霧而見青天，此聖德神功之在萬世也。乃近日外間浮言，頗有以誅戮皆屬漢人，遂疑朝廷有內滿外漢之意。夫我朝之於滿漢，本無歧視，卽今日辦理逆黨，我皇太后、皇上，豈有成心，無如康黨藉此謠傳，於大局實有關係。此際株連，則非朝廷寬大之意，明白宣示，又似近於描畫，更適以實康黨之言。惟有擇漢人中之忠正不撓者，褒獎數人，則羣情定矣。蓋附逆者既有顯誅，則效忠者自應厚賞。擬請於四月初一日以來，所有封條陳，其能論變法之非，宜斥僞學之亂正者，分別褒揚錄用，則正氣常伸，邪黨自解。夫公忠大義，出之漢人，則

所全者尤大。此中樞紐，諒在我皇太后、皇上洞鑒中也。奴才知識庸陋，顧慮滋多，竊以浮言既未盡息，即人心猶未大定。謹就管見所及，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理藩院右侍郎會章片（軍）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再：逆黨梁啟超，乘康逆之教，煽惑湖南，經紳士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等連呈，力抵邪說，保持大義。湖廣總督臣張之洞，亦爲勸學篇以救正之。其原呈暨各官紳駁斥之說，刊有成本，用敢附摺恭呈御覽。奴才詳閱其說，足以挽人心維世道，可否特予褒獎，出自聖裁。奴才愚昧之見，附片具陳。謹奏。

掌雲南道監察御史王培佑摺（宮）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掌雲南道監察御史臣王培佑跪奏，爲謀國以得人爲本，請慎簡忠鯁廉正，臨變不渝之大臣，遍置樞要，以遏亂萌而鞏丕基。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維今日之變，實出非常，仰賴我皇太后、皇上智勇天錫，化險爲夷，天下均受其福。如臣等昧仰贊奚從。然竊深維終始，以爲聖慮周詳，必將推究亂原，而謀維持於事先，不徒懲艾於事後。夫自古扶危定傾，當思傾危所由來，而後得所以扶之定之方。以要諸可久。臣不憚狂愚，竊謂今日之事，若使左右輔弼，固非正人，雖百康有爲，亦烏從而進哉。卽云詭謀叵測，而職居貴近，豈無見聞。苟能各矢公忠，亦當早經敗露。且古來國家遭際艱虞，但得一二蠶臣，以去就爭，以死生爭，朝廷往往資以覺悟，而弭變於無形。今幸我皇太后、皇上洞燭幾先，定難俄頃，然亦間不容髮矣。言念及此，則自王公樞廷，以至臣等，皆罪不容道，而受恩最深，躬膺重寄者，尤爲責無旁貸。聖量寬宏，概赦不問，然不究亂黨可也，不推亂本而思所以防之以圖久遠，則大不可也。今之亂首，不過一新進小臣耳。其始逞也，孰引之，其繼進也，孰翼之，其終之恃也，又孰知之，而其隱之在疏逖之臣，猶諉曰事體重大，不敢以傳聞之詞，冒昧上瀆耳。身受寄託之重，坐視宗社陸危而不之顧，竟同局

外開觀，是誠河心。夫今日世道人心之壞極矣，舉國以各營其私爲得計，致使我皇太后、皇上苦心焦慮，所謂干城者誰屬，所謂腹心者何人，禍難之興，恐未有艾，而欲扞外侮，不亦難乎？夫亂之本卽治之原也，不得其人則亂，得其人則治，古今不易之理也。

臣觀殷三宗周成王皆中主耳，祇以輔弼得人，左右匡扶，遂濟艱難，而昭盛烈。況在聖明，苟股肱心膂，皆得其人，又何內憂外患之不可弭耶？伏望皇太后、皇上神明默運，於王公百官中，特簡忠鯁廉正，不營私利，不避艱險之臣，布列樞要，庶幾休戚與共，永杜亂萌。如謂人不易知，則惟擇之以至公，公則生明，辨之以至慎，慎則鮮失。窺之於心術之微，證之於行事之實，勿以應對辯給爲可喜，留意於平日，勿以一時一事之迎合爲可信。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知人之道，數言盡之。是在皇太后、皇上一加意而已。臣聞朗鑑在前，則妍媸莫能遁形；近年中日構兵，與諸國要挾各案，以及今日之變，皆觀人之鑑也。國家設高官，捐厚祿，大難當前，而不聞有可恃之人，甚且一無建白，將焉用之？前後事蹟俱在，奏牘俱在，昭昭可考，忠佞賢奸，豈曰難知，患不察耳。

抑臣又聞之事後而進讜言，人人可爲忠直，今日請嚴懲亂黨之人，未必非前日隱附亂黨之人，此尤不可不察者也。迺者數月以來，朝廷破格用人，而賢奸雜進，破格求言，而邪正雜陳，非破格之失，失在不察耳。然臣以爲撥亂返治之妙用，卽在乎是，何也？夫不察而國是日以龐雜，一察之而用人行政，卽此已得把握。察所保舉之人，而舉人者之賢否卽可知，計孰便焉。察其言之善者，尙必試之，而人始可信。其不善而顯肆欺罔者，不必試之，職事以致貽誤，則又毫無疑義，以此甄別易易也。

總之治忽得失之幾，胥繫於我皇太后、皇上之一念而已。方今庶務待理，至繁曠矣，伏願聖衷握要以圖，殫精覃思，以知人用人爲緊要關鍵，得人則以之治外而自強可期，以之治內而隱憂可弭，先務之急，莫大於是。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祈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掌江西道監察御史王鵬運摺(軍)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掌江西道監察御史臣王鵬運跪奏。為邪說日滋，請端學術，以正人心，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伏讀本月十六日諭旨，已革主事康有為，學術乖謬，大悖聖教，其所著作，無非惑世誣民，離經畔道之言。著將該革員所有書籍板片，由地方官嚴查銷燬，以息邪說，而正人心。欽此。仰見朝廷除惡務淨，不使非聖無法之論，流毒將來，意甚盛也。獨是自康有為平權改制之說興，一時年少輕浮無識之士，趨之如市。邪說橫流，幾若狂瀾之倒，不易挽回。今年夏間，詔許官員士庶實封言事，聞其間推本康有為之說者，正復不少。在朝廷兼聽并觀，不即加罪責以來言者，而若輩猖狂恣肆，邪說日滋，甚至有以改正朔，用外人變文字，廢跪拜為請者。此等狂怪不經之論，不獨為王法所必誅，即西人富強之術，何嘗係由於此。

現在康有為逆跡敗露，而此等惑亂視聽，干犯名教之人，若不聲明其罪，悉與懲治，彼將謂康有為之敗，由於謀逆，而富強之術，仍非用其說不可。謬種相傳，其有關於學術人心，實非淺鮮。相應請旨，將該員等分別等差，治以應得之罪，以儆將來。并擬請飭下各部院大臣，及各直省疆臣學臣，有進退人材之責者，遇有學術不正，議論畸之人，輕則善為化導，重則嚴予甄劾，力挽頹風，此亦國勢盛衰，人材消長之機會也。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繕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江南道監察御史徐道焜片(官)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再康有為、梁啟超，為中國所不容，必以外國為逋藪。昨閱國聞報，有康逆至香港，英員暫寄之監等語。或擬以為英人欲查康所犯是否私罪，便於將來交犯。或擬以為恐中人在港者，暗中謀害，故寄監以示保護。事雖出於傳聞，而康逆等之在外埠，則確無可疑。查外國通例，此國之犯逃於他國者，私罪交出，公罪例得保護。其所謂

公罪者，叛逆也，無君黨也，變政也，報館也，譯書也，而康、梁兩逆固犯之。其所謂私罪者，欠債也，無恥也，棄妻納妾也，言不踐行也，負款潛逃也，而康、梁兩逆亦犯之。外國僅知該逆所犯之公罪，而不知該逆所犯之私罪，誤信以爲有膽有謀之人而用之，則後患無窮，堪爲遠慮。

臣以爲名教之重，外國雖不甚講求，然巧詐貪鄙之徒，則亦羣然恥之。今據叛逆之罪，以索康有爲，彼將執外例以相拒，不如布其私罪之爲得計也。應請旨飭下總理衙門，密派能員，將康、梁兩逆居家交友一切劣蹟，及拐騙譯書報館巨款，詳細訪察，舉外國之所最鄙惡者，臚舉布告，索還該犯，使外國聞之，悉其醜情，交出則我法得伸，不交出亦必不肯重用，斯禍根可拔，而奸宄無藏身之地矣。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謹附片密奏。

掌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崇伊摺（首）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掌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崇伊跪奏，爲亂黨雖平，慎防後患，密摺仰祈天鑒事。竊康逆爲孫文羽翼，孫文勾引東人及各會匪，九月在津作亂，東人欲乘其利，而將信將疑，因使伊藤親來察看，各國知其用意，惟恐東人得志，故勒兵以待。東人也，孫文也，康逆也，互相爲用，亦各爭先着。譚嗣同之謀，不待九月，即康逆之自爭先着也。禍機一發，各國環集，時日後先，間不容髮。幸而皇太后即日訓政，不動聲色，弭亂未形，宗社之靈，皇太后、皇上之福，即天下臣民之幸。

然而孫文尚在，禍機猶未已也。臣聞孫文定三策，第一策踞廣州，炸藥已運入省城，紳士劉學詢發其奸，遂亡命於東洋，此乙未秋間事。若李瀚章在粵，孫文必然就擒，無今日之禍矣。今日之禍爲第二策，設非皇太后、聖謨密運，立破奸謀，大局何堪設想。二策不行，將行三策，則句結長江上下三合會，三點會，哥老會諸匪，與西人爲仇，激成教案，以困朝廷。使廣西軍分竄廣東、湖南、貴州，專爲流寇，以擾大局。廣西楊衢雲一支，即孫文悍黨黃槐森已經平定者，乃土匪李立廷一支。楊衢雲待時而動，尚在天平山內，故撫臣不爲意。臣思黃槐森講求吏治，操

守廉潔，而軍務非其所長。川藩王之春，前在粵軍，頗得民心，故夏間粵紳公呈，請任以勦賊事宜。夫軍旅非人，將致備事，應否量材酌調，聖明自有權衡。湖南、貴州、廣東、昆連廣西，亟需知兵大員，豫爲布置，庶可遏其分竄之路。楊衢雲軍火餉項，仰給於孫文，斷其接濟，遏其分竄，而臨以重兵，孤軍不久自潰。康、梁避迹，必依孫文，此人不除，中華無安枕之日。現當二策初破，三策未行之際，亟應設法密圍，幸而有機可乘，有人可用，請允臣等相機辦理。至挑動教案，不可不防，除京城內外，分派營勇，隨地保護外，其五方雜處，民風強悍之地，請飭督撫慎選牧令，妥爲彈壓。遇有民教爭案，務必平情開導，勿有偏向，庶民心不怒，而教民之心亦平，可以相安於無事。能使三策不得行，乃爲國家之福。臣所有摺片事關機要，懇皇太后密收，卽軍機大臣亦勿宣示。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恭摺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掌雲南道監察御史王培佑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一日

掌雲南道監察御史臣王培佑跪奏，爲懲亂定法，業經分別核辦，請將應否更正各條，勿存新舊成見，詳審定議，以杜迎合而惑後患。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惟數年以來，士大夫每倡言變法，始亦意主濟時，惟變法兩字，不免蒙混，率易出之，遂致貽害無窮。夫綱常名教，大經大法，此不可變者也。條理損益，因時修改，此可變而不必以變名者也。不必以變名，而居然以變法自命，且刊書傳布，則好名之過也。豈知好名不已，將挾以牟利，牟利不已，遂假以謀亂。今之亂者，竊變法之說，爲作亂之謀，實則其人，原不足與變法，其志亦不在變法，特藉以謀亂而已。

臣恭讀屢次詔旨，罪其謀亂，並非罪其變法，使第以變法爲罪，則彼轉得未減矣。且以變法歸之亂黨，豈似其人真能變法，其志真在變法，不反假之口實乎。況此後因時制宜，若援以爲戒，亦恐因噎廢食，此所以詳審案情，而知聖明分別核辦，悉歸至當也。今皇太后、皇上於懲亂之餘，取近所舉行者，熟權得失，而更正之一乘大公，

斷非以亂黨曾經言及，遂概從蠲除也。第恐無識之徒，或因更張略驟，妄意揣測，難保不巧爲迎合，以力翻前案爲弋取富貴之階。若果如此，不惟是非淆亂，貽誤於當前，且恐時會推遷，釀禍於異日。昔宋元祐之朝，司馬光力革舊法，罷免役復差役，限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蘇軾、范純仁諸賢亦爭之。惟巨奸蔡京獨悉改如約，光喜之而不悟。其迎合以售奸，厥後反噬肆毒，豈所及料哉！夫司馬光，宋之忠賢也，其革新法爲國非爲私也。然使免役爲宋舊制，光當不亟革之，其毋乃嫉安石亂國，未免稍存成見，奸人遂巧於迎合歟？紹聖以後，波瀾反覆，流毒無窮，遂禍宋祚。毋亦前日賢人君子，尙有毫髮意見之未融，羣小因有所藉口歟？

我朝制治保邦，迥越前古，而防微杜漸，尤在未形。近者亂謀方張之日，各省大吏及廷臣奏牘，極意將順者多，而心存匡救者少。今亂謀既敗，變態亦概可想見。夫錮習中於人心久矣，窺朝廷意旨所在，而揣合以希榮，蓋但爲一己之利害計，而國家政事之得失所不遑計也。積弱之弊，實由於此。伏望聖衷，默運先以不偏不倚爲宗，其應行更正各條，飭廷臣集議，以昭慎重，並請明降諭旨，俾議法諸臣力屏新舊成見，專務求是求實，勿得迎合取巧，以空言相蒙。庶操切因循兩無所失，可以杜隱患而息紛紜矣。臣區區之愚，悚惶上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署禮部右侍郎準良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四日

署禮部右侍郎內閣學士奴才準良跪奏，爲報館挾洋自重，刊布邪說，喪心指斥，據實密陳，請旨查辦事。竊以報館自奉旨停止，未及旬日，旋即照常刊布。其誹謗時政，詆斥廷臣，較諸往日有加無已。然未有肆逆不法如九月初七日之甚者也。述康逆問答之詞，以肆其指斥之意，吠聲吠影，喪心病狂，稍具天良，不忍聞述。此即設館實係洋款，乘筆出自洋人，猶宜念和好邦交，共懷犯上亡等之訓。況以中國之人，居中國之地，食中國之食，乃敢以首逆無父無君之言，廣爲傳布乎？應請密飭直隸總督設法嚴禁。若能出之該管地方官，本意作爲一見國聞，



此報卽行查辦，不敢上瀆聖聰，似尤得國體之正。總之，率土旣已同生，人心必不盡死，大義所關，公論具在，應無慮以此啓覺端也。奴才愚昧之見，無任憤懣迫切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 湖南巡撫陳寶箴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七日

革職永不敘用湖南巡撫臣陳寶箴跪奏，爲瀝陳微臣悚感下忱，並交卸日期，恭摺叩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恭閱邸鈔，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奉上諭：湖南巡撫陳寶箴以封疆大吏，濫保匪人，實屬有負委任，著卽行革職，永不敘用。伊子吏部主事陳三立，招引奸邪，著一併革職等因。欽此。又於九月十六日准吏部咨，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奉上諭：湖南巡撫著俞廉三補授等因。欽此。跪誦之下，悚感交併。伏念臣以驛劣下材，渥蒙恩遇，洊擢疆圻，旣報稱之毫無，實愆咎之叢集，効忠有願，救過無方。益以近年以來，兩擢劇疾，事會所迫，神識逾衰，上負生成，下慚寤寐。迺蒙聖慈寬其嚴譴，僅加臣父子以薄懲。從此闔門仰被皇仁，永共戴恩施於歿齒，悚惶無地，感刻難名。謹於九月十七日將巡撫關防王命旗牌文卷等件，委長沙府知府顏鍾駿，署撫標中軍參將楊定得，資送新任撫臣俞廉三祇領。臣卽於是日交卸回籍。所有瀝陳微臣悚感下忱，並交卸日期緣由，謹專摺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七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 高廣恩摺（軍）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

臣高廣恩跪奏，爲新創各學堂隱患甚鉅，亟須早爲之計，恭摺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恭讀八月十三日懿旨：爾諸臣受恩深重，具有天良，際此邪說暴行之繁興，當以名教綱常爲己任，以端學術，以正人心等因。欽此。仰見深宮維持時局，必以人心學術爲指歸。此誠栽培根本之要圖，屏黜邪妄之至計。凡屬臣工，尤宜恪遵懿訓，爭

自漢唐，本此意以推廣教化，造就人才；勿以名教綱常爲陳腐，而好異喜新，另開風氣，則祖法聖道可與天地無終極。尙何有離經畔道，惑世誣民，以致變出非常之患哉。臣於本年三月內會上崇正學一疏，深以洋學搖惑人心爲慮，詎意不數月而竟有康有爲等謀逆之事。幸賴皇太后、皇上聲色不驚，削平大難，洵天下臣民之福也。臣竊維今日紀綱已立，其大規模已復其初，而祖法聖道所關，學術人心所繫，尙有隱患甚鉅，亟須及早杜絕者，謹爲我皇太后、皇上陳之。

近年以來，嗜西學者恐專言西學之難逃指斥也，因詭言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中學爲本，西學爲末；以中學兼通西學乃爲全才。此欺人之談也。如大逆康有爲等皆以中學兼通西學者，自應體用兼備，本末兼賅矣。稱全才矣。乃以所通之西學，變我祖法，亂我聖道，結黨謀叛，罪通於天。向使純務中學而不通西學，世間無此種全才焉。有此非常之禍，然康有爲等顯構之逆案雖破，其隱蓄之逆謀，猶在新創各學堂之中。緣此等學堂類皆以中學飾爲外觀，掩人耳目，而專致志惟在傳布西學，以洋人爲宗主，特洋人爲護符。如康有爲等現在外國安居無恐，卽明證也。故學堂之中，僅存中學名目，而西學乃所服膺。入其教者，無不奉其教，習其禮，服其迷心之藥，甘心從逆而不改。聞信從康有爲者，康有爲皆投以藥，謂之益智丸，蓋卽西學傳授之邪術。觀其黨與衆多，咸屬衣冠之列，豈聖朝二百餘年之澤化不敵康有爲一時之蠱惑乎？若非邪藥迷心，斷不至此。今首逆遠颺，其黨與之伴逃顯戮者，布在京外，不可勝數。著名者人固皆知，暗通者殊難識別，諒無不以新創學堂爲藏身之地，且必以聽民自便爲詞，輾轉傳習，煽惑迷誘，共行無父無君之法，句結他族爲外援，益肆其毒而洩其忿，深可慮也。儻不早圖而豫爲之所，坐使羽翼長成，一朝竊發，則無往非康有爲之類矣。是學堂之設，不特不能培植人才，正所以作養亂黨也。其禍患可勝言哉。

臣愚以爲方今時勢，西學之不能廢者，洋語洋文所以爲往來交涉之用，則有同文館可增其額也；機器槍砲所以備兵戎工藝之用，則有武備學堂機器局可擴其規也。其餘邪說詖行，奇技淫巧，徒壞風氣，徒惑衆心，徒

廢有用之經費，平時則適以養奸，有事則適以資敵，於我大清國計民生，但見其害，不見其利，奈何胥天下而舉之，而不爲宗社人民一再計之乎？以近日之逆案，證新創之學堂，譬如治病，誤投毒劑而毒發，幸其發之尙早，而未及傷生，則萬不可仍服其毒矣。臣伏願皇太后、皇上洞燭機先，明降諭旨，除同文館武備學堂機器局留備實用外，所有京外新創之大中小各種學堂，已立者一律裁撤，未立者停止舉行，以杜亂萌而綿國祚，並請飭下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及各直省將軍督撫，隨時明查暗訪，如有私肆西學，謬稱講求時務者，立即嚴拿，奏明重懲，庶浸淫西學甘心從逆之徒，無所憑依，卽無從惑感，斯學術端而人心正，祖法不至再變，聖道不至再亂，而鉅患可潛消矣。

臣受恩深重，不敢附和時趨，謹以隱患之最鉅者，披瀝密陳，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 改歸知縣庶吉士繆潤紱呈（一）光緒二十四月九月

改歸知縣庶吉士前戶部主事繆潤紱謹呈，爲姦黨甫去，亂端復萌，用陳末議，乞代奏祈聖鑒事。竊自日本一役，遼東幾無完土，賠兵費，割臺灣，充內地通商，開機器廠，改造土貨，未幾而德踞膠澳，不費一兵一矢，金錢土地唾手而得，未幾而俄索旅大金州，法據廣州灣，英以兵輪入吳淞，索威海，致我之財力困，民心解，此非將士不用命，洋務果棘手也。有暗爲助彼之人，勾結祕謀，潛通消息，俗所謂漢奸者，文臣有之，武營有之，京官有之，外吏有之，內至總署樞廷，關防嚴密，乃未經發鈔摺件，往往登諸洋報，遇有交涉事，一聽非理要求，賣國營私，甘作敵人鷹犬，自張蔭桓被譴後，人人額手稱慶，奔走歡呼，謂中國秦檜去矣。豈意更有胡燏棻者，旣飽於東征之糧，又肥於津蘆之鐵路，近因洋人與甘軍小釁，奏請移防遠駐，各國方眈眈環視，惟此軍稍可恃，爲緩急，胡燏棻遠請移而遠之，撤朝廷之羽翼，是何居心，並傳其與蘇松太道蔡鈞合股販米出洋，劉坤一偵知，罪一武姓知縣，蔡鈞則以巨金上下營脫，胡燏棻亦得置身事外，雖昏暮之事，人所難知，而蔡鈞米客人之稱，已喧傳遐邇，京師米

價實昂於此。

近來論交涉難辦者，率歸咎於西人之狡，我兵之弱，實則有若輩陰祖於中，遇事牽掣恫喝，何謀不洩，何事不敗也。李鴻章前與俄密約，謂可十數年無事，今盟未寒而占旅順，要據東三省，全境曠略，所謂太平者安在？此次伊藤博文來京，幾釀巨禍，實由亂黨勾結，已在聖明洞鑒，幸而謀洩，易危而安，惟保國會辦法稍寬，日來仍起浮言，大有死灰復燃之勢。康有為逸至香港，肆口逞說，未有執而問之者，又報館已有旨令督撫查禁，訪擊主筆人，從重懲治。乃上海之申報，天津之國聞報，依然邪說橫行，假外人為名，實皆華人筆墨。康有為在香港問答語一篇，即載於九月初七八兩日國聞報，有往英求援使皇上出險云云。此語果否出自康有為，正不可知。但既載之報端，而倚仗外人以興黨禍，以撓政權，其端已見。一報館梗令若此，朝廷尙有何令之可行？無怪諂附洋人者紛紛日衆也。上有姦回狡黠之臣，陰為黨助；上有跋扈驕張之士，顯肆欺陵；外侮既防不勝防，內亂益止無可止，應請皇綱早振，力轉危機。書曰：去邪勿疑。又曰：除惡務本。所有大吏中之意圖媚敵者，應如何治罪，出自聖裁。其申報國聞報既假托外洋為詞，可否請旨飭下直隸總督江蘇巡撫查明此種報館，究係何國設立，何人主筆，一面飭下總理衙門查明公法約章，照會各公使不得違約徇庇，並一面飭知各督撫嚴禁送報閱報，違者罪之，庶足以申國紀而靖人心。

潤絨微末小臣，曾叨食祿，前以大局危迫，迭次上書，曲荷聖量優容，不以愆直見罪，今亂萌未絕，彌懷隱憂，用罄愚懇之誠，伏冀聖明采擇，乞代奏請皇太后、皇上聖鑒，不勝迫切惶悚之至。又近出之國聞報，語言狂謬，詆斥朝政，搖惑人心者，以勸善歌跋，康有為問答語二篇為最。其原文甚長，謹摘錄另繕清單，用備查核，轉呈御覽。謹呈。

附鈔單

謹依國聞報原文摘錄

勸善歌跋

若乃勸士之法，則曰切莫結黨；勸農之法，則曰歎歲有販；又曰外國稅重，中國輕；外國物貴，中國賤。茲數說者，若不考情實，猝然聞之，亦似切近情理，洞見利害；然於政治得失之故，其道相左，其效相反。蓋士而無黨，則導民以散，國必不強；農而有販，則導民以惰，國必不富。外國稅重，有所以能重之故；故雖重而民不怨，中國稅輕，則何以商賈視關卡爲畏途，十室之邑，必有逋賦。外國物貴，有所以致貴之由；故雖貴而民用不匱，中國物賤，則何以乞丐徧於都市，八口之家，常無一日之蓄。夫士之必得有黨，農之不可有販，與夫租稅輕重物力貴賤之所以然，其理宏深，其義精確，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然又不忍默爾而息，使蚩蚩之氓終無明理之一日，故於此先表其大旨。

以上見九月初六日報

德臣西報訪事在香港與康有爲問答語

訪事見康有爲詢問，答言現時之事，首因革職尙書侍郎各大員懷塔布乃是懿親，跪請皇太后作主，並訴苦於榮中堂，外間傳言有意廢皇太后，故驟聞此耗，立即猛著先鞭，有此再復垂簾訓政之舉。初四日京事緊急，初五日，余即搭車往塘沽，附搭重慶輪船往上海，沿途皆賴英使調船保護。皇上所頒手諭，著維持時務，今欲往英求援，使皇上出險，向悉英廷不惜重資以衛土國，今中國有事，諒必俯如所請也。英如樂援救，中國四萬萬生靈有不感戴再造之恩哉？英如不許，俟西伯利亞鐵路建就，俄人長驅直入，不特中國有累卵之危，即英國亦失東方權利必矣。

以上見九月初七初八日報。此外連篇累牘，皆詛咒皇太后之詞，悖逆太甚，實不敢備錄。如蒙聖明俯察，謹擬再將該原報上呈。

兩江總督劉坤一摺(旨)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三日

頭品頂戴南洋通商大臣兩江總督臣劉坤一跪奏，為書院不必改，學堂不必停，兼收並蓄，以廣造就，而育真才，恭摺仰祈聖鑒事。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一日，欽奉電傳懿旨：禮部另片奏各省書院，請照舊辦理，停罷學堂等語。書院之設，原以講求實學，並非專尚訓詁詞章。凡天文輿地兵法算學等經世之務，皆儒生分內之事，學堂所學，亦不外乎此。是書院之與學堂，名異實同，本不必定須更改。現在時事艱難，尤應切實講求，不得謂一切有用之學，非書院所當有事也。將此通諭知之等因。欽此。仰見聖明諄諄垂訓，範圍曲成之至意，下懷莫名欽佩。臣維禮部之奏，因前議將書院改為學堂，故請書院照舊辦理，停罷學堂，非謂書院之外，不應另有學堂也。現復考試舊章，仍以制藝試帖取士，則各省書院自應留為士子肄業之所，不必改為學堂。顧自同治以來，內外所設同文館、廣方言館，皆係學堂。嗣於沿海各省設立武備學堂、陸軍學堂、水師學堂，歷時已久，用款頗多，業有成規成效，又何可以盡廢。夫書院與學堂，誠如懿旨名異實同，各書院肄業士子自應講習天文地輿以及兵法算法，未可專尚訓詁詞章。禮部所謂照舊辦理，亦即此義，而各士子未必盡能體會也。

臣自奉旨考試，仍用制藝試帖，即經咨行江蘇、安徽、江西三省，聲明朝廷取士，務在講求實學，所有各書院於制藝試帖外，兼課經史掌故時務，以成經濟之才。並飭江寧府知府劉名譽會商各書院院長，議立兼課章程，通飭遵照。乃地方三監，竟有視為畏途，稟求仍舊專課時文。經臣嚴行申飭，可見士子錮習已深，未可驟化。若有學堂以相觀摩，可輔書院之所不逮，未始非補偏救弊之道。

可否仰懇天恩，敕令協辦大學士孫家鼐，趕辦京師大學堂，以為之倡，並飭各省分設中學堂、小學堂，多講中西政事有用之書，以資誦習。延請中外品學兼優之士，以為師儒，以期漸開風氣。但須隨宜勸導，令其量力而行，不必嚴立科條，亦不許請撥經費。惟生員舉人，既仍用制藝考取，此項學堂學生，應如何錄用獎勵，應由該大

臣等另行覈議奏請施行。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另有旨。

兩江總督劉坤一片（官）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三日

再：前奉諭旨，嚴禁報館會名。臣愚以為朝廷之意，特指士大夫言，誠不宜動輒設報設會，以逞臆說，而植黨援。至於農學會、農學報、商學會、商學報，實所以聯絡羣情，考求物產，於農務商務，不無裨益。似不在禁止之例。可否仰懇特旨，准其設報設會，或即由臣出示曉諭，以免農商有所疑畏，仍不准其妄議時政，以杜流弊。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硃批：另有旨。

山東道監察御史張荀鶴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十四日

山東道監察御史張荀鶴跪奏，為請裁湖南保衛局所，仍復保甲舊章，以除餘燼而遏亂萌，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查已革撫臣陳寶箴前在湖南巡撫任內，創設南學會、湘報館、保衛局，皆屬流毒無窮，貽害地方。近聞湖廣督臣張之洞奉旨裁撤南學會、湘報館、保衛局等事，現在僅將學會報館撤去，而保衛局餘毒猶留。查保衛局章程，仿洋巡捕法，設巡捕二百四十人，用洋衣冠，手持短棍，設大小三十六局，每年費銀十餘萬兩，勒捐商民，莫不怨憤。當本年六月開局時，道員黃遵憲句結漢口英人，乘小火輪船來長沙，照料開局。此等舉動，已駭聽聞。巡捕屢次滋事，激擾百姓，打毀分局三處。陳寶箴飭舉重辦嚴訊，實非為首之人，陳寶箴必欲殺之，幸藩司臬司力阻而止。自此民怨沸騰，人心搖惑，城中居民遷移入鄉，會匪乘機蠢動。七八月間，長沙新康都地方匪徒聚衆數百人，將有入城狀官劫庫之舉，皆因保衛局巡捕擾害之故，以致商民含憾，匪徒借此作亂。今既奉旨裁撤，豈可

仍留閩保衛局皆陳寶箴所用邪黨劣紳，希圖薪水，而候選道左孝同把持尤甚，不顧虐民斂怨，釀成亂端，且捏造謠言，情願捐貲，辦有成效。將改保甲之名，仍行保衛之實。臣慮將來會匪藉端滋事，與官爲仇，地方必至糜爛，貽禍延南顧之憂。

臣籍隸湖南，不忍緘默，相應仰懇天恩，飭諭湖南撫臣俞廉三，將保衛局章程概行銷毀，仍復保甲局舊章，認真覈實，從嚴整頓。左孝同依附奸邪，罔識大義，以後不准干預地方公事，以清奸宄而安民心。並請飭諭撫臣，選派老成穩練營官，嚴密查拏長沙各縣會匪頭目，懲辦以除隱患。長沙府各州縣夏間紳士已舉辦團練，應派營官會同各鄉團練清查會匪，務斷根株。保甲團練本相輔而行，應並通飭各府州縣一律慎遵疊次詔旨，實力舉行保甲團練各事宜，勿仍視爲具文，庶地方可期安靜。

臣爲豫遏亂萌起見，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山東道監察御史張荀鶴片（軍）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十四日

再：臣恭讀九月二十六日懿旨，加餉練兵，爲今日第一要政。各省軍營陋習，統領營哨各官專講應酬，營謀差缺。嗣後統領營官選擇老成宿將，勿以新進少年浮夸子弟濫廁其間等因，欽此。臣訪聞湖南統領營官內閣中書黃忠浩，與已革吏部主事陳三立交契最厚，以銀六千兩賄送陳三立，責緣其父巡撫陳寶箴，派充毅安營統領，駐紮辰州。該營勇上年在辰州搶劫客船行李財物，殺死客船八人，餘一人身水逃出，赴縣稟控。當時地方百姓親見者，知爲該營勇丁。後經黃忠浩擊獲四名，捏稟陳寶箴，言土匪搶劫，業已擊獲，請正法。黃忠浩身爲統領，縱勇殃民，形同盜賊。事後復捏詞掩飾，陳寶箴徇庇劣員，並不奏參檄調回省，仍令統領新練洋操三營。又候選郎中蔣德鈞，前任四川知府，與已革主事陳三立、已革庶吉士熊希齡在湖南省城朋比爲奸，復擢升道員，鑽營到地，派充上海機器局總辦，謬妄更張，兩江物議譁然。劉坤一自知誤用，旋即撤換。嗣戶部以新章捐道員



議駁，復改捐郎中，回湖南，陳寶箴派充營務處，又委在省城統領新練洋操三營，此二員皆不知兵，不勝統領之任，而爲陳寶箴所任用。黃忠浩縱勇殃民，專講應酬，營謀差缺，蔣德鈞新進少年，浮夸子弟，到處鑽營，相應請旨飭下撫臣俞廉三認真查明，斥革懲辦，以爲營謀統領者戒。另選老成宿將充當統領，以肅營伍而重操防，謹據實附片奏參，伏乞聖鑒，謹奏。

### 翰林院掌院學士崑岡等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臣宗室崑岡等跪奏，爲據呈代奏仰祈聖鑒事。據編修于受慶呈稱，竊聞良醫之治病也，先審病源，次審病脈，然後可以下藥。今中國病矣，中日之敗，既賠款兩萬萬，又割臺灣，因之割膠澳，旅大海疆要隘，無不聽人痛割。近來長江小輪通行，關稅百貨之利，盡爲彼奪，有江不啻無江，此不割之割也。病急求醫者，乃以康有爲進，遂有謀圍頤和園之變，幸賴天祖默佑，皇上聖明，誠求皇太后訓政，病乃轉危爲安，而國聞報中肆口汙蔑，滅絕人倫，喪心病狂，不如狗彘，病勢尙未解圍。

近聞逆首康有爲更姓名曰左廣義，保匪人之宋伯魯更姓名曰趙體仁，率其徒衆變服逃匿日本，病苗深伏。究沂曹濟道彭虞孫，中國之敗類也。洋人保曰天下第一好官，上海道蔡鈞，尤中國之敗類也。陰縱逆首康有爲，潛護逆黨黃遵憲透漏中國米數十萬石，私售日本，無事不以賄成。四明公所一案，無蔡鈞則早已了結，有蔡鈞則故事留難。甫經奉旨開缺，卽有四國洋人保護，何其衆也。京師洋兵日增，運入各使館軍火巨砲無算。時登正陽門城樓對準大內測量，心甚叵測。而最莫奇於胡燏棻之齋夜開城，竟甘心諂附洋人。若此，董福祥，中國之良將也，兵亦獨精，移駐南苑，尙慮距城較遠，洋人惡之，並南苑亦不能駐，詳診病脈，急已甚矣。醫者咸曰中國病在無兵也，無饒也，無人也。審脈誠是，而審病源獨不真。夫中國之病源，病在誤用漢奸而已。外洋心腸之病也，漢奸膏肓之病也，膏肓之病不瘳，心腹之病不治。

前協辦大學士李鴻藻與翁同龢在樞廷時，以力爭漢奸不得，實志以歿。恭忠親王實目見之，故臨其喪，哭之甚哀。恭忠親王之辨漢奸也，則曰：言之違聖訓者，非漢奸；言之悖聖訓者，皆漢奸。是時康有爲變亂黑白，混淆是非，伎倆並未全露，而恭忠親王、李鴻藻已先見及此，則漢奸之病根潛伏，支蔓已久，固不自康有爲始也。今者百脈空虛，諸病叢雜，種種變幻，全在漢奸，防不勝防，辨尤難辨。天下語云：李鴻藻一日不死，翁同龢一日不得逞，恭忠親王一日不薨，康有爲一日不得進。夫首先密保康有爲者，翁同龢也；恭忠親王薨，而康有爲果進，康有爲進而翁同龢又退，小人之傾軋險狠若此，實亦天假手以罰之也。最親密康有爲者，張蔭桓也。張蔭桓本一漢奸，以附漢奸而進，卒以附漢奸而敗，天之報施，尤不爽也。乃天心欲致之死，而人力能貸其生，試思力能貸其生者，誰也？去一張蔭桓，用一胡燏棻，猶之張蔭桓也；而胡燏棻夤緣夜開城之用心，比張蔭桓更毒。試思力薦之於總署者，又誰也？總署之機密要務，內廷之一舉一動，中外大小臣工均不及知，而洋人專事獨先知之，試思專事能盡知而又敢於預先漏洩者，又誰也？大局之孤危在此，皇太后、皇上之孤危亦在此。有恭忠親王在，羈縻籠絡，或尙不至大出範圍，其如恭忠親王之已薨逝，何？王之中非無公忠體國者，而漢奸蔽之；大臣中亦非無公忠體國者，而漢奸蔽之；是以王大臣皆箝口而不敢言。此時非不求人才，非不薦人才，有諸漢奸在，直以漢奸保漢奸而已。左右逢迎，莫非漢奸，何從求人才？何從薦人才？以漢奸籌餉，則祇餽盜糧；以漢奸練兵，則徒借寇兵。病根已深，幾於無可救藥，然勿藥終非瘳也。果能翻然猛省，痛切對症下藥，必先自力去漢奸始。

至練兵籌餉求才諸要務，目前尙未能議及到此。竊嘗默體恭忠親王憂國之苦心，誠痛惡翁同龢、張蔭桓之奸，而隱憂所最迫切者，並非專注此兩人，而此兩人已幸天譴及之。人臣之事君，猶事天也，不得見天，則呼籲以求通於天。惟祈皇太后、皇上熟思詳審，斯得恭忠親王所以嚴辨漢奸之苦心，而病根可拔矣。去此病根，然後講求人才，謀籌餉練兵，事事可以切實次第興辦，不致復蹈前轍等語，懇請代奏前來。臣等公同閱看，係爲時艱孔亟，力圖補救起見，不敢壅於上聞，謹據呈恭繕具陳，伏祈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江西道監察御史熙麟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江西道監察御史奴才熙麟跪奏，爲時艱方亟，純才難得，請旨褒示，以風天下，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自中日和議既成，我皇上深維大局，特降硃諭，予阻和諸臣以忠憤之褒，而康有爲矯焉思逞，鼓其簧舌，紊亂名實，遂得竊附其間。此士大夫所以多爲之感也。既而所立之強學會，旋經奉旨嚴禁，康有爲乃遁迹上洋，計無復之。復與其徒梁啓超創與時務報，以痛恨時局爲忠，以極詆時事爲憤。於是兩年以來，內而京曹，外而大吏，以及縣府，幾於人人日手一編，以爲是真識時務之奇傑也。而感之益深，信之益篤。本年既登薦牘，既以新政變法諸事，恭感聖聰，其言似用，勢乃大張。士大夫之傾心附和者，尤夥焉。

雖其時黨有新舊之分，世亦漸覺其詐，而新者怙其迂謬之名，舊者亦無能窮其詭誕之實。即如尙書許應騤，其指斥康有爲非不極，而叵測之情尙未能及。御史文悌其論斷康有爲非不詳盡，而尙冀爲有用之才。惟甲午科湖南舉人曾廉深燭其隱，故然不滓。當詔許士民言事之日，鬱其孤忠，累牘萬餘言，伏闕上陳。其摺內去邪歷一條，及附片所載，既請斬康有爲，梁啓超以塞邪惡之門，而於其學則曰迂謬，於其才則曰詭誕。於其行則直斥爲無君無父，於其罪大惡極則且直擬以曾靜呂留良。是誠足誅奸邪未死之心，定千秋之鐵案，而能獨燭奸謀於機先者。閱譚嗣同等嘗力請誅之，皇上特以恐塞言路宥之，則仰懇訓政，聖心或亦有觸於此奏。非奴才所敢妄測。又其餘四條：曰養聖德於變法一事，謂有萬世不變之法，有隨時修改之政等語；曰留正學於學堂一事，謂苟徵實事，何必盡改學堂，如仍屬虛名，何必盡廢書院等語；曰擇將帥，請凡國之強，不在兵而在將，曰慎財用，謂傾帑以求富，富未致而債已盈各等語；愷切真摯，委曲詳明，語語實皆從至性中流出，與捨死求名激切沽直者迥別。

至其前後所陳，更有謂將順諸臣，是以彼得，明治待我皇上，而不以堯舜待我皇上。又時艱至此，君父備極

憂勤，而臣子通同欺罔，鬼神有知，其鑒之矣。又祖宗養士二百餘年，尤臣所當效死力各等語，尤足廉頑立懦，使天下聞之，忠孝之心莫不油然而頓起。奴才再四詳其言論，雖未獲覩其人，而言爲心聲，其人實已大可想見，故竟敢許以純才而且目爲難得，且夫誅一人而天下懲，獎一人而天下勸，會廉摺既留中，聖明在上，亦何俟臣下樓覆，惟奴才於未服闋到官以前，即聞此摺留中之後，有已爲譚嗣同等焚燬不全之說，是該逆等非不自知罪惡難掩，而將藉焚燬以掩天下人之耳目也。

今譚嗣同等雖已就戮，康有爲、梁啓超尙逸未獲，其人不死，餘燼猶存，故世之夢夢者，或仍以愚忠憫之，以憤激諒之多，其學奇其才，且以爲逸在外洋，終將爲中國患。不知學之迂謬如此，才之詭誕如此，會廉摺內反覆陳說，固已其明，則儻邀俞旨，褒示，俾入邸鈔流傳遐邇，無論中華人士，即外洋諸國亦必共悚然於無君無父之人，不獨爲中國國賊所在之處，久之亦無不被其禍者，而懵然未覺之羣愚，庶亦如夢斯醒矣。

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 江西道監察御史熙麟片（軍）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再：報館前經一律嚴禁，有所謂國聞報者，僉稱日本所設，此殆亦彼游惰無藉，因以射利者所爲。其國既不之禁，我國家自亦無不可度外置之。但聞其中有康有爲、梁啓超現在彼國之說，夫康有爲、梁啓超生於中國，而唾罵中國，爲本朝臣子，而仇視本朝，此誠凡有血氣性靈之倫所共憤怒，而中藏叵測，外侈大言，雖彼環球號稱富強諸國，不必不爲之愚而中其禍。況該兩逆既得遠颺，則所爲唾罵仇視之言，勢必益無忌憚，我華人外洋散處，孰無天良，孰無血性，使或激於義憤，殛此梟獍，豈能無殃及於國人。願諸國與我信實相與，條約載在公法，自無藉此生蠶之虞。而康、梁徒黨習爲煽惑，或輒指爲中國所使，以希動外人挾之心，或康、梁毒欲禍及諸國，既就擒獲，亦無難鼓其簧舌，妄稱嘗奉密諭，藉圖報復，以欣動外人挾之欲。凡此皆事勢之所或有，即不可謂情

理之所宜無。欲絕毒口，不如先事預言，我中國逃人，公法固無代弋獲之條；然苟驅逐入華，無俾流毒，是其權在彼而非我所能濫制。否則，或竟有比兩事，是乃自貽伊戚，非我慮及。不言有失我中國一視同仁之至意也。

至該兩逆竄迹外洋，竊謂此兩事外，即可無慮。蓋我既以此兩事與諸國預言，在彼或竟以爲奇貨，在我因可即視爲有北之投抑，不但以爲奇貨而亦以爲奇傑而從而用之，則該兩逆亦必即以足圖中國自負，而毒欲立煽以炫惑其上下，撓亂其法紀，迫怒其人民，不殺其軀不止。若乃爲本國以圖他國，無論學之鄙陋，才之粗劣，本質不足齒數，而氣岸咸裂，由其生性，亦斷不能忍飢渴而少待。故諸國而不用，首領或可倖保，用之而未久，國家已被其禍，用之而久焉，人民必潰起而爭戮之，而國家愈被其禍。本年八月，我皇太后、皇上聖明燭照，立破奸謀，此實天下福也。而毒流異域，禍中邦交，誠足爲諸國憂，奚足爲中國慮哉！

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附片再陳，伏乞聖鑒，謹奏。

### 江西道監察御史熙麟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三日

江西道監察御史奴才熙麟跪奏，爲犯員未誅，訛言滋惑，謹據臆見，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犯員張蔭桓乃特降嚴旨斥爲趨附勢，反覆無常之小人，而始與康有爲等一併查拏者，朝廷決其必預逆謀也。繼未與譚嗣同等立予誅者，朝廷以其尚非康黨也。然決其必預逆謀，不惟朝廷天下無不疑之，而疑而莫釋，都人士爲尤甚焉。故當嗣奉尚非康黨之論，不曰朝廷明慎用刑，而曰必有以洋人爲之解脫上聞者；及未予誅，不曰朝廷罪疑難，而曰必有以洋人爲之力庇上聞者。

又長濠恒起解出都，適有數洋人亦先後出都，紛紛者遂競傳朝廷將中途誅之，故洋人或先或後以保衛之。夫洋人之於我，無論盟約具在，公法初無預人刑賞之條，即曰恃強脅我，而能爲之脅我，以免其誅，胡不能爲之脅我，以免其罪，且油之足侍在彼，彼何需一張蔭桓受脅與否在我，彼何藉一張蔭桓而乃不惜自抑其強，既

爲之屈意解脫以乞恩，復爲之強言力庇以冀免。誅免矣，罪終不免，乃又不欲違恃其強，且不敢明爲保衛，而或前或後，實不慮我果中途誅之，卽飛電各公使，而張蔭桓之頭已斷，豈復能續？人雖至愚，計亦必不出此。況此必出之各公使乎？則此數洋人或竟長途相隨，必亦游手無事而爲張蔭桓重貲所僱，自知罪已難追，姑藉眩惑觀聽，俾傳爲實，嘗脅我以免其死之據。苟終不免，此數洋人已獲其利，苟竟免焉，亦無不樂，並居其名也。

至所傳解脫力庇之言，謂由國債多經其手，洋人有經手人死債將誰著之說，果爾，是必公法於國債一事，但准著落經手之人，經手人死則債與俱死，不然，既曰國債，夫豈經手人一身卽足以抵洋人夙稱詳密，萬不至輕出此言，使凡用國債者皆得以經手人生死藉口，又謂由其自用洋債過鉅之故，洋債無國家印信，從來無私借華人者，世所共知，誠以其人或致死亡，或請刑戮，而券無國家印信，卽無憑申說也。明知爲從來無憑申說之事，而竟私借，且甚鉅焉，是直血本自棄，尙有何說？乃又因以乞我罪人之死，則尤難解與我罪犯私相捏造之說。此少有知識者所不肯爲，而謂儼然公使竟肯爲之，更屬必無之事。

然則造此多言，播傳遠近，尤趨炎附勢，藉以炫惑士民之所爲，而反覆小人巧於挾洋之詭計。且夫康有爲等人敢行悖逆，亦止此挾洋之一念耳，此念不除，何以已亂賊？何以一主權？今張蔭桓雖尙非康黨，而上自朝廷，內而都人士，外而天下，莫不決其必預逆謀，則其爲人之趨附反覆，久爲朝野上下所共欲誅之人，不待言矣。朝廷原其尙非康黨而止貸一死，實乃明慎用刑，罪疑惟輕之至意。天下輒紛然傳播，散爲外洋脅我以免其死之詭言，是誅之庶可釋天下之疑，未誅已大滋天下之惑，其促使朝廷蒙無端受脅之名，刑賞亦可要挾，患已難測，其並使外洋蒙無端脅我之妄，怨毒益歸諸國，患尤難測也。

竊計該犯員當已解近新疆，可否於解到奏入之日，再降嚴旨，暴厥罪惡，立正典刑，以爲亂臣賊子凡巧於挾洋者永昭炯戒。是在天威不測，非臣下所敢冒昧徑請。

奴才職司言責，既有聞見，不敢不據臆上陳。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江西道監察御史熙麟片（軍）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三日

再發遣要犯，照例沿途起解，雖官犯或得乘坐自備車輛，遇有親故，或得迎送餽贈，亦朝廷政存寬大，不欲究問，以留士夫廉恥，格外高厚之恩。乃奴才風聞張蔭桓解至山西，該省預備公館，張燈結彩，省中謁客，出境入境，皆乘坐大轎，餽送絡繹，一若供應欽使者。似此輕玩國法，蔑視王章，實駭聽聞。夫我中國臣子，動以外人欺侮爲言，以自文飾，而乃君父之所喜，既多腹誑，而面諛之，君父之所怒，且明目張膽，張燈結彩，預備公館，賂遺餽贈，而以大轎往來迎送之。其自視與外人之欺侮君父爲何如？外人之於我罪犯，恐尙不至如此之誇耀鋪張也。則欺侮果孰爲尤甚耶？當此訓政之日，天威未霽，尙敢如此，此其膽玩將無終極。應請簡派大員嚴密詳察，膽敢爲此者，官紳中確係何人，該撫何以瞽瞍罔聞至此。應如何立予嚴懲之處，出自乾斷。奴才實在糾彈，聞此不勝憤激，謹附片上聞，伏乞聖鑒，謹奏。

光祿寺少卿張仲忻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

光祿寺少卿臣張仲忻跪奏，爲疆臣莠言亂政，惑於異教，請旨罷斥，以儆狂悖而杜邪萌，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自來致亂之原，其初不過一二人肆言無忌，互相尤效，禍變即因而乘之。卽如此次康有爲，始則藉西法新奇，欺世駭俗，又創爲保教保種之說，危言聳聽，廣聯羽翼，徧播簧鼓，以求逞其所大欲。雖經皇太后、皇上明燭其奸，分別誅譴，而徒黨甚衆，厥心不甘，猶復訕謗譏彈，筆之於書，刊之於報，尊外洋而鄙中國，悖逆之詞，實堪髮指。然而其人不足齒於儕輩，其言不能達於朝廷，故於政治人心尙無甚礙，而不謂湖北巡撫曾鈺燮通成例之奏之如出一轍也。

臣查曾鈺燮原奏紕繆之處甚多，末條請用洋律，說極妄誕，篇幅特長。其前三條則皆雜湊成篇，語焉不詳，違

一己之私心，廢國朝之舊制，名曰除弊，而弊更滋，意主省事，而事更擾，揆其具奏之本旨，實專爲末條改律而發。夫律法自唐迄明，互有出入，至我朝酌中定制，屢經列聖隨時損益，實已斟酌盡善。卽曰時勢變遷，原不妨稍事修改，該撫何竟欲用夷變夏，舍中從西，甚至於極力推崇，稱其十利，如以人命不抵爲利，則人人皆可爲凶暴矣；以見官不跪爲利，則人人皆習於桀驁矣；以訟師得所爲利，則訟棍益可明目張膽矣；以衙門訟費爲利，則吏役更可橫肆需索矣。種種荒謬，指不勝屈。至於讞獄無待秋審之說，則全襲逆黨梁啓超之舊論，尤可惡者，摺首膽敢斥言我皇太后、皇上新猷未煥，百僚無所適從，實惠未霑，羣黎不知感化，似該撫於宮廷宵旰求治之勤勞，獨愛民之實政，一無所許可也者。卽以刑律論，九月初十一等日屢奏懿旨，清理訟獄，誥諭羣民，並於大辟重案，尚欲法外施仁，網開一面，何得謂爲新猷未煥，實惠未霑？該撫於朝廷之仁心仁政，略不介意，而獨於洋律則尊稱之曰感動編氓之道，莫速於此。化澆漓爲敦厚，變頑梗爲善良，海宇騰歡，太和翔洽等語。一若非遵改西法，則不足以爲國也者，不知洋人異教殊俗，昧於辟以止辟之義，但用監禁罰鍰之律，故民不知畏，亂黨橫行，無父無君，挾制朝政，弑逆之案，層見疊出，在彼自行其律，尚不能化澆漓，變頑梗，而謂我踵行之，乃能太和翔洽，其誰欺乎？是該撫意中，但以洋人爲可適從，且爲洋人之所感化，而乃以此誣百僚羣黎，何其肆無忌憚一至於此也。

臣與曾鈺向不相識，有人稱其謹慎，似不應爲此狂瞽之談。近聞乃其戚某之素附康逆者，寓書嗾之使奏事，無實證，臣亦未便舉名，窺其用心，仍不過欲藉變法以亂法，甘蹈莠言亂政之迹，隱圖死灰復燃之機。臣亦明知聖明斷不允行，部議必將駁斥，第京外各官中康黨尙衆，設竟因該撫此奏，又復漸爲嘗試，邪說大張，淆惑聽聞，敗壞綱紀，是康逆既已漏網於今日，尤難保不翻案於將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不懲一以儆百。自此奏見諸邸鈔，衆口交訾，若非聽受康黨指使，則是該撫諂奉洋人心術不正也。否則亦是識見卑陋心地糊塗也。

凡稍具忠愛之忱者，無不鄙其爲人，雖欲庇護之，亦難爲之曲解。若仍畀以疆寄，其如吏治民生何？尤慮其祖洋抑華，地方益滋事端，湖北多通商碼頭，五方雜處，民氣浮動，更覺可虞。似此不知大體之員，於朝廷亦無所



連益相應，仰懇皇太后、皇上檢查會銖原奏，摘其紕繆之處，嚴旨宣諭，立予罷斥，庶使妄詆祖制及陰懷邪惡者，知所儆懼，大局幸甚。

臣爲預杜亂萌起見，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翰林院侍講學士貽穀摺（軍）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奴才貽穀跪奏，爲滿洲大臣擅請變法，傾服洋人，請旨嚴懲，以遏亂萌，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奴才近讀邸抄，見新授湖北巡撫曾銖有變通成例之奏，大堪詫異。夫成例者，祖法也。自康有爲之徒倡爲變法之舉，因而肆逆，幸賴皇太后、皇上洞燭其奸，立消鉅患，而大局轉危爲安，祖法得以不墜。迄今數月以來，內而閣部京堂，外而封疆大吏，其中素佞西學，素媚異族之人，尙未有明目張膽請以洋法變祖法者。乃會銖以大清臣子，滿洲世僕，竟有此奏，真無忌憚之尤者也。

查原摺內稱欽奉懿旨，從來致治之道，首在破除成見，力戒因循，深宮宵旰，焦勞無時，不以力圖自強爲念。嗣後，內外臣工及有言事之責者，務當各抒所見，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者，切實陳奏，以備採擇施行等因。欽此。又稱伏讀懿旨，立法之初，未嘗不善，迨積久弊深，不得不改弦更張，以爲救時之計等因。欽此。在會銖之所以引此懿旨，係用以藉口，伸其莠言耳。奴才恭釋懿旨，所謂破除成見者，乃欲挽頹風，非欲廢祖法也；所謂有益國計民生者，乃欲認真自強，安上全下，非欲舍我固有，悉從洋人也。所謂改弦更張者，乃欲去積久日深之弊，而亟施補救，非欲變原立盡善之法，而別創新奇也。其理至明，其論至當，曾銖乃以私心邪見，援以爲據，臆陳四條，無非變亂祖法，大非懿旨本意。其歷舉種種弊端，固不免故甚其詞，意存聳聽。縱使果如其言，夫豈立法之過。若京外大吏屬員事事務遵成例，實力奉行，焉有萬不能去之弊，奈何因去弊而變祖法哉。然所陳銓選掣籤度支各條，不過逞臆妄言，希圖苟簡，猶未露其背本朝向外國之心也。至訟獄一條，乃其摺內所最注意者，意以改從洋律爲

主腦，強詞奪理，喪心病狂，悖逆祖法，一至於斯，真堪髮指。況康有爲以亂法之逆謀罪干不赦，曾鈺則故以亂法之逆，說上瀆深宮，欺慢抗違，目無法紀，尙可謂之大清臣子乎？是直康有爲之股肱心膂耳，何也曾鈺之改從洋律，與康有爲之改服洋裝，其有心釀亂，如出一轍。康有爲明知改服洋裝，必致激之生變，伊等因以定亂爲名，引狼入室，恣其所爲，而大事去矣。今曾鈺於刑罰大端，妄欲改從洋律，所言其利有十，他不具論，卽人命不抵一節，而沈冤莫雪者，能無怨乎？能無憤乎？怨憤之極，何所不爲？互相讎殺，決在意中，勢必因之憾及朝廷，激變情形，可立而待。是惟恐不失人心，而天下不亂也。利於何有？刻下康逆黨與布在京外，實繁有徒，一有變故，則招引外人，假名定亂之舉，勢必復行，非奴才之過慮也。

前後綜觀，謀爲不軌之康逆，其罪固不容誅；而似續康逆之曾鈺，其罪斷不可少宥。且我大清尊崇聖道，垂爲典章，凡屬臣工，無不遵循有自。曾鈺原奏，則稱新猷未煥，百僚無所適從。然則必須盡廢祖法，概學洋人，乃爲新猷不煥，百僚得所適從乎？至我朝深仁厚澤，徧及生民，二百餘年，無微不至，而食德服疇之衆，涵濡聖化，深以無倫無理爲不齒人類者，實多於無父無君甘從異教之人。曾鈺原奏，則稱實惠未霑，羣黎不知感化。然則必概令學成洋人，不復知有大清祖法，但知洋人政教者，乃爲實惠均霑，羣黎咸知感化乎？其摺內妄肆褒譏之處，猶不止此。無非鄙薄本朝，頌揚彼族，包藏異志，情見乎詞。其注意外國，必欲變我祖法之心，實與現在印行之康黨逆詞，同一傳逆，斷爲康逆黨與，其何以辭？

然奴才之歎息痛恨，而深爲國家寒心者，則以曾鈺者滿洲人也，世受國恩，應同罔極之莫報。所有我朝之被欺辱者，豈容一日忘之？夫洋人之欺辱我大清者，非一端也。人民則受其挫折，而不敢言；疆土則任其竊據，而莫之禁；財利則聽其攘奪，而罔或與之爭，甚至用人行政之權，皆將爲其所阻撓。幾幾不能以自主，恥孰甚焉。雖孰甚焉？凡屬大清人民，苟有人心者，必激於義憤，不忘敵愾之心。況在八旗世僕，尤宜痛心疾首，磨厲以須。縱一時形格勢禁，不能食其肉而飲其血，而舍身爲國，復讐雪恥之志，惟應矢死靡他。彼曾鈺者，以簪纓世族，顧寄榮

勝際此時局艱危，應如何竭盡血誠，以報答朝廷者，期無慚於先代；而乃喪盡天良，傾服異類，至欲以洋法爲法，致皇太后、皇上坐失人心，啓天下叛離之漸。康有爲之外，又見此人，非旗人中之梟獍乎？雖其恃謬之論，都巨必駁斥而不行，然其人之背本朝向外國，已肺肝如見矣。

奴才愚昧之見，竊以爲國家今日用人，姑無論其才之短長，務先觀其心之向背。若因國勢衰微，遂即厭棄祖法，悅服洋人，是廉恥毫無，甘爲失節之人矣。縱使有才，其心已不屬大清。若誤以爲或可應變而姑用之，不過爲外洋儲養奸細，但足以禍我國家，斷不能有補萬一。現在京外官員中，身立本朝心向外國者，黜之尚恐不盡。若復益此會銖，不更爲外洋添內應乎？伏願皇太后、皇上以天下安危爲念，即將湖北巡撫會銖立予罷黜，嚴懲其亂法之罪。縱可與張蔭桓、徐致靖等輩倖邀法外之仁，不可如關普通武、端方之流，仍令濫廁冠裳，致醜將來。奇禍儻或因疆臣曾經論薦，而聊且容之，或因近臣爲之緩頰，而遷就利用之，輕恕此人，則內而開都京堂，外而封疆大吏，其中素佞西學、素媚異族之人，皆將以會銖爲先路之導，而變亂祖法之謀，接踵而興。當事諸臣，或仍避護前非，維持不力，則康逆之死灰復燃，加以報復之心，其禍必較前而益烈。我皇太后、皇上今秋轉危爲安，撥亂反正之功，豈歸於無何有之鄉，而大局不堪設想矣。言念及此，真可爲痛哭流涕。若會銖者，豈可頃刻姑容乎？奴才爲豫遏亂萌，敬遵祖法起見，情詞迫切，干冒上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施行。謹奏。

### 湖南巡撫俞廉三摺（首）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頭品頂戴湖南巡撫臣俞廉三跪奏，爲湖南裁撤保衛局，仍復保甲團練舊章情形，並查明候選道左孝同等被參各節，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奉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十四日，奉上諭：有人奏請裁撤湖南保衛局，仍復保甲舊章一摺。湖南保衛局既經裁撤，所有該局章程，自應一律銷毀，仍復保甲舊章，即著俞廉三等督飭府縣，將保甲團練事宜認真興辦，以靖地方。候選道左孝同有無把持局務，依附奸邪實跡，著俞廉三確切

查明據實具奏。另片奏內閣中書黃忠浩，候選郎中蔣德鈞，均不勝統領之任，以巧於鑽營，爲陳寶箴所任用，黃忠浩並有縱勇殃民情事，請飭查辦等語。著俞廉三一併確查具奏，毋稍徇隱。原摺片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到臣。當即欽遵諭旨，按照原奏各節，逐細稽查，並以鹽法道端多布甫經到任，於湘省士紳初無交際，委令密切體訪，茲據查覆前來。臣復考覈案卷，兼採輿論，參以平昔之所見聞，敬爲皇太后、皇上縷晰陳之。

如原奏已革巡撫陳寶箴，創設南學會，湘報館，保衛局，皆流毒無窮，現在僅將學會報館撤去，保衛局餘毒猶留一節。查湖南省前於同治十年，經前湖廣總督臣李瀚章奏明，在省城設立保甲局，責成臬司會紳妥辦，原定章程本極周備，相沿日久，漸就具文。光緒二十四年，前撫臣陳寶箴，因人心浮動，伏莽堪虞，兼以前此德國人謁爾福等游歷至省，痞徒譁譟，幾釀釁端，意欲別求善策，適前署臬司鹽法道黃遵憲，以久在外洋，極言歐美諸洲政治，咸以設巡捕爲根本。爰議改保甲局爲保衛局，倣照上海等處租界巡捕成法，於省城內設保衛總局，城廂內外劃分地段，設分局六所，小分局三十二所，分派員紳經理，招募巡查四百餘名，巡查長等九十餘名，輪班巡緝，手定章程數百條，陳寶箴深以爲然。札委黃遵憲總司其事，並委在籍候選道左孝同會辦。於六月初九日開局，其薪水口糧等項，所需洋銀制錢，約共折合銀八九萬兩。以保甲局原支經費撥抵，不敷之數尙多，遂議於城廂古鋪，挨戶勸捐，奈近年商賈利薄，不樂輸將，籌捐之議一出，固已大拂衆情，加之巡查衣帽形式窄狹，手攜短杖，甚似洋裝，以致羣情疑怪，物議沸騰。嗣後巡查屢於街巷盤獲拐竊匪徒，立將人贓給主認領，商民漸皆稱便。怨聲因是漸平。然需費浩繁，無從籌措，其勢萬難持久。臣到任之日，即飭署臬司夏獻銘，查照保甲舊章認真整頓。其團練事務，仍由原委之前山東藩司湯聘珍經理興辦，與保甲相輔而行。惟省會五方雜處，巡查不盡業，民皆聚然全散，轉恐勾匪滋事，反致擾累商民。是以先將總局撤換，分局裁併，巡查次第減汰，均歸保甲局管轄。後經臣到任，辦理就緒，再將巡查悉數撤退。現在保甲團練，漸有規模，業將分局員紳暨巡查人等，全行裁竣。其

黃遵憲原定章程繁瑣難用，早經屏廢，此湖南省開辦保衛局及改復保甲團練舊章之始末也。

又，原奏黃遵憲句結英人來長沙，照料開局一節。查保衛局開辦之先，黃遵憲在於漢口僱募曾充洋街華捕之人六名來湘，充當教習，維時適有法國考求格致人員，何利雅等四人游歷到省，經黃遵憲陪進撫署，外間訛傳，遂有英人照料開局之說，實則何利雅等與陳寶箴接談數語，旋即登程，黃遵憲所僱俱係華人，非英人也。又，原奏內稱：巡捕屢次滋事，激變百姓，打毀分局三處，陳寶箴飭擊重辦，嚴訊實非爲首之人，陳寶箴必欲殺之一節。查省城大小西門外，濱臨湘水，爲往來船隻停泊之所，地痞游民，於斯會萃，藉誘賭扒竊，掉包訛詐，爲生計，保衛初立，各街均有巡查，莠民恐多不便，即於開局之次日，有積慣誘賭之陳和與嚴澤文、劉占鼇等，會遇閒談，起意趁衆情不洽之時，將巡查人等毆打壓服，以免妨礙，嚴澤文等均各應允。是日夜間，分局門首適有不知姓名船戶，倚醉吵嚷，巡查走攏，眩喝，陳和等即乘機糾結趨赴滋鬧，將三十二及二十五各分局，以次打毀，當場擊獲嚴澤文、劉占鼇等。陳寶箴曾有嚴辦之語，嗣發長沙府訊明嚴澤文等，實係多年積痞，亦未便遽行省釋，應俟勒緝陳和就獲，再行擬辦。茲查是日毀局之人，實保賭竊痞匪，並無良民在內。又本年七月內，有先經聽從逸匪宋九思入會之匪目范錫齡，即范愛吾，潛至長沙縣屬之三次磯地方，開堂放飄，播散謠言，謂洋人即日來省，領伊飄布，可保身家，冀乘慌擾，遂其搶劫之計，因是人心惶惑，聞有遷徙躲避者。當經密飭署長沙縣知縣賴承裕，將范錫齡訪拏到案，稟由陳寶箴批飭長沙府覆審明確，照章就地正法，錄敘案由，出示曉諭，民情旋即安靜。現仍勒緝宋九思等，務獲審辦，並許被誘入會之人繳飄首悔。原奏所稱人心搖惑，居民遷移入鄉，會匪乘機聚衆，將有戕官劫庫之舉等語，大抵即指此事而言。

至左孝同，係原任大學士臣左宗棠之子，保衛局初擬派紳會辦，在籍紳士，多因經費難籌，不肯與聞。左孝同經黃遵憲堅邀，遂受札入局會辦，局中一切事務，皆黃遵憲一人主持，惟委紳多由左孝同選用，臣到任撤局改歸臬司，即未令左孝同干預其事，切加訪查，在局時亦無把持及依附奸邪實跡。

另片所參，候選郎中蔣德鈞，鑽營差委，候選內閣中書黃忠浩，與已革吏部主事陳三立交契最厚，以銀六千兩賄送陳三立，夤緣其父陳寶箴，派充毅安營統領。該營勇上年在辰州搶劫客船，殺死八人，黃忠浩率獲四名，捏稟土匪等情。查湖南當咸豐同治年間，保境援鄰，征兵四出，智謀勇銳之士，勃起蔚興，逮今軍務平定垂三十年，昔日勳臣宿將，大半凋謝。間有存者，或年力衰邁，或習染甚深，欲求將領良材，誠難其選。蔣德鈞係已故陝西布政使蔣凝學之孫，陳寶箴因其出自將門，委令在原籍湘鄉及鄰近各縣，募練信字新軍，駐防岳州，實係陳寶箴募名選派，覆加查訪，確非鑽營。臣到任之時，即據懇辭統帶，及會辦營務號差事，因接帶之人選擇未定，未遽交替，茲已分別改委。另片奏明，惟現准督辦鐵路總公司大理寺少卿臣盛宣懷電開，以蔣德鈞才堪幹濟，囑委幫同保護查勘粵漢路基美國工師，一俟保護事竣，即可回籍。候選內閣中書黃忠浩，先經前湖北撫臣譚繼洵，委帶武靖營，湖廣總督臣張之洞亦賞其才略。陳寶箴因分紮辰沅等處之統帶毅安三營，記名總兵劉福興，病故，接統無人，素知黃忠浩於兵事極意講求，在黔陽本籍，辦理團練，卓著功效，辰沅一帶，地勢民情尤所熟悉，管帶鄂軍訓練有方，於中西兵法均有心得，遂函商督臣張之洞，飭令來湘統帶毅安三營。嗣改委帶威字新軍，節經具奏在案，委無以銀六千兩賄求統領之事。

原片所稱縱勇殃民一層，卷查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初十日夜間，沅陵縣屬麻泮泖地方，有船戶商同游勇圖財謀殺過客史炳熙等八命，經署沅陵縣知縣徐方泰訪聞勘報，先後拏獲兇盜胡占魁、龔幅雲、蔣才順、李老汰、高洪勝、陳鳳詳六名，稟經陳寶箴批飭辰州府審明正法。於年底彙奏內有胡占魁、龔幅雲、高洪勝三名，曾充營勇，檢覈原供，俱係劉福興統帶時先後斥革，並非黃忠浩縱勇殃民。黃忠浩現帶威字新軍，近紮省城南門外，察其志趣端正，不妄交游，心地樸誠，任事果敢，成軍之後，紀律逐加嚴肅，操演亦甚精勤，再三考察，實無剋扣虛曠之弊，即此數端，亦為近今將領中所罕觀。現值時事多艱，朝廷加意武備，整飭戎行，臣受事伊始，即與各營訂定屏除酬應，力戒浮華，切實操防，嚴禁虛曠，守此者必加任使，違此者立予撤參。況簡練新軍，參用中西精意，期

成勁旅，以備緩急，尤不容以非材濫竽其中，用舍之間，曷敢稍涉遷就。茲查明黃忠浩尙無不勝統領之處，伏求聖明垂鑒，准予照舊統帶，以策後效。臣仍當勉其激發忠悃，上報國恩，如或初終易轍，卽行據實嚴參，斷不敢稍存迴護。除將保甲團練事宜，督同臬司等切實辦理外。

所有遵查原參各節實在情形，理合恭摺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批硃知道了。

### 翰林院侍講學士惲毓鼎摺（單）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臣惲毓鼎跪奏，爲學術乖謬，人心可憂，請崇正學以端士習，恭摺仰祈聖鑒事。臣聞國運之盛衰，視乎人心風俗；而人心風俗之厚薄，繫乎學術。昔孟子嚴辨楊墨，謂其無父無君，斥詖淫邪道之辭，謂其生心害政；而下無學，賊民與數言，尤爲危悚。臣平日讀書，亦幾誦言習之。及今觀於康有爲梁啓超之悖逆不道，楊恭宸之謀爲不軌，然後知孟子之言爲痛切，而學術之有關於人心風俗爲不輕也。昔者中國之禍常亟矣，有宋程朱諸子出，實始修明孔孟之道，正名分，重人倫，提良心，遏私欲，忠孝禮義之道，著書垂教，三致意焉。此理既明，天下趨向始正。士之離經畔道者，卽爲公議所不容。故自宋以來，政治有盛衰，世運有否泰，而犯上作亂之禍罕發於朝廷。程朱之力也。有明二百年，懸程朱之說爲功令，驅天下聰穎秀異之士於宋學，而不使稍越範圍，可謂得其要矣。故一代之臣，多以節義顯。我聖祖仁皇帝天寶聰明，尤重宋學，闡發性理，追崇賢哲，尊儒之盛，爲列代所無。聖聖相承，後先同揆。恭讀高宗純皇帝聖訓有云：國家以經義取士，將使士子沈潛於四子五經之書，闡明義理，發其精蘊，風會所趨，卽有關於氣運，誠以人心士習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徵應者甚鉅。又云：崇正學則可以得純儒，正人心，厚風俗，培養國家之元氣。大哉王言，舉學問之大原，政治之大本，一以貫之矣。蓋學術正則人心明，人心明則風俗純，風俗純則士氣靜，天下戢其聳然不靖之心，而國家隱受安靜和平之

福。列聖兢兢於一道德，同風俗，使家無異學，士無異說者，豈不以此也歟？

自中葉以還，訓詁詞章之學盛行，詆斥程朱，弁髦名教，以講學爲僞，以教品爲迂，以恪守正道爲平庸，以創造新奇爲才智。浮薄之子，自命文人，挾其所長，凌蔑一世，競爲猖狂怪誕之辭，震動世俗。主試者以其縱橫可喜，從而賞之。一唱百和，此風彌熾。蓋人心之囂然不靖，非一朝矣。而康有爲、梁啓超等乃逞其筆舌，乘間而興。附會公羊，創爲孔子改制之文，以遂其變法行私之舉。民權平等，邪論叢興，狂恣之極，遂成悖逆。楊恭宸一鄉曲賤儒耳，浸淫於民主之邪說，乃亦肆無忌憚，顯造逆謀。向使今日者宋學盛行，異端不作，人習忠孝之訓，家傳禮義之型，士皆壹志聖賢，束身規矩，康有爲雖逞其悖亂不經之論，早已不齒於公評，何至煽惑士林，從風嚮應哉？幸而聖明在上，預遏其萌，然流毒入人，蔓延未已。

臣常閱近日少年文字及聆其談論，往往矜奇鬪異，肆爲大言，詆譏孟孔，稱揚叛逆，心實憂之。若不懸爲禁令，掃蕩廓清，恐亂臣賊子之憂，猶未艾也。應請特降諭旨，宣示天下，明定趨向，並飭下各省學臣大學堂各處書院，遇有創爲新說，違背經誼者，不但黜其文字，並傳本生嚴懲加戒，以警效尤。鄉會取中試卷，如有離經畔道之文，由臬勘官籤出，將主司交部嚴加議處。庶幾雷霆震厲，邪魅漸消，學術既端，人心自正。培植根本，安養元氣，無逾此者。言之似迂，所關實要，惟聖明留意焉。抑臣更思國家用人，尤當首重心術。心術苟則正，則雖才有不逮，而能實心實力，自無不可就之功。心術一差，則才智愈工，而罔上行私之謀愈巧。故機變精明者，初若可喜，而才華或濟其奸，橫說豎直者，時若可憎，而緩急終資其用。是在皇太后、皇上慎擇之而已。

臣蒿日時艱，痛心禍始，敢竭土壤涓流之識，爲清源正本之謀。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山東道監察御史張荀鶴摺（官）光緒二十五年五月十四日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張荀鶴跪奏，爲奸黨幻秘，串謀造禍，恭摺仰祈聖鑒事。臣伏念上年康有爲、梁啓超植



燕亂政，旬結倭人，潛圖不軌，賴朝廷燭見奸謀，誅治黨惡，薄海咸慶更生。然首逆在逃，奸黨每覘可乘之隙，思煽既燼之灰，頃聞楊崇伊、慶寬、劉學詢密進殺康、聯倭之說，發惑聖聽。此即康、梁之詭謀，思反其術，以微幸再舉。臣知聖明洞鑒，自有權衡，必不爲邪說所惑。意臣過慮，憤激於中，未忍緘默，冒昧瀝陳，惟聖心裁察焉。

夫楊崇伊一陰賊，傾邪首鼠之小人，久玷臺班，始與康逆厚契，聞康將敗，抗軍彈劾，及見康逃匿東倭，慮其復起，圖報於是保奏慶寬、劉學詢使倭，稱二人足以殺康、梁，實則啖二人以報康而迎倭。然慶劉使還，而康、梁自若，則詭計將露，遂創是邪說，以陰肆其賣國之技，不知倭人之不殺康、梁，以聯和，其事亦較然易明也。

甲午之役，倭雖得志，其欲未厭，故康逆僞爲聯倭之計，而倭人樂爲之用者，非果樂爲康用也，樂於借康以籠我中國，而彼得遂其所欲也。當時廢梁謀逆，旬通倭舊相伊藤氏，狼狽爲奸，伊藤來不弔月，而康即敗，此中國之幸，非倭所甘心也。故夷故而與其黨逆，奔倭亦岸然自爲適逃主，而無諱，則倭人之不惜庇匿康、梁，變詐反覆，以求逞其志者，路人所共知。乃曰願殺康、梁以聯和，臣決倭不惟不肯，亦不能也。或曰倭與中國同處亞洲，唇齒相依，甲午之役，尋亦侮之，苟申盟好，何惜康、梁。臣以爲果若此，倭何不函康、梁之首，以畀中使，繆曰殺之以聯和，實恐其庇之以滋亂也。

臣竊觀倭人籌敵持重，詭說多端，廣島之約始，朝廷已遣張蔭桓矣。倭人謂其權輕位卑，指索大學士李鴻章前往，溢約然後定和。今慶寬本係奴隸，冒充旗籍，曾經大學士臣徐桐查參，劉學詢行同市僧，巧詐百出，亦以專革職之二人者，辱人賤行，又下張蔭桓遺甚，豈倭人所不知，竟實焉以中日聯和之重任，寄之辱人賤行之手，其戲侮我愚弄我爲何如，可爲寒心。未審諸臣何顏，據以入告，而不虞朝廷之嚇然震怒也。

抑臣更有聞者，現駐日本使臣李盛鐸，譸張爲幻，上年康逆設保國會，盛鐸實供其費，慮人指摘，謬爲彈奏，奏草即展道代定，蹤跡詭秘，與康逆時離時合，密謀煽惑，物議沸騰。楊崇伊等又從而鼓其邪說，互相倚蔽，似此奸狡比肩，已足貽誤大局，又重以倭人之伺覷，伊藤大爲奮其故智，是將高麗我也。然則康、梁與倭是一是二鬼

城交構，變幻莫測，臣恐墮其術中，禍機再發，真可收拾，關係匪淺。應請查辦，速將楊崇伊、慶寬、劉學訓等，嚴加懲治，並將李盛鐸撤回，毋使駐倭，以息奸慝之謀，而保太平之局。天下幸甚。臣在警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施行。謹奏。